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一四冊目次

御定歷代賦彙二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補遺二十二卷目錄二卷 (一一)

（清）陳元龍輯　清康熙四十五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〇〇一

御定歷代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補遺二十二卷目錄二卷（二）逸句

（清）陳元龍輯

清康熙四十五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經延日講官起居注臣事務兼翰林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都邑

灞橋賦 以水雲深處為韻 唐 杜顏

溶溶玄灞兮經秦川之有餘裹紅蓼兮代造舟之厥初飛梁默以霞起綵柱暗其星舒九陌咸湊三條所如連山疊翠而西轉羣樹分形而北疎電透孤棹雷奔衆車白日南登望長安之如綺黃煙東睇見咸陽之為墟杲杲初霽蕭蕭晚吹登隱者之翹車度將軍之獵騎日既上已禊於洪源晚具遊宴咸出國門七葉衣冠憧憧雲乃臨川而歎曰亡周霸秦舉目遺址前車覆軌不變橫曳若長虹之未飜陰騰逐而水激急須臾而聽繁雖曰其繁潰而不雜懷璧拔劒披離屯合當遊役之喧嘩自洪流之納納客有居於東陵者接行埃之餘氣薄暮垂釣乎明去軫傍連古木遠帶清濱昏曉一望還如陣

流水歎往事之誠非得芸橋之信美皇風不競住氣常依既東幸以清道每西臨以駐旌連袂挾轂煙闐雨飛嗟乎此橋且悅明威從結網於川隅視雲霞之暉映聊倚柱以歎息敢書橋以承命

河橋賦 以山河拱固為韻 唐 閻伯璵

壯三輔之雄極非魏國其伊那總魏國之繁阜非斯橋而豈他條山在臨高墉東連於渤海晉關右抱浮梁西截於長河郤頓鐵牛駭浮川之組練旁飛畫鷁驚入浪之鼉鼉竹笮其維不虞於奔濤鐵掌赫金鏁斯纜何懼於人去兮恣誦詠獨遊子而俟時儻塵衣以嗟命

灞橋賦 以水雲深處為韻 唐 王昌齡

聖人以美利利天下作舟車焉乃開鑿百川紆餘舟不

尾生之溘焉守死夫奚足多豈比夫虹能象之不可以
來往鵲能填兮不可以經過若斯之利用吾寧薦之士
亦可歌頌諸侯之盛績樂王化之雍和爾其薄煙霏霏
初日杲杲遠之而望勢併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
又似乎蓬萊之橫海島虛其內則用當於無疏其間則
屈而且抱憑險作固突嗢喉之重關用否而通連秦晉
之長道東西水游義非待於秦求襟帶山河固可兼之
於魏寶爾其憧憧往還曳空閒華柱上征殊馬援之
標界石臺中聳若鑿力之負山偉哉武侯時賞茲園況
天樞要作限通塞旁達無垠下臨不測舟形崎嶬似火
龍之欽川梁勢編縣疑海鵬之點翼其拯物也有來斯
適其濟時也遐方不亟非夫荅巨川之運迴幹地之力
則何能掄梓材以當路臨要津而作式守此道也夫有
何極然而物有成規圖有虛費信彼才之可取奚此橋
之獨貴使夫期不日以獻珠連城而出魏

河橋賦 有序 唐 皮日休

咸通癸巳歲日休遊河觀橋之利不撤而濟美其事著
河橋賦其辭曰

西荒之外有崑崙山帝都之下豐隆在焉其表無際其
高破天河漢極北昭回相連分其坎德遂有河源其出
縣縣其流涓涓如帶是也激觸信然始磨石以作注終
裂地以成川迨乎放勳之世重華之年其水懷山其波

浸天聲怒則蹴翻五嶽鯨激則掉破百川迅渡欻而似
曝湧湍潰而若煎潰地軸以摧矣爛天輪而缺然草木
則尾閭之外日月則沃焦之巔人民死而爲介傑蟲化
而爲蠙有桑不績有麻不田此則乘墳望萬里之淵且
夫天地之前有河生焉則盤石之神不能導而使歸海
朴父之力不能疏而使爲川豈非元命未降抑自上玄
大聖未出大功未宣天之作矣抑有由焉於是堯之心
惻然憫洛其四岳舉爾所賢天之元命不自於蘇鯀
雖作矣其功不全果殛於山其罪昭然天之元命降而
自禹禹既作矣其功如天於是禹之心憂然勞然股既
無胈過不入門以已爲下以物爲先既乘橇以即檡又
隨山而濬川導自積石至於龍門裂岸峯以風響斬巖
巖而晝昏破靈怪窟斷天地根分其注使不可潰修其
流使不可吞然後千巖萬壑雷吼電奔挾逆流而並瀉
入渤海以猶渾天下安流昏墊無憂禹功既大舜禪克
修其功也與天優優其績也與河悠悠兆庶既安九河
如箭濁不可鑒黿不可見渦若驚風浪如狂電若此帝
媧之世則其流也如絲如線在昔典午之世也其君實
良其臣孔臧念濟者之太勞乃致功而去航子產之濟
也不足比克國之秦也胡可方於是督斤斧於梓匠下
材幹於簨簴造其舟也乃組乃杠輿乃梁功既奪於

以怪爲祥觀其步高於空履險於深其形也若翻倚天外其狀也若龍橫水心其高也若大虹之貫天風吹不動其壯也若巨鼇之壓海浪泛不沉曙色霏開濟者相排如川失水一物時來蹄譽如雨車音若雷有賢有俊有隸有臺有貧有窶有貨有財噫前王之道深有旨哉在水則河橋曉濟在陸則四關盡開水之與陸一貫而守乎元吉斯乃道濟行路功深模軌人有觀於捄足物寧憂於濡尾視絢索而久存亦何比於一葦況橋固索而纂固索以橋而用長力維叅於索於索纖繁或固於苞桑恢益下之極致信爲物之紀綱彼蹇蹇虛構於溟海烏鵲徙架於天潢惟衆人之攸利蓋有助於連航夫物有小而可以屬詞材有小而足以濟時索因有條而不紊人亦直道而用之儻要津以見假願盡力以維持

河橋賦 以題謂河橋之爲頌

唐 張仲素

弱及隋之世爲梁者唐故能濟民於萬方同軌於八荒是知河橋之義也可以獻於天王

鞭石成橋賦 以秦皇舊語至今尚存爲題

唐 韋 克

石雖至大今水亦能受以水浮石今其功難就何異術之得中忽成橋於海右是必窮怪力極宇宙將觀光於暘谷亦誇功於周舊在昔嬴氏八表初吞言巡日域遂瞰海門感召初章以表迴山之力崚嶒斯至皆呈見血之痕誠陰陽之不測與天地而長存當其大駕臨流羣官列位皇威赫其斯震巨石屹以前至豈惟韞玉皆符投水之姿不俟造舟自叶濟川之利所以驅汗漫走蜂蚺架巨壑越通津始裁裁而聚轉忽蕩蕩而惟新岳立星馳異成名於頃宋神符鬼助若受命於強秦故得勢

壓長源影分高浪似迫官刑之急如攙凌波之壯萬靈
却走鵲朝景以先驅五色爭臨杳如虹之可望碑砬初
定崢嶸不讓烏鵲未足以比倫龍蠖故難其想尚萬變
千化杳杳茫茫將持峻極以配靈長援跡皆因於水府
推功可謝於媧皇嗟乎代異人殊山空地寂邈矣前事
依然故跡對江海之上終感逝川在陵谷之中徒爲怪
石則知帝王之道貴乎居深日月之異難可窺臨馳騁
固傷於至德亂神終歎於非今

題橋賦 以望江南爲韻 無有異爲韻

唐 陸 肱

昔蜀郡之司馬相如指長安今將離所居意氣而登橋
有感沉吟而命筆爰書儻並遷鶯將欲誇其名姓非乘
駟馬誓不還於里閭原夫別騎留連鄉心顧望銅梁杳
杳以橫翠錦水翩翩而逆浪徘徊浮柱之側睥睨長虹
之上神催下筆俄聞風雨之聲影落中流已動龍蛇之
狀觀者紛紛嗟其不羣染翰而含情自負揮毫而縱意
要若啓鑿穴之役遠夫東土爲揚西邦曰益架長虹於
兩岸客思迢迢浩積水於千秋江流脈脈宇宙縣縣今
來遶然結構應似途程甚偏將暫遊於楚岸欲經度於
巴川目斷波中過巫峰之十二心馳路半到荊門而五
千徒觀夫偃蹇東流崢嶸二邑揭華表以相效刻仙禽
而對立俄驚迴復潮生而夕月初明孰敢爭先帆去而
秋灘正急耶天末之殊方有人間兮異鄉顧盼而層陰
動色徘徊而浮柱生光飾丹艧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
知今日之榮拂拭輕塵宛是昔時之字想夫危梁蘇剝
漬墨蟲穿長含氣衆久滯風煙幾遷凡目之見嗤徒云
率爾終俟瓌姿之後至覺始略然所謂題記數行寂寥

千載何掬管而無感如合符而中在警後進而慕前賢亦丁寧而有待

日中爲市賦 以日中而市易所明爲韻 唐 開名

曜靈正中交易必萃諒農皇之善制著噬嗑之明志蓋取諸酌中以盡一用取夫定準於列四途得販繒之子候當午以員來抱布之徒恐移躔而忽至於是旗亭滅影賈旅協時睹稠人之並湊測端景以交期雜錯相酬而豈畏日之將夕貿遷以退寧爰其室信遠而是前王之所則實後代之攸資當夫相高以奉美言爲市競駕肩以求進爭錙銖而明旨貨聚於未映之標州處於逾己之紀咸寸陰而時惜望蒸蔚以盡履衆寶麕至族蟻鳥之未盱索青蚨以競出質劑由是興行權膚於焉積實則知日以中爲政市以利爲名不求端以取奚立法而作程俾居物致富之流心之有待方不盈不縮之際時即可明景既惟恒人得其欵何遠珍之不至曷近利之爲阻賈用不售者當此之歸求之不得者於焉獲所此乃時不差利同射亘五都之所共歷百王而不易是以知日中爲市之義豈空書於往籍

朝鮮賦有序 明 董越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予使朝鮮經行其地者月

餘凡山川風俗人情物態日有得於周覽諮詢者遇夜輒以片楮記之納諸巾笥然得此遺彼者尚多竢事道遑息肩公署者凡七日乃獲參訂於同事黃門王君漢英所紀凡無關使事者悉去之猶未能厭於簡約意蓋主於直言數事誠不自覺其辭之繁且蕪也賦曰

睠彼東國朝家外藩西限鴨江東接桑墩天池殆其南戶蘇鶩爲其北門八道星分京畿獨尊冀以忠清慶尚黃海江原義取永安意在固垣平安地稍瘠薄全羅物最富繁其柬也道里二千延則加倍視古也國封三四今則獨存蓋惟不蹈前人之覆轍所以獨蒙昭代之深恩也詔許建邦自爲聲教曰詩曰書視庶視校士窮則辟雍雕蟲宦達則搏鵬斐豹農勤稼穡技習工巧官多倣古俸則給田刑不以宮盜乃荷校貿遷一以粟帛隨居積以爲贏用使盡禁金銀雖錙銖而亦較田賦以結代畝牛耕四日者乃輸四斗之租士養以類定員身寄二齋者皆食二時之稍官非三品綺繡不得文身民受一廛禾麻則皆穿窖其最可道者國有八十之老則男女皆錫燕以覃其恩子有三年之喪雖奴僕亦許行以成其孝王都設歸厚之署儲棺槨以濟乎貧鄉飲嚴揚解之文秩豆邊以戒其喧開婚媾謹乎媒妁子出再醮者雖多學亦不得齒於士流門第最重簪纓世列兩班者或匪夷則皆不爲之禮貌至若家不許藏博具祭

則皆立家廟大夫乃祭三代士庶則止祖考此皆自其
子而流其風韻而亦視中國為之則倣也凡為城郭皆
枕高山問出岡麓亦視灣環大者則聳飛飛之雉堞小
者亦雄屹屹之豹關蓋自義順而歷宣川其間鎮有龍
虎熊羆之巉峩惟郭山更凌乎霄漢又自新安而渡大
定其山雖有天馬鳳頭之巢業而安州又倚乎潺湲郡
肅川而邑順安勢皆不於原野棲肅寧而館安定地乃
稍就寬閒惟彼西京地最夷曠隨勢命名是曰平壤爰
自有國已高築臨水之維城曾幾何時又近移北山之
疊嶂也自餘諸州壤多燥赤間有黃壤亦雜沙石惟此
近郭土則黏埴形存畎澮溝塗樹宜禾麻菽麥厥草乃

廡厥木乃喬茉有鳴蜩草有秀葽錦繡峰遠接龍山之
元元浮碧樓下瞰浿水之滔滔麒麟尚餘乎石窟駝羊
半棄於山腰殿餘故址松偃危檣慨往事之莫留如見
睨之幸消孔庭設像皆冕而裳亦有青衿濟濟道旁軟
羅巾幘帶飄且揚皮革鞾履底尖而方侯則鞠躬進則
趨蹌東有箕祠禮設木主題曰朝鮮後代始祖蓋尊檀
君為其建邦啓土宜以箕子為其繼世傳緒也墓在冕
山維城乾隅有兩翁仲如唐巾裾點以礜斑之苔蘚如
衣錦繡之文襦左右列以跪乳之石羊碑碣馱以昂首
之龜趺為圖亭以設拜位累亂石以為庭除此則其報
本之意雖隆而備物之禮亦疏也大同既渡山漸崔嵬

生陽戴臨路更迂迴遺營壘於松陰若古冢之纍纍
波濤於海上識洪量之恢恢成佛雄關葉石磊磊北接
慈悲南臨渤澥在前元則畫此為界至國朝乃示以無
外也延津劒水鳳山龍泉環翠擘飛蔥秀雲連寶山瑞
騰金巖溜穿聖居松嶽天磨朴淵開城庾止留都在焉
有威鳳遺基棄乎北麓有蟠龍舊隴出乎東阡藝神物
於靈湫掛瀑布於長川閭閻萬井禾稼百廛官署亦限
堂廡之尊畏廟學亦嚴像設於聖賢芹浮香於洋水芸
碎蠹於遺編春風酒旆夜月管絃其民物庶蕃固非諸
州之可擬而風氣固密亦非西京之可肩蓋王氏王此
者踰四百年至瑤昏迷始權知國事於李氏而名高麗

統此者易三四世及旦得國乃請復舊號於朝鮮也臨
津濟渡坡州爰止遙瞻漢城高騰佳氣乃經碧蹄乃曷
弘濟是為王京屹立東郵莫以三角之嵯峨蔭以萬松
之蒼翠北瞰千仞勢豈止壓千軍西望一關路止可容
一騎山圍郭外矯然翔鳳之體之初霽慕華館設於坤麓崇禮門正乎離位一以憩周
爰之皇華一以迓會同之文軌詔至也王則袞冕郊迎
臣則簪裾鵠侍巷陌盡為老倪所擁塞樓臺盡為文繡
所衣被樂聲也若綴以嚾簇設也亦華以麗沈檀噴曉
日之煙霧桃李豔東風之羅綺騶闐動車馬之音曼衍
出魚龍之戲鼈戴山擁蓬瀛海日猿袍子飲巫山峽水

翻筋斗不數相國之熊嘶長風何有臨車之驗沿百索
輕若凌波仙子踊獨超驚見跳梁小鬼飾獅象盡蒙解
駁之馬皮舞鴻鸞更發參差之雉尾蓋自黃海西京而
見其陳莘舞而皆不若此之善且美也太平有館鐘鼓
有樓佐佐阿中言言道周以燕以息以遨以遊卧榻則
環以八面幃屏疎簾則加以半捲香鈎雞鳴則候問安
之使騎出則明夾道之騶有綏御以給使令有楮墨以
供倡酬蓋敬主必及乎使而為禮不得不優也宮室之
制與華亦同其塗皆丹其壹覆皆瓦門三重則設杯螺之
規耀殿居中乃有琉璃之青蔥堂祀嚴七級之等差綺
疏葉八總之玲瓏或限隔以高山則別搆乎雜宮大抵
皆不擇乎平曠以為基而惟視氣勢以為雄也詔至殿
庭王則偃僂世子陪臣左右交輔展軒縣於階墀列障
幕於庭宇仗衛一於卤簿作止於柷敔齊三警於虎
拜嵩呼率兩班於鳳儀歌舞雖音聲之不可通而禮儀
亦在所取閱庭既撒賜物亦予乃敘東西乃分賓主方
交拜以成禮遂假譯以傳語謂寡垣實小國之所宜而
渙汗屢洪恩之覃溥罄渭涘而莫報惟願越其何補惟
日歌天保之周詩冀遂祝日升之皇祐載麻盥桑之喜
見載講春秋之禮序謂列國皆先乎王人矧清光日近
乎當宁也郎門庶殿庭皆對以席賓主座分則加以襲
彼章數則對以儷而取鯖此織文則鳳雙飛而展翼食

器也間用金銀銅瓷品物也率多海陸珍奇主獻賓一
以華禮賓酢主亦用燕儀羅密餌數至五重潔盤堆大
可尺圖每器皆範銀銅為鬧干而級以綠珠之絡索其
上皆翦羅綺為花葉而舞以綠風之褵裱豆邊取美觀
瞻則以前大後小為序陳列政宜齊肖則以外高內低
為差問有羞以粉食雜醎酸以梅醬酒則醞釀以杭雖
從事之出青州者殆未能與之優劣色香溢罕而督郵
之出平原者遠不敢望其落羅案排一字中覆以綃左
右翼三皆陳餚宇近坐一筵侯即席王乃自舉充盤諸
餚還當割臣必親操示特敬則牲皆獻心取肥甘則腸
三實膏續獻則先同姓卦君次乃以及政府六曹湯一

進必以五椀為數箱累叠不以盈尺為高凡案不容則
徹於蹈藉之席腥臊既飫乃進以糊汕之毛從官皆鵠
侍於中外閤譯則俯伏於周遭蓋三燕太平也禮皆同
而文不殺一燕仁政也誠益至而力益勞比于竣事東
歸道車言邁王則先出慕華列燕以待語益丁寧而不
厭禮益勤劬而匪懈荷脩胥之無算屢善言之至再至
詢舊書之重內緣許予黨為皆能及引晏子之贈言自
揆莫才之不遠意蓋將賜予以詩句惜不為子黨所解
也乃若山川道里決月所經風物人情五日所得雖不
具知亦頗記憶成均國學負山枕涯前後殿堂左右庭
階宮有大小司成徒有上下齋西京所不能疑開城

所不能偕則在乎祭不像故以漬漉徒有進造爲朋儕也識內之景漢江爲勝樓高礙雲水碧浮鏡渡有楊花物亦繁盛萃八道之運餉爲一國之襟領最高亭俯瞰長千百濟國接聯舊境子嘗爲之放舟倚馬爲一日之遊彼亦自慶其樂事賞心出百年之幸也達巷通衢正直無曲截然簷阿鱗然華屋百家則出高牆以隔風火每室皆穿北牖以避炎燠蓋其外皆分授於官而貧富不得異制其內乃穫由已而結構惟其所欲也官府之署制亦不殊皆有堂寢皆飭廉隅樓翼櫚楯梁冒侏儒館傳壁間盡塗以水墨不工之畫戶牖合處皆寫以混沌初分之圖此則未必盡然予但據所見而直書也貧

壁編篠索約以完其上則覆以茅茨其空則塞以泥尤有荊棘反出簷端者有棟宇僅如圖盤者此比風風雖不足千仞之舉而視鷦鷯亦可託一枝之安也富則陶瓦皆賤而庶序之翼東西者棟反聳出於南北塗堊皆土而堂寢之位前後着容反低下於中門門則皆循東序之棟設梯以升必矩步乃可達於堂寢地則皆畏下濕之沾鋪板以隔若趺坐則皆藉以茅苫所不可曉者家不蓄豕蔬不設樊引重則惟見牛馬芻牧絕不見羊獐鮮食則蹄筌山海兼知則采椒江湖有至老村民而不一沾豕味者有假沾燕賜而即夢踏菜園者與夫貧則皆葬山椒貴乃卜宅郊原此皆出殊方異俗而不必深考細論也人蓋總環以分貴賤童留胎髮不問後先有甫孩提而髮已垂肩者有歲六七而角總卉然者撚其留回以遺體當重欲其露所以載弁皆前也民戴草帽領皆垂珠頂或圓方色皆黑騶與皁則穿四葉青衫頂加插羽儻人則衣數重麻布步曳長裾惡諠譁則街牧道路止衝突則曳杖庭除履制以皮維泥行亦所不恤襪縛以袴靴水涉亦所不拘衣皆素白而布縷多麤業則雜被而縕積亦疏背有負則且俯且行有如龜曝尊有命則旦暮且進有若鳧趨人必三八乃舉一與行不一合又易百夫蓋於重皆不能以肩任宜於此皆以手舉於此女髮掩耳不見佩瑞首戴白圖直壓眉富

貧者而乃藏以黑紬食賤者麤以麻布有戴笠來而步亦揭乃許乘輿出入無位雖富止許約馬超驟轂履布韋足皆緻而不衷衣袴布帛袖則闊而不長上衣則皆過膝下裳則皆無穿界見尊亦以蹲踞爲禮賤有事則以首數爲官有頂盂水而手不扶匡者有戴笨米而步亦揣蹌者此則自所見而器陳其未見則莫得而詳也若夫所謂山川風物俗尚婚始則其甚賤於傳聞今則乃知已更久豈亦以聖化之所沾漸有如漢廣之不可方也與舍多羅鳩雀野獸多麋鹿麂麈猪則昆布海衣蝙房車螯魚則錦紋飴項重唇八稍鯉鯽隨川澤皆可以樏鶴產方底院安見有巢仰蛤決明味獨甘於海錯如拳

紫巖芙獨勝於山肴至若異產川蔡令復蘭泉則有筍
管酸漿紫芹白蒿水蓼之菜當歸之苗松膚之餌山參
之餘皆可爲蔬皆以爲醪果則梨栗棗柿榛松杏桃柑
橘梅李石榴葡萄皮則虎豹麝鹿狐貉猪貂取以爲文
茵重裘矢服弓橐花則薔薇山躑躅芍藥牡丹酴醾丁香
雀眉山礬二月方中櫻桃盛發季春末晬郁李皆殘草
多薈蔚蒙茸樹多蓊鬱屈蟠亦有老松其堅如柏人取
爲明脂亦不滴花香者一經春皆採子結者必隔年乃
食小者盡以駕溪閒之橋大者乃以柱廟堂之石此則
其種類不同而爲用亦各有適也五金莫究所產最多
者銅五色各隨所用所禁者紅五味則醯醬爲多五聲

則音韻莫通爲志所稱者狻猊之筆爲武所尚者樺皮
之弓布識以麻而以苧名者蓋出傳聞之誤紙造以楮
而以藤記者以其爲緣之工布之精以細密如穀紙所
貫在捲束如筒傳油則可禦雨連幅則可障風乃若所
謂男子巾幘如唐今則非昔果下之馬亦無三尺惟有
五葉之蔭滿花之席歲貢閩庭時供上國百二十年來
其蒙育接之駢蕃雖曰本乎聖明之所錫而亦由其琛
贄之絡繹也嗟夫六義有賦惟取直陳決月經行詎得
其眞別子以鐵線之菲才不異乎滄海之絨絲乃能運
筆端之造化寫六合之同春惟不敢厚誣於見聞或庶
幾不逃於諮詢

交南賦有序

明 湛若水

予奉命往封安南國王嗣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
年正月十七日始達其國觀民物風俗點陋無足異者
怪往時相傳過實託三神參訂而卒歸之於帝作交南
賦

皇穹極乎無朕兮廓空蒙而同氣厚壤淵其莫則兮又
块圠而無垠爰上下乎中土兮中氣聚其曰人由四漸
而四荒兮極泱莽乎禽獸草木而爲鄰維卉氣以風之
又漸兮聖神肇乎盤古降皇皇而帝帝分哲王以之體
理乎中土列四方而五服兮溥四海又建長而以五森
內夏而外夷兮析要荒以爲度帝曰南之荒裔兮疇分

野而代工南翼軫而朱鳥兮帝炎帝而神祝融實乎皇
后君之攸治兮曰火仙而徵龍蜀九陰於赤水兮覩馮
夷之幽宮昔陶唐之咨命兮羲叔南宅乎交趾庸均秩
乎南訛兮亦蜚時之與事季德原而莫遲兮荒忽以之
自棄維彼交之最一兮北五管而越南裔際尉陀之七
郡兮漢九郡而同置憑都盧於天末兮望越裳乎海際
南池理兮占不勞西聽屬兮眞漠之尾派諸葛之渡瀘
兮州炎劉之經始李唐承乎厥後兮妖都護之府治昔
炎氏之方殷兮泛海外之樓船二女酋乎中葉兮薏苡
用彰夫馬援屹銅柱之磅礴兮巖檣乎南天彼高氏
之定交兮建石塔之蹄然胡葦草乎橋市兮立富良之

江埏彼爾點曰炎帝之均兮冒耳聃之仍雲維公誼之肇緒兮紹八葉以斯君京用墓而易位兮附胡公之遠孫和叔後其曰黎兮亦擾之於累傳昔少皞之方衰兮九黎擾而亂德北正黎之司地而屬民兮羌始受之顓頊彼三苗以放尤乎陶唐亦復乎貨則皇混一以爲家兮巨地載而天覆一正朔以同文兮又同軌而籍戴物土方之包區兮則九載而三奏厥易也而來王兮叩天王而庭受析圭玉乎上方兮球弁旒而七纊饑凌波以赤鳥今帶霓屬之與玉珮乘龍節於雲亭兮將天語於揚對帝曰嘻洛若時余其以兮時專對而學詩誦曰于之顓棻兮之四方其以宜班麟服其藹藹兮時乎珮之陸離

帶飛雲之翩翩兮冠切雲之巍巍書余紳以忠信兮篤敬而行之紫世途兮曲蓋又修阻兮險戲羌跋蹇兮淮西通笑歌兮江濱望南極於嶺嶠兮馮炎熾而長歎徘徊蒼梧之墟兮揖重華而聽翻西遊睇乎桂湘兮見二妃之嬋娟眺堯都而容與兮聊舒笑乎等邊歲月經於五管兮青牛服乎南關訊風黃而迎余兮余回以寄與於五絃奉南藁而盤桓兮暗鳳鳥之翱躍始問道兮泰山就扈眼兮七源睇晴曠於坡塁兮濯北城之清漣朝曦發乎不博兮度卜鄰而僕山步飛空於風磴兮遐綠沙乎雲巔懸巖崖兮測際設鳥道兮側旋或深入乎厚土又上登兮高天鬱山林之險隘兮川屈詰而纏緜

暮虎豹之蜿蜿兮朝蝮蛇之蜒蜒過丕禮而昌河兮渡市橋而吕瑰余息徒而班班炎均遥遥以斯迎兮富良兮洄潭曰余中華之子疾兮家增城之九重從遂帝之玄圃兮開道遥乎閶風初離羣之後章兮嘉厥名曰清源派炎漢之司農兮居余都兮甘泉依雲母兮高嶺通安期兮左鄰處太一之穹廬兮抱羅浮之飛雲承帝歌之皇華兮兼各諏乎炎德汎淫遊乎方外兮觀決滯之無極歲攝提之癸酉兮朔旦其東捩火輪躍乎城暨兮晚下弦之次夕寒余渡以王舟兮亦勳黃而丹堊紛龍舟其後先兮杳蚊人而裸逝桂棹兮蘭橈以象刀兮扶黑檣而刃白夫性寓藝夫水戰兮或因用以刺擊肆迎

拜於成門兮先祖祢奉之列戶入於門其大與兮見廣文之高臨之官之物宅兮祖融曄而東轉依南風以弭節兮候鼓枻於朝元兮書敬天之北面肇百辟以皇皇兮重侯之款款陳黃幄兮月殿時六龍兮臨下虹橋度而未空兮又鵲橋而參伍聆天書乎共音兮仗羣公下土時中律之太蔟兮洪鐘寂而不作宣明威之解管兮擊靈鼉之高鼓應洪鼓之磅礴兮裸天吳之跳舞夜又奮其怒鱗兮晝珍羞與鼇鼈兮太牢別陳庶實於助政兮奏衆之庶滿豢豕於蓼藪兮下地登土偏兮簇簇粢盛兮遠茲芬鴈哮呼於蘆葦兮呂跳梁於弗事千羽登庸瓦

缶兮捐鼎俎時斗杓之孟陬兮列青精之玄武為盤之狼籍兮瓜亦先期以為獻奏衆樂於殿上兮鼓謏雜進而零亂列雄虺以為陣兮人沫猴而加冠曰而重髮而脫屣也數余閒其度門兮貫孟孫之中適陽侯之迴絶兮蓋芋笛乎三尺農告畢而苗雛雛兮鴈亦以之藏色望炎火之千里兮臨回風而就食盼仙果以舒懷兮丹實纍其枝碧領都人以雜觀兮士女不分而塞途悉鞠躬而加額兮恒首下而足高儒戴冠而伏迫兮交大指而跣趾足掃兮枝髮走而迅徂肅龍節兮格行前指南兮先路駕象輿兮太一使風伯兮為之御豐雲覓以為梁兮先朱雀而向道攬蒼龍而左驂兮豸獬擊木星以節行兮若白虎騎箕尾之瀏瀏兮乘燭龍而先後擊日莊之輝煌兮填雷鼓之鏗鏘兮鳳鸞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輜之錯錯飄風裵裵兮朝霞繽舉風欻兮揚揚右余參之以降收于左攙拉乎勾芒厥頭以無光兮曳鵕尾之翡旄豸獬擊木星以節行兮若白虎騎箕尾之瀏瀏兮乘燭龍而先後擊日莊之輝煌兮填雷鼓之鏗鏘兮鳳鸞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輜之錯錯飄風裵裵兮朝霞繽舉風欻兮揚揚右余參之以降收于左攙拉乎勾芒厥頭以無光兮曳鵕尾之翡旄五緣之流蘇拿玉音兮氣象列絳幬兮繽紛擊靈皇兮激陶冠於天池山鬼下兮吹燈招木客兮題詩重侯風王兮迓羣儒禮神兮益畢貴者寇兮踐途餐席

地兮跃居容由余於戎方兮訪有吳之季子紛被髮而冠纓兮胡觀樂乎大方而與之論詩旨懸鞅兮繆紗乘風雲兮步虛睨有城之姻女兮觀蒙山之都妹羌雪白而漆黑兮亦蛾眉而曼睩上衣古而過骭兮又冠崇而重襦袖飄飄其仍風兮佩繽紛而繁飾魯兮齒勁勁而牙聲仍萬洪之升砂兮將博訪乎句漏逢龐觀於尚海兮余亦與之幽遐觀民居之鳥翼兮恒居高而蔀低方蓋瓦而鋭下兮槩欣形如短主爰乘葦而平敷兮象鯨鯨其魚魚豈水族相戚而則然兮乃威類而象諸鳥翼堂而里置兮日中市於墟落環四面以施楯兮中市官而均權圜無馬之千乘兮又何擇乎驂之御豐雲覓以為梁兮先朱雀而向道攬蒼龍而左驂兮豸獬擊木星以節行兮若白虎騎箕尾之瀏瀏兮乘燭龍而先後擊日莊之輝煌兮填雷鼓之鏗鏘兮鳳鸞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輜之錯錯飄風裵裵兮朝霞繽舉風欻兮揚揚右余參之以降收于左攙拉乎勾芒厥頭以無光兮曳鵕尾之翡旄五緣之流蘇拿玉音兮氣象列絳幬兮繽紛擊靈皇兮激陶冠於天池山鬼下兮吹燈招木客兮題詩重侯風王兮迓羣儒禮神兮益畢貴者寇兮踐途餐席

與駱曰國君之務當也又曷數以為對兵裸以雘甲兮亦曷用夫犀兕豈厥宋之圜鑿兮恐其德之未改木寄生之纍纍兮亦無繁而未萎藉若人之福盛兮不再世而貽殃均眡于以菲芷兮又重蘭之薠施余辭以帝之命降收于左攙拉乎勾芒厥頭以無光兮曳鵕尾之翡旄豸獬擊木星以節行兮若白虎騎箕尾之瀏瀏兮乘燭龍而先後擊日莊之輝煌兮填雷鼓之鏗鏘兮鳳鸞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輜之錯錯飄風裵裵兮朝霞繽舉風欻兮揚揚右余參之以降收于左攙拉乎勾芒厥頭以無光兮曳鵕尾之翡旄五緣之流蘇拿玉音兮氣象列絳幬兮繽紛擊靈皇兮激陶冠於天池山鬼下兮吹燈招木客兮題詩重侯風王兮迓羣儒禮神兮益畢貴者寇兮踐途餐席

尾天地圖畫兮涼風爰又戾兮玄枵羃不復登兮吝融
馮碧雞兮右掖接鳥衣兮鄰邦服余華弭兮乘鴛鷺踏
馮鵲兮鳴天雞振警吾其潔修兮海鷗嗒乎忘機疾黃
鳥之讒巧兮搖蒼蠅而震怒鵾鵬翼而摧寒兮翡翠胡喪質於奇羽
彼紛紛乎十笥兮亦焉足以多數畜九萬於溟溟兮鵬
鵬翼其垂天兮紛有鳥而九頭兮雀蛤胡感而化遘鵾鵬
鳴而草芳兮天虹藏而不雪隨陽翫乎氷津兮布穀啼
於冬月曰逸遨遨乎皇穹之冥也昭昭乎博厚通而不
可原也揖祝融之冥冥兮南紀之專也紛總總其淵
陸兮盡悉合之異昌言也曰維揚之末奢兮土亦殊乎塗
泥貢奇南以沉水兮又南金之與鐵緡橘柚包而莫致
今丹荔遠而見遺緊鑄山兮爲金又煮海兮以爲鹽波
羅特乎彼岸兮安息以液而自殲犀具矢而捷射兮獸
帶甲而穿山麝籍香以爲祟兮程程幾疎乎能言探余
驪龍之頷珠兮又網海根之珊瑚珊明月乎南海兮拂
若木於明都獸爲舞而銜戈兮蓬萊浮海而貢鼈射工
巧而侯影兮巴蛇吞象而吐哺又九首吞人于天吳怒
號犀胡靈兮而厥角通天象奚知兮而委齒自埋于遠
邛有鴞忽兮玄虵負黃熊兮出遊既而皇之青鳥兮見
王喬之雙鳧悅海若兮夜出水如行兮朋遊胡馮更乎
娶婦嫁佳期兮好速何海上之居人兮哿行飛而海食

晨到返而完歸兮又追隨於社夕歌曰二神倫論誕荒
惚兮情乎余狐疑助莫決兮騎彼箕尾稱傳說兮天路
漫漫何修遐兮昔羲氏之宅交兮化爲神於日馭曰南
訛以平秩兮就余訂以一語依朝曦而折衷兮庶決吾
之猶豫曰物之生顛玄趾基一體含氣孰首飛之斷永
不續孰能彌之補天有石誰能治之鼇足立極孰暗蔽
之象能理牙誰親掘之無爪無角誰與捕之馮夷娶婦
匪形安協水仙有宮胡身業之鵬翼垂天誰能運之扶
搖而起擊水三千孰其仞之有鳥九頭孰吒食之惟天
一大誰參加之陰毒一足誰附益之天地之常傳物有
咏曰月曜靈風動雷析動飛成識其職百家九流

荒唐莫測爰有典謨聖人作式厥民析圄鳥獸孳草過
此則非吾之所識於時日杳就駕引轡羲和朱明離離
扶桑參差炎炎擊鼓且笑且歌乃臨橋梁送余於河悅
乎忽忽若夢南柯載歌曰中氣磅礴山川繆今蝘蜓糾
隔離中州今常而不常怪詭幽今不常而常三光周今
聖人耀德文明流今海波不揚庶徵休今結余忠今爲
軸又襟信今以爲路乘余敬今於堪與廓自得而容與
今余固以從容乎周道觀八極之無窮今浮遊馳騁乎
宇宙而上下聊反觀而知天兮迴迴於閉戶迴旋氛
氓之班班今攬覽旗之翕翕指之雲旌今叫帝閽
乎閶闔入鈞天兮紫微聞所樂今九台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四十一

經筵官講官起居注館事府總裁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治道

闕四門賦 以來遠人爲題 多士爲韻

唐 王起

王者居上國來遠人闢四門而不壅俾八方而是邇朝聘會同自達於遐邇華夷蠻貊不問於君臣所以表王道之蕩蕩彰皇化之淳淳我皇闢四門也廣天視廓天意總寰海而有截端冕旒而無事猶懼遺海滯拔秀異或玄纁而旁採或弓旌而遠致觀乎天步有四達之清夷仰彼帝閽無九重之奧祕所以遠方知歸羣才不匱

彼前代之有四門也或化未洽志未恢水陸之珍是湊丘園之士莫來雖大道甚夷不異乎遐阻雖高門有閼而同夫不閉今我后則不然下土順而風趨王化行而草偃闓闓所湊表聖心之禮賢巖藪皆空知帝德之柔遠士嚮方而集才應時而多鴻臚接翼而畢萃驥驟齊足而咸過莫不趨斯門之呀豁知我化之休和休和之始聖皇之社致移穆於四門獲濟濟之多士闢建不用無老氏善閉之功車書大同叶王者無外之美至矣哉弈德巍巍復存乎聖理

垂衣治天下賦 以世增無爲道 無古爲韻

唐 闕名

天驕唐帝恭承永命守無事爲至德彰不言爲大令當

宁而百蠻自賓垂衣而入極居正當書軌以混合系祖宗而作聖治契無外大蓋有為載北極以定位北南山而不移皇皇禹儀六服以御寓燭燭焉虛四聰而聽單備其文火龍迴帶以如動藏乎冕旒天地成功而不知與區夏再造俾古今同道靜以虛襟固其大寶備精而雲蕾寇蓋恭已而耀生輔藻故能迪斯皇曜陶唐文物周乎領袖亦以權量乎圜方是知垂拱者古之難委裘者聖之首蓋與神合冥將智使不然何以酌天心安地紀一家之大無煩卓馬以逞九重雖深盡見山川之疆理所尚有形袖不約清淨為徒寧安以一襲道洽於三

無像時不在於眞倒玩芙何傷乎曳要於時天淨泰階藏開外戶應星精以列將動岳神而生輔楚製者分閫而守封經於音坐於而論古緝未周而如挾衷有闕而咸福德既昌焉不亦宜然冀出豈勞於問曆山呼無待於卜年凝旒而章澤潛布敏社而皇風廣前與三五爭步歌在臣亦述其後先

盛德頌盛宜心未休維昭昭而光啓猶日以勤修常衆姑務之情漸弘帝道轉見增光之美益開王猷豈非潛契無為思齊不宰誠蕩蕩之可及故汲汲而罔怠所以宅八極家四海

御朽化行克協於明哉憂若約躬故將致丕洽克勤誕敷享育匈覃於九有英明上合於三無每儆形容建前王之標表永營晷刻發哲后之規模懷德分如斯好生今何已承昌運今咸稱鼎盛在聖躬今寧惟玉比璇立後圖亟更前軌蓋垂法於列辟非取規於君子由是祚既超漢仁惟繁兢式乎已及於千品克忽匪由乎一朝振三代之風成知允哲紹百王之業是謂先昭自可國肥詎徒身閑佳思無慙於夏禹禮行遠符於虞舜遂使卿雲露皆感之以呈祥鑒齒雕題具懷之而納貢況乎混文軌倒干戈惟馨之義斯在既飽之人若何播以樂章八音而會節六律而調聲

萬物而無偏無頗大矣哉垂拱端居風行草偃全蒞教化之要新積邦家之本臣知合天地而日新又新豈致君之云遠

唐臣同德賦

曰若稽古臣唐累聖重光盛烈貫於千古英聲超於百王爰乃屬瑞呈祥衆靈叶慶神降休祉天垂寶命鳳篆於是篤棐純誠書以之疊映萬姓忻東户之日一人泰南風之詠至矣哉敷無德而稱焉臣聞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之臣是以元凱升而唐德茂稷卨用而虞化淳武丁夢徵今求版築之士文王卜兆今得垂釣之賓豈直星猜之誕方朔指蓂之降甫申故能殷周歎其多士皇漢

歌其得人亦有九合稱晉三分號蜀猶僻美政尚留芳躅方鴻冀以濟時比魚水而敦俗誠小國之邊鄙亦順時而自足豈若我聖明之有天下也總六合以為家籠八荒而建國既垂拱而敷化諒偃兵而興德為百代之規模立萬邦之軌則於是大君端冕多暇羣臣奉職而有方巍巍蕩蕩治治斟鏘成有一德視人如傷夔龍在位鴻漸成行君臣同德而均美聖母臨人而永昌豈徒趙五臣而逾十亂固將六五帝而四三皇小臣微淺才智踈越濫次華庭獻賦絳闕敢同輿頌竊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盛德至矣大業廣矣我一人兮化無窮臨萬國兮道既融同心同德君聖臣忠子子孫孫永代克隆

人文化天下賦 以明彼今古闡詩聖賢易垂言而著在八卦人有文而形於晉天用以成章既驗斯風之書穆矚之於物乃知厥德之昭宣吾君秉此格言牧乎至理以為文在天而萌芽以文在人而說足視在天則時變從之在人則化成存焉以文化足視兆樂之文也洛書陳道德故仁義新出無為而入有象齊父子而一君臣既而上古遐中古通荀流播之如此乃弛張而若彼始則六十四位演自周王旋則三百五篇刪於孔氏故得有國之君準繩斯文詩書禮樂以表裏于戚俎豆以區分莫不經天緯地髣髴氤氳布彼寰瀛風行乎草偃被於億兆玉潔而蘭薰然後鑾作盛韶散為風雅調暢動植周通夷夏車書得以合矣貴賤與而同也遂使九州四海皆賅編敝於朝端墨客詞人交露鋒鋩於筆下大哉人文之義也煥矣林矣可名可觀唯聖朝之所擅豈惇德之能干推其時而時攻異論其道而道斯完故翁垂百王而作範豈唯充萬國以威歡者也夫如是則肩比三王蹤軼五霸弘彰馭馬之成政克俾雕龍之擅價彬彬乎哉郁郁乎哉有以見我唐之至化

人文化成天下賦 以煥乎人文化成天下為韻

宋 田錫

大哉至明之君膺景運集洪勳躋域中於皇極化天下以人文時屬升平樂聲明於禮樂道尊儒雅發謨猷於興憤豈不以丕光大之遠圖開雍熙之至化金革斯偃朝宴多暇進人法戒方下采於詩聲眞宰經邦亦取言於強記奚若天之為用也至化攸先明乎煥然比萬彙沉于覺厚地三辰垂象於穹天藻火裘褰禮之文也始肅容而有德言牧乎至理以為文在天而萌芽以文在人則化成存焉以文化足視兆樂之文也將遵節以相宣故堯舜化民以仁禹湯踐祚以義致玄德以昭著見皇風之先宏是以詹史述湯之德必則曰聰明文思宜乎箋豆品數章服采章成均之仁也則曰聰明文思宜乎箋豆品數章服采章成均掌庠序之齒列磬宗司金石之鏗鏘繪宗廟之彝器炳日月於太常皆文之於外者也黎民閱之以恭肅靡不

昭彰迨乎易之教也厥旨精微書之訓也俾人貞幹詩之教也致流俗之惇厚春秋之教也懲賊臣之叛亂斯乃文之於內者也萬國化之中正炳然明煥是知撫育中區恭臨寶圖納生靈於富壽致品彙於昭蘇亦猶挹水於器而方圓自適以木從繩而規模罔踰是以洋洋鄒魯之風宜乎盛矣穆穆唐虞之化猗歟煥乎今我后功格昊穹澤流區夏復風俗於淳古播詠歌於大雅悅靈臺之僊伯慶華陽之歸馬小臣幸與試於王庭抃蹈於雙闕之下

聖德合天地賦 以聖德合天地為韻 宋 田錫

聖德昭宣蔚乎煥然廣大而下蟠於地高明而上極於天地道以卑我則小心而翼翼天心以健我則終日以乾乾洪範曰思作睿睿作聖常心逸於萬務每躬親於庶政文明取象圜蓋垂昭晳之文恭默無為方與順發生之令閱史官之圖籙披夫子之文章堯舜禪讓謂之帝羲軒拱揖謂之皇漢文或尚雜霸道夏禹則首隆王綱雖殊塗而光被實同德而昭彰宜乎恩普黎元澤均品彙鹿鳴食野以斯樂魚性悅泉而自遂亦猶高無不覆三辰垂象於昊天廣無不包萬物流形於厚地天之道福謙也所以用人於朝地之道害盈也所以用德勝妖禮或稱乎穆穆詩或詠乎昭昭睿聖崇高固難闚於戶牖謨猷靜謐亦下參於匏革美哉仁比春融量能海

納信一德以允若與二儀之胞合濡之惠澤若吐自於山川扇以皇風比來從於閒圖故得保興陰於帝圖常覆育於中區故天不愛其道而祥風入律地不愛其寶而器車在塗所以封泰山以告成既盡善也禪梁父而報本不亦宜乎今我后功掩百王恩敷萬國齊夷夏於大信納生靈於壽域故風雨咸若陰陽不忒大哉蕩蕩蕤蕤乾坤而合德

聖人大寶曰位賦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至仁保於戎中既永紹於南面貴乎天下自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乾乾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以德聞若神化流元啓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幽含茲在茲高而不危於以見大人之造於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而勿忘德光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思無反以無側說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為思盈守成契不貪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為位而其位者於為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閒於四方亦如位於勿明者天故生成而莫極位於神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大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交泰言其寶則非常之寶謂其大則強名之大寧慙希代間千載以居尊豈止邇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

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賢聖域
寀遠想善鄰而是比皇圖斯啓觀王度以爰分我后執
契嗣文垂衣有位並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
鴻猷萬斯年兮光被

主善爲師賦以

德由善立學以師興苟見善而可采則爲師而足稱抱
義藏仁既崇乎顯令德摳衣函丈務乎奉服膺克已而
故克已而復禮在推賢而讓能者也稽古典之立言見
先賢之遺矩謂道也有益於攸往謂學也無常於所主
道乎主善則非禮而勿言務彼求師乃惟德而是輔由
是尊賢勿怠服義忘疲苟積慶之美者在修業以宜其

順彼如流必辰超隔之禮崇茵席之儀令譽彰嘉猷遠聞莫千里之所應故五常之是顯片言可法我則捨短以從長一行堪宗我則過惡而揚善則知人非善而不主善非師而庶成故君子就我以如愚聖人聞善而若警冀弼諧恭允盡於誨之忘疲孜孜圖像爰恢京行之誠所以見賢思齊而能從豈宜乎以貴高必在乎出此而取彼望周公之聖下白屋以成能一言之善尚旌於善莊行之非慕既美乎后從則聖繼者多喜是宜乎邪乃其昌永乎於休必由斯道師事之道無忘眾王之言可考圖異夫五帝之佐德弟及以非乃三皇之臣志固要而可保曷若殷博采後彰周爰建成始德表而繼終負扆以明前有疑而後有丞嘉訓未盡帝與師而王與友至矣方行傳乎稽仲祖作詩之由見成湯革命之美非待下順於人欲不獨仰符於天理蓋由在上而不驕得師臣之道矣

聖人無名賦

宋 王禹偁

聖人執大象體乾元雖有教以及下故無名於自尊仰之彌高強配乃神之號為而不有奚矜惟睿之言原夫先天之謂道體道之謂聖所以居域中之大所以為天下之正惟潛性默固抱璞以含章不識不知豈命氏而考姓所謂上德不德無為不為其作也萬物斯覩其用也百姓弗知難窺之於耳目徒象之於希夷亦猶微妙者神焉蓋強而名矣蒼黃昔天也但探遠視之徒觀其妙有羣生躬臨大寶錯綏以啓祚豈巢居而建號聰明盡黜罔求濬哲之哀道用勿彰但守虛無之道得非喪天下於華胥得寰中於道樞蚩身半首今非吾之耦玄官鳥紀今莫我為徒孰跨王而黜霸孰追堯而禪虞則名之莫得其何必位栗陸氏以居尊軒轅氏而啓國者哉所謂莫之與京無得而稱探至顧以為用曷常名而足徵尼父復生欲憲章而何取子長雖在思紀列以無能令我后尚黃老以君臨闡清淨而化下仰嶽號於虞聖扇玄風於華夏有以見聖無名今神無功信大人之造也

王者無外賦

宋 范仲淹

穆穆皇皇為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踰之者明借日月曾無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夷夏德車而無不至焉闢義路而何其遠也普天率土盡閭宵旰之憂九夷八蠻之弼高強配乃神之號為而不有奚矜惟睿之言原夫先天之謂道體道之謂聖所以居域中之大所以為天下之正惟潛性默固抱璞以含章不識不知豈命氏而考姓所謂上德不德無為不為其作也萬物斯覩其用也百姓弗知難窺之於耳目徒象之於希夷亦猶微妙者神焉蓋強而名矣蒼黃昔天也但探遠視之徒觀其妙有羣生躬臨大寶錯綏以啓祚豈巢居而建號聰明盡黜罔求濬哲之哀道用勿彰但守虛無之道得非喪天下於華胥得寰中於道樞蚩身半首今非吾之耦玄官鳥紀今莫我為徒孰跨王而黜霸孰追堯而禪虞則名之莫得其何必位栗陸氏以居尊軒轅氏而啓國者哉所謂莫之與京無得而稱探至顧以為用曷常名而足徵尼父復生欲憲章而何取子長雖在思紀列以無能令我后尚黃老以君臨闡清淨而化下仰嶽號於虞聖扇玄風於華夏有以見聖無名今神無功信大人之造也

一人不遑五霸不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表今我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

巍巍聖人其致如神抱一而萬機無事為式而庶彙有倫象乎天得之極羣氓作則立乃道生之化八表還淳老氏有云聖皇無失保寰中而可久率天下而守一蓋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強名式之用焉正萬靈而咸秩莫不冥符妙有胎合虛無察察之機悉去淳淳之理誕敷於以見清淨而不擾於以見簡而不踰遵黃帝之杰珠我真未喪契莊生之奇物我化皆孚無臭無聲是

宋 范仲淹

則是做包自然之禮樂畜無親之仁孝去奢去泰惟存至道之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本式者治之筌苟能持於冏象自可制於普天不若大行攸虛爲四營之本也太陽無二作七政之首焉豈比夫昧於希夷煩其用捨滋彰之法著矣沖寂之猷遠也曷若我靜守權輿兒寧華夏執此惟精之旨得自窈冥俾諸咸有之風播於上下大矣哉上德不德無爲而爲保谷神而不宰育芻狗以何私政復結繩冏有二三之令理敦執契自爲億兆之規今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王之德化育而四時爲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熙熙登春臺而疇壽域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宋 范仲淹

欽惟厚載巍巍帝堯保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協和萬邦蓋安人而爲理肇覲羣后但復禮以居朝當其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近內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聰明作聖睿哲如神一則命羲和而欽曆象一則舉稷契而賓綠綸觀冏各行其道但見冏致於仁誘木設時斟德之情菊造薰絃奏處生成之惠皆臻民保寧和政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爲而多暇茅茨何恥方不富以爲心瑤飯在飲字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國慕德誠冏心而冏德又何後而何先水滲久矣曷三月而違也朝綱歷試非一日而用焉姚則帝者民之宗爲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於域內仁爲表於天下咨詢四岳何異樂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美夫五帝之最百王之宗物無不遂賢無不從於以見略德於文思於以見播芳於温恭珠光自耀行下效終冏乎比屋可封六載之宅無私文明由已稽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則萬象熙熙成頌聲而作矣

體仁足以長人賦

宋 范仲淹

聖人受天命體乾文既克仁而是詵遂長人而不羣法元善之功可庶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爲天下之君原夫易象冏分乾元光啓謂元之德也莫大乎始生之道生之善也莫若至仁之體所以法而用也既不由幹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亨嘉之禮君子乃時法斯道則俯視於黎氓克已存誠我則上居於大寶豈不以體力行乎仁作冏健之克著致恊隱以昭陳敦惠愛以爲心首出庶物得慈和而示化利見大人莫不與合化權符天造蓋本生成之體益見尊崇之道安仁爲念我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悅隨君非仁則曷享於推戴人非長則寧致於海隅詵三月之違焉道之行也致一國之興矣人皆仰之足可以首四德以居斯寵非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爲生之妙不曰長何以見居上之美故得兆民以濟咸承煦育之恩百姓不知盡

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握圖在上御宇君尊俾乾道之
罔息酌仁恩而不煩念茲為器之人未足與議審彼樂
山之士始可與言方今道化微神功至廣用乾剛而
不柔奉仁道而不爽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寰中故是
尊而是仰

代道使民賦　六林希

古者善政牧守庶民上安行於法道下無憚於勞身教
思有源得樂趍於農役人知足養咸仰戴於君仁始也
井天下之田比居民之政乃貯疆里乃營稼穡寒則思
為之衣飢則願為之食法純歸厚利益各得益上執其
道務優恤以便民衆樂其生幸歡娛而竭力春使之作
之長養於以任人而任德豈惟舉直而錯枉戴星從事
點然悅從冬使之息慶其有終超時也如鳥獸之至收
成也如寇盜之空利而不廣自足三民之用厚而無困
本益帝力之功參性有生不能自赴役之所以奉其已
利之然後之興作役之所以供其祭祀衛足以保其家室
穀積其化厚俗之深壞擊而歌野有竟民之實俾
愚易而人不驅馳物無欲分是以宜和為風而俾草降德為澤而滿枝屈寬猛以
取容亟而成而自充一德純之所向驅於走周之
利忘情性於和豈不以酌元和叶誠懇遷善者斯焉
而民保惠者損之而又損君子胥是政本為邦家之
大本

君以民為龍賦

宋　范仲淹

聖人居域中之大爲天下之君育黎元而是切猶肌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愈時調百姓而如調百脈何患紛紜先哲格言佩服愛民則固其根本爲體則厚其養育憐去疫見遠富而在斯勤恕勉人戒不勤而是速等咎咨嗟訶民之愛也莫先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黎氓使必以時豈有嗟於盡瘁治當未亂寧有悔於噬臍莫不敎以仁慈躋於富庶敎禮讓而表其修綽立刑政而防其逸豫恭又有罪諒責已之情深慶賞無私詔潤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則其體儼若君惠者舒慘自我體也則其民晏如永賀休戚攸若息肩之際乍聞擊壤樂如

哉腹之初彼以匊狗可方草芥爲比一則強名於老氏一則見譏於孟子曷若我如屬辭而比事終去此而取彼觀其可設猶指掌以何疑視之如傷豈髮膚而敢毀大哉一人養民四海咸賓來癘而膏育曷有采善而股肱必珍修兆人之紀綱何如修己視萬民之風俗豈異觀身今我后化洽風行道光天啓每視民而如子復使臣而以禮故能以六合而爲家育萬物於一體

君者以百姓爲天賦

宋 王禹偁

勿謂乎天之在上能鑒人勿謂乎人之在下不覆於君政或施焉乃昭違於民意民斯叛矣同謫見於天文在乎觀百姓之勞逸豈止仰一氣之絪縕而已哉徒觀

於浩浩玄穹蚩蚩黔首覆盂之狀何在倚杵之彩莫有知乎御之以道亦類乎哉之而走悠也久也固無杞國之憂養之育之宛其鳧皇之集在蒼蒼之色勿輕蠢蠢之人雖令不從反時之焚是比撫我則后無親之義斯陳可仰今匪獨高明可畏今亦惟黎庶每處其一夫不獲竊比於六龍以御驗惡紂以歸周似厭泰而授楚是知察彼哀樂同茲悛舒但人心之悅矣任天道之何如敎以文章似列星辰之際示之淳朴疑歸混沌之初想夫君既柔懷民同剛克如寅畏今則可苟暴殄而安得與人歌頌乃大舜之升聞自我聰明信惟堯之是則大矣哉善化民者以天爲則善

知天者以民爲先若天人之理同達則帝王之道敷宣寧資禪竈之言斯爲妄矣自取吾吾之說不亦明焉今我后子育兆民砥平九野上惟奉於穹昊下每矜於鰥寡自然以百姓爲天萬方歸也

民天下以爲心賦

宋 范仲淹

至明在上能燭萬物之情至聖臨人必得天下爲心之要示聖王克己之仁次心順民萬邦之治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照照無不獲之人當其治固牧民代天作主敷至治於四海遂羣生於九土以爲肆予一人之意則固必顛危仲爾萬邦之懷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爲之去有災害必爲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

行乎八荒如天聽卑今惟大荘水善下今就當彼懼煩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天我則修富壽之方夫如是則受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決於民庶仁聲播於雅頌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惙惙而日用豈不以虛已之謂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何可專一應萬面誠至寡治衆而功宜舜則舍已從人同底於道柒紂則以人從欲自絶於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用捨弗凝滯於物我可并包於夷夏顧老氏之旨無欲者觀道妙於域中稽太子之方虛受者感人和於天下若然則其化也廣其智也深不以已欲爲欲而以衆心爲心達彼羣情作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

臨方今穆穆虛懷嚮嚮恭已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聰而達乎遠邇隱何以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已矣

位一天下之動賦

宋 黃庭堅

衆以一制位以時乘齊天下之所動非聖人而孰能撫正雅是則制動居乎靜治衆由乎寡臨大實之崇報居其正宰制羣生之變終莫之陵惟茲生者之繁饒以統臨之者既相感以情僞又弗同於趨舍必據要會以齊正雅是則制動居乎靜治衆由乎寡故崇高莫大乘五位於域中雖參差不齊播一陶於天下盛德之所至萬之權操利勢以獨斷收治功於大全其變化也傴之如革共容民也蓋之若天一化遠近同

於事事物物各守其不可踰越之定則則一正而國定矣自飲食起居車服宮闈器數以至於朝廷軍國天下政刑不以大小各有一定之本分所謂則也國者一天下宗廟社稷定者不搖朝廷正天下宗廟社稷亦永固而不搖矣蓋事事皆守其則則無一事之不善而人心天命皆歸之矣惟者倘也言其他皆不可以定國惟此爲能定國也秦公孫枝之言亦古學相傳之未泯者也

國有與立事無妄爲惟其則之正也主於中而定之但循有與之常不由他道則是安邦定國之深計益壯鴻基蓋當時之道外無保邦制治之謀上聖有止善執中之力一循天命之至正永固皇圖之翼翼謂之則者皆常度之與常經治理要有定力故能定國事惟可法德常民恣動得義方之正靜皆體道之全侯伎頻稱隨其地以順帝之不違是不以人而用天日用事物無所戴也天下國家久於一轍焉曰之中止水之平不參以欲譬石之安泰山之岡於萬斯年蓋以歲儀紀之所以維持社稷保綏萬民奔矩範臣民紀綱不亂所以能靜而安無作亂以倦節亦孔之固固安天而徧德一事各有一中定國莫踰定則視制有常心君有主循物無違帝命不改人心不揉配天圖極大抵天命人心觀焉改之善惡則事理在用功於執持爵五土三本

常大而永常小井九家八佾自恬而夙自照但守至正大中之矩即爲久安長治之規君無過舉神喜人悅政有常行民安物宜純乎一致則定敬以一言而曰惟放之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質諸鬼神天地不悖無疑何者古人制禮作樂等級異品數限節以至於朝廷軍國多寡萬事萬物必盡矣而一動亦有揆而無舍豈不曰天理流行于之則永春命我民使皆順之則相安國野惟者惟其無過不及定則定之以中正也異端苟道一皆召亂致亡誠意正心始可居尊治單噫道理之原出於人心性與命治平之具人書制度漢家自有武帝之私也法令以吏爲師始皇之妄與鞅阡陌斯郡縣是豈天人之望蒼章程通禮樂亦皆智力之餘非帝典漢官敬以守此恐堯雍容治寧哉遵如匪常經決未定也必一定乃能至敬慮皇夏收安有曼胡之服周冕殷冔豈容九旨之車吾當語左氏多格言莫謂浮夸古學在人第當訂國之大十二往往獻文則之言不一一法則戴公孫枝則定國之語當知劉

庚午 黃 滔

庚午 黃 滔

庚午 黃 滔

庚午 黃 滔

域中之式非澄耳目不可以明基建極於是設險斯異微文特殊以端拱之尊比義取產澤之靈合符則而象之既不雷同於形質區以別矣爰將首冠於寰區然後則嶽高居顯克定冀左右而何煩角聳鏡遠近而宛同神堂雖云鼓繡洪纖之狀咸觀縱使垂旒巨細之音畢聽則知播雍熙之化為昭聖之君遠配騰驤於水物蓋彰超邁於人羣溥恩波而固類興雨呈瑞氣而非同召雲作其矯翠之形無幽不鑒媲彼丞標之貌有象皆分故得迥拔可觀感通自有散皇明而珠耀於領揚德澤而浪生於口寧同荀爽只擅美於弟兄更異華歆但垂名於朋友所謂表有截蕃無私乃誥然而同德非蓋爾以呈姿言乎漢祖之寬仁最而不給不缺不滿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譬於如堂堂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譬於如堂堂位而難悔事高必貴乎不溢上下於焉而克厎通臣內附類棟梁之相依列辟下兼由殿高居顯顯克定冀有函夏朝臨兆民示臣庶之瞻越夫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人下絕僭竊之非歷指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與立者莫先乎堂奉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睨睨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軍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故得迴

有靈蛇以燭姦寨邪之煥燭比照乘映庶之光華足可
克盈寧國糧耀邦家何必積滿堂以遮矜易連城而助
詐一非克儉之教一損不貪之化庶君受事就而滅楚
國得孫生而霸徒美其色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
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籯之價所以受茲被褐重彼
連邦以清德之惟一爲白璧之能雙況各識器俊時見
機而作直若弦矢頴如鋒鈐試席珍之可任洵柱石之
有託以之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禦而內外胥樂既
三復之可驗矣衆口之鑠能鎚則知金玉爲寶者德義之
衰賢人爲寶者邦家之基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
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二三子之可師

瑾瑜匿瑕賦 以物無全美爲題

唐 歐陽詹

玉之六者莫已瑾瑕鉅特違之自有豈玷瑕之則無菲
食其端葑采其下苟當無而可用諒在人而罔捨況服
飾所珍禮容攸假五德人尚居然總之百寶物雄又其
尤者只如夷吾委質曲逆從王一則措其所短一則舉
其所長伊十倚之可貴詎一眚而爲傷是故異比荊山
奇岡鄭市縱青蠅之下點有白虹以窮起琢中良工佩
宜君子爾若惡其細而棄其大我則揚其表而掩其裏
知乃往或致磨壁當可指終訓九年之積不損連城之
美景矣乎韞獨明之見宰萬物之工觀其材而棄其器
履其始而知其終建莫大之勳與悠悠既異收稀代之

寶將瑣寧同磬璞自克歐材徒夢荀無分十之衆賢

宋 歐陽脩

固有尋尺之盤屈營之光華能致乘音律攻之有瞬乎日
力點之不益於人物空知有玷與無庇豈不遺疏而理
拂至剛也必時時而外缺至清也乍渾渾而同容考瑾
瑜之含匿亦厥義之云從不無者玄黃已戾爰復聘乎
千里輸圓則病焉得周於六行之體全者則希瑾之
無瑕者亦罕惟造化之陰鍾紛尺長而寸短

斲雕爲樸賦 以題爲韻

尚斥淳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
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自恩煥乎有文俾運斤
而急去誠由淳自流散器隨樸分勢匠巧而傷本捨天
真而茂閒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椀
之形變采椽而不琢滅錢篇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
工巧盡有泛泛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
扈似簡與玉以全真器去山雲表瓦簋而務德是則
道之根者將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
[illegible]一於樸法古以同歸而錯語盡滅雕蟲之巧
[illegible]者富勉朽木之幾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
而世俗雖昔則在其中矣棄末復則在其中矣棄末

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
然後成器命工列乎雕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樸以還
淳曷若剗刷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成其德
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為貴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
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匪豈有以知一變至
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藏珠於淵賦 宋 歐陽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
而可分效乎至珍錐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媲還浦以
攸閟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益紛華於媮俗
復菹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

者為貴徒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可寶
而奚為舍之則藏祕當淵而有以誠由室民情者在杜
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喧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樸
於焉而可歸靜恣壁以同識諒罷崔而誠非照乘無庸
盡遺磧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沈媯水之輝用能崇儉德
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樸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
珍寧無肚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六沈川而不貴然
而逸篋斂則民薄風一澆而樸殘玩好紛乎外役質
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
令物遂乎生老蚌蔑計剖胎之忠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
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

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
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
而不識彼指金者由是類矣禍玉著可同言之諒革歸
於至理寔大化於無為致漢皋之濱各全其本雖有
淮嬪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會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啻
峻宇沉沉朱門阻深豈曷遠遠有蔽徽音踑步之中易
在一言之地論時之達難於千里之心莫不佇立盤桓
瞻風邺躅或特宵崇以懈傲或麗譙以誡敬誠之阨東遂使陟
階之上追遁於天于之田蕭牆之間縣邈於黃河之曲

且夫百里之遠一日致之中堂之近經旬履之而所以
借奄留之喻等邇遐之期豈君子同風之地在小人革
面之時曉庶無之不遙便成京室之士過作院內之阻
豈聲見絕音塵有睽言語非入室之士過作院內之阻
布武之中疾赤舄於崇朝及肩之牆固鴻鵠之一睹
井之路宴賓及門之子思翔希日以見德尚朝朝以
觀光每堂恩波如桂水之流漸時瞻德宇若金城之
路茫茫似蔽黃雲繞同明月高深起於蘼盼山岳生於
倏忽於是以南軒北宇之歛次作河東河西之間越如
此禮讓無成薰蕕不明東閣荅滿西園草平倒屣之餘
風頓削握髮之清規不行自杜其匡諫之路詎聞乎哀

樂之聲是使臣尺蠖俯仰人遑寧通空施張豈之橫北但見樓臺之邊連則可以自勵於已寧求於彼君子勿嗟行路難古來如此

學問至務羣賦

宋 陳 襄

上聖以文明開化務讓臨朝每精窮於學問爰下至於多藝心專探討之勤率親草茶忘切諮詢之道靡間薪樵斯蓋務小善以畢結庶大教而孔昭者也嘉往哲之嚴言述先王之至治必有學以誇其訓誘必有問以通夫疑議欲求善以無數乃詢莫而率至且夫聖人有狂言之謨實務多聞而擇功專時集事切疑思問間丘樊之賤幸求訓教之辭是必稽其善者備而就之當詩益請柴之初商菜畫及璧杏喜容才之際草茶無遺誠以統御緜區與臻景運君雖尊有教則不可非學民雖小有善則誠宜下問故乃蠻夷鄙貊還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祈神廣詩諮謀受桁薪之丕訓則知學不好也無以踐乎善道問非博也無以納乎嘉謀故我每樂聞於典教遂俯及於薪芻將務四聰之違何患一德之愚博習親師奚間采樵之士疇咨熙載必親往圖之徒夫如是則聞言采動咨詢益顯雖芬言之勿用謀蘊音而必遂不窮不營幸求林藪之譚曰都曰俞並及草萊之善向若非求誰應極問咨難愚言之或善在上德而同知又安

能牧教本以昭若導化源之遠而是以高宗未慶野之賢命而紬論西伯舉屠釣之老立以爲師比所謂詢事考言篤信好學伊片苦以成取徵大謀之先覺故詩曰先民有言而詢於芻蕘揖芬芯而孔遵

天下爲一家賦

宋 呂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爲一家者晝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盡體以八元之際爲衛以九州之限爲垣牆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藏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渾然一節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畢千幼以奉承其紀綱貿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四鄰無寇賊可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緦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愧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士不肖即父教之義嘉善不能即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誨撫存鰥寡則周德飫棄斯道斯屈析爲十二并爲六七勢不相統親而出忘祖考之訓離從而亂忘其屢盟之時輕重四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日曲防遏糴以幸其災決堤壞誅用閒以乘其失乖睽有甚於閱牆關狠不離於干戈至哀在上德而同知又安

以殘自昏斧斤觀其九族塗炭自嗟其一門與汗呰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則託婦子於羈旅之中也貧富不均甚民貴其昆弟苟簡不肖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雖有王侯而不得輔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祿譬之錦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離卑良馬委不善馭之僕門庭雖存市何足以統制閭閻無法制何繇而雍睦豪強日橫而畧無誅朴之制單弱日困而不振裨祿之鞘豈天理之固然實人謀之不足守周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昔既有離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之難偶故躭時而未覩豈有行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皆自京師始

宋 王安石

王化下究人文內治崇京師首善之教自太學親民之功置京師論道之臣基先縣較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甫暨寰中古之聖人君有天下治遠以近制衆於寡不用文何以化師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迺建左學率先諸夏在郊立制繫也宋仁祖義取材於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其序之先是始於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其序之先是何世羣治生靈靈先聖所傳者道德仁義所教者詩書禮樂以言乎功則萬世用乂以言乎化則八紘匪邈其流及於三代幸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誼其廢學故曰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等奉
旨編輯

治道

舜歌南風賦 以能阜財解慍阜財解慍 得事物之宜也

巍巍舜德於今人稱居北極而作六歌南風以敷弘歌之伊何制絲桐而合奏風之至矣信長育而有徵茲可謂無爲而自理天縱而多能美夫詩發深衷物能應感惻沃瘠之勞逸均陰陽之舒慘是用作則於世利之孔多風詠凱兮美萬物之蕃衍崇操琴也佳五聲以同和復而不厭遠而匪他方將煦嫗之爲意豈徒娛樂於斯而奏聲矣韶樂之淳寓象而言義並凱風之作慈夫琴

歌觀其發宮應徵揚清激濁自南習習同詩人喻彼棘心入夜泠泠異貧士叩其牛角則知聖人審音以知政化俗而作樂者有矣夫詩其出乎幽谷應以繁聲若雲龍之潛名同律呂之相生萬籟動八音清匪鳴條而扇物方靡草而作程是以人苻時康功踰帝力四氣以之而不撓百穀從茲而蕃殖卽有度守有則始終貫南而但北通乃歷徐匪疾乍遏乍開風颯輕音疑少女之初至泠泠餘韻謂別鶴之求羣亦爲父母之罔極何必聲變而成文是以德冠百王致成萬物正南面而恭已懋功千載不昧

宋 舒亶

舜琴歌南風賦

舜有薰行賦 以天下之如
蟻慕肉爲韻 唐 謝觀

肉不愛蟻蟻自來依舜不求人人自來歸爾則以薰生
嚮慕我則以思深惻微祁祁子來竟襲於懷飽佚佚
熙聚各露濡以家肥是知取喻於彼欲明於此播薰風
於酷烈比黎庶於螻蟻温恭允塞諒不阻於幽微古德
升聞固無間於遐邇是故四海紛合千門競迫共仰來
蘇之日誠非逐臭之時以甘爲咳以潤下爲脂率從
其旨爰度迺私應其欲而御矣思所利而敬之各竭血
誠汝則如飢如渴無勞肉袒乃龍章鳳姿載求而薰
不在身三嗅而薰不在乎安長幼資亭毒行葉揚
芳言蘭分馥以膏腴及萬姓萬姓熙熙以霈澤滇四門

四門穆穆咸遂其性各安其族並飲其風順雨調豈止
於觴酒豆肉若乃望之如日戴之如天不銷不歇沛然
靄然如此乃聞薰者焉如或失之於上速之於下四罪
之徒二苗之野如此乃聞薰之者斯既斯大義豈憑虛
以心求芬芳者得以鼻求芬芳者疎自發德馨之惠寧
同乳臭之餘服媚嫗之而軌可芬香擬之而豈如由是
蒸蒸子來蠻夷蠢附八方咸戴其照育九土共臻其道
路惠然若歸往也如慕巍巍重瞳而日月清朗齊七政而
恩威布濩至矣哉薰薰蕩蕩堂堂可謂承天有裕

禹拜昌言賦 以聖人之心聞
善必拜爲韻 唐 閻名

大禹君臨勤求意深前一言之入耳必載拜以明心蓋
以勵華夷形古今所以旨湛盈前莫紲彈紓之審美詞
將貢俄聞撼玉之音豈不以詢彼匊莞防乎驕逸既可
大而可久亦無固而無必所以直語繞於復虔虔而屈膝
欲使善惡之源自別賢愚之路斯分況乎傳聲之規受
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於長久風俗利病是以臣不能諫
君今非曰忠君不能納誨今曰聖執至理以垂教祓
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于道正人倫陶也不得不進
禹也不得不從所以聞妙器以開容光晃旒而拂地覽
宏謨而致敬低珩珮以鏘身懼在乎安長幼資亭毒行葉揚
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邱時以陳儀圖
將壞以正直爲繩以忠讜爲規戒是以募昌言兮不
難比矣望竹宮而設禮曷可方之我皇紹九聖之雄圖
承百王之令典急於求士樂於聞善所以獻昌言之忠
臣必行之台鉉

下車泣罪人賦 以禹治在
下人爲韻 唐 閻名

人惟有罪實在予將恤刑於荷校遽責己而駐車顧
法令之未平法彰甚矣儼冕旒而與念湯在漑如始也
備非徒而行罔思行而出遇孰拘繫將伏斧鎮王乃止
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必刑綱之峻容稽鳳輦而
惻隱再三愍稽滯而幽囚非一於是降玉輅下朱輪議

獄緩死拖敝垂紳出轅箱而敘獻交睫頷桎梏而沈淵
滿巾雖圄圄之中自服有國之典恐網羅之內時陷無
辜之人於戲法議雖逃過亦有在致陛宇未空之事乃
教化不明之罪初稽海却見天顏之喜漸覺洞泥濕
衮衣之文彩承顏煜煜將同於肆眚義有
軼於納隍是以顧盼悲泣徘徊感傷希聖旨於方輿之
間必先一物推廑情於圖扉之下以及四方故得法制
備脩獄訟無怨由衷而感於黎庶自已而昷於億萬涕
凍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紲未收之人知勸行道
而道斯遠矣愛人亦懷之何大綱之自入使皇情
以與悲蓋假其人爲邦家之本圄其事爲慈惠之資不
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紫一灑淚而成四百年之
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懷遠播是知夏后之得天下也能
恤人而引過

高宗夢得說賦以象徵

唐 李觀

殷之哲王唯政是恤夜分而寢夢獲良弼雖神悖而若
驚冀形求而勿失爰徵營匠刻乎獨見之真乃俾庶僚
訪其唯似之實當厥憂也神馳無方未訖永夕如瑩彼
蒼兕其神兮以浮儀其體兮若亡形赫乃夢斯人甚良
弼之德遘精昵而上動乎天徙觀其年代超忽莫知夫
豈聖哲之能隱之心因形跡而下至於地
幷閒之德遘精昵而上動乎天徙觀其年代超忽莫知夫
豈聖哲之能隱之心因形跡而下至於地
加於思則通於之魂有依爰求象於人故歸周之心不忒
原夫靈臺肇建壁池是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觀
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盡瞑淚流泫然爰
命從者將收瘞焉俾夫惻隱之心因形跡而下至於地
幷閒之德遘精昵而上動乎天徙觀其年代超忽莫知
淪沒土壤豈凡若針朽骨於是惠霑生死澤及榮枯遣
黎若忘不獨耕百夫之防升降咸若周旋允臧寂乎昭

白日靈丘是啓旋卜宅於青烏既而遷彼古墜葬之中野推誠於重泉之內昭德於普天之下念此窮塵之骨尚或壇之欲使行路之人不得見也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於國而上下忻載書之於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施發教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恩加師旅而同德歌于慶延于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于之墓惟德是欽謹信斐之塚其仁未深曷若我周辨名氏莫知古今詔之散之魂復於柏椁收無主之骨歛以衣衾蓋所以感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

神女不過灌壇賦以題篇

唐 王棨

有女維神徘徊恨新既入文王之夢方明尚父之仁君莅灌壇自其來而有感妾臨西海將欲過以無因豈非受命上天稟靈下土苟當鑒德之職誠是福謙之主然而出則駕疾風鞭暴雨錐娉婷淑態所行皆正直之心而倏閃陰徒在處有晦冥之苦今則望彼仁境居惟太公於國而旗梁斯喻於民而父母攸同誕爾封疆無破堤之時雨恬然草木絶鳴條之曉風安得暗恃威靈長驅徒御不惟流麥以斯恐抑亦蝕禾而是慮舊祠已別固難返駕於今辰直道須遵豈可取途於他處是使淚臉紅失愁蛾翠銷駐車而色歛停賓蓋以香飄滯羨

昇妻明月先逾於清夜却憩巫女輕雲已度於晴朝誰見其迴惑蕙心踟躕質感教化之均適愚奔驅之迅尚或壇之欲使行路之人不得見也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於國而上下忻載書之於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施發教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恩加師旅而同德歌于慶延于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于之墓惟德是欽謹信斐之塚其仁未深曷若我周辨名氏莫知古今詔之散之魂復於柏椁收無主之骨歛以衣衾蓋所以感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

周公成文武之德賦

宋 陳 襄

天開周道臣有姬公成文武盛德之風驅攻宣謀集衆力營鎮勤王致理集保定之元功足以紹重光於有後揚休命於無窮者也當其待旦臨忠攝儀建極謂文考之與也方啓於周祚武王之立也榮乎於商國念遺業之至重非沖人之可測我乃兼彼三王之事成此二后之德踐祚而治卓與純嘏之謨陪展以朝庶廣丕承之則才美中著勳勞外施能勤教之行也逐竭節以成之業業爲師續居岐之茂烈拳拳作相等在鎬之丕基蓋夫國得士而乃昌后非賢而罔理惟文也順帝則而燕方夏是武也通幽畧而爲天子懿王莫以昭若賴我功而成此殷肱周室啓明明在上之猷左右成王紹諤諤以昌之美用能蕃衛中國疑丞大君欽對仁之景鑑作儆武之清芬將以垂緜緜之休昭

郁郁之文白屋禮賢縉多士濟寧之化東山祓役固一
我大定之勳苟非績著勤勞心專夾輔上以追奉乎西
伯下以欽承於姬武成休德於二代固重基於下土則
何以父作子述七百年永著茂猷發祥敬財三十世茂
隆丕矩蓋以憂勞幹國忠利推誠遠啟中興之道光揚
未墜之名皐陶為舜帝之謨功宜一貫管仲霸齊桓之
業道匪相成此則昭致純熙削平暴亂本枝百世今寶
系丕圖子孫千億今英猷克煥噫寔知聖德之成焉由
茲公旦

周以宗強賦

古之建國制莫如周盛宗室而作庇強王室以承休治

尚以文重恩親於同姓世胙其治大形勢於諸侯自昔
后稷開基公劉經始盛德潤物被豐功世美文武大業
成康結其孰寘永以能然蓋親親而得以任先宗子
協圖夾輔之勳本圖王家益植太平之趾天邑中莫可風馳
封外崇大邦小邦子我所錫壤伯父叔父予汝其懋功
疆國勢於寖盛本民風於大同膺本德以當天王圖以
孔固籍是故鮒之子操觚獻壽今為率土之人乃曰
往下則策定何順天立極臣等犬馬難效星雨慶逼窺
以偽其命寶玉分賜服膳均慶所以等異諸臣恩先庶
姓史稱乃德盛陳過厚之期詩大其功茂著維城之詠
豈無異姓與之頌昌豈無列辟與之贊襄推本而治尚
親則強故蒼籙之興起始諧頌而阜康忠厚一時重本

枝而相輔儀刑百世壯基繕於重光至如魯衛之所分
邢茅之所附衆列邦壤一寧國祚嶷然磐石之安屹然
寶鼎之猶無風兵莫坐收黍海之功不假山河自得為
藩之固譬夫木之殖枝茂者於本必長繄爾列辟輔下一王泰定微蓋用五侯之攘漢
邦未善徙忒七國之彊盛武本之扶持承承之操術
國五十分比如犬牙之制年七百于縣如瓜瓞之實方
今宗也盛而國也強跨基圖於周室

河父老留漢高記賦 宋 沈初

漢祖還鄉今鑾駕將還沛中父老留總潛然憶故舊
於干戈之後敘綢繆於旌旗之前白髮多傷鳳輦願停

於此日萬年一去皇恩再返於何年昔以羣盜幷興我
皇斯起英明天授其昌運祚武日開於舊里今則秦楚
勢傾鼓鼙聲止聖代而興和物元首明哉喜年而蒲
柳傷秋老夫嘆矣然而黃屋才降丹誠未申豈可風馳
天仗雷動車輪一則以情深閭里一則以義重君臣隆
皇旒於昔是故鮒之子操觚獻壽今為率土之人乃曰
往下則策定何順天立極臣等犬馬難效星雨慶逼窺
江水門深若舊風指芒碭則依然故邑眷戀鼙盡沉淵
易得昔日望雲之瑞豈有明言當時貰酒之家堪驚默
武帝乃駐天步迓人心矣矣矣山立雞虎煙空草澤初興
雲路而蛟龍會舊鄉門巳經而鸞鶴歸林時也親

友歲臻少年并至縱兆民如于思更洽於故人雖四海爲家情頗深於舊意往事如覩流光若馳望幸誠異榮輾則殊交遊阻於秦時堪悲今昔黎庶正忻於堯日自恨桑榆已而雙淚盡垂一言斯獻請沛爲湯沐之邑實臣惟死生之願是使萬歲千秋杳冥無恨

四皓從漢太子賦 以得出山之義爲韻 唐 王 棨

夏黃綺季用里園公抗跡君臣之中高帝搜揚竟不歸於北闕儲皇稽動皆來衛於東宮漢之初也鳳輦情乖龍樓恩失祚芸廢嫡以立庶欲易黃裳而元吉呂后憂深留侯計密且曰四人可致一匡永逸洎安車奉迎之後當彤庭侍宴之日森爾雄立皤然間桑榆是商嶺即雲之士皆秦朝遁世之徒邦無道則隱念先生之所共昔何遠跡不爲率土之臣今乃辱身盡作武華之從對曰陛下掃蕩寰宇秦降楚平未有稱臣之意惟開慢士之名太子則畢謙守節柔順利貞理有承聖斯宜繼明臣等惟義所在非道不行雖品爵之潔更無伊呂之情故得隨雖載之差肩向龍顏而接武星星於朝行之列濟濟於王人之伍帝曰空勞通客來撫養爾之孫可謝尚人已有良哉之輔既和問安之位

出似八公而少半疑五老而無一高皇問曰從者誰乎安得鴻鸞斯衆爾髣與俱乃言曰臣等質同蒲柳景迫桑榆是商嶺即雲之士皆秦朝遁世之徒邦無道則隱新有道則愚上曰自朕之興待賢而用顧朝廷之未治念先生之所共昔何遠跡不爲率土之臣今乃辱身盡作武華之從對曰陛下掃蕩寰宇秦降楚平未有稱臣之意惟開慢士之名太子則畢謙守節柔順利貞理有承聖斯宜繼明臣等惟義所在非道不行雖品爵之潔更無伊呂之情故得隨雖載之差肩向龍顏而接武星星於朝行之列濟濟於王人之伍帝曰空勞通客來撫養爾之孫可謝尚人已有良哉之輔既和問安之位

克定肥遯之心共還其來也鶴集丹陛其去也雲歸故山懿夫出彼巖巒成茲羽翼一則免扶蘇之危一則祛獻公之惑誰知惠帝立而劉祚安乃採芝公之德

泰山父老望登封賦

宋 田 錫

吾皇帝厚德比於坤元至仁作於宇宙仗岱宗之父老望皇皇等以外告佰心精意向天開以虔恭頓首斂容冀綸言之布諧豈不以思深寔有惠感生成桑榆之景方暮蒭蕘之心洪傾檢王高峰思親登封之禮鳴鑾近甸佇諧延望之誠成曰帝制洪圖寰區晏如納生靈於壽域俾至化於神京北天山而尚遠家爭輸職貢右流沙而左滄海正品車書莫不天意與人心交泰民情與物

性咸欣動乃遣方契於千年得冥符於昊天雅頌溫路人采芹藻盈太史之紳公卿宜萬壽於上玄臣等竊以期耆之身爲太平之瑞況三千年後今正逢於聖人願陛下采古義於新年宜慰老臣之心真帝制顯諸方始知天意之下祥祭於東南之下禮設壇場拒卑展儀於東南之下禮設壇場拒卑展儀於東南之下禮設壇場拒卑展儀

鬱衆心而是候泥金報天德之嘉封土增坤靈之厚協
探策之冥數萬如山之萬壽小臣亦能著封禪之書向
皇風而拜手

漢文帝罷露臺賦 唐 李 程

偉漢文之君臨惟宮室有度以此庶幾心安不忘危豈
勞力於累土用過乎儉赤鈐心於百金罷乎設怨將以
激勸若臺之是修唯德之不建是故絕役心於制造弘
儉德於億萬乃言曰臺者高峙路者四通不足避燥濕
寒暑無以受朝聘會同吳必高居爲明四目達聽爲達
四聰不重創何以就役不勞力何以成功由是詔匠人
之計令三者之德豈啻於財寶肥於國鉅百工廡至無

歷代賦彙卷四十三 漢事 元和姓纂 漢書 史記 三輔黃圖 三輔故事 三秦記 關中記 西京雜記 三輔舊事 三輔決錄 三輔決錄注 三輔舊事 三輔決錄 三輔決錄注 三輔舊事 三輔決錄 三輔決錄注

遺繡衣既盛於新儀四牡載光於古典當官而行受命無忝善微毫而必舉惡纖芥而必貶舉善今必尋其清流之源貶惡今必去其阿諛之蔕或負宮闕之厚拔不顧城社之微托無懼薰燒不驚嬖繳肆豺狼之毒懷梟鏡之惡徑持斧而前進數下猶而直撲誓將去大族而拔盤根安問狐狸之與鳥雀有銳心公器戮力王室知賢才而能進察姦佞而能黜必將上聞於天子寧俟於終日道之不倦人亦焉廋探利劒而割其固懸明鏡而燭其幽使乎使乎萬方觀德天下之治也賢者當其職不肖者偽之訟採妖豔之色稚天下之亂也不肖居其職不肖者偽之訟採妖豔之色方直者於以退蔽阿諛者由是登陟若謂之治也斂適足以亂其國我國家統紀有經治古作程采虞典之考績法漢家之分行舉八元而普天輯睦按十道而攬轡澄清太階既平君聖臣明豈待久於其道而後天下化成

手署三劒賜名臣賦以特書加武用　唐　王　棨

漢章帝以錫賚情重君臣道全示署劒推恩之禮表經邦佐命之賢雖役百官分思元之澣汗惟茲三者覩御墨以昭宣是知器挺臣功名由天奬非霜刃莫以表汝之肅勤非乾文無以重乎慶賞所以昭中和勸忠讓敍函盡啓決雲之狀盈眸彩筆初題垂露之文在掌豈不以良佐斯得深謀可嘉或染翰而紀其敷朴或揮毫

關北對芒山引洛滿之通波連郊廓之餘趾蒼薄本麗
加之以芳節池沼素荑之以初陽舞蝶遊絲帶清颿
而散影分花交柳映碧浪而成文臣樹下尋結輕煙而
聲翠危峰萬仞照落景而開紅雲氣榮巖似遊仙於巫
峽霓光染留類湛釣於成都戲羽閒關互飛沉於蒙密
遊鱗巍翼作出沒於芰荷翔泳之美盡斯仁智之樂備
矣可以遁形匿跡可以養志悟神獨往襄城之中斯可
觀也藐然始射之上何以加玆余每覽巢許之儔松喬
之匹未嘗不凝然慕之思可以塵長辭拂衣高謝欵
復以時運見羈因留連於大任徒有輕舉之志而不達
者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臣聞立極著紀之初闢乾闔歷之始上所以分垂象曜
下所以疆括地里惟大人之有作越百代而孤峙飛五
位以龍蕃騰九萬而鵬起翼考交運將終鼎命云絕四
溟波駭八維幅裂羽檄交馳邊烽並熾長星夜埽車雲
朝結莫不望旌旗以靡旗對轅門而亂轍故得百城氷
潰千里煙滅固靈命之有在乃慷慨而投袂驅八駿以
雷擊馭六飛而電逝騰星劒以外倚振雲鋒而高彗既
後事而先謀亦先勝而後制兵有臨而必克功無往而
不齊龜策叶以符兆人神應而合契諒包項以駕軒實
孕皇而育帝足以光燭千祀足以祚隆萬世於是戢兵
偃武銘功紀勳採三代之逸經刊八方之遺籍搜隱逸

遐矚樹含嶺而共青草帶原而同綠俯八紘而非遠顧千里而爲局飛霞斂而復舒輕煙斷而還續既神王以情暢乃遣累而思足聆羣籟之晨響想鳳簫之夜聲窗叢雲之朝散思鶴蓋之後清祝大位而不寶脫萬乘而爲輕訪真人於姑射問至理於廣成志眇眇以遐顧心遙遙而上征踐太微之崇閣闊閶闔之天扃拖紅旗於絳闕翼芝蓋於紫庭咀靈氣而還壽吸玄液以駐齡若夫北瞰太行南臨少室積峰遠而愈翠重巖隱而復出午警律以干霄又睹冕而躡日松翳空而難辨鳥翔高而易失屬天下之無事聊逍遥以自逸方欲登岳觀以從金覽雲亭而駐蹕於是凝聖情以遠慮思成敗於終始古之揖讓於有虞殷用兵於大禹恥用兵於中葉鄧窮戰於丹浦每有違於汝弼恒知失而思補乃命促範圍散積聚改制度易規矩削後麗於樓臺崇質素於階宇仁好生而必遂德無賞而不輔習嘉禮於玉帛和大樂於鈞鼓上可以降集羣瑞下可以安懷率土惟聖作之可覽實萬物而斯睹顧微臣之庸朽蓋叨選於詞林恒戒愛以敷陳每覩過而進箴幸天地之泰哉欣日月之照臨豈窺天而識象觀海而知深徒望雲以考澤空說日而傾心劇九皋而戢翰望天路以揚音美皇運之方永嗟頹齡之遠使願鴻恩之未答徒頌德以長吟

高祖受命造唐賦有序　唐　顧況

隋文帝滅陳蕩定海內煬昏多罪墜失先業唐替幼恭以神人非聖莫可乃命太保蕭造奉皇帝璽綬歸我高祖高祖固讓勤敦猶豫訟曰歸唐矣而薛舉王世充實殄德等陳勝倡禍爲漢作階夫唐虞臺之積非無財也閭左之戍非無卒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非有土也隋地偏天下二帝之業一朝掃盡可不謂大悲乎吳公子札古之達天命者其歌唐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氣葱芒碭龍躍太原天命也昔司馬相如紿于虛詣侯之事非天子之事漢武聞之猶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班固張衡左太冲所賦兩京三都各務誇大而王者受命則闕而不書蓋賦者古詩之流

古者采詩言之無罪今王澤不竭斯文未喪翰墨間作其誰曰不然先王建國始以文經上行下效終以武定溫本弱枝四方會然無凶人矣故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應天順人武王所以克商也書云帝堯聰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自唐虞洎乎周漢帝王矣稱以文爲首我唐文德宜在三代之上敬臣賦頁聊居數子之下不論陰氏陽爻論皇家開統不論告成成功簡於上帝子下土協乎無窮固非管才淺慮之所能及竟以祖宗光寵引爲歌動之所以也其辭曰

季其父武王其子父作子述叶天命以應期場爲不道
庶官擯貳魚爛土崩荒沉所致雖曰匹夫之可奪忠中
原之意由貫貿不保於神器江都之禍酷甚夏后
之事亡國之君雖無古而必類王者父天母地非所以
苟其身而貪厥位豈有男女疾痛而父母不爲之歔欷
乎此眞主所以乘時而建義也曾不一戰而得行其志
湯武應天也其實揖讓猶感思
以慟哭乃立代而尊場伏順而計蓋前經之所曉承上
德以播業今與炎靈而更王維李其根降居眞源洎武
昭之隴胄揚太祖之周勳典則明融是將貽乎孫高
皇生而豁達大度徇齊弱而能言神光佐氣今環以氛

氳兆白蛇今黃紫雲隱隱曄曄今始乎太原君子得時
有如追奔風蛻導江今河出崑崙雷砰電掣浩浩渾渾
厥波鯨雄爲海所吞乾健而坤順今利配乾而法坤有
何姦豪忤險倫存乃建皇極鍾乎歷數革舊鼎新今式
閭封墓走百神以威秩今包五嶽而作固通蒲津而川
后增流今次霍邑而山靈告路彼上黨下黔今我實刑以
等蹤商茅屋乎土階遵朱干與大鉞乃有嚴更之署環
衛鈞陳文昌武庫玉冊韜府今內八寶之眞又金盤粲
霞今承九天之清露元聖有作恢法度也厥祖草昧諸
夏宗臣蠻夷酋長從德如歸若王圖讓而天下可違乎
有社稷爲不可闕祀有蒸人焉不可無主是以木曰威

仰火曰熛怒辰戌丑未王我唐土天實若曰四海橫波
庾劉札瘥若王盤桓秦天下何義寧二年五月甲子高
祖即位木宮曰甲水宮曰壬文王胡生民宇爲李雄子
卯不舉而以是爲戒北臣子所以奉階也神祇叶從
龜筮攸同乃更正朔以乃文爲
德嘉乃丕績若將殛於厥躬草茅艾菅慰今罔駕英雄拔
萬姓於湯火今散三光於是高此皇王所以職教化也
非天不應非聖不作造我鉅唐在夏之興弼成九服經
啓九道荒厥邑之蒞茫在周之興西至流沙東至樂浪
重九譯乎越裳在漢之盛大夏身毒月支夜郎辰韓之
國畫革偏行未若我唐歌其聲舞其容十有二部鏡立

乎中央唐既有土德樂亦有臣妾易曰殷薦上帝又曰
行地無疆提封所綏聲教所被窮天下之琛怪截海外
之梯航道蟠桃而踰弱水今蓋四十萬里鳥飛驟驛今
鯨萃乎殿庭不以三代爲境土七雄爲富彊乎何則漢
高提劒學校與於文景周武載戈頌聲作於成康下代
三十廷祚四百亦謂之享國久長與夫青牛紺幰白馬
朱輪報千祀於元君今呼萬年於大行恭邑貢能言之
鳥大宛奉汗血之馬軼與四白狼乎擒建德於
武庫今格魏公於敖倉薪有三十年之蓄以備凶荒戰
有百萬衆之師以警戎虜胡騎則焉衝塞草寇虐則龍
決天漢又孰與周漢之廣建庶莊存歲九天之下九地

之上兮合二九爲一方凝碧樹於洞房送白雲於帝鄉舞破陣於清廟兮準文始與西廂迎氣於東郊兮養老於上庠稀祫之禮秬鬯圭瓚兮肆雍明堂饗蚊鑑之馥馥鼉鼓之鏜鏜羽林孤兒青衿胄子森琳琅以鏘鏘河山巨防百二盤固渭水貫都兮來天漢之湯湯逈龍宮而捎鬼國廷苑圍而峻墉煌騙駝駒騄駬象乘黃附翼之馬骨騰肉飛滅沒陸梁焉出女床鸚雞白鷴孔翠翱翔縮沙磧與江湘休徵四寨兮花萼連芳太容揮絃兮于晉吹簧飛廉勁道兮河鼓服箱雍門鞮瞲流徵叩商徵歌鐘於未央校羽獵於長楊升平既久兵設不防虜自燕垂陷乎洛陽雲雷遘難金火耀芒上帝之哀下人兮生魂魄而起音育育顧宗龍飛日出鳳翔兮四誅犬羊代宗赫怒兮草枝嚴霜復九廟之郊禋三辰忽乎曖煌扶已撓之厚棟維既絕之顏綱然一胡作亂四海奔亡父習乎勇毋抱其子乘城看戰電墜八荒天下大定朝廷無事帝端拱於穆清明溟渤以爲池兮招宇宙以爲城務子來之經營乃有棟宇之盛礎玦礩砆刻桷雕楹甲乙於方中兮勢夭矯而上征東西兩京岳立雲峙宮室苑囿八百餘里雖千數萬名猶未盡也翼翼峨峨輿農開廒土木放女謁序謏夫是偃師倜人郢匠杇墁之輩恣睢自恣恥共君不及唐虞

德侍中諫獵賦

唐黃滔

我太宗之啓聖崇基魏侍中之推誠輔時恐羽猟以失德採風騷而屬詞瞻仰皇情欲止畋遊之事激揚丹懇愛陳諫諍之詩當其內則雍容外無攻討閑悟翰飛而逐走靜乃搜林而索草殺傷有度雖知不損於仁心猶狥非時或慮微妨於帝道於是傾素節揣深衷何以闡禹湯之誠莫如陳周名之風願開三面之仁上行君聖逐取二南之義下效臣忠爾乃揮以彩毫流於妙墨文高而簡牘增煥思苦而煙霞動色莫不大罄箴規堅持謇直揮珠耀玉面陳丹陛之前諷古諭今袖獻紫宸之側錯落清唱錚鏘雅言敘獲獸爭禽之理述好生惡殺之源少補玄化軌稗至尊字字而請休馳騁篇篇而乞

罷驅奔非不能繼子雲採賦而進非不能續司馬裁書以論蓋以詩也中律錦金成章璨綺搠山川氣象於彼戴帝王興衰於此以之刺上則上或風從以之化下則下皆草靡所以搞此章句依於典墳希一覽而恩覃羽族冀再觀而惠及毛羣庶幾六藝之妍終資睿鑒當使三驅之禮不越明文然後甲馬休飛騑弓莫控俾百獸以率舞致四夷之入貢故其莊逸調賞清詞錫綠綈而甚泉

唐 浩虛舟

二儀覆載德之廣普惟天三光照臨明之大者唯日故王者於天也父事無怠於日也兄事弗懈成不宰之功明目達聰欲亞無私之照當其萬邦作貢四海為家仰元氣而晨昏靡隔指陽精而伯仲非賒草色難窮履軫南陛之德常思棣萼之華所以化合中原祥臻上國法寒暑而從政之道無薄蝕見初容之德登封泰岳猶疑陟岵之前諷古諭今袖獻紫宸之側錯落清唱錚鏘雅言敘獲獸爭禽之理述好生惡殺之源少補玄化軌稗至尊字字而請休馳騁篇篇而乞

罷驅奔非不能繼子雲採賦而進非不能續司馬裁書以論蓋以詩也中律錦金成章璨綺搠山川氣象於彼戴帝王興衰於此以之刺上則上或風從以之化下則下皆草靡所以搞此章句依於典墳希一覽而恩覃羽族冀再觀而惠及毛羣庶幾六藝之妍終資睿鑒當使三驅之禮不越明文然後甲馬休飛騑弓莫控俾百獸以率舞致四夷之入貢故其莊逸調賞清詞錫綠綈而甚泉

歷代賦彙卷第四十二

兄九服洽和若嗣高於廣大萬機洞照契承昭於貞明故得考道日彰休聲風靡指圖蓋今欽若仰紅輪乎麗宵是每內無戕子女臣吾君如此

敬法天道賦 宋 文彥博

稽立言於往典考至德於明君承大祭以無忒法高穹而有閒初祀爲儀隨時之義寧失敬黎致祭用天之道爰分昔者明王古之君子蕃誠將格於祖考略孝蓬嚴之失乃協奉先之美所以法乾造以禮祀必防黷祭外盡物而內盡志既表儀然春曰禘而秋曰嘗皆行倚彼禮無違者神其饗之順寒暑往來之節成陰陽代謝之宜氤氳斯陳怵惕於履霜之候

泰稷是薦齋莊於滿露之時然則城中四大實本於天禮有五經莫崇乎祭伊尊典之克舉與天道而相契不踰不數爰奉若之規是享是宜蓋得欽崇之制是知成儀抑坤展夜競兢將潔誓而是薦在無斁以爲能咸於神明舉十倫而寅奉行其典禮循四序以欽承故得愉愉之忠是仰穰穰之福可納或宗祀之怠棄則禍至而暗合不然則何以歲祈百穀洞辰日以郊耕君主五行體氣衰而祖臘則知將荊其祭必本於天於以表乎思孝於以示乎承乾享神而從固未彰於純嘏被衰以永之爲功物資其澤以之沒則也其功倍以之灌溉也其利百然而疏導則莫勝於勞望實則悉罹其厄惟王

三道正則百川理賦 宋 江衍

物各大順化由至公本一道以持正致百川而會通庶政修明端若承天之意衆流協應沛然行地之中嘗聞宰物之工提平在聖大而爲政者鮮結者皆管攝以政故彼失邪正惟王有歸往之義蓋在爲公而水存平平之稱遠昔行性有則明審刑罰持衡紀綱豈聰明而作后一好惡以導王執此之政今堅若金石行此之令孚信如陰陽有啟有爲屏邪心於當附或源或委暢泰意於靈長由是溫洛效珍榮河爲社若江漢爲英不錯其理民自絕於昏墊物大蒙於豐芙坦周人之砥道率履大中

協夏后之神功救旱涔水益北德之隆者高深達近而必及道之公者偏覆包含而不偏擁博既通於化育幽遠達於淵泉上厲堯仁有既陂之三川況夫中和發於聖誠精校交而萬物之類育育而總總五行之本宜分亮而浩浩下庶在治茲成敘於嘉績各大遂逐安行於故迹向若所持悖繆而暗合不然則何以歲祈百穀洞辰日以郊耕君主五將殆而白馬瓦而福益達金堤塞而民已疲是以雅什貽詠益念沸騰之失漢臣建白之典甫溫之悲殊不知水之爲功物資其澤以之沒則也其功倍以之灌溉也其利百然而疏導則莫勝於勞望實則悉罹其厄惟王

道公正而不頗自然順適

畏天者保其國賦 以祇畏天自能保其國賦 宋 歐陽脩

聖人以疑命基默膺圖書祇畏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冀冀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成熙者也探齊王之式陳誥于與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爲君之責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治乎是宜守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成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啓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徳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遠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遠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慴之誠俾民不速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其通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愼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留以爲懷是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啓居兮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乎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宇宙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若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臣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盡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海雷著修省之說於時保之至哉圖繹聖猷鋪昭皇極恭懇悚以爲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爲大而君則之故

定於萬國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宋 歐陽脩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消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不亡是宜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爲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日食正旦雨氷木枝如此之類皆陰之爲盖陰爲小人與婦女又爲大兵與蠻夷若四方之爲患則辈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求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盡清宮闈而滅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得失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惑無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

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喜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臻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兮誰敢不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訪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於鼎成商帝之功動蓋恐懼修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問直言之狂斐惟冀愚忠之可採苟避誅戮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扆

宋 范仲淹

陽禮教讓賦

聖王制陽禮於百姓興民讓於九州觀射飲之斯在知政教之所由我弓既張觀德之風遐被朋酒斯享序賓之義成修觀其司徒之職既揚王者之教云下使穆穆而飲俾濟濟而燕射將以張矢之利習彼威儀復於揖讓之間宣其教化至若洞庭澤宮射夫來同內叶和平之志外敦廉順之風揖讓而升非尚六釣之勇進退可庶不矜五善之功比射之讓也邦教攸崇又若以年以品會於鄉飲在獻酬之無訟居長幼而必審賓賤位矣三賓之象不踰和樂與焉百拜之容弗寇比飲之讓也固人是棄則知邦禮循循以教萬民所以安天下於不競所以敦域中之有倫射不主皮息爭心於君子酒以成禮導和氣於鄉人是知周之而在化可久慶之而其化則不斯射也可以止其暴亂斯飲也可以樂其富壽所以反當仁之義以勸四方遵成魄之規用寧九有然則謂其陽也取其吉而爲名謂其讓也取其和而不爭於以見莫善於禮於以見與世作程侯以明之罔替君臣之義禮無違者遵諧賓主之情遂使德藝可觀斁肆迺已乃沿事以興教蓋因時而立紀故聖人務焉則違之者寡矣

宋 范仲淹

政在順民心賦

王者廣育黔首誕布皇明闡邦政而攸敘順民心而和平振窮困貧必俯從於衆望發號施令實允叶於羣情昔管子以祖述大猷發揮明主垂教之言斯著爲政之方可觀以謂迪其民而理者雖令不從順於民而化焉其德乃昔是以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禮應時而沿襲教隨俗以彰施欲求乎廣所及也必在乎俯而就之彼患困若我則晴之於富庶彼憂苛虐我則洗之以仁慈於人曰百姓爲心爲邦惟慶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遂其生所以感其和氣所以調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

莫聞不協之謀遐通悅隨每覩易從之命豈不以政者爲民而設民者惟政是平違之則事悖順之則敎興乃古今之必重賢聖之所能亦循棹正任材因曲直而制作化工造物隨大小而陶甄是以布政從民者黎元克信驅民從政者羣心不徇思柔遠而能邇必去逆而效順舉刑罰罪因衆棄而方行到爵賢由僉諧而後進懿夫施此彝倫洽彼生民在上者弗私其欲居下者孰敢不遵務材訓農皆因民之所利布德行惠常捨己以從人今我后稽古省方順時察俗上克承於天道下弗違於民欲有以見善與物之咸享實無幽而不燭

通其變使民不倦賦 以通物之變民 宋 蘇 軾

物不可久勢將自窮欲民生而無倦在世變以能通器當極弊之時因而改作衆得日新之用樂以移風昔者世朴未分民愚多屈有大人卓爾以運智使天下羣然而陽物凡可養生之具莫不便安然亦有時而窮使之弗鬱下達亮弃上從軒轅作網罟以絶禽獸之害服牛馬以紓手足之疲因高而盡百穀之利市焉而交四方之宜神農既沒而舟楫以濟之至黃也而衣裳之有法至堯也而臼杵之不遺居穴告勞易以屋廬之美結繩既厭改從書契之爲如地也草木之有盛衰如天也日星之有晦見皆利也孰識其所以爲利皆變也孰詰其所以制變五材天生而並用

或莞而未伸一踏禁網利口不能肆其辯一定刑辭士師不得私其仁孰究柱礎孰明僞其制宜舍以盡典公

原其實輕重中而制法何濫於民雖入鈞金未可謂之堅縛入束矢孰可然其直召伯之明猶恐不能以情得必也有秋官之職臣民以訊歲國憲以何疑寬恕其愆所人中而無惑然則圜土之內聽有獄正之良棘木之下議有九卿之詳五辭以原其誠偽五聲以觀其不滅由猶哀矜而不喜悼痛以如傷三寬然後制邦辟三令然後施刑章蓋念罰一非辜則民情鬱而多怨法一溫舉則治道汨而不綱故折獄致刑本豈享而御世赦過宥罪取解象以為王得非君示天下公法與天下共當赦則赦姦不吾惠可殺則殺惡非汝縱議獄緩死以中孚之意明罰

敕法以噬嗑之用彼呂侯作訓赦者止五刑之疑而王制有言本此聽庶人之訟噫刑德濟而陰陽合生殺當而天地參後世不此務百姓無以措有苗之暴以虐民者五叔世之亂以酷民者三囚嗟秦氏之峻刑喪邦甚速僭踵周家之故事永世何愁大哉唐之興三覆其刑漢之起三章而法皆除三代之酷暴幸定一時之檢押然其猶夷族之令而斷趾之刑故不及前王之浹洽

賞以春夏賦以天子行貴賤順時令秋冬

宋 歐陽修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動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蠢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為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思威之兩弛受

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為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時而令動靡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建官崇侯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為燠於時王生東動也事以之滋物以之成我所以推本萬物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賂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已求其端而取象法六蔟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勤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

文前規具在景風為陽賞之候往牒攸欽鳴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為和而為福時與事違則有菑而有饉在乎察動靜以為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猶徧田主殺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拂時且異夫賜以擊緩示假人而取誚贈甚衰晃磯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為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王言如絲賦以有言如絲為韻 得絲字

唐 謝觀

君言之重兮發彼加人如絲之細兮出已成綸將植樞

機之本必滋秒忽之因初具體而微降一句之繩準俄
頃類而長入百司而纔陳是知作彼紀綱從而推闔密
旨欲布疾私以展透見旋以成紐入約衛而肅度及爾
如貫審知詞理縣縣得之則微益見言密蓋蓋夫堯
至密而已著將來聞而已聞遂無注譯隨聲糾紛無類
而洪纖起散有條而派脈別分雖一庭之間聽皆歷歷
出九門之外遠已云云是故超邇羈靡上下聯絡毛舉
之讚是郵饗食之誠詎作詔多事而折繭難比寫綱繆
而曳緒不若遇終軍之一請便吐長纓後襲遠之載言
俄陳亂索不同抱布而取詎等知柔而吐孜孜下問義
同小往大來乳言若抽事符以索繼紐不可卷也引而

伸之云帶異縕典之綿無點涂子之絲與奪而起於
分十傾危而失在臺釐夫如是上言也不可不精下聞
也不得不受知駟足之難及保三緘之可守語不隨而
冢宇歸心思無邪而蠻夷稽首可以網羅八表可以倫
貫元有然後續照不奉條章有餘自契不言化矣豈假
聞斯行諸方知微細之喻也敬願哉慎之所如

信及豚魚賦 以實明信為韻

唐 王 冰

皇帝奉天心執人柄自毛羣之賤品及水族之微命咸
安其生各遂其性小既化矣詩庶物以知歸大亦宜然
由一人之有慶允所謂法中孚以立極體奧汗而施令
其信也符天之不言其德也與道際其聖徒觀其行藏

之坂自兢金華之草春風澤畔如生遠宇之心落日山邊盡認下來之道況乎挺本方茂爲航可嘉雲麻而芳荇葉參差而競秀蘭芽若使大武勳履柔毛所加則八月洲前無復凝霜之葉三秋江上難逢似雪之花是以咸仰嘉猷式遵玄德牧者既以承其教庶人得以修其職故能隔墜蹄於平野莫往莫來限墳首於荒郊自南自北然後澤靡不洽恩無不周國有殷充之實家無釐匱之憂網不入於汚池斯言莫偶斧以時於林藪厥義難俾偉夫至理彌彰前經可駕遠符大雅之什允協文王之化因知皇王之教所憂不惟禾稼

聖人不貴難得之貨賦以忘憂

唐 王 棨

披老氏之遺文見聖人之垂則我君上之所好慮天下之爲惑且物有藏之無用求之難得若時貴也則廉貞之風不生吾苟賤焉庶嗜慾之原可塞斯乃復道德之本爲政化之端雖聞乎無腔以至曾忘其找目而觀於以息敦欲激貪殘皆重黃金我則捐山而孔易戚嘉白璧我則抵谷以奚難莫問瑕瑜詎論妍不節儉之德既著簪簪之名何有裹囚禁後應無爲狗之勞珠自鍛來已絕倚龍之醜只如照車於魏徒稱徑寸之貴易地於秦虛重連城之珍一則見屈於聖人豈若端耳目寂形神視彼瓊瑰之類眷乎簪組之倫義動貪夫皆少私而寡欲化移流俗盡皆僞以歸真可使

路不拾遺人忘好貨顧子布簡玉之志仲尼無攫金之過則以此行道而大道復隆以此移風而玄風再播且夫君爲矣人效之若不去其奢而返其本必躬胜爾箑而控爾頤亦何必樹美珊瑚競列華筵之酤布永火流長充內府之資方今闔閭行於仁鏡若能來淮夷之琛不以爲貴入王母之環不以爲盛上崇朴素之道下率廉隅之性豈惟咸五而登三可與大庭而齊聖

漢文帝却千里馬賦

唐 關 名

皇天眷命子炎漢斯興運鍾三葉今文德可稱六龍整儀踐纖英而不服五馭飭駕却良駿而不乘猶是遐通投首譯夷屈膝梯山航海者望之如雲納貢珍者府無虛日別有吉良之種渥洼之出飛黃於軒宮奮驊騮於周室歷無算以入貢涉元少而效質就御服以馴衆願驅馳而警蹕其體也既庶毛服其目也擁後夫前睹點本而鏡明摧庭規而矩步庶毛服其目也擁後夫前天顏上朱明溝中如走朝鳥翩翩勢奪於前駿之俗暮憩雖題之數索鳴金珂而響清指九重以獻壽勒百禮以效誠帝於是宣皇風馳聖道前賢斯鑒古訓斯考差輕速於穆王想旅獒於召保乃宣言曰賢聖之旗迷於前步彗雲之施設奇典有則不疾不徐稱星之動貪夫皆少私而寡欲化移流俗盡皆僞以歸真可使於後車吉行三十而常息良馬千里而焉如爾以焉爲

實我以德為與與其授受以交喪曷若乾乾而拾諸獻
馬者乃默覩慈顏低徊弗影步遠延以眷眷神寂寞而
耿耿於是德日洽祚惟永俾來葉之嗣君仰斯道以自
警

却千里馬賦 以上之所貢為不貢焉 唐 獨孤申叔

惟漢德之雍熙俾遐荒兮肅祇布澤所治致遠人之樂
只任土必貢奉良馬以來思殊乎蛟蛟陋乃駿駿冀八
鑾以御矣齊四牡以維之由是朝發於窮邊夕獻於君
所倏追風以掣電邈千里兮一舉仰驎驥之居周郁騊
騱之在楚故將進萬於衆庶得超遠於苑囿帝曰斯
馬爾其還與旅獒之訓今則蛟如歸獸之義寧當忽諸

矧乃乘乎法駕而不合於乘輿且帝之御也厥儀惟舊
帝之動也其道惟守驅千乘以格前羅萬騎以居後分
青旌兮在左揚素旆兮在右儼五路以居中矯六龍以
齊首餘鑾是飾將節乃疾徐次舍有期豈宜乎奔走蓋
順之而則可信違之而則不能千里兮足珍於一人子
何有哉乃揚茵即食馬政攸理閒以赤兔菜之白騮叶
圖之駒伏皁櫪德之驥在閑足以驅馳於九域之內足
以馳行於六合之間宜乎旋爾故鄉歸於舊壤超乎半
漢遠彼蒼庶逐北風之思却從東道之上俾得交頸
高土翹足荒陬克全真性有歸犀休同越地之放象似
桃林之罷牛豈復驂驅翠鬼於造父寧同烈產終服

揚鑣噴沫環耳鳴鞭角紫燕以行地隨飛龍而御天追
風於陣表絕電於君前功德難忘信彌多而不厭驕奢
作戒誠鍾愛而必捐任物自然仁之上者脩文德武德
之要也屈危事之形影張禮容於宗社尚茲恬淡見道
發宸衷釋彼權奇知化成天下材雖駑駿用卞有時艱
難則雲從而景驟力開泰則野逸而呈姿昔常伐於人勞
良多効矣今則遂其天性非曰棄之感君恩之有序彌
天壤而得所望駿騏而踴躅依水草以容與彼周武之
以此得於六合之間宜乎旋爾故鄉歸於舊壤超乎半
漢遠彼蒼庶逐北風之思却從東道之上俾得交頸
高土翹足荒陬克全真性有歸犀休同越地之放象似
桃林之罷牛豈復驂驅翠鬼於造父寧同烈產終服

晉武帝以德綏恒審功於文雅未而崇儉貴風寂

焚雉頭裘賦 宋 文彥博

以臨民化被元元必被先王之服登茲茅茨盻彼黼扆之珍原夫聖澤遐敷皇風廣被當百度之攸敘見萬邦之從乂詔侯遠職旣息貢於瑰奇徇俗賓王亦成輸於珍異伊彼程據當茲盛時庶爲臣之美矣必竭節以事之由是製此雄裘將充乎任土之貢獻諸龍陛爰陳乎執帛之儀徒觀其麗彩鮮明燭光彬郁彌縫皆自於藻翰制作遂成於珍服異王恭之鶉鷇但取清奇殊李兌之貂裘惟彰温煖帝乃念茲至巧命以俱禁庶淫靡之下滴薄俗恐夸華之上感明君俄爲炀原之勢述同有齒之焚紅欽初騰漠漠而漸成餘燼青煙欲斷依依而尚藹徵芬然後珍怪罔求姦邪悉去六合咸歸於倫德

萬化永安於鴻績斯榮之甚美焉能衣之以奉天且厥民之至繁豈可被之而當守若然則聖政敷於九有帝德合於三無闡易俗移風之道盡還淳返朴之途雖文帝之罷露臺尤難並矣縱武皇之焚甲帳未可同乎則知德不廣無以化當萬之堪儉不崇無以成蕩蕩之主故焚裘之可美在去奢而有取既著美於一時遂流芳於千古者也

任官惟賢材賦

宋 范仲淹

官也者名器所守賢也者才詳不虛當建官而公共惟任賢而職分大則論道經邦帝賚之猷允著小則陳力就列家食之歎無聞王者臨萬邦之民列百揆之職將

闇出又何取險包絕鏊深控澄江非形勝於百二貴國
士之無雙尋師之道路咸歸何能冀聖展驥之途程盡
入詎可經邦是以攻掠無聞簡求可考匪煩開拓之力
唯取協諧之道秦商於而齊即墨非我之求傳巖野而
渭水濱是吾所寶唯賢也其功莫料唯地也於用如何
自欲得人之盛豈須拓地之多爵舉之流可進之而授
賞目極之所難獻之而請和斯蓋意切求賢事非避地
雖沃野之咸在諒奇才之足慈任附庸之國衆胡比盡
忠縱兵賦之數多罔加餘智豈不以賢之得維少必貴
地之有雖多曷能捨地得賢今邦基以立失賢有地今
國難隨興是故治亂咸繫古先足徵鴻溝割而楚亡惟

賢不用昌國去而燕奔何地堪於在乎啓土固資虛襟
是急皇明由是以彌遠鴻業於焉而允緝若然則議賢
者之深功何百城而能及

三公調陰陽賦以中和理陰陽爲題 宋 陳 襄

朝無闕政官設居方故三公俾輔和於邦國用調燮於
陰陽居槐位以分班洞均舒慘列鼎司而效職灼序柔
剛伊昔令王寵綏縣宇以謂設官分職于非政而曷任
曰陰與陽兮非公而莫主由是統爾和氣委茲中輔兢
兢論道順消長以無差業業在朝致中和而茲取誡以
翼奉君上贊臨域中竭股肱而胥附調變化以無窮位
應六符正居夏居冬之氣爵隆八命定爲刑爲德之功

況夫子育羣生君臨大國二儀有待伏之運四氣異往
來之則得不命乃上公謹茲常職庶天令以惟和稗歲
功而無忒卓爾量才之任式序爲綱居然明理之司用
期合德則知陰不治也惡害從殺以非宜陽不順也慮生
成之有道故我法三光而照若專二氣以調之使萬物
各得其所庶人不失其時是以海之儀辛正耀藏之度
居萬民之表庸均唱和之[illegible]則居職儼然經邦
翼爾順成開闔之化曲致宜[illegible]美是以郇吉有問牛
之志蓋務協和陳平無對欲之辭用勤燮理懿夫國之
治也必頒官而分務物之生也蓋抱陽而負陰惟此承
君之職式勤調燮之心九卿通寒暑之權功惟並致太

史司星辰之候事匪同欽誠哉建官儀昭垂邦牒萬
機之政是務三公之宜用燮自然天地節而歲時和致

六官賦

伊六官之設也所以經綸庶政輔弼大名治四方而公
共宅百揆而職分克勤於邦同致皇王之道各揚其職
以成社稷之動王者富有八紘君臨萬國何以致熙熙
之化何以崇巍巍之德欲行其教必舉賢而授能將致
其功故列官而分職乃立冢宰爰命司徒一則執掄衡
之柄一則掌土地之圖總其庶官位定而上下皆正數
於五教民成而怨惡曾無至若宗伯執事而惟和司馬

宋 范仲淹

論功而無曠典三禮而稽古統六師而安上俎豆之事
登降而不失其宜軍旅之容征伐而無有不當又若司
寇之治可畏司空之政惟常主憲綱而有興有則勸農
功而無怠無荒御百姓於五刑罔政作亂宅非人於九
土孰不來王惟茲六官邦國是保叶贊王業恢張聖造
所以均天地之化所以全君臣之道軒皇六相稽其義
而弗違舜帝五臣比其功而可考夫如是則六官之任
也司二儀之理法四時之名於以平天下之政於以安
天下之情得其人則聖政咸若失其人則王化不行維
乃武而乃文各從其理共理有以見萬國一家頌聲作矣

六事廉為本賦 以七聖之字為韻

宋 蘇 軾

今國家博采遺賢陟明多士將五帝以齊遣命六官而
事有六者本歸一焉各以廉而為首蓋尚德以求全官
緒條分雖等差而立制吏功旌別皆清慎以居先器爾
衆才繇吾先聖人各有能我官其任人各有德我目其
行是故分為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啓庶官俾厲節而
為政善者善立事能者能制宜或靖恭而不懈或正直
而不隨法則不失辨別不疏第其課分事區別矣舉其
要予廉一貫之蔽吏治之否臧必旌美效為民極之介
潔斯作不基所謂事各一人之攸能所謂廉者通衆
賢之成陛擬之綱舌先綱而後目況之布帛先經而後
緯條分雖等差而立制吏功旌別皆清慎以居先器爾
衆才繇吾先聖人各有能我官其任人各有德我目其
行是故分為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啓庶官俾厲節而
為政善者善立事能者能制宜或靖恭而不懈或正直
而不隨法則不失辨別不疏第其課分事區別矣舉其
要予廉一貫之蔽吏治之否臧必旌美效為民極之介
潔斯作不基所謂事各一人之攸能所謂廉者通衆
賢之成陛擬之綱舌先綱而後目況之布帛先經而後
緯於家宰處八法之末厥勢既分在西京同大孝之科
於斯為貴乃知功廢於貪行成於廉苟務黷貨都忘屬
厥若是則善與能者為汙而為濫恭且正者為詖而為
憸法焉不能守節辨焉不能明嫌故聖人惡彼敗官雖
百能而莫贖上茲潔行在六計以相兼此蓋周公差次
之小宰分掌者考課則以是點陟大比則以為用捨彼
六條四曰潔晉法有所虧焉四善二為清唐制未之得
也曷若獨標茲道分貫其餘始於善而迄辨皆以廉而
為初念厥德之至貴故他功之莫如譬夫五事冠於周
家閒之詩雅九疇紀之皇極載自箕書噫績效皆煩清
名至美故先責其立操然後察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
必簡而明其術繇此

賢不家食賦

宋 范仲淹

國家廣開四門惟賢可募俾進身於祿位寧退食於丘
園出仕之明勤鍾之榮自足不居側陋一簞之樂奚論
當其王道勃興聖人在上納忠良而罔怠庶卿暗而無
曠設三接而何善不臻達四聰而尚莫不罹纓交
效明試於勳庸崇德之人恥素餐而進束帶相先上既諮於輔聖下絕見於遺賢克勤於邦
自重茵而列鼎不出其位寧擊井而耕田遠使獻替無
虧經綸是假外兼濟於野百內盡忠於王者行尚出祿
但見其聖人養賢論道經邦詎聞乎君子在野豈不以

天下之政也惟賢是經天下之情也得賢而寧所以宅茲百揆所以康彼萬靈庶昜皎皎之駒已縶好爵宜詠呦呦之鹿蓋宴明庭彼茹藜而隱者亦士之飽飲泉而居者何樂之有昜若我美祿是干良時是愒如蚊龍兮得雲雨異麟鳳兮在郊藪是以于牙就聘求魚豈戀於水漬伊尹逢時執耒寧思於田畝美夫聖主斯在明賢不遐咸簪纓而奉引豈菲薄而在家端冕之前既協鹽梅之用衡茅之下謹興蓁蕞之嗟士有學稟素風運達無慙於家食

鴻漸于陸 宋 文彦博

觀乎大易嘉此冥鴻因漸陸以斯顯逵爲儀而可崇欲潔於身克務乎升高自下不濡其翼寧煩乎激水搏風原夫居賢之象載觀設卦之由斯在體於鴻則蓋取進勤漸於陸則爰求埜寧同越鳥依棲永變于南枝有異莊鵬運轉常歸於北海徒觀其載飛載止匪疾匪徐翔徊翔而翩若必高潔以依於蘋迅羽以噎噎戈人何慕冲層峰而發發陽鳥攸居高遂雲飛長辭水宿別海上之鷗鷺翻波中之鳧鷖肅肅隨陽翩翩違陸見可而進同鳳鳴於高岡靡常厥居類鶯遷於喬木豈不以陸者地鎮之峻極鴻者羽族之珍奇翼若詎重於軒翥屹然迴出於喧卑非來者之漸矣安跂予而及之鸞游而

蓋不足取掌擊則又何能爲將伐鴻以同賓羽翮既就與時龍而共起燕雀焉知不雜麈游寧隨波逐鳧珠遺渚之列自有鳴山之勢類彼勤行之士卓爾離羣高蹈之人飄然出世且夫棲遲太峯甫濱於山足集盤千者尚通於水湄苟人言之有厭則世網以見縻昜若我將翱翔首掇高明之地爰居爰處俯爲衆庶之儀孰謂乎無所取才不離衆鳥或俯協鹽風洽宜其羽翼清虛可以爲天下表

越裳獻白雉賦 唐 謝觀

撰彼越裳南之一方底皇化於蠻荒效白雉於周王原夫獲皎潔之姿奉鴻私之德閑靈質以離玉馳星使於絶域夕辭南土形遠夜月之光曉向北風影混朝霜之色唳乎跋涉空閲江山阻脩途程萬里星歲幾周過吳門而練影光透秦雪風而麻衣象進隨鴻臚而全入俯雕庭陳本圖之所載庭雉門而接進隨鴻臚而全入俯雕題而既位拱端貶以前集利喙以噬戈人何尾蓋軒而綠帶長垂目照輕毛在手而雪花孤立以其耿介比貞明可與距列語劇角而其精奮迅而振鬣將與其淨瑕皎皎數粉亭亭卓冰自稟時清之化誠非日浴之能勿以臣之賤所獻無微勿以禽之微所來自遠榮恩覃而化及似風行而草偃是以此翬瑞宜憂後時欲以明誠上答敢

以遐阻爲詞作獻靡遼東之豕不絅珠皇子之絲一以見澤兼鳥獸一以彰德被蠻夷王乃愀然色動況然念茲發明南國之忠汝之遠矣樂泰殊方之瑞予甚嘉之方知誰之潔今可珍士之潔今殊衆可珍猶尚於夷俗殊衆可標於歲貢僕援引而不遑願衆白之一送

明 劉克正

覽聖緒於前代今考王德之所隆伊蒼姬之撫宇今景賢而紹聖今左右以仁昌矣今成緝序而克崇后既元輔旦之公忠湯太和於宇内今宅九土以蕃嶷若越堂之荒迹予亦歲德而來同紛旅庭其底貢今奉琛物以先容嗟爾其負海以爲邦今固

寰南而作域遠其高乎炎之洋今川嶺紆迴以巉巖望中華之悅懋指北斗以下睇今奄至乎天子之國吾始未知夫道里之裁何今曾不可以遐計而周度俗既異譯以殊文于茲累譯以通洗沓上世吾固有聞今實重勤乎遠人顧正朔所不加今恐德澤之未論謝厥貢以無窮今實其衆而弗臣孫大美而弗居今固王道之宏也屬九州而致物于亥遠人之所從也惟風雨之順時今無雹列之爲虐惟冥波之不揚今效厥靈於海若蓋三年而今並今詣奄聞於句芒儻爾陋其何足以知今宗措荷於厚壤句故老以訊言今識聖人之有作吁嗟白雉詞爲今商山采而飲啄合元氣以自適今包純

惟良翊朕德今公旦乃拜手稽首賡載歌曰皎皎雉兮
來南中兮惟王謀德臣何功兮緝熙敬止永保終弋

趙崇獻白雉賦 明 吳中行

伊皇周之奕葉兮播太和以重熙闡謀烈而式序兮方
履盈其受釐元相惟德之勤兮輸明辟於垂衣錫羨邮
肩膺寶籙而凝麻于敕天命於時幾繼離保泰仰丹書
以作則兮光帝德於華夷繄越裳氏之遐逖兮知中國
之有聖纘緒者穆穆負扆者明明迺衡一德緩猷四境
波氛已恬休徵時應美矣復彰儁之益盛邛楚之遑裔
奉王朝以爲正豈自阻於炎荒亦願覩夫文明之彪炳
通重譯以來王叩疆闕而請命絶墟窮徼回面易聽編
髮鍇証異餘譯望帝閽以咸賓兮欽皇綱之維競既
梯航而至止兮觀禮樂之繽紛執方物以爲贄肆庭實
其何所陳惟服食器用爲德之致予迺弗產於學濱雖
火齊夜光之璀璨兮恐賁玉之不見珍鳴岐之鳳游毅
之麟既克致夫上瑞又奚假於遠人聽鳴雉之純潔實
羽族之靈駟必聖德之被物故天心之示禎遂底貢乎
萬里庶鬱歎於九宸華裁爲文嘉乎其異形迷夜月之
光影偕朝霜之色孚呈祥於素絲欲增輝夫赤烏彩移
圖扇之陸離用備舞干之煒燁豈與歎於在梁匪解顏
之可戈邁殷宗之鼎雊兮昌甸之夏翟兮更來儀於重譯維時舊與御朝鵷序列行化覃海

寓德洽泳翔集羽林而駿奔紛虎賁以滌滌揚詔司賓陳
懷遠之儀兮走玉帛之趨蹌俯雕題而祓位兮瞻崔馭
以欲騤隨鴻臚而稽顙兮獲上狀於明光豈異物之足
貴兮亦誠享之所將惟來者之不拒兮庶我聞於八荒
造指南之車以導其歸兮示綏柔之不忘既命太史爰
考其章惟我周之開國乃貴異以爲祥嗣赤烏之薦瑞
肆蒼籙其寖昌覽茲白雉獻自南邦彰純休之方篤驗
火德之當陽奄溥澤於鳥獸豈遠德於虞唐君臣合德
寰宇亦芳褰鳴名於罔極垂駿烈於無疆亂曰景運郅
隆泰階平兮皇極懋建文教明兮鳥獸魚鼈罔不寧兮
紹基嗣服撫盈成兮越裳遐叛重譯暨聲名兮濯濯者雉獻
於廷兮惟德致物鑒彼誠兮卷阿矢音此其鳴兮昭受
帝眷永厎民之生兮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廣事府廣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治道

大端賦

宋 黃庭堅

春秋元氣正天端賦

昔仲尼陳後王教化之本定舊史春秋之辭尊元氣以書也據天端而正之編歲書以成文必加統始次陽中之首月蓋謹明時當其號令絕於衰周筆削興於將聖遵余制以昭其法撥亂世以反其正舉元首事固將謹始以敘天書王次春又可承天而爲政志在微密言存後先自混茫之氣始見開闢之功全必變一以書年載

成有法備首時之養物推本於天運行四序而繼繼無窮鈞播百嘉而生生罔既不正其端則其功或息不書其元則其本孰謂故辭總者大因一歲以稱名而歲始於春兆三陽之微氣且夫將正其中莫不本於始欲探其本莫不本於元故發明造化之首以顯著生成之恩所以唐棠劉黃以體元而上對漢稱董子亦正本以爲言考天正則此爲之元論主道則莫與之大裁一字以垂訓惟萬世之永賴蓋陰陽爲本故函三之氣爲初而制作有因見生物之功皆泰言其體而不敘法其體而不完此有國所以大奉故後聖存而不刊書明天地之長從而繫事詩禹政敘之始可以求端大哉凡欲有爲

莫不取法元氣之始也故生三統以相用元善之長也故養萬物而不乏何以太陽發於春乎天者人君之檢押

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宋 范仲淹

惟大禮之有節同二儀而可詳其大也通庶彙之倫理其節也著萬化之紀紘貴賤洞分列高卑而不爽弛張冥契制舒慘而有常稽彼前經察茲大禮其始則生乎太一其極則至乎無體能長且久定上下而不踰原始要終與剛柔而並啓觀乎施爲人紀張作圖維協五常而有序齊萬物而無私陰陽節之於消長日月節之於盈虧同異之儀向清濁而別矣往來之則於寒暑而知之於是各執其中成約其素父子正之於內君臣明之於外從無入有統乾道而長存自古及今郎坤元而可大則知節者禮之本禮者節之筌節假禮而其用斯顯禮能節而其功乃全所以下蟠乎地上極於天是謂治之本也抑亦出乎自然誰正北辰之居衆星拱矣孰定東漸之位百谷朝焉彼以邊豆相參玉帛交致誠非禮之節是皆禮之器必也變化從宜廣大悉備施於祀事而不黷布於人倫而有次務於大者可安上而治民引而伸之則規天而矩地大哉乎君之制作從時賦羣形而有而鱗蟲咸附鳳翔而羽族來同制作從時賦羣形而有度周旋在我運四序而無窮國家樂導至和禮崇大節

統今古而咸備與乾坤而並列有以見聖人節而天下
寧知大禮之攸設

聖人並用二代禮樂賦 宋 田錫

吾皇帝膺運承乾唯師古以爲先化邦家而輯睦因禮
樂以昭宣鉴三代令王稽沿革而殊矣而千齡聖運能
損益而煥然豈不以樂也者本乎天禮也者本乎地將
化民以成俗信有教而無類禮能加肅先俎豆之有儀
樂以導和宜笙鏞之大備昔夏后之御曆也寓章於舜
祖述於堯推曆法以統之正用寅爲歲首之朝牲用乎
騂能降神於陰樂聲均大夏又何取於簫韶所以致皇
猷移穆而王道昭昭又若有商之統天也以應天順人

惟予戈今是集以述逆取順守致彝倫乎攸敘若爲皇
嘉尚白於衣冠莫爲樂稱表均和於律呂其以宗周之
致理也以道合乎地者稱帝仁合乎天者爲皇能兼帝
皇之盛德是爲聖哲之令王駿猷貴誠加以用宗彝之
鬱鬯黃鍾本律其始導天統於陰陽是知三王之教襄
弊而拯黎元也不相襲乎至音靡相沿乎大禮亦猶五
行迭用運元化以成功四序交新致歲功而有體今皇
上嗣位而致太平也前古之遺文必復百王之闕政皆
修以文章明備聲教同流明堂辟雍表尊崇於儒術宮
懸樂府方遠播於鴻猷矧今下代縣於周姬登歌美乎
象簡方期駕玉輅於魯道封金泥於泰嶽遐方咸走於

梯航大史迺頒於正朔小臣稽首而稱之曰穆穆皇皇
有以見我宋之禮樂也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 宋 歐陽脩

侯國修度時王若秉惟東魯之大木東西周之舊儀曲
阜秉土奉先規之盛鎬京建邦秉疆分土承正朔者謂惟王建邦秉疆分土承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
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法照爲至治之基說者
夫婦道秉魯邦侯侯維周公之美不行於時文
王之德之純豈在於魯建夫禮之本由治隆翊奉
孺子化爲上公千乘之國仰若道法數世之後故棄元
功紐治邦治刑尚可未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

本於民風大德純純今世不敦忘至文微微乎流而自
遠守茂典之惟承遺烈休而可損一變於道聖人之後
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去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
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敬而正於三代
則莫如周在隨桓之世力行純執至定哀之後不棄芳
猷蓋固蒂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
王室而作雜禾何侯興言於聲子兄昜象之與春秋蓋
夫與治同道固不與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
寔其技藝法固時至則深蟠其根枝亦如齊有太公之
遺制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
所治人不可遐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

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若典亂紀則而行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為治之極則其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為本為致邦儀之合厚

五聲聽政賦 以聖人藏理設教為韻

宋 田錫

伊音夏后君臨兆民設五聲以陳列從萬務以躬親詢采謨猷鉦鼓鼙之必達敷陳忠讜固金石以來伸故德如天贊功惟日新所以文命稱為聖人者也蓋以事堯統天異難為理常幸職於曠上遂成功於導水昊穹賢運固王者以應期虞氏瑤圖乃禪之而在已莫不風興公理夕惕虛懷思納善者之有益蒜虛受以克諧冀以聖列被鳴鐸之在鼗亦揚音而中節五音迭奏來直諫以納況善舉表補皇猷而靡缺乃曰教我以道者孰盡而廣咨爾以義者聞華簇而采收考鞏者謂余以從善之敏切在鏗韻之周流扣擊以聞所謂予同聲相應鏘洋有節周殊乎同氣相求是知居大寶以至公納嘉謨而設教有以見聖人以道為體以天為貌必包納而弗厭蓋仁賢之可樂競競業業敬弟躬而弗親移穆皇皇寔是則而是效美哉謙尊而畢不可踰體道而受人以虛信君臣之共濟若魚水之相於諫有五禹所以五器之一言之善弼余故得天錫玄圭帝導大政敷敘食以示儉美歟覽而稱盛宜乎仲尼曰禹吾無間焉於以見有夏之至聖也

禮義為器賦

宋 范仲淹

禮義交舉聖賢是崇能親化人之要爰彰為器之功修之於身豈晚成而是慮體之於政見日用之無窮前典可稽格言斯啓假其器而宣其教尊其義而貴其禮本於太一寧因雕琢之勞見無不為豈定方圓之體不速而成與世作程於以致滿而不溢於以知用之則行見者之昭智速者之謂明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常之不墜久何息易盈是以化彼宸心象茲一其設也分而為二助政教而大貫古今而不墜宜尼始嗣於周史雅契未訓音文首定於襄王允符先利豈不以為君之初也非禮行持立人之道也惟義是貴居上而不我遐棄化下而何莫由斯有之則安在傾欹而莫親閒而能從信用捨以從宜是知彼器也利乃生民此器也歸諸君子豈用之而可資故喻之而有以寘其無體可忘尚象之言執以衛身詎有假人之恥念茲在茲無高而為但守執虛之戒難忘持滿之規安上治民寧使乎小人乘矣見危致命豈惟乎長子主之今國家稽古不忘宣風被被其禮也同二儀之節其

義也正四方之志覆萬國而無體通大道之不器

制器尚象賦

宋 范仲淹

器乃適時之用象惟見意之筌當制器而創本實尚象以為先審彼規模雖同民而利也取諸法則必設卦而觀焉究大易之指歸見上古之仁聖備其器則所以足用存乎象則不失其正制度為後世之準繩用各從人遂羣生之情性當其有虧之始立意之端如毛血者憫疾傷之易及居巢穴者嗟燥濕之未安我乃曰杵臼之利於時必徵所措既同轍而異履爰發軔而循度投時小過之文是則楝宇易俗大壯之法可觀其用不窮觸類而長鼎器稽火風之義衣裳著乾坤之象弧矢之作遇其睽而必施舟楫之功取諸渙而有往由是模

斲之姿日益陶鎔之質星陳施於田疇則兆民所賴設於禮樂則百代相因創自三皇誠利濟而可久體諸八物故制作而有倫然則器之未興也民愚而俗弊器之既興也人滋而事濟終成乎百代之利勿詘乎一時之制登降有數取資於大衍之中追琢其章觀理於六爻之際異哉有生於無不其然乎模未散而器象一致模既散而器象萬殊有方有圓俄成形於梓匠無小無大咸得意於羲圖於以見制器之方於以見尚象之義必審有益之象豈陳虛設之器故曰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卓爾軌賦 以君無事安天下用之為貴

唐 白行簡

容撫載蓋藏飾以尚純儒穆展鈐詎垂旌而就列蓋由
抑乃盛飾昭夫令名雖冠品於輿服茂揚威於旌旆
軫無譁方斂藏於府廄馳輪有度靡赫奕於綏綏且夫
禮有質文器隨用捨車號乎德則崇化於邦本旌結其
表則示人於天下意自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執訂
乎卷而懷之國乘制容益顯乎素爲貴者是知車之用
今充德以成大旌之飾羣輔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
信軍容而外銷組轡啓行陋邦旄之孚孚錯衡連路殊
風飾之搖搖若然則動有肇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備
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
惟比非心之屋章明盡屏寧同止獵之綏大矣哉邦禮
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
容備而兵器銷幸由茲而盡矣

百工由聖人作賦 以明德可崇仁器成爲師

宋 陳 襄

德旁昭緝儀自駕言而庶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
僅比非心之屋章明盡屏寧同止獵之綏大矣哉邦禮
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
容備而兵器銷幸由茲而盡矣

百工由聖人作賦 以明德可崇仁器成爲師

宋 陳 襄

統爾六職良哉百工何藝事以斯作由聖人而是崇辨
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適用本惟審以興功績姬
旦之明文見冬官之盛典謂夫智之出也始創物以興
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書嘉衆藝之勃興本聖謀而
丕闡攻金攻木資睿哲以裁成作舟作車由靈機而洞
頴旨茲立器爲利匪朽究奇雖大匠之造作皆往哲之

規爲既執技而紛若誠取法以宜其所以鳧氏戍鐘自
高幸而立範車人作耒本炎帝以垂規且大國有四民
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業或飭材而興利率皆因上聖
以資始致宏規而綽備依於法而游於藝摯自神謨智
者憂而巧者勞出由睿意豈不以工之立事者蓋本於
前修事之經始者必資於善謀伊衆制之雖盛非聖作
以奚由網罟以畋寔庖犧之肇用杵臼之利因能氏次
垂休自然衆伎靡紛大模幸立維二乎代守其業但見
乎作者之聖亦由五聲兆黃鐘之律節奏彰大輅起
椎輪之妄雕幾笨盛此則藝能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
資於匠者經營率自於古人按乃度程寔聰明之制作
勤乎樸斲資睿哲之經綸噫夫世變流高時蠲朴略高
冒之矩交喪器用之資惟錯今上方稽古道而復淳源
立是工也體聖明之所作

耀德不觀兵賦 以明德可崇仁器成爲師

唐 張 隨

惟先王享國建用皇極制五服而有序御四夷而在德
近不貢必先威讓之辭遠不庭則修文物之則所以止
干戈而重仁義過寇而茂生植夫紊其流者在於源
清成其外者在於內平以德則天下順以力則天下爭
故有武不黷有兵不征穆王之功何補謀父之言可明
將其修已以推畔曷若殺人以盈城於戲至理之時惟
德是貴柔其遠而不費柔其邇而不勞以道義爲干櫓

以禮樂爲經緯是以文兄昭武可畏惜如舜帝在上苗人不懷雖藏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咸熙諸周文既興崇國不道用戡時難以奉天討勑敵而未悛爰圖聖而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實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況有七德實在乎安人人勞所以損元氣物傷所以惻至仁迺凶器彼興聖人匪尚車書統其混一牛馬於焉休放兵不戢如火自焚德不修君高相所謂國之大慎之微觀兵何是耀德何非素圍下二越豪童譯白狼西入而荒服來賀夫欲靜萬國而黷武不可以遲弘大之威

耀德不觀兵賦

唐 王 棨

欲廓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而是載鑄劍戟以欣同千里還師迴刃於戎軍之上一朝能伯奄仁於王道之中皇上以心宅八紘成加四極有罪必副無征不克旌旗

聲教斯播戎夷自平只在推賢而耀德豈由命將以觀兵垂彼衣裳示朝廷之有序橐其弓矢俾海內以惟清皇帝以眇屬前聞遐觀列聖謂修文而可致其肅穆謂立武必傷乎性命將欲來萬國之好去百王之病鴻私玄澤常昭天于之仁豹略龍韜不授將軍之柄故得施協三無風清八區混軌文於殊俗銷劍戟於洪爐況其德乃車也兵猶火乎豈宜執以二三臨於下土安可封其十萬援彼遠隅所以修之爲勤最之不惑湯修而葛伯斯服舜舞而有苗自格是知失德者由乎縱五兵偃兵者在乎興七德今則封野烽滅遼陽戍開堯心非樂乎丹浦周馬已歸乎華山使政行啄息之微咸蹈壽域

見執銳披堅之役盡復人寰允文兄昭武可畏惜如舜帝在上苗人不懷雖藏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咸熙諸周文既興崇國不道用戡時難以奉天討勑敵而未悛爰圖聖而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實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況有七德實在乎安人人勞所以損元氣物傷所以惻至仁迺凶器彼興聖人匪尚車書統其混一牛馬於焉休放兵不戢如火自焚德不修君高相所謂國之大慎之微觀乾坤之量秋風榆塞不開金革之音斯乃帝道潛融宸襟洞照得允文允武之體臻一張一弛之要可謂超五帝而越三皇合二儀而齊兩曜

倒載干戈賦

唐 王 棨

欲廓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而是載鑄劍戟以欣同千里還師迴刃於戎軍之上一朝能伯奄仁於王道之中皇上以心宅八紘成加四極有罪必副無征不克旌旗

西鄉紛欽於中原鼙鼓東臨式歌俘於上國然後斡宸慮則皇帝爲君姑苟宜於子視三邊可決其慶壽由是罷師休甲兵于櫜勢傾壘雙輪而委積戈鋋色裹滿十乘於縱橫蓋以戰乃危事兵惟凶器欲令永脫於禍機必使先誅于死地所以前銳俄觀河鼓徙至虞舜舞而曾用比此寧同魯陽揮以負來於斯則異既不授其豹略乃長苞於虎皮諒橐弓而若此直返旆以如斯徵彼禮經折軸荀聞於山立考諸易象盈車徒見其離爲豈慮自焚誠同載戢五兵從此以皆弭七德於焉而復立遂使禎凶之子無日可萃更憐忠烈之臣徒云能執故得殺氣潛息嘉歌孔彰以此懷柔而何人不至以此

亭育而何俗不康罷刀銷金道無慝於齊帝放牛歸馬
德寧愧於周王大矣哉因百仁天用藏兵振得東征西
怨之聲見師出凱旋之盛小臣伏觀乎雲龍歌不歌揚
於明聖

鑄劍戟爲農器賦 以

裴 度

皇帝嗣位之十三載寰海鏡清方喝祇平驅域中盡歸
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於是銷鋒鏑而叙載南畝庠錢
鎛而平秩西成所以珍凶器降嘉生收禍亂之根本致
兆庶之豐盈者也既而清天步虛武庫劍鋌銷戟鉾露
管所出匪於擴俗以來賓今日在鎔唯良工之所鑄長
鎩修刃而從革剸割忽焉而中度庶六月之遄征興三

時之盛務觀乎聚而改煎鼓飛鉞而涌煙從而再造將
分地而用天宜人之歌允符於假樂多稼之頌式合於
大田若夫弓戈橐韔於寧歲牛馬放歸於豐年徒虛語
耳胡可比焉則知先利其器欲善其事俾汗菜之盡閑
由兵革之不試洪鑪既鍛失似雪之鋒銛絲野載耕佇
如雲之苗穗昔用之而有所雖弭之而不棄矧國家以
教令爲車徒故器械可得而無以道義爲討城故戰爭
可得而息由是執帝堯之允恭彷后稷之訓農理化資
於地力福祥致於天宗此乃慶自一人風行九野建中
於上返本於下下臣系而利四泰金狄首來仁周無射
今非雅豈若我后之重穀盡濟庶生於良治

鑄劍戟爲農器賦

宋 范仲淹

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劍戟而鑄矣爲稼穡之用焉我
武不施當四海和平之後公田盡罷啓兆民富庶之先
蓋以理定區中文經天下知無用於利器俾改作於良
治以謂前王弊錮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鉦鐲有以多爲
貴者於是施巨索發洪鑪索矛盾敝于戈鎛邪之鋒氷
銷於條窓鏃門之器金鑠於斯須露穎者惟變所適餘
刃者復歸於無務材訓農假工人之鼓鑄備物致用取
田畯之規模不知我者謂我前功借棄故知我者謂我
欲善其事緣是生陳畎畝之具日新錢鎛之類好戰者
遏之而從從力穡者因之而受賜器非求舊委六師征

伐之資日用不知增百姓耕耘之利足使上敦庠樸下
無戰爭三農以之勸萬國以之平去故從新茂百穀而
寧同百戰厥耕易薅闢五土而何愧五兵況乎清淨是
崇聲教遐被任甲冑於忠信施干櫓於禮義去彼取此
息南征北伐之勞小往大來變東作西成之器是知偃
武者除其禍鄰勸農者臻乎庶饒五野之豐登時至四
方之戰鬬聲消與世作程鄙黃帝弦弧之智去惡務本
笑夏王鑄鼎之朝大哉聖政惟新文德來遠務三時而
倉箱日益却十德而華夷草偃有以見我后易俗移風
敦天下之大本者也

有文事必有武備賦以文事

宋 李 綱

刑作敘弼文資武全惟兩器之兼用乃一道之當然欲柔順之可行必須剛克致德禮之不易允猶威權照夫夾谷之盟眞儒相事謂敵國素稱於多詐而上策莫如於自治兩君爲好雖事多獻酬交錯之文具它以從必武有豫備不虞之志豈不以文待變友武懲姦回惟無忘於經略乃克致於懷來勇不懼而仁不憂固並推於達德文足昭而武足畏蓋有俟於全才德以服人義存禦侮有所濟者以威之克愛無能達蓄以仁而不武雅歌吉甫宜爲憲於萬邦須美侯公能昭格於烈祖下焉爲臣上焉爲君不能全文武之化何以致久大之勳冠履圖方載施佩玦之斷論敘辨義式彰火藻之文有國有家惟仁惟義雖誕敷於文德宜克脩於武備所以六卿率屬出分鄉遂之兵三時務農隙講蒐狩之利蓋以治安之本在於文武之兼其相濟若火之於水其相待若箴之與鑒勸賞畏刑以陽舒而陰慘揆敘奮衛遠西被而東漸大哉武之於文雖二而一藏於無用之用蓋以不必而必方今四夷侯而中國微安得文武全才以股肱於帝室

木從繩賦 以聖君順諫如木從繩乃可

唐　王　起

惟山有木惟木從繩舒卷而克正木堅貞而有憑杷梓未分規矩假之以冥立斧斤斯運曲直欺之而不能古人以政有得失俗有廢興因納諫之善喻爲箴闕之明徵當其點正員來瑰材孤進既陳之以徘徊將加之以霜刃掌握初縈綢繆忽振尋尺曳而愈出分銖銓而底平則栝之橐橐既砥平而履端伐之丁丁亦木隨而委順則明正不作不受曲直不得不容如獻替於百度宜恭沃於九重繩墨之間既無違於日巧君臣之際固宜警其面從然則上達四聰下延五諫比斯木之猶惑待斯繩而作限廣狹有準短長無間自然巨川舟楫何虞沉潛之憂大廈棟梁不貽壓覆之患有條不紊兮其功有餘舉直錯枉兮可以行諸既爰究而爰度亦匪疾而匪徐向若置而不用藏而不舒我有梓材坎坎之聲矣自我有劑剛恢恢之刃焉如裹裹緒抽緜緜繼屬比朱綠之在琴瑟若飛流之界山谷裁成廊廟之器刮劃陰陽之木自同繩直不爲繩枉專美於成風之正亦垂訓於背延之君雖諫策所陳多紋散作輪轅小大之宜不式繩爲尸編是度之度斯分所以昭察謂於後學昭輔弼於前文方今補袞惟勤和羹克正契君至以魚水以繩墨爲龜鏡則考殷宗被諫命未若賡歌於元聖

木從繩賦 以木以繩直哉明爲誦

唐　張　聖之

古之善諫者喻其心如繩直展成規於良木既折中而經始必周流而率復以其性有曲直固從乎彌綸以其材有短長必由之盈縮故可彰其言兮直如矢喻其諫

今從如水既應用而無方且適道而虛已為輪輮之無繆成棟梁之有以舉直錯枉且明徑挺之心動而悅隨不失縱橫之理觀夫度彼山林直以繩墨既遵時而有作乃底績而其凝斷長補短物無失性損上益下道固不與猶其善而惟變所適類夫諫而不命其承匪懃委釐存乎楷式在操張而為務乃經紀以成德操端有準希匠石以財成柱撓必從表玉道之正直況夫準以繩絳乎順節文不循枉以為利公適道而斯分皎物而言故引從繩之木樂諫為喻明乎則聖之君原其納諫之謀觀其所由既規矩而有制豈文理而是求糾纆既施足彰妙道之用衆材方正比夫從諫如流且夫獻直言者必有備無患本從繩而相規人之無訕知其不枉道以求用恒守道以為名臣乎不正使其正規其不平使其平斯所謂不可欺於繩墨乃得配乎權衡恭惟賦於說命知諫道之克明

明君可與為忠言賦 以明知可能 順忠言為能 宋蘇軾

臣不難見君先自明智既審乎情偽言可竭其忠誠虛已以求賢屢心於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為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者莫能自直昧者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蔽雖復藥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有遁形之蔽雖復藥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豈微忠之能致有至明而為本是以伊尹飽有夏而歸亳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悅於目前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興苟其聰明蔽於嗜好智慮溺於愛憎固其所喜而為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心苟無邪既坐詹於百里人思其放所或錫之十朋彼非謂之賢而欲違知其忠而莫受目有眯則視白為黑心有蔽則以薄為厚遂使諫臣乘隙以彙進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諫權將固於婦言叔孫詭辭畏不免於虎口故明王審進志之非道知掃心之謂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申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己而無自厚於善道詩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話言之告

從諫如流賦 宋范仲淹

聖人以治歷乾綱思邁前王從忠諫而弗逆觀流水以堪方無行補過之言曾無凝滯或得與邦之議寧昧激揚矧夫內守宗社外臨華夏臣不與諫則君道有虧君不從諫則臣心莫寫所以邁啓夫之致理若汪洋之就

下設榻以進似使其伸而觀之折檻弗誅寧見其蹈而死者豈不以君之德也貴納諫而温恭水之性也美隨流而順從故周旋而納善苦如蕩滌而朝宗詢彼芻蕘豈愧東薪之詠聽諸藥石更疑浮酪之容莫不洞達四聰旁求五諫上既資於獻替下寧生於謗訕聞言必信不爭之勢何殊擇善以從就濕之情無間於以見萬乘之主納賢以虛七人之職竭節而居又何煩於斷鞅豈有悔於觀魚由是忠讜咸臻信智者之所樂俊賢是效見臣心之亦如又何必轉圜取規從繩為軌但見弗違於啓乃自可借行於汚彼所以明虛受之功所以得上善之旨及雷之士雖濡首而何傷補袞之臣思濕衣而可

美夫如是則咸歌不諱但見寡尤上下莫閑於關政大小皆銓於嘉謀威王之三賞屢行恩波下施晏子之一言見用德澤旁流我后先被羣方柔懷多士陳詩木理所以彰從諫之心幸疏通而如水

聽政建善旌而求

折檻旌直臣賦

宋 李 綱

士有敢諫君當體仁愛修飾於折檻以表旌於直臣收電迴霜已寬斧鉞之戮賁隆圖闕更贍軒陛之新惟漢朱雲希風汲黯偏賜椷宸之對因致龍鱗之犯指陳姦佞願借尚方之刀退就誅夷流涕便朝之檻厚師傅之貴雖曰敢言千雷霆之威自應可斬而天子能怨將軍敢爭因免冠而致恬乃飾檻以為旌寬以納忠豈獨垂

萬世之訓闕而當宁更以致三塾之禁易令名以愧賢詎能比跡藏斷器以志諫庶可同聲原此狂生素稱義烈雅有意於漢室故屢陳於主閱命駕徑去不為薛宣而少留趣和藥來更助蕭公之引決惟直臣而徑行故太剛而必折成帝淵默臨朝靚深謂陳善閉邪者小臣之難事而尊賢從義者大君之用心難甘切直之言雖加譴怒終懋矜容之德曲示承欽然而所求者名不務其實文雖足觀質焉可述寵昭儀而絕皇嗣大數天倫恩元舅而殺王章遂傾帝室雖存折檻足為後世之規實廢嘉言詎救當時之失豈不以篡漢室者必王氏佞王氏者惟張侯以師臣而取信乃保身而自謀隄防禍

機實為國之主要拔去姦本期厥德之允修能克葺檻之心何施不可深味借刀之旨豈謂無繇凡曰司聰皆有言職欲致國家之治必盡箴規之益魏公獻疏乃切詮而危言賈生上書亦流涕而太息遇文帝太宗之君必能褒崇於正直

如石投水賦 以七韻中平聲為次

唐 劉 闢

聖之求賢也詳明水之受物也柔順石遇柔而不阻臣俟明而必進漢祖與今昌言納留侯輔今皇威振喻石水以興詞配鹽梅而稱雋堅脆性異應廣納而來投尊卑禮殊致精誠而取信伊水為體既清而平猶君為德既貞而明石豈自投假海納之弘量臣非苟進由天聽

而察誠用率於有類將感於無情虛而受者其理遠含而容者其道行何幽窮之能間奚沙瀾之足驚夫國之物與必多賢智繼九臣之跡庶三傑之義煥發英藻呈龍章與風姿敬宣嘉猷謂嶽生而天賜豈不由山有巨石水右通津忽擊流以澎湃俄答響於齋淪雖源深流長乃入無不至而體柔處潤則託有所因移他山之貞質依上善之全仁夫水石之奧旨與君臣之等倫今天子端居穆清時和海晏今投石之契庶秉釣思箴闕之規載徵聚諫由是如石之義啓投水之情通彼以誠應我亦符同懸天爵之榮獲斯人瑞尊五嶽之禮視乎上公恒啓沃以為志方清明而在躬比石固業欽賢纘功儻或水不周容石乃無由寓質君不虛己臣則昌能推忠可以垂誠訓可以流德風則知聖既作今政惟恒石既投于賢必登敢獻良哉之訣願揚美於廣能

如石投水賦 以題為韻

唐 盧 肇

石比臣心水猶君德心既見投而不阻如從諫而無極蓋所以作仁聖思正直盡忠邁萬頃能容落落之姿操哉一拳以造沉沉之色惟我聖后啓乎宸聰每以淡然之德能取確爾之功言乎水也逾漢祖之虛受稱乎石也遇留侯之盡忠是以至事竭誠君臣報政具懷鑒鑒之美允納洋洋之聖君心渥下已尊旁沛之恩臣志補天願表堅貞之性故得朝廷廟祭上下交歡小伊傅以輸忠

和無諫見寀識之妥如

如石投水賦 以題為韻

唐 白敏中

石明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固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輪忠從以謹言出清規而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愛白人謀式彰天奠言必在乎能發遒奚疑於虛往自懷從善聞寔寔於股肱何異臨川運磷磷於指掌理既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啓心而是質在虛已而能容石投水而誠資手敏臣佐君而記得函從高手敏則水不傷清匪面從則君能元政嘉獻替而無爽幸遭逢而有慶致至堅於玄奧象以得賢安可轉於清流因之啓聖所以垂衣廣納側席深居言之者何常率爾聞之

者足以起予攻玉之形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玉
澤之濡如既而流誘藨行沉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冀
臨深而不惑逆於耳而順於心點其邪而褒其直用礪
金於審堅渙汗潛通舉韞玉於恩波津涯莫測於是宣
敎化罷畋遊開直道務旁求發揮誥訓之明節會合洋
洋之聖謀石以貞堅本無疑於虛擲水惟柔順安有阻
於暗投夫然則臣心磊落而上達君德沚洋而下流況
乎舟楫之道大行不倦藥石之言盡入何憂何患
當道泰而人悅固河清而海晏彼漢高之用留侯未若
吾皇之納諫

大敖賦有序　漢　崔寔

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敖游憂集與海內爲娛盤盤乎
平恩隆平之進也憲以爲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劍一
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機夕厥
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大敖所以創太平之
迹誼須聲之達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羨乎將來此誠不
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莫英於
階庭攡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農夫歡於時雨工
女樂於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大寧

治道

人賦　唐　閻名

金爲鏡兮其鑒則明人爲鏡兮其象則精彼有取其昭
燭我方致乎和平廣震而磨若既至酌鳳而邦家以貞
懸於心則四聽常朗冥於握而萬方不傾惟賢任賢自
聖傳聖守之則通幽洞冥執之乃窮理盡性致和樂功
逾止水之平微古今道光仁壽之境比璿樞以潛運桂
宝臺而韜映是要照以無疲每合光而不競無鑒於水

唐邁德於陶唐吾君齊聖於文祖

金鏡賦 以題 得天下為明

唐韋楚客

大哉唐之為盛授寶曆兮握金鏡御乾符兮秉坤政順四時以立法作上帝而作聖其德惟新其照惟均全也者取剛克以成質鏡也者取清明之在身染之無污磨而不磷守清淨以自正開大小而各陳是故傳成擬之於良史莊氏比之於至人於二不敖不錯匪雕匪斲堅貞為義同匪石以居心溥博其功異明珠之在握見而後信動必先覺細察毫芒遠包海嶽處明難疲居昏不濁含清輝於寂默體玄化以希夷有以取象無得可持雖每分於動息終不渾於妍媸斯實百王之道也可以

三光而揭之原夫司契之君端拱而理北辰定位南面恭已微其意之有至心心鏡之号始何謹名於此意帝試言其所以豈非體合中漢功優照臨苟遇物而必覽信緣情之所任皎圓月既昏曉而常絜沉沉精彩豈塵垢之能侵作此鏡焉生於化權無形象以流實有光華而克全清明象水廣大配天許之不窮造立行而往復籍之無際假六氣以周旋則知守貞者持之周拾於以宣化源統天下如是三皇之與五帝較我德之殊寡

程金鏡賦 以題 得臨有象必昭

唐王棨

至明者莫尚乎金鏡可刻者莫先於聖心既施之於日用如握此以君臨有象必昭合萬靈於睿聖無並不燭若百煉於宸襟稽夫稟氣於無形成功於至妙苟取喻於在掌詎有疲於屢照外發皇明中凝德耀克符磨瑩之體允叶提攜之要故能洞達千里高臨兆人尊玄而光彩盈手考理而貞明在身雖設行喙息之微形容無隱信幸土普天之士肝膽俱陳莫不深貯乾坤大極區宇誠非出匣以斯舉詎謂臨臺而下取潔激在心深沉似古笑飛鶴以將繞韜芳菱而欲吐懿夫皎皎斯在兢兢自持異桓衡之是秉見藻鑑之無私所以辨愚知洞華夷豈惟分大小別妍媸塵垢不染英明在茲超魅於焉而遠矣姦邪無所以藏之是知懸魏宮者難侔掛秦臺者莫及詎端拱而見舍諒臨朝而盡執孚玉燭以光

動宵珠庭而影入籃以持察羣品非窺聖顏迴出聲身之表如存指掌之間事異軒皇得玄珠於物外功逾羲叡衡白日於人寰宜乎永保清平長稱明聖當宣室以潔朗迴皇圖而輝映臣知六五帝而四三皇實由程乎斯鏡

玄珠合金鏡

宋范仲淹

大哉玄之為至剛統於天而不息取諸金而可方外著元言忘有英而可視中含妙化知從革之靡常原夫聖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日代元寶取象而物形仰觀俯察也所以體乎高明動彼全焉所以尚乎同似觀其文質斯著擬議有倫此良端四德

而成象彼則列五行而效珍非同體於煥耀實比德於
貞純畫而成三品之容可號統而用九牧之貢斯
陳況乎運太始之樞慶至陽之位冠三才而中正秉一
氣而純粹萬物自我而資始四時自我而下施其動也
直誰覩躍治之姿其靜也專更想藏山之義豈不以乾
之德也至健於斯金之性也純剛在茲察之則宛若酌
之則宜其我道易知陰披沙而既得我功不拔如在礪
以爲虧則知爲未良喻焉安仰一則消釋而可待一
則老瘠而何往曷若我取難得之寶匹始亨之象乾之
運矣蓋造物而罔徵金之鑄焉亦制器而不爽有以見
確然成務昭乎若合金首萬化而遺廣方百鍊而旨深始
終不離於陰爻寧虞衆口上下皆稟於剛德若遇同心
美矣哉易之取舍有如此者仰運行之在上荷生成之
親下故我后法乾元而居尊致王度之式如也

宋 范仲淹

金在鎔賦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覩從革之用方臨熠
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觀其
大冶既陳滿籠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睹睹而揚彩英
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況六
府會昌我稟其利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
逐慧範而圓方如令區分妍媸願鑑軒鑑儻使削平禍
亂請就干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以用於吉干故假

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
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求觀此鎔金
之義得乎爲政之謀君喻治焉自我化人之旨民爲金
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寶藏山是務一則求之
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若夫五行之粹二品之英
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貴處之則宛在形而不窮不盈出乎
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
仁義俟明君之大用庶民舍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
亦庶幾於圓照

玉獨賦

元 羅朋

大瑞哉合璧出陽方是吐婚火息大明中天寔暑受識德
光被乎四表仁澤洽乎九域時暗昧於日序協陰陽於
八極而曠備皇極之休徵乾坤冲和之盛德茲其所
謂玉獨而爲太平之偉績者也然則是玉也非瑋非瓚
非圭非璧成不假於良工之琢梓不資於他山之石蓋
崑山所不能產連城所不能易下和不能持以獻其君
闔閭不能寶以誇其國四海之大未足以爲其價萬鎰
之重未足以擬其直誰太平之有象始獨著於當日然
而玉非可別天假於氣盈王以馭暗天下之溫和燭以況
乾坤之光霽四氣成和斯爲盛治如則是燭也不假燭
乾坤之力不假於燭照經營之功用於吉干故假

有以爲青際陽明之盛時豈光彩之啟翮爾其洪鈞初轉草木光賁是爲青陽淑氣畢至迨其赤璋鷹挚火傘張空是爲未明長養奏功至於大火流西萬寶告成白藏協期秋氣夜橫若乃服被玄璧氣應黃鍾玄英應候陽德潛通蓋太和之周流通四序而莫窮於斯時也六合一家萬里一轂曰寒而奧風七十二雨三十六候今不破條于不榮于圓靈德庳下浹乎坤軸非玉而玉光周奪日北以燭光徹蓍屋故李廷以之凝德揮東皙以之遵禮其詩人以之歌大曆之盛賢士以之紀實典之所紀而著夫當世之隆平者也洪惟我皇重華協帝至和煥乂陰陽燮理明兩四方今民無戮益之歎玉音遠播兮野無抱璞之士企王燭於前聞棄後謂於今世叙生何幸際此盛會方將叶闔闔呈琅玕錫金蓮之夜炬立玉筍之清班歌吾皇玉燭之盛垂萬世而不刊

元 曾 煒

玉燭賦

泰和紹運块乳無垠六合一元四時一春繄至治之氣象光燭於名言考昔賢之議論極形容之云云妙引物而比類揭玉燭之爲名玉以喻溫潤之有象燭以言炳耀之無邊若乃元氣運斡八表洞虞陰陽四時而迭遷播五行而不居徹光華分上下遠光燈兮八區托玉燭以爲喻孰謂斯言之好學而不博者乎

元 張天與

聖元天地其道德日月其光華既和而明既靖而嘉四時氣協玉燭陰陽乃從之北方至於玄水之上相與觀光於國家道德老人於教而觀德化者迺謂予曰子知所謂玉燭之名於書者非尸子之

辭歟著玉燭之美於頌者非新羅之詩歟蓋四氣和爲
玉燭非義主於四時歟老人莞爾而笑曰子知四時所
以爲玉燭之效矣亦知君德所以爲玉燭者歟請與子
略陳之自有天地即有此玉燭今爲萬世開太平非玉
之玉今純和粹精不瑳琢而盡美今渾然天成非燭之
燭竽光輝昭明不火傳而無窮今洞照簿領道而亟器
今神而匪形合明和之二德爲一德今是以有玉燭之
名蓋夫玉燭之在天地古今平得之則和順而光審失
之則乖戾而晦冥昔者伏羲得之而人文宣明今顓頊
皇風帝堯得之而四表光被今萬邦時雍舜得之爲重
華今文明溫恭湯得之爲丕顯今明德建中文武得之

爲辟雍今致明和之極功點皇王之時異今而玉燭之
德同是故皇春熙照今至治馨香東郊日出今扶陽蒼
蒼德與氣潛今思從風翔此春之玉燭今是爲青陽南
薰館愠今正德厚生韶明當天今移移逗衡長養萬類
今陽德方亨此夏之玉燭今是爲朱明遠夫西昧無不
照而朔幽無不明今平秩平在之功成華敛而實今元
起於貞此秋冬之玉燭今是爲白藏之與玄英故吾聞
昔賢以人君德輝而謂之玉燭今該以君得顓而天下
平微贊化之妙用今其何以致天道順而四時行哉方
今禮備樂和海晏河清天瑞宵降地符曉升而子方且
覽德輝來帝京其必歌玉燭之頌以洗新羅之陋習而

發治世之正聲乎乃稽首而爲之頌曰天德上寧溫如
玉今天光下照明如屬今四序功成民知化今吾君之
德吾民之福今

玉燭賦

凡

歐陽朝

繄崐崘之無分今詰至大之方輿暢二氣之充塞今兆
五行之感孚冀南北以爲極今斡造化之樞方東風
之扇物今依西京之昭蘇於青陽以爲車今旭翔陽於
海隅玉虎燭扶桑之津今升燈龍乎天衢峨泰山之日
觀今呼吸通元氣於虛無沐青徐海岱之相襟帶今何
所無醴泉甘露之滿溢及南董之解慍今欲吾民之遂
性立宋明以爲旌今視融圖之云而布政曦火維之遐
陬

今燭幽冥於近儀宋衛而無山窮之貢今万上摩乎
中天之一氣性判湯江漢之相縈絡乎何所無嘉禾芝
草之瑞庶倍萬收之兆序今欲萬寶之告成乘白藏以
爲節今耀華冕之清明壯西華之高標今解寒氣之精
英雖采薇黑水之不可既今何所非雍熙之民建玄冥
之司令今欲四時之成歲廓玄英以爲府今萬物又深
根而固蒂峻恒岳之造天芳儔扈而光露維冀州之
盛大不可極今何所非時森之林同宇如一春有聖君之
之調元今企伊周之大臣昭聖明之燭今妙儛
仰而彌綸贊大和元氣之流行今若帝禹之氤氳信玉

非玄圖崑巖之寶今獨非簡齋蓮炬之珍爰取義於四氣之和今於以贊貞元會合之昌辰書生之圖於太平

今恩反躬而自勗讀兩雅而游於藝今豈蟲魚之敢續

閒暇高作賦可以爲大夫子猶白視夫小才之樸樕所

願心平而氣和今庶可訓吾心之玉爛

振木鐸賦 以宣德化 人徇路而歌 之五道 唐 王起

國家敷文教布時令爰振鐸以宣之俾採詩於萬姓上

立其典將興詠之必聞下聽其言知從諫而則聖事且

彰於歲首禮無虧於春孟所以下訓是崇周官克敬亦

既戒止居然可珍蔡蔣奕奕爛爛燐燐以金爲鈴且嘗

路杳若和鸞煌煌於前後之車爛如明月於以闡典於

以冥搜知政教之益紹表申嚴之所由動素手而知音

觀其色而睹容足以指祥風於鈴鐸可求色於皇猷映

和共節度風道昭彰有儀掌握成韻固本德之

盛之所合詢芻蕘而聽納動而悅隨康衢士之歌規乃

知我武不揚司馬之訟奚爲斯文未喪討人之喻攸宜

徙云整石指石昌若思斯勤斯職不足稽美而標奇也故

而走馳六變通神九成感物不假人而自遠聲以資善喜人之歌陳得

昭其聲也沃九重於翼翼失則節之解之高義此深鐸

之爲用也固處其中而不居周其外而合度可以揚天

和鈴之昭其聲致到野之清寧

振木鐸賦 以宣德化 人徇路而歌 之五道 唐 羅立言

上方繼統大寶發號初年俾太鐸是御彰皇慮弘宣清
韻仍分庶邊乎無遠不洽長聲始振將表乎有時必先
蓋欲出萬尊布新令使有聞而必戒如雷然以知政德
音爰降爰行招諫之君大興允敦道教多能之聖洪纖
手運斷續風移始條貫以遐遠終激揚而廣施發千門
以洞亮啟三條而通達將警乎予心斯乃有倫有要言
提乎衆耳孰可不誡不知且戒周然皆音辭而立號豈
比官師之賤無勞有司之告則知君立教非鐸而不宣
金有聲非木而奚道前以動衆古典猶法前王範乎金
蓋取乎剛德示利原以大其在乎直言有章罔匪吾而
是出信有聲而必信符

奏中規周旋有序合於揖讓信呂侯舍之制自異陶匏
之音不動而逾出擊且殊於偃舒虛以和鳴匪勞於奏
於茲簡帝未央晨漏時與俱來混南山殷雷作遂其所
於以明盛禮於以揚王猷日闕四方聽思聆而廣被教
孚京畿墨啟雪而周流或乃妙響清越縣縣若歌煩
手於無窮冀既耳於一發客有觀光以成文昭利象龍
之閒

遊吉雅賦 以送之音雅人善書者爲 唐 李洮吉

皇唐之興伊唐也濬哲文思異代同時成進善以欽若
又建旌以求之不進善焉何以延仁陬之士不彰別也
何以嘉讜正之論是宜式創宏模宰嗛令典緝訢羽以

徒之賢公晉泉寒海之賢公晉每門致主之言時得與邪之說足以見王臣之審審聖德之孜孜示人有作虛已無私旌非善而罔進國非賢而不遷道員來獻者以陳詞教一德而見答俾兆人親問擇陰斯止借有獻者以陳詞教一德而見答俾兆人而賴之徒美夫罔事立名教人示信略孤表以遵慕之聲才而得焉無勞負笈而來豈必擊柝而進於以光啓帝道輝映天衢陋燕昭之尊隗小齊景之招虞正以居中表弘道之在我直而端本知立德之不孤於是野絕遺賢朝無闕典仰榮標而勸義臨廣術而來善豈比夫周聆木鐸之話漢尚石渠之選方今酌憲前古摩康有人時對菲而並采俾弓旌而是陳故野無逸名之士朝有俾泉之臣樂善陟明振遺芳於虞帝幸心啟德矯慶

[illegible]

唐 柳道倫

[illegible]

下布宪之則下情上達既公若固當授之以祿將來者不倦招之以弓劬孰為此自昭唐氏制乃有常漢而不沈已徵往而孤舊稽立迴爾而中立無倚不華夏門綏之斯來化要荒而罔不幸俾廉薛既陳盛德日新俟樂善之情公門旌以進知走旌之貴是祝可以光被邑宇緝和天人比垂衣於百代異舞干於七旬錄是廣善亦在推而廣之士有敦詩書遵忠信學顏師於鄒魯君幸逢於堯舜比潛鱗而待躍同弱羽之思采欣逢進

[illegible]

唐 陳左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彼書之功之未安可與齊承露之盤何能並列吾君庶政允釐獻納是思多聞得賢之頌每詠補袞之詩猶恐化理未洽俊乂尚遺而彼士則可招矣在斯莊故宜立之且夫為千者其功鈔為莊者其利淺曷若當天下之用進海內之善搜揚不倦道已盛於方今正直長存事足昭於古典況登於睿鑑莊之通衢人則是仰物豈能踰可俾士有願歌采聖德庶無慙於末技

進善旌賦 以題為韻 人道善則稱 得可俾

唐 竇從直

溯矣帝德至哉聖謨置諫時古今合符于子之狀可觀莊從五達孜孜之道斯表克協三無是以聳彼羣彥致之禦衢願揚美以歸厚思獻忠而效乎故得繼以此信言由是進明揚既達且勿殊於表問審謗必陳豈可同天旁俊觀其悠揚廣衢旌從風諒賢愚以成覩圖朝野而必同式憂垂而下俯埃塵作直指而上映晴空通之而漠然生敬仰止而卓爾在中苟厥志之有立豈吳詩人之干旄匪同叔孫之旌旗不止豈徒自西自東已哉侯其貞烈皆非虛設既異詩人之所詠善奚取惟賢是謂彼謗木焉得而比矣諫鼓胡可而作之苟匪敬之惟徵我無爾詐而旌別之有制而無我欺則賢愚不爾惑日以搖搖猶輕風而

細惟賢是司僉曰片善可錄至公不疑願佇立於誼下幸
因益而進之

熙法象魏賦 以正月之吉懸

唐 蘇 珦

建皇極者存乎正名體元命者存乎作程彼宗周之創
業追隆制而綵情識命六官必先庶而若令歷分三統
因建子而為正當是時也玄律司候黃鐘紀月伊歲元
之始發於是懸邦國之六典致象魏之
遠庶事漁陽鼙鼓動地來
而至斯後人衆之和不盤之者多矣周公豈我欺也哉

無逸圖賦有序

元 方回孫

唐宋璟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玄宗出入觀省
緊庶平之特正兮今守成之惟艱思保治於開元兮格
君心於燕閒念成周之太康兮今羞旦怒為而不敢安逸

說哉公戒衆為故人之衛視之皆仰而可見從之者自
而且吉備貴道而高戀與蒼龍而迴出法之不朽雖草
創於前王體有可傳亦恢張於是日國家以務人為本
以治命為先無北極之六星庶官咸備張南端之雙闕
舊典當載是知大聖君臨名臣不乏欽承帝道足以為
[illegible] 安人若周薪厥敢引此以為喻亦曰若而取象
懸法魏觀其教可以普施懸法禮闈其人可以卜矣
然則青雲可期於影響

無逸圖賦

宋 陳 晉

維叔旦相厥孤宅洛後歸政初虞君德之不勤乃無逸
享國今庶無忘乎丹餌之僊君心雖未至於此臣今臣
不敢不為之先慮也與其紛已紀而莫收孚宵先時為

此蚤計也況歲月之遲暮今寧忍高而莫之顧也及壯盛而格非今庶晚節之不吾悔也矧總總其獻紫今吾獨心太師之爲心靡是遑其獻珍于吾獨君成王之爲君匪十斯之極疏今敢數批於逆鱗乃寫意於圖書今實援古以誡今彼有輩豪以爲殿惟今特昭伶以自遵跡列女於屏風今彰默識之前哀豈若基七哲郊鄙之鼎銘百篇金石之音雖山水易列移後時之歎好而言今可與曰勤政而務本斯御按之有名復戒奢以示出入觀省猶大訓之昭臨是以鉅儒想遺意於千載盡俊英珠錦於彤庭實由覽於茲圖式往聖之儀刑並九風圖農事之淳勤於以進經筵之講益不忘規諫之忱豈非畫風之詩表意乎無逸而西山之忠丕承乎廣平成明良慶慶慶歌慶延所其無

元 胡一中

之民儀前哲之訓敬想盤銘而日新慮保邦於永危宜哀代莊勤惟治之啓運由得人以致治然明皇之所以心而勤於時廣平之柴輔惜乎以哀替良哉逢治具張今塞將獻賦歌鐵腸今遐哉遠乎之哀聖之哀聖故能終而或怠刺太宗之終之三高其而不安稽晚年之弗繼疏十漸今開元之日吾知前之十寒迺拯姬公之無逸哀哀國而進言其言若曰臣璟再拜若稽古昔莫盛乎成王治隆公旦是式爰作書以申戒庶幾其格迪慈王敬以作所惟無逸而乃逸知小人之依允艱難於稼穡洎三宗之暨武戚寅畏而迪哲及文王之兢兢亦不吾悔也矧總總其獻紫今吾獨心太師之爲心靡是遑其獻珍于吾獨君成王之爲君匪十斯之極疏今敢數批於逆鱗乃寫意於圖書今實援古以誡今彼有輩豪以爲殿惟今特昭伶以自遵跡列女於屏風今彰默識之前哀豈若基七哲郊鄙之鼎銘百篇金石之音雖山水易列移後時之歎好而言今可與曰勤政而務本斯御按之有名復戒奢以示出入觀省猶大訓之昭臨是以鉅儒想遺意於千載盡俊英珠錦於彤庭實由覽於茲圖式往聖之儀刑並九齡之金鏡開冕旒之聰明既君心之一正宜乎底開元之太平嗟乎志既驕乎易滿氣既矜乎自治奏章以入言塊而雅之歌詩既當時之周悔俾後人之是悲寫有戚乎崔植之進誠援先正而陳辭諄曰無逸有書周祚長乎無逸有圖唐室昌兮克念作聖宜念往兮歌勝忽吉昌不襲兮欽惟皇元軼盛唐兮明良相逢治具張兮寒將獻賦歌鐵腸兮遐哉遠乎周公其有光兮

無逸圖賦

元 汪克寬

惠有好古書生博雅搜奇閱几上之冊絕編中之韋覽商周之遺蹟睹漢唐之懿儀涉獵前昔究竟無遺秘閣主人見而問之曰子亦嘗聞唐人之無逸圖乎演往聖

之箴規易明君之戴娛維良相之偉制實盛代之弘謨也盍抽子秘思摛子遠謀探討詰之賾闡方策之腴撫芳逞妍而為余賦諸書生曰唯唯緊唐中葉實惟明皇式遏寇攘克正紀綱嗣宸睿而帝既安且平虎皮包刃鵲板收兵友得宋璟殷陳治道討寧寇章璟乃思曰弊人君之履位如臨深而捧盈宜處逸而思勤宵食而遑寧於是寫周書無逸之圖為唐皇克己之銘不飾不文不丹不青惟取周公旦之數語所以成成王之守成者也念聖人之遠慮雖副王之暇逸獻無逸之嘉謨陳艱難於稼穡以成夫怠荒於以勉夫頹業考歷代之隆規數祖考之弘績嗚呼七款感慨乎今王之

心不啟五言鑒觀乎前哲之德於觀逸於遊田毋四為之丁寧生則逸生則逸反覆為之戒飭陳享國之久近論得壽之脩短皆以民為懲而以善為則也璟之必精緻而詳極明皇觀之宜亦感省而修慝矧夫九齡進金鑑之錄蘊古遺大寶之箴賢臣交納乎忠言賢君亦謹於操心故迴奢為儉戒荒為勤殿庭之綺繢卻錦坊之織紈是宜開元之盛治遂與貞觀而比倫也夫何賢輔既往修心遠萌肆情慾於說好易山水於展屏寵裘羽衣稔宴安之鴆毒槃盂籩豆忘古道之典刑弗致蕭牆之警卒罹馬嵬之行蓋無逸之戒明皇不能慎終以如始是以樂極而患生方今聖皇宵衣圖治篤

緝熙之學繼纂成之志有臯夔以論思有伊呂以獻替圖不假宋璟之為圖而可以軼成周之盛治也秘閣主人展然而笑曰子之述是蓋將致吾君於唐虞跨斯世於雍熙異於圖混一而賦大都陳語頌而翊仗謏者矣吾為子歌之以發其餘歌曰公旦輔周厘奕勤今無逸數策垂寶訓今宋璟制圖有條不紊今惜哉唐皇功虧九仞于猗歟我皇勤勞克謹今保惠黎民延億兆而有永于

梓材賦 以理材為器如梓人之制 唐 郤昂

匠人度有山之梓相文木之理既曰性而是度又從繩而可擬故輸揣適任棟梁資始陰陽之體叶守葉括之

[illegible] 以為其[illegible] 言必[illegible] 之以宮徵苟[illegible] 無[illegible] 天[illegible] 觀其破[illegible] 斲[illegible] 材[illegible] 足交酒郢斤運而風[illegible] 之[illegible] 素[illegible] 空穴之[illegible] 則達[illegible] 物能而功會方[illegible] 無[illegible] 所施固心[illegible] 功集量成類方[illegible] 則[illegible] 而[illegible] 之[illegible] 宮[illegible] 而正[illegible] 不如[illegible] 化[illegible] 仁[illegible] 貴[illegible] 人必於[illegible] 式[illegible] 前

聖且作矩得喪亦系其焉政森欲薩木工則度之有倫有要令茲在茲展矣君子如何勿思不越乃心是於人也視其采章於木也須其丹漆瞻清濟之揆梢蕤彬彬之文貫誰非班扁之奇妙敢蘇斲輪之良術

菲莪賦以譬材難

啓

魏縝

昔成王纂位周公輔理命爾庶叔尹茲殷士旣因命以申勸欲善心而令始述文武之所脩陳藝術之攸起播英聲於典訓揚芬烈於國史則知上之化下如梓之材遵繩墨以運思受箴模於簡能矣受木也佇休衡之垂和之所開於是既勤惟所云爲選其取制也仰俟匪遲

矣茲殷用庶尚精奇信其有益取於無私工必止其淫巧故在始而法在初莫不念乎樣匠所以知禮義之攸苞古呈功勤象制器或因事以立法亦惡質而忘類臨時通乾闢物以利乃作詰於聖人傳說云於在位元教在始而法在初莫不念乎樣匠慎重攸言古之有圖之矣失理是風化之蔑如故王者制厥跡立政施教能簡則理爲器擇材唯良是視政有孚而可大哉已矣故周公設誠取

則是於時人德乖別矣乎爾位其有取非輪桷性實散材而存道材象道而成政弘之在人寘乃出令藏器俟時人罔越思達乎至極欽哉有司惟試可矣以材校之守而勿失其德秩秩以人觀材以材觀實非獨陳伊周之弘義將以翊我唐之政衡惟小材之不遺願雕煥於益日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治道

皇材賦

元 汪克寬

繄鴻荒之未鑿兮閒蒼閣之昏渾道太極之肇判兮廓旁魄而昆侖崇與畢之既陳羌聚人文其朗宣執至張是兮絕九野之元元偉睿智之首出兮冀中區而建極履大寶之懿繼兮秉元聖之休德作大學於虞后兮至仁媲于唐國作庶類之標準兮廣不於斯而作則實無偏而無陂兮恒特立于中央繄至極而莫踰兮厥表正之弘義將以翊我唐之政衡惟小材之不遺願雕煥於

予曰一夫西南北各主乎是主偏緣而窮四土猶北辰之居主所以獨衆星之環拱居中高而四下兮揭乾棟之獨營任斯道而弗順兮總綱而歸往慨余懷古先兮瞻神龜之貢書背文曰一而至九兮宣后皇之錫疇稽皇極之位於何而在兮數五數之中居統八類而為綱兮挈表領於榛榛紹堯舜兮有道兮質禹舊服釋罪人而不誅兮理湯旭暘周王之

日下簡賦

覽二儀之上禮本人倫之大紀道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猷之光請享乾祇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儲之盛始時維孟秋和氣叔清良辰既啓皇子誕生爾乃發恒悌之明詔振隆恩之豐市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無外劃羣兆以布德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詠而斋樂願皇祚之日新

贊述太子賦

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弘基眺八素之秘與遵二儀之常撿揚不學之妙辭跼布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遵無深而不則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覩歎德以歌娛歷精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志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實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臣夫咸之嚴厲楊惟佛之和舒惟凡百之詠伯感思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諫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歎頌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風

須德賦

惟先王之定國證皇極而垂則仰觀於地義前星而帝座之輔蒼震乃少陽之位非明德與茂親下足膺正嗣故萬邦以貞和本枝百世是必天錫無疆神輸百祥山河貢其正氣日月分其融光膺期運以載誕配乾坤而永昌者也惟我儲后昭明淡德黃裳元吉沉潛剛克鉤深致遠曾莫能窺其津涯安得睹每哉形於顏色在昔沖讓高追泰伯乃割髮符保釐東宅受道師傅猶疑典冊化自誠心風行邦國乃推干旌南徐之城左撫句吳前對敬亭京師河淵威德日新其畏如夏其惠如春謝傅圖基肇一方之治氣條侯高卧

息葛三之釐虞令問孔昭元功莫二人情不可以久鬱
皇統不可以終遏乃畏天命允蒞儲貳鳴玉軼以徐來
與泰郊而總至龍樓霧廡雞戟風生珍符疊委和氣交
迎百度以之而式序多豐以之而載清史書有年衛傳
頌聲豈人事之協贊信宗祐之降靈於是玄圖凝陰瑞
之日始遘嘉平之節麗正晨啓重明風設調護之容娛
侍之臣裘冠煒燁佩玉璘珍咸稽首再拜獻多福於萬
春有宮坊之下吏乃捧篋而進稱曰自古聖賢率由輔
導伊徇名與課實故成敗之異效粤若成王史佚周召
左右前後惟仁與孝靡過不與無善不告茲君臣之一

體故三代之克勤降及文士亦莫敢初實聘四老復延
二疏咸由古道以佑皇儲若乃正和庚圄有思臺博望
之盛貞觀承乾有主齡鋭徵之重或有其禮而無人或
有其人而不用何擇禍之忘輕信非賢而罔共英英副
君鑒古知今百揆在乎手萬務經其心朝廷之所寄者
重蒼生之所望者深既賞與王之諫亦訪百官之爲故
曰生民在勤好問則裕不弱不親人將孰信一游一豫
樂有常度節八音以導其和平訂五味以通其喜怒情
義兼於家國故知無不爲愛敬反於君親故惟道是論
儉以足用而施舍不可行仁以接物而刑罰不可具冗
官宜省而才不可遺邊事漸寧而備不可去居安思危
觀火而懼上分一人之憂以成天下之務俾中外之禔
福與宗祧而永固伊下臣之不佞蒙國士之殊遇實含
和而吐頌豈登高之能賦願降鑒於匊蕘庶效誠於塵
霧

東宮備學賦

明 何宗彥

伊皇明之啓運兮集祉籙於無疆歷十葉而享耀兮紹
天序於元良邁三英之踵軌兮並五勝而高驤寘大寶
於金甌兮登庶業於由庚詎神聖之天授乎亦啓沃於
縟緗矧曰家嗣儀辰作貳緒重宇守桃分茅主器乘監撫
之優存宜典墳之斯清啓鴻章而縱覽繹古訓而抽思
接皇與之表險軟前後之軒輊歷選列辟德鍾吾皇閎

策麗澤廣紘恢綱聲教布濩威靈茂育來梯航於海嶠
祠冠帶於遐荒睹國老兮留瞻望名碩兮鏘鏘將千秋
兮萬禩縣曆祚兮未央粤歲宅於敦牂兮占黃雜兮元
吉受帝子於佳辰兮覩煜煜之瑞雷熙銀榜於儁宗兮
証休徵於夢日應五百之運期兮體清和之上質包岐
嶷而叔茂兮當器懼於嘗哲嗟人望之既茂兮歎天表
之復奇嬀國緒於月瑤兮稱樞電之陛誰諫璽洛之神
智兮日遠近而能知絕馳道其不敢寸居桂宮而委蛇
証休徵於夢日應五百之運期兮體清和之上質包岐
嶷而叔茂兮當器懼於嘗哲嗟人望之既茂兮歎天表
之復奇嬀國緒於月瑤兮稱樞電之陛誰諫璽洛之神
智兮日遠近而能知絕馳道其不敢寸居桂宮而委蛇
入龍樓而問豎兮齒胄子於虎幃仰司星之耀彩兮覽
少海之澄波啓黃樞而洞映兮繞風扆而簡華詩洪卷
之茂德兮儀天景而嵯峨兩乃眡膺望之規畝金華之

而敬祖高曠右平左城釦砌玄堰金釭衛壁琳珉青熒
珠[illegible]若陳侯明月精光相射爾其為制也體象乎天
之[illegible]紛乎陰陽表少微於閶闔倣太紫之圖方筆直縫
屬若樓壁墻高閣連雲陽景罕光頻杳眇而難見勉攀
檻而高眺鶴慕接長樂而拱披香於是設
嚴吏之署闢校文之館九丘八索三墳五典靈篇瑞圖
鳥篆蟲籀先聖之格言百家之牒纂討秘則鬼神夜號
探藻則春叢靆散靡不棄風入雲集無算而又益以
本朝之掌故冠以聖祖之徽猷綜往詔來窮宙達幽龍
騰鳳舉弘壁天球洋洋大哉可享可由皇儲乃辨色而
問安向明而戾止閣尹閻寺晝於東肥遂禮天祿之鴻

儒稽石泉之惇史廷承明著作之[illegible]發金匱石室之圖
緝尚席扣函丈吸清芬漱秘籙納八索之奧旨分辨九
流之結匝托微吟以肆志分弄柔翰而訢暢越文章之
常檢兮思天籟之寥曠迴無深而不測兮理無微而不
窮崇歡情於訓籍兮晷已移而神王若夫天氛既至鶡
鶡載鳴谷風扳于層冰解王孫遊兮春草生衣青采而
抗法論瑤華而訶詞向春之末迎夏之陽御爐飄於午
簟雷雨增乎夕涼倘徉於屬王之館揚扢乎英瑋之章
迨夫朱明已徂溽暑亦謝蕭瑟兮秋風太液波千木黃
下屆玄月之交至氣憯慄而悲咤雲縱於苑樹之柯寒
侵於崇臺之榭益振屬於儒林嘗斯須之未暇春秋禮
樂冬夏詩書論思獻納日居月諸張角兮心慮遠而
實册兮榮光舒論白虎兮宋學殖譚鄧魯兮羣疑徂爾
乃惇誨故老雅抱名儒競持緒論獻於座隅元元本本
吁咈都俞寫生平之韞解俗學之拘破割談於幻馬探
固象之玄珠匈青宮之至樂亦元首之永圖而皇儲猶
穆然以思昕然而笑謂學士之菁華兮非帝王之要眇
余守桃而築遲兮羌何事於承敎薄章句而不親兮亮
治亂之所名時忽荒之不替兮固若淑而不與惟動華
之何以法兮幸癸之何以懲寒余輔弼兮其詔余以憲
徵遲余駕於朝陽兮余訢禽命而遄征於是東觀諸臣
齊肅而起指陳危徵之端反復興亡之旨或侃訶以標
義兮或諷古以示委或弔古以刺今或據表而商裏
曰頭雲之所集兮惟山王之願遲彼閶碩之畢忠兮却
逢裏之兵南紛林總而歸命乎賦不竭夫膏髓羣四裔之
乃外荒兮寧戚戚於鞮鞻惟捐珠而抵璧兮追軌儀璞林與鹿臺兮見皇輿之
前紀敢告僕夫用比弦韋於是智虎容寂廣宇辰窮潛
神儲思疏明淪聰藻然而淵明漠爾而冰融炳聖賢之
真宝燭人鬼之徵藻判從違之執斆究政治之根宗乃
歸東朝靡問明睠榮敬溫文金昭王粹德育圓身體不
從恣器合聖如規貞神若麗符吹銅緹琴之祥叶海雷明
兩之瑞望論曜聲流於九州四海橫目之民龍種鳳

毛名播於桂海冰天人生之類夫長不偶於再索命所寄也賢無取於五稱帝所啓也皇帝於是卜孟陬下明詔闢春宮正位號喜承華之肇開今美宗祐之有副載青蓋而來輪于御金根之五轡位體震而紹麻今建甲觀而參互信當璧之有定今莫霊圖於永圖遊宮僚而豫教于推桓榮爲之傅左浮丘而右園綺今歲垂纓而雅步進讜言而毋諱今期帝範之顯融德漸劇而不替今遂上格乎穹窿將皇朝之景祚今歷萬世而無終臣濯髮而晞身今幸負暄於玉墀願葵傾而藿向今敬拊須於銅龍須曰於赫國本實貳明辟華渚流虹天鳥啓迹英賢早擅講幄再開伯招升堂務光函席夙夜孜孜宅宇玉帛萬方翻繇千古於斯萬年受天之祐

東朝備學賦

明 南師仲

惟有明之累葉昭至治於穆清宣丕顯之淳恩存默化於無宣君有子頌聲振振嗟烈重光聖作物覩七卷承休八荒宅宇玉帛萬方翻繇千古於斯萬年受天之祐

輔弼是親理則採聖言則窮神如珪如璋日故月新吾高公總總其藂名迫至我皇協圖應期乘龍仰極垂拱無爲惇崇經術學進須臾照絡清和而固洪業宣發作而聲皇基爾其幽明獻珍雷風通鑿借貳有屬圖本攸長瑞燦前星慶孚明兩兆已成於一索斯主器之嘉象若乃休叶繞樞夢徵濮邸日誕生蘭殿光居桂室玄鳥初飛

無閑寤習於斯審智日廣至德日洽知林稭之艱難
理亂與安危去奢驕泰昭示謙恭乘輿服御返樸無豐
形神游漠耳目靡營法祖敬天光民所宗我皇嘉天精
之無妄設供帳於殿中惟時百寮濟濟三老鶴髮庭實
旅百衆樂協和嘉品既列旨酒且多三爵爰陳好樂無
過皇情歡暢既醉頹酡徹豆有踐臣幸觀其盛際斂拜手而獻
四重之歌歌曰日重光出扶桑升雲際照萬方大明麗
天聖道日昌我皇有子應此嘉祥月重輪開若英淨浮
翳揚化精二氣代理日夕迭明我皇有子天慶誕膺重
耀今前星彩如虹今流帝庭昭靈德今表休徵嘉元良
今萬國平海重闉今波不揚聖德溥洽兮被遐荒正儲

貳今叶少陽我皇嘉樂分與天同

甫成飯牛賦 以歌聖君在宇宙之下

唐 閻名

惟彼甫成于貧且賤少勞日夕頌胃風雨荀直道而退讓不非義而進取執
鮑勞日夕頌胃風雨荀直道而退讓不非義而進取執
以緤索積諸歲年飯以露草飲之靈泉取東泉之田同
無得而乃得居南山之石常思賢以爲賢鳥節彌堅榮
操無改扣角之音雖倦立身之志恒在遊乎綠野息以
青蒨雲霞蔭映山川阻修冀生之乘馬同梁公之飲
牛棲屑岐路蹉跎籠毳衣褐不足蔽其髀糠粃不足克
其口心常想於青雲貌恐遲於皓首強於學也以待問
孤如會之籠其合德也起阿衡於莘陵獲太師於渭翁
觀公孫之發迹知漢帝之尊榮陋厄則異元亨則同火

散暢清音而風美造之象造在於天札札之聲不雜

唐 王昌齡

於耳豆悵柔之理文舞不競何必庶之爲深在仁知之
必蚩輔理傷抱布之趨來異斷機之所疑燎若木以煙
游泳迴自絕於瑕玷慶方作乎龜鏡絲麻不績而家式
致於庇蔭未除而邪已開其改是知垂爲軫根旨遠
道未明無於高位潛細流於上原雖屢空於衣褐實

垂拱而行

公孫弘開東閤賦 以賢聖管理輔弼天下

唐 王昌齡

易窮則變變則乃通二氣相感萬物初蒙拆於陽甲化
於陰風彼君臣有際會屠釣無終第其未遇也如歌之
槃如會之籠其合德也起阿衡於莘陵獲太師於渭翁
觀公孫之發迹知漢帝之尊榮陋厄則異元亨則同火

有以无亦有根柢寒者斯附暑者蒙蔽苟得其所亦為大惠動必有獲自然之勢抑折節以下人亦開國而來詣衣布被以薄已散金帛以賙濟近乎仁者之心與衆焉而俱斂以光招賢之策不失終身之計故能多士爰處金謀是行拓南蠻之徼增朔方之城大啓侯圖載揚天聲與夫蚩蚩以致誚孰若兢兢而立名僭上則差偏下則鄙反詰誰咎脈脈肩陋矣或儉奢而得中即達人之至理嗟服勤以抗節在庶幾乎君子璞王在山白虹在上精靈不隱物理相鬯湯君任下以不疑臣薦賢以答貺失之者喪得之者王況乎左右股肱盡爾無妄道有興廢人亦焉庶屈之則否伸之則休不正其名亦去其實

賓閤既開擁門自侯使賢醜錯而不分登駑駘於招士之室嘐然宣父悲之已久猶相府之可依銘盛德於不朽

公孫弘開東閤賦以風勞賢理暢 体物久為前 唐 李 琚

客有海上浴德西川養蒙業因才進位以經通當漢皇之有道咨殷脇於此公頃天招物德盛聲業接士於衡門之下起閤於相府之東陽榮納日陰戶生風爾其寔高規起崇制簷宇深靜垣牆開衛取木非南澗之才延賓乃北山之滯訪善不日馳道以歲其遲器也日收用而棄瑕其進德也則取材而遠勢故能克遵厥聲休績莫京宴私則布衣韋帶自公惟脫粟菜羹之服之而德以

廉恥食之而心以和平豈粱肉夏屋而實實之名哉則大惠動必有獲自然之勢抑折節以下人亦開國而來詣衣布被以薄已散金帛以賙濟近乎仁者之心與衆焉而俱斂以光招賢之策不失終身之計故能多士爰處金謀是行拓南蠻之徼增朔方之城大啓侯圖載揚天聲與夫蚩蚩以致誚孰若兢兢而立名僭上則差偏下則鄙反詰誰咎脈脈肩陋矣或儉奢而得中即達人之至理嗟服勤以抗節在庶幾乎君子璞王在山白虹在上精靈不隱物理相鬯湯君任下以不疑臣薦賢以答貺失之者喪得之者王況乎左右股肱盡爾無妄道有興廢人亦焉庶屈之則否伸之則休不正其名亦去其實

賓閤既開擁門自侯使賢醜錯而不分登駑駘於招士之室嘐然宣父悲之已久猶相府之可依銘盛德於不朽

公孫弘開東閣賦以風勞賢理暢 体物久為前 唐 楊 諫

客有海上浴德西川養蒙業因才進位以經通當漢皇之有道咨殷脇於此公頃天招物德盛聲業接士於衡門之下起閤於相府之東陽榮納日陰戶生風爾其寔高規起崇制簷宇深靜垣牆開衛取木非南澗之才延賓乃北山之滯訪善不日馳道以歲其遲器也日收用而棄瑕其進德也則取材而遠勢故能克遵厥聲休績莫京宴私則布衣韋帶自公惟脫粟菜羹之服之而德以

實德不建業敬之終吉然後知埽門者亦孔之醜望庶
耆未離乎咎當效平津而延賓知可大而可久

公孫弘開東閣賦 以風勢聲理暢休賢之義為題 唐 韓 液

千載之下凜然清風才生於代道積厥躬泊十五而達
爲百夫之雄時然後遇否極斯通賤不憂貧牧豕之心
在貴而好我招賢之道崇招賢伊何東閣不閉常虛懷
以應物每趨風以接袂屈己於士德必不孤應以同聲
冥而合契爰符禮以爲食不倨賢而恃勢故門多長者
之轍奄有輝光座必非常之人亘以年歲豈徒閤於
暇日之中抑亦留心於接應之際道不虛行有聞有譽
方積善以志其大匪矯非以外其情故人得盛大之舉

館得招賢之名欣其託身之先美其投足之始名以才
著高因下起棺市居尊柏臺是履多士拭目羣英傾耳
猶尚德以尊賢將興化以致治豈比夫鄭驛迎而爲賢
陳榻解而稱美然以匪階而遷任道而暢自家刑國封
侯作相不出十年之中獨立羣賢之上欽若前哲惟德
之休其儀棣棣其政優優知足則止辭榮而歸順好賢
不倦垂範而空留且資以時須賢爲代出得之者則政
舉失之者則政佚安得不開閣以崇敬祛繁華而撫實
誰其嗣之代何不有惟東鈞與當軸宜欽風而善誘庶
斯道之不虧信昭彰而可久

山公啓事賦 以平上去入爲韻 唐 李尹卿

天官所以管轄多士藻鑒時英奉帝俞著實在於德爲
右司著必資於明於是懸鏡之照主衡之平照之無私
也自分妍之與醜平之有準也不失重之與輕賢以此
達政以此成伊晉室之妙智得山公之令名淵矣深量
直哉作清當爲政之時九流式序及沒世之後千古流
聲原夫啓事之端得賢之上振庵帶於管庫升側陋於
草茅人則存歸士無長往朝必舉賢羅幽人之貞吉官
必有能見君子之道長退李膚而聖主會謀薦羊祜而
國人所仰砥躬識自有下和之鑒騏驎不遺無鹽伯
樂之賞由是大張明試廣示勸助惟才者不悔其來無
德者不得其去玉戎既要何所能名裴楷清通於茲寡

舉九原可作思文子之與歸千載儻文望叔夜之何處
當今有司明遵改繩陸遜吉人時薦多士拭目羣英傾耳
騁若積水之奮鱗幽谷必登比初雷之啓蟄實董薌之
有問固青紫而可拾客有希山公之密啓庶揚苗之維
繁

都堂試才賦 以平上去入爲韻 唐 閻伯璵

原夫六官分職理化之紀綱八座設位國成之周行屬
天下有道羣才向方今茲觀德足用舊章天子開司會
之府求俊選之良略其能則平施其祿思其監則大爲
之防既作鏡於前典乃懸衡於高堂信入仕之覆簣爲
登科之巍霜名實斯別謀猷以昌分鴈行於廣廈引魚

射宮試貢士賦

唐 閻名一

古者先擇藝之科盖得賢之意以諸侯益禄之選用男子懸弧之事禮容斯作皆事正鵠之能藝實不同故有射宮之試於是英髦畢集弓矢皆待望其審固定以研觀之荀三侯之不失在五善而兵設當其立德有容疑神安設弦開而滿兄初生箭發而飛星共借推高於衆人之止所謂開化革於日中之先斯為善射始則干時上賢藝庠合登科之有望冀捨矢而成功笠破的之心每期於度内終穿楊之用終在於數中是故節以不警之詩尊於在公之道謂得失之可驗故吾藏而盡考為仁在我助祭之事固宜有慶於君益地之則可保今也時所推公人皆獻藝思呈妍於揖讓之表廟貌志於操張之際動而有節君子之爭不為發必循聲長者之容是繼必以蘊才思妙用古為難則當進軒后陛取穿楊之利

鄉老獻賢能書賦（以行藝明台可）　唐　封　敖

至哉求士之方稽彼側陋書平善良備於探於鄉老之
升薦於天皇乃曰行之實藝之長可謂舉不踰旬信乎
幽而有芳用之則行豈遐方之黎滯時不可失達哲代
之明揚於是申衆寡稱旗章指唐風而應詩咏而命
有常掄簡兢兢顧獻巖廊之品革徒濟濟歲從禮義之
鄉佐理之源匡時之盛可以榮鄉當可以輔國政豈徒
稱藝能褒德行而已亦以示尊賢尚賢能再拜之儀設
五物之禮與俾地官而是載命天府而爰登庸選以行
豈黃冠而是阻策名之後見青雲而可升所謂納勿蔽
拔淹滯或端莊而累行或踔躒而負藝闔書必舉誠哉

不過其辭惟賢是求豈曰後難為繼是以臻彼道德致
乎雲霄多士如流可聞一編之上羣才是選寧辭萬里
之遠鋭物類之底若在皇明之孔昭考鄉閭之中既已
為善顧周行之內無愧嘉招原夫進以守法明乎化洽
庶所以載士無厭乎微甲方令搜賢鄉黨致理國經具
名氏於天牘先貢獻於形庭隨籍而來先容必假於無
白進善以致克已自期乎拾青士有其心從取其誠未
果遂寧忘於光大藝必懋乎微瑣沈潛下國隨鄉書而
計偕希望榮名在王庭之試可

鄉老獻賢能書賦（以行藝明台可）　唐　張嗣初

皇上尊教本旌藝能徵鄉選皇選之人則哲俾合光抱

旁書曰能蘊於藝文賢彰其德行文可以贊謀猷光命德可以鎮邦慝備匡諍今則潛發其人可施於政歳
能藏器以自持東心而無競處乎野與在軫之次還其
時仰干旄之詠剡臣察之而甚熟文之而益敬通条榆
墓茶敦同於天親當杞棘良材將裨於國慶若夫博通
之基可稱數亏之德難升臣不敢書其德而安舉賢能
若乃問門之風鉉鄉黨之言未洽臣不敢進於王而
遠離荷鈿凡所稱無黨所履有紀舒其功能策勳於盟
府未其義能荻藻於天庭豈以臣之識所言莫可昔明
王問政於耆老聖后取人於農埴帝乃咨書而相視賢
不佻聽謀言而其容穆穆幼嘉敢而厥德昭昭由是道

寵百王風馳四裔使居鄉者潔其已在家者脩其義以
黄髮鬲上之書見式欲庶官推賢之路無蔽彼周詢鄉
老漢延羣儒未足量功而並利

鄉老獻賢能書賦以鄉老之考公
使行而賓興賢能而獻
賦大序曰

宋 王禹偁

古者寓於里舉於鄉考德行而賓之以禮興賢能而獻
之於王是故鄉老之薦不監貢士之道有光豈不以教
至於公妄訊察之於鄉實升之乎俊造合議於公論定
詔於耆老非賢不舉在百行之孔修唯善是從非一鄉
之皆好區以別矣尊而寵之察道藝而斯茂表公共而
滅私於以振鄉大夫之職於以行鄉飲酒之儀取時徵
識拜書以薦遂使乎賢者能者薦至乎自媒自衒因才

見舉圖於我以何求在拜必詢所欲人之知勸既而有
祿斯膺有位斯登嘉黄髮之上獻匪玄纁之下徵拜而
受所以知樂善尊老義而舉所以見推賢讓能其進也
若石之投水其用也類木之從繩然後佞幸之風不起
激勸之道自欽咸謂乎爾公爾侯亦在乎我鄉我里學
優則仕豈患人之弗知没世不稱唯曰士之深恥故得
朝有多士野無遺賢以此取人道合於遠古以此治世
家茂育羣材踰攀太古任賢克舉夫二八闢化自齊於
三五小臣待詔向金門願上公車之府

宋 王禹偁

黄屋非堯心賦以非黄屋野黎之常康忘
得堯心一人之勤俗思乎簨虡百姓之平章不然
又安得德位於天新此榮於軒黄者哉豈不以天生蒸
民樹之司牧方垂敷於文德匪留心於華轂善行無跡
我則期同軌於萬方覆載在前我則致可封於比屋蓋
以樂禹徐音車欲諫民於仁壽野幼國於華胥苟兆
民之同矣垂萬乘以如愛勞於四海九州未臻富庶
頤於而寓雖盛蓋終類蔑葉以見上德禹心下民可
畏唯予獨以是念匪崇高以自貴適使辭輦之譬莫達
於四聰惕惕惕之心常咨於庶位自然我躬以莽我民以
肥但慮一夫而陽喝四牡之騑騑足可使域中之

御朽乘乾因茲而取則天下之車轍馬跡由是而知非所以道冠百王功高五帝焦勞之德罔怠溶哲之風靡替耕田鑿井固何有於萬民神智天仁自流勞於百世今我后功邁百禹心作十堯處越席而古風斯振設土階而儉德彌昭御六馬以兢兢常思罪己通八鑾而穆穆尚戒宣驕故得洪業彌芳玄穹降瑞念蒼生而唯恐無告乘金輅而未嘗介意小臣待詔於公車願比伊者之故事

入國知教賦以觀光上國化合天明為韻　唐　徐寅

天開區宇人尊帝王國將入於封部教先知於典章不宰成功乃合乾元之德無私鑒物能齊日月之光多士之操脩六經之楷式將欲明其教必在遊於國温柔敦厚出風雅之詠歌比事屬詞本春秋之點陟協彼典教諧斯禮文賡悔而樂章具有精微而易象爰分先王所以總斯御物體彼為君遂使足歷四門親爰之儀已視身由萬户民從之義皆聞莫不周覽金湯潛量王霸審樂知政以攸類陳詩觀風而相亞是以逢耕讓畔得先人後已之規察鳥安巢驗惡殺好生之化今吾君與帝業蓂皇明以謙柔而教蠻貊以朴素而教公卿以節儉而教百姓以農耕而教五兵自然八方走響六合飛聲豈俟入乎閭閻方能知彼視程其哉跋扈未殲陸梁未向可使拜天闕而俯聽趨帝閽而引望俾其退而補過

之不勝其弊詔專門足以進聖哉認爰古足以為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為雕篆者非壯夫殊不知採摭英華也簇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尚矣考諸舊章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作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銷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竹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分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疵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毀曲盡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表遭逢日月歌者諧于百家詩擬屈快活者九紘二史議夫賦曷可已義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繇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

復古科賦

新天子今登寶曆承乾元相國今更張執先憫科場之積弊復古時以大賢採經義之淵源是非分若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逮陳齊之代騁辭隋唐之裔故道人循洛為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為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再此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

而莫違正方圖者必藉於繩墨定榘括者必在於樞機
所以不用孔門惜揚雄之未達其遂漢帝嘉司馬之知
微噫昔元豐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爲武
今曾試於京國通天爲王今必舒於禁鑰孰不能成始
成終誰不幷或詳或略秋闈較藝終期李廣之雙鵰紫
殿唱名果中祠衛之一鶚大凡法既久而必獘士貽患
而益深謂罷於關封則速方之隘者空自諡玉取諸太
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鍾負凌雲之志未酬題柱
之心三舍既與賄賂公行於庭序一年爲限孤寒半老
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商山之父謳歌歸吾
君之子諫必行言必聽爲此道云諷而復起

奉詔育材賦　有序　明　李東陽

成化戊戌春二月禮部試貢士得三百五十人三月策
試於廷既賜第一甲三人進士及第爲翰林修撰編修
復詔內閣臣擇第二甲以下文之優者爲庶吉士命學
士錢唐王公南昌謝公掌教事遵舊典也謹按書曰章
厥有常吉士詩曰藹藹王多吉士今之所謂庶吉士者所以儲材蓄德爲天下用古人遺意存
焉蓋自高皇帝立法創制義精而慮遠出於歷代之所不
及及文皇帝二年甲申詔庶吉士與第一甲曾公棨等
二十八人肄學於翰林而周文襄公忱以白陳在列皆上

所以導命學士解公縉宋而親顧問程試大嚴賞罰之典詔公亦感奮激勵多爲名臣若王文端公直王文
安公英李忠文公時勉以及文襄文章氣節材猷動業卓卓在人耳目儲材之典於斯爲盛皇上即位十有五
年自甲申至今凡六策進士四舉吉士之選是科取人不減前甲申之數某以初科吉士籍國史觀舊章而是
科復在禮部監同校試今日之事竊與有榮爲仰惟朝廷造士之盛心名臣鉅儒育材之休命賢大夫士遭時
嘉會此皆足以詔天下示後世不可無所撰述以宣達風敎相勵勳業者作奉詔育材賦其辭曰

皇駿奔如虎斯風如語斯雲乃尺玉署閒詞垣舉甲第收羣賢當是時歲巨冠拖長紳彬彬濟濟者二十有八
人降精靈於四嶽應列宿於高旻文章煜耀乎宇宙德澤覃被乎生民溫唐矗之志沙俯漢閣之嶙峋蓋嘗聆
故老之餘論而挹前輩之清塵矣猗歟休哉若夫世歷五朝區隸六葉卿雲數呈奎緯重合禮門廓開德化旁
浹郊宮肄試臨軒晝接蒐羽翼於綢繆擢英雄於敦牒簪履旋於宮墀闕人文於仕牒稽盛典之猶存稟前脩
之可躡乃詔學士二人往校之業命之曰噫國重利器資良工靡玉不琱有金必鎔惟我庶士成材孔良爾
職翰苑文章之宗彼鎔爾型彼琱爾聲爲鼎爲鏞爲圭

爲琛獻我大廷萬我明堂惟爾之功爾往其昌哉二公
受命百辟領聽元老在席羣寮交迎踵沓肩摩綏揮誠
映同朝肅引領之瞻載路協譚冠之慶芃芃乎遠茹之
征藹藹乎菁莪之詠自代有科目以來無若是盛也其
居則鼇極左峙鯨波右折鉤陳屬直觚稜對開璇臺壘
雲畫棟凝月風鈴語靜露榜花頳丹雲翠蓮叢植乎其
前瑤笙皓鶴繚繞乎其側其用則菱芰松黍天府之藏
玉液瓊蓋大官之烹文繅積筒楷鎖分勝粟庾盛繼膏
釭夜明出納之籍地官所經選部胥史馬曹掾兵百工
什器庀自冬卿其書則柬觀幽經西崑秘錄宣明鴻都
石渠天祿孔壁汲冢遺竹羽蘭蠶架錦帶克屋張

華之所未嘗見揚雄之所未能讀其學則上通羲農下
探鄒魯五緯錯陳六際咸觀搜羅二儀囊括千古議必
根抵天必經緯制誥冊命王言是敷表志傳記太史所
書論勤褒闡名教之大作歌詠本性情之餘蓋將闡百
王之謨典而庶一代之規模者也於是二公乃進諮吉
士而語之曰子知國之所以待子者乎此庶之意周之
制也百僚之有師而三俊之有士也吾將考古學陳舊
章臚明條稱宏綱定甲乙分皓黃約爾以大義示爾以
周行爾嘗爾車爾駟爾航駕聖途之萬派泳學海之洋
洋繪日月以爲輝組雲霞以爲緣背廊廟之莊石補山
龍之衣裳遠亭衢以騁步與往哲而齊光若乃旅逐塵

超寅入酉出鑽木爲工畫餅爲食縱堅白之鬼談衍梏
蜮之末飾而或月弄風嘲筆耕心織利私書於子弟廢
公幹於朝夕是豈徒李太白之憂抑亦負陸敬輿之學
也於是諸吉士若喜而踊若斂而孫若惕而驚若起而
奮謹頓首再拜而進曰昔者左李嗜學秘書是求張薦
郎官不恥焉留我獨何人敢歌遊此門牆之在望辱
衡鑑之是收觀洪潤之大荒登崑崙之崇丘敢不朝研
暮索上紹旁搜竭吾才以必贍及吾仕之未優抽絲綸
之藻思鈐藥石之忠謀輔經世之大業揚對天之宏休
爲吾風昔之志可以粗酬也昌有負明天子之德以貽
先生之羞哉乃歌曰巨鼇峩今彼峰五堂起今麗空塵

昊閶今入蒙宮鄰于佩今媲之東匯吾皇今聖明予昌
爲今說道於是今何苟文之淵竽德之藪瞻爲山今望
爲淵大爲師于小若吾友生之逢今不先以後矢予
心今之不貢于門今內階冠崇今及時嗟古人于我期泉
歌賓今吾舍此其安歸今

樵夫笑士不談王道賦　唐王棨

多辯名士能文碩儒或有不談於王道終知取笑於樵
夫幸遭仄席之時遂皆沈默退使執柯之子曰此胡盧
當其野絕遺賢朝稱多士九土咸歡千富庶四夷俱混
於文軌盍合清洪歌至理而聽河健口未聞衰之

寵擢地清才不述便便之美有夫則野其業唯樵或怡情於礀側或放志於山椒乃曰凡在吾儕猶欣濕澤之汪濊豈伊作者長使聲歌之寂寥所以向彼息肩因茲掩口是山中含箭之際正洞東觀棋之後尤堪撫掌念牧豎以知無聊用解頭悶樵人之信不況乎德遜三代功超百王士非君則好爵奚取君非士則休聲不揚豈言泉之杜陽拆辯園之荒涼側耳聽時嫌寂寂於都下負訴歸處輒怡怡於路旁蓋以沐浴昌期優游玄造俱為卷舌之輩不及擊轅之老顒然未已殊主人之荅賓莞爾難持異下士之聞道豈謂乎力伐崔柏聲騰夕嵐足令墨客增愧詞人有慙是知運屬無偏合著奚斯之稱揚者皆馬周之辭贊詠者盡雕龍之妙可以流播千古鏤泛八徼若然則樵採之徒歟又何由而竊笑

元 汪克寬

天府賦

維蒼頡之肇造于臻泰和於宸寓恢輿圖於八紘兮邈聖德之洋溢照偉績於千祀兮樂育英俊髦之楚楚襟實與之盛典兮遊賢書於天府羌天府之峩峩兮炯明月於夜光異十之挺生兮毓皇烈弘璧壹天球兮炳明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緝

典禮

朝會賦

晉 傅玄

仰二皇之文象詠帝德乎上系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舊儀肇元正之嘉會於是先期戒事
設其典制采秦漢之舊法允敦萬國咸亨各以其職翼京邑巍巍紫極前
三朝之夜半庭燎晃晃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
煌煌俯而察之如亢燭龍而照玄方仰而觀焉若披丹
霞而鑒九陽閶闔闢天門開坐太極之正殿嚴蓋張以

崔蒐嘉慶走之敬農美并雪之王階相者從容侯次而
入流声注雲霧習習就位重列面席而立臚人
贊卿九重肅后德海外來同東帛戔戔羔鴈邑邑獻
贄奉璋人肅其容是時天子盛服晨興坐武帳馮玉几
正南面而聽朝思權鈞于祇矢羣司百辟進陳納觴皇
恩下降休氣上翔禮畢饗燕進止有章六樂迭奏琴管
鏗鏘鼙鼓淵淵鐘聲鏘鏘協頌聲外揚

正會賦

晉 王 尤

伊月正之元吉兮庶三統之中靈頁天地以交泰協太
蔟之玄精荷介祉於上帝令祚聖皇以永貞於惟映於

侈陛亟咸不然則焉能抵秦川來魏閒皆展遐方之貢獻共備同日之朝謁者哉

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 唐 王起

我皇制百蠻以德輝刑八狄以威望俾曠代之絕域同一日而來庭則不敎不侵知通之無外自南自北略聲敎之永寧惟蠻也荒服有倨強之就惟狄也絕漠有乃御正殿臨中區文物有耀聲明以殊小周王之賓肅慎卑漢后之享單于於是卉服雲集旃裘風趨駿奔而達無不屆虜亞而實琛有徒垂衣而朝三表自臻於制虜止戈爲武五月執矜其渡瀘百辟式瞻九儀以配寧

有截而斯暢儼無譁而相對款琛盡禮雜彩服以和光臨軒展容望珠旒而欣載若非越荒徼踰紫塞則南同魚鼈安得仰龍章於舜年北酋豺狼未可親歌舞於堯代是知歷寔鄉之歲發欽百度今無闕忘審尊之斷嚴彰九區今克咸聖上惟北辰之位是緝歷南面之尊是滿窮髮斯服雕題無算仰天威以懷柔化貴德而欣載若非越荒徼踰紫塞則南同盛禮必具幽遐既慕同寅協恭今斯覩在昔如遵今斯定之位終收時於夐絕之路史臣書曰美異俗而同臻象斯華而合趣則昔有梯山驟至航海徑渡無蠻狄入覲之漏

唐 閻名

朝呼韓邪賦 以漢平威盛遊

左个右个爲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時
也六年之初孟春之首有截而至無脛而走將欲交正
於成王之命所以立辟於周公之手洞八閫以臨八極
闢四門而來萬有所司備班品於庭除執事肅文物於
前後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羣臣
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
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鶚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
望戎夷金木之户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
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遥對朱干玉戚森戈以相參
龍楊豹韜抑揚而相備簫韶沈沈鑾磬煌煌收而卿
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紘稽顙

貢珍而辟廱而知君有永故能于其邦臣
禹有大室武作靈臺曷與此而同哉

叔孫通定朝儀賦 唐 白居易
嫚嗣君上稽天命下察人聽以爲作樂者莫于功成制
禮者本乎理定故易尚隨時君貴從宜於以致理何莫
由斯允矣君子休哉令規採三代之帝典起兩漢之朝
儀於斯時也秦吞六雄之後漢承百王之弊禮壞樂崩
爲春我則任九貢於天下徒觀夫爵洪業尊皇帝馭致王道丕革季世莫
上陵下替將欲創
當是時堤管順煦和之美臬訛布發生之休震方之善

悚悚飲高者敬悚而高高故知君有永故能于其邦臣
有成所以保其祿命謂叔孫舊章斯存可以發揮我洪
德啓迪我後昆少將守而經典益上煥而盈門不然何
以表一人之貴知萬乘之尊
諸侯春入貢賦 以下缺

望啓洪猷君臨寧天侯國之辭方有要王春之入貢昭
宜列爵正位謹奉藩而立制建侯協序致任土以居先
稽芳載於禮經仰徽名於帝者諮侯述職以無曠太史
奉時而可假以謂惟王建國我則欽五等於域中與物
爲春我則任九貢於天下徒觀夫爵分顯秩位列元侯
當是時堤管順煦和之美臬訛布發生之休震方之善

宋 文彦博

元音歌於洪儀章修帝容執瑁以端拱臣節奉璋
元音歌於旅幣擧方歲奉舜珪之瑞元庭萬品皆分禹別
之州但見雲布封疆綺分郊域故我當歲首以入用致
坤珍而固志異風和令導傳膮之九賓遲日當陽麗執
玉之萬國豈不以辨九土者當貢首四序者上春蓋將
備物宣於時育助邦光之日新龜納江沱之錫磬浮泗
水之濱齒革羽毛以偕至球琳琅玕而畢陳三品良金
於以向履端而執贄五都奇貨於以當獻歲而效珍莫
不名物森羅衣纓雜襲雖厚篚以斯備在原邦而允集
此春也需於皇畺當鄭律之均温彼貢也錯於地財異
楚茅之不入彼亦今宗者夏之禮制獻功者秋之典章曷
若謹歲貢以備物庶奉其時而貢職乃辨
物以居方筍於當於宜之儀皇皇輯瑞當載生載育之
侯漢漢來王故聖人約敘聲明光昭文物懿公侯之隆
叙元貢賦之整詩屬后王布和之辰獻國珍而罔佛

王會圖賦 元 李 廉

唐貞觀三年天下太平四夷之國莫不臣服各享其部
蹕聯來降會同京師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如周史
臣集四夷朝事爲王會編寫圖以示後作王會圖乃命
閻立本圖之以形容萬國朝貢之象彰有唐教化之效

晉陽起兮揮天戈滌隋氛兮挽銀河徼皇居兮突兀俯
六合兮誰何森乎如一軸當中而潭韜儼漠煥乎如北

經之學乃區區於一圖像王會以篤君心款若謂王道以贊廣謨且夫明堂之位乃漢儒傅會而王會之編安知非史氏之訣兄乎重譯之至周公方馬之思旅獒之來太保重爲之戒謹則夫史佚周任之傳亦豈爲是以獻其愚也嗚呼十漸將形於諫院而王會遑昭於心目此太宗王業所以不純而他日高麗小醜致天下於骨暴未必非師古啓之安得不視魏公而心恤也方今重熙累洽握符闡珍以大一統之規模極大九州之經綸際天所覆極地之蟠雖塗山之會不足以擬盛合宮之朝不足以等倫居今日者固當爲宋廣平爲真西山使無遺畫風之美再見猶欲補綴師古之餘智而想像立本之意端也

王會圖賦

元 龔 璛

日域月窟鯨海龍沙車書萬里胡越一家撫秦運於方今懷盛親於往古後蒼姬之千載隆有唐之至祚炳記載於汗青爛形容乎繒素豈徒俊功烈之鋪張實以聳華夷之向慕也若稽武王天命伐殷垂衣裳以致治壹遐邇而來王旅楛矢之入貢九夷八蠻之效珍史特書於經錄式昭示於後人此其開有周八百年之業而垂後世之所擬倫隆秦而漢歷晉及隋唐承天命奄有中都拯生民於塗炭又宇宙之一初由是西踰岑徼東迄海瀕北窮幽朔南極朱垠咸俯山而航海亟奉貢

而來臣恣此文皇曰英且明睨克敭於大難教敷外內觀之效遠乃三年而有成維彼諸蠻起在南荒方萬國之賓服乃率先以來王觀其服裝異制形貌殊狀奇之玄熊重咿嗢而九譯德彌於遐邦襲衣冠於中國於是明堂大開列辟雲擾我夷旅圖門之列蠻貊環庭閤之陽端九重之臨御宴萬國而受圖日照月臨近清光於咫尺天覆地載扇皇風於八區四方既同天子之功微臣師古敢瀆淵聰昔在有周四夷畢朝史臣有請編簡名標肆而篇以王會閱千載於一朝翔今盛時度越當年幸目觀於盛事可澄懷於弗官願爲圖以示後與周書而並傳帝顧曰嗟嗟爾當信讓讓之允極寧子乃相率而來服豈予心之克當實股肱之盡力微臣曰都盛德之昌業載遠涉乃拜弗當信讓讓之允極寧子孫之可忘帝曰俞哉立本汝來維周篇之王會歷秦火而未灰遠篇之脩而宜肖像之畢該汝丹青而作繪增貢餙之昭回土本曰都臣拜稽首雖無造化之筆敢竭封畿之手願摹勉於萬分庶永詔於厥後於是詔內臣出徵楮粉鉛於尚方分筆畢於御府俾肖像以惟真俾周篇而作輔迫夫心精日巧意定神閒能事非迫役之須妙思載錙銖之間肆其巧異類赤髮鬈鬌而拳毛目深睛睒而猴喙胝胼而衣皮斯雕題而交趾窮詭異之百端胸妍媸於一揆不知圖形於

宋 歐陽脩

唐之盛時天下一統四夷賓服其來朝者皆即其國而畫其山川風俗以為圖蓋所以廣見聞而備顧問也

明 劉 球

歷代寶案卷四十二 圖 三

之鳴雙鳳兮鏗鏘陛衛羅以萬隊鹵簿設其兩傍合之則爲緐緐之則成行牙旗羽蓋龍文鳳章王節金鉞交光戈揚衆不能名美不能方少焉日曜曉兮東路雲縹紛兮下幕乎住氣於麟攡燦祥光於碧落飛鳥集兮垂翔凝水霜兮陸凌煌煌起而香風飄廷讙響而羣官敬聞象而底谷止伏馬不敢喘息然後昏鼓畢鳴鴻鐘鈞發樂出高明衆衣之日月遠觀天位之飛龍攡後設而斷必自乎睿思冕旒前隨而明不掩於重瞳無動聲色篤恭其容儼然帝舜之正位乎南面何異周武之垂拱乎九重其臣則王公侯伯貂蟬炫幘玉帶懸牙朱衣襲裼卿大夫士降至百執爭爲踔踔莫不盛飾冠

以品分班以次設東文西武皆位於左右之通衢夾道傍及殿左廷之南北寺監所表之共名庶廬所不賓之國皆屯聚而來會今石梐鼓琴宣迭鼓鼙長鳴象以警昏今有序禮官唱讚登降拜俯連根而毛生梁齊總總以待其相膠轕今棻駭雲迅奮以上奮以列布以羅旨今傑儁參差魚頡而鳥「行翕焉如星羅而雲集而紫合今半散照燭燭今六素蚪蟠略鞮綏延委天屬皇今而醫華芝駢蓋蜺今六素蚪蟠略鞮綏離虛祕鑾帥爾陰閉雷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今夫何旗九斿倚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今威翠蓋而鸞旗也高騎於中營今方王車之千乘鞏駐以陸離今

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簡元辰羣公先正咸在厥位乃展大禮既成祥慶薦臻勤民有生之衆庶莫不願藏於一人且夫冬之爲節自古所尚豈但魯史備雲物之書周官重圜丘之享蓋其在易卦則爲復取乎

甘泉賦 有序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天之哀泰時神作尊明號同祚三皇

錄於五帝配序群靈上天招搖建旄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五車旋太陰今伏鉤陳使當兵衛警蹕而後行鉦鼓鉞今鼙鼓金石梐鼓琴宣迭鼓鼙今猋駭雲迅奮以上奮以列布以羅旨今傑儁參差魚頡而鳥「行翕焉如星羅而雲集而紫合今半散照燭燭以成章於是乘輿乃登夫玉女而豹節今六素蚪蟠略鞮綏延委天屬皇今而醫華芝駢蓋蜺今六素蚪蟠略鞮綏離虛祕鑾帥爾陰閉雷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今夫何旗九斿倚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今威翠蓋而鸞旗也高騎於中營今方王車之千乘鞏駐以陸離今

抶先疾雷而馺遺風凌高衍之嵯峨兮超紆譎之清澄
登林巒而眐天門兮駭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
泉也迴望通天之縹縹下瞰帶以憺懔兮上共紛而相
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弭度平原唐其
壇漫兮列新蒸於林薄樴拜閒與芰荷兮紛被麗其亡
鄂紫丘陵之駁駮兮深溝嶔巖而為谷遂遂離宮般以
相燭兮封巒石闕旋靡乎連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
嵯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眴眴而無見正劉滥以
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徙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
據軒而周流兮忽塊北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瑋瑔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嶷嶷其龍鱗

揚光曜之燎燭兮晻曖曖其景炎之炘炘帝居之縣圃兮
太一之威神其室堦其獨出兮敞北極之崢嶸列宿兮
旋於上棨兮日月經於楼榱兮嵯峩嵲突兮電燭
忽於牆牆鬼魅不能自遠兮半長途而下顧塵倒景而
絶先驅兮和氏珍瓌杭浮柱之乘蘖兮神女
而代處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騁玄璜於舜
曼衍兮岐嶵陵乎其相嬰乘雲罔而上下兮紛
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倾宮

今若登高眇遠亡國罔乎臨淵迴森肆其碭駭兮被桂
椒而鬱移楊香芬芬以雜糅兮擊薄櫨而將榮薠映肹
以棍批兮聲駍隆而歷鐘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
與芳椒惟紛紛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
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殷殷鍾鼓其剡剡兮王藺投其
鉤繩錐方征僑與偓佺兮猶髣髴其若夢於是事變物
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蟾蜍蠼
螋夔之中惟天所以降心清魂備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
三神者迺捷巡索偶皇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
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辞荡而為席兮折
神之圜盖乎銀砥之堂建光耀之長旗兮昭華覆之威
威棨戟而下臨兮儵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
肆玉軨而下馳悉儵忽而遷processed兮堰塞水之湍淡兮踰不
從從而扶轄兮鴻風紛其雜糅兮玄弭節而高厲
周之流旭兮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王女而卻宓妃
而久虙鳴玉鸞而偕逝兮從王子而宿其蜕眄方攬道
於東岳兮旬其清盥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
德之精剛兮作神明與之為貞於是飲與宗祈燎薰皇
天招搖太一與洪頤樹靈旗撰其象徵兮
滄海西極流沙北橫出都南陽月屋玄璜觴飲飫稻粢
淡肹響盛融泄烈芬芬庶羞具陳兮煙記碩麟逐巫咸
兮叶唐門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謁兮降清壇瑞穰穰

今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營今偈棠梨
天闕夫今地垠開八荒協今萬國諧登長平今雷鼓磕
天聲起今勇士厲雲飛揚今雨滂沛于胥德今麗萬世
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今登降蒭蕝單堮垣今增宮參
差駢嵯峨今岭嶙峋洞無厓今上天之絳香旭卉今
聖皇穆穆信厥對今徠祇郊禋神所依今徘徊招搖靈
棲遲今輝光昭煜降厥福今子子孫孫長無極今

南郊賦一　晉　郭璞

於是時惟青陽日在方旭我后將受命靈壇乃改步而
鳴玉升金軒撫太僕揚六轡齊八騶列五帝於一元今
靡日月乎黃屋矯陵鳥以偵侯今整豹尾於後屬武騎
乾以青道夜練祓妖以渡燭爾乃造場庭百寮山
立萬乘雲蒙延祝史肆玉燎登圜丘揖太清禮祭望告
皇靈天澄其氣日朗其精飛廉鼓舞於八維今豐隆擊
節於九冥祝融警穆以肅侍今陽侯滄以中停於是司烜
戒燧火烈具炳宗皇祖而配祀培孝思之維永郊寰之
內區找之外靡趣升眼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
城城羣僻蠁蠁黎庶翹悅聖猷思我王度尊崇其簡服
尚其素化無不融萬物自鼓振西北之絕維降東南之
撓柱宣清榮衛電埽神宇風馬桂杯抗旌琳圜五岳不
足以顯其勳九韶不足以贊其舞饗鬼方聲振丘隴
伻景星鳳龍漢企踵爛若列星之環辰威雲騰而海湧

此書係八旁足古羅馬總自然之威鼓而遂動

郊祀賦　陳　鄧駝

洛改元正誕幸厥新豐恩茨溫含唐孕殷承皇極稽天
文紓慶祚展弘仁陽明光宮皇人羣公卿尹侯伯武臣
文恭華省奉贊厥珍奠盧巴來貢來賓玉璧既莘於
斯萬年聘聘皇克明厥德應符貽運旅章厥福昭假
列祖以孝以仁自天降康保定我民

南郊賦　唐　徐彥伯

惟帝啓八十有五載鴻徽縹於肇牢籠陽精禋禮矩
神提以產風配神明而作主偉四后之在天伊萬物之
資覩左日室右星開吹烈火於炎丘詔陛米於委羽莫
不則象我皇篡我而昌青氣社白雲入房與天
地合契以日光被大一陰星則共工殛今可嶽上
帝成今星辰張翠旗紺大蒼龍之旂白虎之旗玄武
天復螣蛇副與勾陳不莫惡蹕先神聖浸發森合芬
德琴音紫唐祇歌吟芙蓉以游渥合桑桑而蓋正陽石
鼓鉦飛沈鼎承擇明居之全法撰蒼象之閒今則大階
平而玉衡正也庶績咸凝慶歌浩作陰陽於下有孚顯
若恢負勝之圖貞昭功之蓋是以玄龜遊乎湍瀨丹鳥
吟於觀閒芝房菌蓋而玉芝景雲璀璨而含夢雙觴共

抵之歌躅躅苑山一行二水之籍紛琴畎邦諠卜和
旺歌小悠歲合作亟日交長至謨朔旦之明期撰純陽
之正地欽陳大旅展時事告紫宙之成功定皇天之寶
位屢驚司典鳴鳩戴鴻蔵崇德考星翼畫八卦以通道
錯五行而辨域對越精祇森羅正直木異火而殷鬲像
乘雷以圜極載師清野土訓掃塵綠垣虹合參途電聯
龍組帷以艾景覆皇邸以慶煙宮伯糾其禁內饗烹其
鼎周廬攢搆以戴香列蠢抗莖而翻緑繩繩都人濟濟
多士九牧之守百蠻之子莫不挈膺提羔措騶噎軌紛
鴈落以騰逼皇而伯儇或駢肩而側足候吾君之
戾止若葵藿之傾雖光同江河之赴冥水也然後啓端
門警仙蹕雙鳳翥首六龍舂賜青旆翼雲紅旌彗日鏘
玉鳴鸞接金鉦之廣衛傳畫角以啾嘈曳朱旗以
駭空明風伯令收道制玄冥使司律此靈祇所以保綏
皇天所以宥密於是開龍次幸蜺幢鵠鳥司棄熊羆奉
收皇命乃彰畫戟襲大衷端玉斑肅珠旒翼翼穆穆業
業於寢止躬擁神休設天宗之六席援長發之二
琴於是乎拊神休設天宗之六席援長發之二
琳盥以明水薦以香羞陳蒼璧而咸事藉白茅而閒幽
絜駢旅之泔淡酌玄酒之醪馨盛黍稷之書獻祭天
乳祥罔留沙業薦誠禮數於彤壺布微音於紫縣幸先
於金簿之豐禋覆以瑤篚之萬皇后介禮恭茲亞真凝
億兆之歡心注穹蒼之景貺紫微開今天香滿神之來

今風煖夏雲和之寶
瑟吟孤竹之清管石麟天驕圜翠煙而上征裴鳳汹霍
迴高蓋之無算瑞氣蜿蜒於歌匈祥光熠爚於花罕三
解終成萬祇星醮昇羽節專靈掌夏以青磬磬登
歌而咽雲徽雷鼓之風奮致敬歌之細縟禮畢功成天
旋日轉宸儀允稱后膚胥展引大火之流箭迴庚庚之
華葩倪三靈之崇構御六氣之通辨覩太玄之神策張
集靈之瑞典草木亨今雷雨霈混混今雲霄霈霈
壽觴霞舉今綠竹緜筐岳立今駢羣峨天子方合符
於大庭之圖錯萬以梁父之阿從容前哀而側足候吾君之
今紫皮也千載以宏轉整萬物而星羅則述易象者獻
風行之頌歌比興者奏時邁之歌蕩乎巍巍乎無得
而名言至德允迪曰嬉嬉雷聲告成功今我后享亞
神日今祀歌布濩延皇宮今惟第代表霤井中今享嘉
千億斯無窮今

宿酲于內郊賦

杜甫

蓋王光於南郊事悅多福而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
位之吳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
祀先是春官備頒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今春龜而不昧
俟萬舞之將履掌次閒邇邸之則封人考提宮之旨司
門清致乎壯牢之繫小胥專達乎駭位之使二之日朝
爾之初況吾天子警然視次俟形虛然若有所聽又齋

心於宿設將旰食而亟寧旌門坡陁以前驅鼓騎反覆以相經頡曾城之軋軋軼萬方之焚焚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洋槃蓋之角摯黃屋於鉤際之星神仙戲劇以落羽轙魅幽憂於固扃戰岐懷華摧渭掉涅地回回而風漸漸天決決而氣青青甲胄乘陵轉迅雷於荊門巫峽玉帛清迥霏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沖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明通於純粹溟涬為之垠堮馳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獲之勦蠓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眷冥金鏤戚陰以結絡吹壎與以軒軒偕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蓂彩臨乎大薄熊羆弭耳以相詆

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神宮之縱繆屏玉軨以蠖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表始進於宮掌之幕優牙鏗鎗以前集周衛嚴轄而威若月窟罔而捕落畢定位以告潔蠁嚴上而清超眾寔曰獨稱而曉何況羣方之殿殺以建豹韜裾婁婁搢紳蘭薰方雲莫以張蓋春藏殺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面曲折周旋叙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供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返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麴糵之勤必取著於紛純紋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丕業經起信可以永其昭配

德以定禋玄纁炎行乎無極殷薦鋪繒孚至精稽古之時憂而符合契聖人有作不逆慕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冢嗣之老儼而絕皮軒鸞帳殷稽首曰臣聞建人民已往法應知文貴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啓門於蔑口以木鐸于撫終始而可見泊虞夏殷周並煥炳和志爰奏夫之於狼貪蠶食漢級之以蛇斷龍戰中葬乃夫子以從聖篤信曾不下眷伏惟道祖禖生靈之碌碌配帝嚳之踰高呵五精之息府考正氣之無斁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祚觸跌氣慘黷乎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詐之忽天門云開眾招百神以之鳴喝高衡騰塵長劒吼

血尊卑配宇縣刷指榮極之將頒捨清芬於已闡鑑之以仁義鋟之以賢哲祔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彰報蓋九五之後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高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荒僭梁然假岑寂其喙宮於空積忽徵刊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觀數紛從百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風夜匪寧用素模以守于曙及茲玄元之垂裕乎後夫聖以百年為鴟鴞道以萬物為芻狗今何以范臨乎八極眇眇記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紀歩閎視於神皇之首斯上古成法蓋

其人之所不足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圖之又曰之意不在祠泰方之云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之瑞既昭於此一物何疑奉邱廟以為寶持怏怏而救況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而歸

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賦以題

唐蕭穎士

政教之始莫重乎祀祀之先莫尊乎昊天是以前王受之於典帝後帝奉之以周旋以事大矣其使高日之至也所以明氣之至丘之圜也亦以象天之圜於是致齋於宮合樂於律羣有司肅肅以徹戒百執事乾乾而莫懈牲用騂犢以貴誠酌用玄酒以明質但交信表與乃出覆玉帛之卿信昭扶桑之初日齋心滌慮所以虔祗不違樂徧禮成故能神降之吉觀夫廣場還

方珽服大裘享九儀之卿士從五等之諸侯旌旗露卷冠蓋雲浮展國容於御路行大禮乎郊丘百役既備司儀辨位佩紛紜以陸離鐘鼓鏗鏘而沸謂君明其義臣敬其事執譽刀以啓毛血奠蒼璧以為贊薦一獻而上下齊陶樂六成而神祇降至後乃取血膋陳玉幣寘於積薪之上燔於泰壇之除飛燎煙於大清合黃光於上帝是以神降我福人懷我惠時罔凶荒物無疵癘致洪化於仁壽豈不由肅敬於大祭容有旅遊函關欽茲至道觀祀事於國典仰明靈於有昊敢陳禦侮之圖玄造頌曰日南至兮既望祀太一兮圜丘七萬斯年兮承天貺

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賦

唐賈餘

惟天地大惟聖表天所以新乾陽位郊上玄禮高明之禮肯舍燔柴之陶瑟告太一以祇敬權神休而吉蠲於是籍白茅兮玄酒潔蒼璧兮今象其類皇虞先務司儀辨等而不愆於是啓祭扃陳鼎而不愆於是致齋於宮合樂於律羣有司肅肅以徹戒百執事乾乾而莫懈牲用騂犢以貴誠酌用玄酒以明質但交信表與乃出覆玉帛之卿信昭扶桑之初日齋心滌慮所以虔祗不違樂徧禮成故能神降之吉觀夫廣場還

合泰壇五時告萬物之生成當一陽之初啓揖羣望以
咸秩列衆靈以備祀紫微開今天意通元氣調今薰風
起祀之大者莫盛茲道展敬乎皇心報功乎玄造奏搏
拊之清樂徹純殽之蒼昊實祀典之所崇諒邦家之攸
保若乃陳以牲幣酌以秬鬯歌大呂以爲節舞雲門以
爲狀達誠於氤氳之際降靈於閭闔之上騰瑞氣而宛
延燭神光兮溥暢我國家報本克禋順時脩祭配太祖
於座於以敬宗祀皇天於郊爲能饗帝此所以神祇降
鑒天人合契保昌運兮永貞崇明祀兮不替

宋 范 鎮

大報天賦

大宋七十有二載符節合於聖神陶鈞運於真宰化至
而乾用九令行而風不再表泰山四維兮固基圖而靜寧
黃河一清兮興頌聲而遠茂對元享降休其如響富媪效
珍而帶愛星氣交見景炎青赤之光魚馬兩至道出東
西之海於時百靈會豹天之遊萬物極崇丘之大鑿井
者問誰帝力仰盆者不知天蓋以上方游神治古通表
垂意幾成之會通皇極以甚衷基太平而無外重茲盈
成罔或遐怠若曰時靡慈伏物不疵癘協氣共皂而融
然無際者上穹之保艾邊鄙不聳干戈倒載生靈相與
而歡然於內者三后之大資按物理以順考會朕躬之
弗逮不有反本之報曷爲合生之賴況夫事具往聖之
行文備前世之載奚庭有六宗之禋周家有始祖之配

邊塗也秋秋踏踏走萬人之望駭駭馳今浮埃沈而瑞氣翔參忠信於倚衡今遠何適而不臧總德法而永防嶽然其不動兮躬自厚而矜莊春然其太和兮躬不違而滋凉顯備思於逆慮之事也徑息駕乎列仙之場儻陟降以肅潔兮眷悟靈於忽恍欻謁之辭稱畢孝思之容外益革然如傷帝然不懌念報天之罔極顧履霜而懷惕莫重乎禮經之五以觀乎世廟之七內則樂穆羽舞旋秋薦芬儀赫奕遲奉乎明靈之來格外則熊司旗虎視戟威振厲氣勃鬱爾陳乎游敬之駢坠俄而俾呼旦之聲震出南之嗶盼重閎以南直屈夫禮神之宮觀夫塗大末以周闕澄八觚而翼鴈風紳綏之綷縩有經叩天進項指與上乎榮號者當守却而不名斯崇貞觀聖政論卷四 大業文武 三七

貂蟬之蔥茸上應皇星以前雪下葉野而縉川聖人凝旒以則數鳧壁而象圖樂六變而享和爵三獻而告虔百神爰瑞以祉洽四方永宇而來旋啓脾菅之芬膏焫燋蒸於高煙昏醫明之升聞鵠嘉休而肅延迴五輅兮清迫御兩觀於中天歌塗巷而沸湧觀堵牆而駢填或陰而霞兮振衣而暑威曇跡而側肩靚妝千車迴軨衝翬翔若移山之行隱如奔雷之聲磕砰礚砉以拱乎神庭鐵衣萬騎奮踶橫連晶如積雪之稼迅如衝風之戾宛轉絡繹以環於帝室嚴排兮中外臚句兮上下繩鶴馭以飛書維竿而肆欵紱係纚以畢出普祉咨而一灑重誰之曜大繼明以照四方太山之雲不

崇祀而福天下的飫明本化之奏需雍太室之磬曼延於壽歷覆盃之安盤固於宗社彼寸陰分陰后土之祠交門竹宮神光之拜或改改於曲請或屑屑於末戒臨哉陋乎曾未知福谷生懷萬靈之爲大也有一二前壽顧謂其臣曰于游都而盛其際古其逢者所冒覩日之光利用賓於王矣亦嘗知盛際之所自出吉逢之所由來者乎于少留吾其語汝夫聖人之將有爲也必本於仁義聲而爲樂文而爲禮楨而刑貴統而祀祭崇讓以樹之懷柔以固之作德以茂之此古先之能享敎化之學基也故其始下詔則有司指南有經叩天進項指與上乎榮號者當守却而不名斯崇

崇祀而福天下的飫明本化之奏需雍太室之磬曼延於壽歷覆盃之安盤固於宗社彼寸陰分陰后土之祠交門竹宮神光之拜或改改於曲請或屑屑於末戒臨哉陋乎曾未知福谷生懷萬靈之爲大也有一二前壽顧謂其臣曰于游都而盛其際古其逢者所冒覩日之光利用賓於王矣亦嘗知盛際之所自出吉逢之所由來者乎于少留吾其語汝夫聖人之將有爲也必本於仁義聲而爲樂文而爲禮楨而刑貴統而祀祭崇讓以樹之懷柔以固之作德以茂之此古先之能享敎化之學基也故其始下詔則有司指南有經叩天進項指與上乎榮號者當守却而不名斯崇

嗥之至誠也將儀則百辟以塞移珍謁謹衆譯厥角於北闕吾奉贄而不絕斯德而不紀斯仁壽者庶黎愉然而在宥斯作德之洪業也大一舉而闔眾目非由聖躬發憤其孰能大圖而研究于盍亦按育庭之圖披羲農之籙仮結繩之契之異跡卷領垂衣之蹟料基緒之爲厚準已往之回復揚厥以祀其勛揚芳以孳其揚音悠文心歌新氣依天反而進瞶臣踧然而仰曰富哉言乎微夫人後進生其不識王澤之沃虖也誰幸而系曰陳赫紹宋體元垂統升中而奉今敞大圖應聖何言保往以當今吾皇之崇合符無窮今

圜丘賦

宋 祁

若夫天地之區既與而陝王者所以作京禹神明之隩
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馬戎劍之擁師逶也誠正鍚
保界之陋鄙周雒滻澧之淵乃據崇之芒芒俱河之渾
渾畫邦畿之千里於以宅天子之重然後跨其乾乾作
邦乎先帝其祖之所自出今適有事乎昊天占圜南之
七里得高丘之崛然自乾窮之初開保神靈而不遷藏
偉兆於遐葉震元符於茲年此烈祖所以衷神之對神
宗所以放物之獨真考之所陟降至后之所周旋薦列
聖以烝衍總萬靈而賓延翕降監之厚福焯兢兢而亡
原則晉考卜乎委粟漢於飾乎甘泉曾不得望我之末
光絕炎況並驅而齊肩敢問圜丘之狀也其何如矣
廣矣大矣略可詳矣上崔嵬以斐律今外博啟而神飈
迴朱鳥以高蟠今駢璅題而邪峙休氣回復乎其根旻
藻泉流參乎其址輪奐不若泯伏於其遠今神明森然
雜襲乎其通於是據之辟之其苗其畛修之平之其坎
其瘞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壁引道閎閎以營界
紫無綃版以作勞不籍羣而略修因天質之自然非人
力之攸致萃今似高山之在周郊載瞻若隆睠之亟汾
涯及夫涓日肇祀於郊之宮陶匏尚質金石有容壁真
褥以蒼蒼今鼎鼒隆隆百神服食莫衍乎坎間今
有司守燎聚燔乎道中稽類天于相維辟公成盛氣以

張力相升降今宮懸大奏莫拍畢黃之雍容合
黃鍾於鈇柴曳高煙乎璇穹達神光於紫幄七聖配
七星設乎已事罔有不恭若乃自內出者無正不行自
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宰乎祖而推本正乎位而升配
俾禮動乎上則神餐樂交乎下而人喜畢九州以鼎力
登一牲以盡禮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踰其德所以
圜丘事天乘至誠為貴則其心之所尚庶幾乎
事神之實時圜丘之所尚庶幾乎
禮欽貢黃圖之方志夜草漢制之列次皆仰官之個仁
脈蹄種利之記魚長九淵之餘皆依先王之廬
尚且落成者鼓吻而棲噗乞
以語怪為丘明之好亟圖丘節而遺矣寧儒者佾優
而永之思欲述作須曰此圜
并而是恐肇而安今豈無昔
高哉不回委如山今聖繼聖

宋 鄭 獬

圜丘象天賦

禮大心備且周自炎蓋推尊於上帝遠擬象於高天必
有事於郊之宮陶匏尚質金石有容壁真
於下而花馬享帝於上謂丘也其形特異我所以貴其
自成蓋天也其體亦圜我所以法之相尚爾乃旋伸冬
之序迎至日之長掃以除地升而始玉是必肇靈壤以

高峙模圖清而上當擇吉土之成基乃定其位倣高穹之大體以就乎陽由是歡然神意交穆然天眷授福葺靈以從之祀嚴太祖以爲之侑煥爾盛容配乎大就成非人力贊寶勢以下蟠仰合乾儀環太虛而高覆然則禮有物也其制可象天無形也其端可求故我相法於厚地取類於重丘崇崇其高隱若積上之固浩浩其大渾如洪覆之周是故有蒙結以藉設有陶匏以薦禮大裘焉以彰其質蒼璧焉以象其體圜異周朝校政築層級之三成漢祀命郊光重階之八陛是則事至神者物無以稱其德接至高者丘所以表其處與地居上如天轉圜對方澤之成形乃殊其象規大儀之冥運自貴其

全聖人所以明禮大原建邦茂憲兆其成速符於至健夫然因天事天得先民之至論

元 楊維楨

泰畤賦

有西都賓問於北京主人曰蓋聞大漢元鼎之紀當世宗武皇之二十有三年也冀州睢壤文鼎獲焉渥洼之水天馬出焉越五年天子感神異若望見太一之神脩禮天文而泰畤立焉主人亦嘗聞其制而識其故已乎主人曰未也賓曰鄜畤之制雖始於秦人而五畤之名實備於漢氏也五色之氣雖已神於孝文而白麟之獲實始應於武帝也維五年之冬月實維建于朔日辛巳而冬至在是蓋天以寶鼎神靈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

復始之盛基是日之待以比踪也彼元鼎之好惡記天神以見之伯老人之鬼道立泰祀之淫同歎坦平之所安是貴宛之可疑日不拜於泰郊而祠之於汾陰世之倣倣乎甘泉畤太畤隨時

經筵日講官起居舍人修國史兼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典禮

大禮慶成賦

宋 張 耒

惟宋六世皇帝踐祚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靜中外乘鴻業裕增景厚以對神祇祖考者固已蒙被充塞於口無得而言矣粤以壬申之仲冬將有事於南郊乃詔列位脩職賦事而有司建言惟我國家國時施禮郊丘之位天地處在牡帶並薦禮樂合舉而古者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郊別位殊

時爲獻異數有司莫敢質疑於是天子喟然深思祇畏敬飭曰法大節崇其敬事孝公卿士庶禮之官竭思和會以訂六易於是皆者曰先王齊明以享帝而帝之享否聖人不由知之重天福者共享之占也恭惟國家合德天地於茲六世英德日新光融令問赫六合一意四海一家北荒奏功岱宗仁宗席安和南牧之狗不敢警命威加北荒奏功岱宗仁宗席安據庶不勞指顧理務稽老合喜無內向吏士來頓藏竄屈伏紋紹太平垂五十年英宗入纂百姓與能神考有爲六服承德此可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

七其久哉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扆乘雕玉之輿應龍
受轡招搖翼轅建虹蜺之旌竿今屬彗星之飛游太一
執鞭以先驅今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周流貔貅
六師雷震萬乘初海弗而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
幹然玉温健伏天運聖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
炬赫之靈源兮寶祚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
宇之嚴清張威英之廣樂備千答之盛舞景光交徹鸞
鶴下神嬉靈豫醉爵俎豆列位清廟翼翼之宮七聖在天
時降於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人瞻祖祏而念
功兮顧禰宮而感親聖考油外發中兮在位望而含幸
霧鳴告旦祥氛祲消滅靡從我髦士來祇精禋御史肅吏司
馬鈐兵既陳逶遲運雲流而日行兮又洶洶業業每運
而天聲靈旗沛洪會赫赦霍兮搜擊龍虎而亂飛雄
驚慴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書清弛威弧戢天戈兮
固已熄滅嵩光而折檻執飛廉囿商羊屬之有司兮
義和底刮披掃書獻其光明蓋傾郁空閒朝首跂足俯
窺浸基儁覩佩玉鏘鏘紆長組曳雲裾兮於是背都城望
於是背都城望帳宮邪亘其迤邐兮揚圓蓋而威夷
功顏青雲以連屬兮樂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兮
陳錯施於萬雉扶傾之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抱而
曳疑神變之數成兮涌九地而出峙德廣千柱廣啟萬
枝飛甍翼棟洞壁啟戶之閎閎旋日之樞磨洛執算

文選卷六十四 大橋 大橋 大橋

一日今三載一祀年萬億今

元符南郊大禮賦　宋　劉　弇

粤若溟涬鴻濛之始登魚莫獸摩豺獺之知圜廬方趾厥協精純肅專於是乎有祭及稽諸載籍則郊之禮尚已傳曰帝王莫大乎承天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以其祖配則七代之所更立如指諸掌者蓋明乎郊社之義虞夏商周胚胎前芳絲冥罄黃用詔於後厥惟舊哉及陋者爲之則誣天瀆祖神醜雜揆其語弗經見揩紳者不道九天太一三一八神則方士之說試黃蛇白帝陳寶鳴雞則秦餘之祀與或龍馬寫木或待我而五或遙拜竹宮或假手旁午故漢三十年間天地之祀五徙而

稚主之徒罷去四百七十餘所有唐末造閱爲苴卤殆不足數是則數千百載寂寥無治之過與誠有待乎我宋七世彌文之真主矣昔昔五季不綱蕩去典制遍民則蕞氏刈豆置罔則累纂十二雪桃薦履顛倒本末飲羊璞鼠庶廣寘盛鶴列者蓋鮮絕笑章甫者高惠文冀飛虎使嬰食冠沐猴使揩紳慄慄環繞柴薪燔之弗嗣丘故罔而益泯凡時君與共害已也十去八九而先王所以揭虔安靈者其間僅存雖有天成長興之祀圖圄已陋典超超前哲獨矣補吾世之討論哉我藝祖之初也皇武奮張拱宅餘莫九塵而業萬世支傾柱而紐絕維道龍德絡藥瘝砭疲於斯時也武

人寢沫金寶之枝而委者衣食足而不兵黃吻嘯啄鳥鵲之巢可窺爰前履錯珮摩洪渭巢箕來歌鼓往者易頎顏而鑒方心踧新者低洎而起踖和摩同節之容而穀若范長慈乎由儀雖大之祭相聞

歸類於天於是條領祇
掌故之儀草即是歲之
先是夜宮僅存具以備
甚厥惟古誠翻大端誠
曲面勢而人是經商乃
霰雰而沛聲山噎壑協
是梓木姑繇之墟薦馬
神皋而賤綺阡飛驟軒
平右城青瑣綺疏的皪
輝賦白而駢朱街琛躍
練而霏靡厥有飛廉前
連蜷承門結陽蓑芝楣
與繡案
千官儼以衙從於是雲罕
舒鮮麦鳥號夏服星紀月
漸朝委如注川初逗陸而
聲而肅譁班劒竦飾以陸
雲而曠羈黃道端以綢直
五衣今翕高綺錯霍雹分
而啼輪詰盤尤使當兵今
揚今默靈吞而鮪當貴
辰十二以效時今典抗指
今年冲淳南以相華勝
矢揚弧不杜以句好而
乃責無衛恐血緊政
若雲氣奪曹徒手之
臂弧而腰鉞於是爽與
誰何空警長人叫車
陳物告備振鷺鳴
時酒醴深時也天
編要有石張門蒼蚓
書哉節夜容命寧

班馬讀爾七萃卷舌終紗萬枝扶鑣文轍烘解驥與風
膏邊珠還而雷掣天子乃步自大次暨小次而須馬左
廷右揖樞臣禮官以引以翌遂造乎壇端柴煙升帝謚
寫靈斯游下風馬藝祖是配禮無遺者百神受職魚魚
雅雅將事之臣罔敢不共貴骨嚴顏秩秩預弁匝首
以星俯珓飾翹而鶯囀若乃堵以備樂磬簫笙鏞弧竹
之管其宮圜鐘押獵後先翠葆崇牙宣和播粹金支秀
華般裔裔以依永貴人駿奔而登歌以亞以終飲福受祚
熙事備成燿火斯舉御端誠而大朝會於以篤萬世無
疆之祐於是屬車改轅先驅復路乾熙坤恬協泰齋諫
疏祥颺而舒徐菊游雲而布護奪騁目而醉奏心抃歡

足而踏林羽千乘萬騎不動而喧望彷彿以依約至徘
徊而蟬聯霓衣差絲以陸離地雲韶紆聲而撲鼕車轍馬
跡無取獨話白雲之穆滿駕龍駕鳳尚陋按行基策之
列仙上乃御庭門弘金科升天德貶百福荷鏗萬石考靈
體泰隆安協綏邦皇心懌腸顏色揭鍾等鬱回禪亀言
布漸動柏翔仁風旁塗澤紬繹祀典稽覃德興洽灑
絶蹟遠已寘衛存問乎高年秩牛酒與采鼎於是歡呼
之聲沸渭鏘洋億庶千官環聽黃熙若大旱之望雲
霓榮若湛露之晞朝旭快若庶鳥之宗鵬鶵諫若衆山
之景萬常也今夫施洪者報斯興德茂者禮逾文其事
則丘上帝而廟祖考其教門高宜所以爲義親親所以

爲仁然而博碩肥腯亦或吐諧則貴德不貴物齡戒沐
浴有取乎耳則在誠不在人豐茂省則大簋不足以大
旅牛眡祭則東都不如西郊此固元符所以材兆物釐
吾民時雝酌樂神貺前代而講歲禋也頃歲宗祀明
堂格於蒼昊對神考既往之聖孝也間者爰兆北郊
媪神是報以須敬造古來之明道也今又睹夫端誠之
嵓嵓捨空跋爵方地此而天則薦和繹休寶神明之所
相勞非曠古盛德敢耶慈亦歲閱
可得而匹絶也且夫留滿周萬馬談則沒有餘恚當君
而譽堯舜亦莽生之所深恥正得春而不考信實艱頑
爰而已矣況若小臣罔陪祀祀若

復謝後不與鄙欲敬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頌洞蒼莽
特元祇兮陽可望觀無窮兮設自然壇圜成兮百
聖主比跡秦登兮來更七世兮一人兮英兮紛綸煥潤貴朱
紫兮珠璣兮鏗鏘兮鴻鵠翔兮集阿兮鳳凰尚陋按行基策之
列仙上乃御庭門弘金科升天德貶百福荷鏗萬石考靈
體泰隆安協綏邦皇心懌腸顏色揭鍾等鬱回禪亀言
布漸動柏翔仁風旁塗澤紬繹祀典稽覃德興洽灑
自時厥後福同陵兮若之風雨霑兮安日星兮臣奚狀褒
五兵兮鳴鞘鞘榮振振京兮顯允天子我民寧兮於萬
斯年揚鴻名兮

壬申歲南郊大禮慶賦

宋 程 珌

皇帝御寓十有九載與今爲再見於上帝惟王者父天
母地尊祖配天顧已疏於三歲祔克脩於十年我藝祖

之膺圖秉籙也道冒六合功該八埏儒臣風咨合轂載巖破前王之陋揭來世之先前期祼鬯至日潔齋於穆太宗重華比隆歲元叶吉二祖並崇列聖揚休是則是共感生配祀火正奉祠興圖顯太一之祐歲平昭五帝之宜熠燿望文森羅帝儀炎祚中興熙事孔明偉上聖之繼照顯睿德之升閟中更孽臣胡然弄兵稅搶搖空戈鋌滿地宮而不郊禮廢以墜停彼元臣運膚泰亨天子"善任英明不疑和氣充塞拚跗布野年穀豐衍災沴消伏日月燭乎幽冏雷雨灑乎寬嵩涵元老今以簡為輪爾鴈髦今復招以旌技偏裨今人自期於衛霍之列秉圭符今家不涉於遊於龔黃之名日月功今課中才之士

拘攣脫今待非常之英蠻然龍翔油然雲蒸用能包藏之姦天發其禽千紀之夫神趣其縛豈曰無幣予今泉流岂曰無粟今人紅鬥稱鈞衡今物不煩解琴瑟今聲惟和天子曰嘻爾相之力元臣拜手我后之德天子不居薦之上帝乃稽玉曆乃練上日歲紀之申日至之辰先成乎民乃及乎神奉牲以進博大以碩奉粢以薦有芬其芗祝無媿辭天其饗必時也終始天低宮室偏遲六龍雷動千官影隨原廟先謁圜丘載祇奠太陽之壁瑞陳宗伯之珪露液永監雲飛實錄慶百夏歲星酒象醴肅肅乎觚墫之靜洋洋乎英蕤之遒龍章今袞煙玉采兮旒垂天容今雍愉天步今安蛇臣工巍峨環佩

傅與礪

祀赤賦

惟至元壬申十月之吉大臣統率明詔祇嗣皇承天命宣布章宗谷九六日臨萬方紹丕基於既遠衍休運於無疆乃稽典籍陳禮祀戒有司飭行事謀奉龜以時日爲先於天地次是春官歲遹原職效能考壇壝於陽位貶氛埃使清肅且端敬且而規合石縣砌而方平維牲旨滋鼎鼐斯嚴以相承洞百靈以超走齊二氣與降升犧牲既成粢盛告潔赤精召明之月黃琮掩鶉而霞潤蒼璧泓涵而永徹是皆將以表至通明靈固不因清濁以辨位仿方圓而成形也皇帝

方以春秋鼎盛肆命重臣攝行大典載升星耀飄裾霧
卷對越上下潛交幽顯儼臨壇而翼翼躬服事以勉勉
凡百多士亦肅且和駿齊就列佩玉委蛇御史執法曰
糾其儀端白簡以山立鐵柱冠其嵯峨於時萬境凝淨
羣聲闃寥星駕翳以沈漢斗遲遲其轉杓樂舉今應律
煙登今干霄天門開今紛照耀靈之旗今下飄飄縠縱
縱以振霧芳菲菲而揚飄爾乃酌以玄醴藉以白茅三
饌迭進八音不淆蟠龍夭矯於寶簴威風翩聯於雲旄
祥光燭以浮宇景氣郁其覆郊禮言備神具醉揚空歌
旋靈施神之來今陰陽會神之去今福祚昌皇作今
彌億年世修加今永弗替蓮豆既撤百僚降止工祝將

脤致嘏於天子浩浩乎洋洋乎莫不鼓舞元化永福恩
波用昭明於靈貺咸稽首而作歌歌曰帝承天休膺大
寶今蕃祚於郊假穹昊今慶雲下流被百草今羣黎熙
熙安以老今崇德固休以永保今

郊禋賦

明 鄒德泳

伊方儀之博厚今統玄形而承天苞萬象以函載今德
上配乎重元維曜靈躍於陸南今伯趙昭景民其應斗
帝將乘離而大報今駕之方澤乎莫租於是使馮相歷
日今司樂宿懸奉常傳戒今掌次張氈秩宗修禋祀之
書今太宰總揚職之警儐人共玉帛之飾今司膳奉薦
粢之省帝服皮弁而誓戒今又蕤蘭芳以發咨穆然淨
心於帷設今儼若瞻乎柔祇詔飛廉使清塵今款豐
隆以混道前望舒而後鈞陳今於益之以崇尤其乘輜司
空已埽以新徶今田閭糧而如星雜人呼晨以叫百官
今申卯應而鳴鈴於是升金許今撫天僕揚六纛今齊
八騶旋蓋參麗以雲浮今大常勝旃以電燭屈帶鮫函
今旁載六弢豹服今驂行重英曲璫今耿耳赫今雲罕激
耀火而納光騎麟騰而駢隱今夫何駭豐風而追電也
倏習霍而驅奉折今百靈蓋況樂以安莫此帝乃服大
袞之書煜今秉鎮圭而如璋建旌旃以啓前今莫黃琮
以為儀犢與繒往往象色今圭兩邸以從數奏太蔟而
歌應鍾今又繳以咸池之舞琴瑟材之以空桑今管絲

竹而比音鼓鼙若以為淳今鼗以陶泡朝踐酌
迎尸於先祖今宗伯贊而獻酳酳饗食申之以盡齊今又
已以親耕之禮次之以躬其更數今歷沈齊而七之樂
繽紛其洪奏今悅盈耳今在茲洪臺嵩其獨隆今瓏交
江而入龍鳴翔虎以遶影今忽不知其酷肖折薛荔以
為茅今羅杜衡以為藉此芬芳今在座酒而
肅儀召天孫於石閭今呼海若乎巨壑起天吳與陽侯
今縱雲陽而徵索曰爾膚功之在民今謦頎埏而胥懷
予說奄有此廣輪今茲用修報乎厥埋既瘞鉶而盼祝
粢今廷宁乎邠國與泰達庶揮總總以來謦今鑒予
心之繾綣於是地祇開今揚景輝來入極今臨方扉飲

明水之清泠今當勗牡之腯肥祝融戒而肅侍今恍若
其仿佛從而干雲靈齊潛以中停今又似乎重漠紛灑
而沃日石麟天矯今圖翠煙而奔鋒雜鳳雛喈今依清
風而和律瑞蚪蜺於越席今祥光熠乎金根既薦享而
畢事今乃飲昭華而迴軒漿既成今神具佑羣鶴留今
獲異獸雲雙讀今南滂沱懋百福今錫萬壽辭曰載載
方丘隱崑崙今肇禋嚴祀萬乘屯今衛牙錚鎗迓大鎮
今聖心穆穆嚴邃密今樂奏八闋地祇出今神光刻刻
福祿植今繼繼繩繩千萬億今

郊禋賦

明 楊元祥

帝秉圖而御宇今翔仁風於一紀坤軸奠而常寧今泰
階平而若砥嘉禾連畛以鎔芬今甘泉膺而若醴西狩
納貢於白環今東濟移珍於桔矢洵閩澤之遐暢今乃
聖心虔而帶惕曰惟古功之默佑今俾予一人以臻上
理素宿心而告虔今展明禋於首始既鶴享於蒼郊今
復膺宅於芝社惟開逢之駁歲今望舒亦亘於敦牂律
方應於黍實今正大火之當陽旦初麗於蒼龍今昏玄
武以高房景風翔於南陸今旭日高標於宵中乃命羣
僚以稽舊典今將終而陳常閟陰澤而展玄郊今時致
禮乎地宗伯秩祀而陳常閟陰澤而展玄郊今時致禮乎地
皇屬靈辰之既屆今筮吉日其惟子雖人徹漏而送曉
今初日上而如輪攝豐隆使御駕今命雨師以清塵六
玉以扶毅今鳴八鸞之紛紛來鳥見期而錯映今屬甲乘運而騁文
設以定教今昭前時而星陳之思天總七辛以連德今宅中
先後今不踰時而至乎方澤惟皇精實以肅穆今躬孝
享而承神休被九章之赤舄今垂十二之冕旒端玉珽
以告虔今御蔽璆之大纛宴山罍以薦酒今援有邸之
三球盥明水以表潔今用陶匏以象之升方鼎以陳羞
今綰白茅以藉之歆黃琮之甫薦今鐘鼓鏗鏘而交振
太蕤奏而雪飛今應鍾歌而風迅旻雲和之寶瑟今吟
孤竹之清韻鏘咸池而容與今三犧五牲而迭進肆塵
之嘗薦於先重今時祥光之爛爛閶闔之晨開今百神當時而虎拜曰惟坤元之資生今共乾元而
天泰定而三陽一今洪恩於無外翊遐美而弗
忘今曰化工之是報百純嘏之敦錫今誓河山而礪帶
保民而無疆今起敬恪於天顏曰漫漫方輿配
乾坤之合弘光大之勳祚今有赫北郊洪以敬今惟帝
成恭臨廢享今神之格思垂靈爽今龜龜皇圖配地廣

今

大祀圓丘賦有序

明 廖道南

嘉靖庚寅十一月丁表上御奮宮禮紀昊天上帝於圓

丘臣道南泰賦疏曰伏考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我聖
祖高皇帝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詴禮臣曰帝王奉天以
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今既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
方澤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畏冀精白昭格庶陰
陽和風時以福斯民五年十一月辛酉祀圜丘禮成
於時儒臣宋濂序曰皇上據禮經洗千古之
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格恭宜恩有赫其臨陰敘
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咸寧康歌之舞非其時
乎八年冬至天降甘露於圜丘聖祖親製爲命儒臣
各詠其事以彰厥美至十年觀心亭成聖祖復命宋濂
記之臣嘗莊誦竊嘆以爲我聖祖之垂諭於下也惟以

格天留民爲念而當時儒臣之納忠於上也惟以順時
澤物爲言視唐虞之前俞禽譽戒於賡歌商周之雅頌
存敬畏於祝釐其道一而已矣恭惟皇上體法聖祖步
復圜丘之舊制祇承大報之盛典孝與禮樂允協神人
甘露風降於往時靈雲應期於遹歲嘉禾秀麥登見祖
祥雲慶河清鳳形歌頌是故天心歆豫人心悦懌固有
徵矣然上天以好生爲德易大有之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元妄
之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咸
之象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今天下安庶固皆之
臣敢寫理極陰剝陽復此其時也皇上宜天聰明體天
發育值孟陽長之候演領仁政之
有之義當信達順以推无妄之
過敷於四海文恬陽之春而協氣
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邦
家聖明簡列侍從式經講殿仰知
坦快觀宸章之炳煥惟天命大
升允矣其臣敢不敬臣職專祀
意之時上獻聖德純誠之頌普宋臣范鎮有大報天賦
宋祁鄭獬有圜丘賦乃倣其體裁繹其名義謹撰大祀

圜丘賦賦曰
大哉乾元之至神此恩忘未分太極涵乎眞精闢闔
純彤乎化先乎神明於是乎二氣絪縕四象著五行順三
才而出其宰而治其寒暑而成萬物而雇博厚悠久是
故明明在上帝宰命以健犖生精赫在下君建極以牧
黎民倣而式之豈無墊而無異化而裁之寔並育而並
行而皆出古代作神聖義農履元軒轅龍正堯欽若以
授時舜幾以敕命禹惠迪以汝功湯昭格以嚴敬文
祭照以順則武低承以執競是故共事天也或則圜推
策以觀玄化或被衰垂旒以象窈冕或洗心黑德以將
明聲或設主八佾以彰雷音盡圜丘之祀與天同體誠

悠久而無疆命於穆不已迄哉迪矣其所由來者遠矣我聖祖高皇帝首握真符肇建圖丘於中都時則月星珠樹駿業而訏謨鴻圖陛宅基載建圜丘於南郊時則海嶽雲靜華虎變而乾龍飛迨我皇上欽天法祖執一御萬超三邁五出寅繹慮以申畏命履恒昭貴以開泰宇乃歲上章敦牂提月臨孟陬日會娵訾望上淵衷默契睿思先知昭告皇祖移卜泰壇協靈龜之攸吉測顯象之成宜乃稽羣典發明綸下瞻谷穹周萬天章燦爛而星斗輝宸藻溫潤而雲雷亂於時視而宗藩賓而動咸近而六卿庶而百辟內而黔黎外而蠻貊罔不遹觀厥成允承休德胥與覩聚光而揚大烈也乃於

仲夏日之方中律旋林實令勿祝融皇上致其精誠達於昊穹乃命宗伯乃召司空諏良辰以爰始擇吉土之是崇乃啓郊壇筮天門關九道宿三垣土圭測景而正方位水泉定勞而塋千原於時封人畫疆匠人營城山虞論材土方鼓鼛聚庶氏芟草林氏伐木罔不悅以趨事勤以竭誠爰與賢星協而宣帝力之乃於仲冬月之既望上丁吉子其日律中黃鐘其器則玉斯編磬金斯編鎛柷敔胥宇太室少宇大室太宇明堂太室少室則太常贊禮太祝宣詞典存籍用奠桮而淳風彬其節則太常贊禮太祝宣詞典祠法三奠初一奠次奠次奠人張性司徒取道司空奉桑桴鼓次奠人張性司徒取道司空奉桑桴鼓次奠人張性司徒取道司空奉桑桴鼓

天也純粹天性剛健天行合宏寬裕而體元以敦仁者
如春之生齊莊寅畏而嘉會以崇禮者如夏之亨弘教
嚴重而濟物以由義者如秋之成淵微宥密而貞固以
建功者如冬之貞沛乎其優渥而兆民被其澤也如雨
露之恩赫乎其震肅而四夷服其威也如雷霆之聲卓
乎其中正而萬世以爲法也如二曜之明煥乎其炫耀
而萬國覩其光也如列宿之精我皇上眞與昊天爲一
道矣昔者黃河清於丁卯慶雲見於庚辰甘露垂於戊
午五星聚於甲申靈雲三白於己丑瑞麥五岐於庚寅
千祥駢集萬寶畢呈豈特豐而已戒寔有大而不矜仰
參乾運允協皇心議以保泰約以持盈功以學懋志以

道寧旰食而日昃宵衣而夜艾晨茲當長至大報中
升先事而躬習禮儀屆期而特視犧牲致齋而顧諟天
命禋祀而克享天心肆故大賚而天德好生慶成大饗
而天道咸亨是故至誠無息至德無垠至仁無外至治
無形至禮無壤至樂無聲而開我皇明億萬載之太平
也臣稽首頓首迴瞪言曰於皇皇天萬物之祖峻極高
明溥博悠久於皇皇祖萬世之師道超今古成篤華夷
皇天眷命皇祖垂祐篤生聖人亶作元后入紹大統首
正大倫惇典庸禮發政施仁祇復圜丘肇崇殷薦祚開
台斗光回雲漢禮全大體樂備元聲俯升燔柴仰歆太
清燕禖慶成上下交泰湛露香凝霑雲瑞靄顧茲陽長

元氣發生陰陽和暢日月貞明大號渙頒對時育物省
役蠲租閩幽宣鬱登崇俊良秩正紀綱百度惟貞四夷
來王惟德動天惟天監德前星炳耀子孫千億惟孝法
祖惟祖配天永錫厥祚德萬斯年

恭祀圜丘賦

明 王 梅

猗我明之撫運今垂十葉而皇皇聖鴻休於八極今昭
寤寐於蒼蒼粤聖人其繼作今飛六龍於湖湘握貞符
於一紀今懷百神而有常乃詔祠官乃飭郊壇曰朕心
之巨疑而陰陽之義欲辨析於毫端顧纓纋之並陳紛
總總而擾攘各偏碩之據經排羣疑而獨前天子乃正
同宇之偽誤定大典於不刊必六合之中宇悉萬靈而

告虔可謂總條貫於紛紜者也歲在壬
辰冬仲之吉日長至於南郊儀物動於設室蓋大報之
宜行而聖心之攸惕銅人執簡宮宇有翼屏政潛神宮
虛主無欲視聽於精禋祓噎慮於百辟如是者三越日
而天道咸享是故至誠無息至德無垠至仁無外至治
無形至禮無壤至樂無聲而開我皇明億萬載之太平
焉而後金門曙闢衮冕晨興法黃虞之格藝祇九嗣而
告勤而乃振玉輅之殷轔鼓華芝之翠搖金貂翼軒綃
校扶軨建蟠虬之刀旂方拂雲霞之蝀綃儼肅靖之前
導今鉦回鈒和鸞二十八宿五岳四瀆之旂旗回環
蠭拱於不知其幾許今日照暖而相交列黃麾而豹尾
雷儀鍠之玉珧被毯罽今馴象山回而嶺峙羅障泥今
伏馬雲翻而川遶於斯時也豐隆排雲而師泯灑風伯

刻然其先驅日馭隨車而散彩方疾雷之轟殷兮緊鼓乘之初動也俄貔貅之奮武兮伊六師之齊發也何乾運之不息兮指重明以麗正也於是踰金水出崇墉望清都庶惟宮初海運而天聲忽秋肅而春融奉圭豆者受成於多史列陛楯者屏息於元戎爾乃達觀於郊丘也廣矣大矣不可述矣上鑾律而摩鴻濛兮下混龍而殲虯覽之天矯兮拂祥飆之回複忧朱鳥之可摘兮謂南極之在麓麒麟屏跡而遁藏兮太一勾陳呵護而清肅疑神變之倏成兮非人力之所築蓋翹首之久不知股之戰慄而肌之生粟也哀和地御候人告晷甲夜寂寂齋宮沈沈天子方儼而一精而真監而不違直內惟寅留心於逆釐之事初未嘗天天而申申也既而絳幘呵旦靈鼉三巖玄冕戚戚大裘襜襜出自齋宮移穆登壇司垣告期萬炬畢然笑哉迭迴而泯耀忽霍而相先太和之鐘厥音維洪鯨吼龍吟殷殷隆隆古事爰始燔煙方通合簫鄉於燔蒸伺奔星而走虹闕天閶以受祉昭茲芬於璇穹蒼壁秩秩黃流坎坎三陟三降棣棣雍雍陶匏十二而豐質雲和六變而始終迓可追虞廷之盛而陋矣非矇瞍之工是宜冥頑之獸瓌謔之鳥莫不率舞而嗈嗈蓋從我髦士駿奔顒顒而到也野次之幸庖罷宰夫之賤迄於殺事而惟恭可以見聖人之能享帝而錫羨於無窮大哉乾乾乘之初動也俄貔貅之奮武兮伊六師之齊發也何乾運之不息兮指重明以麗正也於是踰金水出崇墉望清都庶惟宮初海運而天聲忽秋肅而春融奉圭豆者受成於多史列陛楯者屏息於元戎爾乃達觀於郊丘也廣矣大矣不可述矣上鑾律而摩鴻濛兮下混龍而殲虯覽之天矯兮拂祥飆之回複忧朱鳥之可摘兮謂南極之在麓麒麟屏跡而遁藏兮太一勾陳呵護而清肅疑神變之倏成兮非人力之所築蓋翹首之久不知股之戰慄而肌之生粟也哀和地御候人告晷甲夜寂寂齋宮沈沈天子方儼而一精而真監而不違直內惟寅留心於逆釐之事初未嘗天天而申申也既而絳幘呵旦靈鼉三巖玄冕戚戚大裘襜襜出自齋宮移穆登壇司垣告期萬炬畢然笑哉迭迴而泯耀忽霍而相先太和之鐘厥音維洪鯨吼龍吟殷殷隆隆古事爰始燔煙方通合簫鄉於燔蒸伺奔星而走虹闕天閶以受祉昭茲芬於璇穹蒼壁秩秩黃流坎坎三陟三降棣棣雍雍陶匏十二而豐質雲和六變而始終迓可追虞廷之盛而陋矣非矇瞍之工是宜冥頑之獸瓌謔之鳥莫不率舞而嗈嗈蓋從我髦士駿奔顒顒而到也野次之一紀鴻號興以退宜今

擬北郊賦

明 葛曦

帝揆圖之一紀鴻號興以退宜今今億萬斯年有事於茲丘今

於深淵四時成序九有安個素毫赤韋紛呈奇於川嶽
雨岐雙穗慶驗瑞於隰原河海振令不洩華嶽載兮不
奮豐博厚之效靈配高明而冏廻曉方圓之合德宜分
祀乎長安制沿隋漢義採譚玄餌升祀以明大報爰掃
地以表嚴禋是月也星臨危度日麗秦分炎帝司令祝
融司神節屆長日徵音徘應鼓鼙鳴鼓鼙嚴鼓
經以箭縣華綴露而繽紛善萬物之得時皆神功於坤
元象彼百辟卿士山川百原百縣猶然其秩祀伊玆神
州厚載磅礴渾淪而可已乎明禋於是太常卜期宗伯
陳戒協吉日於靈辰致肅明於周汤設御幄於太極督
侍衛其嚴陳翕流霞英芳瓊枝兮席薛荔五品

鑪其祷檀羣工結其帶珮已乃令言祝壇禮官時遘到
位次於遺前修樂舞於懸內靜鼙簫羣嘉之器爛如星羅
山川嶽瀆之神紛若雲會餚饌若若仰若俯若
羣籩豆以飾山罍兩芬芳而沈劇川澤濫觴以鴻
藻絳正紘綖陳圭璧設兮迎祖考而作配爾其整
迪夏璫磬重薄羽林森沈以勒騎虎賁肅穆而拄弦召
風伯雨師以除灑驅勾陳蚩尤而靜清蹕周衆眷不
知其所之複道紫宮靄淑氣之溫鮮於是太僕執與皇
帝升輅疏轂飛輪時服設副蔵龍旂而啟行清捎於
上路七萃警蹕千牛馳騶天行星陳雲從景附踧北門
而東馳屯騎謹而星布鼓吹不鳴誼譁不吐將奉折乎

今與將侍中承詔黃門獻花當奉玉步以周旋太祝
行既記而揚扇有來章旌無然泄列羅秀華凝芳郁
動雲氣以飾山罍陳芬而沈劇川澤濫觴以鴻
藻丘度表忠而容容一人討愆祖考而作配爾其整
爵持盈而清酒調微以神交彈情誠以血祭皇明
德之恢弘宜神祇之篤惠福飲今祁祁
鼉鼓坤鼙靈鼓鼙鼓鼙鼓鼙

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萬物資生在土惟泰元與媼神比德
享與嚴父兩儀既分而異位二禮焉合而並舉觀周禮
司樂之遺制知兩閒秩祀之各所汾陰澤中嘗起議以
專祀元始漢武胡誣訛而共簋迺瞰與於千年蓋特祀
之可數太和魏文建德周武先天唐宗開皇隋祖幷宋
帝之元豐僅歷世而五主彼其二年一記曰苟簡而非
經而此之隨得隨失亦未爲百世之訓舉也我皇握符
闡珍鋪芬衍鏁修百王之廢墜恢往聖之述作斟時位
順陰陽倣形色別圜方實柴禋燎隆突元而騰越沈禋
蕝萃從流淪以潛藏元祀既舉嘉禮允彰將擯擊于於
春圃豐朱草於中唐諧福之物可致之祥紛綸乎表大
文起禮以義不以制議事以時尚其通敦典以禮審其
勞我高皇初肇祀於鍾山洪應行休後合祀於太祀嘉
禋兹至遠列聖守虔書之肆類圜錫羨而牓社乃世廟
從閒禮之兩郊亦永年而長世苟明信之能至寔擇乎
閒漢洎江之毛荀理義之不行何惜乎壇經營之費
時詘今庶儀衛錫予之繁鉦禮繁今惟乘輿鹵出之非
計乎將籌大盈之充晝晦元黎之招植省績藻之繁文
確明祀之誠竟是止奉遺典而遵修纂前文之陳雖已
故於是葦屯稽自發珪璋一日肯載告乎是盍景鑠之

起之福望靈駕乎昭泰民之阜康也於都乎休哉天子
穆然而思迺然而喜曰唯唯否否吾聞事神以實不以
文起禮以義不以制議事以時尚其通敦典以禮審其
勞我高皇初肇祀於鍾山洪應行休後合祀於太祀嘉
禋兹至遠列聖守虔書之肆類圜錫羨而牓社乃世廟
從閒禮之兩郊亦永年而長世苟明信之能至寔擇乎
閒漢洎江之毛荀理義之不行何惜乎壇經營之費
時詘今庶儀衛錫予之繁鉦禮繁今惟乘輿鹵出之非
計乎將籌大盈之充晝晦元黎之招植省績藻之繁文
確明祀之誠竟是止奉遺典而遵修纂前文之陳雖已
故於是葦屯稽自發珪璋一日肯載告乎是盍景鑠之
上儀鴻遠之懿志也爰系之以詩曰從從神州曠無垠
今求神式廓渺崑崙今黃王白禪樸無文今神之格思
万澤宿今聖皇臨於穆肅雝其統今濟乎濟以深今威
招靈貺福蘿新今萬有千歲于孫振今

迎長日賦 以三王郊禮日用夏至爲靜 唐 宗元

惟黃帝於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侯啓蟄以展
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祥烈烈之凝氣導遲遲之
陽律猗分可愛之輝式停寅賓之日稽之虞典匪疾
而匪徐行以夏時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鴻相事傳小正
符上春以備儀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
也淑景初延迺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

探賾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
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稽積泰壇既罷
玉瀾之聲新長燮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璧彩始
融麗景欲延於戰門輪形尚疾斜暉未駐乎康莊是知
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正位乘陽事之
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分際見天人之交動孚晨光於
聖王敬微昧於包茅用流金石暉照鬯勃異乎天紀不
修泰伯何矜於赤時日官失職晉侯徒總乎夏郊於以
迎之用無違者委暗將久豈
設中之云假自然施以繁祉錫之純嘏禮儀允洽於神
人正朔克馮於我夏公我后再丁古禮與天地相參應

戴叡之宜受之干德氣郊祀之報至於再三然則迎長

日恭祀事並虞夏而何慙

迎長日賦 以三王郊禮日用黃鐘為韻

唐 李 程

氣之至今景之長郊之初今國之陽將有事於新日以

無忘乎舊章太史先期而以告天子齋心而有常且曰

經紀不忒乃貞明而成象庶僚從而有光可以冠千古之

一人天臨而斯出俾羣后景從而有光可以冠千古之

嘉禮軼三代之盛王然後五輅乃駕六龍是驂迎次精

表著明於君象就陽位乃辰禮於國南斯可以人祇明

哉且知配虞帝之二工升歌也寔猗美文王之三且天

有所曜今日無其匹域有四大今王居其一將報本而

郊天因宣明而主日大司徒祑主以奉位羣有司奉璋

而有秩羲和治之而分倫畴人則之而無失運行之次

星逆以紀陽宅寅之時見杲杲而已出始也戒職司

明國啓中郊之典無闕也日之義爰啓交命於祖作爾

於祠是白圭慈於儀未有不莅於禮禮容必呈祀事孔

明迎長養之初乃實崇於敬圜吉土之兆同埽也而

黃鐘信列府之啟節俾歷代而作程魏則朝於嘉歲夏

則置乎小正今則迎封人之善祝採從臣之嘉頌時令

宜矣於風行帝力孰知其日用人宅於下程行於郊不

假服尚之素器蓮陶匏是知禮之設也敬之大者彼孔

時從周歟因於夏習未若共后收校人時而天錫純嘏

唐 何 迥

於穆聖君功高德與利澤能廣靈祇必禱溫周夏之珍

符維三五之微號順心而展禮后土祈穀圜丘祭天雍齋肅以

睹張拏版而雲陛皇帝駿去駕而庆止詔羣官而華旆

籍白茅以順若望青壇而化然在鴈帝之儀罔失陶匏

衛翻翻威儀森爽就陽之位斯在鴈帝之儀罔失陶匏

必成牲玉惟粟風伯戒道玄冥司律惟天命于之辰惟

帝告天之日靈神以之保又昊穹以之宥密祓按卑溫

鼓鐘鏗鉤三靈同感燕物皆村故祭者修禮之義榮者

告成之意燎焜煌而上熏煙勃穹而俯駭朝野美乎聖

韋 充

羣華衆芳乎能為德冷於牌廟恩江滅於民吏則知

榮而致福祭古蜀以周室之為理望慶家之有年福

福應今燕焰神祖求今駕蛙社就陳酒醴皆絜繼功

前王垂裕後昆成而萬底無謁重載禮畢而四方有載諒

夏郊之義豈啻能之筆抽

郊特牲賦 以事之貴誠為韻

唐 韋 充

大實至尊物莊致味所以郊祀之展禮惟重誠整之用

貴有為故能略德聲導氣叶上帝精明之感必因誠

以告虔示下土恭謹之心有以小而為貴由是達才斯

始樂命有歸固貴於至敬之萬不在乎充身之祀盡黑

黃蒼赤之形樂薦其馨用品角毛之狀異證而微苟

山川之不舍晷天地以相違當其大禮既陳奉壇斯踐形殊鼉獸角若獨蘭羈靡忽至初無陳於廢寢敢辭方來終有悲於餘暗蓋爾如生委質未分於天理亡軀終狥於物情足以上祇明命下達精誠乾乾之意不爲固必之心敬敬戰戰之儀斯興亦何假於柚衡可以萬明時可以振古日天子以之合禮而具備有司用此陳儀而罔失殺身之際雖有補於簪香登旦之時固無慙於椹栗斯可以見至德在斯人用惟時實禮之大者在信以成之介葛雖聞於早辭莊周誠得而與悲是故聖人制禮作樂必資後學分隆殺於輕重之心辨等儀於長短之角彼賓客者猶尺宗廟者盈拃曾何足以表於齊莊固未可以彰其忘方今四海新定小信成乎郊天祀地之禮將展博碩肥腯之用奚無所以下臣稽首而歌曰

齋時舉燈火賦　庾　王　起

惟燈之炤分神州之慶瞻燎火兮橋衛之象所以刻記元宵所以照臨是仰成形中度知有要而有倫煜煜以時來曜而來享降泰帝而有制自漢皇而不突伊昔先代厥祀大合百神聲明雲集文物星陳仰珠旒則嚴其位曙玉扈則閒然未晨瞻歲位之秋秋之祖豆之華華張華燈而其光不違乘神燭而其明不均則雖野之樂燈火也莫之與倫既而孚亭有揭燄欲方熱於

究上而克明燔火斯候足以薦前王之純懿諒介福而何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緝

典禮

河東賦

漢 揚雄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祠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

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鑾乎越不可載已

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

乘掉羽星之流旃攀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

纛被雲梢奮電鞿驂雷鞫鳴洪鐘建五旃羲和司日韻

倫奉輿風發颯神騰鬼趨千乘雲屯萬騎星布嘻嘻

旭旭天地稱歡簸丘跳淵洞谷震溥泰神下謦跖魂員

淪河靈冀陽爪華蹈襲遂張於宮穆於畫蹲蹲如也

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細縕玄黃紛紜厥後於是靈與安

步周旋容與以覽乎介山嵯文公而陞推今勤大禹於

龍門鑿龍虎萬於黔遠今瑨九河於東瀕登六龍而遙望

今聊遊乎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今喜虞氏之所耕瞰

帝唐之高高今瞰降周之大寧汩低回而不能去今行

睨垓下與彭城滅南巢之坎坷今是幽岐之夷平乘翠

龍而超河今陟西岳之巉靖雲龍翬而來迎今澤潞

高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蹊今溶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

南北今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今廓盪其亡

雙遵迹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今彼何足與比功建乾

坤之貞兆今時惠純之以聲龍麗勾芒與騁蔣收今服

玄冥及祝融敦叙神使式遵乎奮六經以攄頌踰於穆

之緝熙今過漢高之鴻業軼五帝之遐迹今躡三皇之

高跡歸發軔於平盈今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漢 張敞慶

后土賦

夐若盛唐物成天光禮樂克備典誥允臧圖以輯軒

昊跨躡虞湯豚魚信行於窮縣鴻烈才擢於蔑廊至於

我后招賢林藪即金鏡於南面運璿樞於北斗總四靈

為順祥以萬物為芻狗時以天之盛烈在祀與我乃的訪太史總撫英雄金門曉闢御路

橫通隔嶽梅花氛氳於焉宮場柳搖曳於雒宮戈

旗鏡曙星衣紅蠶實鼓於是永引繁笳於朝風威單

于而受代北祠后土而幸河東故致虔誠揀吉日甸師

清野帥奉玉端旋左經右弼侍從五禮之大道的

千帝之故實綜略羣權周璇展前以備陳白

茅有指的門出玄酒式陳以尚本瑞珪不琢而貞質

樽無雕飾於然容瓜竹雲和鄉於聲律偉儀人求對

司于校鼎據青野之雕阜畫黃琥之神位鼎氣於神

光燭地龜珠映天子之輦分駕入大夫之幹重風偃草

以決沿理景暄空而明婦河月於無際天寶由其不

百止降祉穀稼包六合而布化福萬乘以勝芳吾君終
以守謙謂重賢良其儀不忒其言有章豈比夫曾猶有
未仁尼聞而發嘆漢祀多僻匡衡陳其用祥額惟不才
宅生帝道願候雲亭之事素懷封禪之草備中人之見
談賦上林之振藻

禪六宗賦　以王表雲事祈穀嘉瑞為韻　唐　王起

王者稽祀典錫至誠禋六宗而欽若致四海之和平宗
者以尊為稱禋者以敬為名爰是崇而是長必惟一而
惟精則四序三光運有恒度水旱寒燠災無所萌上乃
擇元辰留睿想萬樂備百禮往圭璧陳俎豆敬靈壇瘞
立壇千官式瞻天伏是陳覩一人之可象王食皓皓

而方積珠旒穆穆而新仰觀乎芳在有嚴而有翼
誠故來格而來享原夫禋於三辰天宗必降嘉薦是列
歆之以虔恭奚以潔侑之以豐潔侑而曜合璧不為尊
五星連珠詎有龍旗之擊其禋於四時也將以協蒸人
惣明神使還周克序鱗次相循放之於鼓戛不愆於候
調之以玉燭無奪其倫其祭寒暑也將以周萬類均二
氣時當玄律無違指以成災節發朱明昌流金之足畏
其祭水旱也則天無作孽人獲大和祆魁不生乎災厥
商羊自屏於滂沱相彼六宗皇聖是接戩穀降而胙饗
文物紛其曄曄聆夫管磬知律呂之克諧列彼蚩尨信
祀親澤之禮承扈天之福庶馮之和多祐起秋成於西
陸

南郊享壽星賦　唐　岡　欽

玉露初降金風正秋有壽星之發彩出雒方而若浮太史於是奏時令贊天休謂三光之正顯蓋萬象之勤修天子乃命有司灌鬱金登靈壇以蔵事敬南極而延望當其氛霧霽煙霞曛祲大象之昭回見孤光之宛亮月西郊時也陰陽正位晝夜平分思萬祉於人壽望大享乎天文則知秋天宗用郊祀斯祭北象在角元墳當戊己月皎皎而清漢波流夜漏漏而白榆風起奔心常潔精誠斯感肹蠁清交曜神靈兮心馳冀斗莫極漿兮酌滿陶匏事異乞言殊卷老於東序祭惟合禮同祀月於

興繫之高已申壽域光開龜筮之年可俟祀事既道之南虔恩兮光臨俎豆依稀兮氣的煙蔚由是見星躔之不爽知吉德之相參彼牛女之失度以增思若商隱見而延泉分待公劉樂於啟校今未為貞吉昭若我

於此二秋而回出既有期於乾坤詎廢書

陳法如此則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東郊迎氣賦　唐　陸　贄

聖人克崇祀典大啓皇猷布發於時太史陳詞歲發其本天子乃鑾仙躔駐玉輅啓行而肅穆千官萬騎拱神位於中壇東望明至乃照臨下土德盛則光被四事乃不忒於是蒼帝肅清俊翼留戎月旗祲朝霞戚

濟濟以皇皇備禮容於邦家天子躬黼以行曙心既誠而望昧俟而罷嚴更闢禁城五輅齊駕入霧於行風出郊而草偃澤先路而塵清差餘霤於林薄動神光於旆旌初破鏡而半掩忽成輪而上征果雜紫大分譚於千品萬類煙烟瑞色均燭於四夷八佾一人端冕以仰拜百辟奉璋而竭誠故曰天為父日為兄和氣旁通帝德與日德俱遠清光相對帝心與日心齊明時也春事既用夾鍾律中登觀臺而瑞集靚芳甸而農祭東為陽位故出拜於國東仲居時中乃展禮於春仲既而盛禮畢陳錫鑾回輪冢有聲室巷無居人備禮服之燦燦殷游車之轔轔人望如草我澤如春惟天德與聖壽配朝

日而長新供億之一時庶績之百代而脩之漢郊庭中成須臾之間當祖考之舊時於萬時間家欽若天命幸由時令始前王之失德收古典而施敬俾伯寅之掌禮修而厥以作四岳咨俞卿遂觀光而興於

東郊迎氣賦　唐　陳　貫

聖人克崇祀典大啓皇猷布發於時太史陳詞歲發其事乃不忒於是蒼帝肅清俊翼留戎月旗祲朝霞戚

乎天宴少陽始來隨初日而其輝未赤新春作應拂大
旌而其色弥青天統則彰禮容斯觀樂聲動蕩於木氣
黃道既影於蒼壁氣先四序克配於木德震宮光被八
紘不迷於金壺玉曆迎之伊何神人以和明命既頒於
執事選辰必聞於庶歌時也韶景熙熙仁風習習日月
克符於躔次草木遂生於原隰施惠而穀雨垂恩發號
而春雷起蟄其道孔昭其律已調禮展於斯且殊夫禮
用之夕拜之於曉有類乎拜日之朝我后崇五帝之經
敬酌三代之典禮振六樂之鏘鏘列千官之濟濟八音
已陳夫羣武萬祇既歆於壇陛夫如是者惟聖所符惟
天所啓故迎氣之祀事正皇王之大體者矣

唐 王起

東郊迎春賦 以天子將行事東郊為韻

玄冥之政已息青帝之令將行太史先三日以奏天子
以嚴備告令百官出次南出青城門內外相比上下是率俄
而千騎招搖日當甲乙振玄冥於殘扃樹青衣於曉律
辛辛忽忽之間之初赫赫明明之候太史觀雲物而前分儀仗千乘而後列公侯
夫亮聲發儀珠旒黃騎在珍若有火凌靈威出青門之郊至於相之地
於中宮之座及太昊於肥子之位東嚮西嚮句芒處星而動起靈威而嶽立
而部列左之右之三衣七行以相厥事一日辟之心用
展一人之事帝乃玄色以迓春祈而前未發生之候不
忒祈溫和之氣周徧盡敬於地與祐於天一拜而北陸
之寒去矣再拜而東方之風煦然歟酣既已導畢備矣

拂祥光於龍顏之上納和氣於御衣之裏風詔遒勸金與反執遠舉措而凝令載行隆指顧而發生四起我風有截郊祀無假於文王我化無爲作呂不勞於鄧子故乃布德施政遠邇通高畢咸沐貴賤攸同始振蟄蟲在好生惡殺遂行慶鵲可滅私狗公乃得化洽方陽恩光岐雍導古典以立則授人時而敬用願迎乎千春與夷夏之所共

青圭禮東方賦 以代舉春初事尚書萬字為韻 宋 文彥博

青惟五色之首圭乃六器之儔朝日之郊是薦迎春之禮幸脩結綠鴻裁既肅陳於震位出藍美質前仰奉於神休原夫穀旦前誠履威具舉太史先春而必告宗伯

清秋奠白璧而啓行載日旋而已徂天顏是穆帝典攸重彼詞客與史臣成作歌而陳頌既啓鑾路爰居總章備水衡修隄防鴻鵠將賓待橫舟於汾曲應隼已擊且軟穀於長楊實惟祖映三五何常有原思長貧仲尼少賤朝進白社驚一葉之解秋夜宿

西郊迎秋賦 以題為韻 唐 馬逢

稽夫王者御極上法璿衡分五方以辨位察四時以作程節既云徂躬履端而御曆氣象然則為器之然後人心不惑君德用明是時火官戒節金精氣浮有

言來秦詰旦迎秋皇帝乃齋心以待曉御衮龍以垂旒
俄而金閨戒辰司魚鏘以撤鍵玉漏將曉直雞人以獻
籌未興乃駕赫奕皇州天仗俟以雲合風旗閃而星流
馭六飛以啓道騰八駿以夾轉祝三辰與七宿儼公卿
與諸侯在位則其帝少皞配坐則其神蓐收我皇乃順
時候育黔黎佩白玉執白圭盛德在金就金方以歲事
西成有望出國門以面西豈比夫簫鼓徒樂於汾水玉
帛空朝於會稽誠展既畢酒縮靈茅笙鏞謁廟粱稻充
庖日躔天旋既將歸於北極雲行雨霈匪空自於西郊
是月也天地始肅秋冬將布勞我農民張我王度疑獄
在聽命司寇而按因徒達方來賓發天兵而開武庫然
後人展威而白正伐知禁令明信休罪三則可勇靈
圍慶陽遂行乃山呼聖祚於赫盛哉四表以黃皮
樂鳥陛以旌旄總百川而奔注余亦願於賓王效武賁

唐 王 起

北郊迎冬賦以「我皇宵緹幕候玄英法天之序作人之程律變於冬必
順時而冬命水盛於北亦隨方而北迎所以脩舊與閒
鴻名受太史之先謁率羣辟而躬營況肅殺以北陸將
昭宣乎上京於時和歲豈勞農息力結氷於坎改火
於國天欣玉燭之太和人受銅渾之周忒由是文物成
肇明節皇皇濟濟鏘鏘翼翼肅仙蹕之駐方引旆於司

南望晨星之殘尚建杓於禮上及夫葉城啓寒漏極分
天使而雲布遵皇衢而繩直嚴飆絕玄轡之響發日動
錢驃之色一人由之而展容萬姓於焉而仰德既而臻
靈坊萬福鎮莫之以玉紐之以茅雖布政於玄堂以居
乎左个而司晨考冥帝必祭於北郊蓋示敬於端冕非
取漾於壺鉌及夫整宸儀迴天步考時訓而咸若稽月
令而畢賦導嚴凝之氣無奪其倫應廣莫之風不愆於
度則知北郊之為禮所以佐天而成功亦以感神而叶
中故宜百神胙蟹萬嵩朝宗豈止運行而成歲閉蟄而
為冬

大蜡賦 以「大蜡之祭今所以報百神」為韻 得冬字

唐 楊 謙

大蜡之祭今所以報百神百穀之功也可以勞三農於頒苗
於舊刊日極於餘度必也介假於田畯傑昆蟲之無作則祭坊與夫
水雪以夫月建壬日在戌於禮為正所以的其職登
水草之豐所以貴其實詠豳詩以合於擊土鼓以應律
瑞稼既芬必荐百日之勤一旦之為故酬或酺勝飢
於無饑於為宮為後方於荣於六宇安命清祀今在殷復嘉
平今庶奉聖恭仁而致義增榮故而迎新崇禮斯陶噬
于貢之來觀視成而出天仲尼之為實故聖人之舉事

以醬合酌以茅明禋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
敢殄其瑞神姦妥帖不敢秘其精而無絶軌享鴻名者
矣於以奏永安於以奏王莫祖稼穡於終開方菲菲於
玉華沛枯骨而破鑿盲施妖胎而遂保寘門庭動色曜
在藻之泉魚弓劒皆鳴沖鋒合之風雷霜露之氣可起曾宮獻秋陰事微雅蓂清景於鼎湖之山靜餘響
於蒼梧之野上宜然莫惕然鏡統紛盛所棄若不自
勝矚牙旗而獨立吟翠駭而未柔五老侍利而精駭千
官退聽而思凝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推天
與能澆說教淳移登尚猶日慎其實於恐一物
之失所曜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也臣竊是百姓何以

記天元首在予何以奉
暇葉武之注祀相仍洪緒侯敬於迪哲方士鬯其威我一
則以徵弱內作一則以輕慢虛邁又非陛下之叛廓緒
奉共瑣細亦曷足稱盛相是上蹋天踏地校登車伊
濱洞檐槃皆出爲備哲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
六虛甲午方有事於采壇結庶宿夫行所如初

唐 杜 甫

上記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閒車轍馬跡至於太原登於
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無歲孟冬迺幸溫泉而已聖
主以爲王者之體告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到
岐可封矣次驪山入駮於崑崙記射蛟於江水始爲天子
之能享壯觀焉而況行在供給費或至作歌有
慚於從官誅求坐殺於衣吏甚非主上執玄祖醇醲之
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心垂萬代則益上古之君
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場有常處贊見有常
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乎矣動乎百姓而人不愁
矣雖東伐五嶽之長足以勤柴望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矣七十二
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驟踣風雲碑版祠廟終幺麽不
足述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篡七十君風雨所及日
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忽乎比歲鴻生巨儒
之徒論古史引詩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

與全天合而守文閣者六百數天子寢不報益謙如也頃
或昭武群臣請除書崇維華蓋可等乎蒼穹而銀字未
敢於今元臣甫誠宜多不勝區吠詠之極故作封西
嶽賦以勸賦之義頌之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覬聖意因
有感於斯叫曰

維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都
鬼谷夫之王乾坤定位君子乘時龍旗擅鳥鍾發雷輜辨格
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咎於欽若之祇而干采萬靈已建咯伯陵岳唯君所
之然後抶翠鳳之鸞開日月之澤之作管決河之水沛天隆朝廷之霍

罪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寓侍衣山靈承鉞而踉蹌海若護蹕而參差風馭冉以縱橫雲蜺繽而遷蛻地軸轧轧殷以下折原隰草木儳而東飛岐梁閃倏湮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玉尚方具左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鸞與備精廬處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居蒼山而信宿迄絕壁之清曙既是太一抱式玄冥司直天子迺宿祓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前旁天語秘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金乎蒿之相識問太徵之所居稽上帝之是茫然延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徵之所居稽上帝之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觀羣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州莽樹羽林莽不收千人等萬人舞與鱗跋而在郊鳳蔚跋而來遲公伐鼓而揮干地祇被震而悲秘藥師拊石而長發越乎是歌章山焉之相喫萬穴焉之倒虎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虎封泰山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算終古當覽前史至於禹穆漢武豫迹寥閒亦所不取惟此西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瘼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嶽於諸侯錫神於茅土豈唯壯設驗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家宰庶尹醇儒碩生念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發軔西乎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奉葬設為難上故封禪之事鬱及罕聞以余在位發祥瑞壯者尚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旌用寨雲臺之讖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獻敬也臣前舞手蹈足曰大哉樂于是奉天為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哉七十二君又曷能臻此蓋知明主聖問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

歸華清

大祀山陵賦有序

明 魏學禮

萬曆庚辰歲皇帝將有事於山陵宗伯以故事請曰展陵視寢永昭孝思每帝副統則祈極八載於茲矣爰修緒與仰荅神靈帝其念哉帝曰俞是惟脫衷厥候與禮卜日考儀則秩宗其視厥載往欽哉乃以季春十有二日聖駕展躋向宮聖母中宮皇后及諸嬪妃成輿以從再越日肇稱祀與長永昭獻景洛茂泰原九陵及章皇后景皇帝陵厥明上奉冉慈宮以旋后妃從詰朝而還宮禮也臣伏睹瞻儀思揚洪美惟昔何承天有上陵篇未足以極其致乃遠斯賦以仰

須萬一云爾其辭曰

皇明開天垂襟萬葉誕此神聖茂隆昌業紹九帝以駿弘謨三代而光昚遠衣之八載將展祀乎山陵思神靈之在天超埃塵而崇登峻皇隴之巍峙實王體之是憑儀刑之莫覩抒遐思而靡勝於是命秩宗稽慈與詢太卜戒雲輦建行宮以待涖分運嘉木以經營履青路兮望馳道之允平肅九門之環衛兮屬元侯之上卿拱淵穆之宸居兮夾萬雉之朱城乃吉日之既屆兮鑾輿夙以啓行關長安之左扉兮塵朝權與璣衡炳瑤暉於秦階兮睹斗維之清明蹕戈鉞之先導兮抗霞采之幢旌錯五色以成章兮卷蜿蜒而縱橫玉輅耀以融靡兮儼曲蓋之慈蒨嵯峩之威儀兮陽燧升而霧散而宮皇毋暨厥后妃東華東安宛見翟輦彼羣姬之捧乘兮紛翼侍之服御兮載睟容而交輝從宮前行居守趨送駕次羣華翬翟翠鳳既侍膳於慈闈朝昌平之羣衆詔奉卓使馭蹕兮屯六師之如雲爰於集其警蹕兮刁斗達其相聞厥明至於天壽兮翠華頓於感思惟詰旦以行祭兮詣長陵以俾綏御青祇以對越兮燎芳芬以森吹列鼎俎與籩豆兮獻桂酒以陳鮮思雄武之御世兮極神謨之飛宏控九宇以張弛兮齊弘功於肇創都燕甸以撫夏兮埽沙漠之翠帳振長靳以詔後兮忠神明以開亮惟聖智之獨始兮繄

繁祉之鈞既祭竟徹牲百官既出更設酒脯內祀靜謐兩宮中宮拜起奠栗畢爰敬之成盡昭內外之若一惟永昭之二陵實肅莊之玄殿爰自仁而孝親亦如儀而躬薦之在天超埃塵而崇登峻皇隴之巍峙實王體之是憑儀刑之莫覩抒遐思而靡勝於是命秩宗稽慈與遹觀禮不遑乃遣官以代祀命縉文之是詣聖制之有共今循弘卷之彝章肆紘緯乎天地兮亦符協乎陰陽式遣發以還闕兮朝百辟於明堂行宗祏於萬載兮享血食以孔長纘祖德以恒思兮流祚慶於無疆荷天命之彌篤兮永丕武於四方

祭先河而後海賦 以生者先死者後本末也 宋 歐陽脩

在祭者必有常與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吉備乃後海以禹脩於玉始陳恭於瘞牲宜牢禮之成儀兮陽燧升而霧散而宮皇毋暨厥后妃東華東安宛見翟輦彼羣姬之捧乘兮紛翼侍之服御兮載睟容而交輝從宮前行居守趨送駕次羣華翬翟翠鳳既侍膳於慈闈朝昌平之羣衆詔奉卓使馭蹕兮屯六師之如雲爰於集其警蹕兮刁斗達其相聞厥明至於天壽兮翠華頓於感思惟詰旦以行祭兮詣長陵以俾綏御青祇以對越兮燎芳芬以森吹列鼎俎與籩豆兮獻桂酒以陳鮮思雄武之御世兮極神謨之飛宏控九宇以張弛兮齊弘功於肇創都燕甸以撫夏兮埽沙漠之翠帳振長靳以詔後兮忠神明以開亮惟聖智之獨始兮繄

繁社之鈞既祭竟徹牲百官既出更設酒脯內祀靜謐兩宮中宮拜起奠栗畢爰敬之成盡昭內外之若一惟永昭之二陵實肅莊之玄殿爰自仁而孝親亦如儀而躬薦之在天超埃塵而崇登峻皇隴之巍峙實王體之是憑儀刑之莫覩抒遐思而靡勝於是命秩宗稽慈與遹觀禮不遑乃遣官以代祀命縉文之是詣聖制之有共今循弘卷之彝章肆紘緯乎天地兮亦符協乎陰陽式遣發以還闕兮朝百辟於明堂行宗祏於萬載兮享血食以孔長纘祖德以恒思兮流祚慶於無疆荷天命之彌篤兮永丕武於四方

祭先河而後海賦 以生者先死者後本末也 宋 歐陽脩

在祭者必有常與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吉備乃後海以禹脩於玉始陳恭於瘞牲宜牢禮之成儀兮陽燧升而霧散而宮皇毋暨厥后妃東華東安宛見翟輦彼羣姬之捧乘兮紛翼侍之服御兮載睟容而交輝從宮前行居守趨送駕次羣華翬翟翠鳳既侍膳於慈闈朝昌平之羣衆詔奉卓使馭蹕兮屯六師之如雲爰於集其警蹕兮刁斗達其相聞厥明至於天壽兮翠華頓於感思惟詰旦以行祭兮詣長陵以俾綏御青祇以對越兮燎芳芬以森吹列鼎俎與籩豆兮獻桂酒以陳鮮思雄武之御世兮極神謨之飛宏控九宇以張弛兮齊弘功於肇創都燕甸以撫夏兮埽沙漠之翠帳振長靳以詔後兮忠神明以開亮惟聖智之獨始兮繄

繁社之鈞既祭竟徹牲百官既出更設酒脯內祀靜謐兩宮中宮拜起奠栗畢爰敬之成盡昭內外之若一惟永昭之二陵實肅莊之玄殿爰自仁而孝親亦如儀而躬薦之在天超埃塵而崇登峻皇隴之巍峙實王體之是憑儀刑之莫覩抒遐思而靡勝於是命秩宗稽慈與遹觀禮不遑乃遣官以代祀命縉文之是詣聖制之有共今循弘卷之彝章肆紘緯乎天地兮亦符協乎陰陽式遣發以還闕兮朝百辟於明堂行宗祏於萬載兮享血食以孔長纘祖德以恒思兮流祚慶於無疆荷天命之彌篤兮永丕武於四方

祭先河而後海賦 以生者先死者後本末也 宋 歐陽脩

在祭者必有常與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吉備乃後海以禹脩於玉始陳恭於瘞牲宜牢禮之成儀兮陽燧升而霧散而宮皇毋暨厥后妃東華東安宛見翟輦彼羣姬之捧乘兮紛翼侍之服御兮載睟容而交輝從宮前行居守趨送駕次羣華翬翟翠鳳既侍膳於慈闈朝昌平之羣衆詔奉卓使馭蹕兮屯六師之如雲爰於集其警蹕兮刁斗達其相聞厥明至於天壽兮翠華頓於感思惟詰旦以行祭兮詣長陵以俾綏御青祇以對越兮燎芳芬以森吹列鼎俎與籩豆兮獻桂酒以陳鮮思雄武之御世兮極神謨之飛宏控九宇以張弛兮齊弘功於肇創都燕甸以撫夏兮埽沙漠之翠帳振長靳以詔後兮忠神明以開亮惟聖智之獨始兮繄

一拳推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彭汤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監簿之因必有先也視爲委輸之廣然後從之異哉祭尚潔誠禮惟恩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計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四海以職來祭賦

上聖考至諸侯職揚當一人之奉祭聲四海以來王肅之爾駿奔各遵修方之舊翼如顯相用嚴肆祀之常夫惟承祖宗積累之休度廕陸崇高之勢尊其親也既重假

宋 孔武仲

廟大其禮也又當配帝化首正宇教流當世本至誠之恭愛可以感人極四海之欣歡入而助祭時也六服而內五侯至前同姓異姓兮各奉玉帛大賓大客兮迭承豆籩並來享以悅懌咸侍祠而吉蠲造此闕庭儲八鸞於外扉盛其饌貢洽百禮於中天擇於大射則賓自得賢譽以常制至無斁歡心之得儀若將事欣然獻力分行遷見居多振鷺之容承命勤修皆有和羹之德識以報本反始者神聖之美教尊祖嚴父者朝家之上儀在盛王之顯若格緜宇以承之故爾各備上服並承約軜所以周廟陳常美翟公之肅肅祁祁衆莫衆於侯方尊孰尊於

君者大邦小國今至自畿外羙味和氣今實於堂下共承上化參德遞於前書各盡臣恭協禋將於大雅夫豈九州之力致五福之膺殊兔胥於西漢異責茅於召陵以極精禋之意用全孝養之能爲牲惟時推至誠而茂對執膳有序贊大事以靈承噫德教所加惠心益著外易俗於蠻貊下感心於黎庶矧乎茅土分寵親賢同膚幸丁萃享之時孰不驩戾而來助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五十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典禮

太常賦有序

元 徐容

周禮司常掌九旗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鳥隼爲旗熊虎爲旗龜蛇爲旐通帛爲旜析羽爲旌其降殺與五路同而其用各異故惟天子得建太常以祀天而臣子之有功者亦可書名於其上愚觀周禮建太常之說有以見聖人謹嚴之至及觀太常紀功之意又有以見聖人崇報之情是用表而出之以爲

賦其詞曰

溫吾遊此春宮兮近天表之清光觀嚴篤之新儀兮揭日月而齊明雲容容以下委兮風冉冉而上翔樹以孝錦之所編兮載此六龍乎旋旗貫紘上之蜿蜒兮十有二乎縱旒交龍光之上下兮翩昭昭其未收載兩曜以行空兮天之明兮九州維皇明之象天子爲郊天之王幣影搖搖於扶桑兮照臨兮即于心之枝霞旌荷于心之未偃兮直憑虛之鳥兔亦何有於裨諶兮體無私之容光兮光先王之制象兮羌表隆乎太常豈止爲旌旃動之貫今示臣子之表揚故大赤不得以比尊兮太白僅

同其長兮微臣作頌敢獻司常兮

太常賦

元 何楹孫

圜丘嚴祀方澤薦馨華仗列星旗風動翠華詔景而載路樹旌虞之斿約綢乎通達摩盪乎員靈肅肅乘之威儀聳四方之觀瞻則有盛制是曰太常析羽之毳毳曳垂旃之央央長綏炳耀乎來霞綢錦繽紛乎素霜皓皓塗澤乎圓月赤繒繪級乎太陽三五之日東西之方騰晶輝以互射發瑞彩而相望不虧不昃儼亭亭於幅帞並明燕昆恍曈曈乎穹蒼樹羽飄颻以起舞繪龍夭矯而交驤蹁躚幅之廣植杠之良輪圍欹圜之壯徑竦百尺之長虎賁雜

皆以挺立欽飛奮迅而高張市師落千織氣風伯清乎
庶莊八神按等以踊躍雙鳳翼鶴而翱翔窈窕綺旎翕
忽悠揚影曼大地光浮周行黔然而陰炳然而陽容與
乎大輅之間練卓立之昂昂軒軒鶴乎太清之表昔無依
之洋洋若乃莊嚴神儀法衣皇皇璧屋四滿衆化彰
載富厥象載明其光體大明之下照廓至理之無方洞
燭萬里不冒八荒靡遐靡通執蓋且夫錫鑾之音所以宣其心氣之中和紓莽之美所以昭其制作之文
章是則太常之建非特以眩耀乎衆觀蓋將以裨益乎
聖皇是猶取山鎮以珍寺壁法乾坤而作衣裳若乃元
老宗工崇勳偉績乃股乃肱維柱維石功洋洋以如在
名揭揭而中立庶瞽覽之不忘示眷顧之無斁彼有圖
形於盤盤流芳於竹帛未若太常永在王室有美志士
觀光上國幸望屬車之塵願備從臣之列共奔走於左
右觀政頒於天指周官之遺與參天朝之成式具肉
簨之炎儀表大常之殊飾庶幾千載之下仰皇猷於今
日

太常賦

元 劉文德

維聖神之智創心化工之範模可呈圖而畫象風飛蓬
而成車仰天文而覽觀雲氣之卷舒稽神於制作
爲旂常之旌輿擊荅姬之經統備儀物而誕敷五路駢
駕九旂載法度以昭象太常之所建與玉

而有融用當其無物不爲薄齊納金而飲酎等用茅以明酌挹而未竭故不慚於金罍執而不捧寧有愧於玉爵立制有經創意圖形潔以新樽冀精誠之可達款於明德知黍稷之非馨其象也則小取喻也斯大雖甘酌在中必儀形於外嘉其不泛不盈可繼可傳罔施丹臒徒假雕鐫詎同乎卮信乎美而無當豈比乎斗則有象而在天徒虛無以爲說非潔芳以告虔甚矣哉前王之創物俾後代之相沿

黃目樽賦 以題爲韻 得沿字 唐 裴度

聖人之制然也因物達情比象配類盍內心之享禮定黃目之彝器居梅之上察神之至黃其色保純固於中

共目以名洞清明於幽室將以貯祫報天地成形而百代猶傳備物象尊罍具醉鬱夫周禮盡在殷薦孔明罍尊罄而外達湛醪華而內清漢落爲用昭彰表誠自可配於龍杓爲取儀於兕觥當其霜露盛時金石奏廟告虎之始在物居要動明酌而曼酸騰光澄舊汙而圓覩納照且禮經所紀象設有以首瑚連之序助宗廟之美體合弘足擊鼚從祝之獻而如鼎之時精氣收於外飾黃潤豔於通理嚴敬而挹見夫酌盈明德之歡詎聞乎罍恥若乃蓬豆並置陶匏共陳亦可以備觀光之祭法攄素懷於蜡賓酌其中諒明明之取義華其晚將屬屬以交神至如夜燎之時宿設之所合霜若饗夫金

私敬宗宜社以交其幽明迭奉以仁以尊其天地可以等上下之列可以參陰陽之位豈齊夫斗筲之外役寧假乎挈餅之凡智愼季氏之將旅恥王孫之寧媚況今交節以義具物昭洗介茲之時考以洽百禮柔嘉緜翟以脩其度燕發降神觶以流其惟侑夫禮以器成器以禮崇挹未空之潔徹昧膳之豐錄望薌而備感憑嘉時而有叔既無列野之郊願致誠於王祝

秬黍賦 元 塲維禎

曰若稽古烈山氏今農用天下百穀利今彼美靈苗非藥芭今一秠二米獨異秬今聖人有貴取爲釀今和以鬱金況復益今汁獻出香芬其鬯今臭以達陰曾實尚

今酌彼黃流糝玉瓚兮社壇禁門罷瓠展兮祼凡編有概散兮或嚴大肆共其洞兮掌以邕人美潔誠兮孚於上下通三靈兮思昔公旦卣有命兮詞曰明禋禮何盛兮名公維幹樂受釐兮文侯捍艱永受賚兮晉侯再拜敢忘君之賜兮今彼黠公九錫何休命之恃兮吁嗟秬鬯生世世兮萬德報功我思古之制兮

太羹賦以味由禮及樂

施肩吾

至敬尚潔在禮惟恭饗興四時大饗以先王爲宗薦腥祼於祊祀爨於廟淳化應陰燧而通玄五味太羹以無味爲貴不混法明水以成功忘飾而是則知此祭不數此義不混法明水以成功忘飾而是損義由反古期臻秘祭稽之無文前全眞喻悟表而爲本

故宣聖八簋既三牲莊莫嗟嗟清若謂我在物則物不在於豐菜若謂我在水則水不在於行行小周人之尚臭嗟設家之貴聲雖無形而可挹務展禮而由誠觀乎一鼎無已百王是慶法君長以爲尊事鬼神而聽命既陳既酌殫重乎精誠不架不調莫先乎聖敬幸脩前典不可度思因七獻以成禮約三歲而爲期饗滿既終於勿勿禮容方盛乎遲遲且在有名而可重就云無味而見遺是以不饗甘苦不由饔餼清鉶假於一烹用不因乎多味澄亭在潔盎桂以爲滋酌獻降盥敬之色映瑞日之光羣臣作頌歌孝治之無疆

明水賦以潔誠通感

唐 夏 侯

祭祀上潔精誠克宣伊明水之爲用諒至誠以爲先積通微而闇幽豈徒不和而爲貴亦以明反本之所由懿夫其名類餘其正在禮下以敘人倫上以親祖禰苟傾覆之無慶諒感應之由體者也

明水賦以合神明貴

唐 崔 損

大饗之禮明水攸先其水也所以本太古之淳樸其明也所以享至敬之昭宣從朗月之精華化應陰燧而通玄暗度晴空泛銀河而色靜曉臨清廟浮玉露而光鮮既潤下以功博亦就黑而義全冥兆朕於至理契幽微於自然加五齊而致獻首三酌而告虔觀其象在乎天德包乎坎類影擊之相名協陰陽之應感其禮斯節其色斯潔不假縮於苞茅復何施於鬱鬯

迨房而六列或異於三牲莊若謂我在物樂若謂我在水明德馨香人是聽從無味而有味自無形而有形寘鉶尚玄酒乃薦其本也知享敬而靡他貴其新也諒誠設而在我於維巨唐穆穆皇宗初祀異蒸嘗玄酒乃薦至誠元藏天降其福地出則祥醴泉洋明水是將徵慶雲之色映瑞日之光羣臣作頌歌孝治之無疆

明水賦以潔精誠克宣

唐 夏 侯 銳

祭祀上潔精誠克宣伊明水之爲用諒至誠以爲先積

陰以成符嘉應於冥數以鑑而取感無私於上玄將假以表敬式彰乎告虔皎潔月表滿降天凱稟氣在陰亦成形於夜有無雖繫於悃愊融結寧隨於冬夏明著誠也我則暗然而彰水惟信焉吾非僕爾而化徒觀其清霄霽彼明月輪源鑒清奏而朗鏡水滴瀝而疑珠混金波而共潔遞玉露而全無感而遂通配陽魄之為火融而不涸異寒氷之在壺彼既無情此何有待始同方而合體寧望遠而功倍故能佐國心於霜露均潤下於江海有形有實徒加以強名無臭無聲孰知其真宰是以昭其儉潔其意含水月之淳粹修潔盛於豐備作玄酒而禮崇登清廟之誠貴嗟潢汙之野鹿陋甘醴之莫致祀事孔明其儀式而有不為而成二氣相臨本自蟠於之魄二龍共比疑非流鑒之英至道自玄而兆醴泉因地而生原夫月麗於天水資乎坎物有時而出故方諸夜呈事有朕而因故陰靈而下咸大禹若出其來不窮風塵莫奪其質天地不隔其幽通況因家崇德初祀高嵩景命方欲行古道稽淳風客有眩明水之事敢聞之於閩宮

明水賦 以玄化無言為韻

唐 歐陽詹

智之不刖有明水焉方諸在手圓月居天來資造分則追遠而迴遠精華潛合滿虛以留連可謂妙自斯妙玄之又玄茲道也自何而來從至也從何而借越杳杳

未分徒遲離晝之日光若時三如還合浦之珠既離而
於醴酒詎比賤於黃汙明德惟馨神功不宰於以表誠
潔於以該荒忽荀失其道敬弗致不行而善至雖辭翹藻之名
水之爲斯在不引而自致實處荷璽之器降於圖魄殊匪金罍之露出自方諸已
似鮫人之淚將以贊於陰德配夫陽燧夜寂天清煙消
氣明桂華吐耀冤影流精聊設教以取水伊不注而能
盈霏然有象的爾而呈始莞莞以留積漸微微而浪生
豈不以德叶於坎有類則感形昭在空氣應則通鶴鳴
在陰之論不誤虎嘯於谷之道可崇庶令知聖真之無
堂驗天地之至公鴻比大羹之貴味幸希薦於廟中

明水賦 以之化物平五精感通爲韻

唐 陳 羽

彼美明水含精自天涵影流輝乃凝空作潤萬靈來享
故爲爲稱至所以貢新滌慮敦薦告虔水本涵清表至
深之心著明以比德誰聲香之義全想夫含氣遙空成
形承夜出陰鑒則凝清自美對明燭則搖光相借至誠
所感同就溫而流大饗是資若待神而化斯可習至精
無脫明誠有孚泛清月而作融本結洗輕煙而若有若
無潤而鮮見湛露之濡金鏡晶兮潔類清水之在玉壺
至若高天委秋皎月分彩氣氣既合精粹潛在方昭德
以降神異趨下而歸海是知嚴而敬者其德大潔而祀
者其福倍緊景命之不淪品成功之不宰原夫明水之

初レ之天子齋心司烜藏宇印一雲月露時三如還合浦之珠既離而
清心在器自無而有知靈化之不則應感而來知神物
之期至其或崇國祀設方明作禮崇潔粢盛用陶匏之
器薦黍稷之牲秩神祇而配坐望天地之含精匪明水
而神不降無明水則祀不誠是以明虞作韗水居爲坎
設明水之潛化本陰陽之所感其名也合五行之德其
用也冠三酒之功治爾味淡凝然色融至馨無臭至潔
含光則是水也與靈物幽通

明水賦 以之化物平五精感通爲韻

唐 陳 鬧 名

明水之設其義斯玄水以潔著明由色宣神靈是享祀
典攸傳導至靜嘉取其罍坎麴糵不用存乎吉蠲審靈
元之德方實太陰之初借月宵盤而冥召水承月而潛
化中虛其色連光影於晴空之澄其光映銀河於永夜
理色以質大智鑒在洞徹而通明介清明而不汙冠
含白之真像不行潦之酌亦實有殊懿夫淨透
雪光一華方取之不竭從而不改彰至敬而用協神
心之形而通行真宰信體微而義博知事簡而功倍
當其祀事奉此玄水天地盛德設案盛大備矣命司
烜掌其禁忌月見明而遲臨水濛潛而潛至既汁既潔
表勤昭事之心克誠克明載展奉先之意原夫物以類
聚應固感生水惟坎德月實陰精新所謂聲同即應氣合
乃幷行之斯行且比夫流而不滯止之斯止亦似乎滿

而不易徒觀夫結曙刻宿俯垂而收芒長河遊影
感國家蒸嘗是奉享獻惟崇明水載挹至誠遂通翰翕
素飽之下俄傳清廟之中應召而生寧假琴鼗之智順
時而委豈煩汲井之功固將降胙響於純嘏表慶恭於
聖衷者哉

陽燧賦

元 史駟孫

嚴邦家之祀事稽禮文於故典匪精誠之潔著詎能無
乎不忝獲粢牲宰卜其三月之涤酒醴粢盛躬親之和
之甸水陸取四時之遠物產之遠蕃等明潔而
致玉帛誠敬以展雖雖蘭蕭以類相齊躋蹌而陳餗
膳盡禮與盡物宜神明之可交惟聖人之示法俱內心

之虔昭曰盛德而禮物貴多之可報必也推陰陽而
致類氣絜氣以明禋獨仰雖明之麗天蓄陽火以發育庶
可取以成物敢神光之燈煜乃運獨智命工制器其器
伊何寔曰夫燧鑒范金之形似效規燬之象義庶四時
之錯改鑽楩薪以供積司恒命民職掌迺專吉卜既戒
日敢弗度候若木之揚輝檀義馭以行天扉曙深遁而
雲斂氣灑沐而景鮮乾端坤倪俯仰呈豁神司靈守
拱撰後先於是展襲出速暗對虛碧天陽一加晃蕩洞
射回旋交映炫轉的皪繽祥煙之氤氳歊朱光之赫爽
敢誇妙於人巧寵靈既之天錫配方諸之明水符造化
而為匹然後敬以將之儻陳是照烤蕭合馨爇牲同燎

若乃回丘展事長宵夫曙刻宿俯垂而收芒長河遊影
以翕素覽陶匏蒲稭之陳發朱在目又何數乎田燭之
載路玉於宗祀大饗逮闇風與晨聚列俎豆紛紜執
事有恪百辟降登無微不著靡幽不明煌煌晰晰自堂
徂庭祀孔明大禮用成斯聖人因天事天之一事而
著厥誠者也雖然器有其象或有其理胡金鑑之一規
致離明之交滴蓋以五行之運本乎二氣或取資於相
生或洩過於相制故金木皆能致火而祀事則以得之
天陽為貴耳厥今泰定治成禮樂斯興惇誨故老究覈
研精一物不備維微必徵劃所祀之所需寧舍之而弗
明賦陽燧以呻嘒魂書生之能賠甘泉而續封禪固

陪層霄於子雲長卿皆乎

陽燧賦

元 馮翼翁

伊大鬼之神物妙块圠於洪爐眇二氣之充塞兆五行
之成形火炎而相須倚積油之有徵
非焚也之非記東風之吹物散仁氣於柳榆彼鬱鬱
之何言乃炎炎之一初布東作於代序易茹飲而耘蓏
能物理之有行感赴人之權輿維司烜之有職造劊巧
於智徐庸昭晰於明裡陋尋常之布除仰大明之昭揭
實至陽之精儲湧金鉦之瞳瞳納外明於內虛煉金錫
之冷凜較分劑於錙銖潔治舍以熏沐達巧思而疇躇
擬和璧於內範鏤蟠螭於外模匪波光之凸起異奩照

之平鋪瑩磨淬於中宵鑠纖塵之有無映虛勾於斗室
亘紅光之發舒試流曜於當空跌倒景之陽烏日規亭
亭而下照爛沈周之赤珠晃河射以交貫忍疑聊於須
臾手執熱而誰濯指停薪而孰噓致潔氣於高煙散明
燭於齋廬煥鼎俎之陳列朗蓮豆之孔殊光陸離於豐
盛影蕩漾乎清酤散餘彩於庭燎鸞聲鏘兮夜何如龍
旂舒而欲煖恍初日之當隅神續續而來御靈剡剡而
與俱彼太一之容與憺仙蔡之自扶豈燔火之足矜實
離明之繼敷即一事之明潔知百禮之勤劬即一誠之
感召來萬福之報胹宜分職之微賤列聖人之禮書倘
推類以盡物驗陰陽之理符彼温濕之異就實同氣而
相於仰明明之如月想露滴於秋蓉若花而雲征氛
與搗鎰於富家昔賢之明水抑虎燮而龍抃欣援筆
而告篤願本籟乎方諸

陽燧賦

元 吳朝陽

繄人文之未宣隱大朴之亭實爰燔黍而捭豚亦未知
夫火食迨往聖之迭興益有光於前昔迺制物以利用
昉教民之炮炙或鑽木於四時或擊頑於山石是皆創
制之人爲而未知造化感通之極也若夫日爲衆陽之
宗火稟純陽之德象離麗之中虛配乾行而不息燦萬
物而炳靈烜庶彙而生色淪精則異照於幽隱揚彩則
發揮於動植誰窮示之漠然而潛通之有術乃氣類之
相感非臆見之所能測方其祀事將嚴宿燎斯設濟濟
在庭穆穆布列欲眩晃於餗陳致昭然之明潔乃命烜
氏出火鑑迎初陽之既升挹餘光之清湛爾其六龍飛
馭以整駕跋烏振羽而高翔既分曜於若英亦流華於
扶桑爰中天之午景終下土之長芒金烜斯暎祥煙有
輝汎然符合之妙冥然感應之幾非木生之兆朕乃陽
變之熹微異乾物之騰跃蓋流光之疑輝也於是對越
駿奔肅雍顯相儼煌煌而在旁仰赫赫之臨上堂陛以
之而昭晰衣冠以之而宣朗臣民以之而雍熙天地以
之而亭毒與明水而並陳驗陰陽之嘉貺將信祝而合
秩若宴好於脉蜃且其爲用也非世俗技巧之工乃今
古法度之器合天人之至理雖用舍之有宜分大倫而
有常亦消息之斯致豈暗室以中藏寔明廷之弘義矧
照洽之治新德無遠而不通德象離麗之中虛配乾行
徑寸庶民成之合開淨行明之委致論微材以效奇斯
啟萬一大倫物各其於宗廟庶不遺於選葉賦已又從
而賴二日大明楚大貞萬分聖人出治爰取則今朝
爭竟競翟翟職今石器於此傳古昔今命曰陽燧取火
於日今用致明潔饌陳孔飾今昭明有融上下降陟今
純嘏億萬年永垂式今

菁茅賦

明 王儒真

草木之生於天地間者槩乎其類或有繁葉而疎枝亦

有深根而固蒂飽沾雨露之恩足感陰陽之氣叢本則殊榮枯有序是以薰蕕之不同品名之各異惟茲茵茅生而異類一莖三脊拔乎其萃曰芬曰芳爲祥爲瑞著乎禹貢之辭產乎沅江之地春秋嘗備供王祭於是朝廷所用有司加意督工栽種培植盡誠春則長養禁護慇懃夏則採拔流曝輕精虔恪包匭驛傳遞程衆官拜送是用遵呈貢以宗祀之用及沾鬱鬯之榮裸假縮酒薦享克誠於戲此茅之爲美也其質甚輕故用之爲祭也其禮至重蓋繫辭既有白茅之藉用春秋復責苞茅之不貢聖人巨筆猶卓輪之曳踵嗟夫聖人制禮先王身修歷代未民萬世傳流作古今之儀範繼天

地之皇猷承流宣化與國文休予是思之豈不策踵遵其由訛筆記其功用以風其意彰以誌其衆勿翦勿伐宜栽宜植襲其於萬斯年不失沅江之底貢

庭燎賦 以日夜三起爲題

唐 王 起

王者崇北辰之位正南面之威赫炎燎以具舉列影庭而有輝助彼皇明可擬於夜色叶茲零晳引曜於宵衣信乎令典有作舊章不違當其冠劍鏗鏘珮聲昭晰我爭趨肅肅拂輕霧而委燼潛遣設必有因蓋欲司其明也將出方熠熠以星懸綠仗徐來已煌煌而電設九儀稍布六樂爰分代晨光之昭曜雜佳氣之絪縕騰輝於鶯鷺之行若離若合委照於熊羆之旅或友或羣昭昭彰

彰紫氣紅光聲明烜煒百物熒煌觀炎上之有燄知臨下之無荒遠而瞻之謂焚棄之煙昭儉於晉帝迫而察之似流屋之火呈瑞於周王金釭莫齊銀燭非競長風午拂高簾彌盛華裾燦爛以相鮮猛焰攫拏而交映其容烈烈其明杲杲附冥者覺其春深假寐者疑其曙早則知統四海朝百辟勵夙興勤夕惕佐盛儀而有待惜流光而無斁昭其明也叶天鑒之清穆望而畏之契天威之咫尺彼燿火秦壑神光漢觀何足示來儀之容呈入覲之績則知我皇立人之程爲國之經旂旝畢而咸造鸞鏘鏘而可聆萬字又多士寧豈徒美君子之至在宣王之庭

庭燎賦 以君子至在宣王之庭爲韻

楊 巨源

王者思理以夙興燎以光宣燭共見與旨以相鮮地軸后成造形辨物以朝天時此四照方陽千官是候星初正於銀漢夜未窮於玉漏烘廣庭之際艷以朱陽曙宗微之傍昤如白晝伊有爛之通照奚無私之光覆於是遣其時灼其姿影搖丹檻光動彩墀凌霜氣而炎盛轉蕊拂輕颸而委燼潛遣設必有因蓋欲司其明也無不察豈假望而畏之事光乎國典詠美乎周詩如是則薄蘭膏者自減影於是夜言金釭者敢呈暉於此時豈設王庭其照能廣既烈烈之傍達亦勤勤於睿想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等奉勅校刊

臣倪璠編

典禮

藉田賦

潘岳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合宇宰后藉於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掃路封人遵宮掌舍設

極青壇蔚其嶽立今翠幕虓以承日浮其煙而乍雜瑞雲有以藉天顏輝至德煒亂炳煥洛四塗之廣陳沃野墳驍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泝阡繩直通陌如矢蔥翠眼於綠疇今紺轂級於鑾鞗結駕於屋左今供萬乘之射殷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異物以區別東耜之利立乎右方農扶犁而耕隨以播種司農撰播種之器挈壺氏平天下乃御玉輅陰華蓋衛乘結綠繡鈎神樂金根昭庸以州鼎今龍驤騰驤而平艾表朱弦於離坎飛青繒於元中黃鉞以發暉于方終分其繁會五輅鳴鑾九旒揚旆璪級入芯雲罕晻曖鳴笳管嘲嗒以啾嘈今鼓鼙硡隱以砰磕筍虡發以軒翥今共鍾越乎區外震震填填應答連天以幸乎藉田

擇冕旒以灼灼今碧色青若茂松之依山蘭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乘農共庶在手三推萬方以祇載公田貢及我私九於斯時也居庶郡都民並華商以幼雉逕以父集士女頒戚而庶庚戈揚振若垂暐的皪謹側肩將策連珠黃塵馬之四合子乃先馬之所在觀者莫不休舞乎康衢謳於擊壤誰皆而論勤今莫之謀而自勵躬先勞以力乎樹藝靡誰皆而論勤今莫之謀而自勵躬先勞以悅使乎童蒙訓而猛有已若曰父政也而每曰益損盈隨時理有常矣勸以下而農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必先夫六土之宜帶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其就之色既庶代耕之秋無惰富以廣災徒望歲以自必三季之亭此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操國匪於豐殆你於是欽哉惟穀之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亮陽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誠日黍簋晉淳則此之自實始必蕭茅又於是乎出奉饗者旨酒嘉蔬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生也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是我皇旨賀光斯通儀刑乎於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耕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勤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

訓以昭嘏慕往分其饗焉敬齊之色既肅肅以雍雍禮樂之容亦皇皇而穆穆於是山田之帳命先農之官設庭燎而晰晰陳黍稷而芬芬戔戔麻麥麥麥於育黍後若鍾撞樊縱舉磬音發乎聖躬煙煴感乎蒙宇常伯擁播種之器宗人掌牲皇之數既金石而間陳亦造豆而靜嘏晨光漸朗湛露初晞告九天之事畢將三辰之禮依帝猶懷神農之務稽想伯禹之疆理一之日於是躬耕二之日於是舉趾東金耦而顯若駕鐵驪而禮矣將致美於粢盛遂世力於耘耔望農祥之晨正知土膏之脈起所寶惟穀故大欽以勞農所貴惟人故躬耕以悅使俾夫三時不奪六府成脩遂放牛於藪

澤流却爲於田疇滿分願勤於稷嘉穀授時度地彌甚於殷周職乃分於九鳥政不建於諸侯豈非人和而俗阜亦將力穡而有秋是日命丞相迺行山林道達墾闢物土以分宜隨川原而刊木畫爲九野敎種百穀實萬代之儲垤況九年之所蓄猶以爲不豫御茅茨永慕於堯舜祭惟紅粟以恤賑綏弋不加於嬪御茅茨永慕於堯舜祭惟到蓄蜡必田畯即異畝同穎豈獨瑞於往年象耕鳥耘是錫美於今運適有田父起而歌曰旳旳千畝今理有年農祥案戚普淖今趨既良躬三推今供神倉分九扈今應疆濟濟千耦于稷既潔敬斯皇神之聽之今將登穰穰

籍田賦

唐 李 榮

標爲素列爲都取其象也遠矣農爲本食爲天惟其利也大焉聖人利器致豐躬親順動而取諸豫所寶惟賢時行而勸克厚乎辜先於以奉神祇昭報之誠達於以祈社稷孝享之德旨則躬耕之義也從古以然皇帝勤惟國本欽若人天所務惟農順動而取諸豫所寶惟賢時行而應乎乾洎正月之吉日將有事乎昊天列千官於近甸也萬騎於遨阡當是時也其祭不戒而備設於正職競以先後大禮備兮和樂陳齋夫既兮庶人走帝乃服冕旒猶乘御耦我疆我理禮正於三推必躬必親敎存乎千畝四輔家宰六卿近臣大夫師長之族都部華裔之人

聖有作兮萬物成覩人畜效天下歸淳且圖匱者於其豐防險者於其逸有備所以無患克勤是用終吉三推之禮廢則倉廩以之虛耕耨之恩廢則簡書以之供欽哉欽哉能事斯畢夫然則農功可大農扈允臧以農爲本乎國有常令以農率下兮人知向方亦既奉宗廟亦既備蒸嘗一人垂訓兮萬國昌固有遺放日用乎肯紉芙乎聲洋洋

籍田賦

唐 石 貫

太皞御辰勾芒定位天子率服耕耜之禮有司謹親載之事以爲帝籍斯闕皇猷久墜不脩耒耜之功是隳粢盛之義於是擇元日戒農期本千畝而敬矣齋三日以告之然後內外清謐上下肅恭文物之儀備列文旌之衛在茲循覽紫綵共仰丹墀儀南面而疑旒之所當東方欲曉之時滿水聲盡膳香上遲候而開閶開羽儀展揚青旗以肅事備朱絃而成典上乃望靈壇御玉輦蒼龍整駕以前導鸞鑣遵途而右轉六轡齊舉八鸞啓行向綠野公田之所至青郊農禮之方紺轅塞路青幹迴場叶農紀而授事指農正而告祥由是別土宜分疆理入溝塍砥平二推而上膏脈起發生有在播殖茲始諸公諸侯而次進或五或九而皆止見京坻之流行可期觀稼穡之艱難有以禮樂既備人神告依事鍾北於東作

籍以見其秋收豈獨親耕於甸內實亦種德於道周翠
臣乃伏攀而進曰臣聞歷代務農百王重穀陛下興古
典之已墜紹前脩之不復故得人勤稼穡天降景福帝
乎籍田移本勸農稽前文而備矣惟古典是恭今
行焉萬國欣心而瞻仰百官供武以虔虔又欲展禮而勞農

宋 王禹偁

藉田賦 有序

臣謹按周制孟春之月天子親耒耜藉田所以事天
地山川社稷先王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恭之至也自
周德下衰禮文殘缺故宣王之時有號公之諫秦皇定
霸鮮克由禮漢祖龍興日不暇給孝文景始復行焉
昭帝弄田亦其義也後漢永平中明帝東巡耕於懷縣

非古制焉魏氏親耕門百官之禮草創簡備武太始
之年略修墮典宋文元嘉之代亦舉舊章齊用丁亥之
辰梁以建卯之月後魏北齊沿革有異隋朝唐室文物
可觀太宗行之於前明皇繼之於後自茲已降廢而不
行將燠先農必待貞主皇家享國三十載陛下嗣纘十
四年今帝業遐宣寰區晏然乃順考於古道將躬耕
于籍田移本勸農稽前文而備矣惟古典是恭今
行焉萬國欣心而瞻仰百官供武以虔虔又欲展禮而勞農

臣謹按周制孟春之月天子親耒耜藉田所以事天
地山川社稷先王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恭之至也自
周德下衰禮文殘缺故宣王之時有虢公之諫秦皇定
霸鮮克由禮漢祖龍興日不暇給孝文景始復行焉
昭帝弄田亦其義也後漢永平中明帝東巡耕於懷縣

舍或五或九降殺之義有倫爾公爾侯貴賤之班相亞
齊大濩種以斯畢庶人終畝而告從千耦其耕煥乎禮
成播百穀乎率人力歌哉艾今揚須聲將見乎餘糧棲
畝腐衆如京倉令納乎季稷以備粢盛慶穰氏收其
業結用的穠牲親畎畝畝分化被重民天而教行自得訓
農之實非貪慕古之名然後下青壇歸絳闕百姓知勸
羣后咸謁在鎬之宴啓歌虞之音發獻壽壽兮歡呼泰
九韶兮鏗越開三面以行忘宥五刑而審罰恩流於孝
弟力田德被於鼈題雖與五上之利圖必棄而必親
同二代之風復不務而不伐大矣哉藉田之禮豈三年

而不爲朝耕之義將百代而可知我所以垂久慶之禮
定不刊之儀慶鼎勤於四體將有害於三時務農桑兮
爲政本興禮節兮崇敎資民乃力豳歌無阻饑神農新
本之功我其由矣后稷播時之利我得兼之供和粢以
薦在今豐年而有期丕顯事天之禮誕歌祈社之詩祀
山川兮神鑒明矣配祖考兮德馨遠而永錫純嘏用光
孝思乃作頌曰維彼東郊公田是闢大君戾止百斯其
藉帝藉既修乃及公侯親耒來報勤而田疇告柔穆
祀於園丘億萬斯年以承天休又曰維彼東郊耕壇其
崇大君戾止言訓其農農功既督乃知榮辱爾家以給
爾人以足言泰畧享於此屋億萬斯年以介景福

躬耕帝籍賦

明 顧鼎臣

帝在位之八載乃大業明以啓宣開而儀以作宇兮掩
六極以爲廓四時舉其次序八政飭而閏忒惟東南兮
薄海暨西北兮寧遐荒不言乾止戈健猶且迺王業之本公民事之叢憲古昔以示勸
躬往耕乎籍田是月也星鳥正日移參尾太暉司辰
勾芒位理律應夾鍾節惟雨水德之在馭見十杓
之東指齋震漸於原隰協風被於閶闔林谷煙以蔥蒨
華級露而荷鋤長川添兮流碧芳草鹿兮成行倉庾忽
其有蓄田務作而伊始羞萬井於千廛成朔於于耜
先是乃命司空治館公吾視授行宮起乎國東制作準

於是畫周垣達而通門建修闕而峙雲天降殿崔嵬而耀
景棟閣爰高樓煙芒落而疏牖庭廊而設廡列而成
章乃即齋宮小心穆穆儀采依依冠冕旒兮衣裳龍
誕育之候萬物之情百蟲蠢於土脈萬卉動於和
嘘東方之水於原泉關方中兮
千畝之中依于阡陌吉人達而地設以待我聖天子之
幸

夕六元瓢風乎坎離方彩錯其外列黃屋屹以中馳前
披雲以建轒後捎星而曳旃左繚綵子撓旄右悠纚分
洪曠悅天旋而十運矧岳轉與山移爾其五輅方行九
門乍啓雉尾繞以未暈望東郊而直指似太陽之初升
瑞靄紛其抱珥既而屬車轔轔飛塵勃鬱花飛飛以夾
路草煙蓁而假鈐似青帝之時行品物以芳新若乃
千官景從車徒塞空飛蓋結而如霞鳴佩叶其從風似
三垣之列宿旋繞依乎紫宮已而崇翠在列直廬周設
循芳甸而徐轉紛綺繡其如織似應龍之迴翔玄雲譎
而四合若其楚曠天清和鑾有聲絲管啁啾以嘲嘶鐘
鼓訇磕以砰磷似春雷之啓蟄百里而皆驚至乃士
女盛集耄倪耆至盼翠華之來臨狀若騰而動地似百
川之赴海奔濤喘而聲沸一爾乃享后稷祀天農莫蒼穀
與玄醴烽芬桂與香窮太牢薦而肥腶太蔟奏而春容
既用處於祼鬯乃躬即乎田工於是京兆掾司徒獻
耜迅沃野之墳腴望平壤之如砥儼洪麾之在御揄紵
耒而成禮懷炎農之務穡想崇伯之驅理四頒而滿賸
鱗次三推而土膏脈起諸侯諸公咸以班而進或五
或九有終而方止陪鑾臺以退眺覩萬民之樂趾一
人有慶既穆穆以皇皇百辟致辭復雍雍而濟濟大徇
之典將行享醴之設斯啓時則有大宗伯捧策而進曰
臣聞民之天在食國之本惟民伊藉四之大禮實累代

於公元瓢風乎坎離方彩錯其外列黃屋屹以中馳前
披雲以建轒後捎星而曳旃左繚綵子撓旄右悠纚分
洪曠悅天旋而十運矧岳轉與山移爾其五輅方行九
門乍啓雉尾繞以未暈望東郊而直指似太陽之初升
瑞靄紛其抱珥既而屬車轔轔飛塵勃鬱花飛飛以夾
路草煙蓁而假鈐似青帝之時行品物以芳新若乃
千官景從車徒塞空飛蓋結而如霞鳴佩叶其從風似
三垣之列宿旋繞依乎紫宮已而崇翠在列直廬周設
循芳甸而徐轉紛綺繡其如織似應龍之迴翔玄雲譎
而四合若其楚曠天清和鑾有聲絲管啁啾以嘲嘶鐘
鼓訇磕以砰磷似春雷之啓蟄百里而皆驚至乃士
女盛集耄倪耆至盼翠華之來臨狀若騰而動地似百
川之赴海奔濤喘而聲沸一爾乃享后稷祀天農莫蒼穀
與玄醴烽芬桂與香窮太牢薦而肥腶太蔟奏而春容
既用處於祼鬯乃躬即乎田工於是京兆掾司徒獻
耜迅沃野之墳腴望平壤之如砥儼洪麾之在御揄紵
耒而成禮懷炎農之務穡想崇伯之驅理四頒而滿賸
鱗次三推而土膏脈起諸侯諸公咸以班而進或五
或九有終而方止陪鑾臺以退眺覩萬民之樂趾一
人有慶既穆穆以皇皇百辟致辭復雍雍而濟濟大徇
之典將行享醴之設斯啓時則有大宗伯捧策而進曰
臣聞民之天在食國之本惟民伊藉四之大禮實累代

敬以垂後遂作頌曰於惟上聖轄化權兮洪澤滂
沛溫八埏兮百祀咸秩禮則虔兮迺藉千畝國之原兮
朱紘蒼佩造彼壇兮帝躬既至止三推先兮三公九事撥
以班兮厥禮既成兆民宣兮勾芒舉動庶勤荷兮農用震
殷盛之狀轄還兮農用震動庶勤荷兮且旨祀兮保介
兮蕃廡大有年兮來招萬里兮咸會福祐兮登賚起軒古無前兮天
息戈鋋兮如陵如岡萬福攸同兮天子萬壽配彼天兮臣拜稽首頌
兮言兮誕臣則文盛則
傳兮

擬聖賢勸耕籍田賦　明　馬象乾

皇帝嗣服之七載也張天綱理地維恢帝畛廓王軌度
貞化協文恬武熙兮民用周於道遠敦龐於華夷道德
媲乎二后兮治理邁乎虞羲乃求掌故爰稽典儀文在兹
武若其美之盛詩史所垂兮農政修乎商穆侯來作乃謀陽氣上蒸土膏
初起品物孳育而庶化行天子茂對時物慨然思曰民生
在食食本於農農莫起天匪人從衍格王之道規步
上古之高跡躬耕先乎萬姓矣安居於九重乃令宗伯
定儀司空除地甸師清廛田畯具器鼓擊坐誦播植之辰
僕御備序行之騎於是令門初啟鋼漏既殘也日繼臨
湛露未乾天子躅蹕步御青幄乘玉輅出金鑾服於龍
之袞戴朱紘之冠曳舄拖撝霧之長竿夾道

曰於乎紹皇以乘乾今既類於帝修藉田今思樂甸畿
宅慕寨亓惟皇庆止萃輕斬今親我稻事告牲牲今執
耜舉趾遵遺編亓風行化馳尊幅幀今禮明樂備信無
前今赫赫中興過周宣今

耕田賦 以新豐多黍為韻 唐 王棨

漢昭帝之御乾時猶眇年能首幸於農務遠躬耕乎弄
田理叶生知鑒識邦家之本事殊兒戲斯為教化之先
當其天駟既端土膏初起命開鈞盾之側將幸上林之
裏有司於是整溝塍修耒耜別置甽畎之所取法百廛
旁觀疑設之問如方千里帝乃篤睦葦出深宮展三推
而不異藉千畝以彼同且曰朕位極元首身勉幼沖每
欲恣力對鋤稼而多思豈無宴樂不如敬順於天時亦
有遊畋莫若勤等於農事是則非同學稼粗表親耕既
留心於東作寧無望於秋成環衛近臣盡起西疇之興
宮閨佳女微生南畝之情於時稼政既修稻人是率千
畦之列有序九扈之官咸秩神農舊務寄廢於他年后
稷餘風復興於此日嘉夫戲哉是戲為勝不窮晉殷卓
之由此知艱難之在斯自昔庸君多昧三時之務惟茲
少主能分五地之宜故得教化下敷皇猷上建人忘荷
鍚之苦俗有帶牛之頌因知前桐葉以命封未若耕斯

習而天下勸

千畝望幸賦 以新豐多黍為韻 唐 閻名

國重農帝道時令惟千畝之可親望三推而盛田
畯方勤於稼法甸師已切於承命陽和初布庶平東作
以勸人理術既端終俟南郊而見聖當其融風式協韶
景方遲金根為順動之馭萬葉表親耕之期度以地狹
難容足列公卿之數顧其土膏潛動可陳農器於茲脩
龍惟直遵阡甚夷是宜亭諸侯大夫以行乎周禮不可
使四年正月獨稱於魯時言曆未紀志惜墳行謂盱盱
而足得天臨想澤而正宜春淺空為散地尚樂新典
載芟未及勾萌之出何因一擬為期壞壤之誠願展翠
幕稻閃朱絃未至當人力可借而成功使農祥失正而
實利桑場之展期判劃以輕移撫籍之衣想禮稽而如
望且夫事遵禮動法貴聖與頴井田之君是可出而偕
作誌初耕之帝宜其德以相成不然則無以知土宜慰
人欲使其種稚克備粢盛乃足庶見其耘之耨一一具
陳必報乃求之倉黍黍交屬況以近甸堪樂元辰以良
借百步之疇冀停雲罕脩三班之令期在月將如此則
樹德咸茲訓農惟允舉力克符於地事致誠不昧於睦
睦之道昭矣

鄭伯克段于鄢賦 以得地不如得民為韻 唐館

鄭伯克段于鄢賦 以得地不如得民為韻 元 劉聞

於無疆嗟勉勉之靡寧今豈先勞於嬪嫱立婦道於天下于歸至勤其奚彰當時物之代遷于撫春熙之載陽感蘋藻之和鳴今矧柔桑之遠揚豈不思夫逸豫之爲娛于念蠶事其敢忘飭妃御以同心兮尚服勤於懿筐彼蜎蜮之微生于初若有而若亡羌繽紛其日滋兮亦蜎蜎而有行忽三旬而獻功兮儼管簿之是將慚內職之賤微于近君后之清光后翼翼以祇承于曰三盆之有常斯蘭館之有典兮匪漢志之荒唐瞻內地之深嚴兮鳳幄寨而高張紛疏散彩於雲霞于文棟比隆乎穹蒼抱和黃於上苑兮分淑景於長楊當后卓之戾止兮芳菲菲兮滿堂簟佩玦之環拱兮擁翟翬而煌煌非煙

郁其若烝于採蘩鳧鷖之藻濯湯悅曙星之磊磊兮浴紋波之微茫裊王潔以金釵兮眩滿目之天章手其盆而遍恪于不敢亟其敢遑禮有數而恐瀆兮心與繰而同長曾畢事之惮勤兮想專能而廢讓願相成之在下兮加蘊皺而青黃被玉體以無數于穆將祀乎先王豈寸絲之爲潔兮致吾皇之齋莊庶神鑒之不遺于荅靈貺其穰穰與六合以同釐兮賴一人之壽康揆蘭館之禮意兮嗟漢氏之未詳惟茲禮之有初兮抑嘗稽夫公桑與蠶耕以並列兮豈但警夫怠荒昭勤敬於人神于釐厥初而亘曩儀隆典之僅舉于何古風之涼涼彼弄田之有耕兮徒游玩於未央列掖庭之奧窔于曾女紅之未嘗宜蘭館之盛制兮不與蠶室而同藏撫壺化之寥寥兮徒頌美於永平之椒房也

蘭館賦有序

元 楊 搦

古者天子躬耕以供粢盛后親蠶以爲衣服重祭祀也漢之時躬耕之典常行親蠶之禮亦具則視以爲勸農桑之本藉田前有賦之者矣則蘭館可不賦乎賦曰

若稽古昔禮重親蠶后受獻繭手盆者三圃所以重祭祀之服亦以敦棄衣之原維繰繭之有館緊古制之未聞想其容通公桑旁達內宮層構突兀迴窻玲瓏靚深窅窈廊其有容風簧簧兮南來日融融乎西東夫人世婦被之倫倫風夜匪懈服勞其中雖主后之尊寵亦志存乎女紅方春日之載陽桑柔其初綠念蠶事之當興早已勤於祓浴曾日月之幾何羌成功之我告服其祎服載袪載虔保好左右師傅後先錦珩璜兮琚瑀儼神明之在前違詩書越圖史造蘭館畢蠶事爰舉首而旁觀觸芳蘭兮盈目或黃如金或白如玉嘉爾勤勞我寧不錄繰所獻之毫芒手三盆而奚足曰禮制之孔嚴恐過之而反責爰分布於諸宮俾繰蘭而獻之告吾君以成事命夏人而染茲夫以天下之大奉一人之私亦有蘭繢亦有貢絲何瑣瑣以爭利得無愧於去織之公儀蘭穀文章編裳衮衣於以享先王於宗廟祀上下之神祇昭誠者於無數皆待是而有爲豈無翕也必親擷

以登俎亦有黍稷必躬耕而盛粢匪盡己以致蒸寧吾心之敬虧君不能以自豫茲誠后之責歟雖二端之不難要役志之在此俾吾民之有聞亦戒飭其婦子以至尊而忘勞況吾曹之貧窶成天下之盛豈將不能以自己家衣帛以忘寒疇無不以卒歲誠與利之善機詎去織之可擬既兩漢之舊章惜名存而實廢嘉永平之能行何禮文之虛飾郤才以鋪張寓制作之初意今聖人之在上心敬天而勤已揆占今之禮儀將以時而舉舉倘承乏於詞臣誓洗心而頌美

元 曾 策

蘭館賦

豐沛興雲鴈方交開重熙於奕葉著儉德之宏謨既

弘詩以勸百而垂三月之寫令之留字咨化下之有道又蘭館之異乎留其館之為制不侈不陋匪斲弗事金碧弗施惟守初作溫溫房櫳肅肅帷箔海色曉而下明光暗天光垂而下的皪夫簟戶啓對蟾蜍受風可是展四內宮盛容閑中之晨實拔上林之芳藻侍眠食於三淩奏成功於九重輟敬殷之清燕勤旅酌之花供匪好勞而要邊鄙於聖躬朔日之時節瑾璨於山龍稽古象以制作綦天章之蒙尊於近潤禧延景命昭儉素不敢不敬是以后之者必可見繼之徽音替之者又足以續辭筆之貞諒而後於斯館嘉稱表都思文后稷率育烝黎弘其結恤成王守文武之基故周公陳敬猶之艱誰也夫何予雲舍是而誰

明堂內景賦

明 廖道南

帝紀農聖賦有序

辛卯八月十七日恭遇皇上親祀帝社帝稷於西苑簡命勳卿佐暨臣道南凡十一人克陪祀官禮成上御無逸殿面諭錫宴既而周覽山風亭駕始發臣猥以衣侯遭茲盛典天顏咫尺叨陪晉畫之榮帝眷冰常申錫寓雲之寵敬奔競惕燕樂諭揚臣謏敢效於聖躬朔日之時節瑾璨於山龍稽古象以制作綦天章之蒙尊於近潤禧延景命昭儉素不敢不敬是以后之者必可見繼之徽音替之者又足以續辭筆之貞諒而後於斯館嘉稱表都思文后稷率育烝黎弘其結恤成王守文武之基故周公陳敬猶之艱誰也夫何予雲舍是而誰

在書則敘商之三宗以及於祖烈於詩則述豳之七月而采其民風啓八百年有道之長遠千萬世無窮之利廢後藉田廢而虞公納膳敷言至於蠶績休而褒姒厲階興刺勤恣具在龜鑑攸存歷考垂訓之格言實爲傳心之要法茲蓋遇我皇上體天地之大生備聖神之至德敦庸五禮郊廟之典告成軫恤三農軍國之需攸賴敷求禹則儆煥堯章惟聖祖紹田功於中都之鄉惟文皇啓邦土於西苑之地仰懷世德上感淵衷顧仁壽之宮原可以樹桑而播穀御昭和之殿室於時撫景以揮毫奎文燦曜乎龍光雲翰輝煌乎鳳藻對時育物相土命官首營帝社帝稷之壇次建省耕省斂之所殿名無逸風益勤憂勤之志爰修蠶室更築桑臺恒洛而百穀用登門迎和而嘉祥畢至寔鵲雙儀於皇圖故敦神祇之昭格子之昌嘉未遑穎於天田允矣成王之成農於前古禮文載於聖制孔惠孔時崇律發於宸音益昌益大至哉克享明德惟馨伏望保茲冲令終有猷履無二思繼承永觀成建皇極以福庶民建邇周王之成農重華而光列祖永孚虞帝之休臣謹撰帝苑農桑賦以獻曰

緊皇明之啓運啓農桑以耕王業其根本惟民生其衣食曰無逸而乃急剛地利以無遺法天道之不息惟我德祖烈於詩則述豳之七月而采其民風啓八百年有道之長遠千萬世無窮之利廢後藉田廢而虞公納膳敷言至於蠶績休而褒姒厲階興刺勤恣具在龜鑑攸存歷考垂訓之格言實爲傳心之要法茲蓋遇我皇上體天地之大生備聖神之至德敦庸五禮郊廟之典告成軫恤三農軍國之需攸賴敷求禹則儆煥堯章惟聖祖紹田功於中都之鄉惟文皇啓邦土於西苑之地仰懷世德上感淵衷顧仁壽之宮原可以樹桑而播穀御昭和之殿室於時撫景以揮毫奎文燦曜乎龍光雲翰輝煌乎鳳藻對時育物相土命官首營帝社帝稷之壇次建省耕省斂之所殿名無逸風益勤憂勤之志爰修蠶室更築桑臺恒洛而百穀用登門迎和而嘉祥畢至寔鵲雙儀於皇圖故敦神祇之昭格子之昌嘉未遑穎於天田允矣成王之成農於前古禮文載於聖制孔惠孔時崇律發於宸音益昌益大至哉克享明德惟馨伏望保茲冲令終有猷履無二思繼承永觀成建皇極以福庶民建邇周王之成農重華而光列祖永孚虞帝之休臣謹撰帝苑農桑賦以獻曰

緊皇明之啓運啓農桑以耕王業其根本惟民生其衣食曰無逸而乃急剛地利以無遺法天道之不息惟我德祖烈於詩則述豳之七月而采其民風啓八百年有道之長遠千萬世無窮之利廢後藉田廢而虞公納膳敷言至於蠶績休而褒姒厲階興刺勤恣具在龜鑑攸存歷考垂訓之格言實爲傳心之要法茲蓋遇我皇上體天地之大生備聖神之至德敦庸五禮郊廟之典告成軫恤三農軍國之需攸賴敷求禹則儆煥堯章惟聖祖紹田功於中都之鄉惟文皇啓邦土於西苑之地仰懷世德上感淵衷顧仁壽之宮原可以樹桑而播穀御昭和之殿室於時撫景以揮毫奎文燦曜乎龍光雲翰輝煌乎鳳藻對時育物相土命官首營帝社帝稷之壇次建省耕省斂之所殿名無逸風益勤憂勤之志爰修蠶室更築桑臺恒洛而百穀用登門迎和而嘉祥畢至寔鵲雙儀於皇圖故敦神祇之昭格子之昌嘉未遑穎於天田允矣成王之成農於前古禮文載於聖制孔惠孔時崇律發於宸音益昌益大至哉克享明德惟馨伏望保茲冲令終有猷履無二思繼承永觀成建皇極以福庶民建邇周王之成農重華而光列祖永孚虞帝之休臣謹撰帝苑農桑賦以獻曰

緊皇明之啓運啓農桑以耕王業其根本惟民生其衣食曰無逸而乃急剛地利以無

乃御昭和之碧殿臨大海之清波宸翰飛麗於雲霞天
章輝煥乎星河是即帝堯之問禮室而授民之時帝舜
之訪絶章而敷天之義也是月也惟辛卯立宿畢前
一日乃簡筆氏灼元龜諏筮人社吉蓍相陰陽之仪吉
隙之成宜於時昭告於列祖宣令於百工乃合司徒乃
召司空遹師贊謀而土圭以則匠氏効力而水臬是従
爾乃營帝社以統五土營帝壇以統五穀敷施元始乎
乾化胸媪貞成乎坤育是即周雅之歌家土而爲國祈
社戴記之紀王社而爲民介福此迺又建侯之政於仁
壽宮之前棟隆元吉材良孔堅葺繕敷泰結構甚新中
揭獻皇農家之詩以彰先德之蹟湯考列周書無逸之

義以志古人之艱難於殿之前亭曰亟風飾不過華制
不侈崇至圖共安御碑宮深公劉之勤苦表姬旦之
精忠略略乎炳蔚如虎豹煌煌乎天矯如虯龍也迺又
建迎和門於仁壽宮之東琉題映旭啟櫺爽虹軒嶷特
起雲漢宏通仰穹蒼於春暮眺緒於秦寧以重水土之功於門之南亭曰省耕平暗晴行方
池德表風與啓宮時往於亭鳩田畯其至喜農夫之
可務富媚乎翠華之光被營構乎黄茂之蔥菁也迺又
建恒裕倉於仁壽宮之北我黍與與我稷翼翼其崇如
墉其比如櫛乃求千斯倉以供神明之祀乃求萬斯箱
以備百國之實於倉之側亭曰省斂萬貨豐登百室克
贍夜漏向晨宵衣待旦嘉平祝之西成圭案明之足薦

忻忻乎免下民之怨咨蕩蕩乎享上帝之申眷也其種
桑之田則於彼宮垣之西於條列之疏也是月也惟辛卯立宿畢前
雞既培佳麻復覃茂穫雜氏莫其警蚕朴氏晨其蒸蚕
其採桑之事門於彼軒墀之陽啓也蚕之室時攀柔條
之遠揚取彼幽枝執此懿筐倹効攻則乎公女莊恪遵
戒於魯爰其飼蚕之室則於彼殿庭之陰屈屈槃於蓐
月集蠶婦之如雲蚕箔珠宇蓐筵玉坻宇葉綠帝純服之所自
出后翔衣之所由成其綠蘭之館則於彼蚕室之區舍
天馭之眞精監織女之靈緯七襄成章三盒就絲西陵
氏創其緒紫宛麻氏效其勤兒故坤儀韜壽以亮章

元之化陰教明章以宣春令之宇宙思古人實獲我心
蓺置於太虚戊内治經斯闡薛亟裕後昆其所開係者
大矣其所由來者遠矣荷能敬我皇上之重農蠶以
爲天下先也夫其成功於蚕暮既繒於秋仲與庶民之于桑歌百神之門恫其中則東有萬春
麗春永壽長春按玉陛而五穀磐西有延詩景福文喜
仁和御延和而日稔多其外則東有懽成崇[illegible]既
方作詩而是詠翔北有仁智介福安和永寧七室高
而草料香乃若金鑾玉螭翠旌羽蓋其崇如
金露玉虹方壺瀛洲危亭屹岧於玄丘摧翠飛香太素
蔑英華棲暇於紫檀連觀於紫陛映輝宜榮晻暖

於翠微至於冤園之山鼓洞之泉環珮琤琤乎石林珠璣絡繹乎水簾鯨海之興鷗沙之渚蒸荇參差乎流洲芝蘭芳郁乎平圃是皆我文祖經營之豐址是以移於太
之訓德音在耳風風乎萬善之紀也我宣廟承觀之靈
圃是故紙姊之詞嘉謀如昔明明乎三接之喜也我皇
上尊祖敬宗參天兩地駿烈藹乎百王鴻猷微於萬世
是故祈禮行於春也克慎厥始報禮行於秋也允成厥
終樂章載於聖制儀節定於宸衷至止肅肅有來雍雍
武貊蟬而簪纓整飭文鵷鷺而環珮春容鼉鼓丹鼎朱干玉戚級兆其來同
蓬篪篴鏗鏘其並奏彩鸞丹鳳於焉來舞
三獻方升百禮既崇主拜於前臣拜於後觀天顏於咫

天誠動於此幾動於彼致帝祇之感通昔昔韶鳳儀虞
神龍啓夏赤烏開周玄鳥生商德盛者其福備祥多者
其國昌我皇上體信達順建中致和天惟降康而載錫
甘露地不愛寶而產黃河宇宙疊呈夫瑞麥天田嘽
獻夫嘉禾靈鵲雙巢北斗龍星之曜郊禖特舉仙源
登少海之波迎知一歲立萬善備矣二氣和萬物育矣
三農成萬事具矣四靈至萬神應矣五福膺萬祀永矣
臣拜稽首以矢其音歌曰帝德高明于配天惟天資始
今錫茲豐年帝德博厚今配地惟地資生今登茲廣利
帝德祇慎今法祖惟祖統今申茲多祜帝德純孝今
顯親惟親遺澤今昭茲至文呵嗟農穡今帝苑西天地

成之萬國重熙暗暗諧諧今帝苑中祖澤親仁今萬
世攸隆

樂酒賦

唐 江總

在陽春之仲序覽具物之芳菲帥公卿而揖百穀親耒
耜而命三推開青壇於迴甸列黃幕於清所乃遵執爵
之典爰降食羊之誥酳朱白之高燕啓黃龍之玄祉奏
帝鴻之萬舞動釣天之九變顧曲私之亭育邁寒暑而
徂遷謬陳力而策駑豈酬恩於暮年

經書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典禮

貢士謁文宣王賦以題

唐 黎逢

聖人沒而教在明王興而道宣命上公以陳信展大禮
以登賢觴酒豆肉金鏞筦懸致克禋以如在當質明而
不愆祁祁諸生必恭敬止廟庭以容衆義高冠以脩
己臨奠獻之筵書造秀之士階閒儼以成列槐陰布以
如帘將備禮於先師遂儲精於視史於以致君恢復王
化弘闡人文磬音繼於夜幷燭影迎於朝雲見曲暢於

和易知其本於芯芯書篇指況人之門閫喬木搜於幕
禮前哲尚於行丹扆侍士眷而歲至庶工奏而曉喝上玄
酒以清徐登犧牲而踈越奏百王於建鼛歷千古而未
歇蓋以教俟天地而不朽功格宇宙而不伐不可
貴不仗故彌彰仰而不及融然有光實播於歷代獨
崇翫於帝唐德教不輟王故南昌日暮詠於門歲未上
於知教之於右壁登之於上庠知本末之可務亦師師
而不忘將歷試於宋伯必先謁於素王古先哲君任上
以作貢洪惟我后嘉善而容衆猶襲獲師於卜獲相於
夢時哉展哉宜阿閣之巢鳳

太學觀春宮釋奠畢賜從官帛賦 應制 得名

我聖人之有國酌古訓建皇極大學備崇儒之禮春宮
啟齒胄之則宗伯貳事司成奉本職叶三王之教可知順
四時之儀不忒域中於是乎觀德既而儲貳臨庠肅肅
齒也長幼之節著明其親也父子之道成達其尊也君
臣之義行疑三善今皆得實萬邦今以貞故曰先知後
爲上行下效弘當代之楷式奉前王之德教於以識尊
卑之倫於以觀莊敬之貌大矣政本至哉化源膺秬鬯
之至列訪典謨之格言揖讓於詩書之府雍容於禮義
之門敬其學而德至親其師而道尊青青於衿其容不
改盛盛儲嗣其福斯在則孰能不恭而志佚孰能不學

而思誥不云乎其上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下曰生之徒實七十子今三千徒實
師乎前象開見於今詠歌舞雩於古舞則知大學之義國風之
好禮以閒習教化而起敬則知大學之義國風之
始在明德在親民禮師臣於胄子尊賢所以抗法講藝
所以考史有親者曰王琢成器人可不學亦因此習禮
崇矣如是貴國家之大柄而德行之有聖

養老乞言賦

宋 范仲淹

年高者不可不養言善者于取予養以無怠垂
清問而弗休主善爲師尊從心之耆舊既飽以德咨通
耳之謀猷仰彼前王垂茲令典謂仁者所以能受則言
也於斯可選肆筵授几孰修尚齒之宜論道經邦必採

無瑕之善莫不尚其盛禮納以明恩登上庠而有則齊
太學以居尊待以常珍用貴皓然之士稗其問政是詢
嘉矣之言養老之美於斯有以一則崇孝悌之本一則
求善狄之旨式宴且喜茂聞大耋之嗟切問近思屢迓
聖人之耳豈不以老者信年之長言者善人之資養其
老則惟賢是擇乞其言則患已不知識君臨之所重見
父事之攸宜不素飧于實舉燕毛之禮喜侍問者當陳
補袞之詞是知含此則無以尊德遵此則足以守國大
禮載之而為美前王行之而不忒漢朝定嗣延四皓以
咨謀周伯興邦奉太公而取則思斯勤斯故舊不遺孰
侮桑榆之暮景每求藥石之良規視誼無虧何患乎老

夫差矣汝心有取但見乎聖人引之今國家治歷萬邦
緝熙庶政納老成之嘉話闡誕敷之休命於以見至道
勃興唐虞而比盛

有來人見於含元殿賦以題名

國家開文學之科旁求英彥將貢於禮闈命先眾於
秘殿欲使懷才抱器自此應揚當令較技呈能從茲向
變是以儒風蔚興春澤惟新設薦舉為教化之本致朝
見為榮貴之因庶使八紘碧嶂絕卧雲之士遠令鵬奮
彤庭觀獻賦之人莫不張文柄以旁羅諮諏俾而上貢
秘殿欲使懷才抱器自此應揚當令較技呈能從茲向
之盛運當十葉之明君天步既康而復安治象革故而
鼎新時貞元之八載詔髦俊之來賓八紘馬之雲合多
士盈之駿奔思騰驤於千載妙變化於昌辰眷兵部之
忠謀俾慎傳於縉紳慶一榜之多賢實司衡之得人惟
歐韓崔李之傑出豈王楊盧駱之可倫宜貴游之奪氣
自孤鶩而奮身聚精神於堂陛驟耳目之通津絕深林

之長嘯起大澤之幽吟風生大王之雄雨注四海之霖既出類而拔萃爰附翼而攀鱗偉然上國之瓌材乎一代之文治元和之盛治由啓迪之憂勤或從彙之述居或學結之屢薦或任專於釣軸或職掌於絲綸或判戶部而無虧或圖佛骨而極論卓忼慨之忠賢固超邁乎宿羣嗟嘻觀之類異乃賦鵩而傷衹彼委任之不終復竄逐乎相臯獵昌黎之山斗足橫絕乎古今幸略代之興賢尊孔孟而設科擢郊薮之遺材屬文衡之不頗露虎豹之一斑借轍鮒之餘波為士者莫不蘄然出頭角明目張膽喜而為之歌曰南山霧隱毋久蹔兮一石舊水寧泥蟠兮奏和雍熙生逢堯舜之君兮都俞吁咈豈無龍乎其巨

延賦

皇運勃以繼興兮真學今宇而垂休承業業之炳靈兮並立今聲教謐其旁流紹五帝之遐軌兮今纘三王之九疇寤俗化之多僻兮謀厥古今而巍陟于班以紛其何從而弗周固神聖之問信今心猶勤乎恕學維六籍之誕列兮靡繁而不往之獨揆於紀載乎歆慮淹而罔愛所貴恣於博而辭之注今曾不畏乎出遊彼常情猶不敢就危兮矧臨夫萬邦體點黎而宅至道竽將抱茲世於醇厖告則而下蹈竽遵妙有以成功寄落沃於臣都兮恒居高而慎冲

洪一元而御辰以新詔今恒制和之至於心切達聰而罔收歎子用成親德以雍容爾乃開閤而麥鬼蒙公亮燭淪以紛綸乘輿幄映夫朝陽兮流輝以繽紛今旌旗委蛻而騰雲王威稟其武衛兮迎豹尾之翹翹鉄甘泉與朱史兮清蹕乃召儒臣兮鳴玉圖之遊曠兮厥伏殊待而徒乎浮蕩乃賦鵩而傷衹彼委任之不終復錯錯爰啓經幄兮圖史輝煌擷堯舜之休光文武丕行於姬公兮侈歎奏而對揚闡仲尼之微言兮味洞達而愈昌鑒戒備於紬帙子悼訓迪其有常效人告而殫嘉莫兮皇曜烜于永世英哲忽焉已遠兮今宛儀刑其孔章苟持誠之積著兮孚鬼神而烈金石

恒虛懷之成文兮法依明之溫柔牙雲逢映于紫薇兮燼煙塵鄉而飛揚彩雲細葉於蓂莢兮善有徵其必約兮言安往而不擇親帝裹之嘉悅兮承移易乎顏端顧其興荒兮實錯綺錯而崇領粤稽帝王之遊與兮莫不履大而圖艱執一中以相授受兮德階塗而同開昧爽不暇少息兮明何從而弗周固神聖之問信丹書而宴安是屏兮命交修其靡倦簡冊昭然可慕兮歷世浹久而瑾瑜往者不可與為作詩筵歲以軒揭兮邇前修以作則芳流曠古之希聲達大道而迅征六經沛地兮四日以離明十萬億而未有純兮人文引經而永敷乎依禎敷作頌曰穆穆

天子今照臨萬方皇極茂于位躋元良日新厥德今
夙夜靡遑儒臣燦列今禁夜剔羣論道密勿今共贊庶
熙青旒旁垂今有赫其儀惟帝是會于龍光陛輅元命
孝臻今萬禩爲期

經筵賦

明 沈一貫

於鑠帝命懿茲皇明苞寰區而禋昌符歷重熙而孚昇
平明明我后應時載靈既虛已而執契復垂文而穆清
惕寶器之重委儼馭朽之危情眷求治安象天健行考
辟雍之舊典流閎宮之嘉聲受四方之圖籍來八荒於
王庭然猶歎其未聖慙謂若傳托后以渺渺莊臣遠
之茫茫庶襟下問謙讓未遑疇可以俾予一人庶幾哉

寤之四方於是大宗伯進曰臣聞至治無極非天地所
昭至道無息惟聖學所包是以學成后諸道在御羣爽
帝路聖於慈皆軒皇藉覽於大捉顓頊降識於夷父高
辛陰禮於伯招放勳德於伊壽重華舍己於箕由庸
成謨而如德昌伊摯尊而一統遵綏熙止而文命新丹
書載而武功高格天則帝鑒朗施民則皇猷大哉聖
學參世利物實兼天人可徵若乃漢帝表章孔
孟宋臣敬畏程朱徐賀稽馬獻其程淮陳詩鳴
鳳於天祿石渠典冊之府和和俊髦揖讓於承明金馬
著作之庭莫不推校圖秘稡益審明至於奎藻緯而開
睿奎敷有說書殿以崇政游暇日以典墳

凡祭而儀度始實無已而崇本
紳之化是日也天子乃冠
色而幹敬的明而敦治飭去
旨儀之冕衣之龍風之舄
御兵庶樂而無私周行
高乎其回旋聖容秩乎其盡
升三座撫南面而臨繡時三后八蕃集容與而交進
羣工庶尹妥乾雄還而旁趨金鉉玉琴虎賁郎將之官
魚麗而屆行麗正集賢道術博聞之士鱗遊而鳳儀前
則柱後惠文象簡而霜列後則閹尹曙寺銀鐺而雲連
於是司儀贊拜陛戟傳呼降貴移品打鼓滴紅雲接

而調展尊像風坻而旋
日而啟音左史摹瓊編
史孳牙錢而造頡逵琳
鳥聖皇而于載落鴻碩
詩六紘敘衆史采諧八
宏執書於七組詩列四
門之炬用性靈之臭變
由示帝有所成王有所
冥以幸於起而繁計冀
納祐之門昏迷勿啟青
砥礪日出王與游行惟
之道之旨式正詞以標義或徵言以
示安或援古以刺今或詔表而商裏點百氏而不該曾
無詞之足取道能聖經音雖顯而必略言資世用者無
識而長嘆音莫之序雖委瑣而不足稱而
殷勤之伊頤指音韻和宮宏聲應芳潤漱而太液滿腴詞
賁音味志通誉流而樂音韵雖斯須之入吾門千齊
之隆唐捨成古以已訣福王道於將始於是帝應本寂
灑灑洋洋聖躬康敏韻昌昌若然視於無形淡然若
有所當儲精瞻慮綺聰疏明耳極重淵之厚目徹九顯
之蒼晰治亂之異珍晦聖賢之許藏洞人鬼之與旨達
禮樂之陵芒乃其弘漢頌不忘詔大官以錫胎命酒

人以羅漿出內裕之文酌微司農之珍藏庶實千品醲
酒數行度功而予計畫而籌略昭慈惠之燕術詞既醉之
通章聖臣歡呼於陛下成噴聖學之重光而陛下方宮
然深維惕然虛邑益日時音勤行而易失學者難成而
易荒志者難合而易誰心音敬而及泉山不以一簣而成同故能敏行於伊衡而日新
銘於成湯余乃今知學之有益而將日誘於自強也簡
編儀序煩文寒暑靡間以求多貶推甲乙之帳汰瑰麗
之陳恩加於螺飛動合生之類情洽乎氷天柱無愆
目之倫念聚行之能繫作興於初分庶乎既隆糾度
弼龜台與于勞和命新於令音許此聖王貴學文之大都

許以能篤於古王之訓也 天啟壬戌
品來增益僧無今於後宮新
金馬之門敢試問已於星星引文同歡通愛茲暇日昭
德塞功敢緊望楚楹楊帝勤古黃噴薄混元空倜網羅
上下滿溢非何儀若為與新陶素帝傾心頤彥矢謨虛
理神造投正捐絕揚聖學古有獲時惟乃建通大定篇
原本妄然一日一周配登寰宇摘神理性的野正容素
使故於遠除童蒙惟元惟微允執厥中有丕者基皇王

明 陳于陛

至隆日新又新永垂無窮

經筵賦

天子纘洪休開大明幹旻綱於湯稽羣帝載於登閣瑤

□□□國玉衡正平蓋受命者三載而淳化郁如也然猶
覃精古典問學孳孳遐殷宗之迪敏軼周后之緝熙仰
聖詔而作範尊道德以爲師於是青陽仲月和日舒遲
式憲天度誕啓經帷惟遹命有司采吉日協靈辰羣寮風
戒儀衛備陳觀夫文華之秘殿也隆崇崔嵬博敞巍峒
映若垣之奕煜象紫宮之威神橋楹婵娟而纚屬棼橑
蜘蠁而高聳釦砌青熒而布彩璇題瀲灩而孚光飾縣
彤於文榱列珠璧於華璫金爵高棲於天閼玉虯天矯
平仙梁其中則張翠幄垂華裀列寶筵藻井含景而
色之絢耀乎凡案者若雲霞紛皆而容風翻翻也其上
則圖史紀籍橅元綸通有錢皓芒乎錦帙芸香動馨乎

瑤編覽典訓之昭回觀於竹帛若河流行地而日星麗
天也其下則玉爐峙立吐浚瑞煙高拂羽蓋芬芳欲然
又若雲氣煙煴論薄乎傍斗柄以迴旋也時則天子臨
皇極負扆風雷繽紛而黼扆既徹閶闔弘開肅九重之儀衛分百
辟之趨陪及夫會朝既畢迴駕簡輅飾風帷右白虎左
蒼螭錯翠華之玉篆從風而鏗鏘金根映日以陸
離曳霓霞之寶扇懸皓月之珠旗揭豹尾之長竿奮角
鎮之矩矱拂馴駟以前導獨騰踏乎晴飈執戟盾以交
鋒又彷彿青雲之下垂亦有文武之大僚侍從論思總
總搢搢先後委蛇若夜居所而晨拱日行天而雲隨至
於陛衛千羣次乎兩傍戒嚴吻動而東玉戚
或持干將縱橫輕轉其聲鏘鏘淫淫與蘇馳而霧湧
者抑又不可勝數矣於是遵天衢度靈橋趨貝闕駐瑤
宮金鋪晻曖玉戶玲瓏棋寶因以直入撫錦席而嚴崇
擁九霄之華蓋觀五位之飛龍帝顏温恭而睟穆仙閨
昌兵而變態煙煙其前垂神光發乎重瞳雉扆莊嬪之
寒耳雷不啟於聖聰龍龍皇儀炳炳帝容凡踵武天廷
者孰不精白而明雍故其左則論道之三公佐治之九
卿帶玉懸牙裁弁振纓鴛鴦植濟濟崢嶸其右則貴
戚之勳碩侍衛之虎臣貂蟬錦衣紃珮章身魚鱗雁列
耀千楹宸其前有諫議大夫簪筆柱史過失成規言動
悉紀其後有閹尹閽寺禁掖之奉王節金塵塵翊惟動

其宜有能觀趍趍貢言之臣共一如山共成如神於斯
時也金鋪色龍王扃發是仙堂分霧靄筱于日移鮮
雲宛轉分廣度和風駘蕩今景遲近天上之奎壁隔人
間之壺箭垣密觀嚴幼童宜迎有王堂之士步履紆
徐屬目宸前拂袂圖書於後講五典於前引六籍之奧
先於足民暇心坡而悟素志於是通諷論極詮理陶繹
文部陳篇章英華之浮爲藻張皇或宗或範或韙或賁
周或質質或遒與誤或詠歌雅頌之道及榮禮樂
之迹系六籍之與盼激百家之芳脈鏡上古之粗精墳
末世之荒蕪極天人之變化綜治亂之微苻大者包乎
區宇小者潛於黍銖高者睨乎

文則達無不致說理則深無不鉤既推隱以之顯復因
源以遡流始紛綸而浩汗終異慮而同謀論雅馴而彬
蔚詞明暢以優游講誦既畢迺再拜稽首退就其位天
子則泊乎無營澹乎自持淵然凝慮而息想穆然研精
而倚思繹仁義之要指修神明而與爲貫即其端緒於
大庭廣衆之上而培息於蠖蠖蜎蜎之中殆庶焉有悟
於微旨蓋將推衍爲政治道惟馨建而天之茂烈敷長
世之上經昭美化之洪猷恢景運之大精皇文經而武
緯尚王振而金聲花機起乎會昌也昇平作樂而修雅
具震鯨波屏息而晏安海內恬然志揣心摹廷光求世
榮號不刊享神靈之永祚集華夏之至懽宣從巽羅乎
慶歌三代獻納其時則皋益昌言於殷陛傅說託契於
舟霖若巡以卷阿矢訓周旦以無逸格心遐乎休哉不
可及矣若乃石渠甘露論麟向虎弘文擷勝集於瀛洲
盛政修緝儀和詩謂古尊聽貌曾何稗補睿哲聖
朝典章周備君臣都會字心合意眇古昔而論美懋五
三爲足儻卓卓乎豈非帝皇之令節邦國之盛事至
夫經惶作成肇興載旋天子嘉念羣臣之勞是詔光祿
寵以御筵乃列金罍陳瑾觴珍饌錯刻甘旨芳香於是
皇恩洽羣臣和樂意蓋醉飽酡凡師師有事者莫不宣

禮圖詩直乎言圖奚忘文字之說劉向章句之府著哉
蓋開聖性筵明不啓不廣臣心雖忠不引不盡故唐虞
慶歌三代獻納其時則皋益昌言於殷陛傅說託契於
舟霖若巡以卷阿矢訓周旦以無逸格心遐乎休哉不
可及矣若乃石渠甘露論麟向虎弘文擷勝集於瀛洲
盛政修緝儀和詩謂古尊聽貌曾何稗補睿哲聖
朝典章周備君臣都會字心合意眇古昔而論美懋五
三爲足儻卓卓乎豈非帝皇之令節邦國之盛事至
夫經惶作成肇興載旋天子嘉念羣臣之勞是詔光祿
寵以御筵乃列金罍陳瑾觴珍饌錯刻甘旨芳香於是
皇恩洽羣臣和樂意蓋醉飽酡凡師師有事者莫不宣

暢而自得踴躍而頌歌歌曰於惟聖明纂膺洪業撫八
荒兮憲章天行日新厥德宣重光兮經緯洞開左圖右
書燭幽縟細兮勤誦雍容金和玉潤嘉謨彰兮啓沃帝聰
經綸攸貴臻平康兮皇猷黼藻泰階穆如滋靈昌兮再
歌曰君明兮臣良雲龍相從兮一堂增傚宗兮寸壤
補龍袞兮七襄惟木從繩兮斯直如魚縱壑兮洋洋元
首股肱兮喜起熙載兮無疆

明 李維楨

經筵賦

天子即位之三載闡抻珍握乾符狹三王之遠起軼五
帝以長驅稽烈炳曜延及八區蓋選往之眇觀載籍未
易書也然猶退然若衰冲然若虛訪廣成於至道問大

濟濟搢紳會同有繹風夜惟寅既究皇儀既展帝容臚
卿致告朝禮攸終乃駕鸞輅時乘六龍驂靈芝之旗旄
揭鳳蓋之龍旂從金根卿是以映日九旒裨旃其從風控
飛黃以前拳鳴和鸞之鏘鏘八座之彥兩階之傍後先
陪從肅肅陶陶期門禁卒陛戟百重縣獻植鎩魚甲驌
弓清塵警蹕翊護王躬僕僕習霍夫孰得而窮也於是
遵大路歷皇衢涉雲橋步玉除超瑤閨駐仙輿舖座孔
安垂蓁璜琚平平左右趨進翼如畫省列卿黃閣三公
拖朱紆紫佩印圖琮赫赫臣帥鷺序其東熠熠世胄祚
土分圭金吾郎將秉鉞揚鍔矯矯虎臣羽衛其西相府
烏臺之史終衣青瑣之賢珥筆持案鵠峙於前永惟擾

庭之職銀璫左貂之秀穎紫綬金章之倫薈力方剛如
彪如虎萬夫莫當朱戚長干山立其傍於斯時也日華承露之寧風動萬年之枝龍顏豫而
香煙裊絲雲捧而旌尾移奎壁燦西崑之紬文章燦太
一之司儀九天之寥廓隔塵宇之喧卑論思啓沃茲惟
其時迺有金馬玉堂之士蓬閣雲臺之英手方冊以拂
拭退蹈蹕而屏營然後講臣乾列獻曝將芹荻往牒誦
遺文元元本本殫見摠聞義兼諷論舒權拾物水釋泉
湧玉振金相陳典謨於二帝稽述作於素王繹丘索則
天人之蘊悉論禮樂則中和之道張弦引詰則政事之
體備咏雅頌則性情之德彰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權前

玉馬今年夜清明之上瑞龍庭欵室沾霑露之鴻功既
以光神聖之大統登三五之遐風而猶寅揆乎乾乾翼
翼勤思乎赫赫明明凝神日中之戒游心千古之英乃
詔司存命掌故蒐羣籍密之遺文究石渠之架度綵英廟
之遺典依五宗之高步駕轅禮法之場按嚮皇王之路
探蓬龍之圖書發芸臺之緗素儲衣禮席綸故老之儀
形玉檢琅函時將軍之武庫幄陳乎通英法筵肅乎
鏤牆爰宵衣而宿止蓋輟朝而展翰酣乃九衢霧斂雙
闕霞光萬國會塗山之玉百寶侍軒后之堂朝文較於
高殿震鐘鼓於巖廊翹中天之廣庭方穆穆以垂裳開
閶闔而敷奏紛顧帝之琅琅九賓之儀既序百官之職

孔明帝既焉而四聰思問迫乎總章遂乃詔金根響雲
蹕導容容之羽旌次森森之枹桴征會極之通門聰文
華之玄室瑤芳布乎階砌明月輝乎椒壁伊彫几之前
陳觀載辰之中出尚衣陳席司儀贊揖元公秉圭徹侯
奉璧四輔維翼九宮秩秩或插侍中之貂或列翔門之
戟或登柱後之冠或珥殿中之筆劒珮鏘鏗裳赫奕
莫不端立廣庭屬耳承皇王之迎於是恢詩人之傳博碩
之儒出蒙龍之高列握旦說之嘉談振赤芾之灼爍步
金馬而前趨瞻皇軒而拜手委長佩之瓊琚走風校轡
杖桐之金馬石渠以商列應西崑東壁而肩差蓬萊駭
觀帶累虎霞文書史策聖誥英華六經四子九流百家
厝於是雜香煙動翠霧開洋洋之玄玄之妙叢開洋洋之
光迷雲霞與籍之在茲豈徒崔嵬與谿砌

逓命禮官逓援故典卜良辰以譔嘉極備紳之妙選略
審美而若虛忘勞莞之黔淺矧茲地之爲勝可以縱學
而展卷於是大宗伯等合辭而進曰之在秦皇御法
筵藏在方策先朝相沿率由舊章庶幾不譽帝曰俞哉
執事恪虔於是仲春丙戌朝陽啓曜集冠珮向明治畢
朝會忘倦妙備法從乘龍車稱路曝揚雲旆望東觀以
來臨駐翠蓋之蓼蓼當是時也閭閻排魚鑰啓和鸞寂
皇輿止鵠立乎右者金貂貴厥虎賁郎將之官鷺序乎
左者惠和承明修潔博習之士前則給事黃門惠文柱
史後則中涓擯僕閽尹闡寺又有司儀辨等狄人設席
天子逓坐繡幄而摩公受命以登旋沛艾容與揖讓徐

疾魚龍雜雅淵習盛三雍之上儀儼天顏於咫尺
香靄覺其凝靈蘭若爲之生色然後典司肅事文几既
陳門以啓扆以虛聽之誠頑儒彥士敦紐經綸
文學之府心或揚搉乎洙泗鄒魯或考究乎訓
詁與典故之論理亂或缺史而陳替與或激烈而
侃侃抗辭而問紙帝王之宏休見其指於遒文百
氏略而不表其微論一本之六經開闔大訓闡揚天人
朗暢而盡耳藝微論而足聽孚肌分理殫見迭陳抽演
微言以演道真上下情通麗藻彬彬左右論思鏘鏘
康會敬純繹悅如張樂乎洞庭惟師臣之爲帝笑春皇
恭默以潛思儻大成於九五遹講席之弘開牧肝膈而
以衛程雖納誨之須臾固已上下夫古今欲說未終天

子稱善命大官而具羞賜諸宗以飫宴芳醴浮琥珀之
光蕙肴脩燔炙之薦終式燕以訖事是謂有脩燔炙之令儀咸酣敖而歡忭於
是簉駕逓旌還乎法宮移仗而深惟遊神遘夫遐風
抵璧投珠詢迫永中放鄭遠佞畏命悲窮聽言用能馳
明飛鴻淳貺緻而慎刑罰踈玄汲而無時旌昔堯師州
父百工允蕃舜學許由庶績乃熙高宗以傅說仰德成
王以姬旦無爲以今揆之信未有獲匪壯觀於威儀者也臣敢爲之頌曰於鑠維皇天胳詰今
不自滿假揚文烈今儒紳修經闓鴻業乎乾乾緝熙遠
昧昧今誰其能之成訪落今明德惟馨臣有光今休哉

明 李長春

按武窮鴻絳縩而來儀當拜舞之既畢見碧落之晨曦天子乃駕雲車抗虹旌下玉階而宛轉沿釦砌而從橫翠華導以虎綴丹轂翼以貂璫揚瑤珮焉戾止乎文華之廷於是鋪座既設繡衆載臨端拱趨蹌而鵷侍有敔樂而不淫好樂而不荒百僚環拱而星森睇紫微之清切瞰黃閣之崇深天顏謦咳聽鹿鳴之雅誦說鏗鏗或元元而本本或探隱而抉微托箴規於可否含諷諫於是非鏘鏘乎昌明微滅之旨諄諄乎安危修伏之機圖盟心而白審雖逆耳而莫違同乃仰觀天文高拱淵默游神太虛聽言斯懌

庶意與嘉聖謨之既闡嗟皇恩之無頗洛論思於朝夕顯比玉於琢磨羣臣拜手以稽首祇承休命而賡歌乃需雲合洽泰交泮承思於鎬宴性靚德於虞膠於焉盍初日已收其燄煜而午風從從其襜飄豈比夫石渠白虎校同異於訓詁者可共貫而同條哉臣適待詔金馬之署聞學士大夫談茲盛典也敢作頌曰於休天子離照萬方懋哉聖學天行自強洛我儒碩左右贊襄式脩彝典德音孔彰論茲治本邦基以昌綸綍不息其道大光尚疾敬德作我哲王

晉 傅玄

鄉飲酒賦 并序

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臨乎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子饗殊俗而兄達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鮮舊制其教唯訢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修敕漏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暮時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敔樂而不淫好整而不荒出步迭而後悟然後知禮

唐 關名

鄉飲酒賦

鄉飲之制本於酒食形於禋俎和其長幼洽其宴語象以陰陽重以賓旅此六體者備舉鼓遞奏工歌成章以德自持長筵初肆衆賓便僎而入門主人揖首而再至則三揖以成禮三讓以就位貴賤不共其班少長各以其次然後肴羞具設酒醴畢備擊鼓遞奏工歌成章以德自持終無至醉夫觀其拜迎拜送則人知其禁敬察其尊賢尚齒則我欲其無競君若好之實曰邦家之慶士能勤之必著鄉曲之行今國家徵孝秀辟賢良則必設鄉飲之禮歌鹿鳴之章故其事可得而詳立賓立主或陞或堂列豆舉爵鼓瑟吹笙動而敬居則莊百拜乃畢用賓於王禮主於敬樂主於同明士苟習於禮樂則可招賓於旌弓庶其緝熙聖迹宣暢皇風豈徒務燕謔而湛樂之是崇

宋 劉筠

大酺賦 有序

臣謹按前志酺之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

爲峯自炎漢初興日不暇給劉其合醲之會著於三代之法逮乎孝文崇修禮義賜酺之惠由是流行況我朝盛德形容汪洋圖牒固不可以寸毫尺素孟浪而稱也臣今所賦者但述海內豐盛兆庶歡康爲負暄獻芹之比爾其辭曰

聖宋紹休于三葉重光祥符薦祉分萬壽無疆昭景貺於紀元之號還淳風於建德之鄉慶無遺而不被俗無細而不康乃下明詔申舊章賜大酺之五日洽歡心於庶邦爾乃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通衢十二分成平廣路三條分經直塗不以列肆千里集民萬億摩肩翩翩蹙踵闐闐於東西鴻集梓人設業於都盧竿戔戔掌次而具飭幕九張章于燦若舒霞廊廡翬飛軒檻星羅於是二月初吉春日載陽皇帝乃乘步輦出披香排飛閣歷未央御南瑞之曉闕臨迴望之廣場百戲備奏萬樂張仙車九九而並驚夜船雨雨而相當昭其瑞也則銀甕升醞象其武也則青幹餘聲砰磕分非雷而震勞憑凌于弗輟而疾見觀夫魚龍曼衍鹿馬騰驤長蛇白象麒麟鳳凰吞刀瀉鍊吐火焚煌或叱石而成羊文豹左挈兮右攫玄珠修橦子忽蒐畫地而川流浙浙移山而列岫翁翁神木垂實靈草擢芝紫鬚豆獸線約夫倡嗷絲絃而綽綽振環珮兮

布翼外饗之百品有敎酒正之六物不忒分命司市遣閭閻於東西鴻集梓人設業於都盧竿戔戔掌次而具飭幕九張章于燦若舒霞廊廡翬飛軒檻星羅於是二月初吉春日載陽皇帝乃乘步輦出披香排飛閣歷未央御南瑞之曉闕臨迴望之廣場百戲備奏萬樂張仙車九九而並驚夜船雨雨而相當昭其瑞也則銀甕升醞象其武也則青幹餘聲砰磕分非雷而震勞憑凌于弗輟而疾見觀夫魚龍曼衍鹿馬騰驤長蛇白象麒麟鳳凰吞刀瀉鍊吐火焚煌或叱石而成羊文豹左挈兮右攫玄珠修橦子忽蒐畫地而川流浙浙移山而列岫翁翁神木垂實靈草擢芝紫鬚豆獸線約夫倡嗷絲絃而綽綽振環珮兮譚嘻混沌魂於厥施變舒慘於蓬萼乃至角抵鼎力只且嚱嚱滿洛演鼓譟歎歎突倒投而將墜旋敔態而自如亦有僊人降自昆侖戲赤子提搗叶呼脫去褌褲負集危軀效山靈之詭狀一足而有餘欻對舞於索山跳九絙而爭趨倡伶群起如禮之拘雅以拔距投石衝狹戲車蛇行交擊策騎分驅韓嫣之金丸畳中孟光之石臼後虛實五案者於斯盡矣逢三峽者何以加焉復有倏倀孟門搏拿于敢牴方朔詼笑酒胡縱橫詼諧

商工賈餅萃乎九達之衢昊拱乎兩觀之下舉袂今連
帷揮汗今霑兩鈿車金勒雜還而晶熒袨服靚粧縹
而容與網利者罷登壟斷力田者競辟畎畝屠羊說或
慕功名跡輪扁亦忘規矩寂寂乎巷無居人憧憧今觀
者如堵以遨以遊笑語始乃抃舞於康莊終乃含
歌於樽俎旁有相如滌器濁氏賈脯乘時射利鬻良雜
苦勺藥之味蚍蜉盡取既貫用以兼贏咸滿志而自許
又乃面工居肆衆貨聚錦繡之設飲朗囂麻競相高
以奢麗寃難得而覩纔於以見國家蕃富上下充足女
有餘絲男有餘粟顧金土今同價與禮讓今都都若夫
七相茂族四姓良家蟠聯鼎盛照耀繁華皆結駟而連

騎鉦鼓漢並京如別又有京兆尹張敞之畫戟高尚乘下車
之画戟雪壽之杖爰暨耆於是雲起衢樽而無空鄉里
後造章亭英才賢德掞光而幸來領鼎食之可取宣直門華之謂哉羽林武騎之夫期門佽飛之
士長羽獵於長楊投實壺於棘矢襲楚楚之衣裳喜交
賢於虞旦大矣哉惟堯舜之作主今盛德日新別異愛
之為仁今嘉猷矢陳秦君臣相悅之樂會北屋可芬之
民湛露未晞在蓁之歡允洽太宇如享登臺之眾成臻
老吾老以幼吾之幼不獨于其子而親其親鰥寡孤惸
于各有所養蠻夷戎狄今款非我臣粟烏之貢已厚牛
酒之給仍均春醴惟酲炮炙鄉苓醯醬者駕肩而洩洩

支離者摸臂而欣欣莫不含和而吐氣蹈德而咏仁一
之二之日樂且有儀三之四之日不醉無歸五日今饗
飲其極但見大谷晴而嬉今雨霽而寒和而天倪非夫上
聖之乾乾致治其孰能通康而勤恤者哉故為系曰於
鑠我宋繼乎帝先創業垂統紹百王而建極烈烈茂文德
是宣誠而不宰讓之於天上帝允答靈貺哈然歌慶惟
大庶民賴焉爰錫時飲流惠周旋有穀如岸有酒如川
既醉既飽無掌無偏體安舒今被霓日氣和樂今暢薰
紘視聖祚今扵鉉鼓永延長于彌億年

飲酎用雅樂賦

明 趙東曦

若夫祕司令中呂諧聲其帝炎帝其日丙丁蚯蚓作

出於地一月之氣於巳至蕤賓之位告成先期則六史有火德
之典戊寅日百刻作於丑而之巳太子居明堂左个
秦始為東帝紫微對帝居已爵祿之遍及而慶
民之豈弟已乎實小大仰天休宮廷清宴共與
此為宗廟之小味大旅三牲魚腊四海九州打漆絲
漆田翁翁西南山之高谷長澗水動獻
漢名山與大川今歷千載而悠悠於往代今恒
賓時之是憂大純制海內而子元元今詘意約造之綱
緣念款難於民力今崇世德以作求孝則致乎太平今
敢以越而以遊然而咨儀嘗所以嚴君臣之今也樂愷
者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是可到乎一到幾之今夫酎之

四方以經營望長安而不見排閶闔以奚從靡不共掌
王事寨寨匪躬雖有經曲不過粉飾治平之具雖有金
石幾同桑間濮上之音欲於一堂之上杯酒遂逸而豈
可得耶今日者天心眷佑慶豐降祥東作方息西成在
望我黍我稷千倉萬箱車書盥會玉帛冠裳烽煙盡埽
國祚花蕚龜龍假鳳翔露降醴泉芳器車美馬閑
良其禮固周官周禮之遺也其樂猶大章咸池之盛也
天子揚觶而語曰民安物阜諸君子之功也五風十雨
農夫之慶也予一人何德之有諸臣奏爵而前曰我君
憂民之憂向者於元日祈穀親載耒耜實參獻酳殷懃
備至時序清和國家無事曠古遺逢大君之賜微臣拜
手敢忘所自乎竊曰君子有酒多且旨今豈帝裳親及
多士今辰儀秩秩維其美子萬無洋終復始今勢分
兩忘豈樂只今願我元后恤民瘼今天監在茲生百穀
今本「曰邦家那吉卜今」作「梅祖雍容以似續今於萬斯年
八字缺

喜制記樂賦有序 明 夏言

嘉靖戊午十月三禩歲在甲午仲夏癸巳晝晷下四十
五刻臣忝於末天子駕幸南宮御重華之殿乃遣中官
發下御製兩後之新涼召五臣而來見時則太傅侯兼
策騎疾馳師保輔臣孚敬暨時家宰宗伯鈐與臣俱攝
齊並趨鵲峙階拜少焉承命而入搢笏扈息仰覩天容

於今竹桑芳蘭於中沚于嬉笑荷於水曲芙花帶露以含馨兮宮草滋煙而長綠鯉於方沼兮歡飛泉而潛躍中情以遄發于神融融而與足會心美之可愛兮庶遠耳而悅目善動植之得時兮萬生意其可掬劬上下交而成泰子敬天倫而介祉穀宜聖心之樂只兮合乾坤之化育頌曰天睠皇德福此萬國聖躬康兮天泰茂極純嘏是錫聖孝彰兮於皇格天化日豐羊忠風翔于南宮赫啟薰風薦爽雨霽涼兮龍旗至止鳳輿庶只稱壽觴兮有文有武群臣惟五奉清光兮茂對時育羣品萬物則先王兮疑和羊猶皇心兮敷宇樂洋洋兮洋溢優游百祿是道祐無疆兮無疆兮帝道昌兮億萬斯年休有光兮

正月一日合元殿觀百獸大舞賦 唐 郭 翊

皇上端拱穆清法春欽五始之要酌禮樂三代之英薦與合元正衙紀元叶福授高真就龍首以抗殿庶魚須而進陛開影定執玉帛者萬國發金奏韻簫韶而九成法風應律神宴會同車書混一門衛宿設乘輿臨出陳八佾象鈞天之儀舞百獸備充牣之實彼毛羣與羽族成盛德而呈質度曲既二造風自南進旅退旅兮盈志外戢擊石拊石兮和氣內合忽聲首以瞪目作肥脈而耽耽威而不猛樂而不淫節奏舒緩就養閑狠者戢角於蒲牧馬馴致於坤德羣龍利見

於乾元若乃大禮成壽觴薦天聲起皇威遍金石鏗鏘以攄雜文物蔵鞮以蔥倩獸臣獻伎於廣庭樂正舉麾於層陛但荒戎於醜虜威稽首而革面其初進也波委星揖如崗如巒發揚昭厲兮鼓舞爭集無大無小兮容止可觀其少退也軍旅陣拆匪貊蹄角且千兮羽儀累百兮獨九尾靈狐一角神獸頤兒宵落麒麟夜闢非罷馬張馬狄威鳳翼閭騶虞在囿條支之犀黃支之貙貢繁厥狀非一五靈嘉瑞百寶異質數不可盡之於詞名不可殫之於筆莫不開玉樂而知感樂皇風以相率忽指顧於應規亦迴旋而中律聖功焉難行而備述則知樂之感也深德之被也普彼禽獸之微也

吳紘起吟前註楚鈺作詩註於心耳安復議於千羽曾不克度舜之帝圖刻后夔之樂府歸曰鏘元會于正王度泰門兮歌大夏百獸舞兮四夷懼于胥樂兮皇風亦客有哀上古之靡歎望承明而獻賦

千秋節勤政樓下觀舞馬賦 唐 錢 起

惟大唐之握乾符聲詔六律化廣三無能使棄黃服早龍馬負圖必將登高奉舞豈獨數駕歲八月也一聖之生千秋之首舉天慶丹陵之會百王獻南山之壽上乃御層軒臨九有張葛天氏之樂酌唐氏之酒感

百獸之率儀即八駿之孔阜於是陳金石儛褫廣場
天近彩伏晴初有駿有騏有驒有魚雲聚日下花明露
餘帝曰司僕舜我駟馬可以數張皇樂可以啓迪歡趣
須臾金鼓奏玉管傳忽兮龍踞閃兮鴈翻頓纓而電落
朱鬣竦首而星流白顛動容合雅度由道斫盤旋於
意外期一顧於君前噴玉生風呈奇發態雖燕王市駿
骨貳師馳絕塞豈比夫舜皇衢娛聖代表吾君之善貸
向使垂耳長坂翹足遠坰天驥之才莫用鹽車之役不
停安得播天樂輝皇靈服御惟允簡韶是聽則知絕羣
稱德殊鞚逸貌足之舞之莫匪聖人之教則陳力者願
驅策而是效

經筵講官起居注居事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禎祥

嘉瑞賦

魏劉劭

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效其仁形白
兎揚其翰耀黃龍躍其神精章光烈之焯燿顯休徵之
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籍貽
來業而垂名實明德之所隆宜允納而是丁信無恩而
不服又何遠之不寧方將收蘇蘇於玄圃栖鳳皇於軒
檻鴛鴦鳥於中唐聆鶺鴒之和鳴奚蓂莢之華芳覩朱
雀之丹綬采雲之翠蓋始鮮人睹

唐王起

帝堯以化成於萬國歌宜穀九德於是出汾水之陽經姑射
之側峯巒交映若覩神人之形冰雪相鮮皆呈處子之
色若非感而遂靈靈而不測何以見不死之庭宮至人
之域始其厥宮宮出茅茨階高日於曦嚴之頂壯跡於注湖之淵矣投卻
合作雜高目於曦嚴之頂壯跡於注湖之淵矣投卻
至矣乃領簪帶望之修脩五采垂繞仙容細出碧嶺
之崇崇臨丹丘之宿宿譬蓂莢之莖綠約則多觀羽服
之鮮褧襳非少集其侶作儛崇鄰之前武其居不異蓬

家之表由是賤山臨矚天潭既玄覽而旨遠亦高蹈而思深乃曰我以萬姓臣服八荒君臨蓋天下之至貴亦域中之所欽安知阻茲崖曠彼岑參有吸風之人遊不可見仰乘雲之客高不可尋既而儼珠旒端玉藻增肅穆之敬念希夷之道見仙人之岳徒仰高山望鸞鶴之翩翩且輕大寶既而求之不得瞻之在前念四子而莫來莫往思一人而無黨無偏乘白雲而何及引黃屋而來旋故能戒於無怠防於未然向使忘鶉居之性徇龍駕之盛則光宅之德徒聞乎以遊比屋之封詎見乎乃神乃聖我皇明四目達四聰惟神也愛而見惟聖也感其通不窺仙於飲霊不問道於順風則姑射之神人可接吾陶唐之元老見北洋

唐闕名

昔太公之未遇也隱於渭之濱釣於渭之津坐磻石而不易其操直鉤而不挽其神波萬重而我心惟一歲三周而吾道方申既而寒潭曉霽莫不遺乎巨細元虬伏而有待引經綸而不替朔陰陽以旁行參六府而下濟於是扶深泉激細漣振錦鮮而雲霞爛若璞玉璜而篆籀昭然皎皎霜淨亭亭月照上衣蒼兕之期功潛造化騰白虹之氣理勢先天所以耀川靈所以詩漁者徘徊自適憤惋俱寫臨清流而素彩焕煌昭白日而祥光上下公乃起川隅慷寶符顯昂志氣振奮泥塗捨抵鵲之

英豪以警平利兵相視以生周氣相高皆欲定四海之內出次萬姓之歌咸歸盛德既而觀場氣王若碭亭亭最高之役忽亡命大蛇今出山穴巨路旁疑白虹之精化為丈夫之狀因號大澤之陂時惟夏六月徒隸莫敢當其前高祖乃徒行目之拔劍而前斬大蛇蛇遂分為兩道開有老嫗夜哭云人斬吾子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高祖聞之以為老嫗欺己將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者乃止哭其處高祖既醉夜行至斬蛇所有一老嫗夜哭高祖聞之以為老嫗欺己將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者乃止哭其處高祖既醉夜行至斬蛇所有一

漢高帝將誅時難撥禍亂乃擢聖武奮英斷提神劒於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誠之潛發信天地之幽贊卒能成強楚降暴秦創王業於炎漢於時爪剖區宇蠭起

白居易

前血推霜鱗塗野草洩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
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經綸應
乎天而順乎人制動啟必示以乃武乃神殄災不可
以弗躬弗親原夫龍泉黯黯秋水湛湛苟非斯劒蛇不
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洗洗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是知人
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豈在刃不在大斯劍也
三尺之長於以懾萬物於以驅八方靡數既終閩素靈
之夜哭嗜欲將至知帝帝之道昌縣是氓吞豪傑威振
幽遐素車降而三秦賂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誅鯨鯢
截犀兕未若提青蛇而朝白蛇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珠賦 王起

漢武帝出咸京之昆明觀牽魚之趣吐靈珠之英珍不
藏川是獲婚川之色仁苟及物必能動物之誠先是擬
刺巨鱗徘徊水禽或居何所中或任公所制利鉤貫鰓
而繒繳長絲牽曳殊薛不振沉浮未濟是用脫
其鋒銳棄於拾遺初同惠於波臣銜以圖書終乃
小於鼎帝他日捧良辰鏡清流含璧輅登龍舟不除不
疾以之以遊於是修路柱棹遠映珠旒或銜或垂似驪
龍之領竹吐若明若滅比瓊蚌之胎未收光若隱通輝
赫難儔實有意於覽觀圖無情於暗投含幽昔明轉煌
煌於晝鷁振鬐掉尾時熠熠于牽牛既而手官動色百
辟咸覩且曰修其文曜其武澤之廣恩之溥雖被池中

之物猶霑天下之主叙德而入於頌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
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經綸應
乎天而順乎人制動啟必示以乃武乃神殄災不可
以弗躬弗親原夫龍泉黯黯秋水湛湛苟非斯劒蛇不
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洗洗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是知人
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豈在刃不在大斯劍也
三尺之長於以懾萬物於以驅八方靡數既終閩素靈
之夜哭嗜欲將至知帝帝之道昌縣是氓吞豪傑威振
幽遐素車降而三秦賂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誅鯨鯢
截犀兕未若提青蛇而朝白蛇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珠賦 王起

漢武帝出咸京之昆明觀牽魚之趣吐靈珠之英珍不
藏川是獲婚川之色仁苟及物必能動物之誠先是擬
刺巨鱗徘徊水禽或居何所中或任公所制利鉤貫鰓
而繒繳長絲牽曳殊薛不振沉浮未濟是用脫
其鋒銳棄於拾遺初同惠於波臣銜以圖書終乃
小於鼎帝他日捧良辰鏡清流含璧輅登龍舟不除不
疾以之以遊於是修路柱棹遠映珠旒或銜或垂似驪
龍之領竹吐若明若滅比瓊蚌之胎未收光若隱通輝
赫難儔實有意於覽觀圖無情於暗投含幽昔明轉煌
煌於晝鷁振鬐掉尾時熠熠于牽牛既而手官動色百
辟咸覩且曰修其文曜其武澤之廣恩之溥雖被池中

之物猶霑天下之主叙德而入於頌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
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經綸應
乎天而順乎人制動啟必示以乃武乃神殄災不可
以弗躬弗親原夫龍泉黯黯秋水湛湛苟非斯劒蛇不
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洗洗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是知人
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豈在刃不在大斯劍也
三尺之長於以懾萬物於以驅八方靡數既終閩素靈
之夜哭嗜欲將至知帝帝之道昌縣是氓吞豪傑威振
幽遐素車降而三秦賂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誅鯨鯢
截犀兕未若提青蛇而朝白蛇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珠賦 王起

漢武帝出咸京之昆明觀牽魚之趣吐靈珠之英珍不
藏川是獲婚川之色仁苟及物必能動物之誠先是擬
刺巨鱗徘徊水禽或居何所中或任公所制利鉤貫鰓
而繒繳長絲牽曳殊薛不振沉浮未濟是用脫
其鋒銳棄於拾遺初同惠於波臣銜以圖書終乃
小於鼎帝他日捧良辰鏡清流含璧輅登龍舟不除不
疾以之以遊於是修路柱棹遠映珠旒或銜或垂似驪
龍之領竹吐若明若滅比瓊蚌之胎未收光若隱通輝
赫難儔實有意於覽觀圖無情於暗投含幽昔明轉煌
煌於晝鷁振鬐掉尾時熠熠于牽牛既而手官動色百
辟咸覩且曰修其文曜其武澤之廣恩之溥雖被池中

之物猶霑天下之主叙德而入於頌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
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經綸應
乎天而順乎人制動啟必示以乃武乃神殄災不可
以弗躬弗親原夫龍泉黯黯秋水湛湛苟非斯劒蛇不
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洗洗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是知人
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豈在刃不在大斯劍也
三尺之長於以懾萬物於以驅八方靡數既終閩素靈
之夜哭嗜欲將至知帝帝之道昌縣是氓吞豪傑威振
幽遐素車降而三秦賂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誅鯨鯢
截犀兕未若提青蛇而朝白蛇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珠賦 王起

漢武帝出咸京之昆明觀牽魚之趣吐靈珠之英珍不
藏川是獲婚川之色仁苟及物必能動物之誠先是擬
刺巨鱗徘徊水禽或居何所中或任公所制利鉤貫鰓
而繒繳長絲牽曳殊薛不振沉浮未濟是用脫
其鋒銳棄於拾遺初同惠於波臣銜以圖書終乃
小於鼎帝他日捧良辰鏡清流含璧輅登龍舟不除不
疾以之以遊於是修路柱棹遠映珠旒或銜或垂似驪
龍之領竹吐若明若滅比瓊蚌之胎未收光若隱通輝
赫難儔實有意於覽觀圖無情於暗投含幽昔明轉煌
煌於晝鷁振鬐掉尾時熠熠于牽牛既而手官動色百
辟咸覩且曰修其文曜其武澤之廣恩之溥雖被池中

不然則何以煌煌然發目當宵於以表異於焉效靈
臨爐火以助耀照組豆而分形者乎跡彼光臨實惟冥
報宜星拜以俯僕表至精而懇到見知君德光感天道
孔彰崇嚴祀而神降之吉潔蒭心而物效其作勿電燭
以散色忽星流以耀芒降自彼天崑熊於紫宸不資於
水旦異於榮光國家德邁炎靈時稱王燭撫神光而先
敬修祀禮而將續有客觀光歎美不足何待時而就列
庶餘光之可矚

竹宮望拜神光賦以報恩光明 唐 張公乂

祀之嚴者饗帝德之盛者降神不勵精孰謂福之自己
非表異曷知天實無親武皇卜郊以元吉祈靈於上辛
密命始導光則紹未感奮宮爰拜神其肹蠁有音蓋
以祖考何勤凝然存想屬屬乎蒼壁既莫煌煌乎太壇
依仰髣髴無聲以端莊秉圭展儀原本闕二十字彼電破
雲祥凝之暫之時灼爍而洞朗矣遙望之處拜起而容
肅然望不以配合崇高昭陳宿設圜丘之上將候其耿
光竹宮之中以備其齋潔既恍惚而有見竟逶迤而未
絕或左或右通幽洞冥照灼今疑分輝於畫燭焜煌今
乍聆影於低星所以彰有德旂炳靈貺見詞祈周流福
庶望神之休愷一人有慶主日之際必上帝是聽故天
降德祥人窺其奧至德而感豈玄邈之不臻至誠而祈
豈昭彰之不報首兹祀事在陽方想拜雖同乎手拜

初光且異乎蕭光人皆見之執不仰而祗慄夜則艾矣
諒惟遠之馨香殷雜雒而稱異魯郊牛而用傷皆祈報
之誠知在昊穹之降康豈比夫神祠大一之靈祭飲歌
童之曲雖望之而如在懼敬之而不足漢后之虔恭也
如此故景光而下燭

漢皇竹宮望拜神光賦 唐 令狐楚

大事在祀吉日惟辛億漢皇之光宅禮太一之威神就
陽位敘彝倫青旌既戴蒼璧斯陳帝德惟馨虔精誠而
上感天道不珠發神光而下臻所以昭乎望拜之地
肅爾侍祠之人鼓兹珍神實曰靈見奪月之魂韜雲之
狀集於祠側照此壇上神實臨下以無私君亦當仁而
不讓是時也神光未動收天宇清芳羣動和肅
前烟而未發武皇於是奏王瑟俛翠旒自竹宮望圜
丘而不見之休氣所謂以此為異歟童
不吳以奏曲化巨細而在位莫逭永肩一心荅昊
歟第二章之二之帶煙火於俄煌臨仙仗以增
榮聆聲二而合圓帝之望也熱香蕭芋奠玄酒布清原
前烟而未發武皇於是奏王瑟俛翠旒自竹宮望圜
丘而不見之休氣所謂以此為異歟童
不吳以奏曲化巨細而在位莫逭永肩一心荅昊
歟第二章之二之帶煙火於俄煌臨仙仗以增
榮聆聲二而合圓帝之望也熱香蕭芋奠玄酒布清
不假靈威仰而方久善行無轍跡而人皆見之助遠暗之祭
急流行容視之而有神既格思人皆見之助遠暗之祭

祀野鼎而獲吉來或從東似合序於春令至當以夜若
遊明於朝日今國家成功巍乎明德依於鋪鴻猷而前
王所美崇嚴祀而左史冥書備視告天帝既踰於孝武
觀光獻賦思竊慕夫相如

漢武帝齋宮產靈芝賦　唐　史近

武皇帝慕軒后之風儲思幽通叶珍符於瑞牒產靈芝
於齋宮太一清精元君降衷色奪來金發靈芝以溫潤
質逾美王浮眞氣以蔥蘢龍顏大帝在華帳儼於仙仗肅
思通以冲寂神心宣其相向翕忽屢其冥現非聰
育之所致乃精神之潛暢挺芝芳表信乎三元之符
擢此九茎異品殊之致用類朱英之為

狀足表天感與地生或擢匡和而宏昌是知至精潛運
和物昭彰靈液滔溢過顧生予枯木貞石神心幽贊故出
此問民和房紀庶草以為賓故有時而發祥信稟質以
準澤芝木翦乎馨香豈比夫楚水之空嘉萍實仙宮之
富貴玄宮懿夫通心虛潤我則無味以玄感化象貴形
我乃無根而効靈是用拔奇瑤砌標異彤庭宛蔫與祥
雲元合未萌將火德相冥秀射倚蘭之室光連雲母之
屏煥國典而永昭歌頌徽玄風而丕耀德馨彼丹甑呈
豐器車表德潛美巖野挺芳幽創昌比夫耀甲乙之帳
赫矣朱榮結天地之精混然剛克異朝菌之為體同夜
光之非飾含聖澤以成春體正陽而稟色是知人心告

淵淵高風以遠遺蹤於是

九日紫氣賦 有序

唐 潘炎

景龍三年九月九日帝與羣官登壺口山并高時有紫氣
光彩照日賦曰

吾王不遊人何以休望壺口之千里值重陽之九秋山
對翠屏動暉光之赫赫雲成紫蓋扶晚日之油油宛轉
浮空輪囷不散應一人之盛德而萬歲之榮觀氤氳瑞
色無孤峯斷陣之嵯峨搖曳晴空雜玉葉金枝之燦爛
亦何異出蒼梧入大邑為漢武之蓋并軒棘之堂忽乎
改容形難為狀紛紛鬱鬱用表靈祇運用若陽之間非
比崑崙之上豈徒合以虛寸垂以飄肩河汾水竹天之
眷紫氣凝兮人罕見位當用九果符九日之祥運極通
三永御三雲之殿

寢堂紫氣賦 有序

唐 潘炎

景龍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帝至京後州內所居寢堂上
有紫氣七日不散賦曰

於戲聖王先天不違語歌治朝觀政歸往京邑而瞻
王里自潞都而乘六龍洪惟此郡初九之地當飛鳥盛
談尚詰侯之宮虎踞龍蟠忽成天子之氣方欲索名是
謂非空作籀索于空外更霏微乎日邊若動若止似浮
有實體彩鴛之亂騖騖并堂繞文杏之梁氣氣入室是
作與王之兆克符來復之日建而望之乃散亂浮空近
而觀之則希微無質欲見峯巖之上先形簷卯之間異
張華之雲氣得斗珠尹喜之眞人度關若乃廣野之宮
開化成派海之樓臺迴映蔭陰陽之盡美非福應之攸
盛作紫氣之來集實皇家之大慶休哉聖君有天下之
成命

童謠賦 有序

唐 潘炎

景龍二年九月後常有童謠云羊頭山作朝堂郡南六
十里有羊頭山今與唐宮即當之矣賦曰

熒惑之星兮列天文降為童謠兮告聖君發自鴈車之
歲稱為竹馬之羣其言伊何克明寶位惟山之北正應
天邑之居曰與朝宜用彰天子之罪置大人占之而自負
黎庶賦之而感忘天人合慶歷運其昌同康衢賢於翼
[illegible]
吾北[illegible]於戲吾旦表德[illegible]
跋兒之祥豈比卯金稱為劉氏赤伏徵於漢光且洪
童之謠出孫皓於晉昔千古所記百王不易豈徒采
於芻蕘實用告於我皇時高列辟惟一人之
有應詠六合之兒安

河出紫芝賦

唐 呂温

龍下天者曰漢紀乎地者稚河居上善以利物順朝宗
而致和時否則為災而獨昏蓋運至則呈瑞以叶謠歌
豈徒列四瀆以居貴與百川而隨波者乎當其布德惟
新儲慶茲始濁色既變榮光乃起若燭龍噴燄上騰
鍾氣之靈又似陽烏迴翔下落成池之水增華一代振

黃河清賦有序

明 曾棨

臣棨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凡有所建動合天心郊祀禘告神靈歡悅民安物阜中外宴然四方蠻夷之國不賓服重譯而來者肩相望繇是休祥駢臻諸福畢至乃永樂二年十二月乙酉百黃河清始蒲州韓坡延數百里瑩然洞徹可鑑毫髮河津之民鼓舞之聲震動遠近之人奔走聚觀以為盛世之徵符二年正月癸卯史臣以上聞百官奉表稱賀皇上雖深自謙抑而羣臣作為歌詩形之贊詠者自不能已臣聞京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王子年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聖之大瑞也今茲之應實由皇上聖德感乎天休滋至自開闢以來未之或有蓋千祀信能陵晏海而比崇蕞浴日而專美時則紘垓不驚和風充盈大野初霽圓靈始清皎且潔兮孫明不雜煙煤其炳兮五色斯呈祥煙斂彩瑞日韜晶捲輕雲而旁屬揚薰風而上征百辟具瞻孰云其相照一人乃眷自合於皇明庶品昭蘇衆幽光被大哉有國之慶莫矣為君之瑞膪臆言黃熠燿月翌洞鑒龍宮之人朗見馬圖之宇昔後在溫洛致美於陶唐復次靈於我皇先後叶德今古和光比屋觀其自化遐荒望以來王詎比流景集壇獨作郊天之應赤光照室空稱誕帝之祥而已哉客有目觀榮河心傾聖日儻餘光而見及庶幽谷之可出

通五行象中央之色孳玄冥之精是則水之所以為德而河之所以行名也若乃春祈秋報地六以成名列四瀆位足胝之功也哉爾其天一以生於太虛而一清乃聖作而物觀然則當文明之嘉會端應之旁午而河清之祉豈獨冀冀而望過也是夜肅然萬籟俱寂密於埏濱天空月白肹蠁清乎精靈剡嘉遝有神人告于小伯曰方今海宇清寧聖人在位明並乎日月德合乎天地精誠通於神明資藁原於聖知恒翼翼以為心先敬敬而圖治導萬姓以成和茂羣生而暢遂囿八表以同風萃諸侯而畢至足宜永之澄清於以昭盛

世之嘉瑞河伯於是洪雲浮而電激昭萬國超百役而
展轡威川后受職馮夷為之効奇象罔為之紋踐陸人
收泣以歡欣淵客感流而悲慷倘徙而衛波魚鼈為之
興乍徐乍疾若渚若濱若淨淵者自沈潭若清聖王之大瑞而五色者
委蛇迴紫引白虹之逶遲浮素練而晶熒若烏沉星轉
丹砂於流汞寒潭沁月炯玉鑑於清冰寫行雲之落影
度飛鳥以流形湛長空於一碧混萬象於虛明益非千
載之奇遇而為昭代之休徵者乎於是惕然
而寤步超乎承明之廬翱翔乎金馬之署於時聖天子
負黼扆臨寶祚建旌摩錯韶漢列炬焚星熏蘭膏霧夜
漏未央宵衣在御雖勤居九重之崇嚴而未嘗一息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致黃河之故故瑞若又豈偶然之故故於是遍
[illegible]元[illegible]河[illegible]
[illegible]歌曰河之水[illegible]洪流普汎濫兮九
州[illegible]爲之歌曰河之水兮洪流滔滔汎濫兮九
州[illegible]爲[illegible]爲[illegible]爲

一碧千里若人間乎天上渺余視乎衍迤式同觀乎渾
滴儼浮游於湘泓澄覩乎泓潭滉乎涵太鄧鴨綠於
漢江酾苔清於滄浪瀲乎洞庭擬雲母乎無涯風
泠泠乎吹漾滿天見明乎映連此粲飛鳥乎白鷗數游
鱗乎鱠鮪山倒鶱乎染翠嵐拖練乎成綺姊滋滋乎拔
艷堪薦潔於明水朝陽升兮滋彩灩夜月照兮發光
紛揮霍兮五色乍紆徐而忽駛實元氣之融曾而發榮
光於此乃有黃耆居河之濱臨斯濟兮瑩澈爲盛世之
休徵爰以告言聞於紫宸無小大而咸喜騰遞通之歡
聲惟聖人兮在上致四海兮隆平霑仁恩乎汪洋治衆
宇兮皆春茅諮福兮畢來眷衆瑞兮駢臻所以天錫其
稽地祕真靈而千載之嘉應實有待於聖明乃謀柳而
弗居遜眉美而曷陳蓋功愈大而心愈小道彌高而德
彌弘執文平成之績亘萬世而同稱者也荷歟聖皇允
叙神武籍河清之祥緊寥寥兮前古撫金人而徘徊
章鋪代而容與末有並美於今日亦漫憑而莫喻泛星
槎以尋源聊逍遥乎銀浦俾玄冥乎先驅訪往跡於河
流雲斗乎新征路迫迫乎遠舉憩鵲橋而孤吟睇層
霄而延佇瞻珠闕之崔巍聆羣仙兮夜語謂聖皇乎達
孝克繼述於太祖纘洪業乎率舊章廓豪規乎爽軌庶
政審智於文武天茂錫以純祉浩穰穰
詵於穆而不已全寧聚粤鴻荒兮茫茫河之清兮令始覩於
今繁聚粤鴻荒兮茫茫河之清兮令始覩於以閩皇猷
令詞林之紀述故留時簡臣加寶墨以賁華
弗居遜眉美而曷陳蓋功愈大而心愈小道彌高而德
彌弘執文平成之績亘萬世而同稱者也荷歟聖皇允
叙神武籍河清之祥緊寥寥兮前古撫金人而徘徊
章鋪代而容與末有並美於今日亦漫憑而莫喻泛星
槎以尋源聊逍遥乎銀浦俾玄冥乎先驅訪往跡於河
流雲斗乎新征路迫迫乎遠舉憩鵲橋而孤吟睇層
霄而延佇瞻珠闕之崔巍聆羣仙兮夜語謂聖皇乎達
孝克繼述於太祖纘洪業乎率舊章廓豪規乎爽軌庶
政審智於文武天茂錫以純祉浩穰穰
詵於穆而不已全寧聚粤鴻荒兮茫茫河之清兮令始覩於
一碧千里若人間乎天上渺余視乎衍迤式同觀乎渾
滴儼浮游於湘泓澄覩乎泓潭滉乎涵太鄧鴨綠於
漢江酾苔清於滄浪瀲乎洞庭擬雲母乎無涯風
泠泠乎吹漾滿天見明乎映連此粲飛鳥乎白鷗數游
鱗乎鱠鮪山倒鶱乎染翠嵐拖練乎成綺姊滋滋乎拔
艷堪薦潔於明水朝陽升兮滋彩灩夜月照兮發光
紛揮霍兮五色乍紆徐而忽駛實元氣之融曾而發榮
光於此乃有黃耆居河之濱臨斯濟兮瑩澈爲盛世之
休徵爰以告言聞於紫宸無小大而咸喜騰遞通之歡
聲惟聖人兮在上致四海兮隆平霑仁恩乎汪洋治衆
宇兮皆春茅諮福兮畢來眷衆瑞兮駢臻所以天錫其
稽地祕真靈而千載之嘉應實有待於聖明乃謀柳而
弗居遜眉美而曷陳蓋功愈大而心愈小道彌高而德
彌弘執文平成之績亘萬世而同稱者也荷歟聖皇允
叙神武籍河清之祥緊寥寥兮前古撫金人而徘徊
章鋪代而容與末有並美於今日亦漫憑而莫喻泛星
槎以尋源聊逍遥乎銀浦俾玄冥乎先驅訪往跡於河
流雲斗乎新征路迫迫乎遠舉憩鵲橋而孤吟睇層
霄而延佇瞻珠闕之崔巍聆羣仙兮夜語謂聖皇乎達
孝克繼述於太祖纘洪業乎率舊章廓豪規乎爽軌庶
政審智於文武天茂錫以純祉浩穰穰
詵於穆而不已全寧聚粤鴻荒兮茫茫河之清兮令始覩於

茲一陽之時豫占三白之兆臣民胥慶中外咸歡信有超於古帝王之上矣臣又聞之天地交而後萬化行易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言天地有太和之氣人君當體乾以象之也禮運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蓋言天地有大順之應人君當體信以感之也伏願皇上體乾行健以象天地之太和體信定中以達天地之大順靈應已臻敬畏臣謹拜稽首上言

形和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野而虞廷喜起之歌周室卷阿之頌實肖望于今日矣臣謹撰瑞應河清賦賦曰

歲在攝提圓辰大淵獻律旋大呂初日斗建靈瓢蕃瑟芒芒林鍾之宮萬星珠聯于月壁揚輝山祇順于泰芝貢異天子乃闡形闈臨紫殿御金牀臨玉扆揮龍淵列雉扇寶與法象乎天地垂章噬嗑乎雷電于祥集而寰宇寧萬象呈而泰階轉是月也惟河之南爰有靈寶惟山之西爰有芮城惟二邑之民牧惟二省之宇臣謹乃若平光詩史以作箴紀虞書宋功以呈頌范雲儛德水以宣謠應瑒羨靈河以興諷輯芳華以為美諒

真誠之能動乃若長孫值貞觀以集慶晏殊遇祥符以修詞仁裕表清滿以具疏文收采瑞應以陳詩鳴治化以爲準操觚翰而敢歌歷圖瓊編窮蒐王笈河清之瑞後先翻疊蓋未有如我明之盛德大業玄功丕烈以契乾符以合坤策焉者也

臣竊昔高皇奮揚神武迅掃胡塵乃層維作配黃河肇清爰以勤之金石揚駿惠而流鴻庥仰天生英瑞萃於川維君人臨厥聖聖濬於天由是文化清洛之溫祥當紹至之時景貺集烈及睿宸之際應在淪漣散彼皇明交兹靈現冥獨稟於和氣乃眷感於深衷溥浪逢使清水不波於洲渚之曲白露罷旋於黃茨之上狎而玩信溫以異流泊而觀亦泊溶以鮮量爾其發自山谷會於河濱其外也皎乎如鏡其中也煦然如春夏卉木於白滿秋鴻欽去應啟啟於通津豈止玄覽不睽呈祥有因測彼浣深窮茲浩汗將表瑞氣於澄潔豈獨激巨浪於昏曉揭鬲之鑒固知寒初失於波中游泳之徒疑薰風遠至於天表若夫色呈則危天且不言就其深則動之不竭寶其性乃即之也溫其實爲物於其底意鄒子吹律於其源若彼火云之與潭泉之淪變徒及時於四氣富善利於萬物德之感良多水之瑞其瑞性何亦特哉籲之共深忽猶鼓宗之相和露日初晞似陽德之藏沫瀕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方今地不藏寶天惟瑞聖

協符而四靈從之感降王孟河清之爲瑞首也以言乎其蓄也厥繹孔原以言乎其發也厥施孔臧以言乎其功也厥績孔茂以言乎其社也厥北孔彰以言乎其上也厥路貫乎天津而無間以言乎其下也實泝泉而近也叶少海之期而前若夫色呈則危天且不言就其深則動之不竭寶其性乃即之也溫其實爲物於其底意鄒子吹律於其源若彼火云之與潭泉之淪變徒及時於四氣富善利於萬物德之感良多水之瑞其瑞性何亦特哉籲之共深忽猶鼓宗之相和露日初晞似陽德之藏沫瀕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方今地不藏寶天惟瑞聖

臣竊昔高皇奮揚神武迅掃胡塵乃層維作配黃河肇清爰以勤之金石揚駿惠而流鴻庥仰天生英瑞萃於川維君人臨厥聖聖濬於天由是文化清洛之溫祥當紹至之時景貺集烈及睿宸之際應在淪漣散彼皇明交兹靈現冥獨稟於和氣乃眷感於深衷溥浪逢使清水不波於洲渚之曲白露罷旋於黃茨之上狎而玩信溫以異流泊而觀亦泊溶以鮮量爾其發自山谷會於河濱其外也皎乎如鏡其

中也煦然如春夏卉木於白滿秋鴻欽去應啟啟於通津豈止玄覽不睽呈祥有因測彼浣深窮茲浩汗將表瑞氣於澄潔豈獨激巨浪於昏曉揭鬲之鑒固知寒初失於波中游泳之徒疑薰風遠至於天表若夫色呈則危天且不言就其深則動之不竭寶其性乃即之也溫其實爲物於其底意鄒子吹律於其源若彼火云之與潭泉之淪變徒及時於四氣富善利於萬物德之感良多水之瑞其瑞性何亦特哉籲之共深忽猶鼓宗之相和露日初晞似陽德之藏沫瀕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方今地不藏寶天惟瑞聖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五十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等奉

旨編纂

禎祥

紫玉見南山賦 以題爲韻

唐 李 覲

南山之陽何珍不藏昭皇家之至德發紫王之禎祥爰
榮于千岩動色炯炯于萬壑生光映于林謂羣鳳之集
止據于石辨衆珉之居旁固已開於往牒遂薦臻於我
皇獵夫所自無匿而至每隱曜而不耿易招攜之可致
所以瑞於有道將委質而式孚出非其時則韜光而自
東南眺穹崇玉見於中貞姿豈琢劬質非鐫遠而望焉
與彩雲而摇曳即而察也嘉氣之蔥籠對白璧而即
異配玄珪而仗固故瑞無虛而不至寧有感而遂通通
人莫測孰知其色由是王者惠之而致理君子觀之而
比德明琬琰之在茲豈瑕瑜之有匿原乎玉之處幽儉
德是修德來王而應瑞王用德而降休蓋真宰之潛運
知神功之所由不然安得揖至寶於潛谷闡皇風於大
猷而已哉若乃外敵中朗冷然如會現服之處雖貴乎
山玄抵鵲之時固懷於土壤大矣哉瑞無常居因化所
如惟德是依彼自彰於符契不貪我寶我何待而沽諸
故客有觀光而歌曰歸太青乎遠宸扉有瑞王兮見睿
嶺浮紫氣於雲際混清輝於日影厎匊山之石峯助我

皇之惟永

咸陽獲寶符賦

唐 關名

君生人者在乎寶位守寶位者在乎靈符鎮四海而攸
重臨萬方而作孚時或遘迍蹇暫淪精於甸邑道將昭泰
旋應徵於星象日者克紹丕圖遷興聖緒而西幸荷遇運之云吾將時而區影忽影
脫於金繩遂沉埋於土梗既而寇盡天府駕旋京師衣
冠再朝於紫殿文物重布於丹墀聖主懸茲符之闕遺
恒寤寐以求之結精誠而仰望契幽昧以思惟皇心遐
修已聞於共政神器大集又叶於其期其形欲呈其氣
先靚何五色之可愛與三光而相射光凝渭濱之苑宜

王樹之青青越賁王都之川狀銀河之奕奕載求載索
旬人於褰榛之而片月下來懷處而長虹上格臨宸扆
同寂德之文明照階墀叶葉之心之光宅王鈕惟舊芝墜
尚新蹄文外發鳥篆中涵題為天子之寶實撫遠方之
人役之近縣作授城闉我唐既斬虜將於橋上漢氏亦
拜器于於渭濱不然者曷不呈於異境而見於他辰若
也當其大君出令布蠻夷之政匪我無以重其成命達
人底寧就王鼎於庭匪我無以闢其感靈足知寶符之
復老我貽代唐雖舊邦其命惟再頌聲作於外喜氣溢
於內藏之王府將神鼎以俱崇列彼帝庭與寶生而相
對盛矣哉我唐之景祚信三皇之作配

昆田化為金賦

唐 關名

地有百瑞美者惟金其見寡其應深故因神而呈足表
至誠之道從物以化更彰肅祭之心其祭惟何昔山之
事其祭則那我皇所致始舊香以享德終潔敬而展意
向清漢以式聽庶嘉祥於一至於是乎神裂以福帝受
以蕃田之上金化於茲考出地之形時則亡也觀從
革之狀維其有之原其始也未辨厥名莫知其價紛雜
乎珍異略彰乎畫夜呈祥於兵蹕得神而生入息於時
亦待神而化及其變也倏忽而成爛然而明初比粟而
散點竟如螢以亂星昔混丹砂南面之處誠始咎今輝
瑤草四方之正色遂生山下焚煙田間昭晰向曙而野

花齊婚入眸而天星共列風拂而遊麗瑞露濡而更
深三若隨車表帝遊而來表武因初以出或從本而陳
不言是物以禮變化從神以彼瑞為茲瑞易前珍為後
珍則大寶非神而不見其祥神非寶而莫臨其祭訪古
而昆侖在焉史而清風不替別有泥沙久沉光影常
[illegible]之所開亦化形而表帝

杜洪州獻賦、

唐 盧庾

於戲德包生植者不能動彼天之道瑞及飛走者未能
感吳一之寶故知瑞之大者下及無心之金石德之深
者上合不言之玄造我國家高邇物理光天順人膺景
命開坤珍由是丕谷開旁靈符出而啓聖捧潼郡內寶

鼎光乎取新此鼎者聖人之大寶有周之神器量則弘深體乃殊異巍如斷山之茜萃屹若巨鼇之鼎屋時其足者可以象三德虛其心者將以含萬類不況而滿不燃而沸內烹飪以養賢上獻雲而作瑞應火木之卦既調鹽梅鏤山川之容且象輜魅是鼎也豈徒靈感亦有欵識不假雕鐫宛然文字實彼天之所錫表吾君之至異揚五百代之昌符成六萬年之寶位與夫遷鼎郟鄏十代三十卜年七百者不可同日而議宜書於典帝之庭以合明應以昭神靈士有聞而歎曰昔黃帝作寶鼎一扇之衰也沉泗水而隱藏漢之盛也在汾陰而見出未有能來聖意之無疆應人文以純嘏豈見遺於今日

汾陰出寶鼎賦以皇漢之道神

宋 文彥博

至德路彰矣靈迹昌當汾陰而展禮見寶鼎以呈祥有感則通秉承乾之移移爲時而出彰負扆之皇皇昔孝武以運纘東嶽位崇西漢居尊京阼於旁臨下頒勤於宵旰矣詔摩德佛遠通之悅祀祇方立冀人神之幽贊禮斯盛矣神惟享之允降穰穰之福庶忘抑抑之儀由是瞻丘之畔汾水之湄仰窺乎天見黃雲之繚繞仰察於地得寶鼎以瑰奇莫不瘞金祭之禮光龍文之靈孚信洽至聖抑亦見乎有道寧非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報我君聖以報我年豐而地之祥不假銘功乃郭家之盛寶偉夫萬方悉慶百辟咸欣非鑄鼎以象物蓋至誠之感神端格明時豈類宗周之實天祚皇德實爲巨漢之珍是何澤及施靈祥昭金鼎固莫量於輕重又難偕於奇挺載於瑞典非遷洛以堪同獲彼靈祠豈於湯之足並不然則又安得並芝房而爲蔚配白雉以陳詩於以顯皇化之廣運於以昭聖政之無私嘏修貢而川效珍徒虛語耳鼎取新而革去故何莫由斯矣夫起畜孝修休祥有秩非勞九牧之貢自鼎三材之質所以標瑞牒而紀祥經彌萬代而首出

丹徼賦以風有聲

三風武

惠 薛 邕

神物降見聖人是則五位時序分今萬邦以寧百祥薦臻今一人之德敷茲靈器呈我王國有物有憑匪雕匪刻容其狀而玄妙相其儀而不忒類君子之心以虛而受同至人之德終善且有既應盛而自滿不假於盤盂不詘炊而自熱何勞於薪爝擬神鼎之有用掩歙炙而無咎昔以庶見范丹之空路爲紀國之醜者矣且夫清明在躬符瑞由衷誠之必感感而遂通獻白環於重華克明濬哲錫玄珪於文命告厥成功此唐堯之表昵蓋王母之致風曷若自然挺出爲瑞斯崇其應不時其用狂窮莫困延祚保寧侯磨礱以彰我君聖以報我年豐而

已哉客有賦而歌曰玄德日用兮象帝之先丹甑時見兮神物光妍中含虛兮體道上應規兮法天染人無所施其彩飾陶人無所效其貞堅以享以孝兮可以餚饎

丹甑賦 以圓有豐年爲韻 唐史翹

皇矣上帝臨下有則玄德升聞榮問充塞三光明而品物昭報四氣序而黎人不忒雖休勿休惟靜惟默偉夫詔然之丹甑方作瑞於明德應皇運而無匱報時豐於有國其業可大其功可久既申命以自天類有孚而盈缶循環外映爰假象以爲名漢落內虛信當無而入有明夫既轉既穫表此不稂不莠將有開而必先固茲器之可守

不然而沸與溫泉而比崇異鈞陶之有作符造化之爲功千箱以之而發詠萬姓無啼乎慶空且夫人爲國本食乃人天朝有代耕之秩野多墾墳之賢豈不以休徵罕至瑞應無邊正色靳呈以明於聖感天賚可尚是表其歲年彰寧於瑞日光泛泛於祥煙九功咸序八政攸先超三皇而軼五帝尚何足夫比肩

仁壽鏡賦 有序 唐 閻名

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者言巴蜀之閒有石鏡見於巖之半仁壽之字昭然可觀僕深奇之因而爲賦

三上恢大寶闡鴻休仁風揚而玄德布壽星臻而皇化流故得靈仙啓瑞石鏡涎秋無往不形鑒乃侔於止水有鼎而應道可喻於虛舟懿夫化自天鈞質非鎔造亭午光射靈朝曙早來洞穴之九仙對商山之四皓炳幌之龍燭倒風壇之竹箱光能照乘不遺圖象之珠跡在幽巖爲啓崆峒之道動如秋水之澄紋如寒雪之凝點清夜之圓月掛長河之片氷真假於約繩君則無心惟德之鑑感山非自爾喜神之有憑左稷吟右虎嘯萬籟相聽肇容必名雖復晉有金飾之美魏有銀墓之妙何如膚彩而野鹿基寬愛舞而山鷄自照昔之寫形仁壽見賜底陽倚玳瑁而稱麗掛璣瑁而益光名傳歲月事著綠圖成播美於前古孰歸功於我皇統君之必體道以偉功物有靈宁必順時以呈祥君感物而德著物應君以名彰於皇有虞道光聖既受終於納麓乃禮宗而奉政光被人神澤周邊貿故得靈

西王母獻白玉琯賦 惠 高郢

君有德今必體道以偉功物有靈宁必順時以呈祥君感物而德著物應君以名彰於皇有虞道光聖既受終於納麓乃禮宗而奉政光被人神澤周邊貿故得靈

祥劫社西母來朝寬宴瑤池飛觴既闌而崇朝其
蓋陵碧落子房舟霄宴瑤池於旭日賓鄰闕而崇朝其
始至也天地氤氳形庭萃其大奕其既龍也皓曜皓旰
青苔滿莫昭昭已而森列蓂龍張皇金石仙侶盡於臣
仕靈物陳其寶席真質貞明神光激射可使青瑣失翠
丹墀罷赤舞獸見而迎時候親而委翮信希代之名
實莊有虞之光格若乃虛心守白圓質懷貞功高律呂
用等權衡價奪崑山之價聲如嶰谷之聲則趙之璧楚
之斫杯遇殷而入用訣曰親而來至莫見得於中古固
難可而與京是知琁之為物信其真而不屈琁之既神
乃歷代而可珍始與時而沿革竟隨物而沉淪吞不可
堅貞美好顧同和而見用以窺天而不寶

白玉琁賦以門人來獻以和人者為韻　唐　王　起

終得之於道既逢堅景之實寧從十和之抱人亦如斯
玉琁絕倫受之於神希夷感化皎潔含真既比德而為
美亦諧音而可珍肇自夏絕發茲璘玢匪剖石於和氏
乃成器於羽人伊昔帝鄉所傳王室未獻虹彩潛射蜺
旌並建鶴唳之以生光煙霞奏之以適願同鈞天之
樂靈境獨聞在層城之宮人寰共遠既而舜德有感王
母來過獻之皎棒之義重華遂得其符瑞百靈永
謝其琢磨儻比以為笙知鳳吹之不遠如乘之為笛昌
龍吟之足多豈徒嘒嘒於茲竹碌碌於隨和若乃觀其

辰止察其所以質非等籟韻含宮徵闔其表而合規虛
其中而通理光連素手雖提握之不忘色映丹唇在吹
噓而成美其合也無聲之樂其獲也無疆之社虛而不
屈老氏之籥作同塵而不磷我人之環孰比況乎知白
自守無改可猜色迷瓊樹影雜瑤臺懷清越之音不求
於和慈磬香之德不名而來固仙侶之所執非玉人之
取材則知素琁之祥玄理可察將使徘徊於六音諧於
八傳真人之逸韻奇聖主之大寶宜乎藏九重之深為
百代之欽騰導綢繆和於情暗使伶倫之笛自慙叶律
俾女史之管空媿垂紋無以窺天之心而忘至德之音

三者之一緊因法法而為公御眾感三靈而降
祥浮望瀆以強名寔資光闡德聘而賦象用表飛揚
原夫玉之未充孜孜忘倦已之道克協因心之
義詩況於上天和氣遂鍾於下地非煙非霧作玫
不化龍輝將翔狀衛珠而為瑞油然生也仰以觀
之武緯紛以翕張氣益而異垂籠潢室之靈鳥高呈
慈竹昭周行之振鷺儻效羽儀奕搭嘉瀛況貢混
鋼龍於博望象金雀於象鼎有道則見實同鳥之光
為時而生宛類白虹之氣來豈無為至寶有國且非求

此至誠表乎篤孝標名且異於石燕窮理亦殊於霧豹
輪囷乍布輝山之美應同蠛蠓暫收斂翼之儀是效能
致此者夫何偉而誠日烏之可遂諒天駟以難追湛露
宵零已類寄流之際長霞曉映還符繫火之時偉乎呈
瑞不羣凌空有異非醇化而不顯故曠代而罕至吾皇
以孝德幷開茲玉雞孚來萃

醴泉無源賦

宋 王禹偁

泉本靈長皆從濫觴何無源而自湧應有德以呈祥厥
味孔甘可飲九苞之鳳其波不濁寧朝百谷之王豈不
以地乃至柔水惟善下不愛其寶於以光乎聖人感而
遂通於以歸乎王者但沸湄以出焉疏鑿之謂也神
化難知汪洋在茲視之者欻分似帶超之者咸謂如飴
豈自高山非貪師之刻矣不居絕塞豈耿恭而拜之有
以見德及於地不期而至其潤也齊乎聖澤其湧也偕
乎睿知浪井不鑿我則同出而異名靈芝無根我則重
祥而疊瑞稽夫泉也其源不見於義則那其味且旨
在理云何得非源之隱也與凡流而有異味之美也矣
望德而廉他不然又安得匪因掘地而自可謂府者哉
出鳥鼠者匪吾之耦產蛟龍者亦孔之醜郁河水之九
曲笑涇泥之一斗自然而然非有而有考乎支派居
水府之先效彼休禎合列祥經之首是何不在高原波
騰浪翻孰知乎桐柏孰謂乎菟裘任大禹之功深寧歸
此至誠表乎篤孝標名且異於石燕窮理亦殊於霧豹
輪囷乍布輝山之美應同蠛蠓暫收斂翼之儀是效能
致此者夫何偉而誠日烏之可遂諒天駟以難追湛露
宵零已類寄流之際長霞曉映還符繫火之時偉乎呈
瑞不羣凌空有異非醇化而不顯故曠代而罕至吾皇
以孝德幷開茲玉雞孚來萃

醴泉無源賦

宋 王禹偁

泉本靈長皆從濫觴何無源而自湧應有德以呈祥厥
味孔甘可飲九苞之鳳其波不濁寧朝百谷之王豈不
以地乃至柔水惟善下不愛其寶於以光乎聖人感而
遂通於以歸乎王者但沸湄以出焉疏鑿之謂也神

化難知汪洋在茲視之者欻分似帶超之者咸謂如飴
豈自高山非貪師之刻矣不居絕塞豈耿恭而拜之有
以見德及於地不期而至其潤也齊乎聖澤其湧也偕
乎睿知浪井不鑿我則同出而異名靈芝無根我則重
祥而疊瑞稽夫泉也其源不見於義則那其味且旨
在理云何得非源之隱也與凡流而有異味之美也矣
望德而廉他不然又安得匪因掘地而自可謂府者哉
出鳥鼠者匪吾之耦產蛟龍者亦孔之醜郁河水之九
曲笑涇泥之一斗自然而然非有而有考乎支派居
水府之先效彼休禎合列祥經之首是何不在高原波
騰浪翻孰知乎桐柏孰謂乎菟裘任大禹之功深寧歸

次洽仁張騫之力盡昌識根源士有自立身誤非因世
本杼舉海以斯久導吾泉而漸遠期作瑞於昌朝免常
流之一混

甘露賦有序

明 楊士奇

臣聞武備國家不可一日忽忘者也自黃帝至於文武
數聖人皆以之安天下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克詰
爾戎兵詩曰以作六師若春秋禮所載講武之法尤備
故武者所以保民禦侮安內攘外之大器也洪惟皇帝
陛下臨御以來薄海內外咸歸德化尊早大小安分循
義黍食棗飲朝怡夕嬉陛下聖仁之心實旰惓惓謂天
下靡安不可忘武陛下此心即隆

古帝王憂勤惕厲之心所以為國家生民造太平無窮
之福者也夫有至仁之德者必有至和之應乃永樂十
年十月丁丑車駕狩於武岡之明講武事也先夕甘露
降於山代辰狩明山甘露復降臣謹稽載籍有曰君治
政平甘露降又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又
曰有至仁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
瑞凡此皆天地至和之應陛下至仁之所致也臣士奇
幸叨侍從目覩盛事心切忻懌謹誌瑞應甘露賦一首
上進賦曰

聖人膺乾符御九五溥帝澤書皇度弘德化於萬方明
威令於宰土盛矣哉治平之世超漢唐而跨窶古也惟

三王之同符舜功禹大而禹恭恒存戒於滿假聖哉
外以安內兼修文而講武蓋將慎斯民於社席之安而
壽宗社於磐石之固也於時宋霸既盡孟冬維敎百穀
登場三農畢務順上天之時令考聖王之典故將簡閱
於司徒而狩田之爰舉也吉日丁丑式路鸞輅風伯警
迫雲師先御左纛青龍右徧白虎前導後從丹鳳玄武
千乘萬騎赫馳雷奮至夫天壘之東武岡之陽翠華於
是而駐焉粤茲山之先夕嶷帷殿其風具風清泠乎淑
穆月皎潔乎不霧直氐北之一星耿煌煌乎大北旦而
視之岡巒之表松柏之樹已厥混乎甘露矣輕若霜凝
濃若雪積散若玉屑團若珠綴靄柯概條比比而是蓋

芬包六足以俟芒寒不足以喻其味於是六軍驚
異獻賀狂飆山呼谷應天子萬歲天子於是更龍衮乘
飛黃駕造父御王良升高眺遠周覽四方紛營隊其整
列森部伍之分乘戾旆鼓竽遏雲凜戈戟兮飛霜布偏
脊竿四合淵渟乃有上公徵侯材官騎士分
紀十乘環驅迸奔載翔留霍迅驟於是金鉦玉鼙
赤豹黃羆兕虎虓貔白鷹文雉倉皇怖懼氣爭睨視或
跳踉而木已或茭茸其猶起矢不虛發一發五殪槩不
虛擲應機遞斃巧捷妙中闘禽殺獲生禁蓋不可
爲數計矣天子既嘉雄武之士尤重三驅之義乃下詔
止焉於是時也物不夭殺農不妨耕將悅學志士樂獲

妙用於神蓂是曰元后茲爲策從氣受陰陽夜分而彩露垂滴幽贊天地朝覆而輕雲數重蓍而有靈立定天保可謂神助周光天造功深莫善仲尼且許以筮深屈於不知臨大陽常近與蓂等以光明乎大極演彼歸藏因卜祝之符瑞應天人之會昌

蓂莢賦 以呈瑞聖朝爲韻

唐 程 諫

堯階蓂莢乎實稱休禎蓋歷代而難值至我后而斯呈植之以前墀左城映之而鏤檻丹楹激薰風而葉轉迎太陽而心傾日往月來深符大小之數時和曆應因見天地之情觀乎蓂謝以月德爲常卷舒以日數成類隨

初吉以增茂暄然自春度炫望以漸長降於如寄體盛虛而方宜得道任深息而匪淺有智全波柱樹遠合象於閨紫炁漢芝房近表態於祥瑞彼朱草與蓂蒲易於蕃植而數識則知聖作物觀物與由聖聖於赫而克著元亨物收祥而天莫之令然而莫之爲應也博莫之爲瑞也昭贊寧主則太平在通於靈則時變不二初也日益一日終九則宵晝一宵弦全芒之和葉安散玉戶之庭或曰麟在郊而合圖牒風來儀以聚鳳和雖咸見而可貴於列近而斯起曾如蓂者普照集於厚地煜燿於皇朝

蓂莢賦 以呈瑞聖朝爲韻

唐 呂 謙

聖人法天今無物不成皇天默聖今有貺必呈蓂莢之嘉瑞爰乃應乎休禎稟神靈以擢質因堯階而得名柏堂蓂蓂布葉莢莢二八而盈陰德自外增鈴而知晦大陽常近與蓂等以光明乎大極演彼歸藏因卜祝之符瑞應天人之會昌

蓂莢賦

唐 程 諫

堯階蓂莢乎實稱休禎蓋歷代而難值至我后而斯呈植之以前墀左城映之而鏤檻丹楹激薰風而葉轉迎太陽而心傾日往月來深符大小之數時和曆應因見天地之情觀乎蓂謝以月德爲常卷舒以日數成類隨五雲之施豈無萱草以悅其性豈無靈芝以彰其盛芝蘭之施豈無萱草以悅其性豈無靈芝以彰其盛擢其秀既以紛綸於策書萱樹於堂易能彌縫於明聖未若蓂莢生於皇朝與夫髦士來應弓招受成於天謀多聞於國瑞記其得地且有異於山苗寫預談於皇道

蓂莢賦

唐 梁 肅

庶有生於惠和

蓂莢賦 以呈瑞聖朝爲韻

唐 呂 謙

聖澤潛興乎動植葳蕤形相於瑞草孚達自於彤庭是昔堯道方盛於太平故與圖經有皇書后德動眷冥二氣暢而眷生莖莢之爲瑞也昭贊寧主則太平在通於靈則時變不二初也日益一日終九則宵晝一宵弦全芒之和葉安散玉戶之庭或曰麟在郊而合圖牒風來儀以聚鳳和雖咸見而可貴於列近而斯起曾如蓂者普照集於厚地煜燿於皇朝

言聖人無心寓形闡教其用則深禾穎降於周王芝房
發於漢后信呈豐兮告慶并垂美於不朽彼直指以去
邪諒於功乎何有我明主所以超三英之踰彼靈草所
以為百瑞之首有由然也史魚守直宣父惡佞佞直不
分邪家靡定惟草所指惟皇所聽指歸乎一聽戒乎失
苟君道之不弘徒倚瑞以自必重曰瞥彼草乎直而指
佞聖之瑞乎時之理頌皇休乎無極已

指佞草賦 以「至」為指佞草賦

唐 沈 封

伊嘉卉兮昔生軒庭蓋歷代而莫觀其狀至我后而方
覩其形對右平與左墀間朱草與彤庭薰風晝灑湛露
宵零所以彰吾君之寧聖所以表吾君之德馨匪然何

以於路共異有嘉瑞靈禾偃穀芝房產於階墀叶乎聖心作乎祥異於靈草況今勤施五至克奉三
無多患良之士誕佞之夫非斯草之助化何以臻於
此乎請佞之為德也廣指佞百寮而草心故能殊眾芳之
一人之景福有佞必指佞百寮而草心故能殊眾芳之
質標靈瑞之首彼獬豸之觸邪抵罪在法則啟伊平露
之傾葉知方於人何有孰若我應明聖指邪佞昔之輔
德吾皇后之功成今也呈祥贊吾君之理定一名屈軼
千載從出有佞則指孰云無必豈比夫蓂薄空肩於堯
廡芝房徒歌於漢室哉足以彰致理薦嘉社君子在位
我則恭黙以傾心佞人入朝我則無私以直指信可以
美芳聲於雅頌垂不朽於國史

指佞草賦

唐 鄭 轂

旅庭書誠天地降靈草臣感造屈軼生庭翠影如植皇
心以寧暑屏寒生感蓂蒲之代謝日來月往異蓂莢之
醒零易奕玄造誕生厥草表忠悫之不遲懼壬佞之何
早宵承湛露密葉如傾書偃簟風纖蓬若埽倚那且都
歌詠難模其生也則一其道也乃殊育於軒階其指或
有生於聖代其用則無是靈草之無心以聖人為之心
對危行而不侮覩巧言而則僭榮乎砌陰實為龜為鏡
書我皇度式如玉如金冠弁之首縣代贖有茅三脊之
可封芝九莖而延壽昌若茲草之盛莫之與並類貂蟬

之性蒂均儔眾之貴功將請人之異邪行孔門之遠佞
於佛扇起搜乎理出過唐須生應時作實經百王而影
歌堂十祀而葡密如執法之不回奉直道而自必所以
感思宮人數多龍上同魚水之合契絕蜻蜓之莫招封
志於大夫名可比於君子謝有香之蘭蓀惡無言之
記李

朱生谷朝賦

唐 盧模當

縣官執大法闡大訣道惟行變化必通幽從朱草以合
冊示皇天之降休月始而生用眷乎陰陽月虧而落事
契夫冥搜其於作佞庸或不由乃知天罔私親神惟輔
德苟明智之有務必冥報而無忒或產水涯或生巖側

初未芸之蒨綠挺朱柯之翕艷既周復而莫窮與乾坤而不極誰究其義吾知其爲美一人之化洽俾萬國而澤被由是節侯不愆生榮以時依天聽以叶祉順月魄以呈姿翹首合焉表皇化之無異草名朱也比丹心乎自持敷瑞不慙於蓂莢稱珍豈讓夫靈芝觀其光彩妍媸文理密緻資享毒以榮落以神祉之奧秘三五之前逐蟾光以潛長二八之後與桂華之暗墜匪權量之能侔將漏刻而齊致其氣芬芳其色煜煌聖帝攸感靈仙是嘗何纖芥之微物遇休明而効祥諒君恩之克播致天意之溥將可以同覩日月共貞陰陽豈止清玄醴變金漿而已哉懿夫分莖均蠙擢穎超遙候朔自呈詎比

夫偏陽而動既望斯陰宰同乎見兆曰消幽玄不測神化孔昭自然澤浸有哉化行無外三光並明兩儀交泰於靈草以配曆冠古今而爲大

平露賦

惟唐累慶唯天眷命植平露之殊祥表吾君之睿聖不窺於臨可以辨百察之賢不下於堂可以觀四方之政其儀可尚其義可稱平也者所以表大平之時露也者所以彰雨露之澤以此知庶類光贲神功昭格也希代以出曠古而無空嘗觀於青史獨有驗於祥圖借如嘉禾合穗且生於隴畝蓂莢蒲扇食未遠於庖廚孰與夫薦於紫殿之前亭亭皇擢的的規圓

宋興二百有三年詩[illegible]太上皇后宮維德壽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曰壽聖太上皇后曰慈福慶壽宮共堂色養無違侍膳之暇[illegible]以朝帝[illegible]故衣裳之[illegible]於[illegible]督[illegible]命[illegible]之[illegible]首上天子之父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曰壽聖太上皇后宮維德壽

文生十二錯地分州蜡天列次暗彼日月膺期嗣歲亦有律呂八音以諧仙館玉樓光於泰階皇帝乃命東觀洛鑰書披瑞命之篇參瑞應之圖驗通儒於白虎稽神契於孝經會曰王者孝慈則芝茂又曰養老則芝生深仁是加於草木祥應是接於仙靈故肅宗養親而產延英之座孝武嚴帝而秀甘泉之庭於是聖心悅懌稱賀誼譁皇上賦玉華之詩太上發芝房之歌君臣動色室家胥慶被之於服章聲之於語詠蠻猶以之輸琛海波以之愉靜戴白之叟成黃之兒爰及閨房笑語嬉嬉自慶未始識也若豈天賦降而人爲哉學有狂生小子樂稱古德喜溢於顏憂形於色謂和氣致祥允天子之慈孝仁民得天休符接至桓靈何道而產中黃之藏有芝英之瑞也由是言之妖祥匪則禽雅蟲駭乃尋乃繹乃列芝蘭乃識菌芝或云產於岳阿采於山而有之蓋希出堂殿高華之所有沾濡鬱結而爲曾胡多之可尚青龍之際乃一柯而三十有六支此何啟所稱生庭之怪草崔光以謂蒸氣而生之也乃其奇祥有取蒐聞往古方士多歧有傳漢武建乎季末諛辭屢至鬼目呈符菌宮賀瑞豈黃精鉤吻有時而亂亦雖蘇稀苓有時而帝也於惟我后秉文之德昊天景貺三辰耀色雖無此芝何損於治生禁之庭亦孔之異此不可不察者誠何足以

當上意也悵天居之高遠元公告而誰言聊陳辭而寫志庶有發於塵編亂曰靈芝秀兮今爍宮庭春秋易色兮隨月而生神父慈子君至孝兮珍符于天之云告我欲排閶闔乎雲路迨遥物怪司閽兮通折之招爰攄懷兮作賦儻六丁兮下來持去

歷代賦彙卷第五十四

翰林侍講學士兼論德兼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禎祥

四靈賦 以麟鳳龜龍爲韻 唐 關名

於惟聖人之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騰臻是以鳥獸凌其惠澤昆蟲懷其深仁福應尤盛休祥日新不然何以靈龜捧出飛龍來賓羽族降而集鳳鳥毛羣格而富麒麟莫不率彼飛走荷此陶鈞或羣或友是覆是馴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中叶休明之德遹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奧以庶

類宜爲仁兵有武而不用其威也其應不一故靈也其數惟四爲皇極之依微作太平之盛事然後魚鼈不淰知化而鱗萃禽獸不狘懷德而羣至非夫天子睿哲察元底寧惠化廣被品物流形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擾四靈奚至功而不宰仰洪德而惟馨在郊藪則棲記以自適閑禁籞則馴狎而來庭且如羲之通昌龍圖有章奚之功成龜書呈祥彧馴麒麟或降鳳凰彼皆一者之或出未若王又若龍開鄭消麟傷魯野鳳有咏何德之衰龜有靈而夢是假興宣父之歎逼未還焉叶夏后之祥道之行也出處則以待時乎隱見而允符王者聖德可大靈物可嘉遊宮沼兮騏驎無懼鳴

玩而爲瑞不有斯靈名豈又著今夫神龜之英鍾茲奇數何先又若鳴陽之鳥集於高岡五音雖辨五采煌煌阿閣之遊噰谷之翔雌雄奏和自成宮商使軒轅之佐樂成律呂之短長不有斯靈制作未詳又若神龜見洛榮榮朱衣呼煙吸霧靈液霏霏綠文一出爲偶爲奇揭我九章示我民彝不有斯靈大範孰知又若麒麟在郊萬姓之英其象昭昭其角振振富周南之化美於春秋之文成或播之詩或筆之經不有斯靈聖道何明雖然靈不自靈因人而靈聖人不作靈物不興千載一時見於當今無爲而化至治惟馨天不愛道甘露時零地不愛寶醴泉以生四靈駿萃宇宙文明而且宜與多士霧集雲從振關西之鳳起南陽之

龍元龜五總樂氣德之士同乎四靈者又可以彰聖治於無窮

四靈賦

元 林仲節

維大鈞之播物差變化之不同雖偏塞之有閒亦和粹之或鍾伊百獸之孰靈曰麟鳳于龜龍其靈伊何為瑞孔多或出魯而降聖或鳴岐而應和或浮洛而薦瑞或出河而負圖德感而應者與二南之詠樂成而儀者紀帝典之書九江納錫貊土貢之盛六代時乘應乾德之符其為物也或毳而慈或羽而儀或鱗之長或甲之奇麟之為靈也角不以觸趾不以踶蓋有生而不踐草必黃而後蹈麟于著於春秋于詠於詩鳳之為靈也

體乃象德鳴于應時其竹實于不食微岡梧于易棲鳳于鳳于文明之祥于區德之表龜龍之靈也神以妙物澤以及時或宅圖以給明或雲從而天飛龜于龍于神化之感于稽易而可知粤若先民傷時思昔紀禮運以成書表四靈之為德匪置網之可求豈阱擭之能執若夫書而可則乃龍和而自獲彼昏不知孰明斯義詩元行之端浚傳一角之奇紀五鳳之元徒取羽毛之異元君入夢駭時說之荒唐夏積藏蓼涉紀閨之花昧下有若墜陽和映瑤瓊瞰若望飛雲曳旗旌或蒙翠黛或類流星或如虹蜺之長曜或似紅蘭之芳茶燦瑋彬之現居禮雖盛而匪智引筌而下料王子之空談網梭而飛罟晉人之妄議蓋故實者不求史傳之支離而必明經典之所指乃知禮經之言所以傷今思古而想像乎四者之為瑞也辭未竟客有謂余者曰子徒知昔人傷今思古而不思推古以證今也四靈以為畜則王者可制禮樂豈無兵事而虛語哉洪惟聖神御四方而正四國張田維而立四極居四大而順四時敦四瑞而體四德乃若四者之應則麟鳳之在郊龜龍之在沼振振踽踽蜿蜒蛇蛇而不知其幾也今子徒睹五經之緒餘而不觀文明之盛事辨紀傳之荒誕而不體乾德之所致誠下國之鄙人也賦著於是逡巡而起改容而謝乃續而為四靈之歌曰麟乎仁乎鳳乎文乎龜龍神乎今世之珍乎禮樂斯興道原乎於春盛德維皇元乎

青龍賦

張繆 襲

於矣神龍其知性時暨星代之云為仁聖而靈俄應今月之貞澤昭嘉祥之新載數華耀之珍乎體燿文采以垂雄時代以降出觀四靈而特奇是以見之者異聞之者奔駭觀夫神龍之為形也蓋鴻洞蜿蜒盤修長容之淫淫蛭蛇成章穿地刻蚓不可度量走而視之似朝日之陽遁而察之象列宿之光煇若騰陽和映瑤瓊瞰若望飛雲曳旗旌或蒙翠黛或類流星或如虹蜺之長曜或似紅蘭之芳茶燦瑋彬之現異實皇家之休靈奉陽春而介福賽萬國以嘉禎

唐 黃滔

周以龍興賦以龍興

周以創三十代啓八百年既鳴鳳以授德復興龍而御
乾奔天下之二分豈惟雨驟擎洛中之九鼎寧止波旋
當其韜仁聖以表威靈湯禎祥而呈氣色岐梁耀衛耀
之所浙隱堪蟠泥之域幾年貪餌吞將呂望之鈎一旦
飛天霤破殷辛之國觀夫或屈或伸非假非真澤霑六
合恩濡兆民以息虞芮爲逆物作在田之跡以却夷齊爲
之鱗振陸海之波濤圖殊鯨浪壙九重之宮室背類蛟
人則知指縱而或仗爪牙善戰而靡資血肉火兵戈而
雖假燒尾鏡今古而未嘗寐日遠使盟津契會此時莫
愧於雲從羑里棲遲昔日何傷於魚服下蟄如此高翔
曷量於窒鉉而蟲沙附宣忘信而著龍張足以雄飛革

今龍見兵三驚六位於宸宮蟄虺彰應陽得於乾泉
而矣飛光所謂建皇基立寶位模日楷月規天矩地非
三聖之尤異焉可以袍物取類迎同象乘鴻濛奔霆迸
電監雷走風非四靈之感通焉可以與周而同功豈徒
角樹邑佐穴居域中肇開粟而攫散財滂沱有載壽九
齡而紊十亂振奮無窮懿乎後煥放牛前光訓德彰
聖德於王者益驗神蹤於介族則老時之運永宜維伏

黃龍見賦 有序

景龍二年秋九月五日黃龍見於上黨伏牛山之南自
留久之彰聖人之德也賦曰

龍之來兮其陽躍於泉兮臨高岡龍之至兮歸有德
待於夢兮土之色精曜曜光煒煒下不在田兮蟠於空列四靈智稱其首居五位色表其
中將衍甲以無北與負舟而不回明皇家之王氣符曆
數於聖躬飛烜噴霞若動若翻辭雖虢虢非同三尺之
劒色乃煌煌下映五花之樹誠帝王之嘉兆宜朝夕之
可遇何蛇蟠之足言諒騰黃之匪喻同翠龜之薦綠圖
彰大人兮告元符覽史墨之言未之聞也驗登殷之祀
不其然乎

龍之已見兮在伏牛山天意汲汲於
東山而重見兮元聖帝道玄化蛇之孫蟠雲霧四發目中
精曜光煒煒飲之火紅下炎聯色拿暗除之月方將遊
之池沼宜從止於郊野非同上天之五地有異渡江之
一馬騰龍象之而置於軍中魏帝筮之而在於殿下永
言於此我皇是宜素王之夢立乎郎時漢后之時見於
成紀彼皆一至此則重光采色炫煌文明煜煌錯甲鏤
鱗託以來乎宇分官紀號可以表其祥超紫鳳於丹穴
越青鸞於女牀龍德相成而無悔天家久久而蕃昌

唐 呂 温

夏后氏真山疏滯拯溺開泰玄珪錫命既成天下之功
黃龍發祥蜡躍域中之大當興駐軫江甸艤舟洪川天
行健而時有未濟地設險而暗之在前思利涉以撫俗
遂精誠而告虔於是雲氣滃起神光爛然奮角於勿用
之窟驟首於或躍之泉光波澄澍奉天意以顯若拖尾
垂鬣夾王舟而負焉合靈符於百代表聖運於千年徒
偉夫出無情馳不測如驅風雷若有羽翼觀跡誠以効
用似就列而陳力電目流光金鱗耀色天吳奉走陽侯
屏息巨險汔濟敢假刻木之能潛怪莫逢寧貴畫鷁之
息應變化以昭盛出沉潛而剛克其厥惟大賴祉福者
兆人其觀惟帝納玉帛者萬國若非乎上湮水泣辜罪
已葬欽念以昭祭宜宮宇而思正德施乎生成之初功
齊乎開闢之始安有非常之神物不名而萃止濤其不
過而彰其異美蓄也至若漢橫汾水秦掩滄溟實逞心
欲匪崇德馨蒼生之虛瘁廢念方士之空言是驍始幸
免於漫漁夫何望乎炳靈於歲數回軌模言非善教則
人雖愚易或俊之而不効其志惟純其德孔殷則龍臨
神化皆不役而自動信矣哉圖家俾人其蘇在理無擊
超乎太焉來務舟車之勞蜿彼黃龍但為當治之物而
已

赤龍攫桉賦有序

庾潘炎

景龍二年夏四月十七日帝在廬事假寐白鶴觀道士

宋大辯等二十人同見赤龍攫桉至矣哉神妙無方不
可得而稱也
玄天之龍乎見而在田我后之龍乎飛以御天據聖人
之大寶與列祖而同玄高出而潛躍以自試來定天寶
居然假宮而成體散而成章若寢於牖若施於堂且
將安而則負扆以當陽日月在身有祉天之嘉夢風
雨合氣時振翼而雄翼居愕視聖作物覩詩然龍光
眞我明王折衷表異赤惟前聞曠然振古卓有吾君王
人之瑞比之龍首高居而遠望以臨乎九有天子之威
比之龍鱗皇之可畏以肅乎萬人徒稱其象未覩其眞
恭惟我后近取諸身於昭巨唐其命維新永蒙九五斯
庶幾焉

唐錢起 起

唐六典曰祠部出入律令有事於金天赫矣
神武感通上玄儲主瑞一色皎然潔白也昭素秋誕
聖惟龍也主設氣清之不爾莫出乎海不躍於泉穆
乎白龍之為物也潛伏水德利用天下精要冥通鬱興
神假苟非君行其道物有其官則鬱湮不育潢汙而蛟
隱見固知其旨宥冥孰見其端故我君宜八風之意化
溢四海之波灑霞悟斯極生雲以安惟此上瑞灼然可
觀其始見也精光曷羅溟濛清廟曳氷雪於半空曼雷
霆於第壑若長雲帶氷而不散雙劒倚天而中落忽虹

立而電迴其儀不可彌度表其祥同乘黃之偶運處其
度掩嘉魚之有樂偉夫鱗介之族莫智於龍苟靈應無
兆豈休明再逾昔軒以負圖爲景福舜以入壇爲神變
殊旨同歸千載一見是以天祚明德幽贊禎祥彼二龍
之萃止合一聖之有孚皓爾其眞異葉公之藻繪超然
將舉同正理之友于是時也西戎駭目莫不感化而風
趨夫如是則在宥之理足徵無疆之休可待洋洋歌頌
日聞於四海者也

唐 李 解

鳳凰來儀賦 以聖感而瑞至爲韻

至哉乎鳳凰之致也應運合符體中履正体道德以出
處表帝皇之哀感宣尼與歎見周道之陵夷太史正辭
知漢德之明聖寄高跡於圖牒流遺旨於歌詠我國家
化洽生成歸淳反朴理定制禮功成作樂萬物懷仁四
靈沾渥方襟息於上苑寧徘徊於南岳觀乎肅肅其羽
翬翬其陽吸天地之嘉氣赴簫韶之雅聲知至道之可
樂徼泰階之已平身安無馴或願步以屢舞心畏榮寵
年齡寢而若驚寧同衆鳥之德竊比達人之情且如六
翮已成五文畢備奇姿發逸志殊類挹寒廡以推靈
向人寰而作瑞籠襫不能展其巧羅網無以施其智豈
若翡翠以美色殺身鸚鵡以能言剪翅鴻鵠以稻粱自
苦鷹鸇以擊搏取類孰與夫退則全其性出則得其時
將稽年以表德豈反訣以等期夜宿椅桐之枝朝餐竹

實之粒望雙闕以上下先百仞而洪集薰風飄飄而響清
吉露沾而羽濕對離景以照耀披慶雲而出入來儀則
那樂我時和因物見志爲鳳鳳之歌歌曰處分明兮繫
舒慘一人慶于萬物感羽族兮得以效珍微生何久於
習坎

鳳凰來儀賦

有虞起于歷耕重華煒于文明衫衣絢于斧扆時雍變
兮八絃命后夔以和樂奏韶簡之九成致靈鳥之並集
舞威儀於彤庭想夫鳴球夏籥絲桐振響搏拊賡諧咏
歌迭唱先祖洋洋而格思雲翼翼而揖讓喜縣斯設
簴簴維樅峙崇牙之捷業蔚翬羽之衆級聲騰擊柷而
作作跱跗載以逸逸陰管駢飲於鍾笙金奏鏗鏘於
大簫變成旋宮調律同之硯節記千乘翟列舞俏之從
容導大塊之至和致象物之感通爾其九奏爰終于飛
翔翕集其章翹翹其羽覽德輝於千仞聿迴臻於殿
宇九苞之瑞在黃扉而襲回五色之態歷玉階而延竚
儀容喜而有鳥翼衛德俾君子恒揚義和負仁音於黃道硯盤金而考節之鞚孚乎丹穴之峯距弗履乎弱草啄弗啄乎生蟲朝
想崑崙餐琅玕之瑣琲夕游縣圃飲玉池之沖瀜首昂
金雞之象尾曳鯨魚之踪背雷而頷燕後祥慶而前
鴻飛合三百有六十而惟是之為宗爾其九官都俞四

集311-205

負白無營渭而筒敬風于扈于何德之威鎒銊于飛應有道而歲貢實無文而代希飲必玉池之津游必神仙之府矯翮則羣族咸從和集而百獸率舞祥開以應昌期樓丹闕而壯天宇載圖牒以傳記必表盛於聖主包衆美於流芳固難得而覩纔

龍馬圖賦

元 趙 森

混沌闢乎鴻荒人文肇乎羲皇龍馬負圖以效嘉祥闔二五之妙數與日月乎齊光肇理象之權輿爲卦畫之紀綱觀夫崑崙之發源盪溶溢旋乾通坤道體不息此乃黃河之波貫天河而爲一方其宇宙盤辟神驚鬼泣虹流電繞光芒洞射倏騰驤於中流挺神物而呈瑞

物焉是以爲龍馬則匪他匪元氣淋漓狀天矯乎欲吳以爲馬則匪騏匪驥奮鬣揚鬐勢駭躍乎奔馳意者天不愛道使之效造化之秘與豁庖羲之神機也耶故其負之則北到北海元氣淋漓狀天矯乎水仙從北方二七惟火在於南行木居乎東則三八其配金其乎西則四七是將卓天五與地十儼正位乎中央八卦外而定賓主列左右而隱低昂成炎化而行聖神體哉偶而道陰陽故大易以是而取法文籍於焉而溫簡也若乃乾坤定天地乎上下乎叶神道於太寧何洲點之潛通乎致上帝之盡良兌以象山澤畫震巽以爲雷風以八卦而相錯則天下之事可備由十數而大衍則天下之用無窮此先

天之圖所以則之於其始而後天之易所以成之於其終噫嘻有聖者作祖祢必臻孰俯仰以觀察默有契乎杳冥故斯圖之出河無乃天之祐聖人豈元龜之所以與神物不得以還淳乎抑人心之澆漓將日趨而失真乎何其天之畀於聖人者終不能少默以前民用者又若是之諄諄也哉聖人之所以與神物以爲紀官因龍著書紫檢致乎默舞文治治乎鴻慶何厲乎之德泰感蒙出之時蔡暗春秋之絕筆視畫封乎爲如春三絕乎韋編托十翼以演贊功有光乎前聖心相切於斯圖斯時也吾知龍馬之復出於感慨而增吁下洛時皇帝德初易無名乎

能復皇羲之治道是乎相與之乎久何待乎贅嘵也方今聖皇御極紹行陶珍應九五之乾龍開萬國之太平爰風雲之會際奎壁之走乎來廷四靈繽紛乎駢集天馬效祉 [illegible] 地之熙皞覽斯圖之恢弘致瑞應乎如此而龍馬之圖所出於勳并也

龜出洛書賦

元 魯 貞

通太初以言氣乎觀太昊之遺則當風氣之始開乎爲天地以立極物人文而昭著乎開萬世之太平休光格於上下乎叶神道於太寧何洲點之潛通乎致上帝之降精帝乃不愛其道乎肇錫之以嘉徵惟湯湯之河流乎洪洞浮游散以舒徐長波泱泱以域域乎渺瀰混

瀣赴以縈紆喬雲蒨蒨噴以生煙于英華翕赩爛以縟
天曾霧霏微布以漫衍于蕙蕊混成配黎而相蹙精氣
旁薄彌乎四維于五彩布濩的皪以塞川杳杳晦晦其
中有物于踴躍奔迅于宵石將驟曰其名為龍馬于庶
踔卓越昂然而望背被鱗甲狎獵璀璨于黃珠綴瓊錯
以成章揚聲奮鬣軒然四張于若衍乍翕森以匐集鐵
蹄雲身突如高舉于躍波浪激屑而石飛霜雙脅莖綏
蜿蟺宛轉于忽隱條爍而無方超越凌厲奄以馳驚
今急景寘蒙蓊陰而翳陽星流電絕揮以陸離于毓質
孕靈為時嬪祥負圖於厥背于閎斯道之至妙何聖人
之一覩于獨有會其旨要一與六之為水于為玄冥之
所處二與七之為火于處火精以揆楹惟三八之為木
于基蒼神而妥精復四九而為金于其厥位乎素靈五
十由中而制外于黃祇於焉而光形光周流乎上下于
妙陰陽之生成遂有契於斯文于析淵微而晶熒畫一
奇以象天于一觸以象地由儀象以生八于實畫卦之
攸始原先天之為位于乾坤上下其分會震巽為陰陽
之作始于知往順而來逆復變而為後天于崇離南而
坎北化震東而兌西于春秋對而不式坤乾艮震之四
維于差有序而不易何畫卦之若斯于揭玄旨以示人
諒斯理之既著于開盲聾之諄諄服茲美而遂往于吾
將求茲圖之所蘊命鳳以先驅于分想想雜糅其芯

以為師能精治之感通于在有語于以其辭曰圖在天
下于無古無今太極肇陽于在於一心反而求之于斯
得之深勿外之從于以已為任罷茲言而休之于將日
修吾初猷遵德以為琚于居仁義以為宅飾禮容以
為榮于登道牖以為食會茲圖於于心于玩易道以自
珍爾乾吉以蕃祉于與先天而為鄰

元 李 翼

龍馬之出出宓羲畫卦之時天地之間風雨晦冥和悟之間大地
高高下下有神物之卵馬形龍鱗其毛黑色塵
古篆文字之深者第七文明休祥之精想其毛黑色塵
龍堂藏書下頁紅字印記黃之

神駿以爲馬則矯矯頭角之崢嶸豈馬高乎八尺亦以
龍而見稱拳背毛以成圖洩道妙於難名得神驂而氣
御列奇陽而偶陰是圖也一六北水二七火南三八東
木四九西金土宅厥中五生十成繫乎如井邑之布
田野縈縈子如星宿之列璣衡皇覽之而載嘖曰吾取
法以作易謂太極之寓存中虛五而叅十各二十之陰
陽兩儀生而不息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之
所得也析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者八卦之所宅也皇
闡之以示人契天心而爲一發冥冥於略略曾何假於
智力後至夏后溫洛沄沄神龜負書背具綠文宣尼贊
易圖書並云時來先後理無古今此靜對待彼動流行

龍馬圖初而龜亦靈假以呈象圖書一心或有詰子者
曰子於圖信詳矣而於龍馬未有所辨何居子曰在乾
稱龍坤又稱馬變化健行象乎特假安得見羲皇於先
天闡諸形而上者

神龜負圖出河賦 以作洛前王教 唐 裴度

洛龜稽流祚聖有作動上天之密命假靈龜以潛躍蓋
欲以慶遠源敷景鑠寫物象之精密化人物之朴略豈
不以河之德乎靈長龜之壽乎會昌載禎符先呈於古
帝稱大寶後遺於寧王故將出也感天地動陰陽浮九
折之澄碧散五色之榮光然後蹈箭流而泳花浪露玄
甲而明綸裳初若沉圖壁而未沒稍似迷孤鳧而欲翔
皎而降芳蓮踰清沚五光游而共覩列聖過而每喜出
朝日如耀其寶圖伏靈壇狀踦其鏤篋布爻象之紛
紜天地之終始負謀謨之盡化洪荒當授受之時豈
思綠水非臆對之可述諒鉤深而有致所以出河宗作
天瑞焉爾浪以相送神魚鼓舞而旋避於戲冥數宜
貯而居前至如魚記素以達情風銜詔而展禮未若祥
開八卦兆動四體闡文教寧未鐸之足儻贊貞明與日
月而同皎洎乎形貌既著品物類分榮萬化之茫昧合
一氣之絪緼藏用光於夏葉發揆於義文此乃天理
用彰神道設教故踰波而委質殊以文而飾貌觸綸誠
皇帝在位十五載西人獻異龜於王庭匪青黑以飾體
特潔白而欣形融朗可鑑瑩徹如冰不汙於五色呈祥有異詔
止奏乎四靈蓋以表皇行化無外止戈偃武人綏道泰
升王德於玄宮降榮於神蔡且夫龜者稟先知之異
白者表司殺之方豈天意與廣於有感俾臣下受命而
無窮西土是生實西方而主義被甲以王循帶甲以來
帝稱大寶後遺於寧王故將出也感天地動陰陽浮九
王不失何以暱純容皎素甲皓霜華而浹洽洞王質輝
金精凝雪彩之清貞泳靈沼而永靜息泰階之砥平足
使蓋諸之藩恥捷乎素鼠超裳之雉蕃奮於翹英矧乎

藻殊姿體異貌晒三足之為美匪六眸以是効其用也
或協聖人之心其動也克符智者之樂然後知載朝之
虎不足徵衛鈞之狼不足云彼駒來思徒稱皎皎爾獸
至止虞瑞譚譚未若茲瑞德無與鄰應天之命昭王之
仁非積中之毀藻不達上以因循順乃玄穹以呈其
貺易思乎緑水而返其身則彼寧王有遺元繩又安得
而比倫嚮非我皇從道不啻必將混於介族詎得分為
理物宜乎冠異紀首靈篇且無使其湮鬱

瑞龜游宮沿賦以為首存 唐 周 存

王者嘉瑞曰四靈龜其一也皇帝誕圖御寓十有一年
秋七月旬有一日龜始雄各一游於內池甲耀金毛文
滋緑彩帝乃出示百官以洎其為無曰至德之應也少
司成命文士賦以美焉敢布下才同夫體物賦曰

介蟲之長實曰靈龜明陰陽以應化察利害以俟時於
豫我皇德無不被春風固洋溢神物來萃雖四靈其必臻
雙龜以時瑞隨衆水而不處還天池以自寄金甲炫
晃帶壁日以流光緑毛丰茸度薰風而含吹不喙喙於
蘋藻恣東西於荷芰爾其有全者周有毛者赤示周柔
之合體表形德之具修略品類之德性循雄雌以共游
信皇德之上達俾靈物之告休乳金塘樂翠沿晦
跡無競凝神不擾引修頭而鳥伸動圓目而珠皎映紅
葉而灼燦吸清露之綿紛天資獨智笑漁者而榮羅人

謀既臧都太卜之問兆若夫百蓮著下九派江中順泉
流而五色斯易遵千齡而片雲在空豈比夫承天眷感
宸衷盼青頊于都紫宮顧宅中之可寶瑞皇室于無窮

漳河赤鯉賦有序 唐 潘 炎

景龍三年春二月帝巡屬縣至於棗垣漳水有赤鯉躍
聖帝之瑞也賦曰

魚在在藻于躍於中流吾君戾止于樂我王遊惟赤鯉
之呈祥殊白鱗之入舟非竹箭之危湍無聞點額同君
明之望幸非為吞鈎豈其為祥必河之鯉用表皇族克
繁帝祉雖云水物宜紫羅綠鬣之同身是曰元符亦赤
雁丹烏之可比靚鱗彩碧水無波非應軟巳之清角

河言無戚之高歌詞文之下躍於洽潯宣之代舞於河
且合符於圖牒宜入頌於琦那豈徒錢甲黃鱗下沿上
游皆為偶匹文鰭是喻吐尚父之兵鈐傳遠人之尺素
重瑒嘉瑞臣琴高之所乘詩有樂胥似相如之獻賦

歷代賦彙卷第五十五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禎祥

進白鳥賦　唐　張　說

若大鈞之播氣在品物而流形有莫黑之凡族忽變白而效靈感上人於孝道合中瑞於祥經若夫事出神妙理以舒卷既集王屋飛隨帝輦捧日高翥迎風細轉識句句於招呼每啞啞以吻吮以其雪羽霜毛氷清玉狀拔奇綠林之下常異紫臺之上瞰鵠鵠之紗窗把鳳凰之衣裙恐同類之見嫉畏不才之速誘期委命於渥恩碧海隨昊日而悠揚今在蓬林偶感時而瞻顧實由我后敬之昭假皇矣光宅垂拱而燭幽以明禽鳥乃化玄成形於皓皓且夫庭圖成若翥澤之鳴鶴瑞聖不還陋江湖之白鷳詩飲啄於仁義豈逃潛於阻艱所以其出無常其來有素雲疑標於王潤合於王度常從

為白虎祥光而書王室休氣以

於紫陌

白鳥呈瑞賦　唐　裴　度

稽古宗廟而無文萬吉歌而右度何常日洛書貽龜以永錫皇與人流矣其昌之可基之訓降真龍德而自紀誠必色之難況觀其狀奇狀明潔體有光至真無匹宗廟薦敬帝王之孝克享天地感仁翻彼靈鳥貢然效質披圖牒而周二叶邦家而得一備潔朗之容可述聆受彩以相混故莫黑而獨出上瓊樹而若無下瑤階而乍失懷恩反哺方去去以凌雲養素來儀旦翻翻而就日觀夫載飛載止厥狀粲然不染而

白鳥之是停樂而有聲且不棲於楚藂潔而成質故自
於靈篇出林而日華亂動繞樹而月影相鮮蕤至化
而遂集想皇風而庶焉象而何爲悲予生之八九大而
無庭笑水擊之三千爾其超遙高翥來不可遏見歸飛
之萬臻誠愷悌之四達諒深仁之所化固至性之難奪
若乃載鳴嗷嗷浮彩皓皓交西方之精氣自洪爐而鎔
造遐想其蒼赤呈祥豈與乎雪霜同德且夫仰稻粱而
自若彼徒寵夫仙鶴待馴狎而不遷何必格於白鷴且
養素而委質悲取笑而強顏故下臣賀瑞而歌曰素德
見祥瑞于流聖代之有庶無伏徵之無盡瑞於帝室表大孝
式昭于何爲奕玄貞從化于爲潔白符仁孝于叶佳冊

京兆府獻三足烏賦 以題爲韻 李雲卿

集景星靈烏并於祥鼎試以神謀提攜殊彩呈茲異軀披拂四氣翱
翔九圍和鳴上瑞協德休期之止無慕儀鳳之待梧瑞表孝紀名標
秘圖計末慮而必集豈獨殷周與有慶觀其降自日域
庶於天府音韶雅頌動中規矩詞頗其質差池其羽步
芳草而三趾徐來邇延風而六翮徵舞珍奇莫周覽者
如堵詩茲禽之祥告我皇之福祐於是翌翌翔翔集於玉殿疑審想通神盼然而上
人是爲貶以瑤箔登極疑審想通神盼然而上
似於雲際而遊獨立君前疑乎日中而見聖情不極念
茲莫黑彼應感而至我有道而得伸以馴擾安其接息
夜帝玉墀承註入於舜聰暗與語階心豈知夫帝力不

白鳥之是以昭我皇之玄化表吾君之悲歌是知同符
前烈降而爲祥政或缺則歸彼扶桑天道不昧神心孔
彰豈有情在於斯烏當靈應略乎彼蒼之旨既集
吾君之福祉與天地而終始儻不鄙其毛羽顧長乘乎
帝里

京兆府獻三足烏賦 以題爲韻 王顏

夫何赫赫之太陽分陰精於烏烏乃呈瑞於皇王足應
乾之三數目耀日之九芒降天邑而於我李浴咸池而
自扶桑嘗空閑於有牒今實觀於殊祥天既無私祥何
能昭聖代之有庶無伏徵之無盡瑞於帝室表大孝
於天衷獻自尹京睹長安之日近始至也衆羽駢集伊

人嘗遊龍顏之日見何奪之能貞如深就日之誠
不改導民之志頓委質而入貢依仁以馳效人銅龍
而歌襲向金殿而矯翮於休似對以體白是悟楚
人之述風感哀之歌翟小哉捷辣之喜豈足矣應風之
鳴未如我陛日馭之出入天居之孝寂最有兆而呈
文白以效實假非庶乎殊紀於祥紀終末如符
孝理之大端昭實建之庶績則如堯舜登極慶雲之
布政與倫惟賢是取故得協陽精於上帝黃陰結於下
土光昭萬葉輝映千古良史當載美而記事臣賡
歌而踏舞

烏巢大理寺獄卢賦 并序 韓鎰

皇帝恩宥海類道格玄功化覃於萬國之間苛慝不作鳥巢於圜扉之內圜知空載飛載止以雌以雄寂寂無猜於簷下翻翻不去於林中足驗時清可知刑措廉恥必格寬仁有裕垣牆不阻於歸飛綸動何驚於反哺蒼鷹莫擊寧懷猛吏之憂踈網無加豈有虞人之罹夫刀鉅勿用從牢洞開顧叢棘而未下徘青槐而乍回拾卵無聞於貪吏焚巢自絕於燃灰表異而居飲和而至翻然用刑之處聞是無人之地中臺柏老顧棲息而難安念室商閒每飛鳴而自遂實由吾君信孚禽鳥澤及黎元共履安平之路咸知仁育之恩向日寧憂於閭戶知風不憚於襲門定國徒美於祥明何施善政治長不

罹於縲紲嘉見衛寬自於周急後傷免於盈射曾無戚趾之士不有抱關之客既生既育八九子以均安不識不知四二皇於往昔是知政惠愛不尚威刑止夏臺而自逸陋楚墓之不寧永夜風哀或徘徊於月樹遶冬候曉風寂寞於庭梧彼三足徒稱夫盛事素容虛美於丹經豈云昭德寒違能遠大無用於兵革細固行於鞭箠每夕宿而來斯寧夜啼而去彼昔周稱嘉息洪號刑清曾何足而致此

延州獻白鵲賦 唐 王 榮

我后君臨九有仁被諸華伊炳靈之白鵲修效社於皇衰爰爾羽毛以表恩沾於飛走生乎邊鄙是彰澤及於

瑞應白鵲賦 有序

辛卯秋八月河南鄭府獻白鵲二上嘉瑞震珞乃命官蒐集典誥吉辰略告九廟薦享丕宣示百官於左順門詩觀陽以大庇珍膳臣伏攷前仁宗為儲皇時有白鵲之瑞乃命宮僚撰表上賀揚士奇云與鳳同類

明 廖道南

踏踏於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皎皎在文王之圃仁宗覽之喜曰此眞帝王家白鵲也仰惟皇上玄德格天至仁育物惠霑草動化被萬靈是故禽鳥感氣純白昭輝不於異域於中州不於他所於宗室天之錫純神之介祉於是乎有徵矣臣謹製瑞應白鵲賦賦曰

肆后皇之純祐予嘉申命其用休協氣絪縕於上玄予靈鳥翱翔於中州夫其始而毓育也腎桑土之綢繆營巢枝以結構蕞祇宛委以毓禎川若縈紆以堺厚醞釀之以陰陽之元和煦煖之以鬼神之奇秀繼而習飛也振羽翰於碧空凝純白於素練占易象而敦貢无咎徵載記乎元玉斯禽糅其來儀也鮮潔澗之清泚飲河洛之甘泉出以瑞聖乃遵唐鴻之舊迹而脩脩其潔鈞之琅實而鳴鳴其鮮爾鵠之處入紫闥而振鷺於翡翠之苕爾乃測銅虯之蓮漏啓宗宮而晤映於翔鳳之闕獻祖禰而回奮於戴鵀之橋爾乃收魚鱗於重閨列龍牀於交陛慈顏燕喜而須臾騰於禁掖之庭奇姿邁往而歌永於鈞陳之地爾乃詔文舜之鵷班偕武衛之鷹揚薦言往觀而振振若西雝之歡霧凝宸翰以昭宣蒐靈圖於往蹟紀於時觀天顏之殊禎於萬年臣拜稽首廣載歌曰緊軒皇子御璇圖玄扈來游孚文明孚騶舜帝子協鈞韶彩鳳來儀子化理

昭於皇文祖子紹往聖靈龜效珍皇子紹烈祖靈鵲載符子繩其祖武

白雉賦 并序

白雉之出必為大平故見於建武永平與成周之際皆是時也五運各從所勝周漢皆尚赤為火德故周與而白魚薦兆漢啓而白蛇獻符王莽以土德繼漢為盛白金也豈非其所制伏者效順即為瑞與然周漢之瑞不一而世稱越裳重譯特加顯則君臣具慶使然夫雉文蟲者也變為純潔非世道休明不及此其在元始亦為之以陰陽之元和煦煖之以鬼神之奇秀繼而習飛也振羽翰於碧空凝純白於素練占易象而敦貢无咎徵載明不及此其在元始亦為白水真人發祥耳若山雞非其時而附會奸臣以取安漢之號則豈足為靈物也哉作白雉賦

濛萬物之不容性異類天於其天鵠不日浴而常鶴鳥不日星而常野統各安於其素雖足妍矧能其天之所不能不待智而千里以傳羞有化而役之以為異彼固莫知其然而然方智見之說定萬邦庶而慶曹年海堅泯而不濤六氣無盭氛之偏董六合以一猷罘何莫之不遵乃有越裳萬里修貢三譯獻雉之白林邑效而暑洁寒踐王籍失輝霜轡失色天空月朗雉物影滅閶闔晚登而祆皆雪於是混瑤殿照銀墀過靈臺而鳥悅其高歷西墜而鴛馳其深傾凡羽以無羣恨征埃之猶涅夢華蟲之前身洗紹編之餘劫念光華之不貸豈詠歌以自踏雖改容而廢常亦反素以為德委

微質於天地爲至治之光皆吾國五德相勝有順有逆當赤精之麗空宜金質之從革故周漢之千年效禎祥於一轍惟成周之至盛顯白於史策鳥流屋而祥立鳳鳴岐而瑞列皆天意之使然擅古今之奇絶儻故璽於美新是靖奸之造物幸聖朝之在上集六合之奇祥而朝到

白雉賦二

元 劉詵

覽太極之妙化孕產靈物之何奇伊縯縯之仙雉孚孰翦瑤瓊而爲之姿惟南荒之極炎孚薄陰氣而相持疑素絨之毳滋孚雜羽毛而不變以炎以爲終宛結躁孚陰以爲霜俯雪木遊玉京而翫屑孚素蛾蚨而琢肌然不能以超寒兼孚託人間以爲依皇無見而偶出孚兆注世之德禮性成爲之聖明孚垂治於熙醫充協氣之冀合孚合宇宙以爲祥於海配仇而不波孚風不鳴條而雨時及皇皇而治拱孚萬國朝而賓四夷彼越裳之旅貢孚謂萬里之航危孚獻益令以爲瑞孚羌能使其天賦之移忒前夢之寓宅於是文身之陸離徙千仞於南裔孚爲盛朝之羽儀望同羣之秉秉孚立鳴書於繒綈雪寒而月薄今發孤鶱其誰知至漢中而役出孚鄒亦與世道而游嬉彼新莽之執以爲樂孚固將以白頭大夫而待之忽千載之不聞孚宇宙不老死於山巔水瀦豈思日之詩詠今顏不驚猶於童兒誓重來之何日

今告西厥以爲期幸麟趾之再應孚鳳喈喈而鳴岐合玉時而不隱孚復將何爲爲招雉之歌曰結金精孚薦乾坤應明德孚儀九天慎爾時孚燕雀先

天驥呈才賦

宋 范仲淹

天生神駿瑞符大唐偶昌運以斯出呈良才而必分日迴紫電擬安紅雲星精效祥拿歸三五之聖龍姿挺異不啻三千之羣是何降靈霄極薦夢中國啓天之命先帝之德包羞孚御閑之十二屏跡孚蕃駘之萬億曳吳門之練不足以比容竭燕市之金不足以爲直徒觀夫汗血流赭連錢掃驍飫瘦筋露骨肥臆豐矯輸爲鮪躍乎滄海昂昂爲鶴出乎樊籠契禦圖之表述略神化之

感通幸使伯樂居前無千載之有待王良處右非一旦之無功得以馳致皇家駿奔帝苑風生也足比乎房駟之里其衆也寧慙乎注注之遠駸稱德於絶羣豈伐勞而而時及皇皇而治拱孚萬國朝而賓四夷彼越裳之旅貢孚謂萬里之航危孚獻益令以爲瑞孚羌能使其一混自登於歲時風休憶於窮邊高騁康衢逐日詎忘於長坂豈徒詩美漢衛連乾必也瑞乎聖通乎天騰志千里飛聲八挺歷金堤以駿奔奉王勤以周旋日馭如親合亞六龍之列瑶池若云請登八駿之先異乎武神物來宜天意紀嘉祥於一馬方駈六轡且殊歸岳之流儻駕皇輿曷如負圖之者是知造化之奇鍾焉在斯祥麟生而爲匹馴犀至而曷爲寶於大邦寧徇晉臣之請出於有道豈惟漢帝之時客有

感而歎曰馬有俊靈士有秀彦俾聖斯作爲時而見
今吾道亨而帝道昌敢昧呈才之便

交趾獻奇獸賦

宋 司馬光

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通無不
協遠無不臻粤有交趾來獻其麟其爲狀也能頭而烏
喙豬首而牛身犀則無角象則有鼻其力甚武其心則
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牒靡得而詢於是降輅車之
使發旁縣之民除塗於林箔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濱曉
時月而涉萬里然後得入覲乎中宸與夫雕題卉服之
士南金象齒之珍款塞闕而登入充形庭而並陳於是
羣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稱曰陛下
體文王之聖服禹之大采菲食宮室觀臺無營刻之華
與馬器用無珠玉之飾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
此皆帝王所不能爲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怵惕是以
方內父寧黎民滋殖無鬰之音耳皆習於詩禮鼓匈之
聲日不覩夫金革至於瑞應畢集於郊祊著於流政行喙息魚不翔磐
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嚮慕歌所以來格雖漢
室之初黑鵰貢於絕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若不
足方也臣等謂宜命掌故之臣採摭大史編之簡策
以發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窮之丕績不亦偉乎皇帝

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人
恥爭而喜讓閭閻之俗棄滿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人
享期頤之壽然後旌裳之長領頴而警服視髮之渠回
面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焚僭服而詩印綬於
是三光澄清萬靈敦伯風雨時若百穀豐茂休氣充塞
殊祥嘉轄甘露霢霂流於林薄醴泉涌於嵌竇乎虞羅
植於階陛朱草叢生於庭當鳳凰麒麟駭柱而結巢黃
龍騶虞羣友而爲畜由是觀之則彼裔夷之凡禽瘉海
之怪獸皮不足以備章甲肉不足以登俎豆矣又何足
以耗水衡之芻而汚百里之囿者哉

白象賦有序

曾棨

臣聞天生瑞物以協休徵人爲化實由有德乃永樂
二年夏六月安南來獻白象葛楚同觀百僚交賀臣叨
居館職得觀其祥敢不鋪張揚厲以昭盛世之宏休以
深述纘於無窮哉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維我高皇奄有萬方南跨丹徼東薄扶桑西被流沙北
窮幽荒圜幅員之至廣蔚基業於無疆混車書於口海
敦禮樂於明堂於是玄菟黑濛青秋赤羌越窳呆譯
鳥言而獻奴雕題左衽泛鯨海以來王馳寇勦之踦躩
矯龍馬之騰驤大貝蠙珠屬作充庭之實南金美玉奉
爲天府之藏所以功高於湯武德合於虞唐致治與前
古而比隆垂休亘萬世而彌彰者也聖皇嗣興聰明天
縱守大祖之宏規紹百王之大統尊崇社以廓清拔俊
良而登用聲教訖乎風行號令煥乎雷動際窮髮之遐
荒咸奔走而來貢維時蟾影向曙烏輪未升薰風微涼
纖塵不驚天顏肅穆御於紫清斬鼇以問作耀天仗
而晶莹裔衣冤於百辟箴窾綦於臺英講論至治之要
敷陳聖道之精所以延千年之景運而開萬世之隆平
者也曰有南交世居海甸貢巨獻以來庭色純白而罕
見爾其浮游海濱出沒山谷天馴其心地擾其足齒感
雷以成文膺隨月而附肉藉茂草甲之豐茸蔭長林之樸
樕嗟衆狀之不殊何潔白而爾獨豈非中國之嘉應而
適見於南粵之荒服也若乃素質浮霜修牙倒玉感瑤
宿以儲精合金氣而孕毓眠沙而寐映雪山浴海而晴
翻銀屋天吳仰以瞠旸陽侯俯而縮恣雖上國之匪求
豈皇邦之敢畜鑿金墉以前驅絡瓊瑰而相屬遠南海
之炎氛犯中州之清淑瞻玉殿以奉趨進瑤階而俯伏
紛雪毳而低垂對瓊檻而駭矚映皎月以同輝承落露
而載沐色逾漢室之兔質勝周王之鹿至若氣凌百獸
力雄萬夫將震驚於貴育顧失智於賁獲旁觀而
踏蹴飛廉却走而欽歐迨夫服金鞚參玉與負重實駢
明珠衛虎關而並立導龍篤而羣趨既馴擾之足尚亦
安重而有餘飽青芻於靈囿麗仙躔於天衢蓋將協嘉
祥於麟趾媲仁厚於騶虞者歟緊聖皇之一德乃漸被

於八垠昭日月以宣朗溥天地之至仁顧卷髮之異狀屢稽首而稱臣於以知明王之慎德而有以致四夷咸賓也在昔成周有越裳氏乃涉滄溟以獻白雉垂簡策之休光蹄王會之盛世維我聖朝威德遠被不征而庭不名而至茲交阯之炎荒實越裳之苗裔踰仁效順在太祖之初年納款稱藩當聖皇之嗣位雖夷狄之衢風諒聖德之所致況侍從之微臣極形容之莫備慙賦述之采王爰作歌以見志歌曰於穆聖皇予堯舜重華混一六合予四海為家文德誕敷予無有遐遠人來格予聲教攸暨南粵獻象予其色孔異皇不寶物予以德為貴吁嗟兩象予亦何幸而得覩中國聖人之世

上林白鹿賦 唐 李 棠

仰彼玄化指乎與培駢休徵於列辟知至理於有君達方風物不寶於奇異以來珍倡翫喪玩之所和四氣之氛氳粵有奇獸言彰聖德貢殊來思氣白其色才虞虞以呈瑞不吻吻於野食謝仙家之騰倏踏御苑而棲息於是上囿幽閒禁林清祕炯如玉立皎若霄華湯盯暟於池沙影光芒於山翠皇心愉乎德所感眾目駭乎榮其至書輻為飾能陛太守之車綠繢稱珍可薦王侯之位且夫動角昭勇鴻色呈鮮應皇家之盛德當聖運之承天足使殷帝之狼恥擅衛鈞之絕和自伐與匈狗之陶毀光圖牒之事揚洪洪大風盛德所在不識之狂簡願賡歌於帝功歌曰德由庚乎瑞吳門之馬暫當曳練之妍其來也則天祚明德神推有仁故以奇質表瑞非為育珍其擾也則一人有道四海無拂故知以惠性含和寧將氓物宜其禎祥遠暢聖範光充保康功於勿代彌大命於無窮賦曰玄化凝乎神功就瑞獸格乎充君圃質鵠耀以霜潔角淋漓而玉秀耶射兔於東遊笑獲麟於西狩惟皇靈之介福固永命而何究

上林白鹿賦 唐 蕭 昕

大哉聖德望之如雲苑囿期廣動植惟分匪徂獷之猶狘將煦育於氛氳伊生靈之遂性實咸若於吾君為白鹿之呈瑞時或友而或羣夫其元狩禁苑喜樂王囿麀豐草而擇陰感食芳而懷德奮角觸以共觝象莊瑋而混色將依處以寄興非起元而最元不羣吻吻莫親御宸以來冷倡翫喪玩之所必萃笑玄豹以深藏呦呦鹿鳴而達欲貞蒸庶庶若皓鶴之羣驚逸足裝駿齊步疊而塵至悠悠飲刷銅洛鴨鳧耕忽往顧以騰倚時決驟以周旋分形雪散曳影雲旋豈有虞之可即將不露於永年嘉禎祥之胙契知君德之屆天大矣哉固當不發其道不藏其珍我澤如浸我惠如春列微貺之不膜豈足彰乎至仁者哉伊茲獸之匪陋亦大象之品物感陶冶之相孰會禎祥之駁發將因質以受彩豈不紹和自伐與匈狗之陶毀光圖牒之事揚洪洪大風盛德惟元嗟不識之狂簡願賡歌於帝功歌曰德由庚乎

草物秦協嘉祥予擾靈獸感訢合於天符遂充塞於君
園

白鹿夾輔賦以序同

唐 許季同

政洽於下物性表神彼奔走之絕類忽馴擾而歸仁爾
來於輔豈陳力以効咸我行其野將勤農以務春春芳
林之躍躍偶大卓之麟輔觀其煩足高步遲遲左顧參
熊載而左右分先望集濮而疾徐有度惟德是擇惟賢
是輔戴皓影之來儀諧和風之克布晶晶真明霜濃雪
輕標玉質貫金精始呦呦而雙止終麌麌而偕行載馳
載驅載軒塵於後亭乍騰乍倚踏之旁於前庭映丹帷
之暉煥陪鸞鳳之光榮廣仁於徧君之穀忘味於食野
之草到福履攸綏詩人是咨載驅載驅薄言駕御祥麌陌不驚
不擾彭爾性之閑和克效克明契我弟之潔白躑躅徘
徊飲化而來政言可矣人詠康哉表靈慶而有同神鳳
狎翼養而不異龍媒既俊德於誕茲靈獸勁角昭勇鮮
光挺秀行而擇地恒盱瞳於道全出或以明廉棲息於
園園老聃之御徒述王母之奚何陋前去煩苛數陳憲
和螳出境而奚同瑞珠還浦而其何曷若茲鹿稱於明義
象其理而莫窮求其類而罕譬無心而應感不言而表
瑞豈止其効於賤微樂驅馳於仁智而已

明 夏言

皇上龍飛之一紀承天建極駿德溥於震曜宇宙巍乎
於文明之世者歷歷千古然而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嘉祥以昭盛德風風鴻見
三百神永符實祚于兆日祈

漢鹿賦有序

明 陳璉

皇上日登大寶仁恩弘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五十七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緝

臨幸

駕幸太學賦 以人安國春大 唐 朱休

皇帝念儒林之鑒會當天地之交泰降萬乘以屢來使
八方而咸賴視其鼓篋之地文在其中禮於釋菜之庭
化行乎外睿想難稱搜典謨屬車連延輾御陌而後
入翠華容裔向文囿以前驅臺觀惟新牆垣盡飾宗伯
禮賢以歲事司成執經而奉職端冕旒而綵仗初立始
駐六龍發聲教而翠華未旋以行萬國整衣裳之楚楚

皆感德之冀冀入門而宛劍陛而布位而貂蟬過側若
乃展先師之禮示後進之人張國容以貴道闡文教以
尊神升夫子之堂所謂以德行行周公之禮豈可不躬
親不然者何以自謀於至聖而親饗於陪臣哉是以講
學斯陳德音遠播念日將而月就各呈材而切磋龍顏
不遠顧採索之惟勤天步下臨曷斯須之敢惰雲布星
攢周回可觀彼儒風之習習資睿思以安安頤指於學
海儒林自固澤及目擊乎雄詞鹿藥諮謂才難思下育
而冬暖命遒宣而晝寒濟時以勸學為先居上以易俗
稱大俾惰遊者咸思於經籍好勇者亦高其冠帶既而
宣化畢盛禮終徽素志播皇風轉龍旂於祥煙之表返

遺靈陳俎豆奏粢盛萬舞翕純八音鏗鏞陋太牢之簡略躬下拜之精誠蓋所以崇百王之軌範表萬國之儀刑若乃周旋太室釋奠既畢爰御左个於焉少息然後明養老之誼講乞言之術於是進三老登五更醬酳饋篚筵玉祝鯁噎於前後奉几杖於公卿親執經而問道求示我之周行斯時也考鼓鼓鏗華鐘撫清瑟吹和笙咏南山賡鹿鳴俊乂趨蹌而悅懌烝黎觀德以歡欣有一儒生歷階而升載歌聖德作爲頌聲歌曰穆穆我后臨萬邦于勤勤圖治先綱常于蕩蕩文教沛遐方于皇哉帝範超虞唐于又哉曰嘻嘻成功萃羣英于勉勉我皇崇作興于清濟多士翰之楨于千秋萬歲皇心寧于

詠聖駕臨雍賦

聖駕臨雍賦

維聖皇之御宇實于遵禮樂之昌期陋叔季而不踐于索隆世而是追乐八九之荒政于慕三五之令規歌伊敎於魯頌于詠於樂於周詩廓超覽而凝思于悟理造之所宣曰徂昔王風之休暢于成首勸學與崇師道咨羣僚乃謀故實命春卿于述典名星史于練日既禮陳而展義爰辟雍之是即斯時也太暯司令勻芒宣職次氣烟煴柔風翕習虎賁留霍以畢從于象衛儀仗而煒煌分景旗之翳翳共寖移帳盤桓以逗駕于萬靈奉扈於天躔前玄冥使灑

是泉元學之文崇三老之尚儀覽於俎豆于祝亦兼天澤溥而愷悌道而愈宣于助宣尼之六藝羣髦擁庶尹宗祊祀而依永協八音而動於詩書之士縝紛華襲肩麗武接于成集于成賢之里行橋首而望幸于觀屬車而踐喜皇帝乃稽首而敬容冲然若式禮瞻臯王以展誼于曾不怯於畏已誠寔施以對越于悅音容於筵几於

明 許國

臨雍賦

天牖民之孔易寵君帥於四方厥綏其惟后洽時夏而陳常於我明之十葉敢干戈而矢德建首善自神京中四方而作則惟聖皇之嗣服紹烈祖而崇文席久道化成之丁卯月載紀乎王春皇誥吉而釋奠應天地之文明於是宗伯莫儀金吾除道青衿望幸喜色相告天子乃服皮弁乘王輿駕翠虬驂文螭鏗和鸞之鳴樹日月之旂虎賁後翼龍驤前驅都民擁道而夾觀紛總總其承輝司成悉率六館髦士公卿世胄遠邇作子與踵踵喝喝望風迎拜聆警蹕之嚴聲睹蓽蓋之華盛從簡以周旋閒俎豆而革綠奏烝皇皇濟濟踏踏北面肅祗謁亲王戟門動色芹藻薦芬雲莊羽葆容與登堂

明 許國

五更三老績珍祖紳博士橫經次鷹行天預穆穆於於論鼓鏞於樂宮牆環橋環鄉鄉燦如星麗煦若春陽於是天子加額祝皇壽以無疆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莫不以狥與休哉昔在三五重道崇儒每我祖宗文敎緝熙喜溢與之復覩見從官之威儀章縫增氣自上作之訐謨訓迹斯會敎應風行化馳始自畿甸達於荒服朱紫盈列動負笈如歸譬彼設的射者莞趨畀焉帝與嘉宗空拜老而增舍爵洋洋之盛煬昭奕祀之千萬斯之謂矣又咸造謨訓迹斯會日休哉天子作人鉅禮告成論音申扇六龍旋軫千騎迴旆益道以言復垂衣而致治迄四時之弦誦超五雲之瑞氣家禮樂而戶詩書化煙霞而偃烽燧抽臺作賦光於萬禩亂曰盛流榮迴環宮牆子槐樹數文肯堂良今學華蓋止師道光今商庠祺祥炳琅玕曰雲漢為天章子青衿成奮佩無疆子鼓陶唐子

明 王 榮

曾國藩生欽之聖明武西番以迎睇望東封而勤誡習稽空勞日日而徒跣嵩嶽色蒼流何處年年而尚勞人情豈不以兵偃三邊慶清萬邑欲行登禪之事德先思黃屋以心傾欽青陳而目極乃相謂曰自古帝王功成業昌盍皆增博厚報宮蒼所以山呈瑞應水出符圖泰時阜時豐俗康固合陳俎豆奉珪璋高

賦天壇之上遥昇日觀之傍而乃問其儀範其議笑九重之鳳詔缺敦四海之鴻恩未被空令漢史願陪檢玉之行更切孔徒渴見泥金之事莫不引領延佇凝情盼思未遂相如之請空吟叔寶之詩夫子壇邊恐雲龍之會晚顏生巷裏憂日月以來遲況可後示百王前觀萬姓三千徒予今日斯懇七十君子當時稱盛惜期山下得聞萬歲之呼每想封中獲仰千年之聖嗟夫跡居洙泗竟斷咸秦俟南面之鸞駕問西來之路人當河清海晏之時宜遵古典是率土普天之幸豈但素臣近睹國梟鳴邊夷鼠盜既有征而無戰盡推党而蔚暴宜允儒者之心登泰山而昭告

駕幸宣輝門觀試舉人賦以嘉瑞多士奏名 有序

唐 閻 名

歲正月下明詔及仲秋萃賢良凡今才人莫不麇至他他籍籍不可勝言於以躬親示納人之獻可也爲之加膳示恤之以飫賜也既自渴賢不足實爲觀國之光君舉必書敢賦其事

惟天爲大則之者我君有嚴有翼乃武乃文撫天地之大實定社稷之元勳這不虛行於從政乎何有試可乃已俾溫吹者區分於是移千官以就日闕高閈以連雲濟濟薆薆山林之士峩峩列鵷鷺之羣且木以從繩則正君以從諫則聖廣開言路旁采羣論

王綸苟能官於是乎導惡則指白可以知人得孫弘之奉首趨倚相之史臣儼端居於咫尺恭大問以條論睿臨天威蕭咸怵惕之若厲俱進退之維谷時異力於誤畝乃揭誠於啓沃帝載惟貞垂範作程有典有則惟一惟精重席表其彰善持衡所以貴平便便有司能奉法而宣令高高在位更責實以循名覩賢路何務於慎擇或告之誠訓或旌之束帛日旰豈疲於端想躬親不德於胡獲夫如景王者無外誰爲方外之臣野無遺賢誰爲在野之客獨有和角勞歌憂心孔多仰天門以難叫咏碩人之在阿則知代實須才生此多士惟賢非后不食惟后非賢不理一技稱家徒仰惠堂之榮三道登汗敦望之不當之美實宣布之終及乃頌一申於知己也

駕幸宣輝門觀試舉人賦以嘉瑞多士奏名 有序

唐 張彥震

望之如聖人焉苟克敦厥德以嚴馮翊大庇黎元始躬耕而載籍旁求俊彥終訪道而崇文於穆我皇乃神乃聖開四目以達聰掩八紘而布政羣龍順啓沃之旨多士奏昭晰之命大哉邈乎於斯爲盛爾其庶士家室百寮近臣大夫師長之旅版築巖穴之人舉而新知乃申於是朝無遺逸野絕寸長無捨衰然而至踧踖善必由於鴻漸之辰且聖澤昭宣沉淪顯昂於風闕之下鼓舞於鴻鸞之羣且木以從繩則正惟聞有與有則天威咫尺孰謂不親伊何

寮增肅仰清問而矯首拜昌言而俯伏烝哉髦士綠騶方呈於長衢貢于丘園白駒自來於空谷亦既贊休命亦既陳厥成將獻可而替否必覃思而研精意彼逸足伴乎先鳴錯翹新以割楚聊擢桂而敷榮懸乎文物明威儀赫赫搖綵仗於雲路闢禁圍於廣陌雖知人不易實在乎區分而天鑒孔明自彰乎慎擇夫然才爲世出才應時多以才從政子國有恒典以才爲朝予人知匪他於以代天工則百寮於式於以掌邦憲則庶事協和亦自此立功亦自此致理滿前王之躅垂可大之紀維翼翼之聖朝務濟濟之多士豈止夫堯吁舜咨可睽德而已哉

駕幸春明樓試武舉繞御馬賦以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唐韋肇

有武備者國之急謨習武事者人之令圖其在易也徵之繫辭其在禮也取彼賢弧蓋居安慮危而兵不可去策兵委質而藝不可無我皇富有四海光宅八區然猶軫懷永達惕慮不虞欲以廣威業於二柄選雄才於百夫時乃焉幸於層樓開場乎九軌森其羽衛揭以弧矢列簴佩而儀立端冕旒而高視詔曰惟爾力人惟爾爪士食我場藿令則至矣歌乎采蘩試可乃已於是拜手稽首足之蹈之騁技於非常之日爭鋒於拔類之時則有六鈞用壯百中無疑和容就列省括於茲射用藏弓不狗主皮之善發殊罕忌而無失鵠之嗤可謂指不至習舍坡必至盡其妙而不棄前修擅其功而若有餘地天顏既賜且賞麗龜之功人意所傾敢爭射隼之利又若蒙輦之俊趨乘如飛騁廣場之永埒覽繁弱而忘踦在旄右抽擢而肩於敏手奮驊騠增氣示衆目以餘威立表取準臨危應機盤過身之矛所投皆中執如組之轡所向無違宸心用多其勇捷觀者咸服其精微至有術非五善取非十全不能定是非於已分而又爭利害於君前莫不心戰股慄落羽驚弦豈搜揚之不至諒工拙之相懸夫試也者爲求於衆捷也者爲同於天非僥倖之可窺周旋勤之無倦是以詣闕者數百計而升明者纔一二焉其武進而不盈動必合於觀禮之見假始倦倦於法度忽蒼黃於取舍信其命而有之亦不得而無也宜乎名畀客授行者書絕藝於詞臣傳示杼於天下

登臺賦有序

魏文帝

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辭曰

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姿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儻以承天步逍遥以容與聊遊目於西山溪谷訢以交錯草木紛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瞻睹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登臺賦

曹植

從明后之嬉遊聊登臺以娛情見天井之廣開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峨浮雙闕乎太清立冲天之華觀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望衆黒之泱瀁仰春風之和穆聽百鳥之悲鳴天工坦其既立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寓内盡蕭恭於上京雖極丈之爲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永尊貴而無極等年壽於東皇

臨層臺賦

唐太宗

惟萬幾之暇景屏千慮於巖扉玄英移其暮節白日黯其斜光薄全陰於洞戸起寒流於階側三五之月流輝延複道於阿閣吾皇明於建章同乃芸基迺構高臺出暑終冬臺宜農宅望雕軒之拱翼觀綺牖之疎日莊引荏而周底谷訏蓮而含實寶鼎江平紅蓮樓迸平翠密念作者之勞苦居之而有逸於是觀列自思情懷不怡雖移新之建北實從故而武基踵前王之軌世亦因機而化之揆昇宮於穴處改巢樹於茅茨何提溼之殊致乃濛淳之持時有前前之累改無後後之相師只若阿房初成極三秦之壯麗工雁日而制窮八荒之巧藝甘泉始構不勞役無時而暫憩加以長城亘地絶脈遐荒疊鄣峙漢層簷映廊反是中華之觀幣翻資北狄之強烽縈煙而

其社光薰全啓羊起於祖宗吾皇明於建章同乃芸基迺構高臺出暑終冬臺宜農宅望雕軒之拱翼觀綺牖之疎日莊引荏而周底谷訏蓮而含實寶鼎江平紅蓮樓迸平翠密念作者之勞苦居之而有逸於是觀列自思情懷不怡雖移新之建北實從故而武基踵前王之軌世亦因機而化之揆昇宮於穴處改巢樹於茅茨何提溼之殊致乃濛淳之持時有前前之累改無後後之相師只若阿房初成極三秦之壯麗工雁日而制窮八荒之巧藝甘泉始構不勞役無時而暫憩加以長城亘地絶脈遐荒疊鄣峙漢層簷映廊反是中華之觀幣翻資北狄之強烽縈煙而

已備河欲凍而先防王帛殫於幣賜塵於渭水騰新馬於漁陽盤有限之賦斂給無厭之財狼貳設轅於千古乃歲思於百王屬虛舟之纂武登皇圖而御宇弘三策於廟堂登久千機於壯嶠賴王綱於沙漠製雲羅於海浦移種落於山渠卷羶振埽穹廬門無閉於地軸户不納於天樞肆黎元於耕鑿一文軌於車書循今蹤於覽前跡俯層城於臨太液鑑高深之外固蕩心神而内益有土木之二勞非干戈之兩役雖復重基數仞異細柳之初營疊岸盈丈關上林而玩兵彼露臺之一儉乃延德於蒼生此崇基之漸泰方起誇於蔡吐利遠小而忘大害棄重而思輕是猶蜀侯之貪金

衰其風城習俗之從游之自遠於洪波鑒嶺益而爲寡味福福而成多故廣思之尚志豈賢達之殊智至若膏雨雲飛八紘廣被信霑類而法澤非有求於報施故爲楚而不自矜者成功之大義受而不知感者乃行德之深累登遠心意生始情抱一德是珍萬物非寶不避寒於真臣豈求榮於僞好既同德而同心共流芳於王庭

駕幸温泉宮賦 以天下安樂爲主

唐林 現

寒郊已暮竽景氣澄鮮逕林霏色竽古岫蒼然我皇將出豫滌思觀風獵賢於是旭月容野慶雲霏天指鳳城之香陌得驪阜之甘泉乃乘瑞王之輿駕飛黃之馬羅

霧仗於凌亭之上駐清蹕於秦山之下賦汾水於秋風詠在鎬於周雅若其嚴氣盛陰雲寒氷生巨壑雪滿層巒河海方閉温泉正湧豈獨鑒天心於曲渚藻聖慮於清澗洞上善之爲信乘至柔之自安伊昔竹殿始秋梧宮未落空望幸之香渺怨嬉遊之寂寞芸從霞於玉階月虛容於金闕接遠樹於新豐韻曉鐘於長樂皇歡是并品物咸享逸逸清泚皎潔澄明奏鈞天而寒谷變律陳羽衛而陰霾換晴故能觸憂除患利用永貞於時澤洽羣臣恩徧區宇野豐繫壤則有頌於康哉帝之何力空賡歌於聖主因返旆迴鑾道逕近甸度祥光之蕭索鬱佳氣之葱蒨鈞陳不改下釐成宴誠軼道而興嗟想

磻溪而流盼猶存渭濱之偉閒靈液之廣潤與慕遊而同休旋見置於中谷貢菜帛於巖幽獨有執戟之郎空想岳朔之列常陪漢武之遊

唐 韓 休

寫玄華清宮賦

惟我皇祚宇分法象乾坤天步順動乎行幸斯存而師灞路乎九門洞啓乎巽火生乎萬乘雷奔紫雲霏微隨六龍而欲散還聚白日照耀候一人乎當宧却温蓋上豫遊以叶運豈伊沐浴而足論若乃北騎殿後鈞陳啓前辭紫殿而魚不在藻出青門而龍乃見田霸戟森森以星布玉輅迫迫而天旋聲明動野文物藻川月落鳳城已涉於玄灞日生暘谷俄屆於甘泉於是登三休乎

心神明朗百辟乎禮容備王堂溫良面鵷野以高明石泉潺潺聽龍宮之清瑟處無爲乎既端拱時或濯乎湯盤如清空之滌塵觀夫巍巍宮闕隱映煙霞上薄烏道紅迴日車路臨八水砌比萬家樓觀排空時既知於降聖忠良在位諒勿疑於去邪儒有鵬無翼風有掖每俟命以居易尚媿身於才難觀國光以舉踵歷華清而展歡不廢歌以休舞夫何足以自安乃爲歌曰素秋肅兮玄冬早王是時兮出西鎬幸清兮順天道瓊樓架虛兮靈仙保長生殿前兮樹難老甘液流兮聖躬可澡俾

吾皇兮億千壽考

温湯御製賦

唐 閻 寬

天寶六載益冬十月有清東野斗指北關已畢三農之休百工是庸帝思混沌而順動幸會昌之離宮越三日而後也或由是存焉不可合濱徒習於禁中今將示於天下廣場惟新墻除克淨千里若砥下有狐鏡微露滴而必聞纖塵爰而不睨欲觀乎天子之入先受乎將軍之令宛駒翼駁體信心閒銀鞍月上華勒星還細尾促結高髻摯攀儀齊足以驟首待馳驚乎其間羽林孤兒力壯身勇盖穆門而未捷拳泰鼎而非重積習爲常成規親奉成技齊而願効望鳴鼉而跋躍雲開紫殿日臨丹墀無譁衆士其局各司

聖君之主於是乎帥師君前決死且不敢辭珠毬忽拂
月伏孚弊并驅分鑣交臂疊跡或目留而形往或出奪
而受敵稟王命以周旋去天咸于咫尺有騁趫材專工
接來未拂地而還起仆從空而倒迴密陰林而自却堅
石壁而迎開百發百中如電如雷更生奇絶能出慮表
善學都盧仍騎驟裹輕劇騰猱迅拚驚鳥捎虛而訝人
手長攬角而疑馬身小分都驟滿別部行收哮嗷則破
山溫谷踴羅則跳蹏密籔丘爭靡違於君子中寧謝於諸
侯況賞罰之必信旌君國之大猷其中志氣超神省目
勝畫地祇衛躍山雲靈捧靶衆沸渭以紛紜獨雍容而閒
暇義冠而雲散五色揮策而日迴三舍狀威鳳之飛翔
等神龍之變化此神人于有作皇臣子之齊莒是時也
天宇開霽情歡命京將屬官美斯場之寵麗成今日
之遊歡娛真指非私得幹事之首突其仔使孰為知人
之難是賞功而爵何嫌編之爰美尹乃拜手稽首遵
巡不受曰于來之功臣何力之有夫稱物以平施則可
大而可久故職司與役徒亦思加其賜厚且稱茲詩詩
練古來罕見寓今斯成伐謀足擅可以震疊戎狄康寧
寓縣漢祖未悟果有白登之圍唐堯開修戴勞丹浦之
戰然明者觀於未兆戒者圖於不見城詼頗積往來
之勤馬雖調恐生衝槩之變憑覽則至樂躬親則非便
帝曰俞忠哉眞知言之選

寫以親於人瑞政獻揚雄之賦庶有司之誠

駕幸天安宮賦　　呂令問

卓哉有唐之開元也扛五帝而鉄二皇麗雲日之藻漫烟日月之重光惠及豚魚則鳥獸咸若化被草木則行葦不傷蹈其尚節俊反貞淳照之如日育之如春猶以爲震出而耳則隨方而東狩豫順以動則因時而西巡非以肆志放欲蓋乃觀風勞人於是乎天子乃命羣寮考吉日升玉輦駈清蹕霍濩沸渭鐙訇洋溢龍輿馭地杳空山而自鳴紅旗照天轉洛橋而半出若乃宸襟遠覽睿賞遐宣則野泛佳氣樹生彩煙過滻池而懷古入傅巖而想賢覽唐墟之遺跡嘉殷風之悅然白雲初飛渭水秋思於汾水黃河一變淫聖於秦川是以問年德於神羣觀羣牧焉卑所止固不清盡乃有邑老曰父進而歌曰歲既秋矣時清我后來予應天行史都亦宗長齡送西土詣行地迎君之德予德無有路旁觀皆牛酒乘輿一至長安城千秋萬歲南山嘉舞平陽之第的皪綠仗逶迤羅衿兩徽聲新劇之門名無窮焉賦

駕幸芙蓉園賦　　唐閻名

寒雲陰庭于二月春歲蝶流鶯于百處新借潤此來遊幸所是日芳菲寢苑人乘桂苑之春晚值芳林之雨露以長晦日月存而無色明則士庶幽則靈祇豚魚有識草木無知企喁喁以嗷嗷望我后之來儀如孺子之憶慈親焉如涸鮒之念長津焉如枯苗之待膏雨焉如龍仙宮萬戶層城九重綵扇似月從騎如龍奏清笳於楊

之作於華焉既而文物無荒舂明有素太蒸狄元念
風未暮聖澤西浹天顏東顧迴旌整鑾幹而師荅途
風伯前驅豐隆布令列執行誅神功莫仇天力誰宣
繽紛於冥宇駢駱驛乎虛無洗地軸拂天衢殲有罪禍
恭喜發霈蕩於寰區塵埃滌濯乎皇都元兇不殺而
論齊品物未覩而遥蘇爾其靈物既先乘輿乃從雲車
煌駭春心日容霏霏以蔽輝增以嚴顥拜風駈
飈以淫淫瑞色靄靄以容容蒼龍焉虹蜺之榮儀鳳翳
驎焉煙霧之送遊龍若夷若夏乃愚乃賢振駢駢殷
殷闐闐若如流以湯湯野若草以芊芊雲行臣嶽水集
洪川至喜翻悲舍沢而尚曰自沐玄化冥冥緜緜如載

於天如飲於泉幸歳永年皆謂自然冥日殷憂方昭厥
田賢歎路歎人其行居是日也皇帝乃開金門升紫宮
貢奢昌祚天大熙乎若微雷取氣鳴鼓蟄芬乎若韶光
靈皇祭喜德下蟠厚地上洽空穹扶桑而西虞泉而
百福交湊萬寮大同白日三舍以遵巡暗石征以馳馳
雪山萬歳以尊呼鎮若動而崇榮至矣哉之德也深
乎大乎湯乎洋乎爾其江漢炳靈故能不守有與之守不爭有與
靈旁統神明中獲人情故能不守有與之守不爭有與
之爭此一舉也足見天地之心足辨人神之意誠無黨
以無偏唯夫道德之比者也

作上幸聖母觀王泉山賦　明夏言

歲丙申之季春予上有事於圜陛嚴萬乘以夙駕予奉
聖母而同行循七聖以展謁予越四宿而禮成指鼇途
以迴轅予支沙河而西往覽金山之坡陀予有三泉之
清冷曰珍泉之可玩予溜石鑄而滑鴻匯一泓之湛潔
予假王淵而命一井鑒眉駿其不爽予紛鏡光之炯炯既
寥廓以圜溥予復漾洞而深冷倚引扈而可酌予毛不
勞乎素綆惟皇情之志養予奉慈幄而來觀盛東朝之
法駕予羅羽騎其桓桓簫鼓鳴而谷震予步幃宛而龍
蟠陟方亭於山椒予靖素石而臨風動天顏之有喜予
映勸駿而增歡仰聖人之大孝予攸天倫之樂事親洪
澤之宜敷予德上善而流惠何小民之多幸予侍宸旒
而言歸感君恩之罔分予豈無水之足詠況慈宮之無
疆予盛如川之方至

大駕南巡賦

侍我明之九葉予值皇聖神乃嘉瑞之已亥予大駕南
巡再幸定本門明堂予享親肆卿雲一再見予皇
天羅款乃悲惠格予猶居大內乃念寢園予遠在楚滇
展孝思於先帝予欲見親乎祖考若動而崇榮至矣哉之德也深
衆心肯於高旻予類於祇靈爰擇利動予思冀佳辰出
疆祖道予時維仲春合而師而濟道呼風伯以清塵乃
戒嚴萬乘控御六軍師保任輔扈予將帥用命內都擁
迨及予諸郊望幸損嬪御而減膳予惟後宮之數人念

修全之供億于每風戒而宵征於是揆翠鳳之輿于楊
黃龍之旌鼓雷動于銀泉鳴車波流于騎星森攢天狼
之弧于是太阿之柄定景之輪于馳銅駝之令於是
三時順報萬國來賓乃出幽燕之塞成于報神功之作始宣鈞天之曲于
蹕飲龙江之未于宴萬騎而絶氛於時大司馬甲
騎教步師而慎張皇大司徒布委積嚴禦衛而脩險
大宗伯莅眚史講巡狩而道超邱大司空修行迴列陳
次而衛宮搆文章侍從則有起居常侍集螭首而爭能
獻技金吾宿翼則有羽林騰騎奮虎賁而驚突拉騶前
後曳虹霓于拱辰象而璀璨東西洛日月于暗太常而
飛揚暄允牡之動于微聖

廣辰親官居六氣之叙執法則時
孫皇鋭意於治不於惟倫重油也則衛嶽萬嶺濟濱河
盧古今之事忠臣喜士舉望得於周行於惟明點陟也
兒大會諸侯禮當器之物乃別盡而留良於惟省觀方
也則問民疾苦親訪耆艾陰振貧爰問恤而待崔作
太祝而修辭于知鬼神之情狀涉巨川而賦詩于會君
臣之同慶先制草規於宵中于對臣工而命意華錫駢
於畫接于顧師保而審顏一人任其勞于報親恩之浩
大千里行如息于喜聖躬之保安乃渡漢水歷襄山望
龍氣瞻帝鄉駐豐樂之眇過漢王之沛

皇子入畯周之豐鎬葺旄節於
靈洛萬騎盤旋於維洪于千官舞蹈於雲表於是貢潛
邸御龍飛陟重明正宸居獻昊天之基命于申皇考之
嚴配泰親恩之象成于報神功之作始宣鈞天之曲于
雲門之與咸池禋地之誠于簫韶之韻于是大司馬甲
於修潔于致柴望於明離山靈川伯因社國門以洽百
禮徧於羣神乃率後宮走羣辟度層岡躡華壁入萬寶
之佳城于和一龍之坐宅模觀出於長松于屹重垣之
金碧王氣應於中台于繞龍光於四翼衝廬時為雙眥
于內方為之股肱江淮溢為咽喉黃潛為之脣吻恍
皇考之洋洋具寮臣石臺之碑銘之

之在此地之
衰于惠恭惠之化流大邦光於江漢于武烈顯於中壇
劉氏之興天下之心歸光於江漢于武烈顯於中壇
當是時也天下之富按乎商於是推思湯木歌詠
之在此地之
分山川之形勝則應天順天承天居
重以昆侖陽明於是暢地靈也則維山天壽地德安貞
以守大業脈信郢歌之寡和兮陽春布於四方接淮泗
之皇恩于榮光發於萬物感於思而設孔子樂聲被乎
金石許由明帝作頌于昌邑應于寶鼎萬雲孫于厥乃
德垂神謨于葉萬倍稱可於行于勞聖躅嗟吁小臣于
歌帝力貽燕于孫于保無斁

經進目提官起居注原事府原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蒐狩

子虛賦

漢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奏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

割鮮染輪射中獲多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翫乎海濱觀壯士之所用其容則有先後矩矱之制其發則有中的之巧其少則有陷堅執銳之勇其老則有收功下計之謀於是楚王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戲之樂乎其大小何如其中有何物僕對曰楚地方七千里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峻崛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碔砆其東

集314-233

之見公昕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未為得也天作
詩侯能賓者非為財帛所以法施也封疆畫界者非為
守禦所以棄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書慎捐國賄
限越等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
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往事爭游處之樂苑囿之大欲
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趣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
貶若卣瀕北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
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
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鄠鎬潦潏紆餘委
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

北經營往來出乎椒丘之閒行乎洲淤之淑經乎桂林
之日涉乎洪溶之野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走臨陬之口
爾乃嵯峨重崖崇巒岑嶺巃嵸崔嵬振溪通谷蓯產溝瀆
蹇產曲隈丹崖青蔚煌煌炳炳照曜鮮明翠綠青蔥
蓊茸蔚薆含華吐榮布結綢繆糾紛蒙籠羅生其上
若此之類殊種異名不可勝紀獸則騊駼橐駝蒲梢
天馬龍文赤電遺光絕羣超驤汗流沫下臣盡其力
乃至獲用鳥則鴻鵠鵁鶄鸛鶴鷖鷗鷺鴻鵠鶬鴰鴇
鴢鵝鶤鵁鶄鸛鶴鷖鷗鷺鴻鵠鶬鴰鴇鴢鵝鶤鵁鶄
鸛鶴鷖鷗鷺鴻鵠鶬鴰鴇鴢鵝鶤鵁鶄鸛鶴鷖鷗鷺
鴻鵠鶬鴰鴇鴢鵝鶤

紛若其閒晃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
橙楩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樗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薁
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於北園前丘陵下平原揚翠
葉抗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
檗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姘閭榛栭檀木蘭籍草女貞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扶疏攡何連卷擢
偃蹇錯交糾紅衝閧砢垂條扶踈落英幡纚紛拂箭筠
猗狔從風瀏瀏芘芘卑下猥衆盖象金石之聲管絃之音傑池茄
虡旋還乎後宮雜襲綺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
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蝚蝯蜩獑猱獌
胡觜巨掌徹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
蹇夭矯連卷欚枿詭奇傾倚

委曲山淵岑崟參差巖巖甽甽深林巨木嵚嵜傾欹
金石之聲管絃之音鄭衛之樂韶濩武象之舞陰淫案衍
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靡
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
離俗妖冶嫻都靚莊刻飾便嬛絙約柔橈嬋媛絞紾
弱骨擢筋解節若此者數百人皆蛾眉皓齒微笑
發揚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

臣聞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有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沿
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
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集
其梧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
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
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
百里穿昆明池象滄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駿娑漸臺太

液承露仙人掌立神明之臺井幹樓高聞百餘丈其
餘宮觀猶以萬數不可勝載雲罕羅弋掩長河連昆
侖東馳西驅出入日月天子乃以陽冬講軍實因田
獵之禮命有司曰地可墾為農耶以贍氓隸顧牆填塹
令民畢出毋有障者焉於是乘輿乃解酒罷獵收禽
會衆論功賜獲以勸百事勞逸無所不施也其詞曰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有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沿
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
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集
其梧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
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
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
百里穿昆明池象滄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駿娑漸臺太

液承露仙人掌立神明之臺井幹樓高聞百餘丈其
餘宮觀猶以萬數不可勝載雲罕羅弋掩長河連昆
侖東馳西驅出入日月天子乃以陽冬講軍實因田
獵之禮命有司曰地可墾為農耶以贍氓隸顧牆填塹
令民畢出毋有障者焉於是乘輿乃解酒罷獵收禽
會衆論功賜獲以勸百事勞逸無所不施也其詞曰

之登閼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
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
之圃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
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
叢棘夷野草除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
天與地昏爲乃虎落三袤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
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流沍碣以崇山營合
爲會典後先置乎白揚之南昆明靈洛之東貢肯之倫
蒙盾負羽杖鎮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翼張
竟埜之采靡日月之朱宇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
蜺爲繯屬乎嶺岑

於是乎鳴笳以建威鼓以動天地駭震海神矯矯虎
臣聞命而奮發乃使平原無壘方輿無表分曹並伍
列校轉鬬武騎聲駭流光野盡山窮木拔其雄熊攫其
豪羆搏豹羣羅列百獸駢羣方應聲擊流光野盡
冗閒與言觀夫割禽之紲徒角搶注喉集觸輻鬬胆
虎豹之文離於角爪之鋒仍足蹈藉投拔木根蹶松
枿蹂蹴蘭茝蹈履蕙芷蹶蹋蘼蕪蹴蹋芳草蹂踐蔓
延輾轉糾紛往來蠢蠢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
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朝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
九旒六白虎載雲與蜺旌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
曳捎星之旃羅列缺吐火施鞭莽倏忽雷厲風飛廉雲師吸嘘
獬豸觸邪狄合武奮揚威靈時唫漱玉鳴鸞和氏璋
翰騑翼翼漢女承旋洪波灌灌其波玉石磊砢碧
翰駭騑上下奮迅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鮫螭

牆入洞穴出蒼梧乘飛鯨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餌屈原與彭侨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正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誕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虞山羣公常伯揚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修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合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肯也方將上獵三雲之深下決醴泉之源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庭燎之園幸神雀之林奏雲夢修孟諸非章華是靈臺宇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

不彫茨人乎也人樂動之以尚忘作勞女使莫違恐貧寫者不徧被洋溢之餘閑芳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園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圃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置罘麋鹿豁麗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鈞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勤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靈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蠶逸獵之麗也

長楊賦 有序

揚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狡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

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璅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斥臣妾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燕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王衡正而泰階平也其後東嚚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眦相亂退垠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紛紜沸渭雲合雷發衣騰波流機駭蠭轶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轅輨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蹶乎王庭驅橐駝燒焫蠭分勃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踩屍與厥保累老弱吮鋒鏑瘢者金鉄淫夷者數十萬人

哲猶顛蹶若脫蟁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蟲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駹是以遐方踰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蹐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沉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說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閒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練戎振師五校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影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收佩陵夷

而不樂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旋至聖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耨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騶磬之和見碣磍之虞戛蘇鳴球搏拊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香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眞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乎父之基省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征號盪徒欲泛覽乎觀馳騁於林藪跋翰羣詩翫泉庶咸秩禋之收多慶鹿之獲故且盲者不見咫尺而誰雲屬千里之鴈容從爰胡人

之獲我盍歡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俘言未卒羣容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若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天閘然已路矣

漢 張衡

皇上應天嘉之瑞永思太昊之烈虞虞人表林麓而廟茱萸芒芒梓丹鳥傳林於是鳳獻歷大僕駕具黃龍先驅雨施清路山靈護陣方神警蹕鸞鳴和搖鉦鐸弧旌西征羌氐於是皇輿啟行鑾遷延谷與杠天罔大設獲者竟遠長駟輕車於是羽騎電驚雲合雷集先後啾啾不知其數鳥

驚絓羅獸與矢遇

王粲

羽獵賦

濟濟甫横陣倚紫陌而並征樹重罝於西址列騶騎乎北坰遵古道以遊荂芒昭勸助乎農圃曰時隙之餘日于陳苗狩而講旅相公乃乘輕軒駕四輅拂流星扇繁弱挾飛命士臧與竭作旌旗雲援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乎振蕩草木爲之摧殺禽獸駭竄亡氣奪舉首觸網搖尾遇楗陷心裂胃潰腦破頰鷹犬競逐爽曳霍下轉窮緤搏肉噬肌隆者若雨僵者若坻清野徐原莫不殰殪

魏文帝

校獵賦

於高門而方牡夏公而直駕長鋋紀電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此如叢林動若奔山超崇岸之曾崖鷹隼旋空之雙川列翠是陳放車方獸風迴雲轉挨連颱屬雷震天地諠聲萬山岳遶踧踖藉塵鹿捎飛禽接獸斃者成丘陵散者填溪谷流血赫其丹埜打毛紛其蘇埜自考功效賞賜班賜有敘分授甘怠飛酌清酤割鮮膾享舉爵鳴鼓鑾輿俱節騁轡迴翔望崔臺而增舉涉幽壑之花梁

應瑒

西狩賦

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宰爽而陶運樹匡羅而大摹盪無妄之氣機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

翳之事遂樂而賦之

涉青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輝扈耿介之專心兮參雄豔之姣妍巡丘陵以經略兮盡物情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不茂初蓁蔚其曜新陳柯擢以改舊天決以雲泉涓涓而吐溜參漸漸以擢芒雉鶅鶅而朝雊騶睨驍媒之變態奮動散以角搓騁悍雄以揭驕目以旁睞鶅綺翼而頡灼繡頭而袞背鬱軒翥以餘文翻鱗次蕾森繁茂婉轉輕利裹料庶以徵鑒表厥躁以密緻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渡心於企想

分條目以寫況何高節之喬竦時類而殊才依扈棄而清叫聞聲而應集審來至之起訊觀衆容之陪認首銜素身拖黼繪青拂超而奮迅之規裹應此閃立摧身竦峙揮黃開以宿設冀開柱以潛擬倒翕分以迸落機聲發而未已山鶅思喜欵迅已甚越壑陵岑飛鳴薄原弊牙低鍛心平望而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遝羣之儔擅場挾而撰雌妒異修來忽往忌上風之發切畏映日之傾斜發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懩伊義鳥之應機啄腹地以厲響彼聆音而徑進忽交距以接攘忘急急以美發紛首頡

而脰仰或乃崇墳竟靡農不易擺拂菽叢棘翳蒼茸鳴地振羽依于其家棚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瞻挺瑟之傾掉意洽躍以振踊瞰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馳望塵合而翳島雄脥肩而旋踵欣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睨旁剔靡聞而驚無見目鷹周環迴復繚繞盤辟戾翳旋把榮隨所歷多于中轂馥爲中鏑前劇重膺旁截疊副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猶肉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闕閃藹葉慎歷乍見於是箅分銖商遠揆疑刀騁絕伎如轂如軒不高不埤當咮值胷裂膝破觜夷險殊地馴麤異變忘不暇食夕不告勤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一箭

鼠夫馬之攻乳慨妻子之捋怨迨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嗟翕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鏕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阜綠此焉君暴若乃旄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軀詘其雄雌樂而無節淫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爲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五十九

侍讀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掌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蒐狩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有序　周庾信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迺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宮烏司從職皇王有秉曆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通乾象之靈啓神明之德

夷宾秩宗見之三禮莫不容威風總於戎政加以畢宮菲食卑帳縗衣百姓為心四海為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燕銀鹿全船上車深馬豈此竹葦雨草共垂甘露青赤二氣同為景象題鑒當識海水而來王烏弋黃皮驗東風而受吏於時玄鳥司曆蒼龍御行黑獻氷開桐華芹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表階平閭闔開而勾陳轉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雖行枚褰之飲即用春蒐之儀止立行宮裁舒帳殿階無芝棨河間之哥户不

金鏡玩非許昌之賦洞庭洗張承雲乃奏騶虞九節狸首七章正飾五彩之雲垂寧玄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朱股是箭三成青芝赤羽於是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騶騵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鴈鐘鼓震地笑鷹張天酒以豐行籌由鼎進彩則錦帳俱移錢則銅山合從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既而若木將低金波欲上天顏惟穆宴歌湛醉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即同灤水之朝更見岐山之會小臣不舉奉詔為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槩

辰次昭門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史司職書從祥儀萬騎於平樂列千門於建章屬車醲酒複道望香宮宿翔四圍於帝闈迴六龍於天苑對宣曲之平林望細柳之長坂蓋乎悲風色動路直城通共命惟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開鶴列之唯龍魚須之於行品抱劍前驅既調春紘實撫忘章協律成均討羽招風為林靈芝為園草銜長帶相垂細乳鳥噪歌來花濃雪聚王律調鐘金鐸節鼓於是咀銜拉藏逐日追風并試長楸之坪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潛入坪則塵紅飛觀賢於大射之禮政於司弓變三驅

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繁弱拆地鐵驟踏空禮正六轡詩歌九節七札俱穿五豝同穴弓如明月對翔馬似浮雲向將鷹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控玉勒而搖星跨金羈而動月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將軍我服來參武謀尚帶流星猶乘奔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馬嘖沾衣塵驚滿面石堰水而濺圍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盡盞冰衙之錢山積歲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至樂則賢乎秋水歡笑則勝上春臺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國悵徙踟之留歌睿迴鑾之餘舞欲使石梁銜箭劍山飲羽橫弧於楚水之蛟飛鏌於吳亭之虎況復恭已無為而臣庶正共北辰有心於是翼翼濟濟讓之禮益取威雄之儀

大猷賦 有序

唐 李白

白以為誠若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為又雄莫敢試許臣請語其大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經紅數百長楊奏胡設網為周陸放麋鹿其中以博擾充樂羽獵於靈臺之當時以為窮壯極麗逮今觀之

何蕞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窮為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遊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將耀威講武壇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邪臣白元鹿海寓而運斗極于總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純精今歲王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于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為師明無幽而不燭于澤胡遠而不茹慕往昔之三驅于順生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寒氣稟烈不

亂華蓋之森森於是擢倚天之劒彎落月之弓嘉叱
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爲之俗流川嶽爲之生風
羽旄揚兮九天烽燧兮九地長戟羅廣澤呵兩師走風伯掖威權乎雷霆烜赫震於
蠻貊陋梁都之體制鄒靈圄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
北以代恒作祛東海而爲壑兮施兩溟而流渠麾九
州之珍禽兮迴千羣以坌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
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罝罘縣原峭格掩路蟻蝟
過而猶礙蟭螟飛而不度彼層霄與殊棒罕翔鳥與伏
兎促蹊谷枝彌壑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
電擊卷長空之飛雪吳驂宛練宛馬蹀血蒙衆山之聯
縣隔遠水之明滅俊五丁推終一夫伐木下壑高顛深
千險谷擢椿桔開林叢噎噎呷呷盍奔突於場中而田
罷古治之儔鳥獲中黃之黨超岑嶺獵莽蒼暗鳴哮闘
風於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猿之掌批狡手猰挾三望
兩既從揮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翻號以鶚睨兮氣
赫火而歊煙奉封狶肘巨蜓梟羊應叱以梟踣揆翰士
精而隋肅或碎腦以折脊或歔骸而飛逝窮遐荒蕩淵
藪拖土伯蹵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墝封狐於千里
振雄袖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而卻走君王於
是義通天靡星旆奔雷車揮電鞬觀壯士之效獲顧三
軍而欣然曰夫何神謦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鼓鼓騶

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酤勸兵戈火網
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扃闢生靈
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興符敖何宣城之足數
晒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昌若飽人以淡泊之味
酔時以醇和之饒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
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罝琢大朴以爲杙頓天綱以掩
之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固有不克使天人晏安草
木蕃殖六宮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聲卻
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
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
之大小者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遠古擁嘉
瑞臻元符登封於泰山簫韶象德於社首豈不與乎七十二
帝同條而共貫故君子於是迴蹕旋蹤返璽輿訪廣成於
至道照天閈之出居使圓象授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
其所如也

春蒐賦以蒐狩講武合禮上篇

唐 常袞

上方究心政理惕慮遊畋順時而行仁育之恩克洽酌
古取則春蒐之義攸先所以示軍容於有衆發號令於
初年時惟仲春景則清晝列武卒於天仗選龍旗於御
庭野有鳴鹿爾則食君之苹巷無居人我求從王於狩
其儀可覩其理可究春蒐者蠢也象其動以宣威蒐者求
焉薄於求而在宥固將明其教罔非取樂於毗慮想熊

羅之士必在於求賢聽騶豹之師寧惟於逐獸夫其將
陳於野先召於國執鐃備卒伍戰陣之教執鐲盡進退
疾徐之則六軍之節制可觀三畋之禮文斯得而原其
初也執司馬致高旗行火弊莊會簡鷲良弓而發彼破
修皆以號之擇可取而克成舊事捨將孚而用表深慈
雖四海久清禮且崇於國典三冬尚隙役無奪於農時
然後算其獲否以行賞勸皆貫藝以求功必極忠而上
獻若然者豈徒倒逸材之獸落翰飛之禽大發以彰其
武力小殺以宜其道心事且載於周禮跡寧諫於虞箴
夫如是子雲無以諷其羽獵相如未足言其上林於是
天旋景從颯動電雜皮冠且進虞人之守斯存綠仗前

照天子之圖不合古司乃申告人之詞具表貉之禮獻
舍以教其生殖克豆以遵其老洎君子謂是蒐焉足觀
國家之六體

皇矣文德一篇詩雙見賦

唐 路季登

大矣我唐之啟子七葉重光繁文明以爲德表武烈
而稱皇於是行冬令備舊章辛當清風之戒節建玄律之
司方叱雷展狩禮備書將信不差於王道豈取樂於禽
荒者哉若乃整鈞陳嚴羽衛星旗燭野雲旗揣晦月長
楊而爲陰屬甘泉以爲級騁六轡而電發顧雙鳧而斂
逝性鷹狡而不恭足輕迅而庶制爰從聖射乃觀神藝
鏘鏑卻轉引拓月而陰圍金鉉斜飛盤霜毫而俱斃既

絶系而達應亦洞智而裂背攸陽之美不獨稱於周王
上林之雄未可論於漢帝觀夫歲聿暮時餘冬条吉日
詠車攻或備解於乾臣或騰芬於祖宗匪合圍而縱獲
涼閑武而觀農且箭協陽爻兔唯阬獸柔而不犯信爾
類之可全強以多猜信我網之不漏伊省指而一發紛
應弦而雙仆所以章聖武於無窮表靈謀於薄狩至如
馳騁裏跨深密追捷踰騰勁質銳勇氣於蒼昊抗稜威
於白日激流電而指顧奔星而迅疾疊穿于彼兔則
雙舍拔于我矢惟一足使百蠻膽慄萬人股慄遐哉邈
乎不可談悉役更巘之絶藝蓋且之妙術曾何足以擬
喻焉於是叙尔畫英風肅信合矣於三驅實挺奇於一
之盛德則萬古之年所聞見者也

聖人苑由 射落飛鳥賦 唐 陸 贊

於穆我皇受天明命與乾坤而合德配唐虞而齊盛成
物茂育中九霄之翰文教已宣遐應千年之聖想夜
翰矣鼓鼙可珍配玉帛於前禮齊山木於至人搜必擇
應翔無倫侯律南徂洞庭之芳草稍碧順時北向上
林之繁花已春荀應弦以落聖同殺身以成仁爾乃雲
收遠天水落上苑風蕭而勁夕日杳杳而低晚於是
聖人悅年豐修武功有直斯矢有弭其弓因肅殺之候
遊苑囿之中依鴈于飛紛當禁校帶輕雲之微素映遥

天之晴碧雖逢家之絶藝莫敢措心固離婁之明睇其
纔能覩我弓斯張我矢斯射算分數之遠近則舍拔而
應鏑智毛紛其已墮弦聲振柚未踰閾之者足蹈手舞
親之者目駭心阽役貫心靡妙穿集無怍一則三年而
後發十則百步以爲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駭絶攸於
寥廓以達而矢發矢既中而鴈落異哉莫高者天戾
天者矣俊搏空之逸翰尚無所逞知荒服之逆命曷不
咸歸則知皇聖有作夷夏無間鄒楚莊之戲猿笑晉平
之失鶴固行威九域而清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鴈

二驅賦 以觀政時也
三面奏設

唐 裴 度

古之畋獵自天子達諸侯秋則獮春則蒐非有情於殺
故王者有三驅之禮所以取此之由夫生殺之柄主之於
天生哉字之紀亦宜然見乃欲我武出于畋植靈旗以
建的鹿鼓以周旋兵作於後獸馳於前背主而去者
以其迷而必殺委質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是知從禽
之中有古義焉何哉三驅之義我則有以且以馳爲名
至三而止驅者以無合圍之道三者以有知足之理蓋
以明上帝之心見聖人之旨初其擇吉日戒師期既逐
獸以禮亦使人以時不如追軍詐設左右之翼有異捕
鹿寧分觡角之師夫堯舜而來殷周以往皆順時而行
令非害物以示養無遠者不殺知有異於焚林犯德者

取之圖無開於漏網故知樹德務滋除惡務去所以欲
萬國之畏威使四方之即敘柔者來服則必解其羈羅
從而背走則必煮於鼎俎若然者必沮其彊梁而銷其
旅拒也遠乎大漢遊盤是恣馳騁是吭崇苑囿而大開
里宰止百取庖廚之饗飲畋豈惟三不然者何以予雲
有長楊之諷相如有亡是之談我國家修古典斥游宴
狩不奪於三時網惟留於一面大田多稼聊會獲以長
苗四海無虞徒因蒐而教戰美矣哉三驅之禮因茲而
又見

畋獲非能賦以明志

唐 顿 喻

畋者所以講武賢者所以輔弼能順時以弘閎逸命世

之聞必俾賢於前哲之明義貽至化之淳風行之物效履乎王之術且以展時
必故是以賦車攻綿古日於馳之餘閒徽七騶以察
踵於是列辛滿路張吾竟天傾藪刮野搜林蕩川小殷
易之教孰同周文之徵賢治國之規必聞獻可從禽之
樂寧假款狎如斯則沃心之期乎說啓乃入夢之知夫
兆先觀夫獵車未實大綏好得賢之錄既符非熊之
安宛是馬足不拯皮軒遽迴解罘羅之周布廣天仗以
全開用劉鮮之能我則曾事於署釣詩染綸之味我則
將和於鹽梅且夫博采為聖旁求斯成寧知校獵之遊
更展弓旌之命白駒皎皎無所絷谷之維束帛戔戔不

行四匹之聘策苟有隙畋遊有恒陳虞侯以炯戒得若
望以先膚馳驟乎道德之園故能飛之遺走非賢能之
是擇在麋鹿而何有十旬失位夫洛汭之歌三品充
庖詎比湎淫之史此威容予我武既成彼非熊予惟時
之英來儀則邁種厥怨作理則日月宣明盛哉三驅之
致用也永代垂聲

田獲三狐賦

唐 李 咸

客有都尉崔公嘗以校箏之什遇解九二爻應無何而
立功成名遂之來相與遊遠而獲三狐公以為應往者
之兆遂為田獲三狐照余因應云
放心而通者其在乎遊田從御自青綠鉞相乘指東郊

道偕枉直之實且夫平原廣衍何有何無獨茲狐之見
獲應君子之筮蓍君子云誰其惟崔公筮蓍伊何當入
其仕乎固欲知蔡澤之躍馬而問詹尹以泛鳧公侯于
城則四方壯士文章經國則一代英儒我章斯銀我綬
斯朱安比夫求魚靡餌即鹿無虞載已而日低嵐岫煙
生寒柳咨弓繹掤割鮮縱酒是田也蓋以集彼戎事從
禽之感足繼清詠今天子意在蒐田志清訓甸庶羲之
乾池滌藪況夫天謠謠謠則郢中之能不豈徒焚林竭澤
或羣或友皆棄之而不受嗜茲孤之無知何雖獸而似
智當其七雄分勢遇楚相以申威九尾來儀感魏君而
呈瑞又若腋入珍裘肉登俎味在物斯賤與人為利利
之者以此載詠歌而無愧

開三面網賦以仁及禽獸得

唐 閻名

湯既有殷聖德日新敬敬遊必因於無事取舍獸不為
乎資身於是設無私之網當去殺之辰加一日而雖期
於用開三面而蓋取諸仁乃云曰遂爾之性啓予有聖
悲羅者之所重傷詔虞人悉除其令恢恢雖設不為四
校之防蕩蕩無疑必遂三驅之命是用施諸大麓祝以
嘉辭舉數隅而罔煩曲取當直道而豈假周維故得獸
安狂顧鳥釋危疑弗慮弗圖自樂已生者足矣若亡若
存不用吾命者繫之當夫蒐狩有常稼苗是竇將遂乎
驅逐豈煩乎窮討所以釋從禽之利以絕一源解竟野
之罟欲窮諸道途得行無所阻物不懷猜念羣生而東
西必遂嘉衆路而遠近成開弛羽飛空未見觸絲之患
徵行走地曾無繫足之哀故曰聖道克美深仁及此雖
有畋獵而無荒雖有罝罟而必弛所以冠百王而不作
歷萬祀而無數正其德而惟守一用其網而必去三芳
隨事遠化與恩衆則里革斷罟之心庶修遺美西乙放
麛之感足繼清詠今天子意在蒐田志清訓甸庶羲之
網屢設成湯之心未窮已焉哉誰能述三代之所興庶
可垂永於南面

大蒐賦有序

宋 丁謂

司馬相如揚雄以賦名漢朝後之學者多規範焉欲其
克肖以至等句論數徵引言語陳熟無有已出觀子虛
長楊之作皆遠取考索靈奇瑰怪之物以壯大其體勢
慨其辭多筆力縱恣飛動今古而出入天地者無幾然
皆人君畋獵之事又於興王國家大蒐行軍古
之禮酌人文士不宜無歌詠故作大蒐賦其事實本之
於周官歷代沿革制度參用之以取其麗則會古通今
皆得之於心相如子雲之語無一近似者彼以好樂而
諷之此以勤禮而頌之宜乎與二子不類辭曰
仲冬天子嚴祀事荅神祐行農隙講蒐狩躬教本稽典
舊禮容左右武事前後等尊第界上長下幼人民豐穰
物色繁富蓋亦閱軍實於介獸者

哉前期命虞人以采芑權量草木禁澤原隰砥陋
視軍衆寡度地本末高表四立坦場中畧限田防而閑
織志轅門而旌揭青龍白虎鳥旌設乎行在之所左罕右
畢分張乎侍衛之列風揚雨散以投林狐狸踉蹌而遷穴由是司馬舉職羣吏
咸秩各有司存皆給名物備小駕而六龍紫閘武庫而
五兵出輅車金玉旂章日月戟牙刺舉旄頭雲罕蓋紫
尤於施顯匝干浮於劍室鼗鼓習儀於卒徒戎事同鑾
而轉軼合伏飛以前導命玄武而殿卒目恍羅列神騶
比獵師勒戰法帥董兵律始建旗以誓衆赤斬牲而戒
失所吹之野備物咸畢外事尚剛戊日惟吉上乃乘七
騏攝六寫白旄方下於北極黃鍾已奮於應門服章天
地車駕風雲日臨月偉羣臣北極黃鍾已奮於應門服章天
隆鼓力以扶輪隊伎乎八百諸侯殷乎七十二君地
設錯雜以垂地河漢顛倒而失源蜚祇偏深怪物驚家
蒼帝蒼黃而廢職玄冥修門以馳竟儛方雜於大內成
已列於平原禍表云已衛扶而前蚩陣翼張虎賁環匝
鼓以三闕圍不四合徘徊索以濟濟飭軍威而整垤鏤
再振而鏡再鳴弓斯張矢而矢斯挾爾乃驅百獸當一人
弓工燥軒轅之弧奉御羅氏設商湯之網指掌熊羆之
爪距摧折虎豹之心肝分裂則必三獸發則五豝電逝
毛羽星飛角牙內墮庖丁之刀紅鬃陽之戈諸侯率
帝以保百姓突凶而交加上方斂袂以悚恐乃應
旗而誼譁圍開一方懼盡殺也舍順取逆彰悔來也出
表不意馳逐奔也等別三校貴宗廟也得匪上以顯孝
忌下以不憚乎鳥獸之肉不登器者無取貔虎之士用
命者有誅整進退於鉦鼓習儀於卒徒戎事同鑾
輅迴軍旋振而金鼓迭起以勢飲至以能策勳
而禮之勤也廟獻禽而神其事刑必加於共寧賞乃及乎衆原如是則不曰暴天物不
曰敖民戰於以新名記而告仁義於以昭文章而明貴
賤也下臣竊詳三代之典大閱之制昭然義見軍政之書明教則失利祭禽之制非理則不獻

有三年躬耕籍田心以民本事由禮先嘗王滿嗜慾乎馳騁斥帝徵瞽瞶乎神仙故天地不能藏祥而祕瑞日月無以示證而我忘甘露降而區宇澤景星出而氛祲鋤總治本操化源措慮寂爾存神泊然是以發狂之心無自入焉下臣以爲大蒐之典周公制於往古陛下行於今茲中間數千餘祀咸奢昧而不知彼唐漢之士修崇禮儀封禪之微誕明堂之說奇此數事不詳於堯舜文武之書臣竊政狂斐而陳諸所以賦大蒐而歌盛禮也俾千古知至德之嶽嶽

雪獵賦 有序

元 朱德潤

至治二年春二月乾望時雪初霽天子大蒐于柳林選三壽之人命黃耆士臣泰忠部擧士臣顥哥識律功德副使臣三旦班君小臣朱德潤圖而賦之因考禮經謂乾豆實容充庖三田之義漢儒雄詞麗藻可謂形容盡之至於倡武修文之說亦略見於篇中皇元受命四海來格遊獵之盛武備粲然所以明國家之制大備矣臣德潤不才之多敢曩曾逐公子王孫之後塵而聞諸塞上之翁曰我聖朝神武之師常以卉大圍驅獸歸鳥跡之道爲恭民粒食之基蒐火田於既翦入山林而不麛胎不殀夭巢不覆枝講春蒐秋獮之舉臨夏苗冬狩之期效成湯祝網之三面思文王蒐田之一時所以豐稼而除害所以致敬而受釐收其齒革羽毛咸供需於民用潔其犧牲腊腊盛禮筵於賓儀論

功賜鬯錫胙臨擁太常爲新於廟祀大官供味於庖肫
挾辣七其膏膺簋飧其肉廩俏以元醴享以醇醪宰
臣調其醎甘學士和其雍熙皇恩浹上澤施武事講文
教馳遠乃四方鼓舞萬里梯航邠人祝粟無遠不屆玄
菟黑貂致禮其邦乐侯盡職貢之道象胥講獻納之方
故衆姓之人聞鐘鼓管簫雖三尺之童擯簞食壺漿然
後知曠百王天人之盛事洛億萬年大元之方昌今聖
天子勵精圖治寬裕有容紹祖宗鴻熙之運體上帝好
生之功將以仁恕爲基道德爲宗詩書禮樂爲治政刑
法度爲公正以綜羣俊又駕馭英雄則鳳凰鶯鶯不足
以爲貴駿虞白澤不足以爲榮豈特西旅之獒大宛之

龍之駒卉木歷之歌詠賢之白麟之詞蓋將息牧野之如虎
偃桃園之有基命宅君之非羆非熊開一善以爲訓明一藝無
不如意況復寰宇今清我業承踐登封之盛典今遊藝書林觀先王之
墳典太古淳風之同心義農之精蘊今合陰吐陽周孔之
潤色皇猷宣揚盛世載前賢之編之文鏞大經金石之
守候罷頌之作與衰從洋之流洩他日庶幾河圖洛書
龜龍負瑞先以寫臣方寸丹衷詣壽安獻賦之意

晉 束晳

耽道先生治洎閒居澡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
形陋廬垂帷惟帳以隱凡被紈素而讀書柳楊嘈嘈或疾
或徐優游盬籍亦惡亦舒頌著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
孝子悲誨鳧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
詠詩以終己仲尼讀易於仁義回精勤以就智賜寤而貫
之行唫而負荷新聲聖

水曲馳香車與寶馬炫織羅及美玉玉饌金觴慕不歸
妙舞清歌斷方續何貴幸之斯甚為歡娛以自足上有
富江濱今不用首河梁今永辭長門幽絕恨欲死掖庭
一去還無期黃鳥嚶嚶今野花落白露濃濃今草衰
此時但能登高而遠望歎云不勝新今淚如絲夫以聰
明正直維神之假有才無位奚其為者行莫過於頹曾
文莫先於班賈空競競於人世竟蹉跎於物下能有其
寶則宜無屯不與其命何生此人仗雄劒以激憤二欲
問夫蒼昊夜如何其夜以閒閒琴宇落坐南端流月曈
曈今素華滿銀釭煜煜今清光寒於是閨中新曬晴盼
天敞朗今北斗何高雲依微今南山可見銀河既已傾

三窗又以明哀鳥啾啾今空除遠隊葉紛紛今林外輕
已而雪盛互興悲念相積稚預今何慕對流年以自
惜徒見其生也榮柳繁華為我春不知其死也松檟幽
泉為表夕何前後於稱衛何勤寫於阮籍郭璞蒙垢今
重不潔白蘭無人今終自芳黃綬從來今非所願白雲
淹滯今滿山自得長歌太平事胡為擾擾風塵間

學箴賦 張泰

學者人之本也必資乎窮要道勵專心故假異以為喻
將克己而攸箴筆力斲耕既研精而不倦情田以播將
覃思而惟深懿善喻豈滋是務當勤勞而有獲豈減
裂而不顧種德貴閒北土富之勤與仗業大欲方雲稼

之森布切磋討論將究其根荄而其功且倍菹而
其穢強學苟惰以自安則未超之用廢習而不輟則蘊
蓄之道在蓋紆筒而煥乎誠庶成行業而油然實繁且
夫以詰訓語警彼樹藝學者在治其本末農者在立其
根植庶存心而有補期場力而無替顧三冬之足用且
俟紅時異四體之不勤而能望歲其道既歎其志不渝
自微至著生有於無厥修乃來類京坻之可積不思則
罔同水學之是處庶夫匪獨化人聿兼為已寧徒取於
枝閒固可移於任使功成久習求人之報足傷事不兩
全樊遲之學誠罰稽其有於日省就此月將觀專專以
開快媚及及而菜場勞而無怠總為實必乎四之日稼在

其中矣可期乎萬斯箱客有此處廬舍樂俾其潤身而浴德克已
失而不之詎懷安而自若歎窮比於農夫懼見奪於稺
落

人不學不知道賦以學貴不從已 唐閻名

君子之為道也敦詩書閱禮樂俾其潤身而浴德克已
而志學亦猶嘉肴在器良玉抱璞肴之知味既困於嘗
王之成功必由於琢物既有於勤學為若夫即其講肄齒以曹筵傳風是習素蹇斯俾
以三墳五典為本以八索九丘為先存乎博奧究其精
奸漁獵乎六籍之內牢籠乎百氏之前得周而行將陳
力於休明之代自強不息必若大欲方雲稼於少壯之年於是慎

擇其師審取其友師之嚴則尊敬而靡惕友之直則切磋而可久志有所立言無所苟講道德必探其本原進禮樂必盡其先後故業就而青紫可拾器成而瑚璉自貢

學然後知不足賦以君子強志成名為貢

唐 雍陶

士有倦乎耕耘求其助與增每下學以為已期干祿而事君雖歷三冬詎軏軏而未能足用雖觀百氏意歌歌而常如闕閩復得啟如初攻堅茲始謂尺璧兮易得歡分陰之難止駟居欲名垂於千萬年嘗學從師將繼志於二三子當其敦詩閱禮存誠自強恃少壯而能勉勵懼老大而有悲傷倣覆簣之遺事慕絕編以同芳

親賓兮莫往莫來晝夜兮無怠無荒始厲已而功誠為砥砥乃底心而貴復學若九流之深豈六義之秘抑由積學者請益而少錐勤而未至又安得食而求飽固知欲窮志匿氏之心無疎君之志由是其意彌堅其業彌專閉卷且爾服膺拳然不出戶期知萬里不下帷寧止三年欲罷不能所求廣矣大矣以思無正故得藏焉後之焉始也儻易足於謏聞無求備乎詰究創覽籍而是棄鮮勤師而莫誘若然者足見微功修棄於前洪名疾沒於後所以大器不四晚成時習以養其學殖日就而蘊其經明靜而處敬而立既勤勤而當不怠又孜孜于如不及大矣哉學者之心信抱茶而必拾

多文為富賦以儲者當學多稽先王之訓見君子之儒取多文以為美體至富以享殊蘊之則獨善於身不失其所施之則兼濟於物無得而自容公道在崇儒孔宣父心存化下將令德之廣矣必使道之行也以為勤講博式彰于善莫大焉類彼多藏自取于文約貴由是為行無倦修辭固窮所謂學成而上柳亦祚在其中韞玉俟時我則非道而弗處懷珠待價我則惟德而是崇豈假貨財爰固嗜學難云貧而且賤實在懷忠而抱材博文者自顯豐盈昧道者堪藏齷齪抱我而處寧須陸海之珍載器於身便見荊山之璞盈非損志用本患多匪子求而子取假如切以切之多子踐言當論可守沒仁宋義涼闇屋以難退則知富於文者其富為美富於財者其富可鄙故往聖之攸載俾來者之所履論甚嘉垂誤有以進德修業諒多積以攸同溫故知新豈厚亡之足比莫不相觀共處服膺拳然不出戶期知萬里不下帷寧止三年欲罷不能所求廣矣大矣以思無正故得待懷寶之人惟遵於道類窮奢之士必速於危勢大學騰芬儒林是秀彰聖教之不墜見文風之足茂享廣衆寶同同宗無德而食詎比子雲莫並乎不義而富

壞宅得書賦以壁中得之傳諸後學為題

唐 蔚 凝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曲壞隤之日見亡秦梵滅之餘卜數仞為綆垣時之潛矣定四升於竹簡世以傳語

而漢儒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國之修遠去前賢之籍并吞一帙方取地以崇居摧折西極遠得書於暗壁悲夫其它也人亡道窮制跡於中瓦毀而作階欹裂虎飛而環堵空濛鼯也必超之庭將爲輦路仲由未入之室欲創雜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之後盈侯而鳥跡微虧土蝕而韋編欲朽處夏不刊之典出彼圮毀殷周將喪之文存於培塿於是升彼堂矣奏諧簡禹信遺址旁必取寧古文爾傳將卜樓臺劉榛蕪而砥若俄間全石和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潛聽追跡一宅子不壞知其書今可學聚古而榮今庶立禮而成樂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蟲篆難詳是古人之質樸倚伏相推於何有之不廣其居則斯文永墮不聞其樂則往哲曷由仰千君子所居亦廣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謨崇開闢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滿國子秩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求之有得

漢宣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以高會賓客爲韻

唐 李程

漢章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集青衿之徒於是發明詔下皇者宏辯者憤憤悱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讚揚政理崇惟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鳴儔四會擅古今之美爲皇王之最八牢九丘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舉兩端而擬議與百代而沙汰既理貫於中亦聲聞於外實鈞深而索隱況致遠而情高信積學而無倦豈待問而有勞談柄乍揮振藻益之發發詞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將以演制度之善論成儀之盛撮五經之閫閾爲九流之龜鏡連山魯史自此而刊禮義詩書自茲乃正夫如是始可以化人倫施國柄有典有則惟明惟聖上知恭勤下宮敬令昧後代有等威理歸清淨鼓舞鈴鍵之樞奧賾精微而討論疑之者理順義散冰釋學之者理順義存可以明乎盛德從其簡易貢別九州與窮六義豈惟藏之統益赤眉之智今我后化叶人文莫羣西業日越

元元載其環拱永觀厥成告洽爲倫碩生旦夕探討曲畫成憲參考同異則斯文永墮不聞其樂則往哲曷由仰千君子所居亦廣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謨崇開闢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滿國子秩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求之有得

大學壁經賦以尚書古文今隸學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

鑑前聖之大訓啓後學之群疑永觀厥成告洽爲倫碩生旦夕探討曲畫成憲參考同異則斯文永墮不聞其樂則往哲曷由仰千君子所居亦廣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謨崇開闢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滿國子秩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求之有得

國家設文令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鑑之淪墜大以詩書傳禮易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敦皇風載振欽崇既開廣宇斯分節表壁而照月構丹梁而結雲於是集青衿之侶延鴻儒之君誦之淪墜次編簡之續紛稽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真背僞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既升斗之互缺亦魚魯之相舛依烏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定茲金簡規程純之樸書證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

然後命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揮五色之毫端粲爾其彩昭晰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刊錯綜既備班列有次欲昭明於六書先衆眼於一字俾去顛訛之惑用全述作之意苟不絕於章編將永存於石記生於止戈爲武反正爲乏將爲後生之式必爲先王之法爰及垂露懸鍼頭蚊足的有修之模楷爲後來之軌躅暗彼垣墻代茲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先王之修則曲禮三千習以孔門之徒則冠者五六所謂一人作則京國儀刑光我廊廟異彼丹青示人軌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紀既文明乎天下宜遠而來庭

唐開名

太學創置石經於其中用啓千年之聖將貫萬古之風玄化式敷惠德既彰於有截聲詩再闡斯文無表於無窮既而招學苑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滿篋之文雖結岐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弘敬由時易若不考(作旨勒貞石布落落於廣庭陳巖巖於千尺則何以表吾道之不喪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雖斲之功備矣天官之義昭然鑿寒光而薪薪選快斯古色而字字相應落而不鳴吁嗟時之終否竟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宜儻彼貞規韜玉之姿益壯窮塗之勢彌堅事既叶於造微理乃符於撫實削成益勞於執簡壁立如斯且非精衛之銜來鷙鳥之啄天光有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敦鑽仰莫窮於榮奧咫尺可見於微言五色參差夫子之文章盡在丹極俯瞰聖人之門斯存豈非吾君秉茲一德修文臨極堅貞爲庶士之規考禮作百王之式既而翰墨借而定魯魚然後二三子是做是則

石經跋 卷二十 太學 太學石經跋 九

貝瓊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曰經殘而道自若也漢求壞壁之餘晉禮樂已殘缺十九淮易以卜筮存詩以絃歌存春秋以曰授存而俗儒句之徒傳會穿鑿使五經大義不明於天下天亦悲夫寶命與崇吳運永昌日磾張則韓託異夢魏等求定六經文字洎唐文宗時高重爲國子祭酒與鄭覃復刊定九經於石鳴乎漢唐石經已風摧雨蝕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之鼓嘯山之碑同一蔡邕已固推行其凡以爲之賦云

賦曰

聖皇作而明法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遑遑兮威厥否而不鳴吁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余奚恤兮閱萬世其果果蟲蝕暴而不德兮棄六籍而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尚法律而爲苛孰亦湮而無煙易幸存於卜筮亦肆於管絃春

秋闕而不出于禮樂伏而不全科斗蝕於壁中今光白虹之射天贏遂債而劉王芊家六合而莫識乃偃革而爲軒于掇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遷武芊炳大明之當中點百家之淆亂于一道術而異同易科斗而爲隸芊復家苟而人誦道固不可混今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時既降而道晦芊經舋成而莫收割申勸之或舛芊衆咸失於校讐屬喜平之四祀于帝孝靈之當宁正俗儒之穿鑿芊偉中郎之博古辯魯魚與亥豕今刻南山之堅珉巍乎四十有六今樹異異之成均鈞鐵畫之倔強于妙骨氣之洞達非俄頃之能形今非寒巖之枯柝非醉草之欹斜芊非紉舞之源脫初崩雲之恍恍今紊列宿之離離高懸冀以天矯今樹交枝以參差鷺鳥攫以乍飛芊雲龍迫而底安彼鶴頭與集尾芊曾何足以爲態捉奔泉之易瀉于縱入草之蜿蜒勢或圩於堅石芊體已悟於畫沙觀者紛其增立芊卓連連其日至豈八法之是尚今幸經存而不墜陋石鼓之苔剝芊鄙秦書之土塗觀奇陽而偶陰芊窮太極於有無處湯之禍放芊尒厥中於典謨何二南之和平今非淮夷而遠胡儀三千與三百今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芊謹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芊徒感麟而捨法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芊善既勸而奸戢正夷夏之內外芊亦綱常之攸立夫何經之徒存今昧古訓之時武庸貴官

而列肆芊盛後宮之傾國奄豎以盤錯于又孰恤乎社稷九州裂而紛攘芊黎庶化而爲豺經雖鐫而何補今政與道而相乖遺有唐之文宗芊炳六葉而遷武芊炳大明之當巨石之薪薪芊列廣庭之落落吁回首其幾何芊悉風摧而雨刻文斷缺而莫辨芊委荊棘之漠漠吾恐爲況犀於蜀門今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若慶雲與松風今託良岳而改奇又焉得紀功于載芊擬岣嶁之禹碑辭曰已焉哉石經幼芊列藤出書遷車芊布萬國撫遺墨芊相得失道之存芊昭白日

御註孝經臺臣（金行之本明王門募爲識）

孝惟行先教實理本故玄宗採宣尼之旨爲聖理之闡

唐張 昔

爰索隱以鉤深或詞約而意遠然後勒睿旨於石樹崇臺爲倫林之苑天文煥發知孝道之克宣微旨高懸示仁風之已返上崇君德下達人情王猷王潤帝典金清誼聲刊于道理實暢乎家聲施之於人風俗可移於李理聽之於教日月方比於貞明不然何以卓爾孤介然守正金字累累以像貫銀鈎歷歷而交映故謁之者修睦就之者起敬斯乃示生民之大端仰高山之景行至哉聖化本本元元的其旨而溥俗可厚毗於政而理道可敦故以肅教爲尊非無詩書始務陳其行本非無實踐心顯宗其化源且喜廬磨而不磷者莫如石揭貞質於庠序殊松府之竹帛

諒乃作天地而始終豈特垂載祀於千百靜而繹思文
固在茲一人有作比屋允釐覽君君臣臣之間則心乎
愛矣於尊尊卑卑之道則學而知之矧乎離琢成章區
分式序方圓而不失其正篇次而各得其所三千之
鼓篋迺矣具瞻十八章之箴規揭之備舉乃知孝理馨
香有時而彰不壞不朽化被無疆所以播鴻休於玉葉
表嗣子於明王故曰孝者天之經也宜乎配地久而天
長

五經閣賦

詩堯佐

王者爲邦實先學校不有載籍何以垂教必由乎文字
使知乎忠孝東序西序取乎游焉息焉八索九丘俾其
是則是傚粵我后矣聖哲者數命儒官分至公以居所
崇在學所寶惟書捃摭羣言而斯在立重閣而藏諸觀其
結構爲高軒能對啓館不及儉而中禮刮楹之上標
銀牓之煌煌峻宇之前開玉砌之濟濟於是六籍咸萃
百代無遺恭儉之教比事之辭虞夏商周之五典國風
雅頌之四詩說精微之與廣博莫不森羅而在茲文移
科斗之質字別魚魯之疑軸星攢而花散帶蜆舒而草
滋檻風來動芸香之芯芯綺疎日暎見鉛槧之纍纍
覽彼縹緗請披記傳或崇其臺以邀非望之福或窒其
榭以逞荒怠之譏未若事惟師古政以化成斲樸之勤
毋弛怠於儒學翦藻之飾不加貴於搆榻由是事美德

風人歌藝績校則同於天祿載乃異於魯壁左平右塾
雖有陋於明堂上棟下宇乃不踰於大易別有名製庶
庠身衣逢掖觀盛闕之岩嶢誦吾道之弘益

紅神賦

宋 文彥博

昔鄭康成英聰挺生擅窮經之妙譽蓍蔡德之嘉名識
洞精微我則惟變所適學於幾奧求以濕故知新博聞強識明先典之義曉聖人之遺則
是以道並無方功侔不測下惟塵忘莫窮乎變化云爲
開卷自精可驗乎聰明正直豈止夫誠心萬仞皓首一
經爰因學以知道遠求人之最靈闡揚乎黃卷青箱難
迷福福講貫乎三墳五典可周幽宴嶽嶽騰芳孜孜擅

美允符得一之義克記容臺之理敦詩圃德庶降
之百祿易頌勤自合當圖之旨若夫彼
而況於此之神子在茲討以爲徵目求仰
有同乎周季劉琨皆稱漢聖且異夫隋初楊素止號江
神是何盛德昭然遺芬若此當一時之仗仰保千載而
可踰神乎神乎與百神而有殊吾亦禱之久矣

詩有六義賦以風雅比興自
家成國爲韻

唐 李 益

夫聖人之理原於始而執其中觀天文以審於王事觀人文而知其國風故每歲孟春採詩於道路而獻之洋宮有以知下之化違人之窮發於閨睢之首及乎王道之終故曰天明自人而視天聽自人而聽所謂政於內繫一人之本動於外形四方之風始於風成於雅失其道或天方薦瘥得其宜或錫之純嘏是人情之大實未有不由於斯者爾其德以頌宣事以類比陳之於學校將可以反正輟淫播之於絲桐何有於剪商變徵屬辭庶慶而王道缺矣至於詩之為稱言以全與詩之為志賦以明類亦有感於鬼神豈止明夫禮義王澤竭而詩不作周道微而興以刺俾乃審音之人於以知風之自夫代異更改也運歷於詩之自天未喪斯文也以至於皇唐於是和文尚質崇儉去奢振六藝以補化秉一言之無邪不然何以天地奉若而不興雲漢之告用統德馨而協聲可為感達而來類降生雖九重歲格其誠詩而九有日聞其須聲且君匪五諫予何弼詩匪六義今何成我皇乃以詩而修之國政本乎人情故得行於璽翰宣獨用之邦國修之身則壽考不忘垂乎後則子孫千億乃知詩之為教蓋亦王猷之至極

詩賦

明 袁 黃

大矣哉詩之為義也情感天地化動鬼神發於絲竹氣

發冬春其得意而詠物也遊心於千古收八埏於一掬滌芳蓂采遺穀志翼翼以凌雲心兢兢而競刻鶴擬去浮而肖形期得髓而遺肉其因詠而成詩也遐文入象就韻摹心發新聲於高韶謝落葉於故林詞即近而寓遠意沿淺而入深至於聖皇在宥負扆臨軒觀覃后于雍雍碧玉貢八蠻于濟濟青旒述朝會之盛事被聖德於管絃宜肅雖而淵廣殊不取乎新妍或虎觀春蒐承明夜讌淑女提壺美人侍餼紀公燕于樂易而典醇歌房中于和平而感戀欲崇正而獻箴亦戒淫而忌絢若九廟獻歌南郊設頌欲正欲嚴欲莊欲重誇則爽直疎則鮮用乃至元戎出境萬騎屯雲出馬鏡歌旋師凱文詞宜壯于不宜忘管氣貴揚今猶貴揚楚臣被放吳妾宮曷容表歌閨淚窮孤臣遷謫無路自遣或以短詞而鳴隱志或以長篇而寫幽衷怨而不怒微而若康慮難于如素庶慶戚于庶同或秦楚于異國復窮達于時隆行于斷腸居人罷食風蕭蕭而興悲草萋萋而變色款款言歷明吐臆欷生平之雅情勗佳人之令德歲而不謀婉而不直如春草于始生秋月兮正明炎威復篡寒雪滿坪遵四時而歎逝感萬物而若驚勿徒流連于光景宜留遂意於新聲乃若故宮春茂別殿鶯啼空山遠眺綠野俄睇覽古跡于發今懷痛前事于開往述言不盡意意不局題又若南山祝年擷梅賀

婉思賢淑往臨喪輒言志喜今樂以則如哀平傷以悼樂不蕩志傷不斷魂此詠言之雜態亦藝圃之紛蕃也是以抱碩德秉孤忠詠閑情于遠慶聖功鋪王化于近指草蟲詞能動物今色象俱空美刺無迹今斯謂之風正語是非莊言真假文而不靡質而不野言關世教斯謂之雅肅誰布聲清廟展誦揚休功而信徵贊祖德而情洞不說不浮若勸若諷形容曲盡斯謂之頌情見乎詞志觸乎遇微者達於宏遠者使之悟隨性情而敷陳視禮義為法度衍事類而逼真然後可以為賦假幻傳真因人喻已或以卷石而況泰山或以濁涇而較清濟或有義而可尋或無情而難指意在物先斯謂之比感事興懷或抒憤寓意或環譬引喻或婉諷托諭或反言以正或指事以風或因景以興或即物以賦或觸情緣情或造端發端或極聲貌以窮文或盡變態以窮情或敘事以制節或因事以陳義或原始以要終或始徐而終促或樂不蕩志傷不斷魂此詠言之雜態亦藝圃之紛蕃也是以抱碩德秉孤忠詠閑情于遠慶聖功鋪王化于近指草蟲詞能動物今色象俱空美刺無迹今斯謂之風正語是非莊言真假文而不靡質而不野言關世教斯謂之雅肅誰布聲清廟展誦揚休功而信徵贊祖德而情洞不說不浮若勸若諷形容曲盡斯謂之頌情見乎詞志觸乎遇微者達於宏遠者使之悟隨性情而敷陳視禮義為法度衍事類而逼真然後可以為賦假幻傳真因人喻已或以卷石而況泰山或以濁涇而較清濟或有義而可尋或無情而難指意在物先斯謂之比感事興懷或抒憤寓意或環譬引喻或婉諷托諭或反言以正或指事以風或因景以興或即物以賦或觸情緣情或造端發端或極聲貌以窮文或盡變態以窮情或敘事以制節或因事以陳義或原始以要終或始徐而終促或淡若太羹或急如躁矢或紆若調箏或始徐而終促或似論而實貞或外猶而中腴或言隘而意闊或化腐而為新或因古而造平時體多途詩情萬疊修詞者述根尚理者葉葉擬華實之兼收庶二妙之相接曹劉聞之而喟哀李杜還之而氣憾回大雅於狂瀾振頹風於百劫

端午獻尚書為壽賦以盛以古書責　唐王棨

節乃端午經惟尚書當陽帝窮奢之際見蘇公為壽之初五日嘉辰欲有裨於聖德百篇奧義敢將獻於皇居始夫蕤賓既謂星火初正雖云祭屈之日合有祝堯之敬咸求玩好冀盡竭其忠勤競為珍奇願延長於睿聖

陛公以邦紀將奏洪圖斯傾欲謂江東之幸思傳遵水之征徐是防注於安國未為於伏生既遂採艾之時合與堂連況芹之得庶遣微誠蓋以文盡雅言事傳汎詠楚公心經鉤吳虎遠商芬說真宰之相違縱華應而不又假餘藻之未前類偏注之獨特宮唱而商靡應全調而石未平韵緣變之有窮雖成文而不精性靈未協心氣多魔矣温永之家法象急管之偏頗恨滿流之迅激故雖精而不和詞如合璧意不貫珠篇有死句句無活膚首尾不屬聲調多迂惟生理之不完文雖和而實枯是以內騁心靈外閱物精振之則山立蓄之則淵澄運之則行雲流水飾之則簇錦爛霞或淡如醴酒或

爲旦氣屬膺而在其君乎願因犬馬之誠取爲龜鏡欲
取經綸之筭用作規摸且浴蘭獻物于古豈無捧酒祝
君今亦有誰能持十三卷之雅詁上千萬年之洪壽

八卦賦

唐 敬 括

太古之氣是生兩儀洁然無測淵乎勿爲雖混沌之已
判尚冥蒙而未知既不辨其兩偶孰能察其三奇爰有
皇聖其惟伏羲索四營之妙理究三才之大規乃畫八
卦以窮萬象神可以測來智可以藏往辨庶品於奇功
握羣形於指掌使六位之恒存乃百王之是仰故乾以
至健坤以利貞含千變之象類萬物之情起潛龍以設
位立牝馬而開名爲大易之門戶極天下之至精離以
必有物也故有以萬有二千五百二十之數藏之於四
藏今雖絶編之已久吾文于孔子今尚端拜以猶生祕
七八而勿示著九六以通靈極三才而盡變鬱萬化以
含精得鬼神之玄理發蓍魚之隱情聖人謂象而用之
奇偶今採洛書之數有眉足于具河圖之形彼連山歸

十九並大矣哉製其凡雖曰深藏微其教也乃若摯
天地繫志母者要不可以容聲揚子雲之骨朽兮孰弔
之曰此三六聖相授之妙而方州部家敢以準自名乎
吃纔不能對有客出而難予曰子謂易不可談則今之
學古之學也按隋經籍志自漢抵魏費直古文之訓康
伯繫辭之作鄭玄之易王弼之卦合四家之注已二十
二卷其皆糟粕敷苟按業師探微抉隱遂者莫能定志以先占乃端著而後揲以通其變使人不倦賢指
好之以洗心愚夫覩之以革面則知卦之爲道其亦至
之多曷不泛其浩浩而守其卓也予曰噫嘻客孰知無
跡則象備虛竅多則渾沌鑿字三寫而烏焉不真語再
傳而豕亥皆錯是以說象則義遺論數則象格至有以

爰為賦云爾為果蓏是皆好奇之病無病而進藥又怪則五行得會六情假託如蛇下梁魚入寺一牛兩首逸陰幸中僅亟祝之相若大抵春秋可以言災異而談諧射覆或流為東方朔也客辭屈則拜而請曰先生之易何如曰我知我思我戒我慕實擁腫之似而周象之北中夜以興未明而起高揖聖賢如忽相值請乾坤知覆載之恩推損益洞盈虛之旨恒則可享蹇則當止謂中孚兮則好爵之可縻惟無妄兮則勿藥而有喜既遠貿兮斯為困蒙考祥兮天常視履壯兮則為觸藩之羊睽兮則見負塗之豕虎已焉於民苟是凡必成於遯尾故折獄致刑者豐之用而赦過宥罪者解之理火在天上兮當出門而同人天與水違兮宜作事而謀始飛鳥以凶兮蓋山有苗尚口乃窮兮豈澤無水泰于則小往而大來震兮則驚遠而懼邇益戒顛頤兮妄滅趾井含羸瓶鼎思出否勿在於以焚巢將濟渙以奔戎畢以自牧立不易方然後藉用白茅而為慎之至吾之所得於易者如斯而已乃若乘收象義精粗不棄窮變通兮於四氣豈不以易之為書也範彼二儀易之為敎也達乎四維觀其象則區以別矣思其道則突而通之上以統百王之業下以斷萬物之疑變動不居通內外而無滯廣大悉備包上下而無遺至矣哉無幽不通唯變所適準天地而容日月畜風雷而列山澤鼓之舞之以盡神統三才而成易

細也

讀易賦

宋 高似孫

羲古人之不余欺兮吐微言以昭宣苞萬微以自圖兮肯造端於神乾杳兩氣之吸噓兮邀元化以齊氫產六子以該備兮諧初畫以俱旋人以事而鼓桴兮物以數而瑣鎔昧罔窺其豪芒兮智或殫其眇綿嗚呼文與孔孰圖命兮肯自放於踣顛迄以道而著龜兮特探幾於義先老世故之輕藐兮信吾辰之迍邅泯無悶之可汰兮不知其所以兮尼父亦莫知其運屬陵遲力與儒今假義翁以俱傳西伯亦莫知其所以兮尼父亦莫知其攸然任古心之溫摩兮付吝悔之爭挺覽天人以自索兮坦日用於平平叮嚀乎九歌其誰作兮太圄梁而娟娟既以身爲心累兮猶輸情於蘭荃又豈知筴有可采兮余亦消息爲赤符兮有余師者望督索遺文以退徵兮三加首而遵墜審爻象以貽玩兮榮日星而陳前數罔非獨荃鳴呼天生余有命兮其在天妙矣夫知之精之者在玄之而又玄尚有得於古人兮幸加我以數年誓將老於斯經乎其毋忘乎

三禮賦

周荀卿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

欽定歷代賦彙卷第六十一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文學

春秋經傳類賦 有序

宋 徐晉卿

余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尚左氏然義理牽合卷帙繁多顧茲謏聞難以殫記乃於暇日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包羅經傳牢籠善惡則引其辭以倡之欲綜名跡源統起末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校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故比其韻以屬之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對賦

[illegible]文宗[illegible]仲尼為素王賦

[illegible]文宗[illegible]仲尼為素王賦

[illegible]文宗[illegible]仲尼為素王賦

求好于邾貴儀父會盟之美（隱公元年）問族衆仲（隱公八年）詢名申繻（隱公十一年）于駟請息肩于晉（襄公二年）荀息謀假道于虞（僖公二年）天棄商而久矣（僖公十二年）神亡虢以宜乎（莊公十一年）宋昭滅宗知庇根之失所（文公十二年）鄭莊寵弟慮滋蔓以難圖（昭公元年）貴有常尊（宣公二年）禮有異數（莊公十一年）石尚歸服（定公四年）齊桓拜胙（僖公九年）向戌尤孟獻之美言（襄公五年）韓宣譽啓秀于孫之嘉樹（昭公二年）解狐而鄭國以亂（襄公十八年）魯築王姬之館外禮彌尊（莊公元年）更稽而衆臣致怒（襄公十八年）魯略棠地（隱公五年）秦鍼之遠晉也車有千乘（昭公元年）其善相小國（昭公四年）楚商臣之忍也（文公元年）韓厥奉觴而加璧因遷齊侯（成公二年）鄭至免冑以趨風蓋逢楚子（莊公十八年）鄭莊有禮（隱公四年）豕怪害乘龍而爲災于宋（襄公十八年）水勝火而不利于子商（哀公九年）號公垂德而祿明（僖公二年）楚圍不義而強（昭公元年）鄭曼婦人知莫敖之必敗（莊公十三年）然明君子識程鄭之前亡（襄公十四年）魯鑄林鐘（襄公十九年）

唐分注流（定公四年）周內史知文伯有後（文公元年）季文子謂齊侯不免（文公五年）鄭圉之井堙木刊（文公十三年）鄭瑕之主導水浚（成公二年）晉臣稱郤缺之善命以先茅（僖公十三年）士伯舉桓子之賢賞以爪行（宣公十五年）莫敖梁濫（莊公四年）艾獵城沂（宣公十一年）穎考叔挾轅以走（隱公十一年）魯莊公傳乘而歸（莊公九年）吳有越若腹心之猶疾（哀公元年）齊侯獲晉邑（昭公二十年）伯有強死（昭公七年）鄭莊寤生之號（隱公元年）度得虢猶脣齒之相依（僖公二年）楚圍子文既毀家而紓難（莊公十年）宋邦公子遂竭粟以貸飢（莊公三十年）杞生圖于歌南蒯之叛（昭公十二年）芳在門兮喻良暱君子（文公元年）文王獲其三矢（宣公四年）曹宣之死（襄公十年）狄毛設其二旃（僖公二十八年）鄭忽太子柴奉而歎也未免有憂（桓公九年）宋元公酒樂而泣焉誠知必死（哀公十五年）閔商殺菽（定公元年）雨雹爲災（昭公四年）子產殆而仲尼叔也以密須之鼓（定公四年）楚王伐畔降許于武城（僖公六年）晉侯問囚郤鍾儀于軍府（成公九年）士會滅狄宣公十六年）甘歜敗我（文公十二年）獻六羽而用六佾（隱公五年）鄧八音而行八風（同上）叔仲帶竊其拱璧（文公十一年）魯陽虎納以大弓（定公元年）雖未獲一吉人行父則庶幾免戾（文公十八年）而能流四凶族重華則其有成功（同上）晉弼威田（文公元年）魯略棠地（隱公五年）秦鍼之遠晉也車有千乘（昭公元年）其叔之鄧京也城過百雉（隱公元年）鄭子產善相小國（昭公四年）楚商臣能行大事（文公元年）韓厥奉觴而加璧因遷齊侯（成公二年）鄭至免冑以趨風蓋逢楚子（莊公十八年）鄭莊有禮（隱公四年）豕怪害乘龍而爲災于宋（襄公十八年）水勝火而不利于子商（哀公九年）號公垂德而祿明（僖公二年）楚圍不義而強（昭公元年）鄭曼婦人知莫敖之必敗（莊公十三年）然明君子識程鄭之前亡（襄公十四年）魯鑄林鐘（襄公十九年）

出涕（昭公二十年）大叔辛而趙簡甚哀（定公四年）晉寘衛侯于深室（定公五年）蔡昭侯雨佩雨茅已爲怨府（定公六年）郤子惡五兵五甲更作禍胎（昭公十七年）裨諶能謀（襄公三十一年）叔向好直（襄公十九年）楚滅江也秦伯爲之出次（文公四年）越圍吳也趙孟降于喪食（襄公十年）因龍命氏蔡墨陳劉累之宗（昭公二十九年）以鳥名官郯子述金天之職（昭公十七年）衛人饋錦（昭公二十二年）宋公求珠（哀公十一年）塞夷庚而絕晉（成公十八年）城州來以挑吳（昭公二十九年）楚侍者知箴子溝壑（昭公三十二年）絳縣師曠在于泥塗（襄公三十年）榮盈過周既思父慶之過（襄公二十一年）華耦盟魯特陳祖督之辜（文公五年）大宮庇身（襄公二十一年）舊職展體（定公四年）輅頗之奔鄭也既進其服脯（哀公十六年）葛盧之朝魯也又饋以芻米（僖公二十九年）晉軍風于澤

（僖公二十八年）鄭詹楚子伯宗之儀（僖公二十二年）秦穆鎮晉侯乃用七牢之禮（僖公二十五年）秦人入鄧（文公六年）楚圍江（文公十二年）魯昭戎昭果毅（宣公二年）民生敦庞（成公六年）荀吳圍鼓而鼓人服（昭公五年）晉侯伐原而原國降（僖公二十五年）棟折榱崩子產心憂于鄭國（襄公十一年）踊賁屨賤晏嬰相語于晉邦（昭公三年）歲害鳥帑（襄公二十八年）辰伏龍尾（僖公五年）頡子將事晉而背楚（定公十四年）悼夫人薨魯以肥杞（襄公十七年）克黃得楚子以腸生（宣公四年）士燮使祝宗而祈死（成公十七年）僑如已獲宣伯由是以莊功（文公十一年）陽州既降苦越囚之而名子（定公八年）季隗就木（僖公二十二年）懷嬴奉匜（同上）先軫怒兮不顧而唾（僖公二十三年）齊侯戰于不介而馳（成公二年）公子啓五辭楚位（襄公九年）賜魏絳以金石之樂（襄公十一年）命士會以戡冕之服（襄公六年）鄧養甥三逐巴師（昭公九年）楚國爭囚上下手于以決矣（襄公

二十年）魯郤讒戰小大獄由是明之（莊公十年）荀偃瘅疽（襄公九年）晉侯疑趙孟（昭公元年）或盡（昭公九年）或賻絰而止（襄公三年）或膳宰（昭公五年）蔡昭侯雨佩雨茅已爲怨府（定公六年）郤子惡五兵五甲更作禍胎（昭公十七年）裨諶能謀（襄公三十一年）叔向好直（襄公十九年）楚滅江也秦伯爲之出次（文公四年）越圍吳也趙田陪敦庞（定公四年）鈴冒聾啓于楚邦（昭公五年）晉侯加遷（昭公十三年）穆叔辭金（襄公二十四年）卻至驚地室而縣（成公二年）祂奉虢公之樂（襄公四年）天假晉侯之年（僖公十八年）箕之役先軫黜于艮暉（文公二年）夷之蒐賈季殘于夷骈（文公六年）許悼告終仲尼加世子之罪（昭公十九年）晉靈被弒董狐書趙盾之愆（宣公二年）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此養神之節也則劉康公之言可準（文公二年）聘而獻物朝而獻功此事霸之禮也則孟獻子之言猶崇（宣公三年）七札夸由基之射（成公六年）六鈞傳顏高之封須句念實司于太皞（僖公十一年）楚滅夔子因不祀于祝融（僖公二十一年）魏絳于東智（僖公二十八年）楚王傷目（成公六年）華臣弱棄比之室（襄公七年）于壹毅亟臣之族（襄公十七年）伊戾讒分宋痤死（襄公十六年）無極譖于朝吳遂（昭公五年）晉獻（昭公十二年）懷嬴奉匜（同上）先軫怒兮不欲寵于家羈賜之（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三日取龍（成公二年）歲在衆星（昭公十一年）屠伯饋羹（昭公二十年）考叔舍肉出葵女神龍知晉國之禍（昭公十年）屠伯饋羹（昭公二十年）考叔舍肉賜魏絳以金石之樂（襄公十一年）命士會以戡冕之服（襄公六年）

子產之爲鄭政也田有封洫襄公二十年趙武之相晉國也民無謗讟昭公元年鄭由于宋三覆既殖于我師隱公九年晉用貢皇四萃更敗于王族襄公二十七年伯有公怨襄公二十七年季子私言成公八年趙宣子莽馬幕食文公七年僖負羈宴璧盤餐僖公二十二年封菲不遺于下體昭公二十年荀罃能庇其本根文公七年不虞制人坐見燕師之敗襄公九年衛獻公與言于孫子不釋皮冠襄公十四年鄭子羽見晉侯乃加我服襄公十五年楚子汰侈昭公五年文王惠和昭公元年鄭子羽知侯沈玉而誓漢定公四年晉文公投璧而盟河僖公二十四年申包胥倚庭牆而哭定公四年齊莊公拊楹而歌襄公二十三年棄甲復來念宋謳之頗衆襄公二十三年守陣皆哭傷鄭詐以滋多襄公二十二年政在務三昭公七年冏不堪貳隱公元年虞會屈產之乘僖公二年晉受鄭人之駟僖公五年錦二兩于猶交申曲直之貨昭公二十年染一簞趙孟得吳王之賜昭公二十年樂箴救禁以承飲食文公十六年魯侯申宮而儆備同上祁奚稱善不登叛親而不避讎襄公二十一年魏舒舉賢以爲忠而以爲義昭公二十八年衛多君子襄公二十九年禹稱善人宣公十二年夫差三年而報越定公十四年長萬一日而至陳莊公二十二年鳥獸之肉不登俎僖公二十年蘋蘩之菜可薦神隱公三年築室反耕楚衆而惟將守宋襄公二十一年裹糧坐甲晉人而且欲擊奉文公二年孟明棄舟文公三年繞朝贈策文公二年楚城陳蔡昭公十一年晉滅虞號僖公五年莒子之城已惡成公八年慶封之車甚澤襄公二十八年卻犨傲而取禍成公四年籍談以紀處齊將致于晉侯成公二年樽以魯壺周用享于文伯昭公十五年宋佐後至昭公四年州綽先鳴襄公二十一年杞子掌北門之管僖公三十一年屈罷簡東夏之兵昭公十三年楚開倚相之譽昭公十二年晉推董史之名襄公二十一年竊藏而逃頭須有納君之志僖公二十四年楚捷菑而死于邱無廢命之誠文公十四年御慶延災昭公八年宣樹遺火宣公十六年莊姬失禮而違命文公二年安子去否而獻可昭公十年雖陽貨而願東定公九年且楚人之尚左襄公八年安于祀廟趙孟感于前勳定公四年季孫免于後禍定公元年鄭禁扣馬襄公八年衛獻射鴻襄公十四年杞國用于夷禮僖公二十七年伊川變于戎風僖公十二年周襄王不忍小忿

罪宣六年楚有六間成十六年子常賄而信讒昭十七年楚王汰而愎諫昭十四年八公施三罪而服晉克慎邦刑僖二十八年魏絳陳五利而和出入用鞫國患襄四年晉殺狐突僖十三年楚滅慶封昭四年閻廬居不言席襄九年伯有飲必擊鐘襄十年計伯禽以殷民七族襄四年分唐叔以懷姓九宗同上韓原敗師晉惠悛諫而違卜偃二十五年邱封國衛文務材而訓農閔二年夷吾奔梁僖六年子囊伐鄭襄十年智伯悛而好勝襄十七年契須弱而用命襄十一年雖夫婦以爲賓僖三十三年亦男女之辨姓襄十八年命絳老作乎縣師襄十年侯敬仲爲之工正莊二十二年太叔對禮于趙鞅始辨事無二成成八年歌詩則齊有異志襄六年吹律則楚多禮儀昭五年國僑問政于然明方知政令襄十五年物莫兩大

死聲襄八年聽衛則憂而不固襄二十一年歌魏則儉而易行同上隨會有巳之便之智文二年卜偃有必大之名閔元年司徒妻與之石節成二年新築人請以繁纓同上幹起貪淫求玉環于子產昭二十年侯曉惑賜金玦于申生閔二年敬仲辭卿莊二十二年國倚讓邑僖二十四年子羽銳敏襄二十一年鄭莊卞急定三年將欲修車賦襄八年必大佃獵其走集昭十三年雖行李之往來僖二十年亦鼓譟之出入成五年慶封好田而嗜酒坐見憂生襄二十八年齊侯棄好而背盟仲知禍及襄八年晉聞石言昭八年莒展奪公玉之秩昭九年齊侯欲大夫之軒定二年子蕩以弓梏華弱襄六年日人以幕蒙季孫昭三年南蒯而始以費叛昭十一年黑肱而終以濫奔昭十一年桓子功而賞狄宣五年趙棄餓而

處原僖二十七年蒸宮而耕美孚札之守節襄四年易位而令詣魏子之干尊僖三年赦災恤鄰僖三年一則修陳而固列成六年一則載燧而夙駕文十年莫不服晏乘軒行會食炙同上申生衰歸胙之讒僖四年合比被埋書之詐楚子正治兵之日讓者七人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報惠之年退于三舍僖二十八年世治其美文八年無忌之有疾也詛于韓起襄七年宋穆之將死也屬于殤公隱三年五星隕墜而化石僖十六年六鷁退飛而遇風僖十六年衛旱討邢而雨降僖九年周飢克殷而年豐同上勝欲迫于宜僚承之以劒襄六年楚將優于郤至問之以弓成六年魯作晉賡襄八年虢爲虞表僖二年楚子問鼎形之輕重宣三年衆仲答羽數之多少

又趙言曹必爲郊昭十一年伍員之味吳也爲沼哀十二年通乎宋野前瞻聞又殺之歌文二年戰彼北林之歌僖二十三年陳敵如忘僖二十七年若歸劉二年晉文八戎賂之服僖二十衛文侯不大布之衣閔二年仲孫貜省二名曰難閔元年秦伯又輸二晉飢僖十三年且陳衛之方睦四年實晉荊之爲依六年晉臣人兵六之功人難競實僖十四年魯史章國之惡誰敢爭識天生五材劉二十四年人有七德文十三年紀侯大去其國四年子產被黼尾之諫力僖九年伯宗好其直言五年辰氏得無于隱意五年鳥鳴亳社非祥既告于伯姬襄十年龍見絳郊達識更卦于蔡墨昭九年晉臣鞫縶僖十四年秦僕紀綱同上魯三桓獨季孫

太盛 穆叔唯罕氏後亡 襄公二十七年 子雅辭多受少 襄公二十八年
固 季紀互助 昭公二十七年 季平子行于東野 定公九年 衛莊公踰于
北方 定公七年 會有常儀歸餼必致于地主 襄公二十三年 取無正禮
求車可謂于天王 桓公十五年 遠罷匿情 襄公二十三年 邻至分謗 成公二年 周
重三恪之容 襄公十五年 宋輕千乘之相 襄公二十五年 事順爲臧而逆
爲否 昭公十八年 師曲爲壯 宮之奇以其族行 僖公五年 宋華父能以國讓 昭公八年 鄆
莊公車先五乘雖取遺言 定公十年 樹德莫
宋文公樽用四阿更從庶 襄公二十三年 去疾莫如盡 襄公二十五年
如滋同上 周子兄謀非辭哉 成公八年 鮑莊子知不如蔡 成公十七年 季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宣公十五年 士燮會吳子于鍾離 成公十五年
孫樹于六禩 襄公四年 葛盧聘于三狶 僖公十九年 夾谷會時孔子相

齊魯之禮 定公十年 大宮盟處晏默 襄公二十五年 鄭伯先
歸 昭公四年 孔張後至 昭公六年 軍良夫犯其三罪 襄公二十七年 沈諸梁兼
其二事 襄公三十一年 衛侯薄酰 僖公二十六年 王師敗于
茅戎 成公元年 秦卒散于麻隧 成公二年 晉復公堵之封 文公八年 齊歸汶
陽之地 成公二年 通徵舒之母陳靈以無道遭戕 宣公十年 納閻職之
妻齊歸以不君見弒 文公十八年 唐成弄馬 文公二年 晉靈嗾獒 文公二年 乞
術聘 魯文公二十二年 伯姬會洮 莊公二十七年 宋怨澤門之皙 襄公十七年 齊歌
魯人之臯 襄公二十三年 見惡如去草 宣公九年 逐寇如追逃 文公七年 穆有奎
山之會 昭公四年 原有鄟宮之朝 閔公二年 趙孟賦詩欲鄭邦之一獻
昭公十三年 吳王柰禮徵魯國之百室 哀公七年 號公之祖兮勳在王室
僖公五年 原繁之先于典司宗祏 僖公四年 毛伯賜魯文之命 文公九年 晉侯

生在于隊（昭公二十五年）衛獻之政由寧氏（襄公十六年）季友念原仲之舊惡脩其祀（莊公十七年）韓起結田蘇之遊立之可矣（襄公七年）登車望陳（僖公二十八年）楚幕空而棲烏樂（莊公二十八年）齊師遁而班馬鳴（襄公十八年）寺人柳熾炭于位（昭公十三年）晉士萬寘薪于城（僖公二十四年）文嬴何爲稍之于朝之干命（昭公十六年）名器不假惜仲叔之會崇（僖公二十七年）生而有文（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王拜而厭紐（昭公二十二年）荀偃親受矢石（襄公十年）重耳躬擐甲冑（成公十三年）叔弓卒而魯廟去樂（昭公五年）荀盈死而晉侯飲酒（昭公九年）魯穆姜不忘而不悔（襄公十年）宋共姬女而不婦（襄公十年）幾先楚使鍾知乎鄭昭宋聲（僖公二十四年）景始齊臣但見乎崔薄慶厚（襄公二十七年）魯執雖門（定公二年）齊饋魚軒（閔公二年）曹人致餼之禮（僖公二十三年）公當享而卿當宴（文公十四年）男有室而女有家舉儀豈紊（桓公十年）伯儲殺之思（僖公二十三年）秦晉匹而夫婦正（僖公二十三年）姬姞耦而孫子孫蕃（宣公三年）獲雉而賈妻始笑（昭公十八年）生子而息媯未言（莊公十四年）登于三量齊民歸陳氏之施（昭公九年）鄭伯之無慧（成公十六年）成季先卜位參兩社之水灌徐子之城（昭公二十三年）不知賠歲（文公十六年）季友念原仲之舊惡脩其祀（莊公十七年）韓起結田蘇之遊立之可矣（襄公七年）登車望陳（僖公二十八年）楚幕空而棲烏樂（莊公二十八年）齊師遁而班馬鳴（襄公十八年）寺人柳熾炭于位（昭公十三年）晉士萬寘薪于城（僖公二十四年）文嬴何爲稍之于朝之干命（昭公十六年）名器不假惜仲叔之會崇（僖公二十七年）生而有文（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王拜而厭紐（昭公二十二年）荀偃親受矢石（襄公十年）重耳躬擐甲冑（成公十三年）叔弓卒而魯廟去樂（昭公五年）荀盈死而晉侯飲酒（昭公九年）魯穆姜不忘而不悔（襄公十年）宋共姬女而不婦（襄公十年）幾先楚使鍾知乎鄭昭宋聲（僖公二十四年）景始齊臣但見乎崔薄慶厚（襄公二十七年）魯執雖門（定公二年）齊饋魚軒（閔公二年）曹人致餼之禮（僖公二十三年）公當享而卿當宴（文公十四年）男有室而女有家舉儀豈紊（桓公十年）伯儲殺之思（僖公二十三年）秦晉匹而夫婦正（僖公二十三年）姬姞耦而孫子孫蕃（宣公三年）獲雉而賈妻始笑（昭公十八年）生子而息媯未言（莊公十四年）登于三量齊民歸陳氏之施（昭公九年）鄭伯之無慧（成公十六年）成季先卜位參兩社之

水灌徐子之城（昭公二十三年）不知賠歲（文公十六年）季友念原仲之舊惡脩其祀（莊公十七年）韓起結田蘇之遊立之可矣（襄公七年）登車望陳（僖公二十八年）楚幕空而棲烏樂（莊公二十八年）齊師遁而班馬鳴（襄公十八年）寺人柳熾炭于位（昭公十三年）晉士萬寘薪于城（僖公二十四年）文嬴何爲稍之于朝之干命（昭公十六年）名器不假惜仲叔之會崇（僖公二十七年）生而有文（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王拜而厭紐（昭公二十二年）荀偃親受矢石（襄公十年）重耳躬擐甲冑（成公十三年）叔弓卒而魯廟去樂（昭公五年）荀盈死而晉侯飲酒（昭公九年）魯穆姜不忘而不悔（襄公十年）宋共姬女而不婦（襄公十年）幾先楚使鍾知乎鄭昭宋聲（僖公二十四年）景始齊臣但見乎崔薄慶厚（襄公二十七年）魯執雖門（定公二年）齊饋魚軒（閔公二年）曹人致餼之禮（僖公二十三年）公當享而卿當宴（文公十四年）男有室而女有家舉儀豈紊（桓公十年）伯儲殺之思（僖公二十三年）秦晉匹而夫婦正（僖公二十三年）姬姞耦而孫子孫蕃（宣公三年）獲雉而賈妻始笑（昭公十八年）生子而息媯未言（莊公十四年）登于三量齊民歸陳氏之施（昭公九年）鄭伯之無慧（成公十六年）成季先卜位參兩社之

國感于皮之惠（襄公十九年）楚氣若丕惡（昭公十七年）魯侯非祥（昭公五年）文伯知于鄭火（昭公十六年）禪竈先見于陳亡（昭公九年）楚靈王殉以二女（昭公二年）秦穆公殲以三良（文公六年）雖晉國之薦饑且將乞糴（僖公十一年）而釋鄭囚（成公三年）三肅使者（文公十年）鄭黑肱黜官而薄祭（襄公二十一年）遂于馮無孫而多馬（昭公十一年）仲由爲季氏之宰將墮三都（定公十二年）昭公孫齊侯之私請致千社（昭公十五年）蒐乘補卒（成公十一年）深壘固軍（文公十二年）于皮爲鄭國棫樸（襄公十一年）陳氏作舍部公（昭公上）戰師既克范文子豈敢矜伐（襄公九年）鼎銘考父之勳（昭公七年）庾宗婦人執雉獻于繒子（昭公四年）楚邦公子周馬見于鄭君（昭公十三年）神飢福仁（成公五年）天寧民具（昭公十三年）郈宛卒今周歸仲子之賵（隱公元年）秦賜成風之襚（文公九年）叔向謀于

僖公二十八年 分曹公以大路大旂 定公四年 秦爲坎血以懷詐 僖公二十八年 楚作京觀以示威 宣公十二年 寗俞貿醬故衛侯之不死 僖公三十年 獨貨篋致曹伯之復歸 僖公十八年 蛇出泉宮 文公十六年 龍鬬清水 昭公十九年 子鮮誓不鄉衛國 襄公十七年 公治終不言季氏 襄公十九年 叔孫惠狗公唊吏人 昭公二十二年 華元殺羊而食戰士 宣公二年 龜長簋短 獻公立納于驪姬 僖公四年 金寒玦離狐突空傷于太子 閔公二年 狄乃有武 莊公八年 冬復多慶 莊公七年 鞭之長不及于馬腹 宣公十七年 六之利乃麗于慶 宣公二年 趙氏喻冬日夏日 文公七年 賓孟謂人議己 昭公二十二年 楚軍之恩如挾纊 宣公二年 衛邦之鄙若芬絲 昭公四年 振甲執兵蓋郤克之遇敵 成公二年 入壘折馘乃攝叔之致師 宣公二年 晉軍爭明徵定保 成公元年 周鄭交惡 隱公三年 于晳信美 昭公元年 欒鬷矦曰 襄公二十三年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 考 春秋經傳類討論

屢喜虐 昭公四年 伯有汰侈 襄公三十年 韓起懦弱 襄公二十一年 鄫重貪言 莊公二十二年 比而乃肥 宣公十五年 原伯不學而將落 昭公八年 諫楚王而削足義見鬻拳 文公九年 爰衛君而滅親忠聞石碏 隱公四年 朱也當御 襄公四年 射中楯瓦者表淵捷之殊能 昭公十七年 觀卦筮陳完之吉 莊公二十二年 比父占畢之與 莊公二十二年 傲狠明德 僖公二十三年 項得禱杌之神 文公十八年 楚復封陳 宣公十一年 吳其入郢 昭公三十二年 叔于田夫揚之旗 宋公二年 徐子賂甲父之鼎 昭公十六年 隨不量力方懷叛楚之謀 僖公二十年 魯能待時且折伐齊之請 莊公八年 楚遽入鄢 成公九年 吳還伐郯 成公七年 晉趙穿有寵而弱 文公二年 鄭曼滿無德而貪 宣公六年

文子賦北風 哀公九年 穆叔拜鹿鳴之三 襄公四年 晉非逃時 軒之社昧 文公二年 首山登處 叔仲之語 文公二年 故才塞 僖公二十年 梁冠毀冕 同上 隨武子修晉國之法 宣公六年 孫叔敖擇定國之典 宣公二年 呂甥畏晉文之偪 僖公二十四年 后子懼秦景之逼 昭公元年 城濮之戰文公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 首止之師祭仲信由知免 桓公八年 子羽請墠 昭公元年 國僑去壇 襄公十八年 楚作僕區之法 昭公七年 晉爲執秩之官 僖公二十七年 韓起求玉環而拜子產 昭公十七年 定王去皮冠而見鄭丹 宣公二年 陳靈不君戲朝以夏姬之服 襄公九年 齊莊無道賜人以崔子之冠 襄公十五年 士匄乞盟 襄公二年 入壘折馘乃攝叔之致師 宣公二年 晉軍爭明徵定保 成公二年 韓厥馬前執縶 成公二年 晉于公室 襄公五年 子木暴虐于弘也 昭公十七年 鱄諸魚中寘劒 昭公二十七年 朝周室斥舞器之黼冕 隱公五年 齊涉楚郊 僖公二十七年 雞鳴而駕 宣公二年 馬首是瞻 襄公十四年 陳侯請隧 僖公二十五年 晏子仲枕草而寢苫 襄公十七年 晉文公好學不貳 昭公二十二年 羊舌氏濱貨無厭 同宋郜欲厚于寶 宣公四年 射中國將優于周閱享用虎賁 僖公十年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 此周定王之儀也于以示恭儉慈惠之禮 宣公六年 小有述職大有巡功 昭公五年 啓疆之言也于以顯會同朝聘之風 昭公五年 爲澤蒲于宗室 襄公十八年 蓋淵毛于王公 隱公三年 歌鐘者鄭人所以賂晉 襄公十一年 頌琴者穆姜所以送終 襄公二年 施及莊公魯史美考叔之孝 隱公九年 立于趙武晉人思宣孟之忠 成公八年 家父求卓 桓公五年 晉侯請隧 僖公二十五年 解陽救宋國之難 宣公十五年 丑父易

齊君之位成公二年宋公不王襄公九年士穀堪事文公二年鳥爲宋得之吉哀公二十六年熊虎晉君之柴昭公七年請說以死利衛明孔達之誠裏公十三年蔣侯周生寧晉見安子之志文公十四年魯侯視朔僖公五年梓慎望氣昭公十年周史相魯之二子文公九年范巫知楚之三君文公十年闕鞏逮封于唐叔定公四年屬鏤賜死于伍員哀公二年石厚與州吁並遊莊公三年桓公二年伍舉借聲子相善驟致名問襄公二十六年幸災不仁哀公十四年阻兵無衆隱公四年趙宣子之爲政也董逋進而由質要入年晉悼公八年華元敗城者之即位也宥罪戾而節器用成公十八年華元衛侯之讒襄公十年子重制義侯衛而楚平畫行成公二年華耦備儀盟夢而宋官皆從文公十五年晉修虞祀僖公五年秦封殽尸文公三年南宮萬棄之犀革莊公二年公子偃

蒙以皋比莊公十二年高渠彌斷之而逆吳子十年衛侯戰于犬丘昭公三十二年而怒褚師十五年于彪對微劍之事襄公二十二年游吉荅送葬之儀昭公三年楚平王禮新而叛舊昭公四年單獻公弃親而用羈昭公七年于羽知四國之爲使修辭令襄公三十一年趙孟觀七子之志命賦磬詩裏公二十七年向戌弭兵上同穆子崇卒昭公元年趙孟蔑歲而閻日同上申叔生死而內晉之非刑也同罪而異罰僖公二十八年晉邦三郤既以怨而遭誅成公十七年衛國二子亦因忠而見殺僖公二十年與穀盟孔襄公五年燧象奔吳定公四年鄭賈人不厚誣君子成公三年范宣子乃淺爲丈夫襄公十一年弦子時姻而國滅僖公五年成虎懷寵而身誅昭公二十年重耳對楚而語無儀僖公二十三年知罃歸晉而言不諛成公三年背施幸災

二十六年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 襄公二十八年 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同上 莒
父督逆目而送孔妻 桓公元年 魯莊公割臂而盟黨女 莊公三十二年 孺
子以景公爲牛 昭公二十年 盛姒以齊侯比鳧 襄公二十二年 石碏殺子之
說教以義方 隱公三年 狼瞫苔友之言未獲死所 文公一年 魯觀齊社
中權 宣公十二年 重耳降 僖公二十三年 師老實而右偽 襄公八年 楚軍後勁而
戚星晉侯數魯襄之當 襄公九年 算乎亥字史趙知終老之年
子 魯初尚璧 昭公二十四年 晉始用墨 昭公十三年 齊侯毀閘而去禁 昭公二十
年 楚王宥罪而舉職 昭公二十三年 孔悝及祏于西圃 襄公二十六年 無極
取貨于東國 昭公十二年 燭之武夜見秦伯備寫嘉謀 僖公三十年 聊
叔統實犯齊師 襄公二年 蠆尾宣巨績 襄公十七年 唐侯駿馬 定公三年 慶封美車

年
襄公二十七年 臧宣伯規相公納鼎 相公一年 公子遂諫隱觀魚 隱公五年 鄭隱公
訊高而宏仰 定公五年 單成公視下以言徐 哀公十一年 叔段異師
緒甲兵 具卒乘 襄公九年 邵穀謀師說禮崇而敖詐書 僖公二十七年
晉乃虎倀 文公二年 吳爲蛇豕 定公四年 箴父而雖謂無後 昭公五年 惠
伯而且明有子 昭公六年 鬻拳葬楚子于夕室 莊公九年 羽父弒
隱公于鍼氏 隱公一年 楚城陳蔡說無守以攸推 昭公一年 魯視
鄭滕亦然孫之所恥 襄公二十七年 衛國福小 哀公四年 楚師亟疲 襄公二十六年
鄭居魯昭 昭公十七年 慶封罔知于絕句 襄公二十七年
華定不若于蓼蕭 昭公二年 晉侯詢衛故于獻子 昭公四年 叔向
問鄭政于國僑 襄公三十一年 犀兕尚多難荅宋謚之衆 文公十一年 馬牛
不及敢斷楚地之遥 僖公四年 毛伯求金 文公九年 子罕辭玉 昭公五年

動而南宮震 昭公二十一年 衛侯與元咺爭
訟 僖公二十八年 二叔共伯奠坐鎮 襄公二十四年 鄭人藉稻 昭公二十年 祭足
十八年 重耳多謀又益兵而伐木 僖公二十三年 石碏愛子之
取禾 隱公三年 文公之知命也說須遷緩 文公三年 楚昭王之知
道也收不祭河 哀公六年 衛出公以弓遺子贛 哀公十六年 東郭書以
琴鬥注多 哀公十一年 公子鮑美而豔 文公六年 楚令尹宛直而和 昭公二十
年 晉惠公言多忌刻 僖公九年 孫文子衎而委蛇 襄公十七年 銷鳳鳳
協姞氏十妻之兆 莊公十二年 珠珠鵲鵲應魯侯去國之歌 昭公三十
五年 宋元公惡而婉 襄公十六年 太子痤美而很 同上 伯有侈而愎
叔統實犯齊師 襄公二年 燭之武夜見秦伯備寫嘉謀 僖公三十年 聊
蠆尾宣巨績 襄公十七年 唐侯駿馬 定公三年 慶封美車
秦伯召于郤氏畏帑重而言甘 僖公十七年 晉侯辭于

頭須知心覆則圖反 僖公二十四年 楚邦蘇忿生田 僖公十五年 鄭隱公
土功日至而畢 莊公二十九年 祭仲曰 鄭伯其斃 莊公十四年 莊子
爲猫琴工示暇 襄公八年 宋樂祁獻揚拒納鼎 桓公二年 公子遄諫隱觀魚 隱公五年 鄭隱公
趙衰之徒 成公八年 吏騶送賈季之琴 文公十三年 鬻拳葬楚子于夕室 莊公九年 羽父弒
僖侯作 僖公二十四年 人驟施于國實有覬覦 僖公二十四年 楚邦蘇忿生田 僖公十五年 鄭隱公
晉文安地 僖公二十五年 伯有嗜酒 襄公十年 齊侯好內 僖公七年 南史執
簡以住 襄公十九年 右師受賕而退 昭公十五年 平王之東遷 僖公四年 毛伯求金 文公九年 子罕辭玉 昭公五年
楚人慕魯而救衛 襄公二年 投政于崔鄭 昭公二年 右師受賕而退 昭公十五年 平王之東遷 僖公四年 毛伯求金 文公九年 子罕辭玉 昭公五年
李 獻禮楚人王合左師善守先代 昭公四年 投政于崔鄭 昭公二年 右師受賕而退 昭公十五年 平王之東遷 僖公四年 毛伯求金 文公九年 子罕辭玉 昭公五年
吳夷跂德不失民 襄公十一年 齊侯閉門而索客 成公七年 高固 昭公十三年 行葦洞酌 昭忠信 襄公二年 潢汙行潦薦鬼神 昭公三年 地

昭公二十八年子旗之忘氣不臣昭公元年子旗之忘禽也宜哉又亦雲夾日襄公六年李星入辰襄公二十一年筮簡公好用遠人定公元年況又亦雲夾日襄公六年李星入辰昭公十七年鄭伯始朝于楚僖公八年子國爲質于秦僖公十七年晉侯遷襄公二十三年伯宗乘傳而赴召昭公十三年子產逆勞于郊定公五年孟獻書勞于扉襄公三年樂伯致前言之大左射以菆昭公二十一年叔孫見士伯之時右顧而笑昭公二十七年士蔿謂號將飢莊公二十七年宮奇知虞不脤僖公五年卓藉馬偉楚國之政成襄公十五年通商惠工知衛邦之化治移妻擇楹襄公二十六年臧文仲藏蒲文公二年楚人望葉公如慈父齊侯戲南蒯爲叛夫昭公四年成季手文而名友閔公二年唐叔六分以爲虞昭公元年庸人囚于楊窓三宿而遠文公十六年晉國設于秦謀六日而蘇宣公八年楚能官人襄公五年晉爲盟主成公三年

楚鍾儀亡稱先職成公九年王子頹樂及徧舞昭公元年晉穆子禍起豎牛昭公四年羊舌肸生叔虎襄公十一年魏絳舍而不佞襄公二十一年慶舒受于朱方襄公十八年晏子辭于邶殿衛仲由赴難之日死結纓冠昭公五年祝佗父復命之時幸不說弁襄公十五年魏顆結草宣公十五年鉏麑觸槐宣公息侯犯五不踰閾僖公二十六年鄭舒有三儁才襄公十五年魯國不辭周禮昭公元年晉郤實用楚材襄公十三年子家書憑于執訊用告趙宣盾成公九年語語之鳥其妖也先告于宋災襄公三十年季氏介雞昭公二十五年衛侯祿鶴閔公二年李晃四國皆禍昭公七年日食而二邦有惡昭公二年梁伯從好于士功僖公十四年莒子不修于城郭成公九年鄭鄧析用甘竹昭公九年周儋挾足高視襄公元年楚舒去其柏棘定公元年晉文公改服以修官加于薄幣而重禮撫彼諸侯襄公二十五年晏桓子之死也齊侯唁之襄公二十三年叔弓辭致館之昭公二十五年盧蒲嫳發短心長更虞亂作昭公三十二年楚人圍之

禮（襄公二十一年）未人修折俎之儀（襄公十九年）晉侯勞于魯使（昭公三年）展喜犒于齊師（僖公二十六年）游吉送少妾之葬（昭公三年）楚人求襄老之尸（成公二年）齊莊公通于姜氏（襄公二十五年）楚亚臣聘于夏姬（成公二年）晉戮叔魚三數惡而無隱（昭公十四年）吳烳子重七奔命以尤罷（成公七年）來聘失戈（定公二年）齊侯喪屨（莊公八年）齊之賂也既以其宗器樂器（襄公二十五年）周之賜也復用乎大輅戎（僖公二十八年）宋三族而無害（襄公二十六年）楚二卿之相惡（成公十六年）季札逢子產如舊識各以觀賢（襄公二十一年）忽聘婚（桓公十一年）季孫之還會也由叔鮒之誘（昭公三年）伍舉之反楚也因聲子之言（襄公二十六年）壽餘屢士會之足（文公三年）狄人歸先軫之元（僖公三十三年）垂斂雖而平子怒（昭公二十五年）逐麋狗而華臣逃（昭公十九年）叔孫葬其僑屋（昭公五年）陽虎微而不宜（昭公二十三年）楚立夏州（哀公十六年）簡子克（昭公十一年）無終部囿（哀公九年）管夷吾讓不忘上（僖公二十二年）韓宣子聘（昭公十一年）右宰穀來而羔袖（襄公十四年）魯問宋之鄧鼎（哀公十四年）鄭賂晉之棄鐘但期存救（成公十年）蜚災已降（昭公十九年）螟害復興（隱公五年）宋雨螽電（僖公九年）宋雨過而乃有木冰（成公十六年）齊有彗于妖莫能勝（昭公二十六年）秋水故無其來（莊公十七年）渭雨尚妨于稼實蓋忌（莊公十年）宋魯斷肱（昭公二十年）張匄折股（昭公二十一年）齊滅譚而譚無禮（莊公十年）鄭伐京而京不度（隱公元年）加木于子晳之尸（昭公二十二年）樹檟于仁員之墓（哀公十一年）一乘葬于晉厲則非禮然（成公十八年）四翼側于

狩麟賦 有序

元 楊維楨

獲麟之說諸家不同或謂秦西暉之瑞或謂漢受命之符或謂夫子將歿之徵或謂夫子經成之祥修母致子之說蓋陋矣近代傳經者遂比於詔成之鳳夫以麟為應經而出是麟之靈也出而見獲靈何在焉故公羊以為異而杜氏謂春秋成諸而作往因以為終其理為長吾夫子固嘗歎鳳鳥不至蓋歎道之窮而帝王之瑞不出也大野之麟胡為乎來哉固猶而獲則是麟混於羣獸而為虞人之所擒耳獲之云者悼之辭也悼之者悼其出非時而為虞人之所擒也故聖人感之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句所感而作因以為終故獲麟後二歲而孔子卒矣何瑞之足云乎王道氏謂以天道終者即此意也故今亦不能外是說而為賦乎且天之未喪斯文昔素王之作經也其感乎麟之瑞乎麟又胡為而出也予鳳鳥已不至也天之將喪斯文予嘆麟兮祥乎異也吾聞元杪之精首四之靈抱至仁

之性拔不頻之形心兮好生趾兮不踐角兮不觸頰兮
不拔者死美子協律呂步周旋兮中規矩出惟應期兮
居必擇所不犯接穽兮不罹網罟藉之在古或遊於苑
或爭於囿或出於郊或在於藪匪家所蓄不世而有仁
主在位靈獸來擾繁王風之下降彼潛形其已久嗟嗟
玄聖哀姬紘麟負一角而囚世寒登麟於風塵削迹于
衛于伐木于宋接淅於齊于絕糧於陳雛龜不出于儀
鳥不至周公無夢兮亟聖殞身駿天逆于如彼察人事
兮如此道不行兮吾已矣仁哉麟哉胡爲來哉生不
逢聖虛其應出非其時失其歸西狩之獲世所疑反袂
拭面涕沾衣春秋制作豈在哉彼以爲厥文成之祥子
何兒跱於俎商也以爲將殃之徵豈樂天之稱聖
也聖這乎其位兮麟實瑞乎后皇聖出非其時兮麟遠
異乎素王彼大野之所獲兮又何異夫大羊注曰時之
治麟爲瑞吁嗟麟兮麟今時之否麟爲異吁嗟麟兮爲春秋
之所起爲春秋之所止吁嗟麟兮

歷代賦彙卷第六十一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六十二

揚州鹽運使臣趙宏恩等奉
旨編輯

文學

文賦有序

晉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
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
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
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
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
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作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遊文林以嘉觀詠世德之
英始也觀古人之遺篇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
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懔以懍懍
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
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撫弦而高興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
致也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建言授辭
選義按部考辭就班

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安帖而易施或坦夷而不安鑿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内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滿紙文徽而義明辭巧而理比或古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殊音於一致同末異於本條或抱一以獨應或守黑以制白或言簡而文煩或理順而辭逆或寄辭於短韻或託喻於長篇或遺貌以取神或忽近以圖遠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所無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淹思以取妙或率爾而造極雖離方而遁員期窮形而盡相故文詩目喜者尚眷懷心者貴當言寡者無溢論達者唯賾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柔嘉論精微而朗暢奏平雅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時序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淈流而不鮮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或理比於錙銖而得於毫芒或義妨於隱顯而害於大綱或言順而事舛或辭辨而意隔或文同而義異或理殊而事比或上條而下句或先唱而後和或前緩而後急或同辭而異貫或重出而複舉或詳此而略彼或抑揚於抽緒或優柔於平徐或遊心於虛境或馳騁於文律或寄言於短韻或託喻於長篇或遺貌以取神或忽近以圖遠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所無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淹思以取妙或率爾而造極雖離方而遁員期窮形而盡相故文詩目喜者尚眷懷心者貴當言寡者無溢論達者唯賾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柔嘉論精微而朗暢奏平雅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時序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淈流而不鮮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或理比於錙銖而得於毫芒或義妨於隱顯而害於大綱或言順而事舛或辭辨而意隔或文同而義異或理殊而事比或上條而下句或先條或後章或前言而

短韻對奇迹而孤興脩容與於閑房之側長歌慷慨於易水之陽廉而愁義亦雖愛而弗華混斯黃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徙玉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難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詭合務嘈囋而妖冶促兒目而偪俗固聲高而由下寤附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閑太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或

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是蓋論篇所不得言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復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溥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棗簪之間出天地乎並育雖紛萬於此世嗟不盈於予物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踟躕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愜盈而自足曜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胷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駢選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

志往神留形骸同於死木窗前獨坐了然自得時復有會於心不覺欣然忘食多皆意盡而會尤雖萬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勒故時拙空說而自惋吾未試大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泯塗無迹而不弭理無微而不綸配雷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唐 白居易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於荀宋漸恢張於賈馬永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書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譜

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寖衰頌聲不興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雅於一時全取其名則號之爲賦蕞用其體亦不違乎詩四始盡在六藝無遺是謂藝文之警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錯綜詞彩分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豔美而有度雅音潛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思飄颻不獨登高而能賦其工者究精微窮旨趣何患兩京於班固其步者抽祕思騁妍詞豈謝三都於左思掩黃絹之麗藻壓白鳳之奇姿振金聲於寰海增紙價於京師則長楊羽獵之徒胡可比也景福靈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爲先能文爲主炳如繡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

洋洋乎盈耳之韶武信可以凌轢風騷超逸今古者也今吾君布羅六藝澄汰九流微才無忽片善是求況賦者雅之羽翼之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客有自謂程氏弟蛇之珠者嘗斯文而不敢

宋 王 禹偁

夏日在野之騷思聽徂夜之閒憂念悅惘以淪忽心震憽而旁皇生悲其何愈從空詠以自遣夫詠之爲情也悵望若分江皐歷翔揚兮溢行雲再清輝浩宕弘以廣度約收息而凝儀既御聲以踰制又繁韻而發齊音塗鬱於春采香秋色陰兮白露商蘆鳥翻兮山光開長霞流布兮林氣哀於時也深表美緒孤響茹音屬素

清地金聲賦 以辭賦兼金屋高亮可

唐 王起

文含遠韻金有英聲苟操觚而盡妙同擲地而若驚五色相宣諒悉備而得其理萬籟俱寂三品作貢叶振脆而發其清鏗鏘佶一言之妙耀高百代之光榮當其孫氏能文天台作賦眇眇神邁悠悠精鶩發翠屏之藻思拔赤城之麗句既窮萬微之標復得華池之趣清韻秀出芳名獨步飄飄凌雲之氣擲而必觀鈴鈴振策之聲擲之可聆亦既成止居然衆欽乃顧良友大誇詞林以爲其文蔚

六藝賦 以辭賦易金屋

唐 封希顏

散琴書以吟想多六藝之爲儀禮緣情而損益樂與道而推移數方窮於大衍蓍不貴於主皮書斷決以象夫御周行而取隨則廢一而不可稽五材之並施且夫禮者含七曜均兩儀順之則安違之則危故君當廣敬臣亦盡規不害物以利已無謀尊而守界況復冕旒十二駱馬千羣會同侯伯享獻神祇者焉人無定樂有曲和羽增智開高寡欲必除怡懲之音使優柔以自足然後美教化成風俗魯不納於齊人戎辭遺於秦穆太史之賦推步萬端或分或至一暑一寒趣乾坤之取舍知運命之艱難亦有弘羊心計小道可觀便人利國下給上

安若乃墨妙之場書淫之客轉注別態圖方自適萬仞
蒲雲千巖落石垂露露於綢綺飛花散於竹帛觀夫始
用芟以代繩未有紙而作策何模畧之難同為智巧之
所易之大射之禮先王是崇侯以示其所服正無言而
富有余少算於多算或在澤而在宮天子用騶虞之節
諸侯歌貍首之風將以合雅投壺袞德進功敢不慎其
所舉取劳於中恐前功之相棄故少息而未窮良馬四
之分用壯平心正體自下奉上周諏則瑤水遐通虞
巡則蒼梧可望不遠千里惟君所向寧止過遠前驅逐
禽左廣頗終功於造父不見遺於師曠緊彼庶藝孰與
之倫圖基好奇夾食無親新年啟漢左遒亡秦今我守

則以禮動觀隨人為百工之相維於戲
聞先達之格言才難得而具美於小人其何執於夫子
有餘力以學文恐伐斯而傷理屬天地之交奉承俊藩
之貢士儻片善而必收敢長鳴於知己

書商文賦 大同書局石印 文類一卷 頁

唐 王 起

觀龜乎元皇之宅也寰海無氛書契同文宣於小學成
彼六藝殊塗考為策之古史萬邦同德知結繩之
聖君於時四方有瑞九區如一二敷冀宣儒風洋溢或
簡牒而異制或草隸而殊質莫不採摭其文錯綜其術
由是日月所燭舟車所通布八體而成若合六書而大
同垂象成規既由近而及遠崩雲殊象亦自西而徂東

流雜新墨之場寧吠詩書之圖或異形而惟鍊或鳥跡
以相混三墳八索何憑乎闕疑二首六身或因而知遠
況其名臣染翰行乎寓書昌言非同而不違數奏改乘自無驚於問馬
烹魚為學則予執藝無詐文加點畫何有書盡言而是
籍或筆或削決百事之紛拏如絲如綸宣一人之教化
則知司文之義大道惟昌合我人則尊於鬼方匪來規
於幸土將作範於後王巧者莫能革其故暴者無能易
其常日帝義龍圖寧務其八卦史籀蟲篆徒列於三蒼
故宜夫秦後代希德無外名鍾鼎而勒休施竹帛而圖
大遒少之能文著伯英之妙感前人之成事觀彼人文而樂
我平泰

科斗文字賦

元 張玉相

馮靈淪於寒扉匪聞風機渾淪共比無垠迨夫清濁凝
玄黃分陰陽章而結繩風交彩而騰文英英粲爛空翔
鑒雲王於縱橫齊於獻分於斯時也孰為錯書孰為典
墳有聖維立知韜乎葉仰觀俯察參羊宣人文默啓天祕
象形而字反音倫編心妙制約管靈夜震乘祇蓋悟音
協義立非假非藉啓蒙昭冥洪如星辰之經緯如圖
書之奏錯故雖科斗之形首粗而銳尾
纖而軽體宏內密亦負而成塵落蟲級參差鷹行鳧雁
之道假此以著帝王之治由茲而傳授受心法可發幽

科斗文六韻

若有客兮泛靈槎到銀渚倚莊樹而秋吟聆磐兎之夜語聲藏籀之前聞獨商羲夫上古誇斯文之偉績序中山之舊譜老蟠捧腹而笑却足彷徨曰世徒陋井蛙之見小而不知禿穎之善忘獨不聞之孔壁之舊藏乎在昔龍官乍紀繩結未舒蚪蚓蠆者呢若蠆魚惟劍物之妙思必有觸於外物譬馬圖之未呈心已藏於三畫感科斗之文字寫大巧於若拙觀其模形接腋倣象持頤首昂休鬱之影尾露蹙泥之錐跳梁爬沙之異狀未覺鳥跡之獨奇包六體於未形貫羣音之殊譯哭鬼愚乎中宵煥人文兮白日彼冰斯之毀穀曾何足以萬一三五繼作典謨代興牧青童僊懷前民淳自用代夫結繩遂刻契於寸鐵誠有利於天下廣頂踵而未歇下遠周宣未之改作堂堂軒轅時相唯諾垂斯文於無窮幸洙泗之再記豈獨紀於百篇亦與聞於筆削模糊癡脈詰而不朽發奇光於敗壁跨焚坑而獨躍倣蟫蠹而不朽發奇光於敗壁實突而當中貽六籍於萬世譬日月之行空若是果修之功邱俗淪事冗時異事殊大篆程巧八體異模疲衛石之日晏勞案牘於吏胥徒汗牛而充棟資異端之多書春蚓秋蛇之隨意鸛頭鼠尾之爭妹南山之竹潤未已往來之松墨無餘法奸偽之日長冒莫逃於古初若是者雖禿千兎而可勝誅乎於是能毫之祖畢曾莫裨於與蒭但願六經之行世又何必廢壯士於孔壁

元羅曾

石鼓賦

予盍觀天厩翔八觀之一乎岐山蒼蒼西周故疆昔人伊誰肉修外攘乎嘗訪遺蹤於岐下得故物於榛荒曰茫昧落雨墨蒸曰蒼蒼秦墨山之碑乎細筋入骨玉樹文初漢原廣之異乎章疲宝訣讀不能句決劒斫斷生蛟鼉龍北秦人詛楚人之嗣蓋陽修不能語其妙而子雲不能識其前也於是庶羊先何沈吟久之然後嘆然歎曰我馬既同者車攻之徂東也其魚斮鱮者吉日之燕喜也伐頑然者不可和之鳴兮吾知其為宣王之石

致也方英明堂受朝岐邑講蒐萬里無塵四海一秋天戈靡日凝雲不流勒駿功於石鼓將永鎮於岐周異銅仙之可移空迴首於萬牛嗟惟此石儗仰千古橫奇寶於道側微博雅其誰顧或龍騰而水躍或驚下而鳳翥雖字體不可知其誰之筆乎意作誦必當時之吉甫曾編詩之不見收竽亦何恨無人乎李杜於是慨然援筆而賦之

磨蒼崖之壁沈秋空之露取昌黎悅歎之歌而作石鼓之賦

元 周伯温

予嘗考古石刻而岐陽石鼓為第一每讀韋韓蘇三君子之歌心益奇之訪諸士大夫具在京師欲往一觀而無由也皇上踐祚之始年有詔置石鼓太學遂列於宣聖廟之兩壁尊之也明年改元皇慶余列圃于生撫玩之餘儻所願夫以三代遺物置庠序中盛典也韓詩有云聖思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蓋欲而不得故冀之於乎韓公不得見於昔時而吾輩得見於今日何幸如之乎為賦曰

周有石鼓今在辟雍列橋門而甲乙相輝映於西東紛質理之渺茫形制之穹崇有文秩秩有詞溶溶法皇頌之刻畫續小雅之變風前今九天之儀鳳蜿于六合之神龍威戰魚之物庶嘉車馬之攻同歷歷于瓊株森棘地久于天長維斯鼓兮作記勿壞于勿傷保億齡兮於耿光

石鼓賦

元 李存奎

偉周宣之中興鐫石鼓而勒成煩思神之守護復遇元和之太平湖所來之何從實雜門之孤生思嘗玩其辭

考其義義雖密而辭嚴與事攻而同意惟字體之瑰奇
非科斗而非隸所恨者雨淋日炙之既久而其中可辨
如遜之爲我僅百中之一二其幸存而未泯宜退之以
之鋪張眩耀於當世謂刪詩無西行之迹使至寶爲道
傍之棄言有大而實夸遂有以來歐陽子之議安知棄
之者非三百篇之剩餘又安知爲之者非出於後來之
好事

惜分陰賦 以光陰雖短不爲無益

唐 薛 昉

君子自强惜分陰於短刻期碩學於縑緗念冉冉之特
移非徒愛景惜依依之爲戀足冀迴光每正中而圭表
常懼淑於毫芒事且異於秉燭理寧同於息影崇樹在
其南軒向晝北戶初寒微照悠揚而漸短斜暉晚晚而
將殘分以惜焉豈少私而寡慾時之至也諒失易而得
難及其曜大當留光華未暮宜草草以不息希嗟嗟而
常駐出處無瑕故垂法於前賢往來不違見遺履之莫
顧既日擊而眷眷亦心想而專專兄志業之難就當清
陰之屢遷莫不以日繫月以時繫年是宜向微秒而重
矣何得在斯須而含旃不然夏后何以爲聖陶公曷足
稱賢於焉激切仰茲先哲彼分晷而莫駐此寸陰而靡
輟不食不寢載勉於勞者之心以遨以遊誠乖乎志士

之節皎皎白駒若有若無雖長繩莫得繫於桑野長戈
不能却彼泉隅今則晻昧斯在瞬息不改宜乎陋韜石
之騰輝輕尺璧之殊彩庶立功而立事故不倦而不怠

大禹惜寸陰賦

元 陳 櫟

昔者聞之乾道行健一息萬里君子法乾自强不已自
古列聖罔有不勤堯舜業業所以爲聖人舜之稱
禹以克勤於邦耳克勤於邦之實尚且惜乎寸陰惟聖
希天固自强以法行健之運惟賢希聖所以有惜乎分
陰之心賢哉陶侃孳孳不息以勤自勵朝暮運甓俯視
十陰之移實有同於尺璧紛紛學者不知自惜惜書春
之不再忍悠悠度夫白日嗟夫視寸陰而猶競此聖人
之所以益聖等光陰之隙駒此愚人之所以益愚

讀秘閣藏書賦 有序

明 史繼偕

執徐之歲厥月維暮主上弘作人之略開材館而延賢
人愚以蜩螗與寄跡焉朝夕金馬之門翱翔石渠之署
其於神經祕籍雖未及盡探窈奧而偶涉津涯則歎爲
烈祖敦古右文若是渥也章逢下士不睹瑰瑋殊觀繾
惋詞人不究崇茲實用作斯賦以明之其詞曰
九區成九鼎莫帝圖宣皇文煽鳥略張祕閣建經始於
中和之極歲基於景緯之辰嚴儼然宏而雲構度丹砌而
星躔負朝陽以南向擅邃密於東偏峻級周垣重宇層
軒雕玉砌以居楹裁金碧以飾瑞曳紅采之燦煜紛翠

氣乎飛鼇齊雲落星方之掩其璀璨麗譙井幹遇焉失
其煒煌帝乃發天苞闡地符搜汲冢之祕牒萃孔壁之
遺書茂先累乘惠施五車繁縟囊與錦軸閒琬琰及璠
璵藹芸香之郁馥爛繽紛乎卷舒巧曆不能窮其數隸
首不能擬其餘遠而望之如榮光萬丈驚起而通霄漢
迫而察之若清都乍啓愰怳而列居諸於是司之以元
老寄之以重臣開翹材之上館集卓犖之儒英服藻垂
帶冕弁袂纓雍乎鳳扆之倫在園翼乎鵷鷺之列充庭
乃隱詞叢訊義漂咀藝牖洒談釀出入二酉之中馳驟
千年之上若夫河龍孕乎畫卦洛龜載乎敘疇玉版金
鏡之實丹文綠冊之幽邈三墳與五典粤八索而九丘
仰煥矣其有唐頻郁乎其成周吾觀夫元首載賡發吟
咏之志黼黻作服垂敦素之謀歌九敘之時若戒三風
之綢繆昌申緜而隱約旦緝頌而多猷迨素王之有作
羌掩乎前修既虎變而龍吟亦金相而玉琢木舌宣而
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燭寫扶輿之揮光曉初烝之耳
目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而成俗莫不條貫森羅綱維
脈絡下逮立言之彥著述之良曾思膚儒以罄析柱漆
述道以翬翔禹墨循儉確之教申韓課名實之章馬班
范荀揚眉於事辭之間闔闔濂洛雅步於性命之場雖
各開乎戶牖總蒐括之不忘更有奎章宸翰寶篆瑤箋
聖政之紀大誥之篇揭諸司之堂職榜民庶而敷宣禮

業明而天澤位刑律設而雪霜嚴心學之祕旨括理
性之純全及羣聖之總作各爲書以龍鸞信員規之麗
藻而不徒跼蹐於言詮者矣當是時也潤假金壺光分
蓼杖混沌啓朗須彌搖蕩離朱心照輸倕意匠始而博
窺若沉淵之細鱗山之罝弋鵬翔膾鼈摳摘天斗採珊
瑚少而沉思元乎若枯杖之蜩甲進綸絲於月窟霏霏
乎忽忽乎若出乎若沒終而灌然悟豁然瑩若春水夜
生波濕玄冥而蒙衡巨鱷沛乎鴻毛之輕於以研天下
之幾探天下之賾斷天下之疑剖天下之惑絳灌於焉
而辭勞頗簡於焉而義暢李於焉而兎罝俾於焉
而丐乞塤亭亭乎獨秀垂緜緜乎不絕故神理數而消
頑鄙文化設而靖遐荒黃姚姬以不違顏於咫尺咎繇
伊望共接手於廟堂冀徒襲右文之虛跡而竊稽古之
餘芳若夫斲輪嘲扁亡羊誚臧孫聽梁而閉戶匡鑿壁
而引光密鵲蒲而牛乘膚向夜而螢炫雕蟲之末技
睹掣鯨之大方吾誠不能與數子並故曠然獨觀於斯
閣之所藏

讀秘閣書賦

明 翁正春

一元津於羊葉有亭毒龜圖呈於羲皇祕冬記鬼夜哭書神先
于集鳥粟龜不奇今書契出字之收于餘一萬二千韻
之總于約三百有六諸史研磅六籍輻輳巧曆有所不
能窮錄之右所不能目睨文運之中微羅祖龍之回祿

以故大酉含其靈小酉藏其馥遺經漸行散帙罔伏況
歷代之未章故秘書亦稍稍其復緊皇明之啓祚竒值
世道之亨嘉崇文教以作人竒龍徵宿儒於巖穴竒命纂摩而
之餘煙竒殺藝圖之奇龍徵宿儒於巖穴竒命纂摩而
訂訛文移利斗之質竒宇校魯魚之差既緒寫以成書
庵貯藏之湫溼創冊府於西崑闕芸臺於東壁重簷迴
廊左坪古城綺疏輝煌松檻敷敞天磐而闕敞竒圖
畫聚而充閭閱往史與于集子成什襲以無餘景龍四
庫惠施五車包羅千古紬閱羣書鉛槧披而日映牙籤
潤而玉振誇籲於結綺實參富於石渠羌斯地之深
嚴寧豈章逢之敢望肆小子之業瞻竒陟祕居之幽曠
慨館藏之濫竽竒從大官之坐餉庶遺逢之鮮覿竒敢
踟躇而孟浪於是邀近清署偃息玉堂嘉古訓之有獲
鑒不學而面牆俯流光竒若駛與龜勉竒皇皇況夫瀛
洲春煖太液波光鶯聲睨蝶影徜徉蘭猗猗其遲秀
遑弃冉以含香當斯時也余幸翰苑晴暉詞林清暇窩
日竒李鬳之棲騁心分鄴侯之架譬猶披社而登鉅山
藍田之丙千璠璵之珍在前惟介而守數庾海陵之倉
今山坻之積如稼既神炫乎巨麗復心圖而衡旰垂絳
帳而隱几被紈素以嘔嘔抱揚雄之嗜或疾或徐沉潛涵
泳亦春亦舒激芳潤於六經竒犧緒餘於諸子咀英華
於七略兮鏡興亂於列史考昭代之文獻竒思憲章於

億選畫指陰以伊吾竒夜焚膏以繼晷桄籍填典鋪醞
風騷異容容遂遂陶陶說者謂蹴雲之蹄不辱櫪棧
垂天之翼不拄網羅尺十縑縢之末楮公墨老之曹皆
古人之陳迹而輪扁之所粕糟又烏信其自免於管蠡
而自脫於環縗窶自苦而嗷嗷豈知紀載雖麤奧義傳
蓄往哲遺言後人芳躅理無微而不該善無細而不錄
況值聖主之右文加以明師之誨育即上智猶孳孳矻
余材之樸樕余將以吟以咏載玩載讀導文竅抗理窟
資之以啟啟皇猷豈徒[illegible]司之是束憶昔董子搜奇竒
下帷研三五堅思兮入臺芒司馬命意竒名山藏邊生
經營八八章是皆步中扃窺宏宇足以沃帝紀振玉
兮余詘不敢與數子並竊有志三馬敢謙讓乎禾皇竒訢曰
於皇我后文治勃竒棫樸作人髦士萃兮天祿宏開臚
若遠竒披圖尋經闚靈秘兮儲養英儁覃嘉惠竒鯫生
何幸隆簡畀兮佑僕勉研期適治竒羽翼斯文永弗墜
兮

讀祕閣藏書賦

明 張同德

繄皇明之建極薄圖籍以作君啓先王之冊府迺稽古
而右文詔藝執於乙索蒐微言於典墳聚六經之紛紜
糾百氏之清芬迺書契以來茲盡述作之紛紜漢武之
所不及表章淮南之所未嘗見聞極宇宙之巨麗觀古
今於夕昕於是考類就班選義按部文移科斗之質字

別會点之誤標錦軸之煇煌師牙籤而分布收千載之
秘藏焉 唐代之藻翰陋華牘之十重隘景龍之四庫念
所寶 唯書慮燥濕之相薄闢藝圃於西嵎創連雲之
畫閣左浮右城虹梴刻桷丹楹炫爛銀榜灼爍同石渠
之藻富豈結綺之盤樂纍纍鉛槧映交疏紅日以焜煌
苾苾芸香拂檻檻微風而散落於是皇綱恢帝紘張咨
四岳遵明揚舉側陋列庶常徵能旌藝率彼舊章是以
操觚之士咸受簡以就列清華之地盡寓目於緗緗朝
馳思於東觀夕遊息乎玉堂嘉古訓之有獲于鑒不學
而面墻歎辰去之太速今敢坐頹乎景光肆上聖而韋
編三絕今尼父日惟皇皇彼大賢而載書盈車今墨翟

之所垂方舒不窺圖圖于發天人之秘藏圖員笈遠遊
今究墳籍之洗洋罄願直秘閣于盾緝日於螢囊向校
書於天祿于泌握卷以就光遐睇往哲好學不倦嗟余
後覺欽彼鼓篋承聖主之嘉惠日翱翔於秘苑進稟訓
於明師退尋益於羣彥蔭佳木之蔟龍聽好鳥之睍睆
對瀛洲之蕭森俯方塘之滋蓋寄閒情於簡帙觀圖書
之璀璨尋先民之陳迹緒考當代之文獻咀風騷於七略
破圖史於萬卷手不停披口不絕吟夜焚膏油盡惜分
陰事必挈要言必會心枕籍藝叢志書林覽九流於
竹素瞰萬寶之琳琅將假經術以經世豈徒搢紳之是
尋於斯時也人閒晝靜時和景明蟬聲抱葉色連楹

開閉之覺發憤遺經倩藻鑑籍志遵神清怡心尚友之
修鉞志著作之林固乃為之歌歌曰穆穆清廟懿敎陳
于成周專統聖眞于登良簡俊佐文明于僕樸作人
蓬髮成于秘閣校讐備榮觀于恭承嘉惠共勉旃于顧
此清暇難再得于緬彼先覺作我則于

漢光照宇賦 以發揚明必大義為韻
唐楊弘貞

倫有貧居在陰志學無必思照宇之物類得聚螢於心
術敷貽燈於文彩之步流開卷熒古今之洞出瞳曨
隱映積小而成臨竹簡而增美歷銀鉤而轉明讀周室
之書在見日中之字覽龍涓之傳猶疑火照其營既有
不然時可吳勿用而宵行想夫交錯積中英華發外渝
於雕墨精之體無陰蒸昆之文有點既的皪於六身
之上復浸注於三豕之中則知雅善從宜功能自勵時
當炎煨暖映雪勿未期義沒窮谷豈勞光大始見無心
幸矣皓質承華燈奔揚之自此知照況曷之曰以類
弘物作者斯清士而寵物徒無忘其所能

唐 趙 著

[illegible]光照宇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大光臨書卷而有成由
是[illegible]影循環而無心孤懸
[illegible]仗而的的初分[illegible]
[illegible]嘉茂而龜文作出嘉

其炯若流燈煜煜乎發螢堂分十而靡陽助舒卷而不窮所以蒙微索積輕躡武子之志焚煌如貫反映於頭之功臨照池而珠還合滴映草翰而燎點寒盡至若暗室方扃清宵未艾倚微質於幽邃麗羣言而不怪初故無疲之能及夫結若雲舒明如珠綴互離離而發色紛漠漠而流睇是以象鈎深類冥芸憧憧光之不昧庶微躬之足勵

螢光照字賦 以題為韻 大成志編

唐 薛 昉

士有閱簡策尚卑精恒傑夜而作晝每聚螢以藂明期照燭於無隱俟流研而有成經帙時開玉篆共丹輝並耀銀釭下映繁星與片月俱生惟悅之際微明舒蔽或熠燿以光吐復誰離而珠綴俯而察煥爭星斗之文靜而觀炯爾見雕蟲之藝諒依人以明道匪勤光以自衛居暗室者憶我而藂窗遇明時者假我而自強白屬尼亟圖物勤斯飾不臨千風而不暉手香蒙臨豐池則珠還合滴映草聖則燎點寒叢誰謂仰手晦照篇籍了無小無大誰謂藏乎密隨晝夜以恒無必舍輝始微終清露之曉騰文鳥跡旋分謂雲烏之就日可以窮永夕而以佐燈舍之則共功不見用之則其道弥

弘顧螢光之在暗蓋欲罷而不能

螢光賦 以題為韻

唐 獨孤鉞

倘有流明卓犖竟然先覺勿懷崔之有角且以蘭膏既絕學廢無光穿屋如擒豈獨少年之日月其將欲假明於他人之室方鑒竊於夫子之牆乍引滑輝之投珍之暗忽分圖影疑月出之光觀夫納羅之初流輝乍舒獨見之明何異和光之義則如然後傳遠影未周將開小牖之分輝宛若難尋光大之書於是合之以上帝之則行役君子可來風之六翮吾信觀其下成誰謂我倫倫則不減誰謂國失亦不驚徒

定夫如無敵蜀之有私文從由與字通固知守其黑非吾役也用其光若已有之始勤啜閱之議不能精面終藂螢照之旨或異皆實見之學也宜其學也宜就翳用光不遠之於語堂問吾碩非為於壞倉志也明勞自知不足出言雖微之見實假照於之獨悟虛室之白寧喪用明吾心之能奪於味幸可望非報於人而已也吾心之明故能才已於人而不暉手香蒙臨新邑之高功不見用之則其道弥

螢光賦

唐 仲子陵

倦中道而息余雖不知請喻斷織伊昔孟子受學輟然
如疲日忘其所志月忘其所知母也賢只敎之勤斯拔
銛刀以一割應鳴杼而中藥且自賢亦自滿泥釣戈器
玉琢成璞棄於墓圃則有踴躍築埋之非近於慰圃則
有嬉遊賈御之知是也居爾於學宮之舍納爾於經籍
之館期子於之青青致履道之坦坦胡爲乎不勤以學
惟晝於敎苟爾惰之可停猶吾織之斯斷其貌既舒其
言又徐投杼下機爾惰刀介如絲之傷一緯亂其無緒帛
之裂千紅萬紫其無餘前工後拙始密今疎牽挻爲之中
止捋軸猶其一虛且以絲喻人以織喻學若金受礪如
木斯斲夫絲可以衆而不可以寡織可以勤而不可以
惰一絲所累以倍乎尋常一織所工而衆乎天下匪茲
細故以及大者彼婦道之信然況君子之事也故形於
織女思其功移於學士念其終業暢於外美歸於中則
以顧綃之理弘素王之風我友我生無落無廢學若山
積心無遠職當永斷織之義若之何以自艾

文戰賦 以上八韻 加試賦 內論

唐 林 滋

爲學之人會友以文念斯文之極要無極將一戰而是
非可分索隱窮微既不啻於夫子解紛挫銳爰取譬於
將軍白是推匪石之夫之雄莫擬且曰戰也者所以分勝敗之端文也者所
以明盛衰之理必將抑浮僞考深旨措詞苟得於朝闈
游刃宁甘於夕兀是用敭師於伐善之所命將於角勝
之場孰視而執鶴斯列豹變而龍貔莫當利口從橫已
有確堅之意雄姿踴躍無路穎之囊得失未分切磋
斯見弛張既出於心術向背實虞於色戰忠爲甲而信
爲胄豈憚重圍筆有陣而詞有鋒識能萬變既區以別
矣乃則而象之掃細裘作鼓聲之譬卷絳紗爲旌旆之
麥波駭九流苟再揚而盡委心攢百箭終一貫而無遺
乃考擊蒙諒無前敵決勝既立於三隅請命俄分於四
壁是以及門之子亟騁其成功無勇之徒空悲於敗績
已而探討無餘詞林晏如也思潛討深奚既分盡洗兵於
坐策於誰經今則仗其信志其學幸從戰之有閫願無
惡於君前

解 張 二 賦 以題目爲韻

唐 浩虛舟

王子敭之延賓已時偏切於史逐交戰於言詞出
奇而良乃志壯向敵而喜色不動去來
解仗既若定區中外之勢知勝敗之
主客先計之餘勢知勝敗之有自高甲連門欲堂上之
奇兵重重前忽開出身甲之利平不爭因
論說之工自得籌計之至情然於嘴爲敵藝之雄信增
共事宜前色成會之便時議共情然後以德而攻當

經管理官起居注居事府居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 夢 奉 校

目錄

文學

策賦

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慓悍體迅而
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東彤調摶以直端
柔玄豐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堯皇之洪勳敘五帝
之伏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王之功伐今表八百之肆
觀衛六經而綴百氏令建皇極而序倫綜人事於晻
昧令繫幽冥於明神象類多端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
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
黃管六旅色也

商修臺之奇見望珍度之上論灌之以清水芬之以当
蘭嘉竹翠色彫管合音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纓以
素紈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亭
煙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揮文流而昱布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性並載書武表含章發跡於衆
毫戰難屈苟容身於一管豈是鋒鋩進必願言退惟
庭默隨所動以投彩寓於員而保真收辭立句曾無點

註之所游藝依仁空負詩書之力恐無成之見
來以研精擇才而丹青不間應用而工拙偕行所以盡
心於學者當巧於人情惟首出簡中長憂挫銳及文成
紙上或棄知名以其提挈不難發揮有自縱八體之俱
寫亦一臺而不墜何嘗入夢終期暗以相親僕用臨池
詎徵於歷試今也文章具舉翰墨皆陳秋毫似削寶
田以耘但使元禮之門不時點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
書紳夫如是則止有所託有因然後錄名之際希數字
於依仁

五色筆賦

物有燦奇文祐豪思人心五彩和可寶煥六書以增媚豈
不以間之形容略宣毫端於一勺潛合水章施
墨妙於八行宛成錦字古人光輝發身參然手受
灼若出真藏烏篆編文新出臨池可蓮影長新效用辭
林分宿鳥之丹羽呈功學海聞游魚之彩鱗所以成盡
錦之組織和光之道乾肆力於垂露靚流精於起草俾
題榜之工轉得舒虹當進牘之時尤宜奮藻掌握猶重
文章之於秋松煙以霞駁操竹簡而淚疑倘使書紳點
畫像丹青之妙足徵卓爾無雙殊然
歟之二數美如今
不一格程彩以寘契刷孫策而秀出紛色絲于宜映練
裹暈科斗今仗閩組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於良實呈
烏跡之前想烏跡於瑞日當其色投之初念忘形而獲

唐 實 紳

諸璣六之次驚目亂以相於將發揮於煉石
翰苑之問媚花陰而若矣耕清田之上臨玉德以班如
是能相映丹誠暗彰吉夢嘉不亂之如削意相宣而載
弄混元龜之點政類蝥迷皓鶴之書思齊彩鳳故可
以彰於雅製點綴桃花舒彩賤以增麗耀形管以孔嘉
彼雁門而示功鏤文犀以窮奢曾不如披藻翰而發
光華

夢五色筆賦

唐 閻 名

夫何言告夢分晝查冥若有一人今遺我鴻筆居然
五色含其妖幻靈煬錯彩於無像紛斑爛而有形匪況
倫於畫思那溫潤於敦青稷乎帝微來何處所彩非
而自備管在前而神出意其思之相授期文章而見許
信魂夢之有乎曾目感而不阻神之正直福非回邪何
代無才曷江淹之允屬則吾豈敢畴郭璞之孔嘉榮有
靈今未悟復知夢中增華結其良夜幽閒齋心朗暢寢
而安於目得思不遠於無妄故降彩筆冥徵玄既與蠅
集而殊端方冕毫而說狀丹翠式序玄黃可分參乎素
色燭以成文若以我修辭五彩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
一飛向諸慶雲是知物有為通神為真宰夢於掌握驚
益夕以靈奇瞻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
宜飭躬而不殆展轉虛室瞳曨曉晃日目眩昧於花容想
綢繆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既而驗人

悅然觀身雖放言之在我豈假手而非神則知五色之
靈筆意誘斯文之日新
題目筆賦以中山兔毫作
唐 白居易
兔之健兮有雄足毛之勁兮如植竹毫芒必假兩之鋒鋩
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令爲手筆正得其要象彼
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騁能
於逸少斯則名因智士製在良工拔毫爲鋒裁竹爲筒
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豈
不以中山之明視動而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
成採衆毫於三穴之內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德之中
雙美是合兩於相同故不得與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
名誰云無以表人未之奇及夫羽宇澤隨指顧秉以律
動有度染松煙之墨濃淡隨筆之素莫不盡爲屈鐵點成
書露若用之戰陣則指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
而獨步寧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
書隨宜使但隨物無不宜人遇則施畜縮於晨窗毫摧
或於宵晝又安危於映帙紺跋名於彼移用於兹映帙
筆既已成矣又安危於兹初被輕於侍毫既象乎兔足就棲
之名稽筆又似乎奮拳引關之時苟名實之副者
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固草爲號者質陋
貽謀遠啓乎小雕盍念斃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
虞代之方修增其炳煥緝明璣以爲柙飾文犀以爲玩
徒有貴於繁華竟何實於蒸報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

史宣尼捏可以削定春秋夫其不象雅之羽者鄙其輕
薄不取能之冠者惡其柔弱斯距也如劒如戟可繫可
縛將爲我之毫芒必假兩之鋒鋩筆使見之者書狂發
乘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跡落縹
囊或處類藏錐之沉管圖扇忽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
學書臨水負笈辭山合毫既至握管未還過兔園而易
感望熊斷而難攀願爭雄於爪距之下冀得雋於筆硯
之間

斑竹筆管賦 有序
唐 李德裕

予寓居於荊外情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
然愛玩不足因爲小賦以報之

山谷今蒼翠曲水最爰竿出幽谷緣層嶺今茂奇蔭
爽澄瀾竿攀修竹鷓鴣起今飛翔白猿悲竿斷續實璀
璨今來眞根踞延今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益李望
蒼梧竿白竟指瑤愁竿怨深靈志淚今珠已盡染翠堂
今苔更文何施改之成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採
之嘉材截以成管實君子始操載以成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可於湘岸兒乃彤管有煒列於詩人周得之以供晴夏
得之以書綽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而齊均方寶此以
終老永朝耕乎典墳

筆格賦

吳均

幽山之在樹恒禁風而抱霧葉丈營而陸離根縱橫而
盤互爾其負雪合液枝翠心赤蕾其匡條爲此筆格跃
則麗藪方棄似華山之孤生上則員員峻遒若九疑之
拿出長對坐而衙侄水臨窗而儲筆

棄故筆賦 節小

晉 成公綏

治世之功莫尚於文能導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聖
人之志非筆不能宣三寶天地之偉器也

歷代賦彙 卷三十二 卷摘要 書類筆

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其義氏之畫計數萬物
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穎芒加膠漆之綢繆
結三豪而五重建斧角之立管屬象齒於纖鋒柔音松
之貞直則象神仙人皇九頭之範歷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或集龍賓之十二或吐奇文於九錫亦有曹衛顧陸吳
吳張陳山陰長史渤海永興書練染素悵駭點蠅非惟
貴紙抑高令名斯足以造乎墨妙然而其極未臻也惟
今天子在宥而理及於萬方治四洽燬述重光有作
必奇有文必蔚是以經首錄于之夫雕題鑿齒之輩稽
首稱臣擬頷款塞無不悵瑤墀望以隆上都固其竭愛
敬之忱亦以昭王者於無外然物雖遠勿遠雖休勿休
田與仁事大夫草萊求治敷政優游聖藻時宣翰墨間
作蓋已爛色鴻業炳然與三代同軌堅我微臣趙在草
莽恩以呈土物贊亦玄賞搜冥濛曉象周挹清華之仙露
標軼煤於佛幌物不貴異製無宜淫遠昭雲漢近沛綺
紛傳以理數起以荻鞠縷既附以流以申明其為施
也陵陽孤桐比於鄒嚮布葉蔥茗挺枝翕翠清露晨流
玄雲夜集永誕類其等敦豁禮其液於是挾以茜草揚
以蒲膏若有若無象遠而望之貌若蜂蠆碧
漢迴而察之況如鮫室之泣珠若乃醫青其為膠也鮪鯉之脆摩
鼠之角案海子曰之所縛爾乃解以
鹽豉前人金鼓之聲必研精擇非嗜博考寒暑之適均調
燥濕而甘苦酌起沸之可遵審厲膏之可記其為飾也
玉乳琢骼龍鬐騰芬馨部烈光羅陸離耀穀綺組競
襲重蒨昔曰示靡國華之所宜其為利也琳琅之柞監
田之田煙絲歷澄千百其花攻瑤耀光齊漆爭黝光可

美休泰迄乎天高氣鮮露滋霜肅斜漢左界旋璇南陸
菊敷芬以發芳月澄暉以照屋天子方御便殿陳幽風
侍從惟幄之臣屢抽意以進牘於時海宇黎獻式應孚
薛士籍於澤宮者千二百人書奏天子覽而歎曰嗟乎
人文若斯之盛也我明與二百餘載哲聖相承體天立
制崇作述之弘道則德氣以長世固已治定功成垂於
勿革然於禮樂制度讓未遑非所以昭景鑠詔來裔
也爾乃閱四門廣聽路考文章稽典故協頌雅歌湛露
旁及五材與百庶作爻物厎武庶去泰甚損殷御殿後宮
之靡麗遵上世之樸素述伯夷以司秩宗相后夔使典
韶濩美哉洋洋乎包括帝王步武駕盛德大業非聖

人其孰能與也白晁名倫務起薄史雲蒸石渠天祿之
府金馬著作之庭冀冀濟濟見竭聞敦典由禮蹈德
詠仁下及於羣黎高世亦且盪瑕滌滓無欲無管優游
自得守宇情以鎮至清斯固三王復起而五帝可生也
何詩書世主之足云由此觀之墨之為用章於國君與
於新文治於教化漸於兆民故夫一文一質道之經
也一張一弛者治之神也非張弛文質惡能與理道而
致太平兮如砥原夫匠石流盼蕩焚生輝象龍而負
圖作伏如鵲之織印斯飛設之戶庭王充之名已著置
之簡洞左思之用無違徒觀夫清光影耀真曾霜浮符
彩華鮮精明隱映皎如之色比瑞氷之玉壺煥然之文

紙賦

晉 傅咸

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品與事易既
作契以代結繩子又造紙以當策牘純儉之從宜亦惟
變而是適天其為物厎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舍
華強實好斯文取徒之淑以為已新攬之則舒舍之
則卷可屈可伸能黑能白若乃六親乖方離羣索居鱗
鴻叶使披筆承意寫情於萬里藉思於一隅

硯賦

晉 傅玄

採陰山之潛璞簡聖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
而為之設上下之前司配法象乎二儀本貴其能軟石
美真質堅加柔潤之膩圓合法德之清玄

石硯賦

唐 張少博

狀吐芙之石鏡當其上谷之側沉奇未識韞玉吐寶懷
珍隱德及乎入用以磨礪因人而拂拭故能撫之類磬
發奇音對之若鏡開新色競垂文以呈象亦登廟而潰
墨硯之用也詎可與歎而焚石乃堅然孰謂有時而泐
斯可以正典謨之紀垂篇籍之則者也遠更搨美六書
傳芳二妙用之漢帝常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
尼之奩是以遺文可述茲器美匹匣鉛匪鍊良金安可
比其剛不磷不緇美玉未可方其質光鳥跡於青簡歷
龜文於鴻筆則知創物作程事與利并茲硯也所以究
墨之妙窮筆之奇者也

石硯賦 唐黎逢

客有于墨之客卿從事於茲硯之間學舊史之暇日得美石
於他山琢而磨之其署如砥欲持研而染墨在虛中而
貯水水隨量而環周墨之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爲
用久而不滲故以爲美器成上古徵闕里之素王匠法
增華參會稽之內史貞王言惟一道心惟微於以幽贊
德業之仍敘歎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
典謨之仍敘歎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
典謨必藉茲器用成斯文蓋石固而人往亦事存乎硯
云至乃方質圓形鋼模龜首雕飾爲用陶玆可久橫彩
煙而不絕潛綠水而常有堂如石焉斯爲不朽昔偏宣
父厥容伊何宵積垂露中合儀波時代遷移去芳夏而
涵遠日月逾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遒報書生決兼東
京作者先哲攻文後成叨乘筆以當門愧合臺而竊聲

紅硯賦 有序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紅爲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爲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爲之賦曰

有物於此首花而足廣大胷杯口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爲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銳而腹皤長頸而巨口鋪糟釀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窒理解偶與物鬬胷滿肉槁棄於路陽瓦礫所笑然逢人葉石包裹不救謂瑕治以鼎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二爲我形沃我以水汗我以

以煤處我以几子既博物能識已否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既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忘而已矣且以予謂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黑茹辛含酸而不得守于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污模糊變化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污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捽枝諧楷之關屢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無名而喜利棄淡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

龍尾硯賦 有序

予所蓄龍尾硯比他硯最堅冀德莊從予乞曰此石宜宿玉堂豈公所當有邪以以與之又戲爲之賦云

柳子嘗有言曰硯之美者惟青與紫終青而下藍亦不數而世方無使予何益然之子石出高要之磨川方其始造也石中牢以馬祐犯驚濤之洄漩探萬仞之崖履訛動石之堅圓裹碧草以徑出割紫雲之鮮藝金繢於扇岸張雒目於坳淵於是房以玉室而綠以錦衣名以虛中而以居默字之適風楹之春晝偶莫逆於書幃管城子方蒙茸而落帽燕客儳巖巖之豐頤發知白之無展其底藍而看君荅煙霞之譚詞槩

古今於立項而觀者若未始與閒而有知以其有是之德故君子見舒而不衒也蓋嘗自網而出鯉略以佳瑞而生之圃於順山而鴻致容於越也而水細安端重而有墨侯之封腰微拗而作郎官之狀通于閩青鐵之聲秀貌於王器之上又嘗污盧攜之怒裾印太眞之醉掌未紫金紫之榮銜嘗醫於書幌治其素而弗用也猶責餘智乎予忘物質於草莽而狂生乃以鐵寫其名而市正仍以瓦肖其像由此硯之難致故紛諺偽之欺誰也願示此硯之清堅出於欽溪之潛水乃陋南荒之蠢肝而窮自比於龍尾匈數寸之利物俾於魯祠何裨美之如此從予游於魯有年矣其忍垢

之類已嗟所值之不遭紛白眼之相視徒一龔之可人輒倜儻而見喜將提攜而去歸置玉堂之槃几稔亭奮而逃窮脫怒罵之焚毀終未免腹洞於慕年而猶勝支牀於壯歲子行勉矣子將觀乎與管城輩耕於無所不知之鄉而紆豐年之義理也已

古瓦硯賦

唐 吳融

勿謂乎柔而無剛土埏而為瓦勿謂乎廢而不用瓦斷而為硯茲器履屈窪時豹變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幾年磨瑩俄新貯秋光之一片厥初在冶成象設方效姿論堅等質鬪標勝氣人莫我知是冬穴夏巢之日形為才役乃上徹下宇之時扶同杞梓迴避茅茨若乃臺號姑

蘇殿稱竹詣樓標十二之聳閣走三重之麗莫不領袖凝輝鶩奮聲勢逶迤如鍊行疎若級衙來而片影重重扁出而爐香細細脉稜金碧競託嵯峨玉女胡人爭來睥睨陵谷慈定松蒼忽為朝歌有已秀之麥成陽有不成之墓是則縱橫舊址散亂荒阡風飄早落雨滴仍穿藏隱之蟲春蕪新牛眄下照青笑之鬼火戰貴堆邊誰能識矣水莫知年何斯遑迹寵雕鐫貴乎有作備我況明哲在水以羞浮鐘且霜而謝智玉滿一豈松埋四上山經誤無澄明之石鏡當頭綠女疑來奇淺之銀河在掌鼠哉昔之藏欲益庶日干雲繁華危衣委一朝之已故其奕輝光名侯卓珠履氣欲突心存而一朝自花六於存而伍瓊瑤天孫七襄之錦自之昔歸於

須與策勳於文章石梁東觀陵轢秦漢孔壁汲冢頡頏夏商燼南山之松而不變腐孤竹之管而不傷墨者自墨而不迷黔者自黔而不將含中和而雲念而雷摧堅貞而金聲玉相霧殺被於江氷陰鑠溫於秋陽色非此時而寵辱之守重厚薄泓洋不名不辱而其用不可量也亂曰硯之珍石之瓌杳渺光含窮今神無已而列譜聖賢之軌圖不待掌莊浮層駕言而作詠

端溪硯石賦有序

元劉詵

石者天地陰陽之核也故蘊神氣異無所不有硯之爲石又其精者以天地之大而產石之爲硯不過數處而端溪又爲天下第一則山川英淑之氣寒暑神代之積千百年間晃而爲物亦不甚易矣吾聞端溪取石者常千百夫攜鍬而不能使之出或雷雹晦冥失石所在則知造物非無意於葛石也夫以其生之不易出之不輕則其出也足以經天地而歸皇猷亦必有相之者矣不然造物之寶是也將何爲哉作端溪石賦

伊鬱垓之肇判兮奠地維於四方東蘊和而清在西兮北亶勁而南曠南芙之呀裂兮胡爲而爲石之緘金運之陷回兮一日出而爲冰陰氣而補乎陽中藏太古之則兮蓋以潤而爲骨乎伏陰氣而補乎陽中藏太古之則兮蓋以潤而爲骨乎伏

爲大像之現乎或孫而象夫隨形以爲長狄奇用於天下舉有礪乎文章錦帆義區之第里兮遑其充貢歷春秋之萬萬兮置之玉堂清嵐永日之妖人兮何足與宿焚之以將軍五色之芒草之清雲經人之室以古倡兮發之以黃帝之六莖兮於八荒陳大平之盛典兮軼墳漠而庇黃扉笑十箱之春紅兮遠山其斷暗郵西陵之故元兮出蓼麥之妻涼龍尾失色而愈益乎鳳味伏而不及到構元氣於未石天地兮老宇山而行明昌忽塗運之陷回兮一日出而爲冰神何而周防及斯世而不自貶新何以爲造化之常

亂曰五色備天精寫南今數千萬年一見於人間乎龍
馬畜興河圖還今

書提賦

漢 杜 篤

惟書提而處容象君子之淑德蓋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若忘疏親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放五經之典式

書軸賦

唐 呂 牧

方與之靜也軸居其中大路之轉也軸當其用夫履端抱圖句陳迴而不窮有始有卒則不長終清時之訪老合君子於書室成周之禮樂映雖偶提而偶擱亦無固而無必臨乎墨沼寧同赴汨之時動必依人靜而莊壁滿貯攸藏異豹文之成易既翰墨之居珍幸提攜而無

彼殘文不假乎雕刻裁以新製自合乎圓方既出納而斯取亦扃鐍而有常想夫下泉委質上天致祭紫府咸莘丹誠若契宜介福以全生奚微禍而致斃苟利人以獲助甘成器於此際則有攻皮之工營巧於中遺文不剪軒樓潛通圖其蓋則合而能固采其質則用之不窮謝沈府之至樂入書林而見崇外也紫茸毛有所傅中也研空書有所聚箱蔚文章祕校乎之詞賦彌縫則宜亡三篋之書周旋必復且涉九衢之路若乃青門盛至尺素大兆蒐篋而不可置懷袖以攸宜必資之以善開充宇之而不竟雖納以魚牋乍似墜鈔之日臨乎墨沼寧同赴汨之時動必依人靜而莊壁滿貯攸藏異豹文之成易既翰墨之居珍幸提攜而無

戒緘縢交益其來也江海至深其業也波瀾所滌掩青

卧讀書架賦

唐 楊 炯

儒有僮經在乎致遠力學在乎請益士安號於書淫元凱痴於傳癖高眠孰可詎貽邊子之懶甘寂則那寧耽宰予之晝伊國工而嘗巧度山林以為格既有泰於詩書固無違於枕席模斷初成圓夫美名兩足山立雙鈎月生從縱橫所義且得於方正量枘製鑿術仍取於鉏梲功因期於穿鑿可究於紅明不勞於手無費於目開卷則氣雜香芸持編則色生翠竹風前夜淺無待遲

遠之覺日永春深常偶便便之腹股因茲而罷刺膚由是而無服庶思覃於下幃豈遠留而更讀其利何如其樂只且甲遂桂於簾幌履誰曳於階除每偶草玄之子不親莘聖之書比夫枕而嗟若西琴而病諸爾其臨窗有風閉戶多雪自得陶情之興仍秉秉安之節既幽獨而多娛遂憑茲而高閱讀易則期於素隱習禮則防於忘懈俯共友之神交回周公之夢絕其始也一木所為其用也萬卷何披墨洛之前謂江帆之作至書林之下若雲翼之新垂動靜隨於語默出處任於輓推必欲事於所事實斯為而取斯因謂之曰爾有卷子爾有舒為道可以集虛爾有方寸爾有直為行可以立德齊筆聊道遠以宴息

讀書殘樂賦 有序 明 王一著

王子冰夜讀書實一殘樂婦曰苟富貴毋相忘遂為賦之

爾其為器也闇而能納盈而徐沖卷舒惟時萬戶其同燭龍自非嘉德孰補昏蒙或照錦幕或耀朱櫳伴愁助笑提攜不窮相其體鑒製自良工如金如錫以錯以礱筆擢鬱茂吐玉無終青禁白圖畫旁通佳人是書以策吉凶軌若佐讀唔咿相從榱燧初鑽松寨始烘篝晨竹舍苦雨老風漁燈如星佛火如虹室

欽定四庫全書

翰林侍講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武功

善師不陣賦 以聖人以德不戰而攻爲制

翰林侍講學士兼侍讀學士兼禮部事務加三級臣陳元龍

唐 閻名

明明天子五帝可六政不嚴而諧夏以清師不陳而遠人感服於是旋大旆施鸞旗鼓勾無煩鋒矢無血鏃萬方仰四海同夏后之舞羽笑周王之白狼白鹿邊鄙以之不聳神武於焉介福至矣故善師不陣之功烈烈而都都諸也俾昔漢武黷兵於鄯殫天下之財悉域中之人南浮海北歷胡塵然後戎虜稽服賦獨入臣

孰與乎兵不交而抱不鼓遂奔走而來賓我師孔閑我后齊聖順會史之武有七德法周書之農用八政不討遠而遠者自懷不耀兵而兵威完盛信百王之楷範爲百代之龜鏡者也自太樸之既散俗易弊而若成蜂蠆感其毒螫鴟梟乃縱其翻飛是以有征無戰有守無圍家以文事華武事士以儒衣易鐵衣王者之兵也有征而無戰北方之強也不召而來歸旋師以出振旅而還示安焉之弗服在干戈而載橐韜楚子之滅弦小文王之伐阮旨條兮幸聽審聲士兮直言甚警教所被則莫我敢遑日月所臨於是乎無遠蕩蕩昭昭不諱之朝泰陶唐之比屋敢頌美於帝堯

有征無戰賦 以聖人以德不戰而攻爲制

皇威克宣強敵無全始建牙而耀武終不殺而摧堅授師律以徂征鑿門而出指我夷而向化掉鞅而旋靜難以仁勝殘以德綏懷未及方資弔伐之謀氛祲潛消詎假鼙鼓之力命將必先於制勝數課寧勞於逐北三令著而狼野自清七德彰而梟心已息是知訓戎有律料敵無貴來地形而動衆順天計以行師播武烈爲先登之亦尊英風爲遏亂之資利百勝者不其殆矣尚九變者於斯遠而於是指授而邊鄙革心按甲而兇渠授首向威懷而將順舒血刃而何有行當盡敵制在於成規武以止戈匪勞於善念安人之可待懷圖志而終不

富其蓋寵韜以啓路勁騎以清塵鄙身膏於草野笑血刃於車輪所以示專命柔遠人揚分閫之威無逾六月來有苗之類不俟七旬一舉干戈載櫜弓矢惟義是徇惟仁是以有以見解紛之謀有以見知難之旨且夫治兵在於克敵定亂在於國安苟率人以知化寧黷武以自戒所以不矜其庸功不專於權變文教被於含育武德彰於寓縣由是而言善用師者不在乎善戰

善勝不武賦 以能善勝者無頌威武爲義

宋 陳 襄

以威治國者國亂人者人必歸故王者因善勝而無越在黷武以誠非將成得無爲之戰矣用兵機斯蓋本道德以爲治異權謀而

尚威者也伊昔良臣上言聖者以謂君有其德則固於
邦本國用其武則黷於天下但為善之可勝必與我而
無假既守不爭之道率服羣心奚資因敵之勞始平諸
夏喜教旁出純誠嵇數自裕華夷之俗且忘征戰之虞
蓋以道臣吾有爭將爾無不怒而威豈假闔闓之旅惟
仁無敵奚煩起翅之夫且夫耀德者匪尚於觀兵修文
者是期於偃武嘉聖治以昭格且軍儀而何取自然邦
乃其昌人誰敢侮運籌於帷幄之內豈尚戈矛折衝於
樽俎之間詎揚干伍則知善而能勝者由教化以深敦
勝而不武者示威懷而可尊既蒸黎而自化信攻敵以
無煩所以舜格苗民且班師而勿用周降崇國惟務德
容而外疆不戰而克非勞結甲之能庸德而強詎假行
兵之善彼大勇捨乎不鬬善結本於無繩曷若我守彼
自強之志昭夫去就之稱武王之七伐乃齊終無發亂
文公之一戰而霸豈足矜能斯所謂聖化光敷民心響
應非烈烈以威取蓋巍巍而道勝故得大邦懷德而小
邦畏威成功允臻

不陣而成功賦以功德雙美成
宋田錫

聖人以德御天下威加域中詣至仁以無敵故不陣以
成功儻道德之格言謂乎善戰取春秋之經武自服皇
風是知恩始乎於萬靈武寔加乎七德安民和衆以為

屏瞻土壤載方隅以無事威我狄以稽顙俾其政成者
列爵功高者受賞是知師貞大人之稱也至若蓋臣嘉
謀以國利不可動忠不可賊威遠方以慕化訓萬民以
勤德使強弱不相陵殘而可克力敵佐之而不疑
軒后咨之而不惑此帝堯之師也蕭蕭馬鳴悠悠旆
旌武不害閭閻不改工賈政得其經事合其矩管仲因之
以相齊桓晉文由是而稱盟主此霸者之師也暴而不
戢安忍無親徒侈其欲輕用其人處勞則先加於衆居
逸則榮止其身猶回邪而自保迷大路而不遵州吁處
之以國滅于反效之以禍臻此黷武之師也嘗試言曰
王心無逸師出以律惟德其欽惟刑是恤自然道貫三
五動崇四七不假策京觀兮定武功逞淫刑兮數軍實
言乎師出在人其來自久動無悔敗位不虛受追惟古
昔厥有成否是則頗牧之勇敢可以執其手平勃之
事可以踵其後伊呂之行可以欽其順其守不失其攻
不有行稱文武之畧居成社稷之稱犒得
予孫以百代不朽蓋由尊嚴之重以禮立訓師律順正
動而何咎

王師如時雨賦

唐 陳去疾

惟唐十二葉盛德如春雖幽無不被而獷有未臣帝曰
苟非我武焉能庇人於是考龜策諧諮詢投干戈於苗
扈之地極黎庶於塗炭之辰是師也以勝殘為心以除
暴為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漢皇之黷武爾乃誓六師命
吉甫鼓而出兮俯而取始天聲乍發闕若雷霆終聖澤
旁流霈如甘雨既殲元惡不問其餘誠與之更始而待
之如初簞食壺漿將爭先以邀路縞黃耆艾知弛負以
寧居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攄洗心靈而沃若類草木
蹍衆乃欽獻以相慶曰嘗圖浮偽之謂及其蒙霑濡之
作解與枯槁而為欣流水赴一以貫乎睿旨顯顯嗤
類感得人兵不血刃曰嘗圖浮偽之謂及其蒙霑濡之
觀此原之啟沃始終忠愛誰畢之時見
人情之大悅既而新厥政革其弊達開儒風與文教載
安趨榮棄枯張正皇綱於寒暑愛下國之榮枯夫如是
莫不休仁澤以愉愉詠惠波之侃侃方且觀濠梁之魚
樂豈復比鷹夫於歲旱

王師如時雨賦

唐 韋孝標

念黎庶兮罹於毒痛我興師以討層如是歲稽得
嘗雨之霑濡豈不以喜溥潤涸枯草木之心寧慮暵
其乾矣天人之意將使衛討那乎至乃鋭戈矛齊卒伍
誠告虔於上帝祈發生於下土龍旗電掣疑驅蔚矣之

雲罷鼓雷奔似送霈然之雨亟六師之是侵實百姓以
爲心所謂謀臣如雨猛將如林馳之驟之似待時而將
降六伐七伐謂決渠而就深既踴躍而戎列象沉陰之
欲泄青萍制而破塊將分白刃麾而散絲不絶奚潤草
之芳茂信洗兵之是閟異苞茅之貢矣爾職不恭同陰
雨以膏之我心則悅不疾不徐箕張翼舒向兵革而自
弭喻霧霑之有餘多鼓鈞聲知上善之不若密雲不雨
想西郊之未如其宣王六月今非旱之備高宗三年今
適足爲實惟鬼方之是懼何人倫之足慰豈比指綵林
於一戎養蒼生於百年知我者信鑒令如春不知我者
疑甘澤隨輪一鼓而風雲作氣再鷹而寰宇清塵以此
款啓瓌奇之猶契非刑致而尚紋今按泰山歷危卵不
得已而用師如救處之大旱

大閱賦 以「出征爲治國不能無武乃爰人故得戎翟來王淮夷納
款嗟瓌奇之猶契非刑致而尚紋今按泰山歷危卵不
得已而用師如救處之大旱

唐 閻 名

惟聖有作合靈大麓萬邦以平肇動成輪瑞景集前
祉慶至猶且修千羽除戎器載文德於武備大閱之禮
所謂簡車徒謀元帥以虞以度習無不利故冬冬有典
夏官是司尚黑服建黑旗各有層以于往昭用衆之在
茲探元辰於仲月得陽日於斯時然後萊田立表斬牲
徇陳飾游旌控高勢百其勇倍其信騶馳翼驟於退旅
進鉦鐸鐲鐃之聲鼓鼙之節教無不順成以律而自勉謀匪高而平
藺防而合禮罷芄野而作鎮邊隨削平天下文明遠以
畋而以狩知足食而足兵武士趨夫呈才是武將攀庚
欲泄青萍制而破塊將分白刃麾而散絲不絶奚潤草
之芳茂信洗兵之是閟異苞茅之貢矣爾職不恭同陰
雨以膏之我心則悅不疾不徐箕張翼舒向兵革而自
弭喻霧霑之有餘多鼓鈞聲知上善之不若密雲不雨
想西郊之未如其宣王六月今非旱之備高宗三年今
適足爲實惟鬼方之是懼何人倫之足慰豈比指綵林
於一戎養蒼生於百年知我者信鑒令如春不知我者
疑甘澤隨輪一鼓而風雲作氣再鷹而寰宇清塵以此
款啓瓌奇之猶契非刑致而尚紋今按泰山歷危卵不
得已而用師如救處之大旱

大閱賦 以「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交通安武緊宅而上下
順厥二連之可久同五材之並行變冬中胡地馬肥寧
類頊列茅土之陰兄以克定禍亂天禄永終雖八荒有
[illegible]而皆主故軒轅出涿鹿之戰
[illegible]而尚紋今按泰山歷危卵不
得已而用師如救處之大旱

唐 胡 瑱

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交通安武緊宅而上下
順厥二連之可久同五材之並行變冬中胡地馬肥寧
類頊列茅土之陰兄以克定禍亂天禄永終雖八荒有
[illegible]而皆主故軒轅出涿鹿之戰而尚紋今按泰山歷危卵不
得已而用師如救處之大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既院不虞而作式亦因狩而治兵大田獲之以三品和
門樹之以兩旌抱木之徒見轎夫而遥泣傷弦之禽聞
虚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崇盾負羽獻之大小既公
私而珠獲野之陰易亦人車而各主豈即鹿而無虞誠
獻禽而後取比非以田狼治天下之極觀亦田之簡衆

和習武

大閲賦

宋 王禹偁

大閲之義載於春秋彼乃一國之軍禮千乘之諸侯曾
未若天子之大閲揚神武而開皇猷天祚有宋授禪於
周太祖以武功戡定大宗以文德懐柔倫兆人兮頌聲
作四十載兮王澤流二后上仙貽厥孫謀一人繼統承

天之休大宋孝思四方見兮先王之典紀重熙之勲兮於是延英入閤端冕凝旒鈞臺啓宴射石鳴球天地合和觀乘庭之鳳舞君臣相悦聽在野之鼓咽惟聖皇念祖考修方欲生榆頌利兵下武克昌厥孫以祖考綏武經而平寇警以為天生烝民樂而稽訓陣閲容師兵革武有七德予將蓋乃戈矛時也農安舊業虹現收閒徐飛原隰嘉禾欲乎田畴農而復出如雨雹盡而復生如四時同于弟之親父兄急難相救若手足之捍頭目斯須不離不謹此屹然立不敗之地堂堂乎成無敵之師以虞待不虞則禍亂息矣治各如治寡則進退隨之所謂有備無患居安慮危寧宗社震鑾輿陽皇威於無窮富乎悦於兵着夫如是歧代之詩乃云乎旬出車城天步順

陽大蒐安能窮北驅山講武不足稱奇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平戎何戎不北兵雖示乎服習戰必分其曲直周武桓桓之衆尚以仁而伐不仁漢高將將之材固鬭智而不鬭力既而皇歆洽白日斜還北闕御東華宴喜斯備庶賞有加氣增堡壁啟動遐通大漠極流沙仰見破天觀可汗之名風行紫塞賜奉國契丹之印永屬皇家帝庸作歌曰願時備符文邊傑寇揚我武兮師人輯駐軍陣習熟威醜虜兮不教而戰祇取敗兮不戰自焚予深疵兮近臣再拜而賡歌曰秋大閱兮威窮邊兵力銳兮人心堅封狼居兮神茹行抵瀚海乎登燕然僊遁遊兮無地成扶服兮朝天無外之化兮被幸上升

甲之禮兮昔上玄然後柔英聲介景福億萬斯年

唐 李乎卿

欽至賦 以誠敬為本

皇矣聖王賢哉良佐廟謨克諧武烈斯播肇門而上將初出屆指而西哉已破旣款誠而獲俘遂策勳而類禡龍沙漠之莫僊見遐庭之效卧蓋所以示王師之有征誠天下之不期故能感其出也諧六月之功其入也叶三年之績庭實旣備皇歆是式酌百壺而軍聲愷康載萬壽而喜氣縣幕茂勳彰於寓縣盛禮陳於宗祏知我功之無敵六師於是乎張皇百蠻於是乎世惕然後勇爵高設元功克孚拳旗斬將者其錫蓄攻城拓土者其賞厚築京觀而無謂

笛崩角而自壯然後陳大禮廣庶績乃公乃侯左賢右戚一人有慶必俾武修文四海無虞乃銷鋒鏑宰夫供其宰醴柴人陳其爨擊英英之士爵勞先以俊課乾乾之夤寧命嘉其勳敢惟我后貢三古之奇哲緝百王之絶紀用伊呂則寒無遺策扶衛霍則功勳不朽每懷遠以貴功因勞軍而獻壽坐朝飲至同魯史之策垂在清廟祀烝漢家之斬首遠方安而猶慎多壘靜而不有反夫殊勳既答王澤斯崇勞還師以杖鉞賜侯伯以彤弓勇爵勤能懦夫增氣於無敵拔卒爲將武臣誓心於有功然後宴海遠闢天下大同教化無外昭明有融詎

曹劌者何魯國英士好有征而無伐必慮終而謀始是以揣人情究物理決勝則若火燎原發言則如石投水智非爾及孰人胡乃以措辭謀必我藏莊公固無其遂耳今小大是恤忠信是履故劌謂公曰此可一戰而已於是陳車乘備甲兵額謂斯戰請從而行敵已料却計當宿成嘗有奇才將吞之於度內齊無良算詎得知其倘萌俟彼三鼓而退詩此一捷而平若臨穽扼獸竭海斬鯨則何以逞其情哉觀其揚紅旗耀白日兩軍山峙千騎掃北揮戈雷厲甲兵額謂斯戰請從而行敵已料却計氣衰兮其律已失果當轍亂而旗靡孰謂無固而無必

既而奮師敗績奔竄於空閭鶯塵投於雲表鴻門之會比其功而莫高承露之師齊其節而細小餘勇未終地盡川窮師旋而雲陛畫廊兵珍而山河夕空已矣哉千古英風被褐之時豈見當年君臣闔之心指百箭背之勢登載之日指緻為三軍之雄益使曹君去其老物其欲火亂楚於引狐擇其善從其能得冀翼之股肱故君子曰猗歟曹劌經國之大猷夫肉食者終有愧於暖昧

昔孟門之戰氣北也空山南旗千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孤環遠隨憂月兵至此不死何求試

厲其間比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泰圖之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麤得精鑒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責功舍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王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于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下還亨風代與三五比崇身與二八爭功威強晉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渴賢固久懸無私之鏡以照六合持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掇奇拾異蓺菲盡取若有一人今近文章合堅貞皆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都題橋以見志入函關棄繻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爲棄甲而生授軍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不克事君如之何匪諜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孫武試教婦人戰賦 以大智大勇大信運乎書說 文新選卷三十四 武部

唐 李 紱

昔孫武子兵法十三篇王曰臣閱國之大君之尊法星象日則乾坤蓋勢力之牛將用實並用故文武而兼存所以安社稷保宗祊霸圖處俄三敗之深譬乃先許以乞降然後謀而吞臣實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孫之利以討其貳雖邦國之無虞必干戈之有備今者革車千乘介馬萬繹外多勁敵敗我事誠顧陳五兵之道用一鼓之氣雖寡人之不德知將軍之自試閨女子之難令豈習之而能致不然者則無以表將軍之異

武曰唯大王之所示乃名內宰出麗嬪下高臺授武臣皇皇兮其令已申請命兮其氣益振今日寵不可恃法有所尊當秉心以矢教勿佔色而驕人於是建主首統諸婦示其左右約其先後唯王貌之自矜念將軍之何有顧三令而却立哂再麾而掩口當兵法之必誅雖君令之不受既而易將更令整行定伍開天門閉地戶審向背分客主角以奇兵金以節鼓張奇正以導其進退制方圓而必中規矩武曰彼如桃如李皆如貌如虎可以服楚越撫齊魯悉大王之悉觀豈獨播於虛聲以婦人之譜武王曰始也壯卿之術今也信卿之效將遇敵而可敵故難教而可教乃胡羣臣御正殿授以斧鉞

彼其政駭王不失王道武不長武二姬而顏色匪作制敵國而軍容大變於是孫子用兵有獨斷之名尤不若吳王有創定之善

火牛政圍賦 以大智大勇大信運乎書說 文新選卷三十四 武部

唐 閻 名

昔田單八旬之國坐必勝之籌伺燕軍於無虞之夜燃尾於負力之牛將用實並用故文武而兼存所以安社稷保宗祊霸圖處俄三敗之深譬乃先許以乞降然後謀而吞臣實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孫之利以討其貳雖邦國之無虞必干戈之有備今者革車千乘介馬萬繹外多勁敵敗我事誠顧陳五兵無怒於飛突於是建旗蓋逕名軍因七尺之殊狀畫五綵二旂文先驅以詰鑿垣之門暗落及期而進衆草之火遂焚已而夜景將半晉鼓潛煥龍章交映虎旆雜半

以強服猛牽牽之質前驅從黑忽明無備之師大亂撻
萬蹄以躍出譟衆鼓以相從喧聲震乎厚地列炬遊乎
崇墉風敵後鉄血灑前鋒一戰而强甚周武之昭歸獸
衆神皆走劇葉公之擢真龍始其雄略唯神開機必果
合如雷電迫如星火飛馳之際先資戰野之威叱咤之
間已轉覆衆之禍故得騁照曜悲橫行士卒咸以奔潰
山谷爲之震驚陷陣摧堅不勞於五千之士而追亡逐
北何啻乎七十餘城由是齊人復振燕國大傾襄王曰
牛者以彊力稱猛兵者以計謀自幸必將盡一時之氓
觸爲萬代之彪炳豈使飽豐草與清泉望桃林而休影

埏下楚歌賦 唐 開名 一

昔漢兵來罷即之埏一物格時變威勢寡而雄敵武
爲知劉氏昌乎四面歌是何楚人多也且其泰以三
世漢之五年當重圍而外合聆遠韻以初傳令畫辨門
如貫珠而有序聲環戎壘圍彈絃以相宣將清氛祲於
益夕寧過行雲於遠天由是互變新聲復轉悲弄殺已
人而已起明漢祚之一統宣於里巷千門而羣大吠聲
靜入庶旌一夜而滿城驚夢罷其本秦人也盡當泰聲
友作豈由以移楚情好以表升平之迴引謳謌之清感
楚外廬風急而鼓鉦動地曲終迴顧月上而旗旛繞城
楚二乃起自帳中憫然悲慨顧謂之餘斯在麾下之師
已散在昔割河渠分理亂東之爲楚西也劉漢乘時負

約情款實以空穿古志增悲音流不斷但聞迭唱
以繼和寧有側聆而屢歎迴首無計處今奈何汝起楚
舞吾將楚歌弱冠舉兵霸世之名則振窮途敗績拔山
之力空多固知天命有歸雄圖不遂合續梁之未罔信
創業之難效戰征七十空傳海內之名子弟八千誰返
江南之地已而楚幕旗偃漢軍角悲雖潰圍之遠遁終
渦網以難期便繼遁聲可成功而作樂果符先兆乃獻
凱以旋師鳴咽奏之一曲決雌雄於此時

漢以木女解平城圍賦 唐 謝觀

漢七年兮海內已清恃兵強兮深入平城將耀武於窮
邊絕域欲用壯於四夷八紘舉國興師盡敬之言莫聽
七日不食陳平之計方行於時會匈奴單于閼氏之
美假創刷於發言寫辭翰之容止遂手刃兮巧笑俄生
從宗給而機心暗起動則流盼靜而直指似欲揮君之
難進惟恐阻容如行報主之誓無辭克已甦捐枕臉旋妝
柳眉日成可望肉食無遺搞打漢而標格有度傳暮裾
而模黑步安節緊貞歌劇則之刑無啻稽華窈窕見
劇成之屋不疑無後迴出孤以安獨步向鋒刃之形
楊高秦松柏之心堅圍既而踟躕素質婉娩靈娥日照
顏色氏章綺羅觀從過之容光楚思如何之誓義有
貌下官爲飾詐無情而不轉沒時也匈奴合圍婺人
興事故持嫠婷之淑態用挽閼氏之所忌果萬如劒之

睦不識運斤之奧觀其玉立漢殿花生女逗香飛大漠
名動雄蕃各揣蓑陋之姿胡顏悴寵蔽念腥膻之質荀
且孤恩乃備警以極論並懷禮而獻言以為漢之與蕃
本為疎圖冀兩地之無患曷二主之相懲落日而鳴聲
自怨中夜之重圖時失

漢文帝幸細柳勞賦 命令以為韻 唐 馮 翰

虜犯桮窶軍屯柳營親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為將之
名其貽也威獨立氣橫行由棘門而及灞上列千騎而
陳五兵羽衛爰來威儀既盛馬壯而塵起旗整而風動
全忘以律自矜萬乘之尊是用加篤未發三軍之令及
其迴鳳蓋駐金輿師徒方俟於條往介冑俄驚其勁如

人心為之激發天步之艱時諸侯之初傳自南自
北泊鑾鈴之有節匪疾匪徐倬夫推轂而行受賜而出
苟心膽之無二視尊皇之如一足使他將顏厚於股肱
慄戈鋌有羅歷滿水之波闚士馬無聲悄棘門之風日
想轅令言先路典憲於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霸軍山
河保泰仰皇威宇宙為而敢違上命不戰而自息妖氛
時也暴去強秦功成大漢炎火興而劉氏將熾旄頭耀
而胡雲向叛思堂堂之陣用拓封疆得趙趙之夫以平
禍亂宜其威加異類才出非常精貫金石貞含冰霜近
鎮七城之上遥臨渭水之將靶兩類之可磯師安得奪
諒我戰之則克敵何以當國家威武有制宛銷蜂蠆之

二巨晨爪牙之衛斯幸也設則可加蘇足和於其帝

昆明池習水戰賦 命令以為韻 唐 王 起

伊昔漢武將吞遠夷習水戰之雄雌池則無深爲填河之象戰思拓土合水國之風將以規遠畧收望功遒方不旌儉俗來同豈徒列萬艘之邏逸獸一洛之沖融乃命搜舳艫徵卒伍判楫櫂備金鼓得仗飛於荆江獲文身於越土榜人來萃水客斯覩介夫佐化好牽牛以交映畫鷁呀呀與石鯨而對吐奚去陸以習坎方整衆而耀武武之耀今昭彰衆之整今張皇攬弱拔干將可以摧南方之強列萬夫之貔豹雜五雨之雷霜躍彼逶潛見魚麗之出遊乎

洲渚知四翼之張翻乎作軍攻臨武事進退有節沿洄
趨利或走兵而鳥逝或應鼓而慶至令肅而必平我虜
教民而不可奪帥四選練簡士德增修森森兮列於武
庫詵詵兮以層樓文物燦乎海若名宿乎鴻侯河
清知之靈瑞翅厥為之流浮則知水陸之講真民則遊
荒可代舟車之利克全則珍寶爭先故能立功於窮奢
垂盛於當年國家以四海波青九夷革偃威彼洪治猶
連漢苑餘波尚在空發藻以潛魚水戰不修恥勞師以
藥連實武皇之清津宜福祚之來反

漢武帝勒兵登單于臺賦 以漢武帝勒兵登單于臺為題 唐 韋 克

漢與五葉帝曰孝武氣蓋羣方威加四海內謂八表可以力取所以發王者之師於中原登單于之臺於北土乃徵騎卒爰整虎貔將馳大駕用建靈旗電烻星奔忽東西而滂渭剋勝龍驤紛左右以嚴鞮出乎閶山之外乘乎青殺之時始也歷涿郡之墟涉西河之水踐匈奴之絕域跨長城之故壘洪塵坌乎三邊白刃森乎萬里追風曜影之騎前以先登執弓挾矢之徒紛然四起帝於是奮師旅縱窺臨雲浮層構霜激雄心聲鼓之聲自陰山而雷動旌旗之色從大漠以煙深故得遠賊龍城旁分馬邑倚雲路以周覽窮地形之可襲悠悠四塞辨古戍之微茫一一遵天見征鴻之出入

既而虜不敢犯兵亦言旋將雪恥於平城之下冀賂功於高廟之前殊不知天下一家不必耀威靈於億兆域中無事何煩詩被練之三千見役警羣胡悉孥戮且非不一人之恩信亦何以制九夷之榮黜徒使五原之下厥兵之馬之蕭蕭回海之中戰兵車之軋軋未若我國家無私焉周不戰而名外攻突陷之豐內懲進善之旌俾四方之通奉致九有之文明豈徒與西戎北狄較戰而論兵

請長纓賦以謀果氣雄拳

唐 張友正

昔漢武志開中原謀欲吞遼裔遂伏者之招梯航咸率尊之雄扈捏瑞節將伐俗斯徵詩云必其王昊赫惟超之

王南方之強控百城而窮住泥五嶺而為防陛上圖之正朔弄先王之憲章子雲乃奉璽書小國又非內屬絕交火志以申憤遠雄謀而外揚蓋開之鼠之輒連結雖題之俗地遠人疲山重暑濕不可以師旅加不可以威刑束請令流聖澤以旁浸引皇明而遐燭雖百越雖羈而長纓可足何者欲以請長纓之容欲以革斷髮之風使有執珪以展敬庶無鳴鏑以稱雄餧而化被越棠威行南土解椎髻而衆莊冕舍卉服而垂纓組莫合浦之明珠與炎州之翠羽咸奔走於外域共克盡於內府綏頻來九譯之朝一言歡兩階之舞是知以長為美士以才為主當其時也爰陳敢請之辭於

以繫為累致末羈之虜觀其與言無悅適足無畏有以見四方之氣功諸許籌事惬所求有以見千金之謀士之處代貴乎推誠解紛打大擾福重立信於金石急成仁於水火借見於長纓願輕生而致果

唐 閻名

昔我帝志籌典武拓北逝流願陳炎漢之威武述壯動超之分氣以謀言是發不假短兵之交遠器無傷思期繫虜而來王既存乎功莫戕大奚辭於道阻且長擢俾強於吾端亟申北面之禮屯兵款塞之首飾翦服南方

之強兢而屈彼絕域於馬鞅惑以利害爲紀綱以禮義爲組織明其攻取之計北以牢寡之力越王於是俯而敬聽仰而失色徒慮梟首之有期惟懼束身而莫得乃解其雅言願與華同獻明珠翠羽之珍曾無虛月化斷髮文身之俗莫不嚮風諒約束以在始故羈縻而有終原夫三才之古自騁七術之衛作警俾其氣憤於胸常恐兵在於頸聽終始之論之命已有懼心受縈紲之時敢不引領是知緩之是持功固懽期錫王者之服章禮以牽加越人以文見義在繫維斯則繼陸賈之前功乃立可俟也來尉佗於丹徼非遠莫致之則知善於激勸乃適我之願詞可綴横故縻之以纓則雕題黑齒之類孰不從風而行

上將辭第賦

唐張 遠

匈奴猖狂犯漢封疆天子赫斯怒而沮南牧詔上將而臨北方惟干戈是揚惟賞罰是將能推誠則功臣必錫之甲第不私已故嬖姚見辭於武皇所謂萬夫之雄特百代之忘良也且將軍英威景決如火烈烈志以形言義以激節乃進而陳曰烽燧之虞未滅穹廬之窟未夷朔餘孽而尚勞何棘寧之云啟於是崇義立勳報然不羣精貫白日氣干青雲曾中吞乎萬里掌內指乎三軍誓將驅我武藏彼醜虜豈惟獻俘而執訊亦開疆而拓土苟不能上安社稷外寧家室雖欲榮寵鼎而徒

偃刀出飛界賦

唐閻名

咸師之伐大宛也擢武銳陷王壘入絶域討不庭近取諸身故貰刀之錯落上吾若水出崑山溉而清今則誠之所至危無不寧掘既思於啟石割遂因於新硎當其大漠之北高山所次萬流皆思甘泉若湧井考叔使誦其詩地出摩欮奔驟奚人不能以鑒兵威命今父之故策是憂上將失容書公之指梅莫致惟石可以攻以玉成委心惟懼宣德中鍛鍊之利成山下決策之精欲出鉛銅明若雪而雪啓逆玄泉而可酌況今有甘泉醴泉自出之名乎作冠手法刃濯血又門於決兵三軍激心始觀切玉之利萬人睹耳俄聞漱玉之聲成曰斯寧發丹懇

高齋齋之泉咸出死而入生豈一勺為多實一脉為貴
說掘注之有待知福祿之來為刀惟百鍊不挫其鋒銛
泉則九重未存其盛沸此盡地之成川如開流之納泉
酌焉不竭暗之在前何益心之哲若致滿腹之怡然向
使以誠為後以力為先動而有得海鎖之彌堅則佩彼孟
勞謙無施於曉蓂拜訖勤亦何望於辰發於戲人之
有志物莫能禦力為短兵今易用泉居厚地今不沮中
石之箭亮危疑而則那駐日之戈於精誠而誰與故能
飛名域外獻功王所豈不以至誠如神達之於六府

聚米為山賦以習知山形

唐 許 昉

三軍苟失三大者山仍刀心之可化苟措手之非累始
聚之時紅未紅乎堂徒象成之後若可極於踦掌昔馬
援以夫徵未實熟圖是急先論其以薄伐將越險而深
入懼君意之未明陳地形之久習既如辨裨帶分郡邑
雖量狹二里不可區於寸眸圖盈萬重誠不過於數粒
方高高而何止異眉而俯拾遠近忽其豆分東西俄
而三軍成敗宣見模民僕雪峯龍眷雲嶺交連初疑
聽哉之漫漫終於秩山亮屬粥者疏陳地形之庾欲峻於天災覆簣
之難作前高陵之高起自纖微有類積塵為岳終非
奇幻那同畫地成川且堅而不動者山之常道而可識
者人之智既分銖於忖度得消路之參詖所謂觔火於
徵圖難於勿事非同於積累豈涉夫詐偽故得戶牖
不窺要荒可知藉廣於增慮因陳而究奇縮地勢於撮
土之間觀云見小備山形於握粟之內何應功虧近可
得而立驗遠無勞於坐馳經營若神不愧巨靈之跡融
結遠意將符真宰之冤至矣哉曲盡人謀詳規地險非
羣玉而玉彩爭尤異蓍星而星芒動點然後師干可試
益害可期不假斗筲之算圖成指畫之資念彼愚公誰
肯與其進也徵夫良將吾當學以聚之

聚米為山賦

唐 獨孤鉉

有山氣包今元次可見想漠之於米今了然可知象在
其中創意而現非情而能散故高以號鬼所以舉一喟

三山窕呈簸持兮陰雲作泄轉捧兮雲掌俄生偕病馬之岡莫知其遠指亡羊之路不見而明然以小方大布新除舊有懷狗盜之虞無酲曦壞之漏爰謀爰度方同歛米之人爲回馬陵不是領合之寇是知進退由已高下在心克盡崇卑之勢難均箭斗之斟勿謂君前嘗巧事外求音功早登於丸仞何迷於七捨

鼓門射戟枝賦以二首賦 唐 王 起

矯矯呂公凜千載之英風立蘇門而耀威百夫之特射戟枝而騁伎一矢斯雄所以紛紜爲智和難成功豈徒用壯於六鈞之妙能於百步之中當其劉氏興戎秦公結釁既禍挐而共解亦兵經而屢振閱貌豹而不空茲排其患難成彼宴私誰坐誰立左之右之森森兩軍比晉楚哀甲之日桓桓二帥同劉項舞劒之時是用出奇時乃決勝雖小枝既伏分錄不遑洗洗起起如翰如飛莫不亡其窗敵釋此重圍彼敗在門揭焉獨見立亭亭之直影引驍騎之英時刃孤標而霜白未斜指而日眩響弧弢之除弊若月圍鴈翎於矢之端先如電不在於和容二鈴然草心必貫乎中俊鬪力未疲微會於角更變宮商五分氣神意以不動服我心而若醉終夜長吟故吳點鴉之客遠人咸聽清笳收烏合之羣是知安可攻危利能國害攻而至吾不爲之戚服而去吾不爲之奔亦猶雅歌之樂坐鎮軍中不假射聲之威橫行塞外知豈六鈐本乎發神揚而自娛騎雖爾衆顧說而如無說項聽以知漢乃散逃而入胡若楚軍夜遁之時聞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得儁彼以彊弱失利爲衆歸尚力者必自匿此以安危因雖日之出好去滿月之異類

西之人廣莫一隅不逢南牧之騎大哉人籟斯發邊兵遂潛蓋得先聲之術曾無鬬武之嫌談笑而却秦軍理宜共底偃息而藩魏室功亦懿乘是何據一郡之尊憑百姓之助勢至小也以德而大喈甚微也因誠以著使被髮之醜類咸審音而遠去夫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曷爲西北之慮

凌煙閣圖功臣賦 唐 崔損

粵若聖唐之御極也寰寓克清鴻業再創纘功臣之烈紀重閣之上圖照日而增明開凌煙之容灼灼兮丹青之狀遠而視威儀可望昭昭兮英識公侯之相綠緲兮映空色而遥疑列仙之臺遐而察

徵思凡今近天顏而向背莫知聖君之膺時觀其象知忘臣以應期叶雲龍之潛會合魚水之相資覽炎漢之前規寧哉比矣微大勳之往制何可尚之懿夫容彩彰施氣肅端儀風存正直色形恭儉若進忠以欲諫知辛禮而有檢處其高也方取貴於功高居其險也固非同於不險則知君策勳兮旌於賢臣在圖兮參於前名位註註兮既丹極而虎成列衣冠楚楚兮煥藻井而相鮮美繪迹超於雲閣崇勳豈比夫燕然是以皇心斯遠聖慮惟選謀猷是念貞忠是嘉不然者豈徒飾藻繪之功悅輝煥之像對重樂之宏麗歌峻宇之弘敞而已也所以作其炯誡激乎勤賞有以讀丕績之奕休有以念前勳

而存想徒觀乎客亭天半麗瓊雲中容止有作光芒育融廊宇宙而翼聖配丹青而紀功韜城闕之佳氣被君王之德風仰之彌高邈星辰正拱於紫極望之不及謂申甫將降於維嶽豈不邁聖明之主建公忠之節石有時而防水有時而竭蓋也不寥不崩表功臣之盛烈

三箭定天山賦 以建位星辰大序得騎字 唐 王 棨

魏虜侵塞將軍耀威弓一彎而天山未定箭三發而鐵勒知歸驍騎來時疊利鏃以連中宮人祭處收黃塵而不兆始夫冠犯朔方徼憚遷邊高宗乃將錢斯授仁責而君恩是仗初持漢節膺揚虜亭之威奏膚燕弧肉視豺狼之黨軍臺亭障皆臨塞垣九姓猶憑其禁鄂六釣遂積冥昏奔由是在彼烏號伸立猿臂軍前而弦開邊月定白登而聲吸敵穹動甲俄驚於千六血兵平沙已盡尾於一騎斯一箭之中也尚倡狂而背義是用亭障二矢重出虎帳曜英武於非類昭雄敢於異邦赤羽遥留驚神機而未已胡雛又發之中也猶憑陵而未降且曰志以安邊誓將去害苟犬羊之衆斯舍則衛霍之功不大又流鏑以重飛復應弦而狼狽斯三箭之中也漢宣於張皇未若彎弧手妙開七發或勞師於征討徒耀武於

於主皮大降虜衆騁伎心同於衛目謐靜沙塲故得玄化覃幽星風被遠鳥嶺之烽已息靈臺之伯斯偃然知魯連雖下於聊城豈定窮荒之絕嶠

宋 田錫

郭公奪槊賦

唐初郭公在二十四功臣之列獨推其雄力敵猛虎氣場飛虹揮鞭而馬疾如電運槊而身輕若風筏筏翼丈夫之勇頷頷信武夫之容於時撝李密戮王克靖隋之亂致唐之功非太宗不能得我之死力非我不能赴太宗之指縱壯其叱咤而萬夫莫敵摧堅陷陣而一隊前空雖孟賁之勇郭瞞之掌固不足抗其銳當其鋒所以烏獲扛鼎之巫項羽拔山之倫宜其凌三軍而勢若推秦叔寶之徒忌突通之輩隨我轉戰指麾相從說而湯祐奪一槊而易如拾芥闔之者誰不盡伏見之者無不

平天下底定寰中戎器鈍包於虎革勳臣盡紀於鴻鐘高祖位尊正統荒於北闕太宗功大方主卑於東宮一旦上御便殿公固名見語默之創業念辛勤於百戰張膽信其如升與目熟以流電有若伏波馬上據鞍而猶示筋骸李廣病中閨敌而思驅組練帝問以軍陣之閫何乃最難奏曰唯避槊不易然奪槊先難請殿下試臣斯言幸殿下臨軒以觀於時宗室有睿王元吉力可以索鐵而伸鉤勇可以挾輈而碎石由是命之以角逐合之爲勍敵二人乃策馬交馳鋒鋩若飛千人看萬人寬廣場喧闐而將裂高殿崔嵬而欲敧一馳一驟乍合乍離紅塵漲天地殺氣飄旌旗若雨虎鬬而未知生死

大馭當其左擊右刺星馳電邁一場縱橫使人神王而心快上意欣愉羣臣歎呼薛公壯圖書所謂番番良士詩所謂超超武夫寔虛可叱之而嗣泰山可拔之而超況陳安據僭於蛇矛段爲正敌羊侃得名於新野未知馳騁是知天生聖哲筭藝在於籌謀敌敵自乖勇烈然後稱能可謂雄才數雄可歲故漢高得與暨乃帝鴻門之危太宗得郭公乃立皇唐之基雖文皇之聖也房杜之謀也而軍功武力我寔多之

裴將軍劍舞賦 有序

唐 喬潭

後元年秋七月羽林裴公獻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酣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壯觀遂賦之詞曰

永寧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停海夷扈山羯左執往古
泉鉞振旅闐闐獻功魏闕上享之則鐘以悍簇鼓以靈
鼉千佾庶武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南山一醉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將
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
軍拔劒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炬蒜戎虜節八音行八風
會兩階之干羽公於是乎貝冑朱綅而作色虎裘錦褐
而攘臂抗稅戚謳銳氣陸離平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泰
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揚莫
爾龍驤鋒隨指顧鋒鏑應回翔取詣身而奪握上其手以
激昂縱橫翟翼左右交光觀乎此劒之躍也乍雄飛俄
虎吻搖鹿盧射牛斗空中懸慄不下將久款風落而雨
之遠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沖
赫千其外氣湧合乎其閒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為
之雨汗八俯為之動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由急或連
四而七或武路息而三接風生兮旆旃搖電走兮影
庭時時明發見靈怪離魂鬼神無所遁逃豈蠻夷
之不足震驚嗟夫蘭干之造躍其技未雄仲由之自衛
其舞未工豈若兵軍為百夫之特寶劒有千金之飾奮
榮耀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
忠臣之力或歌曰光光武臣懷雄劒兮清邊塵威我夷

今幸土來賓為用輕裾之故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然
詔伶官乐鄭衛選色者使現乎軍容教舞者俾觀乎兵
勢敬楚結風發揚蹈厲金謂將復
宋 秦觀
郎干儀單騎見虜賦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四
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服俯下拜以投兵方其
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之亂釁永嘉之
主全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
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羣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
外弛嚴備中翰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
是露刃者瞻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革想可
汗未悉於寡遽鎮稽前愆來是干舊盟彼何人斯忽去憧
惛之盛累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
異謀單既孤則難苟常法遣彼虜之悍動屬我師之困
之故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
四環去兵兩夾雄鋒無鎮罪之劒而勢有泰山之壓據
敵以山若乘機亮之隙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
至此一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
屬固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若樂奇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蠡靈夏
候圍於馬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
於狐貍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易為鋒鏑之交下遮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六十五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緝

武功

神武賦 有序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翻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已

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謳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跡惡先鼓之徵寇善熟終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無而思修後九域而上濟起軒轅乎白狼屏未出乎塵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莫敢未伏亡滅麗克俊蔵首臭其魁雄爾乃總轄環珍莫會朱旌攀帶佩不飾瑚琭華瑞玉瑤金薤牙琢文貝挈瑛縲碧玄緑龍錦繢組罽毳皮服

魏 曹 植

東征賦 有序

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

登城陽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旃轉而心異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責重而命輕豈我愁其何爲兮心違思而惡旌師旅溝皇穹之靈佑兮亮元

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于橫大江而莫御循戈楯於
清流于汜雲梯而容與舍元帥於中舟于振靈威於東
野

紀征賦

阮　瑀

仰天民之高衢于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于惟
弘哲而爲紀同天工而人代于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
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荊之作警肆治兵而濟河
遂臨河而就濟瞻禹蹟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經崑崙
之高岡日幽蒙以廣行遂乘山而難量

出征賦

楊　修

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庭肇天子之命公總九伯
而是征整三軍而誥戒分部伍而攻守鼓雄威以震驚
奮靈旗以星陳塞川原而上下蔽城隍而無垠於是州
牧覆舟水衡承事飾師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橫
爲江河之足忌公命臨淄守於鄴部侯懷大舜乃號乃
慕茂圖亶之是勉于歎經時而誰居企歡愛之偏處于
獨搔首於城隅

西征賦

徐　幹

奉明辭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
之舊制伊吾儕之挺劣雖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
徒荷祿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宇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
之分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旂常

征天山賦

繁　欽

素甲玄鈹皓旰流光左騎雄戟右揮干將彤旄朱繒丹
羽絳房望之如火欻奪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芒
於是韓盧雲趨威弧雨發紅鼓雷鳴猛火風烈曜刃霧
散虜鋒摧折呼吸無聞醜類殄殲滅

武軍賦有序

陳　琳

迴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瑣焉鴻溝參周鹿蘇十里薦
之以棘爲建修櫓干青雲窺深陛下三泉飛雲梯衛神
釦之吳不在茲吳之篇三畧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秘
莫得聞也乃作武軍賦

麗敵龍騁馬則飛雲絕景直轡騙駭駭龍紫鹿文的顙
魚走駭驚騖步象雲浮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
感峙灼有遺英鈞車轀轄九牛轉牽韋雷響激折檣倒
垣其攻也則飛梯行雲臨閻靈禱上通紫霓下過三墟
鎧隆旌備越有神鉤排雷衝則原本闕一字高原本闕一字烈炬則頼
名樓衝鉤競進熊虎爭先墮垣百疊敝樓數千炎燧四
舉元戎齊登整行按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
干戈森其若林牙旗翻以如繪南轅反旆爰振其旅胡
馬駢足戎車齊軌

南征賦 有序 晉 陸雲

太安二年秋八月姦臣羊元之皇甫商政行稱亂大將軍教
命屢后同恤社稷乃勒三軍以誅罔難自義聲所及四海
之內朔漠之表蒸徒嘉糧而請奮胡馬欲塞而思征四方之
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粵十
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於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
壯師從之盛乃作南征賦以揚匡霸之勳云爾

有皇晉之霸后資睿哲之叡聖崇文德於緝熙潛武功
而保定應天鑒之昭華荷帝祐之休命步玉衡以觀八
方在璇璣而齊七政芒芒神道化洽崇深仰庇天飛俯
洞淵沉振南箕以鼓物冒慶雲而崇蔭恢天維以籠世
廓宇宙而宅心濟博施之厚德鏗希聲之大音淵澤回
而並注豪彥萃而爲林九服惟清諸夏謐靜肅慎回首

於廣陸武騎被于中陵類禡比京師徒經始桓桓先征
在河之決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羨王師之遵時茂七德
而發止爰乃祀禡啟旋戒徒訖閑順時講武簿符于原
紛同方而類聚換副翼而明分祇明刑以誓衆習軍政
於蒲關鹽山亦以崇簴棨煙駭而興紛若溟海之引回
流岱嶽之吐行雲於時玄冬首時陰風戒煞山澤含哀
天地書又開夜漏以澄清中原曠而晚昧戎士肅而咸
戒三軍紛而雜還長角哀叫以命旅金鼓隱訇而啓伐
景凌昊而四播音乘雲而上遊火烈具舉伐鼓淵淵朱
光俛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曜靈翕赫以增熾憤氣怫
薆而凌煙狂驅起而妄驟行雲譎而芊眠旌旆翻其猗

鷹鸇燦因而嬉娟爾乃洪音雷動清聞赴廣漠雲疾揔萬里振響聲馮虛而天回烈駭空而地蕩映皓月而望舒闇照重昏而大夜朗服縣炎揚而晃儵飛烽戲煜而決滯乃有熊羆之旅遽關之將雄聲泉涌逸氣扈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而成壯兆洪音於寂寞無形而高唱紛若屯雲濮若積波遍陰區景靜言勿譁絕倡寂其既收萬夫翕而咸和若扶桑之振華葉皓天然蒙陰而仰假曜憑陽而登遐若扶桑之振華葉皓天人之散朝霞超獨龍之修鬐豈比象於百華

羊腸轉賦

陸雲

爾乃使熊羆之士虎闘之將雄聲泉湧逸氣扈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元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檢若積波菽教斯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雷駭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秉言退禪亦而星羅及至景凌禮既畢鏡旅言旋尋綦圍轉固顧蓋旋若疾流之繞駭沉驚趨之塵紅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家雨而後霽景帶天而先登陪俊臣於彫輅列名僚於後乘征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嘘天而景凌

出師賦 有序

唐 趙子卿

古之王者出師有征無戰然明兵革之事聖人是與蓋

石走巴楚而來臻鐵馬金甲虹旌電輪鳴弦者飛鴈由須越揮戈者白日所以遊洲國體兵勢殊容共身貌出師於雲杜赤旆虜於新秦野氣蒼茫而助殺草聲憤懣以含仁奮威則鯨鯢忉懾威德則鳧鷖親旅言旋尋綦圍轉固顧蓋旋若疾流之繞駭沉驚趨落知星干之處死層氷洋溱感天子之情春昆雲雜種於何不臣寧直跨胡而北省亦當撫柔於叢棘海岱攸敷類匪在兵遠匿舒歷三五而高視豈與夫費百萬於同勤

出師賦 有序

唐 趙伯勵

先天年徐統孔熾動搖邊陲是以我國家有事於沙漠也徵巳逆徒星馳雲集楚幻宵利英鈐月悉將以驛日

逐之首斬天驕之族蓋使烽堠無火亭障息眉大矣哉
自古出師未有若斯之盛者籍雖不敏敢述賦云

赫哉帝唐葉殷累聖光明乾道洗清邦政德所以和懷
四夷教所以平章百姓用能盡奄有於天下得樂推於
羣黎鳳翔以諧歌而適龍曆以揖讓而躋既神化之無
外何鬼方之獨迷若乃皇帝勃怒元戎是出其制敵也
以威其用師也以律珥戈雷轟鐵騎風疾霜明鋒刃夕
曜曜以衝星火色莊旗畫炎炎以篡日橫行有同於千
里止步不過於六七桓桓大將黃石老之兵符趙趙武
夫白猿公之劒術謀無再陳其來若神攻則必取諒責
於武既作氣以鼓行受賊者實在乎國英雖假靈於廟
算決勝者亦關於天斷固將以拒十角之猖狂豈止塲
一隅之陝亂然後作寰宇之清誌成皇王之壯觀別有
其儀不志詩書是則紘翻初就將騰躍於風波魁劒未
徂向墳墓於豁豐預高闕之氛彷佇燕然之銘勒優哉
忠哉小臣高歌帝德

出師賦　唐　梁　獻

聖人之時乎豈社鳴聖人御宇于天下平百姓日用而
不盡四方風動而化行外鎮武將內羅羣英鼓居尊以
體重思順文而優兵何朝塞之魄類尚居邊而屢驚皇
赫斯怒授鉞四七告曆登壇選時習吉流紫泥之明詔
開黃石之秘術旌旗翻翻而籌雲刀劒爛爛而含日望
玄塞而徐邁度青門而迴出天于乃整師旅振威德班
列品類巾拂輜勒雜沓參差駢闐逼側隱軫軫鏘鏘
翼翼銳兵含氣武士作色後殿未出於朝庭前驅已羅
乎郊國大哉聖主乘時而撫內修恩德於以廣文外整
兵戈於以克武設魚麗布鶴翼良將勁卒威武剛斷欲
使兇渠斬首豺狼憯一勞而逸永清疆畔爾其有征
無戰繚繞所陳兵不可恃惟義是親昔周君有敵雖戎
衣一解而夏禹脩戒七旬前君尚以行化而感
迷悛況我皇上聖德通神別有窮途下客流落羈棲書
劒不用山川幾迷失路空歎章衢未睹幸逢明聖簡類
歸正既懷投筆之用希遇封侯之聘

西郊講武賦　以東郊開春作民和歲為韻　宋　田　錫

吾皇帝以品物咸寧方閱武乎當北闕之無事幸西郊
而一舉兵萬乘天旋按和鸞之節奏六師鱗萃分部伍以
設禮施以安不忘危先王之訓理不忘亂聖人所貴雖
寓於之意然當昌朝之應運禮稱秋獮法無爽於威加
易曰貞凶必違於豫順於是綸紼宣詞西郊戒期中
謁先位出兵之令大司馬陳講武之儀旬人奉職以奔
走車攻宵征而陸離觀象於天當太白垂芒之際陳師
於野協金風肅物之時於以駕太一之帝車出兌方之
近甸聲容海蕩以川振虎從風驅而電轉宣傳號令若
駭山之閱兵分布陳行比溪池之教戰百萬之衆如虎

如貔三千被練如熊如羆或圓陣以右布或方陣于左
施或鱗鼈以進矣或金鉦以却之宣宣閬閬天地爲之
震蕩作離作合山岳爲之分披睿武皇威鞏四夷而盡
恐軍殷兵勇書萬里以威知既而臣下山呼天顏允悅
羆虎鶚之行伍散魚麗之布列重尤麾揮以導路風后
陪乘石中節乃捨爵以賞賚迨策勳於功烈古稱耀德
我則克已以虔恭執可去兵我則以時而講閱夫武有
七德修之於君天生五材用之於民靖亂四方必以武
而底定懷其萬國必用文以經綸是知武輔於文若雷
霆表昊穹之怒文經於武猶舟航濟巨川之津宜乎仁
君纂嗣於丕圖睿德方藩於至理總兵三百萬拓地萬

餘里整齊黎元混同書軌然春秋有閱兵之禮仲尼垂
教戰之旨故神武耀乎區域天威震乎遐通書云夷夏
蠻貊罔不率俾

渡江賦

元 劉因

郭翰於秦使南朝九年不還今國家大舉方與宋君會
稽於江東因之以問罪北燕處士慨然壯其事乃計地
勢宜攻守將草渡江策以助之淮南劒客聞而過之曰

今茲大舉長江必可渡乎江東必可克乎君其爲我言
其勢處士曰昔我國家初基創元順斗極運天關握雄
圖祭雪壇神人赫厥靈斬箭以首之遂超大河橫八荒跨
北岳漂九陽南極破而朔風烈烈長星滅而北辰張繼繼
承承臣僕萬方其威益振其武益揚卯歷中原勢開混
茫蠢兩蛮荆何癡而狂自取征伐孰容爾强今乃提天
網頓地紘竭冀北之馬會天下之兵銜枚疾走攝虢而
南行然後騈部曲列校隊總元戎誓將帥橫堅陣於高
冏招勝風於大旆鼓角鳴於地中旌麾拂於天外驍騎
輕車軒磕隅旬亡慕綠微飛揚晻藹魚麗長蛇撼搖覆
載長鉦雪點流矢雨飛霜矛電激神劒飄飄馳精甲雲屯
白日淨輝扇燎原之猛勢奮益世之雄威鳴呼噫嘻吾
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
鬬業在征伐咆哮而紹興兒怒感激而風雲變顏豈畜而
誅海浪祈江河而前雷雷川谷爲之蕩波丘陵爲之震

吒俟彼淮方之婦馬蠻江漢之寡成延目望之固足以拳
拘喘汗免冑向祖進不敢退不敢竄我乃擊奔霆而
倏昇怒長風而迅征一咤叱而定頓折箠再鼓而瓦解土
崩於是環壘跨壁蔑下已淮以流潦壞以巨石前猴
後背左掛右掖一日之間一方之地闢拓千里遂乃進
楚泗抵江都擊丹陽取南徐浙西之津絞矣擁廬壽跨
烏江濟無海攻建康淮南之戍潰矣平舒剪蘄順流而
下徑入湓陽江東之渡得矣掠荆州掖黃岡下江陵困
武昌湖北京西之遠通矣於時六師奮機水馬吞舟駕
黃龍之雲旗御五牙之戰艦蟠蜿橫江之鐵鎖焚觸岸之
河樓其勢也人人清河公一一皆格虎小王濟之樓船

凌伏波之銅柱朝發觸鱸夕會南隅囊括百越杯觀五
湖靈旗所指席捲長驅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
之土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
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丘墟何其痛哉客
聞之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曾不知大國有
征伐之力小國有禦敵之勢而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
川所以界封域外則西接巫峽東至海陵相望萬里烽
櫓旗亭其形勝也臨谷爲塞因山爲障振扼喉襟天設
巨防蒼龍玄武之制白狗黃牛之狀鐵甕銅梁之固劒
門石關之壯峭峽東之狼尾聳荊門之虎牙持夔州之
百牢揚瞿塘之兩崖鳥道益空杕牙刺天馬不得列連

不能旋一人守隘萬夫莫前彼雖有懸車束馬之勤棧
雲梯石之役我士彼客彼勞我逸財殫力痛功不補患
矣內則灘流迅急波濤洶湧江瀾逆走絕壁障壅其所
鼓盪則盤渦谷角濤陵山頹隤雲遁雨怒風轟雷狀如
天輪閃虎而激輾又似蛇蚪而爭鬭吞淮飲海滔
天無垠若乃鼻鱷被江莊甲燭日金翅青龍風鳥水鷁
連檣百里牽於千尺篙工舟師選自閩粵靡飄風駭靈
脅掬馮夷策天吳察象馬之神機責千里於須臾東守
饉城之塢西屯采石之戍一舸漾津萬夫莫渡孫權割
險而自霸曹丕望洋而迴駕加之以春水方生漲氣連
天蒼鬱蕪蒸跕墮飛鴈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

守之則保此而失彼二也彼情去衣帶之水據手掌之隅
將情兵驕傲不我虞其備愈久其心愈疎三也彼荊郢
之民舊經剪伐久痛瘡痍見旌麾乘而膽落夢鼙鼓而魂
飛今聞大舉壹詆笑夷人心搖落士卒崩離四也彼留
我秦使譬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請纓破浪虎視長江亦
有年矣今天將啓宋將危我中國將合我信使將歸應
天順人有征無戰五也孰謂宋之不可圖邪客於是怗
然失色循牆匍匐怯心碎不知所以對矣

明 廖道南

南征賦有序

毅皇北狩儉而南征星周月窮言旋鍾陵孽雄喧驕莫
可殫陳遞賦南征焉辭曰

繄天王之南征兮赫神武其昭回懸日月於翠葆兮綴星河於彤旌驅海若使清塗兮馭飛廉使奔屭天矯以揄奕兮魑罔羅翔踴而棄便蠪夫畸尸乎厲之媒揉立造之冥迎兮若啓休葉而中悛雜觚觴以如雲兮列蒙衝於海隅湯鴻威於六漠兮允獻孚於九垓曳黃旄於羽蓋兮駕白鵠於極浦悲罔象而嘯馮夷兮虎足踽而胆頰彼蟯虬之罔知兮亦何勤恤乎蛆蚊咄溝安倫琳之方命兮干天紀而敢予侮往遇詔而徵猾奔兮盾猾詭而鋒猰猰獪嘻纖小之敝敝兮昧眴涂其荼蠹滔彭蠡而流毒兮環孤山以橫度瞰圍城而架雲衝兮矢雜揲其如雨饗烈夫之宣朔兮卒挾縛而授謬敦義勇以勤王兮勤篤庚癸而忘勞驚驚於淮蔡兮走麾麾於江之洲羅鷺穎以貫槊兮亦奚遑夫鴟鏡而居周兮族磐飽以聒類兮胡恣釋於鱣鮪而蚴蟉曰水已以馭流兮象白晝之兜鍪二廣四翼前茅蘆兮酌血肉其髑髏飲妖祲於日表兮璃琊蟲蛇逐奴而潛寧抑人謀之克臧兮實天命之有主諒帝閽以陳辭兮曰三躬豹於白下遲六飛以作好兮起邊煙於倏忽將鞠討而師曳落河兮庸耀武於王之度茅廬彭濮囂而環衛兮寄象鞮譯襲其來護馴修狼之野心兮蔚孽狐之妖媒於皇眞宰誘其衷兮念內寧而無乖神機曾而劃變兮何俟乎干而徘徊數山岳而淹江河兮

崔嵬陵巽燕臺將納民於軌物兮豈大往而小來莽鎧甲其蒸霞兮虎纛靖而振龍縩馺馺輪轂而尊雷兮易縕誑而釀貉嘽摘羽毛於天嶲兮鉤羽剔干駭白鰨於極浦悲罔象以引領兮士女跳躍而喧闐觀馳道其如堵兮父老泣下而悲咽聲宿雪於明光兮滿廣儲之疏紘開太液之堅氷兮簇昭陽之翠細纂晉陽之南威兮西雍飛燕便絡而便娟爾乃樂班伯舉社庸建白旃開玄堂斥魑魅斷猲狂納月華於杪指兮佟山容於柏梁裊篆煙於魚藻兮促蓬漏於未央嘯嗣懿而開睿兮驟有事於南郊神天地而通地靈兮明禮闈祀五方交書鼓編磬戛其具陳兮六同五和厲葩而鸞簫肆鶤鶉舞象鼎之備物兮玄纁黃綺上下其音管詔皇舞祓舞之彰嗣兮秦神功之豐隆曰殲茲適德而靡遺兮昭旂常而有終迺朝享於紫宸兮受萬國之來同嵗九裕澤不足爲焚惑兮延祉祚於無窮嗣能柄爰自強兮惜寢器而滋慎服道德以若恆兮保邦家之建以居正環泰清其教享兮罔墝棄乎黎老之慈愛迺軌而軼三五兮豈伯國之薄農亶曰進天祐民惟聖建極維明后永世作則高文落運克貞元符日晶天迴肇啟洪圖宣廟諱藩英帝革閩神謀內戡靡基依鎮肆我泰陵壽十八年豐享豫大智神仁丕早建元良萬邦維慶崇文演武丕胥遘胥正逆瑾既族奸芳用懲咯遵天度厥聲厥響鑒照爾幺麼黠奸國紀振落

發蒙蜕強其旅王猷允塞先聲如雷如雷如霆四方震
驚弧矢載韜覃其文德文德昭回洽此四國深維大命
重輪重光繼繼繩繩萬葉無疆

招寶山閱兵觀海賦 有序 明 朱萬鍾

皇帝膺籙之二年歲在玄默閼茂月次仲辜予謁直指
傅公於句章時公適大閱水陸並舉繼之以夜登招寶
山臨溟海余及海道洪君從公顧謂余賦之余謝不敏
敢拜嘉命賦曰

歸墟之溢溟勃之瀾脈源太清須洞淼漫徒觀夫陰火
弱流之似怪寒裔炎徼之鬱盤渤若無而若有記異隅
之片干爰有鉅鎮越在滬門前襟捋末後枕西明安期
嗟水德之靈明廓溟山其標

亘觀朝之大其恒暘如堂今噴漂漏門軌今濡輪建波
委而翼頹爰赫金而奏角轉青駒之沫息列繒壇而命
鶴雷厲衣舉課教振慢五色方引千花繡錯乍魚頡而
鳥舒忽風起而雲落百魚應鴛鴦之羽翼合弓
執柱於若若鴛鴦翔鞭乎蚊蟲滯蝱雲天祗譯廣莫雜縣
管於逆風馬回閑屣而通塗迭振旅之闖闖奄證庶
而若干所慕戴之同朝待
士師以文人董以大吏諏
荷異數於御戎扇右轄以
以揚勳昉水續陸質明迨
駭矣芸門也禮檔如烟若
翔飛梯之岌業每三休而
以開甄拳勇劉綵裹簇精
振而海水爲之沸風濤擊
莽亂魚眼射兮日羽鮮張
工之倪馬箠沒人之意淵
迴楊僕之船爾乃執訊明
高址臨招寶以揮艦樓浮
連天之積水鯤鵬化於一
中疲目瞪眙而近眠御營
賊之比倏如葉以如箬大
嗟水德之靈明廓溟山其

蹟顛屹中渡以建門 [illegible]
研二老競奮五兩高寨望聲
士氣爲之軒鼙背集兮雲
旗欽之勢迅奇正之機圓洵良
波來越棠之譯安瀾
威須勞飾喜命駕崇丘弭節
而決眥周四瞬以無際但
日日睹乎波裏神惝恍以
旅之前擬肆詰朝之再闖
簪旌蠹之懸察餘龍修戟
人京抵之
[illegible]

集314-328

摹璋旋規矩而效壁散似觚分聚若鮒會相慕夜之布
戎開一面以延敵變疊五而勝全踰兩夜而功訖推鄭
畧略上下情懌若夫討而訓之以敵愾摩而厲之以聲
實多算勝而少敗否臧凶而律吉師以和克勇以方立
此固昭日星以提命宵鼓噴而不置者也猗使君之天
挺真虎躍而龍驤蔚文昌於英極森武庫之清霜理琴
絲而立斷控函鼎而弗愜凝手中之僕姑墮天上之槐
檜審析膠以立戚資首汎以立防余小子之厚幸瞻蘇
韜於顏行聞鼓聲以斬旃住折衝而慨慷傾耳泛昆明
之水凝神勢金馬之鄉商烏號之肉好析夏服之楛良
運籌決勝此焉已覩嘻矢磨盾作撽竊欲附其末光頃

海會朝馬於龍荒華陳節鉞寫奠斯誌之不忘

馳射賦

於是陽春嘉日溫律餘暇將遊於郊野聊娛遊於騁
射延賓翰旅星言夙駕樹應鞏於路左建丹旃於素路
羣駿籠於衢首咸皆驤裹與飛兎爾乃結翻伍齊倫匹
良樂技馬孫臏調駟等莫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
接湛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旃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
景礫流景倏忽紛紜絡繹次授二八驊騮激騁神足奏

起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旋摧月支須紆六鈞
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成側企而騰移爾乃禁回
盤厲技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驛牡既佶且
閑揚鑣沛艾蠖畧柘連

立走馬賦

元戎愾外子何者雄踶絕塵踏追風於是千旗已合萬
馬既西槍豐環迴鞏門洞開紛焱焱以照雪殷噪噪以
隨雷嚴鼓齊蒼山破一夫唱萬人和寒笳既鳴攢騎無
聲左右交入奔騰逆集鴻洞戢音陰森嶷岌揮鐵騎以
突空上金鼓而此立輪寶刀以直視拔長劍而端揖奔
鯨絕海旋巨浪以尚逢鷙翻翻身寫長風而未急於是

神仙徼況鬼怪呼吸擢金甲而作寒噴玉花而半溼瞽
力既已雄銓莫當赭紅莊以顏倒按白刃以焚煌霍燹
浪沒鼓旗旒聽引山河之奔走薩箋蕩以低昂詠夫翹
急累跡從容自適互辟易滯霞靡設千里以萬里迴左
射而右射餘掉青絲繫練影叫天閽揮落景雲旗一簸
誠古塞而半飛畫戟雙盤寫長風而自冷況復騰勇氣
耀紅塵倚精誠而張膽仗忠信以扶身妙能傑出其大
絕倫應平生之顧遇瞻性命之逡巡既見知於挺特寧
有力於依因得逢堯舜之代以備爪牙之臣恨武揚之
尚狹踢高步而難伸皆曰若更渡交河絕大漠藏鐵羽
銷金鏃積窮馬邑雷鼓出於地中直上龍城將軍忽如

天落引皇風之披靡蕩殺氣以澄廓不戢旗旆長揚衝霍轂八方之戎翻窓以取樂壯觀萬里而開拓騁輕趫之俊藝突沙塞以馳射賦 以百發而動衆 分有功為高 得

觀兵部馬射賦

唐 元稹

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之所乃執弓而誓曰今皇帝製羽舞以敷文德擇材官而奮武備莫不以超乘者為雄中鵠者得祭用先木捷志亦和平以多馬為能故以馬為試以得鹿為美故以鹿為正是謂武人之利實惟君子之爭射者皆曰諾雖五善之無一暴而有成為是馬逸騁騶士勇伍蓄氣候於興容石梁而洞落蹲甲微而激藝於是盼辨初發矢續之章共調白羽次逞穿楊之妙忽縱青絲旁貫鈴勇者宜乘破怖之勢善量力者當引滿鞏之辭由是靡不爭先莫為我後皆曰措極於射十得其九恭明試者亦何嘗而不有破的之術萬不能克偕我會可期貫革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候踦而不爽則舍故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候踦而不爽則舍

故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候踦而不爽則舍故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候踦而不爽則舍

故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候踦而不爽則舍

故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候踦而不爽則舍

故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候踦而不爽則舍

故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候踦而不爽則舍

故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候踦而不爽則舍

也不虛慎於末善厥初角弓猶有勁楊葉碎無餘

百步穿楊葉賦 以發無虛中為韻 必能中為韻 唐 賈 錄

有美一人今操其矢獻其藝發茲手敏與彼心契廣場爰設砥平乎百步之中衆目所矚星流乎片葉之際恒規規而月滿乍肅肅而風厲是時也固當審毫釐分巨細搞木斯立自應往指之無貫珠而來孰謂後難為繼豈非妙歸至習道合惟精積少之多而無失以小觀大而有程克中之時喫訴不能以施力造微之處離婁不得以爭明不然則一矢之短寧期乎必至一葉之微若有乎餘地誠有關而必先故無往而不利然後知射也舍耳而任目外形而棄意出乎一札焉知來者之不如以火而勁其微得火之正故將笑西人之仁掩夏相之

中乃百全勿慮前功之併棄且夫棄絕倫之伎當明試之前為衆所推終不可不中冀君所賞情不可不專由是舍矢而破固葉是穿翻光而白雪馳引振響而清風款弦名加微札術異攻堅非後來之居上信直道而無偏夫然則習藝者不得不閑莊弦者不可不發弦不發則吾何以遣藝不修則爾亦無必安得窮五善之妙出百夫之能積時之功且棄必獲之美徒稱嗟夫今之習射則多選材斯衆若穿楊葉者曠千載而一中

貫七札賦 以心平體正為韻 唐 楊弘貞

善乎養由之為弓也拔穿楊之技推貫金之談左烏號今古青莖睨七屬之甲收百中之名神馳于敏體正心平始則一以貫之將疊雙不息終則迭於徑也俾合七而成穎脫洞達鱗差混并勞穿而崔角非勁深入而直飛有聲夫蹲蛟函骰象弭量步遠通眸徒倚指鏘鏘之緣取中於茲狀纍纍之珠其端若彼纂六以進吾無間然吞八之名我異於是知弦木之用貫革為先出一札而鋒鋩自利喻百步而扉兒無全虛其中墮蜘之衛徒設猶其數混沌之竅齊穿豈徒激白羽開月弦俾吾接之舍自失漢將之石彌堅且鍵纍既啓美六材之定體決拾將臨於一發於巧心見誇妙捷豈憚重深疑疊翮之難預苟為敬習頻縱累積尚謂幼鐵夫弓以火而勁其微得火之正故將笑西人之仁掩夏相之

盛俾帶甲之士知皮之不存在引弓之人則心莫能競故稱矢無虛發藝專場考窮深之宜我將用直探破堅之理爾則柔剛方今寰海鏡清皇明朗徹澤宮是選貍首為節望正鵠以進旅奉弧矢之威列然後徹札之人庶驗其工拙

射已之鵠賦 以審端已而後能中為韻 唐 張友正

習射之妙惟精惟審其審也在無偏無頗其精也在不食不寢是則動之不虛由已求諸三侯張而六鈞始穀一鵠中而百發如初月滿指掌星飛庭除已固鵠修德惟積鵠為已任其射寧疎志氣中秩威儀外舒正其身而有則有準合其泰而匪疾匪徐原夫彼鵠父射為

父于射為予並列其名各承其美假以成績修之在已
射不應而有善誰觀藝不張而有時冥侯專功繹志每
歎於流年時中成人敢忘其寸晷以此懷之常戞砧而
日月既往弧矢既持心超超今有歲悤悤悅悅今無時非
不慎乎規矩恐失於毫釐周旋可託進退維茲鏃破
的于流光散出弦應手兮飛羽相追實此鵠之是念唯
彼侯之敢思立則唯心成固在手且一控而一發亦何
先而何後舍意雖晚和容已久喜滿勢而暫維媿直弦
之屢受若乃旌竿並張侯栖中滿晴光上凝
觀武於茲可明士德之吳亟才於彼亦彰一藝之能以
其獨弄旁觀者眾豈大雅之反身而求諸斯蓋弓失
射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羽在乎和容和志不必

鵠之可穿箕鳴弦而再控

射中正鵠賦　唐　白居易

聖人立木為弧刻木為矢惟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
矣是謂武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
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祇稗位有降殺庶場開而堵牆開
射六同而鐘鼓戚於以致國用修歲貢使技癢者出於
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
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
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
五善而彰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誌心內蘊壯容外奮
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仰先王之舉訓故

禮舉而義具且無聲而有聞及夫觀者坌入射者挺立
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決拾指正則掌內必取料鵠
乃設中所及雕弧乍滿當畫而明月彎彎銀鏑忽飛不
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駱若徹札其再中也摛如貫
笠玉霜降而弓力調全氣動而弦聲急悤羣心而踴躍
駭衆目而會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鴈落虛引而
係注者也矧乃正其色溫如也遊於藝匪疾匪徐妙
能曲盡身而貫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舒不出正
今佇得禮之大者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斯蓋弓失
合規容止有儀必氣盈而神正容心警而力疲則知善
射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羽在乎和容和志不必

乎主皮夫如是則射之禮義雖百代而可知

犬牙賦　有序

吳　胡　綜

黃武七年黃龍見夏口因瑞改元作黃龍大牙常在軍
中進退眾所向命綜為賦賦曰

狼張吾象宣懷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
求歌虎明明大吳寔天生德乃建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寔曰太常傑然特立

六軍所望

蔡賦以風日雲野軍國者會場觀

唐　李　昂

遲回日之容行諒旅之多工成日月影滅霜空乍

逶迤而掛霧忽搖曳以張風排迴鶩鳥飛失斷鴻至若混羽旗以橫野則覩金鼓而特設則見之者氣雄三爾其誓將臨邊興師次律擁豹騎而長往指龍山而衝出月陣聯雲星旌鬬日迴五剞以革面挫三庭而屈膝匪旗之佐彼軍容則何以沙場清謐明明我君四海無塵立徵號建洪勳爲旗剞黃尤之跡畫蛟龍之文信偉功於巢燧諒比德於姜雲奉天下體國經野覽茲旗之財成故可得而言者假孤峙以標衆列廣形而助寡隨時卷舒任用行舍不務功以伐謀良有足而稱也徒觀其逶迤紛旖旎三軍可仰可則光輝一國而逐北塞斷連營幸偶時清對揚休德

唐 獨孤授

靈旗賦 以驍勇招方 變化指揚爲韻

岌岌之臺駭瞻悠悠之旆旌紫霄而風翔逗碧落以雲蒸帝襟之晴劃天門之曉旌高則可仰犯乃不傾每低昂以自守常居滿而望盈時亨大畜於何不育永端容於太階沐皇風之清晝

術有以厭勝則靈旗之制可知寧不師古或取諸隨命曰靈表神靈之託考其象亦象之在斯前史載焉可得而舉用於兵禱之際在乎郊見之所詳厥制之由始作法天而爲紀翠華匪倫黃鳥可擬因通帛以作繪樹修竿而直指三星前列成太一之蠭旗九仞高懸拂堪與之旌旄彩揚光燿其有章壯前郢揭而乍動登龍蚴

則異於九旗之物擾皇怒以不寘取貴於八方之冲故
能殺敵啓靈申威定國蟠喜氣以將遒播賒風而自北
儀在端表始令於斯貞以出人知嚮方用符於我戰則
克奚必彰翠鳳以崇麗法玄蛇而辨色適足以計其功
庸未可以靖乎氛慝睿慕無數寤心有征伻制勝於左
杖聿藩材於外荆方旗指以神鎮得叅潰而功成蹈道
不賒謀謨孔明徵太史於往制德唐年之主兵者哉

一 偃伯靈臺賦 唐 褚 遂

偃伯師節也國家式序止戈文致皇極小宗伯樂之屬
有命焉
國家叙道紀酌天和載皇極以協德作武成而止戈由
是天子居穆清之中念康濟之策乃訊元老禮馮碩恢
至道以尋裕義以完壁畳以偃伯且以韜五兵屏三革服仁
義以為壁畳仗道德以為矛戟俾其庶績咸熙百工惟
時弓矢戎囊詎資乎司馬之法仁義無敵寧取乎文人
之師孚豐財保大之謂仁濟物安時之謂義義也者
所以淳洪暘之德仁也者所以廣生成之施我是以却
馬於糞草移仁於稼地然後頌大武歌由庚協神道以
廣運致人文以化成以左右萬物以厚利羣生則夫乾
元貞字元亨彝倫敘而太階平豈不以其遠至遍安有
載無外卑而階之于羽頌五戎以冠帶百神肸蠁以扇
和二氣氤氲以交泰亦以揩無疆之休昭有道之大圄

歷代賦彙卷第六十五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六十六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等奉

旨編纂

性道

性習相近遠賦 以君子之所慎焉爲韻

唐 鄭 愈

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之所分習者物之遷以動爲主性者生之質以靜爲君遷情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逐境而糾紛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逐境者猶理絲而又棼且物之惑人無窮人之徇物無已近之則歸於正性遠之則滅於天理雖真妄之多端苟御用而由已至若習於所是則孟母之訓子其居也初闕閈之是新遂貿鬻而無恥及夫又從於學徒示以嬉史辛能於文行以標名鬱古今而播美豈不以性相近而習之至矣又若效之而非則壽陵之從師其故也等善行之無轍見大道之甚夷及夫邯鄲之學匍匐於兹既所能之未盡終故步而莫追豈不以習相遠而性亦失之圖宜人定其情物安其所苟欲遷性習以交喪易賢愚之攸處則舍於已而效於人學彌得而性彌阻遠而莫息亦莫之禦是非乖理而亦徇末若鑿慎而委順勿秦外以檠名在執中而克慎欤若與旨聞諸古先習之則善道可進守之則至理自全茲義也智所不染愚邪難遷儻中庸之可甄願斯焉而取焉

性習相近遠賦 以君子之所慎焉爲韻

唐 白居易

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謀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於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爲愚智之源邪正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由察所以考成敗而取舍審藏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遠途於駛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身將見言而把執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恭默十目行於屋漏故得其門志彌篤兮性彌近矣由其仁習合兮今道會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遠而相背豈明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清濁而或濁或清一氣脈分任吹噓而爲寒爲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辨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誠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全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要乎幸道爲本見善則遷觀炯誠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衆心不等猶面如面焉誠哉習性之說吾將以爲教先

性猶流水賦以性之動善猶水趨下爲韻

唐侯冽

人立性今誠明爲本水激湍今動直惟柔將以遊心於滄故其從善如流天理斯在坎德可求謂寘懷而必將流惡同赴勢而咸得處休至人之情唯當浩浩君子之道所以猶猶原夫性本皆善誘成遷化湍有常行決而上下得其道則致和平泪其流遂成姦詐故聖人行當順動義不詭遣欲泊泊而處下遵潔將森森而致遠不疲順意周流誠隨波而遷染由衷激發庶合道以云爲託以洗心從之潔已尊派別脈分之要道守終瑕蕩穢之至理符老君之立教心乃善泉同太史之奏言德方在水勢雖相近意當一於法濁下流謙之迹莫非有爲

爲之愛潔汐宕石之功是皆景行行止心源洞遠德澤潛數在富思其決泄豈求潤於雲霄遠近指沿宛見爲仁由已始終其濟足見循迹而超不然則喪真失其正動必旁午志皆紛競安能使迹遠爲無滯之妄稟受成善利之性德如毛而轉潤行有業而遵滋心鏡之前若光明而上下察也情田之內同澹泊而左右流之慈其義或中人事標前典是明各有原本不可遷移豈徒虛閑波瀾以方清淺若然者信乎孟子之言所謂懲惡而勸善

動靜交相養賦有序

唐白居易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者也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爲民靜爲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在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爲母有爲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

明矣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春在馬爲飛在舟爲機在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時依所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蟄在水爲止在門爲鍵在韜爲祕不有靜也動矣資始則知動公勤所依靜分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百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兼爾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必爲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爲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非二若子吾誰與歸

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宋　范仲淹

聖人生稟正命動由至誠發聖德而非習本天性以惟明生而神靈實降五行之秀發於事業克宣三代之英稽中庸之有云仰上聖之莫越性以誠著德由明發其誠也感於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我生既異初郁郁而有融我性在斯終存存而不竭上智不移無爲而爲蘊彼精醇之志發爲濬哲之資文王之德之純既由天啓周公之才之美亦自生知故得冠乎人倫立乎聖域所以見至矣之性所以成自然之識究其本也蓋鍾純粹之精及其顯焉乃著文明之德豈不以自誠而明者生而非常自明而誠者學而有方生而德者實茲睿聖學而德彰彰平仲之衆美安在仁心達播成湯之三網猶施寒暑相推董薇可知鴻百鳥而非匹龍三人而共爲儉既開興國之言亦有傾城之顧措辭雖屈於子夏重諾常推於季路天得地得膺千年出聖之期彼時此時叶四海爲家之數琴瑟專矣車書混之分杯羹而孰忍總尺布以堪悲雖云管仲能匡固成霸業未若蕭何如畫永作邦基是知王居四大之初日冠三光之首日所加而可取毛不拔而何有愚則立節無二干時未偶幸巖角以八功庶桂枝而在手

一生二賦　以元氣之用生是天地爲題

宋　文彥博

一者本乎妙道二者資乎混元道生一而既顯一生二以斯存通幽洞冥作三才之肇祖從無入有爲萬化之本原昔老氏以識鑒道樞心有義緯和光允執於衆妙施政迂叩於庶衆以謂一之所起蓋兆自於真宗二者

唐　王　棨

昔庖氏爲君斯文始分畫卦而初成陽位造書而肇見

何先必生因於冲氣察其所以因而陳之本無象而生有象自無爲而成有爲而爲旁考斯文類黃鍾之生六律近探厥義同太極之分兩儀得不遠賾眞筌深窮妙用當始在於冲漠固未分於錯綜無名漸散惟道也淵兮而景從是故一由道以啓日彰有物將形惟一也淵兮而景從是故一由道以啓著二因一以潛生清濁本茲而遂判剛柔自是以方成爲品物之宗我則鯤類而長作聖人之式我則與時偕行若然則大道俄分混風漸靡既成形以成象則有非而有是茫茫兮仗我生成浩浩兮因吾繼始狀轔轔之華轂起自椎輪同皎皎之層氷生於積水則知一者生乎立極二者兆乎先天見相生之道備得下濟之功全

當有儀未象之時包藏莫顯及自寡成多之際孕育無邊藝芸芸兮體無形功符不器始則混而爲一終乃分而爲二故侯王得之以大寧可以經天而緯地

有物混成賦

宋 王 曾

妙物黙模先天有喆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初不繙不啟孰象宇宙廣狹匪雕匪斲流形圜滯於盈虛原夫未著兩儀中含四象雖欲兆於形質莫知夫影響問洪纖而莫得自契胚渾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及夫六棋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兹而一判昏明由是以相生然後品彙咸觀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發或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絪緼焉大不充於寰海配二氣

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盪我質難移任變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眞有之基物者生之先冥搜而非朕斯顯寂聽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視焉且無詣深墻於厚地搏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自強名誠難取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亦規天而矩地既不可指掌而窺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爲而爲君子執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無側神之聽之諒潛形於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毀何由固秉持之在我則秉有體將用舍以隨時今我后掌握道樞恢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邈邈乎執大象而撫域中這妙有之深旨

太極賦

元 陳 樵

何太始之無始今块圠希夷後不知其有終今前不見其肇基靡眹無朕何象何狀九乾何端八極何倪五方何屬四維何施非圓何覆非方何祇五辰何撫六宗何司爲天道之大原今有物混合大不知其有外今細又入於無倫長上古以爲生今閱萬世而長存懷道體之大全今命元氣以爲憑天人於是乎成性今裂積氣而磅礴形方其而三義以爲一今氣磅礴而未伸清與濁其雜糅今參冲渾而漫誕閱晻霧而幽紛溟涬今綢繆馮翼翼杳杳眇眇冥冥白日

於瓊池孕明月於志淵列象兮偕光就辨兮昭昏於是沉奧瀕垂清陽高抗下逢勃而蓊匐上扶輿而森爽女媧揭石以彷視倏忽廢鑿而自長天經地緯成文成象積氣舒光昭晰清朗川疏瀆融海涵岳壯四游上下與時升降大寫左旋行無停輪玉衡幹流七政幸循其出入之息互爲吐吞乘氣之機呼寒吹温六月一息開陽闔陰動爲靜基靜爲動源温艹寒所伏寒兮温所存極不期復時往時來二氣所布是行四時襲四爲五五氣相滋方青歲之開先兮又捏赤精而嗣之襲黃靈以白藏兮又申之以玄煒冲氣蜿蟺陰化陽施彙列條分萬類睢睢動行植跂蹌水羽飛人道配天有仁有義天去其幾何睢殊分而一理無始之眞吾其性五氣之精吾其體故道至察於禽魚氣可塞於天地也吾嘗望元氣之輪圖兮思窺古之開元睹天運之不息兮慨萬物之芸芸物更謝而遷疾兮皆太始之來昆曾渾淪之不老兮世彌久而彌新夫天亦不能以自已兮吾又烏知其門哉系曰無始之眞肇混元兮爲物祖始萬象先兮思造祖德窮化源兮名則無有辭何宣兮昔有人兮標柱讀問天不對兮太初馮翼以普閶兮維玄黃其氛分爰揭揭而中立兮修兮非無言

太極賦

元 黃 滑

歘初馮翼以普閶兮維玄黃其氛分爰揭揭而中立兮

紀天地以爲人最既學而有志兮紛遐遐其求索曰茫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緊皇羲之神聖兮咸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參兩兮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日月以中天兮啓羣昏之聰明一而生兩是爲太初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地界焉溟以類艹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萬物錯綜兮殊巨細與姘偶孰主張是兮兹一本之所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詔詮記之紛靈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圖兮開首聲於千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

誠最善惡值陰陽兮芸芸所生嗟奇論之後出艹穴蟄坦焉广論所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藉終不可使窺兮至人不可使默惟辯而愈明兮貽話言於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編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仁有覩其文章羣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時哉弗可失兮敬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而上達兮師聖謨之洋洋諧生之貿貿兮方鈞深而揭揭品物之太閒兮詭神奇而捷敏惟空言如繫影兮曾不若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誠之遺訓兮矢動息而弗諼庶汲汲觀而有得兮明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斯意於斯文

太極賦

元 胡炳文

渾淪無外磅礴深廣孰鈞其玄爲我指掌驀極定位龍馬負圖五十座中天地其發我矣乎龜書天錫禹疇攸則其中用五名曰皇極然則義之則圖也卦有爻著有策文王周公亦既有辭矣胡爲不以太極言於易易者陰陽代換之名極者陰陽代換之理後際不見其終前瞻不見其始文王周公非不言也陰陽在是太極不離乎是爾不離者物物各具不雜者物物統體渾然者如此粲然者如彼造化氣也孰爲氣之樞紐品彙形也孰爲形之根柢不有天子孰明厥旨大哉易矣斯其至矣夫文王周公未嘗言大極也而發之者仲尼仲尼未嘗言無極而言無形而有理非如是極之極可以形窺也非如北極之心音知其得之於仲尼仲尼得之文王周公文王周公得之於帝出乎震之運則如壎如篪信天地之氣生生而畫前之理在兹得不求諸繫表取自無間公得之於羲畫今其無窮今不言者非私言之者非不言也物妙用而循環趨聖域叩玄關昧其旨者徒小心冀得其要者唯大智開開是知虛而不屈爲橐之師動而愈出爲籥之資本虛無而生矣因形器以觀其所以天地之心悠也久也帝皇之道斯焉取斯懿夫二儀胎合一氣爰猶或動或靜克剛克柔取乎鼓焉爲氣動而物來斯應類乎笛也聚出而人無我求至矣哉天生乎心非即圖書之自中而起者乎動宜省察靜宜極審誠心在致其知勿忘勿助之長立身以德行爲先立言以明理爲尚太極在我真實無妄往聖之絕學萬世之大乎方當於我乎有望也而況主靜以立人極幸有聖人在乎上

蓍筮賦

宋 王禹偁

伯陽以體道立言探乎極玄見乾坤之用也取蓍筮而比焉豈不以德無體者謂之地功不宰者謂之天譬會張而氣作猶吹噓而聲傳用能萬物自化八音克全故王者法之以處受帝道用之而無偏者也原夫蓍也者利於鼓風蓍也者存乎通吹雖有質以克殊且無心而

地有大德其鼓動也于震于橐天地有希聲其昭垩也
維等維籥雖小大之不類信擬議而咸若今我后道合
希夷心無適莫蓋囊括以爲用豈管窺而可度所以百
姓日用而不知又孰見聖人之有作

窮神知化賦

宋 范仲淹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
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鈞深致遠明
二儀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聖微旨神則不知不識化
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於彼苟精義而入焉
如至誠而感矣原其不測識陰陽舒慘之權察彼無方
得寒暑往來之理莫不廣生之謂化妙用之謂神視其

體則窮於無物得其理則謂之聖人必先賾其眞宰然
後識其鴻鈞載審聰明見日居月諸之象寧遠胙合
春生夏長之仁仰止天倪探諸神造扣寂之情斯至觀
妙之言可考不疾而速思左旋右動之機不怒而威悟
福吾福注之道豈不以化之布也無黨無偏神之理也
自然而然亦有究往彼靈著審萬象而無失推茲妙律測
四時而罔愆若然則眇覿虛無遐觀妙有知微妙而斯
在欲其議而何就所以虞舜運璇璣之日不爽昭回仲
尼窮易象之年自明休咎茲在茲不可不知稽惡盈
而是則時應變以何疑以此觀天通乾道而明矣以斯
說敷助人文而罔之見以聖人德合乾坤道通晝夜法

至神而有要驗大道而多暇有以見夷堯智以無爲而
民自化

三才賦

宋 陳 普

嘗疑一陰一陽之九六今迭相摩盪而爲易迹大易之
既成今久位之數乃獨用其一九爲龍而六爲馬今胡
爲用馬而舍龍六十四之反易今復重其數爲三十六
宮蓋嘗爲之深思今六合之中惟一二而已矣是以卦
各三畫今其中一畫其上戴而下履定體三而各二今
又天地之大義陰陽柔剛仁義今遂成卦爻之六位五
上爲天而初三爲地今二四在中而爲人一爲體而二
爲易今爲不變之經論一言九鼎

以六包九六爻主靜以爲動靜之府天下萬善今莫善
於太極畫之三靜天地亦以爲主今何獨聖人之仁義
中正者爲本無爲今動亦定而靜亦定才者以其良能
今良者以其自然之定性剛健悠久天之才今行日月
而飛風霆一日十六萬里而過一度今萬古三百六十
五日一言是約堪輿於其中今剛風動氣不足名使萬
類得以生成今各當其性而如其情斯至親
今載華嶽而振河海乃浮空而不墜今千古萬古而長
在德合乾之無疆于分有大小而不失其大仁義禮樂
人之才今位九五而致時雍造修六亦而窮樂一簞今
禹稷顏子無不同愛熙敬兄今亦無間於孩提之童三

者以其才則一今其要惟以靜爲宗惟以靜而行動靜
今默無一處之不通故易以六涵九六今不過以陰爲
陰陽之本動靜同一靜今所以宏固而悠遠流行發用
陰一聽於陽今然終以陰爲家室男女皆育於女今此
亦一事之可質何以謂之才今註疏之儒皆未及各二
之爲六今此事尤當以爲急不然堯舜何以無爲無迹
文王何以無聲無臭而孔子何以無意無必也耶

明 艾可久

靜賦有序

孔子曰仁者靜諸葛武侯曰寧靜足以致遠人生而靜
之初合天地萬物爲一體由無極生太極由太極而生
生相嬗於不窮靜之時義大矣哉世人徒以清虛恬淡

目之是固境爲喧寂極其致只成一自了漢耳於靜乎
何居爰著靜賦以明所重者之別有在也其辭曰

爰乾坤之正位兮爰資始而資生惟亘古其永貞兮自
得一以清寧極四仲之推遷而改觀動以不息兮營行
所無事而并忘健順之名彼帝禪王繼之各殊兮亦隨
時臣應而非有所矯揉以矜能嗟人情之佻巧兮殫智
慮以經營日馳騖而不足兮今胥遊六鑿之府而委任去
心兵詐謀鑿起詭變縱橫咸笑守正之爲迂而謂造物
者之可以力爭小之爲田竇之稂莠大之爲莽操之紛
紛宇宙由此其不靜而人心愈長其囂陵矣於是獨行
之士谷處巖栖兄事槃許弟畜夷齊或遊虛于鹿苑或

采真於丹梯好沉雲而湎月聽鶴唳與猿啼置理亂於
不問聽泉石以品題是但足爲幽人達者之高致而難
語於審時度務者之神奇也當博觀乎古今上下之間
而歎動靜之殊途猶彼疆此界之異派高祖百戰百勝
而不免平城之圍太宗萬邑萬當而不免高麗之敗梁
武動心於佛法而致臺城之憂漢武動心於方士而
立名巫蠱之怪新法紛紜於朝野釀成南渡偏安官制
更變於殿庭一旦金川不戒是皆開創守成之令主而
猶虧九仞之一簣所以周武却旅獒之貢漢文遺尉陀
之書光武謝西域之使明宣捐交趾之區志存乎攘外
不如安內而不肯廣募而紛馳也豈惟君也臣亦有然

臣道法乎神而義取乎陰豈可以亢陽而名德彼博陸
之駕乘遑惡盈而好謀彼文饒之秉軸亦炫能以招權
彼實人之月旦竟抗衡於龍蛇道學之臬比思角勝
於雞壇始焉害及其身而其後一意委先遂至無以自全乎馬伏波示嬰錮之容
立夫意況之詼寇萊公憂朱崖之行二
蓋之相淪暗劇空悲鶴唳八關之遁貶荒徼空說鶯鳴
彼臣競賢智猶不能鑒事於未形而何有於貪權嗜利
冥頑不靈者乎爾乃復壯格天稽首歸政鳴鳥失音遵
堵明農奉清淨於蓋公而衛黃老付翼儲於商皓而
歸俾亦松三公辭裁移而養到望將軍釋兵柄以從容樽

浮緑野之醇蓁靈鷲之峯皆名不繫居其名而功不
顧尸其功者也若夫伏處釜茅盱衡世局方寄跡於屠
釣傭販已洞識乎興亡叛服爾其黃石授書漢馬扶轂
高吟梁父三分鼎足東山暗墅整暇簨俗鎖骨珊珊唐
社勿屋青田望氣預調玉燭臨安守疆金鑾自復非有
淵異之識察微之智何遽同於數計而龜卜此實明理
觀世之學非靜無以洞其幾亦非靜無以持其軸也區
區清虛恬淡之士獨善則有之矣以云善俗則未也重
曰世紛紛兮賴淵識兮炳幾先兮守塞嘿兮不妄營兮
戴羽翼兮勿先時而亦不後時兮早審觀於六月之息
堂偉麋鹿之與羣兮而徙託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況
古來言和之睿協於靜兮安可一不審智凝神而斂慾猷
於克一

知賦

周荀卿

皇天降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榮對以亂易
或以賢愚昏叔或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
以修之宜室宜家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
以成百工莫禁異足窮百姓待之而後泰臣愚不識願
聞其名曰此大安寘平而危險囏潛邪修潔之為親而
疏汚之為讎甚深藏而外勝敗者邪法禹舜而不
能掩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
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
明通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智若禹之行水賦

宋 孔平仲

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為喻蓋存心之自誠淵
然創物之謀敏而外發沛若決川之勢順以東傾夫惟
靈萬類而生毓五常之粹不滯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
故則不致於交蔽惰其本則浸成於大偽居惟適正委
美質之自然舉若下鴻措安流於無事審利圖害籌安
計危蘊千慮以無惑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處此不
汩亂以行之內畜清明陶天真而去詐遠佞疏鑒適地
勢以流畀湛然恬養於中廓然識周於外不滌原而滌
性之垢不治水而治情之害載迹無間成功亦大可通
塞壅順意表以漪淪如決機裏貫地中而滂沛大抵多
計者流於幾巧好辨者溺於空虛其槩明甚惟人戒歟
故我思實鑒以無隱奉流幾而自如心常惡其鑿也勢
若拙而注諸鋒以是而察通古聰明並決堯因之而急
先務障蔽皆冷夫遠至計以利仁絡藏謀於平土德一
也何獨舜乎智人一也何獨禹蓋智之於物今必
順通其理而禹之於水亦疏導其苦苟能此道宜效
哀陶之謨一失其原或謂白圭之愈後世蘇張之辯勝
莊老之遁鳴其曜才者或籠愚而不正其矯枉者又絕
聖以無智皆與性以相戾譬川而逆行亦猶戕神以
為之栓亟非其質福苗而助之長反害其生噫哈玉瑩

者楚有屈平作著龜者秦開楊里或以易變而貽詬或以不知而爲恥皆莫若順其性以行焉所謂智者樂水

公生明賦

宋 許安世

事欲無蔽心宜盡公既守正以宅志遂生明而在躬祛一意之偏不私乎物照百爲之情僞罔汨於中若夫外交事變之繁中固心誠之守以謂虛已鑒物則枉直昭晰挾情適事則是非紛糾欲庶理之皆辨舍至公而則不中立不倚始持正於羣倫旁燭無疆遂致明於萬有無陂無側不阿不偏非妄惡也惡其衆之所棄非作好也好其衆之所賢蓋依違牽制者固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盲志惟寧居絶傾邪之漸五蓁不亂遂覩始讀之毛蓋六智因主而後昏性以私而有蔽惛既絶則真僞必審取舍既平則善惡不爽抱純正以中執混機雲而內養所以主心善治湯無蔽塞之憂直流飲承又有照臨之廣豈不以湛靜者人之性偏閡者性之情知靜爲本故虛之則定知閡爲害故去之則明正取心官始閉邪而制物發爲智燭終迪哲以通誠大抵處有累之地者莫不徇私對無窮之變者鮮能不惑凡適理以非眩由衷心之自克得不保守天質蹈行聖則周而不比無一曲之蔽情靜之徐清有三知之入德因知心乃物之鑒公爲職之衡係本既屏純明自生以之察已則寡至不惑推而成務則物來畝名是故君子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旨編纂

性道

讓賦 以滿招損 受益為韻

唐 闕名

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謙執勞謙者可以為天下君習稽謙者可以為天下臣故能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界明其訓而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為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加於厥躬豈不以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嗤摧於巖劃夫陽光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箕英以旋消是故君子觀之以為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弥懼功彌高而弥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閉養智於恬幽而坦坦畏以踪三揖而進何有於嫌況乎海諭謙一簣而行將取於踐以畏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恥戒克以無咎嗟凡今詩彼而競進何不觀斯而自守徒欲毀忠謀訐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克於虛受曷如習于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者用謙為哀少者之可嘉庶無嫌以託跡

讓受益賦 以君子主身謙之福為韻

唐 孟朝

求百行之規矩考三才於典墳歎撝謙之上德出雅誥之明文天得之而配地臣得之而輔君昭明茂緒啓迪洪勳匪招益而日益不求聞而自聞謙之伊何慎爾攸

止益之伊何介爾繁祉謙持益兮爲輔爲車益賴謙兮
成綱成紀在寵思辱居終慮始昧之者所謂恰人行之
者是稱君子其在炎漢英髦盛集京房辭榮疏廣揭橐
桂衣冠以長往辭闕廷而不入棄人間而遠遊顧君恩
而尚及斯謙德之尤著軼羣賢而獨立降及南山綺季
谷口子眞逃居避寇遠害全身既逍遙以齊物獨放曠
以懷仁斯受益之爲用在有闕而足珍固知將欲求益
莫如好謙覽孫弘之爲策滿而恐撲觀周廟之作誡其
辭更添若霖才而揚已寧韜光而自潛勿爲天蓋高其
道正直勿爲地厚無形恒安處幽默既惡盈而惡滿斯好謙
而好徃同形影之相隨在毫釐而靡忒既警戒念茲
在茲慮日月之逝矣嘗寤寐而求之凡曰儒行如何勿
思于嗟謙今推道之性能執一以無舍在神明而輔正
惟觀銘崇希易象之一謙仰望銓衡歌周官之八柄

天道益謙賦

宋 范仲淹

上有昧造化之眞筌察盈虛於上天雖東陽之功不宰
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時下
濟屯者自我而亨爲原夫杳杳天樞恢恢神造損有餘
而必信補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爲政敦稱物平
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衰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
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昌龍蛇蟄而後震草木落而還
芳於以見其物理於以見其天常月既虧而中盈於時
不昧陽盡剝而來復其義炅彰然則高明之運也善行
無迹盛衰之應也惟變所適苟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
有終之士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已之君我則助勃興
而無斁雅契姬文之述何煩大史之占處幽晦者日星
必照在集枯者雨露必霑致於言如江海之潤下殊
塗同致若鬼神之福謙得不覩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
貴必始之於賤益乃生之於損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
之矣遠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無私往者屈而來者伸
萬靈何適大哉爰受無遺神之聽虛者不言而應
用壯者雖狂何爲畢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
之君不失其宜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實兆民之景
福無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默騎盈得天道益謙之義

宋 范仲淹

蒙者處暗而昧曜正者居中而光擧宇晦蒙而靡失養
中正而可分處下韜光先謂含章之士居上棄智斯爲
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
得此養正之理潛兮若濁下民無得而稱高閣然而彰
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樸素而
是守又淳哲而曷矜故知我者謂我愚不可及不知我
者謂我智不足稱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
養悟之義相應故得悔吝不生純和自履隱其明而若
昧保其終而如始至賢者乃在養素而弗違亞聖者

先損益以修已然後安樂而享國亦猶否既傾而後喜
乃勵危心謙以勞而有終亦為矜式若然則圖其終者
在慎其始遠於後者必勞於先苟不刻意以慮患謹身
而圖全又安得永有終譽祐之自天昔也利艱雖甚涉
川之患俄而引遯斯為致福之筌況一卦之始終六時
之先後著聖王克損之德戒君子操修之厚故曰終於
逸樂者始於憂勤吉又何咎

蹇賦 有序

明 何景明

兄子士之上大梁也予戒之曰至則求大梁李子書及
還李子乃書所著蹇賦焉曰何子其和予篇夫蹇者委
時之弗利無如之何欲以藏用而自完蓋獲乎志焉請

其辭傷淫悽慨悲之遂抽其緒餘因別為蹇賦樂之書
付士俊並藏觀覽焉爾

悲世塗之迍阨兮互險坦而多岐蹇子步之踟躕兮屢
前却以狐疑衆趨踔而便捷兮又卓韜而馬習羌量力
而退守吾拙兮固將避彼之超軼物有堅而不化兮性
有蠢而難移循故蹐而弗舍兮衆覩其蹶蹉而笑之予
豈無騏驥之玉馹兮當萬物始挫之時降於青女及六尺
嚴寒之日可履兮君信履微而知著宜布象於前聞乃
若歲如何其夜亦秋止稜稜霜結兢兢未履漸皚皚於
葛屨之下將皎皎於玉壺之裏雖嚴疑作氣必納於與
人而皆懷動容先感於君子此謂履霜之始暨夫變化
無形堅冰有期律移緹幕之氛辰當黑帝之司由是璀

琛無積清明自持則豐山古鐘不泰容而明矣鄭臺舊井可皎潔而藏之此所謂堅氷之時也霜之飛兮至徵氷之潔兮自保所以通變其德所以馴致其道嵩峨峨之色且寀於長河皎雲雲之光寧留於勁草凝冷兮漸滋積素兮斯暖始落金波之上有動其明終藏陰室之中不敢於閤氷固乎厚地霜本乎高天何質變而增勵何節窮而更妍亦由洪因緻起高以下先投一跡而千里路極覆一簣而九仞功宣則求已者知霜氷之言理有漸周身者知霜氷之防於未然固宜研精屑屑覃思綜文房琳磨儒術以修詞為履霜也不同於豺祭之辰乾乾豈說蒹葭蒼蒼之色鑿山谷冲冲之堅哉士有

以干祿為急氷也不履於何觀之日願察言而觀行修名而責實況乃良牧煌煌近天子光引凝滯之義為勸學之方則國界致崇匪一朝一夕為大於細在日就月將然後知作者之微旨嘉言孔彰

唐 皇甫湜

履薄氷賦 以戒慎之心如履薄氷上為韻

氷之積也不厚人之履也難任此為校足可為寒心履氷之積也不厚人之履也難任此為校足可為寒心履霜而堅冰至蓋漸之攸慮在恐懼而誡深慎同數馬之人然非萬石誠若倚衡之手不以千仝水始凝氷未壯乏六尺之為厚非七月之所尚鑿斯之股兮猶且不同齊人之紈兮豈無以況雖翦劬而欲涉何跬步之能抗有同居累卵之危無疎坐積薪之上股栗兮在茲魂驚於所之怵惕

求前豈人心之難測趙趄有畏顏狄性之必疑每納納而若陟三常兢兢而自持與巢幕兮焉比蜉蝣臨泉兮是擬丈夫不處斯畏其沒身夫子所懲不惟於戚趾徐子忘其故步尚書誡其素履行自失於倪仳為無施於几几視之豈無履而若虛非北陸堅之始是東風初解之餘水盈阿而繼鉼必露秋蟬比而輕翼不如當履道未成其難泛濟從善行無跡不可躋踏兢慎圖其不敗震慴謂其將壞步梯雪而式彰君子之行身諒翕然誰謂邑人不戒如何已若此履氷與習坎而相類符執玉而可怠故疊是是實劍身以違言忘足履之適自近廉隅安危之幾行過隕易危之吉靡濡首

失容之覺行之止於二思成賁先於六慎

唐 闕名

履薄氷賦 以戒慎之心如履氷上為韻

氷之薄矣何釋可踐人之履兮憂意是持將秉心於處險詎投足而增疑故君子假輕重之喻為安危之資跬步未移顧見吉凶生矣躊躇欲涉行觀左右流之是以義比春氷戒同狎水乍競而股戰時刻而屢起步詎兒於寒棠憂有甚於濡履則知吉凶繫乎物動靜由乎已不踐不踏厚地而莫安時止時行固輕氷之可以故知我者見我戰戰競競不知我者謂我視川若陵競無咎於素履尚可期於積氷戒北陸初結或東風始興說之之知兢兢其任不勝由是屏氣

而行虛心而進在勝敢思乎不治通險庶愜乎克慎身若重於千鈞永疑消於一睇憂心輾轉危步虛徐空色不分無疑於滅趾永容無響或泥於电裾將釋兮畏明君之煥若其行也擢大易之屯如然見觀薄氷之爲象知立身之所尚類將墜於淵原之前如待然於積薪之上始玲瓏而若盤復皎皎而可望就其淺玉石無以隱其輝臨其深蛟龍不能掩其狀大矣哉其薄斯在其虛則深將以成乾乾於終日持揚揚之小心當見明而或躍慍霜霓之未任故曰古之機言今之攸戒儻所行而不底俾處薄而勿墳

觀濶賦

元 傅與礪

淵乎深哉道洋洋不可極兮萬化泯泯其同流浩吾池夫聖之涯兮蹇欲濟乎中洲朝濯髮於江漢兮夕余將浴於沂汩觀逝者之如斯兮沛百川之方至乍澎湃濆滀滔以若儀兮紆徐迭迴而趨平空莫漠杳其下垂兮雲繽繽暖而上征長風迴薄劃以合沓兮陽景翕霏森以晃曇刻刻其交馳兮氣悤悤與相盪窮余目不知其涘兮下就究夫大尋繫進流之有漸兮盡稽夫源之深心與境其適遺兮冥合乎斯道嗟末俗之波流兮蕩虎風其濶倒紛雨集之溝澮兮朝盈而夕枯使河海可淼而測兮豈云異夫潢汙亦惟涓涓之始兮積之以浩浩既混混其不息兮淵禹以深造彼蘧坐以井觀兮固數與語夫津涯睇者又不察兮競好誕而喜奔溺迷源而濫入兮俾望洋以增歎儻遂返其初兮元徒求乎不分無疑於滅趾永容無響或泥於电裾將釋兮畏明君之煥若其行也擢大易之屯如然見觀薄氷之爲象知立身之所尚類將墜於淵原之前如待然於積薪之上始玲瓏而若盤復皎皎而可望就其淺玉石無以隱其輝臨其深蛟龍不能掩其狀大矣哉其薄斯在其虛則深將以成乾乾於終日持揚揚之小心當見明而或躍慍霜霓之未任故曰古之機言今之攸戒儻所行而不底俾處薄而勿墳

觀濶賦

元 汪克寬

敬學王人與博古先生遊於尼山之麓曲阜之墟造孔林之闕里瞻至聖之故居棲楩遮雲而蒼鬱檜柏參天而扶疎譯事塔峽而倚空杏壇發蘂而荒蕪列橫序之廣榱峙鉅殿之中路此崇門之突兀繚周垣之迴紆主人喟然而歎曰端木子所謂數仞之牆其在茲乎吾子衣冠暗之遵梭寇崔嵬之章甫塗抹丹鉛慕寫今古行式湖湘吾稱未路盍爲我抽思逞點修章繪句鋪張弘麗之規藻飾高廣之度極詞人之妙筆而爲賦先生曰唔夫子之牆豈今之所謂牆哉粵自二龍紲宝五星降庭萃大瑰之清淑會元氣之開英贊聖神之華胄集條理之大成拓天下之廣居開億代之文明夫是

以覆泰宇以爲棟立人極而爲柱存至誠而爲基疑至
道以爲土文章爲之華節德業爲之培累貫一理以爲
楨榮萬善而爲堵仁義中正乃其板載之方詩書禮樂
乃其畚鍤之具不思不勉初何事於經營強高強堅又
奚煩於削鏤悠久無疆乃斯墻鞏固之迹博厚配地乃
斯墻延袤之數蓋非有馮馮之聳俾人得而閱又非有
煌煌之形俾人得而覩于與守約而獨請復聖瞻前而
無方衛贛及肩之淺室仲由駐足而升堂彼州仇之何
人固無惑乎不足以窺聖域之涉苑主人瞿然而笑曰
緊尼父之誨人若太虛之時而示後進之表儀固無乍
而不與夫豈強敷於垣牖發乎城堞之扞禦使升堂

而無階謁顏頤而延字先生曰非也夫物理之不齊豈
鉅纖之異宜凡藏蓄之廣博必高深而難窺儻其中之
狹陋外畢薄以奚疑苟處下而踈高曾何異乎斥鷃笑
大鵬於溫簟主人於是赧顏高躅跳清賞闔重扃披
宿霧戛石級而步趨睇宮庭之峻廣和玲瓏之綺疏拜
蒙供之遺像覽碑碣之篇文聆絲竹之絶響爰從容而
詠歸超清風之蕭爽

君子不器賦 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可爲器爲

唐 白居易

君子貴道本性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
之用不器者通理而貴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誠包
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容其可遐舒而
無道卷慎其德含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修
辭論其大能救物以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
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孝友彰於閨門又事君而
貢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姿是故
非求備者又何足以知之豈如我順乎通塞合乎語默
何用不臧何嚮不克施之乃尹呂事業蓄之乃莊老道
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因器
圓方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宅
元和於虛受內弘道以維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
窄算詆擊旗之同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否豈
不以神爲至貴心爲大寶全其神則爲而勿有虛其心

則用當其無故動與時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藏
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寧子之愚至乎哉冥心在我無
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爲而無不爲信大成而大受
非小慧而小知顧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
則鑿枘莫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展矣君子斯爲
取斯

不寶金玉賦 以君子之貴無

唐 蔣防

聖哲之人含道德以自貴遠瓌奇而不珍被褐所懷上
恃忠儉以爲主作鎮於用下推忠信以爲臣俾得各歸
於其璞庶將靡失於其真異彼崇堂且由乎知足殊夫
峭屋焉藉以發身處知損而靡貪害比行妨而賤賄寧因

寒口以鑠自絕匹夫之罪當今與土同價誰重一簣念其舟石俱焚奚詩陸海塞淫奢之路彰廉潔之徒諒縱橫而抵鵲豈銘範以為符抑好貨之心自家形國秉不貪之志雖有若無藐毀積今則那念稱穴之可恥獻而辭也足愧彼宋人欲乃撰之詭書乎列于遠蓋磧礫之內宜彼巖巒之限類亞父之碎斗鄙昭王之築臺虛而盈將以禮義為器蔵諸用何須府庫之貯靡近取於藍田詎遠求於林邑却玲瓏兮塵髓守清淨兮永立或黃或白得之而必捐如錫如圭踐之而不拾空韞石以自晦孰拔沙而強分若受欺於田父嗤冒賞於商君執固窮以去奢視同累塊吟至富於來學輕如浮雲於是國

尚親仁民從茲利戒多藏於百貨思寡欲於萬類所攻惟善寧捨之於荊山所棟惟賢任而之於秦地

以不貪為寶賦以不貪為寶之當名以不貪為寶兮寶其可驚彼空矜其純素此恃東清貞潔已虛中既處一言而落落飛蓬擲價以傾衆寶以鏗鏗宋人獲希代之珍子罕當連城之寶五曰伊我之寶非君莫遺提攜而日月耀手跪拜而丘山屬意殊不知欲氷礪節如氷之色何煩匪石推心剖石之奏足素如此則別號瓊瑰得之非荊山者哉獨為奇美種之乃情田而已莫不埏埴垢於嗜欲攄規模於廉恥器之於國雕鏤皆讓劒之流利之於人

取之者取之愈遠偶之者偶之不常故其趣冤影遊烏光向無聲無臭之間陶開品彙於出鬼入神之際定作圓方乃使巧拙庶機爵全任品考其始而始則無親驗其終而終則有自物居洗惚牢籠而俟以眞鑑精匿杳冥搜索而期乎實至所謂擬揚沿洛剖判虛空冀其神既冤伎幽通豈惟幸爾遼然故著於山川草木風飛泉湧爭韞於鳥獸昆蟲夫如是則洞啓幽玄曾無險隘流音既自於和寂成象遝同於畫卦固知文苑之菁華亦冲和之一派

知白守黑賦 以無極之白守太極之黑 唐 黃滔

白之能知須守黑於所爲黑之能守則知白而無咎聖人所以立言於後將令學者得韜光用晦之機不使來人有街實矜華之魂是宜採厥理和其辭豈非白也吐耀含輝東西金而成姿或玄黃而可得或蒼赤而可知知之者必能洞微萬物昭彰一時故爲福惠之所之黑也光沉影遁漫北水而成色既視之而不見不睨之而莫窺守之者必能混合羣象冥蒙眾惑故爲安宅之所見緇是任懷霜而懷雪不在明言縱如壁以如珪終須點識如此則準繩萬國龜鏡八區俾其擅清名者若茲抱明智者如愚有於不有無於不無示猶玉之貫虹以盈石而爲砂珠之象月以眸胎而爲珠論於外而物豈能驗於人而人焉忽乎是以玄璜於西漸之濱遵扣角向南山之夕須知則足以招禍莫若漆身而遁跡君不見斗牛烏兔毫大明而或隔陰霾麻厲龜龍作嘉瑞而常居藪澤則知以白藏黑今道無不全以白離里今理其不然若乃包乎皎皎當外處乎綿綿故懷希代之珍者伎福負不羈之才者草玄崇後弘彰典式克免厄頓夫如是則垂哉無垠推誠餉類靡令受采之質或爽處蒙之意吾徒也勉之哉

曲直不相入賦 以繩中曲直 唐 黃滔

曲也者成理維何直也者其辭可屬一則見回邪之所自一則非平正而不欲故望人立此格言爲乎懿躅俾有家而有國不與混同令自高而自畀靡相參觸至如地而結蕊固乃殊途而瞻矚所以方能中矩俟良匠之許知動不爲論信奇材而可錄莫不分彼邪正鎮於時俗且不之理今猶不差式人之道子切在忠直直也不可以曲從曲也不可以直飾行於己而已有異施於人而人是識繇是屈原在楚錯其糟而不爲比干相殷剖其心而得聖性豈與邪諛而同域其不相入之理苟如是俗或以或不人曲媚或乘造次以得時君子直誠可伏英明而輔予我后恢睿哲以御乾盛聖之而立德惡似鈞而在物樂如絃而比義洪曰是

斥彰萬乘之準繩惟直是求示百王之楷式微臣之獲
誅歟敢不佩之於取則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以良匠之誨人以規矩為喻 宋 歐陽修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為常度
木隨形僞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
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於祖善必誨人而攸尚有模有
範僞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
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
爾僞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輸而直則軫動皆有
法梡為輈而斷為基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
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為圭為璧

以異宜制度可詮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
巧工之事也作於聖人因從繩而取喻彰治材而有倫
學在其中辨蓋與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枘之殊隙義
不從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
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
旨是知宣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
藝以斯下僞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
喻言知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為工劑劂
斯主玩其役以雖末藝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
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宋 范仲淹

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性異
處動必相資始則無自入焉受諸睽而已矣中則往有
功也取既濟以宜其原夫兩儀肇生五行並命水以流
而順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燥溼之情知和而和
歷問炎涼之性烈然湯湯曰陰曰陽其數六者柔而勝
其數七者戡而昌六以陰而習乎次位七以陽而配彼
離方離坎設非其一致陰陽安得而兩忘雖天生之材
本四象而區別蓋日用之利合二體以交相道非獨善
功不相違翻疑乎方以類聚何患乎體與情反作鹹作
苦始殊同氣之求曰潤曰炎豈宜相得之晚施之無窮
和而不同亦猶天地分而其德合山澤乘而其氣通日

忙福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厥今何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知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脩以長三卻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之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趙孤君子跡著明文有章弦之叔慎在躁靜以區分於以誠德在我於以表正事君寧剛以宣其志守柔以播其勳動靜有恒得違衷於要道佩服無數合規矩於典墳昔董安于事趙簡子處心固節收目反視由一國之具聽在四德之為美故改弦於不怠諒勤勤於所履觀

其弦之功安可以為其依止式標其道於焉克己所謂湯禍以善休故以善終而令始且其天道何常惟之無安危節行藏於進退守而取則在則乘以正而動之為佩斷令乃曰躁用乘於正性故六三以從時靜既恭於五德故不暴以為師命韋帶之賜旌體君子之容惟器可象惟賢則之佩蘭則殊芬芝容象現有藉於官尼佐建物之未意實善人之許黃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德或可移中以成規識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之中寧假於宮徵內外相制亦合乎塤篪大哉景行剛柔異性綏之於韋用和急之於弦表正既守道而恒佩固履端而不競懿夫

張今果黜志而乖圖咸闕扉以拒訓今肆諛越而就陵
治訐諫於昏朝今名崩弛而陷誅荀絜直而不容今乃
變羅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今固摧轅而失途道大路
而曲轍今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以允塞兮抵暴梁而
壅而國舉設任柔而自處今蒙大戮而不悟故曰純柔
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於中服
和於躬和以義宜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
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韋之
卑卑以自牧心有有道
行不由徑賦以自牧心有有道
潛匿滅明幽棲武法感樸直之風散惡姦邪之徑生荀
正其身寧偏斡而是履不以其道故斯須而不行想乎
虛滿制靡草遂荒野追遊不慎其經歷咫尺固難於出
處鐘山石上杖藜之意殊乘蔣氏庭中檮手之期頓阻
宇落幽居交從日疎顧履危之若是將苟且其焉如詭
野徑以閒遊恐穿松竹出衡門而獨步不遶園廬嘉夫
礪志草茅規行畎畝或遊幽隱以不到視崎嶇而何有蕪
城獨賞宇遊舊井之閭山館時歸肯逐樵人之後至若

禽之生今擇其翔集弋為繁今修其矢拾飛則驍弋或
雖俎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就無欺其處闇必洛其
不及豈憚設而為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既曛皎
月纔分敛翮爭萃來巢有羣同在籠之無見雖驚弦而
不聞豈不知翦其羽飾旌旗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之
紛紛蓋以忘機為心方同海上之子俯窺見害奚恃太
平之君四鑱既藏六鈞遂弛物則咸若德用不擾三驅
之禮未弘五祀之仁為小蒲凡命仗自貫於青雲覓族
設官爰射乎妖鳥豈以窺城上之烏棲殫月中之鵲繞
至道在茲懷仁有歸恩同於解網戒比於合圍且以順
行而蒐享恨於風毛而血當夕而殞奚思於不鳴不飛

詠身前而知懼實羽族之有依我思古人孰求夫千蓋
矍相之藝不發於非時當山梁之求必貪乎順理從禽
之禮斯得夜獵之夫多恥物既全諸真藝亦藏諸身則
知幸是道也在博施於仁

富貴如浮雲賦 以不義而得之 唐 鄭損隱

義重所守雲輕不居苟榮高而非據等飄薄之無餘比
赫赫之榮不同於道德似悠悠之質且寄於空虛推在
天之所自諒於我其焉如昔宣父以飲水為娛枕肱方
息原憲在左顏生侍側感落落以抱影見英英之改色
明徵暇室之誠窮彼言曰遠慚出岫之容啓乎失得且
曰得之不處生也若浮放於利而安仰止於天而不留

將以輕列禦動諸侯踰南國佳人漫學如嚬之顰西園
危盃空奢似蹙之樓察彼載浮異益長守高冠始加而
已矣雅歌式進而非久象往來之車蓋圖影難追映蹊
時之馬蹄豈名何有誠以善惡不昧卷舒有時由得之
而盈矣識分已而慕則不居異郁郁紛紛之狀未
[illegible]
為[illegible]而誠者非策哉之義顧炎炎之色鼎食皆虛仰
片片之多煙空如寄倏忽時變悠揚日暖垂一言於百
代揖萬岡之孤雲月嶺風臺空復散其蕭索漂扇觸帳
皆不駐於風氣可以定聖哲之窮達審是非於得否山
川之氣洪失高明之象遠抒至乎哉如雲之喻傳於二

三千之口

馴不及舌賦 以慎先聖于 唐 陳忠師

甚哉言之出口也電激風超過乎馳驟弹二寸以發越
應千里於須臾逝不可追空勞於駟馬行而無跡豈繫
於九關故君子念彼尤悔本乎虛無苟出話之不復將
起蓋而是慮且舌之鼓也有時而馳駕類扣虛之莫獲
同捕影之難遇蓄蓄之譬徒繫於下風逐逐之音已疲
於中路信樞機之矣發隨小大而作故儻善守於輔車
何遽煩乎騏駬遲速相懸奈走徒然言出於身所謂往
而不反馬竭其力納歎駘之在前難欲通遠遲課後先
如流之巧以失若滅之慈何宣哉夫以斲斲之足追言
[illegible]
言之速豈能之而不欲蓋室榮喋之喧喻駿駿之奔在
誠之而不言豈自微渝陵有騰翻疾既甚於過隙患必
防於屬垣斯事也罔念則狂克念則聖悞片言之既往
知逸足之難競自無有踰之造勿謂載會其居此不矜
於哲矣彼何患於班如不然者其出彌紛之狀未
以其宿諾於季路悔默言於宰予玉敲詩惡翩翩書德
靡靡方之譬於無際豈絕塵之可弭易象又著夫寡辭
禮之不防共荀卿承若古人之深誡饒於是今鬻於是

馴不及舌賦 以慎一言為戒 唐 陳仲卿

言如流兮惟舌是出咎肝至兮從馴之疾既力竭而罔
遠則屬賠而止一敦云不進詎金鉉以難追尚謂莫們

苟星奔而愈失由是知所大者吾將誡之雖欲加於鞭策誠有謬於毫釐不且息焉想喋喋而自遠非敢後也駟伊利口之斯發猶在耳而旋失須臾若過隙而終頃滅沒滔滔如掉俄出有而入無薄薄陟遐想勞筋而苦節豈獨囂然未妙倏爾既徂徵其如駕之捷防其不密之極如滯如勝訝已歲於枝葉暗靡顧信空騁於道途原夫貴以寡尤取之不辱慮一出而匪戕故再駟而是易苟如簧之乘庶定是見舜躬若捕影之無由寧勞諜足是知聽之則多疑思滅迹儻張儀之尚在詎可塞知機雖齊景之答鼓之或非靡不忘於可復固必在於遠是知孔甘者厲若訥者榮期自虞於遠禍故必遣於遐征言子所以存勸誡立庶程雖奔走而致遠吾知夫莫疾於聲

知不交舌賦 宋王回

彼馳驅行駸駸萬里此舌能言人變閒耳萬里遠矣駟行有疆閒耳甚微舌言無方六轡在手縱之吾游見險逢蹊不可控留一出諸口死傳吾志善惡吉凶孰追孰避蓋古君子取物以箴學士誦焉可毋慎今

三復白玉賦 唐 張仲素

賢哉南容詠白圭於雅什奉明義以爲誡徵芳辭於口給誦同荀於素履將指志而貞立玷生在玉伊良工之可磨言出於舟縱駟馬之不及是知詩之爲喻言以昭信想研精於奧旨知底滯於遺詞詠歎彰其不足反覆明乎克慎身之是省況開卷而念茲心苟無瑕異獻璞之往吝先矣君子宜其念之徵諸嘉玉觀爾靈龜尚辭華之彩某特達之詞知在涅而不昧同居暗以無欺重明哲以作則故沉吟於四時旣切磋以求友將造次而解頤得之自中殊學者之四失復而無斁類夫子之繹思是謨是訓是做是則諒修已以爲物可自家而刑國旣引之以改過復重之以比德香芸自雜於卷舒青蠅豈干於貞黑彼以圭爲瑞比以誡爲珍苟因文而假物非責玉而踐玷然則棄璧者取侵藏而成玷事君者畏不密而失身夫其列於雅頌備法語之爲用垂於後昆庶成道之長存汗簡之文可考絕編之義再敦且非守句之夫學有異聞章而賦言豈不以賢智之心慎樞機之所荅瑾瑜之質懼毫釐以戒疵欽夫志士仁人明不自是故一善以無失故三復而樂只若或志於斯行乘善循而誰毀

知四十九年非賦 唐 陸肱

往事多違今來覺非嗟忽度於時景懼將萌於禍機新年當艾服之初方能知過往歲比靈蓍之數夫省防微

詩，問何人云遠伯玉以道爲喻因言自勗追向者以何及悟乎生之不足處身而每在廉謹立志而常奮寵辱故乃追往日想當年似有失禮疑乎不賢懼愧於三千之內仍思於五十之前雖云時不再來悔無及也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想其悒悒自傷兢兢若厲悲急景以隙過歎芳時而川逝將以防彼終身警夫後世馳心於見善之末託意於思賢之際是霜不駐俄符大衍之蓍容貌初移忽及始衰之歲況復日月逾邁春秋載新惟有乘於君子恐時同於小人前進而欲改安得後悔而將遲有司百行雖修宛見日新其德三緘乍啟可明言出於身向是一悔無微全忘矯假方同知過之士七

異惡語之者三文芸芸故無得而稱焉則可卷而懷之寫其過兮嗟嗟莫追考其數兮七七惟寄豈曰私而有欲雖委骨而無移異買臣官達之期未然而覺若王氏命窮之日既至而知由是三省爲人勞謙自貢駟馬高蓋追而莫逮中心欲悔而何益永示千載非惟半百故余當弱冠之年已知非於襄昔

宋王回

北面以受命同而功則異矢中心而自貢兮非有道曷明其所爲蓋圖圖之在人兮我得之故爲貴若貨私之不敢愛兮吾欲之所便役股肱而忘死兮濟君難於已然豈不輸忠而竭報兮奈何猶憾於天惟我圖

而孔臧兮志常足而名全閱萬物之至衆兮孰一人之至寡呼同德以佐佑兮賴先權於取舍張有司而賦政兮寄聰明於風夜僕虛其人而寘厥官兮雖有食而誰暇彙以進夫賢能兮罄巖澤而無留但見朝大夫士兮暨四方之守倭咸顯任其所知兮逞交泰之時休君無為而垂拱兮我亦退食而優游昔重華之弼唐兮拔岳牧而舉陶謨九德擊廼夾攸與禹稷文命曠其近武兮晤皋陶而周衡兮向勤訓於三以相湯兮美遠良而舉直元公作周格君臣享其淑問兮宅其誠爲於天地兮況我民之訓詁萬世之矜式亞斯之不敢緩兮亦何世而無人隨小大以成功兮但挾霸而未純諒要道之自然兮如歲運於陽春迨定步以他之兮固忘亂之所分臧仲之蔑展會兮坐斟臧於焉位公孫託瘼於仲舒兮衆交訕其疾忌夫豈不念於善傳兮反貪功而速罪彼匪者之福厚子操斧墨而自能椓徙兮猶可以此

以好修今外荷光而虛受筮仕逢亨泰技承平濯鯨藻
洛掛翼冇楹竟文載郁禹律維精荷紫囊而舐筆今從
單于之勒兵霜槲刮骨流塵滿纓自此研精藻翰局影
天扃臺殘鷄管香消鶴綾縫彫屋漬心懸閣鈴翔乃郢
坊酒訪武都泥紫版急鵝頭書詳馬尾石屋紬書鴻都
約史籍披閫遺發明統紀竊企跡於前修庶同風於古
始處民越思身亦勤止宣漢德於無窮納舜韶於羙美
志本勿矜言乎有憑非施勞而伐善豈揚已而害能每
噪吻而鄣躅屢祗心而屏營激說泉而載涸鼓思風而
弗興感外邪而遘厲茹五日之沉冥悵官事之歎丁汨
勞卉而靡寧夫逕城之報豈爰于畫餅之名羌民
生之襲已希仁蒼之至識思不出位罔貪天功慕臺駘
之業言言有二事念聖預之歸貢愈激厥衷庶克終於
雖尚所有裨於袁風奈何祗心昌緝錦言蓁菲蠅蒼蒼
以交亂夫猖狂而迎狀賢登朝而共嫉女入門而各婚
作編於朝競合翕而營結合隱罪締造疑似俾
胠篋之竊警忠星策之華哆幸大度之不校專巧言而
緻毀揭能傷君德之巍巍從以動賢心之惴惴然後餙
衛鶴之芒新衛黔驢之短技竊名器以宴居絕上下之
愚愚俟貴惡之既盈浮齒神而共棄若夫睟穆東房奚
望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今不及慎乃憲而
惟康廷登體貌義問亶詳伊蓮心之受惠憯楯性之有

常寘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犯四禁而
多恕緩干編而不違丁寧一札在宥三章踐丹塗而乃
眷宴華林而醻觴動羣倫之徵脅羙蜀丹心之弼忘盛憲
多憂長卿沉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
賢謖消病骨周田食粟聊強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却
歸於一室豈不念悲哀作主則敢思君羈心藥苦別緒
絲棼岷江一壓幸天畿之接昤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參
雲感駑人之遺韻聊抒意於斯文

責難賦

宋 王回

臣畏而君尊兮作地道之承天北面贊以伏朝兮南面
受之偃然役股肱於昃夜兮須有命而後虔舍厥美以

曰忠兮遂成功而不試先何責善於難行兮奄恭名而
獨傳蓋曰善之爲試兮匪身修而弗克五事生之所稟
兮覺初微而寿碩儻一失其本原兮外物來而橫逆況
宅聲於人上兮百度叢而歸責治則身安而名榮兮亂
甚者喪其家國賢臣出而登用兮爵貶好而祿又豐師
保阿衛交教兮箴諫謟於羣工匪聖法而不敢遵兮推
天命於始終使吾君至誠兮執忠信以自主使吾君達
其所忍兮仁無不恕使吾君恥不若先王兮遵義之路
使吾君不敢慢於匹夫兮禮乃大具使吾君察天下之
理而無壅兮智足以成務勤君之思而劬君之力兮誰
吾謂倡蓋志行則爵祿可報兮否則遁而去昔愛禹之

相堯兮斯猷著於典謨商摯慕其遺風兮引捷市而為慶說冢宰於武丁兮繩正木而靡渝周公之告孺子兮揚文武之永圖召伯又歌乎公劉兮美厚民而匪居雖孔孟之游於衰世兮固守經而嚴如宜其名實之一揆今彼與廢何區區後千載豈無臣兮忘鑽仰於我極逢君欲以就利兮幾枉尋而直尺量君才為不及兮聊順時而姑息誠高論曰迂闊兮喜近已而循迹嗚呼君名貶於雜霸兮專領美於在昔臣不恭莫甚於此兮徒沒齒而愧惕竊獨嘉夫魏公兮沃唐文而迓衡知正已而民服兮破俗辨之刑名既柔遠而能邇兮尚惜其舉畧而功速成作正位之儆戒予雖劣薾者亦聽雖吾言之能賦兮唯尚文之易明

愛人賦

宋 王回

倣天民之秉彝兮固懿德而自好縱百骸以徇物兮義與利其殊報彼君子兮唯先覺是號故忠怒以愛人兮含元元其焉肖竊謂夫曾氏之求志兮忘違禮而寢於大夫之黃感童子之關諷兮雖疾病猶扶而反席元與春務養吾欲兮何屑屑而姑息詣話言於一朝兮可推而措諸靡極蓋曰德之為物兮在已而不在他焉其形輕於鴻毛兮其力重於泰山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固賴此而能然俾各達其常心兮固厥類畝而復遷孝莫大於尊親兮不格姦於幾諫慈莫隆於燕子兮擇明師而端善忠莫美於致君兮專靡難於可願禮莫隆於任臣兮軟鈇職而有間莫盛於夫婦之際兮風雎鳩而誰涸莫孺於兄弟之間兮泣關弓而弭怨莫樂於朋友之交兮競切磋而成信其餘凡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求而敢倦異此則陷父於惡兮晉申生纔謐為恭納寵蔽主欲以厚斂兮冉求服鳴鼓之攻王像試於私人兮彤變雅之大東恣同牀之干政兮嬉妲繼以興戎小不忍於啼母兮鄭克叔而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所容況巧言與佞色兮實媚衆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兮成敗亦不為效歷萬古而猶惑兮寧醉昏而夢夫覺悟勞心而日拙兮竊方循理而造妄庶無於曾氏之所言兮諭失賦而彌劭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六十八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性道

融結爲河嶽賦

唐　黃　滔

象帝以伐出物我陶開杳冥至精風散元氣雨零一濁一清既定乾坤之體或融或結遂爲河嶽之形豈非斷乎鰲足之時剖破雞黃之日二儀各立以交泰一氣旁流而洋溢於是奔注不定奔馬歸圖之墟積聚無從疊作千雷之質則令川陸天下江山地中淺深莫極夷險難窮則秉隨之而洶湧嗜欲繼之而隆崇翻雪浪與霜岐萬德而謂其違矣立身而何莫由斯聖人每修孰慮乎崩騫所塞君子常嘗寧求其老馬能知稽夫近遠甚夷往來無苟周朝之柱史奚棄庸國之貞妻自守旁生

行葉於引掛以寧殊中引德車在推輪而何有莫不亘深仁宅道通禮園匪豺狼之所到惟干檣以斯存若乃循其軌迹其奮有如入顏巷之中恬然自樂復似紆林蹊之上寂爾無言可以導彼深誠臻乎奧旨相逢盡重以派分似截溝泓仞千巖而雲氣之士相謂皆舍生之子徘徊其側多感分以遺身馳鶩於中必先人而後已成大斯著其高或闕異邪途之往捷與左道以岐分五霸三王既遵此以圖業忠臣烈士亦從茲而報君夫如是則蹤跡所爲坦夷斯斁於以開百家之蔽塞於以滌五帝之旨趣悲夫衡蒙行險之徒曷不遵乎此路

天爵賦

元　陶　安

赫上帝之有命賦良貴於心宮全粹完而光采超萬物而尊安蓋是爵得於天之所賦何假分茅而胙土班瑞而錫聲也維人有心主宰一身克具天理故曰天君當其大化渾淪冲氣絪緼賀凝陰陽靈秀爲人帝令誕敷付以性真上帝若曰咨爾心官聰聽戒天地生物元德至大全體爲仁妙用爲愛畀汝昭晰行之以禮粲然有節文朕所簡閱尚其毋貳臨汝昭晰行之以禮粲然有節文之詳明之以智截然有是非之別既降衷而不遺當秉彝而對越然而與是德者天之道實其德者人之功盡寵嘉力行無怠制事之宜其理爲義應酬裁度發彊剛毅畀汝斯爵蓋惡所繫申服嚴訓擴克必至維爾心官罔咨爾心官聰聽戒天地生物元

已而忘則仁義實蘊於其中循物而信則仁義實用於無窮紫夫善而不倦曾無間於始終嗟皆天爵可慕可從咨爾心官以思爲職代天作工爲民立極敬受訓辭其永無改於是尊居臺光闢泰宇端莊整肅臨莅而處以安寧爲所卦之土以誠信爲所佩之組耳目之司有其統節儀之束有其主維屏維翰嚴衛欲之藩如圭如璋堂堂真純之與府遂乃極高明而爲堂蹈中正而爲室視良象以行庭御巽風以乘車施廣譽而代續積太和而成爵醇以道德之醇飲以義理之腴袞衣赤紱未品紫章高牙大纛何足爲殊凡君臣父子之有倫隆殺等級之異宜蜀郡於萬世示法則於羣寮於以爲

邦家之光於以立太平之基則又皆出於斯也嗚呼時降風移人爵是炫趙孟斯貴趙孟能賤柱已求合浮雲故羨昧天爵之當修宜鄒孟氏感於世變也系曰皇天無私今賦德在躬彝倫成備今妥任寔隆匪軒冕而待賈也

孝者善繼人之志賦

宋 文彦博

稽禮經之垂訓見孝子之奉親之要無改於父克彰務本於後人必學爲篤既踐奉親之要無改於父克彰務本之因得不載考斯文深窮私旨非徒樹彼教本蓋以勗於人子欲令不悖於親圖在必從於始克纘不緒始則揚武王之休追祀先公次則踐周旦之美徒觀其孝道

斯盛圖宗達行惠務無違之教或敦不置之誠其父析薪執云負之靡克若考作室但見構之方成斯蓋君令臣從上行下效俾百姓以從化則一國而興孝用勞用力率從安義之文學禮學詩歌時過庭之教罔墜先德弱植於顛沛而克肖宴翩後以相承子路之貧屢傷斯言竟蓋莊之臣不改是謂難能所謂乎君子能勞後代有繼達地義以宰失守天綱而罔替克紹前烈我則亟務於矜莊無廢舊勳於戲罔愆於逸悔是曰有後無聞辱先非惟世濟其美抑亦代不乏賢史談著書遺禮而立言垂世夏縣治水爲功而通山睿川懿哉念

凱風之詩違白等之義蓋將無忝爾祖是用不違其志
夫然則上自君而下達民固宜守茲而勿墜

中者天下之大本賦以天下之教由此而出為緒　宋　文彦博

中者存乎性性者命於天為萬化所宗之本乃七情未發之前澹乎自持政教自茲而出矣感而後動吉凶由是以生焉原夫賦禮與之淵微得中和之用舍聖人極之以育物君子循之而化下人生而靜故能用其中焉教所由興是以謂之本也始其惟寂惟寞何慮何思道所從而隆矣人可得而由之喜怒不形守為樸素之本嗜欲將至散或禮樂之基外物未牽中扃是啟苟能發以中節是致廣而成教始惟所稟金則義而木則仁終乃有慈父為慈而子為孝是知言其中者哀樂之未發謂乎本者教化之必自蘊之則五常盡在散之則百禮交修何異大樸將分上者道而下者器洪鈞欲播達乎萌而出乎勻得不載考斯言詳窺至理雖化育之甚大亦權輿而自此誠明內著而儀蟠極之宗和順外融萬物經綸之始有如此者不其偉而為最靈而可美著達道以作宜若然則天下之精無能及此縱域中之大何莫由斯故知道不自於天生禮非從於地出起於人性之節攀彼民心之質所以王者之致中和雖百慮而同歸於一

至誠盡人物之性賦　宋　陳　襄

德至者色澤洽賦 以德施發見於顏 宋 宴 兪
德既能至形斯有歸故茲色澤之洽率由克實之輝根
百善之大全初忘物我暢四支之積美固汨脂韋竊原
樂莫大於誠人之生也真厥有備善是爲至德荀本諸
中扃者未始虧賛則見之外貌者何煩藻飾立其大者
性命默爾以皆安人爲度哉色澤油然而可識外秉四
重中膏五基其中周旋而盛亦已至其蓄剛健而新從
可知純德發若耕和在斯朝廷之上閨閫而侃侃閨門
之內愉愉而怡怡志意致修居有潤身之積英華發外
形爲辭面之滋接物非特既其文成已爲能用其極如
霧豹鳥澤彩於幽海如山玉焉揚輝於伏匿杜人僞之

象恭天真之體息默然而豁始行通理之黃中即之也
温辛異鮮仁之令色元叔體柔嘉於仲山觀我朶頤微
夏睦之病者諂容孔熙又孰若藻德小言容之足美身
皐口耳之閭窮而衛泌則神王而氣達達而朱金則心
舒而體開陋體體解之義易含章之蹲蹲如渥藉得衛詩錫爵之顏有動之而
斯達表襲之明無就之而不見可畏之忽趨行美事於
舜禹所睹庶憂於楚趙何假地文之示自得天光之發
所以養氣而無是餒嘉孟氏之醇醇樂內而何其臞偉
顏生之勃勃向若萬目自累火馳弗寧窘勞倦不枯之
貌圓睢盱承豫之形槁項黃馘者既中已無主曼膚騈

肩者又愚而不靈遂使報報而非所知徒慙表謝謝
而相取下衆睞沉冥六豈知彪外之君子不証踐形之
聖人可法蓋洗顏而達面目者未免愧積則養指而失
肩背者良由智乏故曰德至同於初澤色何從而不洽

宋 王禹偁

扈言日出賦
扈之爲物也空則仰滿則傾伊斯言之無係假厥器而
強名日出湯谷初安知其適莫天倪自得亦何繫於虛
盈豈不以扈無所識每逐物而敧側言無所執但因時
而語默諒何思而何慮固亦失而靡得用能滿天下以
無過醯甕中而可則徒觀夫扈牖旅以弗定言支離而
不窮孰見光晨明始終寧其心若虛舟之泛水應乎

物類天籟之鳴空是以至道無形至人絕想詎難追於
馳馬寔冥求於罔象以不言之器是資以不言之言爲
上存於身則大智之閒閒移於邦則王道之蕩蕩脅鳴
鐘之大小物莫我欺取膠柱於極機吾將安仰大哉扈
也者既異敧器且殊漏扈言也者亦匪確論又非說隨
知萬物之種也奚千里而應之智過挈瓶樗杭之書徒
爾信聆盈缶連山之象云爲故曰不言則齊同形相禪
巧如黃兮非偶幸若環兮無變得之者毀譽兩忘失之
者是非交戰詳夫扈有空滿於義則那言無準的在理
云何亦猶君不言而黔首化天不言而玉燭和是以大
道五千取不知而立誠寓言十九藉外論以同波令我

后據北極之尊窮南華之旨思欲報清淨而幸兆庶故
先命詞賦而試多士盛乎哉崇道之名不為虛美
慎所好賦 以重譯說珍信 非寶也 唐 閻 名
君子嚴其牆仍戒以心曾知躰味之易入俾回邪而不
容其慎德也自主是閑其三復其好咨也細衣必慮其
九重自然契已坦蕩清心翫寵玩喪志而何有欲啟度
今何從昔如王者三朝遠人重譯執贄山委獻琛雲積
豈不知納寶庫為子孫之藏映玉堪嘉戎夷之績蓋以
難得之貨有損不貪之實無數獲狠而荒服不臻却馬
而漢王受益愈虞公之敗美笛帝焚裘之逆匪騁
欲而適願非奢而無怨滿堂足戚黃金寧慎其四知

遠歲不永自宜何勞於三戴所愛者禮所畏者仁君由
之而又國士用之以防身衣服有常非敢玩於千裘飲
食不遺寧奚於八珍其受才也必擇能而得儕其纂
友也亦資忠而履信時辭直而不違知言甘而有吝是
宜其終無忽於微五色足觀之則朱紫不奪八音可
樂聽之則鄭雅同歸思禁邪而制放慮今是而昨非上
則宣風下同偃草將還淳而復樸在躰德而味道蒐田
失度可念虞人之箴射雉或虧必思老氏之寶至矣哉
好之者傷以多聞為測屋立義為分社孝既慕於參乎
學願從於回也敬敬忘倦和勞忘食紳而不舍

同人于野賦 以君子之道 唐 周 敍
善本身修名由道長惟君子之
修正直誠邪枉於出門既叶於心視野郊於指掌守柔
以處亦何後而何先秉健而行詎無偏而無黨蓋以居
謙不辭應上潛通欲無文於大下須立志於會中雲合
霧開孰無機於豹變磨馳響答皆有意於雷同必使量
純含弘義貫探討包刮貞而共濟顧言行而相保情田
波注將符若水之時德宇馨香用法如蘭之道乃言六
二是柔者之主凡五為行健之資乘乎柔而何剛敢拳
行乎健而何往不之況能辨方知類視險如夷念同氣
以遵彼實志一而在益於以害必較能否始居中而

體正終處上而為首理方求友驗伐木以收宜義在同
心於醫合而誰有所期利比洽雲悠然莫分光於身者
曰通磐於教者曰文故得退無失位進得其羣將果行
以盲徒移忠而事君則知福應無他元亨由已理契
和須心惟知止不然何以風雲高會咸為得路之人悔
吝不生盡似同舟之子別有廢忘猶久勞謙已多既考
之於六位亦化之於四科且如今日之進也道如之何

鳥求友聲賦 以人自擇求友 唐 王 棨
日暖鳥韓有黃鳥兮間關嚶友始乘春而出自幽谷俄
擇木而來其友聲尚溫聲猶每念載鳴之侶方期類聚
泛無相應之情於是紅破園桃青勻柳韶光蠟原野

之始宿雨霽池塘之後由是晛晛遷喬棲翔寡友潛符
切切之義爰發嘐嘐之口林間乍囀誠謂乎知音可期
陌上頻啼似恨其離羣已久既而雅叶交應如懷故人
得鸜鵒之流言不信見靈鳥而白首如新灌木煙中念
友朋而有待楊園景裏豈鳩集之無因鳴亳既殊攀稽
靡異猶角徵之先奏俟宮商之有自遂使夕陽橋畔人
人增感別之愁曉色樓前處處動傷春之思族類安在
閭閻未休想王雎兮從吾所好知斥鷃兮謂我何求豈
比蜀鳥銜寃啼已月於深夜若鴻失侶叫邊雲於凜秋
豈夫陽露初晞合風譬好似弘三益之旨足警寡聞之
抱想伊鳥也猶推故舊之心別乃人斯忍棄友朋之道

取則掌達之流音在益二國苟嘐嘐而占矣吾將德義以求
之雖慕惠莊願定交於他日如令管鮑得擅美於當時
夫如是則結綬何慙彈冠不惑伐木將廢而莫可谷風
欲刺而安得已乎勿謂斯鳥之聲至微而忘其是則

松柏有心賦

唐 王 棨

彼木雖衆何心可持惟松柏其生矣稟堅貞而有之所
以圖節千歲凝芳四時積翠森竦見冒雪停霜之性攢
空蕭瑟無改柯易葉之期懿夫外餐（原本闕五字）直或盤根於
幽嗣之畔或挺資於高山之側（原本闕三字）桂何慙荊棘殊
而可謂不同節厚而盡云難測相連夾路在成城而稍
伴未可為薪比死灰而枝動叶懸旌而影搖苟無懼於早落亦何憂於後彫聳幹山顛且甚長
於衆植成行陵上終不亂於驚飆矧乎萬樹舍秋千林
向晚方見夫鶴棲之所弭茂靡食之餘不損天台溪畔
若有意以垂陰太華峰前豈無情於固本既立端操寧
驚大寒似蓋而秦封翠紱如悲而殷社煙攢勢迴萬葉
競高擢於塵外時當搖落爭秀出於林端豈無井上之

桐亦有園中之柳於春色以自得在歲寒而則不曾未
若方寸斯抱層空可處蕃雖倾而莫比蓬非直而何稱
至如嚴氣方勁翠色猶增亦何異君子仗誠處難危而
愈厲志人高道當顛沛以彌弘見知斯木惟良因心所
貴各固結其修幹共青蒼於四氣然則瞻禮於人欲舍
此而何謂

蹀步千里賦 以當千就遠行之在人為難

唐 王 棨

彼道雖遠惟人可行積一時之蹀步千里之遥程亦
如塵至微而結成山嶽川不息而流作滄瀛是則大自
小成遐邇至理苟均於積習必貴乎馴致莫不究
其攸往明其所自不因布武之間那及同舟之地終尋
高崇必可登於飛鴻不踰前蹤安得齊於赤鷺是則欲
追迹武而踰始謂與其進也不亦遠乎至跬勤遷
部全蔵之可越芳塵漸（原本闕二字）水之難逾矧夫高以下為
著顯以微為本苟鬼瞳以將至豈執心而忘返行行莫
止豈一蹔明月之程去去不停等幄黄雲之遠但勉行之

終能及之苟循途而趨坦坦盡履道以攸次如貴製貧自等聚糧之義豈勞由徑當齊命駕之期往非路遥爾身遠征有稟念踽踽以無怠故僕僕而滋甚自勤跋涉邯鄲之學全殊不暇困循燕宋之遥可審然而志勿休者雖難必易行不止者轍遠必臻亦猶積水爲瀠冰之始層臺實累土之因大道能遵終及奔馳之子中途儻廢誠虧一簣之人別有踢躅負來蹉跎在將欲跋跡霄漢超蹴寰海或能開道路解執維則千里之途可待

天秩有禮賦 以「天秩有禮」爲韻 得秩字 宋 陳普

先儒曰天尊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即理也夫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其實即一自然之道體也秩者品位之次序也朱子曰禮之爲體雖麗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所謂天秩有禮者也禮者聖人之所制而寔皆天則之當然天理之自然天道之本然聖人不過循之而已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皆此事也有者天理之所本有當有人心之同然非本無此理而獨出於聖人之所作爲者也

夫禮即道妙體居用先非人爲而始有皆天秩之當然莫高覆載之形一原從出寔敘節文之禮萬善皆全圓之帝則之中無在不然王道之行以斯爲美燦然載和以爲貴主是張是命之不已禮之秩也豈獨出於聖人性所自爲一毫本於自然主宰謂帝性情曰乾心則

動儀論斷之自我之辭又當知化成於禮非教則不成政舉於人何由而得舉禮義之民皆出於禮樂禮樂之士悉由於庠序不然則民命不立士習不善而一以三綱五典委之天事物何由而得所

道不遠人賦

朱 陳 普

道本同得學惟反思不於人而遠也率吾性以爲之即是理之常行稟生則具取諸身而皆有莫近於斯聞之天賦性命之正皆在吾身日用之常莫非至理渾然全體至善至粹凡厥有生甚親甚適所當行者命則然而性則然夫豈遠乎人在此而道在此是道也本太極體爲天地公坦易明白流行貫通視聽舉思各有天倫之

極喜怒哀樂俱全未發之中並生天地均賦均得豈有須臾不偕不同是謂理然不過云爲動靜其於我也未嘗南北西東道者何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外女內君上臣下皆自近取初何外假但求於我欲則至矣如在於室未之思也人者仁也不亦善乎道即性焉又何遠昔即是訓是行之洪範並受其由凡有物有則之蒸民有彝無舍大抵人之相去雖尺寸以異地理之同得無毫釐之離人塞吾體蚩吾性何止戶庭見於面盎於背本無主賓信知一理之實隱常與四支而屈伸恭常在乎宣圖在足正豈外心修寧外身圖無毫髮之疎遠但用工夫於率循影形響聲尚有彼之與此天水也火

易意象見言以存之得意之後而言可遺本愚詮以指昧既達詮而去詞昔者先王立文以載之後世無不睹仰是以錯綜六爻森羅萬象立文以寓其旨凶悔隱以知其來往焉志有狀之狀而定其範圍因可名之名以徵其影響悟影響則可名之名息達範因則有狀之狀無執可名爲常名者謬定有狀爲常狀者惑之知禮以適變作事之前後以觀設施意之樞但

魚兎之得也於筌蹄而已乎然則言者意之苗得意而
根源有讓意者言之本得本而枝葉不御假以寄誠明
爲定捨如鑽燧求火發火而燧之可忘似剖蚌求珠得
珠而蚌之可去於戲置文字之館植玄牝之根自入存
存之室廢乎察察之門不夾毫聲經濟無爲之內匪差
黍弱論有截之垠既而搜未形之形索無朕之朕變
以喻而立幽藉明爲準則可棄喻取變即明計幽不可
以理縛難可以文因遏陽則明豈必離乃爲日遇陰則
順何須坤乃爲牛夫如是稽其意窮其事旁通其關閡
由盡其精義芙華可採柱措斯妻倘究忘言之機庶叶
表微之思

人不易知照以

唐 郭 通

墳典通旨古今異俗性情交駆駆騄莊列談其險艱堯舜病其授
藏器在我有從方立身歷九徵而觀則甄一德而求臺
毓而糺合性情交駆駆騄莊列談其險艱堯舜病其授
受玉石相敲悲獻璞之匪工嫫介未孚忌投珠而自久
考聲度之軌躅察言貌之休咎鑒之則理將斯契昧之
則亂何不有彼經緯之區分在昭擇於能否復覽前志
清通不易或失宰我之議自非識周即
受玉石相敲悲獻璞之匪工嫫介未孚忌投珠而自久
考聲度之軌躅察言貌之休咎鑒之則理將斯契昧之
則亂何不有彼經緯之區分在昭擇於能否復覽前志
清通不易或失宰我之議自非識周即
之廟曲辨齊竽之濫吹安能取士於飯牛之時拔才於
臥龍之器其道或如蘭芷應以埏能聞徹俎而與歎指
負觚而留規管仲霸齊終物已於鮑叔匡衛始登
舍精萬靈參分立圜而以象天心而致

渤澥之三山吸流霞之景光含芳詞以況子云惠好之
不忘願報義於永日陪遊宴於帝鄉廣莫忽而號怒鯨
波洶而騰張俄鶯薰以輟寐問窮髮之茫茫將揭厲以
復從駭風濤之匪量思投籠以靡存撫遺體以競惶晨
切切以懷懷夕屑誓以彷徨追前徹之倏遁歎此恨之
悠長於是收神返慮澄靜默冥然就寢兀若無感寤
良宵之復遇希舊遊之可即徒有願今且未克憂深沉
羊莘胸臆風芋雨今思君子今何極

唐 楊 愼 虛

心鏡賦

嘗觀夫乾位始造坤儀廣生運元和而應氣円自有而
含精萬靈參分立圜而以象天心而致

享合妙有而存象資虛無而自明故其端以居中動不違正藏牝谷而爲主關靈臺而作鏡將鑒之而不昏因澄之而彌靜既剋邪而室心忽窮理而知命然後和精神明自生保存存而不惑恒於此而玩於映由類而感有爲必因象物知器乘時利人以禮經以導俗馳精義以入神研禍福而知患什行蔽而理身所以君子處順而情性以正不言而化淳若乃潛英議蓄明斷欲鴻業而未行勿冒昧而相亂凝至精而一臨俾羣疑而四散故使立身者潔之而清眞自守入官者朗之而美化攸贊語衆妙之玄通分萬殊於大觀然則物以心鑒心由物遷投輕花而意雖坐孤石而情堅所以去彼取此創之光潔取合妙詣於物宜推擇廣遺於井渫遺許郭而齊鑒與山嶽而比傑可謂張英風著徽烈嗟小子之庸敢揆蓬心而望邈

唐 紇干俞

至人用心若鏡賦以人心如鏡爲韻

至人用心若鏡將迎旨哉是言也夫鏡也者以靜爲照亦可不以明乎然是故有來而必應心也者以靜爲照亦可不思而至通感斯生光掛新臺而月滿圓象求得映赤水而珠明若鏡心而比鏡信清明而在躬爾乃以鏡爲心固心鏡等菱花發而掌象生靈府開而萬物保斯鏡之精明謂人心得道至人所以畢其性而遺篾弱其志以虛襟號無聲之和樂天籟之音明白四達照幽獨深希曠若虛受任默分形於美醜存至理也其

保其光得秦鏡之鑒我邦君皇宗之于天人之英體以
合道沖融混成其用心也達至人之妙理其朗鑒也同
水鏡之澄清開意而圓照吐心而自明妍媸莫能藏其
象鬼神莫以遁其情絶毀意與妓我固不將而不迎懸
彼高鑒未乎有貞觀處于今調脂粉爭捧心兮效顰
醜者自醜新者自新形美惡而區別吾何情於知人媿
匪桃夭寧容比譬對香奩而呈貌慮柔姿而不稱有待
良人非徒好勝因茲佇賞必冀象應紅粉蛾眉趨而競
謁宛其素質髣髴彼玄髮類芙蓉之映水若姮娥之向月
大明無私衆鑒不歇光之所燭照及微物庶有假於恩
輝幸留心於前拂

似飛蛾凌亂而投明燭其趨利也若饑烏聯翩而爭塒
衆力方競而獨騁量已傾而未足吹劒首而聒虞豁握
碱砆而衒衢玉纖埃不讓於山阜巨海見排於井谷沉
浮今靡定去就兮多途作拂下而進上忽出有而入無
轉息而延緣萬古迴瞬而周流八區形寥寥於社席虞
淼淼於燕吳乃榮乃華如馳如驅甚飛猱之蹌喬木邁
奉兒之逸修罷杼軸而無已吾未知其所圖爾其清
濁兩貧臧否兼司有緩者而密者幾附之而益之勇怯
於焉競爽明晦所以相欺或外靜而中躁或情慨而顏
怡或趣睽而迹偶或言信而誠疑嗇睫而相對山
河萬重而在茲莫視其深況兒其仿佛之虛

而休徨關庶頴之區分亦復爾而大畜奧室資明於洞
户飛軒寄轉於輕軸靈筠挺節於木其高也巍乎峻峰傑爾孤標上干日月迴冠雲霄其
深也如海之淳如淵之邃窗萬仞今沉以清潛九重兮
隱而閟其平也周道如砥君子之夷局其險也蜀門若
劒小人之跂躅性場而極覽淳情園而環矚鮮開暗
而開凝多礙塡而窘促萌一緒而千變兆片機而萬觸
無辛刻而恬想乃終年而汨欲大木百圍而竅竅長河
九支而屈曲恕則列火扇於衡飆喜則春露融於朝旭
耀彩懷其若望憂結念其如束或漫漫而川浮或迢迢
而山屬參祿晷合而煙聚單思鐵懸而緣續其警時也

歲已殫夜向闌風威動霜氣寒月斜臨於棟首河半落
於簷端心耿耿而不寐魂茫茫而未安乃振衣危坐隱
几太息課思於今古之津行懷於人生之理配三才俾
地設占往今來物之播焉成萬品人之生也配三才俾
生人之爲貴成賢識共靈靈者舍稗而起惟神
所止想四大之根機執五成之端於統精靈之往復括
性命之終始攻愚蒸而宣聰啓幽暢視六儀蘇而
承尊百骸運而爲使若衆星之拱璿極猶列國之宗玉
展夫真氣動陶甄範圍洞育假用廣如土圭之準盈

妥類陰陽之不測匪神鬼之難期不可窮之以權量不可卜之以蓍龜孚度長而自我各守勝而為師設皇綱而懸帝制張地絡而舉天維雖衆修之所捨轄在斯輒而不能持假善惡於遥祀訪賢愚於羣册軒昊用之而司契堯舜守之而光宅湯武任之以為王桓文仗之而作伯弘聖道者謂之周孔肆為德者攝為榮跖體仁成曾史之行毓智舉良平之策六國起爭之端三方構鼎峙之迹政焚書而騁暴巨誦典而崇僻語讒胥而復誅斬語原而受斥輒發匣而揮匕如晛極而杭璧蓄朱始諧而末叠餘耳初好而終隙寵包詐而昵躬牢蘊邪而附石究迴元於今古變繽紛於載籍匪外物之所晏

諒乃心之攸敬若乃無損無益不盈不沖湛虛明其若鏡坦宏量其如空靜疑神而合道動應物而修功得至無於象外乘妙有於寰中既胞合而懸解且兼忘而大同象罔之珠易索索綺之用無窮入冥冥而超宇宙翔寥廓而籌樸篤斯上聖之神理迺先幾而感通諒凡情之靡得從仰止於余衷至於宅義依仁棲貞履順崇禮讓之扃閑聳溫恭之墻切赴健整而全忠庶龍戰而敦信情居損而能酌時處遜而無盈遊書圖而摭芳挹文河而漱潤稽雅度而成則服嘉言而遣吝乃懿士之清規寔吾人之所徇持弱操而知勉敏微彰而厥恒思不忮而不求絶相靡而相刃於末

天道如張弓賦

宋 王禹偁

上天如之何匪謀莫益張弓如之何匪高莫抑贍倚杵之為狀考彎弧而取則所以老氏順之以立玄亡王者法之而建皇極豈不以天定能勝盈弓惟審固既命中以有弛若無親而設喻善惡之效自應弦而靡差禍福之祥同流矢之所注吾嘗觀善射之人如天道兮有倫下者垛其勢高者俯其身左馬右人落彀中而不失士發九中視掌上而彌親又嘗觀上王之理與張弓兮匪異損有餘以示誡補不足而平施小人用壯唯六矯而是罹君子好謙乃百祥而咸萃又嘗觀上聖之安法天道兮之義也又如此彰乎男子之高克叶聖人之旨自可移於郤来諸已蓋衆多益寡考焉惟皋下抑高而已夫如是則張其弓挾其矢體由基之所長天道遠人道邇非禪寵之能量是以君者撫其弓柳其強如猿臂之盡妙中鵠心而允臧向使天理或爽君道靡常自然反時而反德又烏可稱帝而稱王者哉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天衢賦 以事達之路無復壅滯為韻

宋 文彦博

吾窮必泰蓄極當亨取天衢而垂喻在易象以著明孰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 元龍奉

旨編輯

性道

太玄賦

揚雄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曖曖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惑曾無險阻與羣龍而共躍迥出喧埃之氛列曜以同遊曾不終朝兮曀曀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于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守賤貧而不戚樂天知命兮又何憂喜所集薰以芳而致焚兮積重陰而翳日所樓兮名譽伐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守賤貧而不戚樂天知命兮又何憂喜所集薰以芳而致焚兮積重陰而翳日

猶墜月而況身兮蚌含珠而孕裂聖作典以濟時兮豈以詩世兮今疾身沒而名滅豈若蚿與蛇之同穴兮與龍淵而永蟄蓋以下愚而惟逸兮貴達之有遂則制斷而無復初惟藏密同鶴鳴之在陰兮終乃升高類鴻漸而及陸偉乎高遠雲漢直比絲綸將何人之牽屢欲詘氏之先登上士行之而克勤大動必集王者蹈之而不返庶績咸凝若然則道遂中谷朋儔張於江淮兮弭矰繳於華茲升崑崙以散髮坦夷往無疑滯豈惟四達之庸蓋將及九重之際何今夕翔翔於曷石忽當履此高翮振芳躍而出世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六十九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 元龍奉

旨編輯

性道

太玄賦

揚雄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曖曖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惑曾無險阻與羣龍而共躍迥出喧埃之氛列曜以同遊曾不終朝兮曀曀不及若飄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于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守賤貧而不戚樂天知命兮又何憂喜所集薰以芳而致焚兮積重陰而翳日所樓兮名譽伐猶墜月而況身兮蚌含珠而孕裂聖作典以濟時兮豈以詩世兮今疾身沒而名滅豈若蚿與蛇之同穴兮與龍淵而永蟄蓋以下愚而惟逸兮貴達之有遂則制斷而無復初惟藏密同鶴鳴之在陰兮終乃升高類鴻漸而及陸偉乎高遠雲漢直比絲綸將何人之牽屢欲詘氏之先登上士行之而克勤大動必集王者蹈之而不返庶績咸凝若然則道遂中谷朋儔張於江淮兮弭矰繳於華茲升崑崙以散髮坦夷往無疑滯豈惟四達之庸蓋將及九重之際何今夕翔翔於曷石忽當履此高翮振芳躍而出世

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鏤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疾邪賦

伊五帝之不同禮二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反覆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榮迫之徒不知所守萬而積憤或造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吞棄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迢嶢兮迄顓頊而踐祚歷帝嚳與唐虞兮揖讓而相與登天衢而遐舉兮超無窮以遠逝經營四海之表兮東窺扶桑之谷西至崑崙之墟南極炎火之野北窮幽都之隅周旋八紘之外兮出入九重之門

電視於上世兮乾坤以幹度今俯察陰陽以定制正時運其馬行兮乘太虛而遨遊明日之可待兮又羣吠之狺狺欲竭誠於目前兮異異涉海之失柁積薪而待燃炭兮知斯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勢族忠言不迕於耳兮寧飢寒於窮巷不飽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聲一秋而三春兮尚舍英以容猱擢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霜葉於凝露希前軌而增驚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還兮來者冥冥而未悟兮玉蘭蕙之為芳貴雖獨悟所

眛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
逝而時返兮夕景潛而且融昊三后之在天兮款聖哲
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戴沖裡隨珠與蕙
若乎時莫悅而未遑彼未覩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
蹇委深而投奧乎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實
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脇兮思搞翼乎八荒望雲階
之崇壯乎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乎辨吉蘇於
姬文將遠遊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翼而爲衛
乎六氣紛以成羣駟白獸於商風乎御蒼龍於景雲簡
爵徒於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海絲兮旌王
子於柏人前記融以掌路兮殿後土而警塵左玄冥以
導兮觀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寫目兮制造化之大樞
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洽兮葵
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感考祥於僊句路肆暴
而凌虛登閶闔而遺眷兮頻玄黃於地輿名黔雷以先
驅兮飛廉奔而扶轂陵景雲以上躋兮忽踰越乎八荒
伏乘增冰而遂睿乎凌峒陰之所藩捫龜蛇於幽穴乎
徼罔象之潛青哂俠忽之躁狂乎喪中黃於耳目倫獨
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格桂而上躋兮忽踰越
而凌虛登閶闔而遺眷兮頻玄黃於地輿名黔雷以先
導兮觀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寫目兮制造化之大樞
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洽兮葵
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感考祥於僊句路肆暴
而保义乎顓頊仁而夙狙何吾泰之靡所兮時柔辱之
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惑信
欲之者惑信天任命乎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爲匡乾坤
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陰升一替一與流而爲
川潛而爲陵禍不可禳福不可徵其吞兮有豫其泰乎
有數成形乎未窓靈象乎已圖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
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翫翫而迫遊斐陳辭以
告退兮主悖憫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
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盡息駕於一餐會司儀於有始兮
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
鏑其在手兮狼弧翻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
於靈軒爾乃清道戾蹕嚴輅祖離令受誤共軒整旅

兆司鑾以屆路今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今鈞
陳帥以屬兵堪與旅而進時今文昌肅以司行抗蜚尤
之修旆今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轂之扶輿委蛇乎
鴛鷹龍青蚴之容裔陸離倚海光逸景倏爍徹霍今仰
流旌蜺旎炎伏纖纚前湛湛而攝進今後僕僕而方馳
且啓行於重陽今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今闕乾巛揮
玉關今出天門涉漢津今望崑崙經赤霄今臨玄根觀
品物今終復毫形已消今氣猶存眩懸舟之離岸今懷
舊都之謇謇仍繁榮而督引今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
霏而翼衛今日月炫晃而暎蓋蹈烜煜乎辭天衢心閨
昃予識故居路遂道今情欣欣奄忽臨今反常閭修中
和今崇彝倫大道緜今時味琴書樂日然今端冀道德無
思乎心恒娛

悔賦有序

梁簡文帝

夫機難豫知知機者上智以運已迷已者庸夫故易
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傳
曰九德不譬作事無悔是以鄭國盜多太叔之恨表衛
風義失宣公之刺彰無將詠興墜事書作季文再思而
未可南容三復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資慎履冰之誡竊
服楚王之對每徵后稷之詩觸類而長乃爲賦曰

默默不怡悅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
柳悲暮庭鶴雙舞檐鳥獨赴岸林宗之巾邊南郭之几
玄德之既聊築于安之衢時起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
古傷今鶩憂歎圮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闕此令終
由乎謀始棄夸言於頓丘重前非於遵子蹟夫覆車之
戒豈止一途而已至如秦兼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富混
一車書鞭笞寓宙胡亥之寄已危萬代之祀難講阿衡
失責成之所趙高秉棟梁之授拒諫遲刑戮宰誅守矜
上林之戲馬嘉長楊之射獸囁咕禁中之言欺侮山東
之寇及其利祭溼水作賞夷宮徒希與妻子伍下願與
黔首同信殫絕於凶醜何前謀之不工至如下相項籍
才氣過人拔山雘類扛鼎絕倫聲駕盛漢勢壓餘秦鉅
鹿有動天之辛棘門有屈膝之賓既刑有功之印亦疑
奇計之臣唱鴈鳴於垓下泣悲歌於美人抱烏江之獨
愧分漢騎之餘身郭君失位徒馭而亡尚悲殘糗獨飲
餘漿枕奇空臥伏軾懷傷鬼誠泉野骨餌豺狼楚王刻
鶴捨徒南地鏡管徒鳴才人空置豈輜車之足榮匪射
雉之娛意幽泉斯即白日何冀宴寢喜納君恃功肆寵衛
侯厭黥忠臣憤勇昏迷靡悟敗不旋踵商君被執李斯
赴收身居闕下命尼秦因追傷用法之獎還思不諫之
尤亦何解於今酷終無追於昔謀伯卓跋扈豺目爲輔
戟君鴉子誅李害杜鬻恩賊寵怨庶虐人蔽朝攻之聰
察害上書之烈臣禁睚子於阿尹肆貪濁之淫威樹姦
當於宮禁察人主之纖微卒其喜欽潤錢寘縲逢徽壯

武英逸才爲時出世 [illegible] 儒雅照燭文筆江東啓吞倚之
籌畫州著懷遠之術 [illegible] 鍾毀異時屬傾顚鎬鳴水鬪日
黑山還割卞之計不沒忠良之戮已經台暉之災雖落
鵷鶵之賦徒然士衡文傑綿有餘裕氣合珠璧情蘊雲
霧志闕沉隱心躭進趣偪茲征衆臨此勁兵抗言孟玖
肆此孤貞戕辭已切墨幔徒榮形殞河上心悼華亭若
夫楊惲狂言灌夫失志卒其殞命埋軀傷形屬吏周君
飲後裘于酣往靳固紀賠之妄眠卧季倫之房亦足以
梟寀神爽悔結嫌彰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庸夫蔽
斷多失之前言往行可爲師

今多自欺不遠而復幸無噴建功立德有當基曾躅
賦形天地受氣陰陽生榮死哀進榮退辱此人倫之大
分也矣歷觀自古以迄於今莫有才位見稱功名取貴
非命者衆克全者寡大則覆宗絕祀埋沒無遺小則擊
轅下室僅而獲免速者敗不旋踵寬者憂在子孫至若
保令名以沒齒傳詬厥於後唇求之歷代得十一於千
百其當之其行事畧而論之至如望夷篡奪鴻溝戰爭
包羞蓋之異志踐恭顏之那遊或干紀亂常或窺窬僥
倖此而獲罪固宜也爭二城而相殺期五鼎以就烹
獻魚炙以交鼓舞鷄鳴而伏鎖或幸災樂禍或甘死徇
生求而得之又何怨也降茲以外有異於是莫不重七

節飲食知止足遊嫌疑若斯而已矣非有朝聞夕死去
食存信之誰也違之則爲凶人踏之則成吉士其爲弘
益多矣而世人罕能修身厲己自求多福方更趍禮過
度坐致覆亡此宣尼所以識鮑莊子之智不如蓼而孫
叔敖譬以蟁蝱何加以宇愚癡拙怯進勇退每思才輕任重
之誡智小謀大之戒而不知黃雀在後余早遊墳素晚仕
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進受代耕之祿退居負郭之田
流俗觀古今之人物極矣見吉凶之成敗衆矣夫貴不
如賤動不如靜嘗閱其語而未信其事及身更之方覺
斯言之徵矣加以宇愚癡拙怯進勇退每思才輕任重
庶免全父母之髮膚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願於斯足
矣但才非上智習以性成猶恐觀芳餌而貪玉鉤鉅肆
而神化苟或靜退之心日弛則馳競之慾日增顛沛以
之嗟何及矣常思列錞几杖取配韋弦刻心骨而不忘
傳誦誦而無數蓋語曰明鏡可以覽形往古可以知今
是用尋往哲之事驗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諸炯誡
列之座右題其賤云
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費昨非而今是庶舍舊而謀
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也者賢
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總其名利七情由其不等百
行以之成異儻無心以自謀良局迨其必躓何者得不
恚失雖悔忘雖耽人爵以健羨筋代路之險嶮是則平

衡而登九折直磨而踐三危千丈坐於肘腋胡越起於
藩籬猴俛履獸尾而不咥探龍頷以獲奇省僥倖以適
願非仁者之所爲也借如幽室墜坯窮居負郭二頃撫
採一廛耕耨困沉名於抱閭志克詘於懸箔俄拔跡於
羊豕倏搏飛於燕雀金紫照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
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劒而
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矣一身而足怪迺
九族其惟索爾其寂莫無事殷憂不平恥當年而功不
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間之美
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鋒穴由於足響膏燭起於多明趙
國從而蘇梁齊城下而鄒熹吹律誅於西漢獻寶刖於
南荊之歲出於泰園說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
稽生仁而受刑荀才智之爲患雖語默而同傾若乃
徵士師謀臣獻策而翼戴攀附風雲感激關黃閣與朱
門招高幡及長戟惟龍蛇之思舊望鳥兔之盡獲思擅
寵於邦家誓傳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橙吳已霸而胥
溺點生監以筦韓寔杜郵而死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
謝而恭顏何追憶於布衣翻與思於下澤各入門而自
媚徒爭閭其何益亦有棄非才舉榮因寵遷吮癰求愛
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託夢而衣穿嚙弦直之死
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噓霜而吸露力蹕日而迴天自謂
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據萬古長然至

於申侯通迫而歸楚虐
將梅茄之威權畴一姓其或在覆五宗而不全次有跡
鄙衛門情娛俠窟出入田竇往來平勃歌無魚以自媒
獻文蛇而請謁疑卧薪之可久謂裴葦之恒安烈火照
其潛燎衛風敝其上搏曹門傾而天鄧賈室壞而夷潘
班坐利於當實殷取戮於臣桓顧噬臍而不及知觸藩
之爲難大化赤漸乎丹黔資於通墨生於麻者既
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非鮑叔遊異田蘇忘臭
畔之不惡持甘醴以爲娛餘推誠而狎耳薾結契而連
朱茹刎頸以交約終反噬而相屠王綱縻於魏諷石嫌
疑於灼吁孫秀與趙倫齊貫石顯將牢梁並驅汗無禮

以自及詬不義而同誅別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
譬物露才不偏恃璩論而指瑕鑒冰鏡而求茹彼獨深
之爲雅圖羣酔之所醜況乃誹謗朝廷擯斥朋友方結
紳以豚犢延寇蓋以鷄狗苻結怨於晉台彭肆言於蜀
后禍悲蹤於産上庾嘯蹤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猶樞
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慎矣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
而不警忽無小而不察關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
豈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仇倘英辭昌藏遠蕩
觀厭隸其如萍觀與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
於蜂蠆安知鷙炙輟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羹匪均三軍
以之覆敗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誠於是考茲出

處稽彼行藏成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
之必敗迷暴貴之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塵防
猶乘車之去軌若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
而同喪唯夫明達高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
生而强死無爲福先無爲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
而能散爲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跡濁其表而易其裏
範閨室而整冠循霤車而易軌以道德爲介冑忠貞爲
劒屨發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取若乃詢木鳧於園
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眞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
表不及於憎愛卿忘情於愠喜漢先主之立誡莫尚中
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爲君子全勢雖不依嘗從事於斯矣

重曰夫含靈異智稟品殊倫生何知而弗貴命何如而
弗珍鳧合枚以遁緻狐聽冰而涉泉傾心以衛足標
不材而謝斤彼草樹之無識唯禽獸之不仁猶稟能以
遠害尚假智以全眞矧百行之君子通三才之令人何
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輿誦之
可詢敢刊銘以勤座遂援翰而書紳

知止賦有序

唐 李德裕

古之禪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
先哲所以趣舍異懷隱顯殊迹篤兼之者鮮矣余自
春秋至西漢取其卿士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者綴
爲此賦云

觀春秋與漢菜求知止之大夫曾莫高於柳惠衛莫貴於甯俞吳乃得於延州楚乃尚於於蒐雖至聖無軌超然不拘猶歎行藏以與顏稱卷懷而善遯則由聖門而進退者得不勇於知止乎佐漢留侯與道爲徒厭華屋而不處思赤松以遊娛清則兩冀美則二疏父子欣以相顧衰老至而歸歎祁祁青衿戴負經書謁謁玄冕祖我城隅戴冥鴻之不反皆雪涕以連如嗟予生之疲病念寄世之須臾曾陟險而知懼痛摧輪之不虞諒難復於玷缺且覃思於玄虛聊揮金於餘日乃迴駕於迷途況乎托北阜以爲宅就東山而結廬仲樂得於清曠陶豈歎於將蕪其達眺也則伊水陸渾北統皇居度雙闕

妄心賦

始吾有形與憂俱生形是幻器憂爲妄情愛業潛結貪心日萌如狂大之逐塊似飛蛾之赴明舉世役役終身無成溷愚者之未達嗟此志之難遏多賤實而貴名咸棄本而逐末利之所在蹈水火而非懼勢之所存棄仁義而如脫方自以爲氣足自負殊不知患其可掇夫生也有涯而智之無已鵬鷃未足喻其分儒墨焉能齊其理世謂之憂我適足以爲喜世之所譽我適足以爲毀自哀心而視物曰者未知其孰是借如青樓上路紅粉佳人編貝爲齒點朱爲脣明如照月之初睿若若綠條之在春流曼睞而光華動鳴環而態新此必天下之巨豔固當衆美而成親矣爲乎鳥見之望層雲而自遠魚見之入深泉而不出彼好之非我吾孰知其所失若乃樂府萬選伶人擅名跳丸劒之揮霍奏金石之鏗鏘復燕趙之稱最信音容之莫京清歌一轉而行雲遏長袖屢舞而流風并實天下之樂事當觸類而含情冥爲乎无爲本天於鐘鼓聲俗不知其詔武嗟愛憎之在物吾孰知其所王嘗以爲生者物之可欽死者人之可畏方其體骸之自得也不異夫南面之至貴謂死之爲是生之爲非何存沒之交戰而彼我之相違嗟予未馬於肆馬不可以得以猿爲心猿亦未之息夫制動者以靜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光之未

吾當反照於玄極

齋居賦

宋 張 耒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亨而用事水伏畏涸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人之生受命在于推卦曰坎於行為水微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困而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所深畏於是居事燕息滌慮齋居既靜事以為形又遠眺而高舒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為徒絶嗜室慾愛精畜神聲色不御滋味寡宰親沖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合真故能體强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癘保此難老鳴呼苟能推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

宜其顛而勿失且六水炭相乘利害交至間真盜和盍獨陰沴道心性微易失難常固於侵侮有如亢陽則流心慘忘以却外治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至變而不需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乎

菊場大醉而小疵賦

宋 楊 傑

周漢運否菊揚教傳雖曰醇之大者亦有疵之小焉皆命世以為文言非不粹與生知而較美道未能全嘗聞人異禽魚性鍾天地全而稟者曰聖哲偏而得者曰賢智聖無不通賢有未至是以周公尼父率臻大道之醇荀況子雲未免纖瑕之累蜀國宗匠齊王老師雖抱重

器不逢盛時欲卷道以自處疾沒世而無知中是簡冊其蘊瓌瑋爾雖立大功於是矣未盡善者有之著書三十二篇義差而駁準易八十一首理或其醜至如論性之淵源談道之極摯或曰善惡一元而混或曰禮義皆其僞以禮義為僞則堯舜之法皓乎詐以善惡相混則鯀禹之心何以異兩賢於道擇不精而語不詳三子之間得其一而失其二又知對臨武以問兵之術推于淵以帝聖之徒遠罷特愚於鼂錯談經私美於童烏是所謂珠不無類瑕無掩瑜然無傷於大義實有累於名儒非倡道之于思將何以教美不臣之新室幾近於諂向使親承鄒魯之範模獲偶淵騫而論討然則善得以盡辨無不早數萬言皆造純精千百世以為至實雖乎其雜當殊太史之書醇乎真誼可從孟軻之道奈何智有失慮人無全能一則晦名於天祿一則朽骨於蘭陵俱有瑕瑾之雜難全粹美之稱亦猶務涉獵者貴山醇儒不足悅紛華者于夏具體何曾噫荀也倡道於前揚也和之於後助詩書禮樂之化謹父子君臣之守斯文未喪大統則否何韓愈氏重而過之蓋責賢人也厚

廣居賦

宋 楊 簡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從居西嶼之麓綠野橫其前青壁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百餘里之遥崎嶇委蛇日致兩潮之勤於其門翰清納濁曾不少懈北山之桃李

方春盛時相與聚比參紅錯內間青廬翠組織西蜀之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美於畫繪南國之竹柳柳差差如立萬頃汗疎疏翦翦微風過之蕭然如奏天上之樂於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有荷青圓有蒲綠織水仙微酣而立炯若出塵之風度而隔以雲煙遊鱗戲之凉羣羣然圍圍然至於芙蓉秋紅菊金布錢橘柚之黃未黍而蔔蔔堆架擁千萬夜光之珠而爭先雖朔風之戒寒鷹丹丘於四山而屢冰之梅獨出其奇吐孤芳而盥於玄冥又從而佐之蔔玉鏤瑤雨花其間有家如此亦可謂奇矣而楊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益奇吾所謂廣居非棄此而他之特前所陳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口者之所共言吾今所敘有目者之所不覩有口者雖欲言而無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為乎天之覆也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不可語廣居之下地所不載胡為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起有所止吾之廣居無所起無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為乎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所升猶在青冥之中青冥有象有象無窮無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名冥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崑崙而西其遠益迷雖極夫日入之涯道阻且修已莫之蹄矧其日外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冥冥無窮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言冥窮廣居之南滔溟渺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有所窮吾廣居尚不可得而觀矣窮廣居之北沙漠無極骨利幹近日出之所北距大海海又無窮海雖大不迷乎形有形之物終窮吾廣居不可以形矣窮廣居之中天生其中地生其中日月經其中星辰羅其中雷霆風雨霜雪變化其中人與鳥獸蟲魚萬彙盡產其中然則所謂楊子者居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西嶼之麓乎室乎堂乎序乎塾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竹塢乎謂不居乎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亦不可謂不從乎西嶼之麓不可謂果從乎西嶼之麓亦不可謂不堂無中邊室無戶牖序豈東西墾非左右樓雖可登而誰升塢雖可遊而莫有大哉乎廣居以文宣至聖稽其門擊者愈行而愈遠莫知其鄉以洙泗諸侯猶不得其門擊者愈行而愈遠智者愈言而昏者愈不聞壁閫四開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立墻之外者所揭是中有不求自有之至樂宮商日奏金石日諧油油而洛洛易直子諒莊敬中正高明而有知天和而神沖世樂有窮斯樂靡紀舉視聽心知之量不以為有旦暮有古今有始終而寂然莫之窮洞焉空空經與靈府之光明混涵聖域之冥濛而圖書橫目之子方且日持鎖鍵之鉗錐力運鑿深之鉏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嗟嗟吁吁

元 吳萊

粤吾生之寓好兮恒祇陋以索居步中庭以自念兮心
抑鬱而不舒貼予身之元處兮撫萬化之殊塗豈窠區
之迫陋兮杳不知其所趨惟世氛之混濁兮尚遂蘿之
蔽匿欲奮迅而激昂兮又遑迴以沉默去衆人之佻巧
兮膺泰定以堅飭紛荆棘之梏行兮謂邛崍其繩直肩
重任之迢遥兮固非許之不力傾泛駕之有求兮策罷
駑且焉止息巡簷隙而詠歌兮撼戶櫺以悲惻何初日
之成言兮乃棄予而不我即彼昔游之爲豪聚兮曾同
處乎險黯羌結交以數勇兮肯羈圍之遑安抗沙塵而
志得兮巍弁冕之星攢既文藹之炳耀兮嗤薛鄧以爲
寒仰歸流心弗及兮莽汗雲之漫漫俯聽幽而若來兮

喪風駭六鼇滿泪篆而其無窮兮甘伾強以比智從離
羣以茕凌兮麻今氣之我完祈松枝而飡石兮又植之
以青蘭宜道義之施嘗兮肯肥癯之異觀董生之誅王
兮且有稱於不遇貫誼之明治兮謫長沙而往云將屠
販之于下兮恐紛紛而改度違曲學之肆行兮使吾儒
之行素日困有比混淆兮矧予今之駭驚寧窮達之指
像兮日芒人之遵募循自然之天運兮勞草靈其發榮
修短之絕壁兮臨萬仞之澶泓款淺渚以游泳兮樂
修魚之不驚禮危巢其惴慄兮既若闚乎罾繳非山林
之忘反兮奈世務之所嬰手不得以暨指兮目又何能
以遠瞭圍棋歡之之用兮託考槃之遺聲永吉祀此幽

獨兮蕭詔釋夫我怦

定命賦

元吳萊

昔岐周之聖哲兮垂末躅於句吳延州來之閎博兮秉
世德以作漢子既稟此美質兮參兩間而與俱日礪礪
以頡頏兮違陋巷而適通都膺文華之被體兮結儁逸
以先驅砌黃鵠之千里兮烱駿龍之吐珠蒔山丘其峻
峭兮汩河海之盤盂奇材未得以自致兮恐薄俗之淪
胥吐言夫爲子教卜兮微吉繇以弗渝曰心遠而跡滯
今何時命之獨拘怡怡其曠懷兮於一默兮守不動於眞靜規豪
鹿盱胡魁梧之數奇兮彼模鈍則猶天幸遭大路豈不
可兮蓁荆蒿使吾弱志兮於空虛兮走赤日兮馬遊
影拿軒騫以有行兮何鏡新甘所屏離當世之紛紜兮
合自然於溟涬羌造化之無象兮妙機關之翕張畫生
植之各異兮胥智愚以何常役甲心之開雜兮煽六慾
之放猖朝奔騰靡所止兮夕偃息悅若有亡濃屏爵之
朱酒兮吹芬芳之瓠先留咀於神奇兮儻又臭腐不
得當德音之若茲兮來吾生之不敘時汝形而益膽
修躓跲之絕壁兮步蹒跚無所投足
奮殷勤而衆嘆兮謂盛以少味兮步蹒跚無所投足
卓立以竹徐深卓轍而五老兮頭龍詩以遭逐問蘭陵
悲芳草兮登釣嵊感喬木兮泰之頤一尼兮發千祀其

芬敬彼曾智之芳思今行狄邪如平陸託黃老而險蘗
于政春欵以向曲亂鳥鶴之短長今衡涇渭之清濁不
幸循於中正今每倣倖以致夫顛覆豈昔吾之自奮今
今獨有此沉憂託松柏之幽蔭今招麋鹿而與儔俯環
堵之淑監今猶采榛之雕鏤駕柴車之樸素今亦炫耀
其華誶等羹藜乎粱肉羌衣敝於貂裘匪通其不
鄙今賤無貴以何羞嗤予音之寡和今譽汝器之無不
周斯視聽之既狹今曾不遇矚與麋麟出而野死今
鳴鳥鳳之改啄幸定分之有在今肯他岐之往謀何蹉
陽之跖蕩今破寒谷之感觸諒勾萌之畢達今雖壅閉
其無由不吾用則亦已今況斗筲於荒陬終超秣以燕

剏今夫何足以自疑

自修賦

明 薛 瑄

皇降予以衆美今寔清明而粹全胡賦質之不猶今乃
蔽昧而強扃自有識而發憤今窺前修之圖開誦古訓
之數數今服至理之拳拳雖苦心而極力今猶未從容
乎矩步忽向性而自修今吾知其故善既復而或失今
怠與敬其交驚心暫開而或蔽今理與欲其紛互此實
進退之幾今牽千里於跬步苟決擇之不勇今將邪嬴
而正負蓋必欲敬於理而保持今於怠於欲其屏去既
經心以自明今復誦言以自固庶成性之存存今全上
天之所賦

思本賦

吾行年之匪少今胡貿貿而靡思善惡原於秒忽今寔
千里其遠而木油油而上聳今波法法而載馳托后土
之鴻龐今本大化之無涯摩總絕之衆物今咸資始於
天淵涵含靈之物秀今孰有不自其先昭列而在上
今子孫繩其在下或一日而不思今將原竭而本仆或
廣植而不食其穫今或勤旃而不責所負渺河流之汪
注今潤實漸於遐土蒼我人以大户
既登名於薦書今復顯仕於朝列念積累之艱難今恒
拳拳而恐失服聖賢之明訓今索衆妙於微賾仰皇昊
之眩昇今保天理於吾刻謹予識之昭昭今匪他岐之

敢惑潔予身之皓皓今豈外物之能涅是惟顧本源以
自修今若見親於羹牆行斯百而靡虧今體毫髮而匪
傷堅此志之罔替今愛此言之不忘敦忠孝而日新今
庶末盛而流長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農桑

勸農賦

晉 束晳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已良薄瞻IT受饒在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名閭帥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脈雖字下壺榼橫至遠乃定一以爲十物五以爲二蓋由知吹紆其腹而杜康啞其胃

貽閔名

歲起於東丁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庶賓強國亦在於年豐是時也杏花甕樹蒲葉抽叢繞出扈城疲道路之攸往迴瞻鵜野知耕鏊之斯營美夫原隰底績溝塍刻鏤素紹交橫煙雲輻湊人沮溺而爲伴水鄭白以分涇一秠二米禾同北里之禾苗盛草稀豆異南山之豆萁一田畯至喜宅室家相歡揮鍰去莠築壅澆蘭野餉曉暮荷於扈愚悅近山之樹密恍臨流之特於紅往春鋤

也寬褒腰鎌而午采黍杖而吟看且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終始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后稷濟時敷

徐陵彰紀啟優錫遷塔衡之冥數煥王獨於昌曆分地

而嘉穀用登報天而犧牛在滌下臣謁而作頌敢歎美

於戲續旦日以如雲乎我稼既同除其穢今田具是功說庭又積乎野素歲終喜有秋芊可以勞農

多稼如雲賦以倫題

唐　王棨

啾日闢望秋田遠分徒盈疇之多稼乃極目以如雲壑歲以清遠乍疑散漫豐苗合而綠合長帶氤氳豈不以膏澤調勻葉風順遠致南畝以豐稔若西郊之重積芒既抽而散紫花已飛而帶白幾多嘉穗高低稍類於垂天無限芳田遠近有同於抱石傍觀夫旻行平川綿延大田接層阜而如從岫出極低空而若與天連農夫既愜於望歲野老成欣其有年滿原隰以蒼蒼遙迷曉霧被溝塍而蔥蔥常混晴煙有地皆勻無川不偏何秋

成之色可羨迨暮斂之容斯見似能扶日帝堯之日上臨如或遠風后稷之風旁扇故得郁蔕心秦田家景閒競秀發於郊坰之外同吾陰於疆理之間生因築溝之耕寧由觸石起自樊遲之學豈肯思山匝高下以鮮若纂東西而波妥苟合紫以斯在詠無心而若此不稂不莠同玉葉以紛敷彌阜彌阜奇峰之遶迤是知泰豐異以相離麥苗岐而能匹茅三春而徒稱因神倉之可貯初苦昧於郭氏莫明歧而能匹茅三春而徒稱因神倉之可貯且吾之實惟食是假觀稼盛於五地斯盛將其刈穫獲千箱而有餘

若雲裁乎四野若不屬此以歌謠終慶取喧於樵者

唐　潘炎

景龍二年秋八月屬驛長于有嘉禾合穗瑞不虛月候其禄而乃賦曰

天祚明德今降之嘉生按彼靈篇受茲豐穗以西成當元后之睿旦分苗於南畝駐臨天漢爰合穗以清秋歷試表休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阜引薰風於和氣承湛露於蒼昊生非百里睹管仲之虛詞出異崑山自我皇之所寶在瑞圖之右焉瞻代之祥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莛稱之表異孤莖六穗頌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而屢騰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獨天不生託厚載於富媼非聖不感放元符於我皇我皇得之臧而昌風之起兮雲之揚嘉禾之瑞未可量天子德哉臨萬方

嘉禾合穎賦

唐　張真祥

南山之下兮無人之境力穡此中兮均夫躁靜勞則不憚既實斯而就荑受有所詰匀異畝而同穎之色秀合垂葉等之影此焉觀瑞求祇以異比於木乃連理之祥在於人蓋同心之義移已聞於二米莖乃殊於九穗豈非德之能及實聖朝之所致爰考休徵豐年是馮麥兩岐而能匹茅三春而徒稱因神倉之可貯點郊廟之以升欲薦先階且聞程秬之獲將登神膳遂入烹炰之森天道玄默瑞以表德豈無沃土而光於我家豈無異方而祚此王國不有嘉生孰謂實榮友朋之

心臣取興於邇姒兄弟之樂遂作戒於分荊佇聞唐叔之獻頌我后之升平

甸人獻嘉禾賦　唐　趙蕃

聖上崇國本致時康動玄象之昭鑒產嘉禾而應祥甸人於是具畚鍤修封疆啓芳穎於修畛萬靈安於我皇懿夫挺拔自分連拳相接始穉穉而齊實終矯矯而異葉殊其本均二氣以發生同乎心表一德之和協不然者寧擢秀於墳衍載異美於圖牒徵其瑞貞稽彼大同見芬敷而共貫信榮結以交通則知符乎帝道發自天功合穗之珍方祈效社於今日異畝之美豈獨稱奇於古風於是野老歡心盡力宛移根於沃壤之際俄更款合歡之色彌彰執契之道載助惟馨之德爾其天鑒非遠神珍是呈始苔亭而問出終夭矯而曲成豈比弱冠之時晝化晉君之草注生歲克符漢帝之名向今質委敷枝孫生茎莫安得臨王幼重龍衮設種稚之蓂莢為理化之根本是知六府庶序萬邦式導芽三春而非偽歟共能而自殊來若煙青芳於近甸垂嘉瑞於當陶復聖慶彌深呈獻恩永禪山航海未足奬其休光非餐容宮特欲示其豐省斯所謂勝茂實於厚地故

惟帝藉之千畝接宸極之宮牆翕垓埏之瑞煒穆元化於孟陽華坤靈而厚載孕扶輿以發祥錯龍鱗於原隰布鏤刻於膠疆沁王河之沃潤浥金露之膏瀼拓周臺之靈區陋漢苑之朱堂感華胥於禁寓闕融澤於扶桑時農祥於地后震庶慎於天房蓋聖朝之所以先稼穡備旅嘗展一人之孝思而闕社稷之靈長者也粤惟我皇踐祚闡坤握乾仁亶義歲聖思廣淵奠七月之精蘊領無遠之真詮振天明而肯德躬豐服於明禋履桑林而簡容望三素以祈年當東作之平秩舉大典於籍田親秉耒以三推御葱韝於青帶命后稷以播穀簡伯禹以疏泉班保介而終畝勞百辟於肆筵布陽和於九有

畴聖澤於八埏爾乃精忱上達詔急下宣瑞社賢疑理之形喜氣傍臨晛雲從今氛神御宜露時融宜暑實十雨五風粢及我私急我公我黍翼翼我稷芃芃鬼瞰庭且碩實大以豐乃有嘉禾秀耀蒙莖或一本而多岐或數莖而同莖引瑶風以幻質疑王盛而疑精陸離以級蕾轉采采以含英含丹芒之芬馨燦之皇之挺九穗之奇祓雲連珠而合籟一金玉而本生霈休符於甘雨衛滿夜於疑星籟祥柯以五變耀泰運於九垓天施而雨匪瑞日淪地而有微譬禮義之多富徵龍鳳之異名軼幽谷之蘭蓀掩玄圃之松桂彼紫麻綠苣豈嘉禾之與封而智者參論而詭並薛而

帝瑞發軒蘇陶虞異稱魯史書年成周合穗唐叔命篇
宇成雨於倉頡穎著於鄭玄卷野產之而名邑赤烏
因之以改元矧此而朱黃曆於堯陸紫蔥茁於太原秀
騰濟陰之境旅生建武之年稻孫揚難於金斗祥麟集
食於武川敬仲乃啓封禪之所致汾陽極稱天瑞之可
傳此皆帝不責乎金玉而實夫衣食之源故其政必調
於夏而時省斂於秋田之所致也乃有連叢合隴七
穗五岐三苗四熟珍奇紛披或北里之稱盛或玄山之
讓奇不周或呈其異種帝庭或獻自外夷或光照九阿
之謠或香聞五里之溢是以繁殖修稱於前代而昌符
踵應於來茲孰若聖世之休禎炳靈叔於神祇實皇衷

之鼎雲特示象於曠苗既登八極於安和仍委萬國於
成周允皇澤之普通元弘化之寵綏於是曰暾至喜稱
夫載忻僉曰異哉世所稀聞薄言采之以獻吾君於惟
皇上勤華淑哲方且乘中自下遜美弗居謂嘉穀之呈
象豈涼德之克符實先聖之顯烈膺上帝之福圖也於
是降旨詔諮吉辰徵太師之九奏舉宗伯之十倫防豆
登而並薦盛籩以俱陳信曾孫之有道企皇祖之居
歆於是大禮告成德兆徽欣東漸海隅西暨沙塞具瞻
上瑞雷動風傳凡在廷之臣工咸稽首以颺言謂聖王
治天下以孝而五穀為王政之先益者聖德通運格於

重玄一人有慶兆民賴焉臣使至沾刑千年國嘉祥載

於普天皇風皓皓王道平平端冕垂旒四海晏然穆穆
天子壽考萬年

嘉禾賦

明 許 圉

勾吳文學躡屩之燕會天子藻潤太平四方瑞應日奏
闕下既聞有獻嘉禾者群公畢賀適盱衡濯處而往觀
之遒徇華子與好古先生辯論金門之左揖而聽其語
徇華于曰吾聞太和之氣醞釀堪輿蓄極而發奇珍乃
據祥風之所披拂膏露之所沾濡神不能閟其粹天不
能秘其符汤滿逢涌溢為嘉禾蓋冥搜於王矣益快覩
於皇都夫其陸海廣輪神膏沃衍龍首通渠魚鱗疊畹
蔚封畛于縱橫偉阡陌兮宛轉三推既倡于九扈作勞

黃茂書溢兮立功斯顯則有王山異種北里仙英滿陽
九種莫若五尋抱光華於日月疑流離於太清卿雲照
爛以垂覆景星煒煒而流晶魄北帝之元化挺秀質於
金芒洞乃類禮丹霞翳抱明月豐枝本莖瑋幹芳潔或
珠聯於異畝或淇映於同畹或兩儀分於混沌或五氣
散於韓戎參乎乾畫之精或象乎洛疇之列其生也
后稷啓靈厥初烈種美壁於藍田萃商金於清樾其
用也合哺萬國芬芳九閽頤天顏於五位擎王基於七
月猗案中之上瑞先聞世而昭福昔蒼姬之受命兮爰
神秘於唐叔遠白水之真人兮值虹流而載育曰悠悠
其歷劫兮未聞乎芳躅匪至賢之不可怕乎何寂寥

於圖舒聖皇建極兮超莽胥而軼大庭黃輿獻琛兮嘉禾乃登適歲蒸于畝遠璀璨于八紘由顧命越於今茲兮累何方于弗獲亦何歲兮弗生保介紛綸而奏御奇祥雜遝於汗青蓋千萬年之希睹而鴻濛剖判所未有之庶禎也謂宜陟俊告成功勤蒼崖樹宮寢蹌冀芟夷除梅蟠桃於漢宮何爲乎僅升太廟之几踟陳尚膳之寒蔬洪朗而弗耀神崇峻以謙冲意者聖人之盛德于慮非所以章明賜而承昊穹於是好古先生拂然色厲正襟誇誇而復之曰異乎子言所謂見一斑之文豹蔽豐蔀而測星躔者也吾聞之桑桑暮拱殷道以興芝房芙偉瀍業幾傾蒼麟馳於羽乘黃龍炫於吳京

謂愛吾禾必爲答疑詳者禾必爲嘏其休莫否此焉足憑哇大鈞之寥闊兮二五交蒸神奇臭腐于靡詭弗呈勤一抹一摛之禁亦造化之偶然于夫何與於朝廷是故明王馭世不貴異物有兢兢而思慎曷顓顓於黼黻稽六府之重輕察三才之秒忽故以豐年爲寶民食爲天游神筏穡務意前田舉趾御紺轅靡穆清之宵旰祇承祕于元元如其耕耘不擾疆理盡力多黍多稌時萬時億百室開兮婦子寧百禮洽于神人懌即大化之神明知協氣之融液雖無嘉禾奚損至德如其疆理蕪溝遂廢鳴條不時灌枝疽藝黔黎艱食風教刓敝雖有嘉禾奚益世故今天子遠覽軒鈞之上庶幾厥方貢讓而弗處有事報園薦馨而已豈俯拘乎春秋之義語未卒句吳夫不究本原矜奇說異殊謬乎春秋之義語未卒句吳文學擢齊而進曰長卿有言楚都既失矣齊亦未爲得也且皇天樹后以長世豈漠然其無情有錫羨以純佑或降成以宣懲伊災祥之大致固在昔其明徵然而天道遠人道邇驗善惡之幾先視后德何如耳有禾芊芊明盛之年乘紫芒於堯陌垂金粟於舜田氣緣感而後應治有開而必先以此爲瑞瑞何疑焉若夫帝堯末流嘉禾孳穉福盲瞍以扶疎闢怪雨而蔆對雖併憩之可觀一也岐山鳴而德茂穎川集而道荒彼四靈其畢萬豈實陰陽之多戾出非其時是奚足貴名之曰妖又豈非玄禾之比方蓋以瑞稱之于瑞未可必以妖視之兮妖亦非常亮神霄之有意非藏否其茫茫維觀物而考德今乃天人之並彰噫嘻爲妖爲瑞以昏以聖則大聖之提符必降庶之基盛方今巢燕當陽夔龍布令步玉斗懸金鏡匹夫勢於宸衷三農重於八政春臺若登寒暑皆應是以震聲日景雪煜九玄貢華喬岳輸英大川極薰蒸而旁魄乃茁暢於天田所謂以和名和予洵神理之自然豈比夫赤烏與泰始空託說於民間昔我高皇帝之紹天也虎旅戢而化成龍門獻其嘉穗肆賁天章

用歌[illegible]：修大以自
而靈以其瑞於今觀之維上克配而先生不考於此一
以爲希覩一以爲偶然帝原天而畫人得無立言之少
偏伊欲照金簡重瑤編表熙朝之鴻鑠邁周烈於千年
務昭乎聖德乃論治之真詮文學語既從容而却先
生斂容唯唯諾諾頗謂徇華予曰比嘉禾之讖識也足
勸賢而警虐庶幾風人用備箸作

嘉禾賦

明 陳經部

猗帝苑之天田紛布綺而錯繡德藻彩而升聞發嘉祥
乎黃茂原文禾之始孽於愛閑藉於中春皇既祈於天
宗今厥又寧乎靈辰沃壤填腴而砥平乎清流映帶而
還已啟莫稽乎桑野稻若乎勁莖秬若乎芳穗布實而沛施后稷播種勾龍敷菑禮泉沃其靈根融皇
皇而膏朱火說盈疇復舍斯屆蒨蒨羅羅與施施阿那
兮委芒穎栗乎觀穗全千畝其鱗集乎九扈揚蒨而告
祥何莖連而穎合乎昭感德如吾皇禘雲罕而暗藹乎
映瓊敦而入芯芬總總其盈疇乎班陸離而充藥兩岐
挺而文秀兮三穗跂而呈珍厥本盈百而餘三乎奇偶
錯以相成夫景星麗天未若茲禾之繁頌而被阡慶雲
弸宇未若茲禾之蓊鬱而垂庾神芝朱草未若瓊脂玉
粒可餐而飽寶鼎器車未若青芊赤穗可載而輸龍枝

之委芒乎以映黃屋而展之蒨旋可以謝文羽離離乎
雙穗兮丹嘉瓜之並蒂油油兮參起何須奇木之連理
使臣承詔皆然兮豈啻千倉與萬箱將普天同兮又何羨
乎景雲之粟疏丘之果信兩儀之訢合乎萬靈叶而助
順此所以其相告兮皇禔福而永命曰稼穡惟寶兮民
食惟天后知天而得寶乎周以長年越我皇之臨御乎
茲祥屢覩劉芯甲之初旋乎重迴軒曆惟茲御廩之鍾
藏兮蓋簠簋普卓之自實碧清廟而真明粢兮又縮酌
黃茅之所出兵徵以敘而來簡乎警我公田翠華翼其
王止兮省農以勸天下先乃受命之溥將乎范又降康
普厥田以千百乎誕告萬方皇猷遠而不有兮敷其
詳爰歌曰而視典兮立於明堂之左藏於玄靈乎祖宗
垂古訓戚於北里乎以登介丘寫詩禾而作書兮對
揚王休臣稽首兮獻頌皇萬年乎以豫以遊

唐 任瑗

瑞麥賦

建極惟皇略緯於光出據考卜乘時省方西自雲編東
巡忽協順天道和有度協日晷之云長徵賢宣室布政
明堂風雨時序黎庶其康盡物稱瑞窮靈委祥明合日
月則若莫但秀澤及草木而隴麥登芳於是闔離宮通
禁苑設益瑞之所庸實皇恩之燭遠朝任得人時惟賢
相九流分職三族協亮稱堯舜之允敷同益贊而爲唱
曰珍瑞麥生我皇國凌寒而秀彰聖之德顧載東觀之

言以歌南薰之則帝曰欽哉天符幸來俾予光於四表惟爾翼於中台念幽芳之遂性知拔撲之當材且夫麥之爲瑞其德至矣居寒自生當暑薦美含實珠淨耀芒鋒起既標詠於詩人亦稱奇於緣史當其芃芃於野漸漸其秀時嗣穀以登年豈淩霜而不茂在昔唐叔嘉禾伊青昭彼周王天人斯穆今惟聖帝此焉攸叙遍繁禁就之如日也來牟而紛郁則有之如春也及畫而鮮小儒怡然鼓腹照水鏡之光鑒參歷選之題目未登高而賦成庶陳美於金竹者也

瑞麥賦　唐　高敳庭

聖人眞動文思欽明天地貞觀品物咸亨去憑虛而就有客喧馬登宣三揖乃掀髯吐論曰夫物有異產事有奇遭故固者不可與論昧昧矣者不可與即文闊哉希千今亦之所覩也于足良苗抑未之知乎知知乎愛然而起危然指凡泰容丁風曰唯唯農本五穀是理爰是苟於勤厥四體令年逾知命而豈攘凡幾一畝三石粮等吐未皆禾若令歲之爲瑞也泰苗苞苞秬秠二米芃芃合穎俟爲三四多者五六莊莊覆地奧郁一莖九吹之累殆淳和之所薰蒸而上帝用以錫類也周書嘉畝漢歌兩岐陋昔人之詩訓略后皇之惠蕙莊蒙的之篇負玄之老皆綠畝玩視相與咲咨若夫者蓋髮猶盛步歷未廣宜乎驚悖而駭顧也知知于的歷太息蒙然久之曰否否客何笑之盛也夫祿物

普賢法眼文共一通有工夫棋風之布難以療餓芝蘭之祥難以充庖無錦之爛難以禦寒螢蚌之光難以續膏是以聖明神難得之貨壁不稽之言誠以重本而緩末棄無益而即有用也客幸目覩岐麥津津稱瑞民瘼甚矣果誰之致獨非客之所觀見者乎試為客語往歲已巳連旱元元夏耘被壟淫雨注天晝夕閉七颶風相幸海波怒而山立江潮噴以駿奔蛟龍舞於街衢阜淪為滿淵漂尸橫野浮畜藏川千里一壑萬竈絕煙於是百年之完聚連邑之生全化為魚鼈葬於魚腹者殆過半矣豈乎水退民失故居滄桑一變形勝都非朱門流其閭閻碧瓦蕩為丘墟鳥窺巢而不下狐訪穴而重疑流民振野提負沿途父妻其子要別其夫相與轉徙乞乎弁遷投依若流星之逼曙而敗葉之辭枯也於是強有力者寄村村於古岸塞行潦以屬薪依濕林為棟幹級敗席為閨闥鬻無別卧食不分什佾為五無仇講鄰相依為命杼度連旬野無留菜樹不遺根徼幸於萬一苟活於旦晝兩乃積陰經旬陰冬盛寒層冰千尺竹柏枯死豈祝融之故都為玄冥之修騶何暖暖之陽國顧風烈於寒垣民無風具習不素安於是受凍而仆者又如千矣天子軫念南服融照閭閻發德音大王言貸常平關四門封簡書於芝檢勤使者於藉軒省大官之供諏減司宪之坐論賑倉廩之給稍蠲逋負之浩繁

方前奉民命於溝壑續生氣於二氣所不能全之曠恩也良有司方憂經費之不足懼考課之殿後鴻澤持而不下限令疾於電走朝四暮三示一藏九使民皴十家之產僅足以輸一家費數畝之田未足以賦一畝笳鼓盈村撲及豚狗爾乃制為嚴刑迫及黃耆巨木囊頭重金繫脰髀無完膚指欲墮手谿壑之填未厭伸暴之門何有於是子遺之民瘡痍之末蠶於敲朴困於征科者蓋淪胥以盡漸不可久矣戾氣醞釀蒸為疫癘方且乘陽發騰癘不可制令桃藉而病卧者比比皆是招醫降巫若憤若醉是其東餞蝕於胷腸刑罰慘其心志發讋伏而並攻何方藥之能治厥禍

亡羊補牢知其所至也使讋叹之相一本而十岐去善而百穗野安救之而客詩以為瑞哉且叔粟所以貴於珍鼎布縷所以加於玄黃者為其有用也今夫用者徒存而采用者已亡是謂降虛而病實忘遠而娛細矣僕竊為客看而不取也客聞而惕然曰噫嘻有是哉子之迂也信乎執一者未足與權二泥彼者不可與適此子往鑒於已已之變為流而不止乎是殆滯於陰陽之速而未深於斯理者也且夫於穆之化國運不已剝終必復泰否於否吉凶互乘福福相倚夫蟲之蠕蠕也不屈不發地之窿窿也不伏不起數逆斯通氣順乃死是故九載之水或以成堯七年之旱終以啓禹子豈知夫凶

儉之後鑾之以豐於登進之漸承之以君子邪然而氣機稟籌必有攸始兆先於物發遠伊邇鐘鳴而隕霜礎潤而降雨走誠得於俯仰之餘是以釋近憂而崇遠喜也旦夫麥備四氣實首五穀詩人頌其於皇下帙賴以奉育續歲功於發春函潛氣而多淑是休嘉之先露稷斯理於將復示帝心之仁愛蓂方來之社福諒有開而必繼孰無徵而迺獲走且與于託丘壑以優游詠皇風之清穆是故有取於麥岐子何責之備而論之劉邪知知子不能難客乃躡履而退曳杖而歌歌曰麥秀兮多收覆壟兮纍纍彼其之子曾是弗思於是知知子返乎潛室流思澹默緯情愫於渾淪抽端緒於閎闊推宅化之始終考休咎於遺冊覽春秋之所書測消長於三易道有殊而黠同理既契而心厭然則客之言似亦未爲失也將以厥明戒館客循阡陌辨麥岐之疎數聽鄰黃之塤篪悶勤勤於三時弔疾苦於緩急於時風輕景融煙朗霽清謝鶯與卸繁纓被大練策溪藤道以童子從以經坐指三汀以東鶩遵龍江而緩征瞻桑杵於原隰拜於祝於佳城睇海氣於極際儛波浪之奔轟感釣游之舊跡慨歲月之不停喬思墟之蔓延有孤物而屢變何難樹而易傾悵久寄於異土心戀乎故京方徘徊以瞻眺騖彷徨而屏營顧見道左奉觴豆於長楊神工之妙合復化鈞之巧持或雙昂以森矗或橫棠簷必有攸始兆先於物發遠伊邇鐘鳴而隕霜礎潤而降雨走誠得於俯仰之餘是以釋近憂而崇遠喜也旦夫麥備四氣實首五穀詩人頌其於皇下帙賴以奉育續歲功於發春函潛氣而多淑是休嘉之先露稷斯理於將復示帝心之仁愛蓂方來之社福諒有開而必繼孰無徵而迺獲走且與于託丘壑以優游詠皇風之清穆是故有取於麥岐子何責之備而論之劉邪知知子不能難客乃躡履而退曳杖而歌歌曰麥秀兮多收覆壟兮纍纍彼其之子曾是弗思於是知知子返乎潛室流思澹默緯情愫於渾淪抽端緒於閎闊推宅

莫攄將神工之妙合復化鈞之巧持或雙昂以森矗或橫棠簷必有攸始兆先於物發遠伊邇鐘鳴而隕霜礎潤而降雨走誠得於俯仰之餘是以釋近憂而崇遠喜也旦夫麥備四氣實首五穀詩人頌其於皇下帙賴以奉育續歲功於發春函潛氣而多淑是休嘉之先露稷斯理於將復示帝心之仁愛蓂方來之社福諒有開而必繼孰無徵而迺獲走且與于託丘壑以優游詠皇風之清穆是故有取於麥岐子何責之備而論之劉邪知知子不能難客乃躡履而退曳杖而歌歌曰麥秀兮多收覆壟兮纍纍彼其之子曾是弗思於是知知子返乎潛室流思澹默緯情愫於渾淪抽端緒於閎闊推宅

左右以紛披或越畎而希挺亦共房而駢垂薄長蕊以洞泚照圓景而陸離等比翼於異類嗤連理而不爲固見疑昔宣尼之瑞魯臣人怪而圖之比干之忠殷曰不祥而戮尸彼二聖且猶然殷罹此又何辭抑軒輊之偶致將彼蒼之有知於是歷覽既倦義馭未疲徵異采掇以歸洵皇澤之滲漉拯黎民於阨饑託下里以宣秘聊洋洋以陳辭

擬苗賦 以盧勃苗爲王勃作誤

唐 楊 濤

苗生有新予時不可踰擢而求長子是謂甚思謂竺致其滋茂翻立見共萎枯欲速之誠豈切交益之理也無計孝挽之功雖則勞止在藩植之道不亦疎乎原夫勢惟深根心則陵慶曾本固之雁思徙末大以生慮附麗無所同伐木而廢根援引靡歸似拔茅之連茹苟離根而去本必有損而無助然則軋奚補枯槁是豁雖盡區區之意殫茫茫之苗助長且乘於載績速成空望於一朝殊不知漢以膏澤託茲沃壤待天時以瞻資地力以養該物生之有恒何力拔而能長豈不以立心有惑若子無疑俄見宛其死矣猶云有以助之不發悟於盡弄空深述於務滋謂短長皆由於已謂遲速不繫於時豈可無功勉而自致方擢茂

增高之望莫從盍捏之助爰至猶躁求之性始望如雲
乘焉致之方終貽委地逆其理而如是傷其物而由斯
欲益為謀冀有秋之彌疾過求生害嗟不日而已奚是
以君子明於休咎每因緣於根本不苟且於華茂推於
命俟於時無若宋人之大謬

揠苗賦 以時有緩成非 唐 李 程
由速致凶顯

驩茲畝田新苗在地徒施助長之術且異發生之類望
斯箱之異翼爰用心期貪彼黍之芃芃方壯力致搖然
乃亂與每如抽自貽伊戚職汝之由忽分叢於步武俄
裂土於田疇勞焉無功焉用拔乎其萃動而愈出縱其
生也若浮既不得於和熟宜取傷於躁求相彼老農求

之欲速偃僂煩手扶與自目信相違於淺種不用其民
既自露於深根曷云能穀忘枯槁之如彼尚低徊而念
益繞指尚疑於取舍勞身豈並於乘時攬一握之纖莖
始如陵草聳千科之細葉終異園葵歎云農事以妨但
取高而貴無思去草之務有若拔茅之彙不從其道
雖疏疏以徒勞莫悟其由詭雜而增歎原夫秀而不
實爰欲其生是東皋而歷亂交南畝以縱橫或長或短
稱因人而並起靡賒俄頃與其違性而
早落豈若從宜而晚成時不爽於榮枯事可期於逆順
惟躬是瘁寧同於百卉異胙以若所為且異乎孤蓬自
振亦由行道者之仁義可依嘉上聖之知命戒中庸之

妄祈賦孟子之言聊將此喻窮宋人之理永鑒其非

滅裂禾賦 功不立其 唐 陶 洪
報則禾為頴

昔子罕之秉權有封人之問焉以為事不可以不敬物
不可以不虔於是陳曩日耕大田子之於禾也其情易
爾禾之於子也其狀悴然莫不報其素莫不荅其先子
知其意遽變子志倍功於他時盡力於茲地然後萌而
密葉以翠契本心而問違充所養而不匱故知生寡者
其功未既實稀者其心不至苟屹以自強何芃芃之
莫致是以人之從政士之飭躬龜勉而無極並陵兢
而弗窮未有不課而名立未有不勤而道融所謂君子

不惟盛也著美而可望惜不也售能而誰取信乎齒葬
於庶績何異滅裂於南畝草既在茲泉亦棄之雖有百
慮莫得就而獲雖有萬頃焉可俯而持晒之者宜夫莞
爾歎之者何莫妻其則知惡必由人善隨厥操往無不
宜施無不報雖斯言之細微實所謀之玄奧足以將懲
躁競用戒澆漓勗萬代之攸習勵忝人之所為若然者
功以之成利焉而得實輔政之義理亦勸學之典則在
稼尚其如斯人乎曷不鑒之以隱惻

歷代賦彙卷第七十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七十一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庫部府居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農桑

稼穡惟寶賦

宋 范仲淹

資時者稼穡務本者惟王顧民食而可貴爲國寶而允藏曰疇播植之時豈憸種玉食廩豐登之際寧讓滿堂稽彼前賢垂諸大雅謂養民而可取必重穀而無舍惟農是務誠天下之本歟以實爲名表物中之貴者耒耜無廢黍稷是崇每訓耕耘之績如敦追琢之功闢五土之時莫少豈異戴千箱之慶照乘攸同盖以順彼天時

美芸政本觀穮薅而有獲稱壤奇而何損年多膏澤連城之價可期瑞有嘉禾希代之奏奚遠是知寶金璧者見棄於聖人寶稼穡者克濟於生民得之則九年利用闕之則百姓食貧既如雲寧慮白虹之氣祈於元日似求赤水之珍其或剖巨蚌以勞心攻他山而竭力在寒暑則非民之服在饑饉則非民之食徒聞貿禍之害莫見作苦之德曷若我東作可嘉西成不忒既堅既好亞父欲碎而何能如京如坻季子比多而莫得念茲在茲百王不移此盈疇而是貴彼韞櫝而何爲見三時之有倫如分三品與四民之共給胡畏四知令國家崇后稷之功廣神農之道既豐年以爲瑞益惟寶故

能富庶之風吉成宵昊

萬寶告成賦

明 葉向高

我皇上躬神聖之至德撫豐融之休辰決天閶開地垠醲化醞其醇流嘉祥降而紛綸八方茹祉九扈擎春望青壇之嶽立兮既徵祐於明禋造甸人之告壞兮值萬寶之成陳爾其金風協候蓐收戒晨當乘兌而執矩見斗杓之西指農勤望歲風美歌豳道原隰于夷猶遹帝澤兮中丘遊阡雲營通陌黛收竣壞腴沃平野膏流與有涂而混色于維於皇之來牟嘉語萼萼以離合兮結方阜於西畴其種則稻粱高黍油由下稌稂莠蕃蕪豺狼其方其實則西岐六

穗合苞密房連莖異流玉粒兮大田之所未當紺芝兮之所未嘗后稷之所未書紹厥明於往禮播大有於御荒於是萬夫之長百室之鄉協千耦循畛疆筐笠紝銍艾將既合沓以鱗次復比櫛而雲翔巍囤積於中野子何坻京之相望也般倉箱以洛漾兮云我稼之登場也亦有秉穗之滿遺乎蓄不盡於蓋藏豈厥脈之弗念乎用歌詠乎時康曰玄和黃鍾冬稔夏穉乎亦輝藏乎縹緗況茲擢秀與兆姓以臚歡兮曰帝錫汝粟先疇之初動乎清明艱於舉趾朱明未雷於靡霖兮嗟既愆農艱丁曰余心其如煨躬圭璧於藤壇兮卻簁輿而步履

睠雲漢之焦勞兮軫遐蠲於彼芙皇穹矚帝之精誠兮
騶蛰龍使行雨旱魃倏而遠逝兮溘商羊之旋舞隱隆
砰礴以汎濫兮亘東皋與西澨伊黍苗之芃芃兮儼神
功之揚訓紛坎坎其擊鼓兮爰敬迓夫田祖豐亨有象
今民力用普匪帝格天兮孰潤澤此下土帝謙讓而弗
處兮曰民勞之未綏彼三時之澍藝兮重以寒暑之其
咨爰自天以降康兮雨暘惟時莫烝民於乃粒兮豈曰
余私薦馨香以答貺今陳桂酒與椒醑埋篤穀於后土
維聖皇之臨極兮子亟宏覆於四方念民食之惟寶兮祈
萬寶告成賦
明 趙用賢

昊穹之降康倚精運而誠感兮群受祜於我將迓嘉歲
之肇登兮編區種以呈祥自倉庾之滿溢兮農人力之
於耘耔方雲鎧於四野兮錢鎛復集乎東菑耘甘雷而
不降兮呼號屏而嗟咨帝曰吾民其何辜兮惟朕德之
無以迎釐澄心謌款於天神兮屈萬乘而步履擗玉慫
以爲方兮揭瓊漿以爲醴謂天視之自民兮詔羣牧交
修乎愔愔惟太清之鑒誠兮乃灑乎靈液之彌彌蹔蒸
大火亘於坤維兮素節扇乎迅商土膏既滋液於嚴霖
子嘉生紛其繁昌將神明之樹藝兮抑方宿之垂芒迎
金風而薦實兮浥玉露以含芳赤穱鋪菜兮白苗垂穎
北里之稚子如林瓊山之穗兮盈畛夫何隨侯明月錯

落於原疇兮懸裹結綠物乎閭井益固滲漉於鄭白之
沃兮抑遵天行之亨也夫豈惟農夫之慶兮醫當展之
所珍也鏖炎劉之六穗兮跨舊姬之異苞彼中羊與會
稽之產兮曾何足以侔禎爾乃聯千耦以徂隰兮操鉏
艾而薅之築場圃於中野兮納重穋而聚之取囷廩於
三百兮羨遺秉其載路子蔓婦其拾貪兮懷聖世之多
祜維高廩之蓋藏兮譬擁比而增崇爲清醥以冷醴兮
且息蠁以報豐蹄公堂而稱壽兮輸稚稷以給公彼倚
市而雜若兮寧與麾棄乎蓁功天子既嘗之以雅兮乃
奉盛以告業明鑒萬子蕙苔藉合藁兮蘭藉曰時不害
而民和兮益用爲佶乎瑤席嘉藁民之既粒兮吾其陳
常於下國彼中唐之朱草兮旺皇春國之華平雖皇王之
嘉瑞兮曾何仡於黎蒸豈知農祖之華秀兮繄民命之
所生世合喻於穰歲兮固將錯酌象而解義繇帝且曰
益百寶之盈兮自田家之作苦當紳笠以荼蓼兮曾不
避乎日午雖一壯吾詎忘兮及高皇之溥武發陳陳以
振業兮皇基與天乎欽古亂曰惟聖至仁撫萬邦兮一
德升聞格九光兮溫良濡澤地獻祥兮羣收西陸繁百
昌兮神人胥慶樂五康兮惟聖萬壽祝無疆兮

萬寶告成賦
明 王 萱

夫惟宋明弼節長庚耀芒蓂次宣令金帝特網涼風載
於四裔清露隕於高舊肆蟋蟀之潛戶兮鴻雁以南翔

雜陳二葉兮騷胥詹微皮宁沙芒子乃超觀元化側覽四
荒寫荔服於湘濟倣中車於柴桑役迪乎明農之野寓
目乎登稼之場維時百穀紛蘧稽人奔走倉箱駢羅婦
子先後扶萬井之色笑緊百室其相守善鉏刈而藏之
書之國史乎田大有父老倚杖來前曰融融乎熙熙
乎比鄰人所爲終年服力而旦暮告休也予逌然曰噫
嗟爾父老殆遯於所樂而未睹所謀者也方今聖明格
運宵旰惟憂罔敢即康民無孔求祝融聿戒屏翳永逋
揚晴氛於九衢將播虐於千疇爰居齊寢爰稿翌丘百
察祇慎六事殫修荒政猛獄遠咨逋臣見收豈雲漢之爲儆
庶桑林乎可侔帝閽無晤乎天閽巫咸歷閱乎神州豐

隆經旬時雨以來下屏翳收其淫雰而傍流歸於江
以洩有秋於是重稂委畝幸與苕茂翳翳同侵堅好斯
茁凡七周均三時庶亭共焦心於薙草之期而鼓朴於
蕭霜之月若夫層霄昃尺王畿千里扶風迴薄湖東
時納稅納粟納米載納之稔各惟遠邇用實簉食
芳蒭爲止輸酌言況七宅嘉百隰卜莖之垂垂畀九種
之纚纚神明發之謂嘉德同壹之宜爾孫子也又若徵倍
朱邸上公華轂思皇多士列辭輦牧錫圭瓚於思給等
服勤於公策展庶曼學之業莫大仰破仁者
術修親睦御大夫須之謂豐年穰穰受天百祿也又若
邑居泰保聚芊綿農桑節和田大田興公度田次

雕劃鮮絕叱隸之煩而悅親知之話言惠而好我樂以
永年庶人載之謂粒我蒸民受祉乎明農之野寓
目乎登稼之場維時百穀紛蘧稽人奔走倉箱駢羅婦
子先後扶萬井之色笑緊百室其相守善鉏刈而藏之
書之國史乎田大有父老倚杖來前曰融融乎熙熙
乎比鄰人所爲終年服力而旦暮告休也予逌然曰噫
嗟爾父老殆遯於所樂而未睹所謀者也方今聖明格
運宵旰惟憂罔敢即康民無孔求祝融聿戒屏翳永逋
揚晴氛於九衢將播虐於千疇爰居齊寢爰稿翌丘百
察祇慎六事殫修荒政猛獄遠咨逋臣見收豈雲漢之爲儆
庶桑林乎可侔帝閽無晤乎天閽巫咸歷閱乎神州豐
歲復歲兮樂康

老圃賦

宋 洪容齋

嗟余生之晚乖甘倫密而即疏痛疏親其猶乎澤卓坐玩相牛之經
于門昌老既怯於山樵窮莫備乎澤卓坐玩相牛之經
闢鈔種樹之書五十步于野圃數百步于破廬一禿翁
以自樂羣癡兒而共鉏水解寒祛霧開日舒濯濯我畦
劉劉我黍稗甲怒長鉏莢莠扶疏涉熟成趣躍然忘劬翁
放鉏顧兒而言曰汝亦知夫世有愚不遇之蒭于鴛鴦
施施臨衛蒭菽萬鬼斧且載笑且胸或若柱樵潛若董於已多于姬人庖羲氏之初況
織翠屠蘇殷紅龍鮓淋鹵簿鼎鐘等罄辰物貽之
鼎柴盈紫駝之廚始隨逐世俗之波於是

當曉望風而引卻芳辛候色而應須摛翠茗於崑丘掇瑞顛乎方壺蔚夏而凍合萍蓋祁寒而煖數行以白玉奏之綠沫五侯鯖于遜美天酥陸兮失腴此其過合不啻初識之檟雲晚見之巖徐也若乃巖壑擷芳屋檐籬蓼擅場於秋風空結鱸魚之思韭爭長於春雨未鋤黃粱之炊萩生而河豚上楚熟而蟹螯肥指難動而莫驗腹不負其幾希已而凌寒采薇近陽刈葵祛管堂背檐芹澗渚鏡黃獨之雪苗筐白薤之露莖茗蘼蕪以滌煩醪枸杞而補歲冷淘煮于槐苗餘飩斫于蓼滋法膏鍘于霓實飫棗大于蹲鴟甜糖紫蓋之掌沫醯青諫之綠雲蒸瑪瑙栗之乳濤洶胡麻之糜輪囷鴛鴦之鉢

雲屈龍蛇之芝淮女少女熊蹯之菘鹽長卿髯之茗蘸孚于今棱魚鱠解裙于樹雖竹竟綢于雉于歲初奏今小兒以至太華之藕黃河之茹如婁羅之波稜大宛之苜蓿南越之鹿角江東之專諸與夫蜀之雞蘇龍鶴拌脯加皮名品紛綸色光陸離性異溫涼氣分玉寒筆擇加猗調脚得宜看閒爽心味適解着有巢梭之接敬無黔釜之見哉芬芬芯芯雜陳更進可以魅文園之渴辱首陽之餓彼其石芥老而愈勁苦笋少而已奇薛育拂士之風於行蔡鈞深致達沿洄而可使在山積少之多灌輸而冬由其道爾其揚清激濁吐故納新輕桃花之活活搖杏葉之鱗鱗一勺每勞於濡軌三材必賴於工人浴海形曾不滿乎一嗉翔背數乎亞首邪萬臭蒜而穢蕪然是蔬也之不棄於庖前胃脯

以載況表能圖於狗運低徊而涯岸非阻要曲而農桑
是訓惠可周於地利空雷負郭之田材足任於天津多
寄臨川之郡池陂無涸畎澮既溝用能務實勢欲凌虛
鑒折而下隨器彼持盈而上善依於當漫稻之時寧非
沃壤映生菊之處相類安忠異矣哉俯此湛膝潤於原
隰成形必仰乎膏雨屈已且安於畏濕苟量遠大之功
庶無慙於覆汲

水車賦

宋 范仲淹

器以象制水以輪濟假一穀汲引之利爲萬頃生成之
惠揚清激濁誠運轉而有時救患分災幸周旋於當世
有以見天假之年而王無罪歲者也當其東作云布西

成以期何密雲不雨今若焚若灼而大田多稼亦如渴
如饑未耜之功既至倉箱之望將危豈無陂池抱甕之
行曷濟亦有溝洫挈瓶之利胡爲乃有智者樂水而和
予梓人治材而和女習一溉之可洽俾百兩之斯舉固
無傷於濡軌亂亂臨川仍有思於埋輪翹翹在者是車
也匪疾匪徐彼水也突如來如補畎畝之不足損益盈
之有餘勃焉騰波忽若剌山之泉湧潺湲去浪斯如登
江之練舒詎見瓶羸那慙綆短流洋洋乍若膏潤芃
欣欣于初如律暖載脂載舝幾通鄭國之渠弗勩弗騷
自解成湯之旱動將勢旋發與機會既引重之象著亦
救焚之功大河水流流得我而不滯不竭原田夏用

我而無災無害仁哉下智復鈞深於以見困民之利
於以見洗物之心若夫大禹之年應賚治水必也高宗
之世亦命爲霖至如賢人在輔德施周普五日一風十
日一雨則斯車也吾猶不取

野燎賦 有序

唐 崔湜

先天二年十月僕客於郢山之胡氏胡氏之子體道之
命與僕有忘年之厚常以暇日登高縱觀見火燎於
野壯而偉之因謂僕曰吾讀文多矣未嘗見有賦於是
者試爲吾賦之僕時負謹觸物多興援毫斐然豈近聲

會方矩辰之野燄霜崖鎔而夜金雲祈漸而朝遍百草
同死萬木皆枯暗彼羅幷翳而千里一色在季月之前
擁腫而盤株鬱攄以羅阜訖無不燒灼地而山川卷色
告暮澤虞縱燎遠靡不焚近無不燒灼而大田多稼亦如渴
交天而日月顏照圃王石以供鋪何芝蘭之不潛豈害
物以刊獲將順時而通教矣哉公田之饒及我私之
效廬城之曲客遊者聞之訊其足觀也乃命我實僕
東吾征馬登於高岡一瞰平野是時牧童樵豎俯仰交
馳提壺舉爨炮斯焉取斯爾其雜棘崇蘊縮茅始吹殘芳
未熸短炬猶贏或宛延治起晶熒翳而莫
振力鯀鯀而可翼不利進而求退矣遠高而超卑狀君

子之攝勇同哲人之守臨及乎旦日昭晰風藹索憑燥鼓威倏忽而作光芒絶絶而傷氣曈曈而上薄翻紫飲於半天逆紅星而四落聽爾電烈雄然雷奔泉汩颼颼沙騰霧昏其始也杳然若六氣含象開混元其少進也赫焉若十日揚光登天門迫而察之既似乎驚鑠失穀駭乎原遠而望也又似乎列羽攢旗馳塞垣於是走熾狂迸衝煙怒擊咆林吼叢欲谷歊壁或霍濩以躒亂乍轟嗑而福拍隨如萬壑之岸崩拉若千巖之石坼經雪窟而敲靄突氷凌而滂沛液棲禽失竄以驚嗚伏獸迷奔而墜踧應接不既吁其可畏能使烈士貫勇懦夫增氣開耳目之涸濁蕩胸襟之滯蔽登農山之巔既瑣瑣推之生氣見韓安之夭夫物忌太甚火亦如之得益在益失益在益徒觀其進德并命策名逢時三階式踐六柄初持方望會於朝論亦謀明乎帝思居則擊鐘陳鼎出則長戟幡旗咄嗟而嚴霜夏落顧盼而廡草冬枯道路多望塵而拜朝廷以轉目相期及乎過進受傷滿盈致缺或身辱名替或氣蹇心折或朝失卿相之權或暮爲匹夫之列客稍引而多去友雖求而已絶高門翳羅雀之叢曲池淪涸魚之轍伊歙歙而不禁固炎炎而就滅卬俄與於斯之庶投

爲觀廣陵之濤亦復何謂及乎炎盛元極途窮勢蹙赫赫地滅成煙煨何修與而忽歌何有往而不來無介推之生氣見韓安之夭夫物忌太甚火亦如之得益在益失益在益徒觀其進德并命策名逢時三階式踐六柄初持方望會於朝論亦謀明乎帝思居則擊鐘陳鼎出則長戟幡旗咄嗟而嚴霜夏落顧盼而廡草冬枯道路多望塵而拜朝廷以轉目相期及乎過進受傷滿盈致缺或身辱名替或氣蹇心折或朝失卿相之權或暮爲匹夫之列客稍引而多去友雖求而已絶高門翳羅雀之叢曲池淪涸魚之轍伊歙歙而不禁固炎炎而就滅卬俄與於斯之庶投

鑒於來哲

虬峰子賦

明 練子寧

閩粤之區有生巖虬挈者薪於寬閑之野而老於熙皞之鄉以告松月居士曰吾拙於進取而惟挈鉏之是虬安於蹇窮而惟稼穡之是務方吾挈之在手也茫乎其無思熙乎其自怡不啻執圭秉璧之榮而逞斤游刃之通也夫是以取而自名子其爲我賦之居士曰嘻子知所以得遂夫虬挈者乎天生蒸民紛然有欲強則凌弱衆則暴獨非神聖之首出執克爲之司牧藹德禮於春生凜威刑於秋肅夫婦以別父子以屬彝倫是敦風俗返樸夫武士得以遂其詩書商得以通其販鬻工得以

轉壽經而未已赫焉皇明如日之升欃槍滅其米穰魑
魅逃而無形接統乎千歲受命於穆清偃武修文坐致
太平出新民於塗炭化愁怨爲歡聲是以四海之內無
一夫之不獲皆女織維而男農耕向使世室方難眞人
未出於斯時也救死而恐不贍又何暇就挈俎而樂溝
溢自今知之服膺弗失雖耕田而鑿井皆詠歌夫帝力
貧窮相資惠難相恤租必先公食必先耘耕必讓畔以
同歸乎吾皇之極於是就挈生仰而謝俯而誦請書諸
紳服之無斁

梨賦　　魏　繁欽

上似華蓋紫極比形下象鳳闕萬柄一楹叢枝互出乃
錯乃并曄曄蓩蓩暑凉風自生微條繞流風浮沉陽蝸
鳴其南枝寒蟬噪其北陰秋氣忽其將來感節而悲咏
玩庇蔭之厚惠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疎豐衍抑有瑰異焉

梨賦有序　　晉　陸機

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爲中壘
將軍植梨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疎豐衍抑有瑰
異焉

夫何佳樹之洪麗超託居乎紫庭羅萬根以下河繑千
條而上征豈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瑰族
類體豔衆木黃中爽理滋榮頹綠葉與而盈尺崇條
蔓而層尋希太極以延峙映承明而廣蔭華飛颺之流

響想鳴鳥之遺音唯歷數之有紀恒依物以表德豈神
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誇百世而勿翦超長年以永
植

梨樹賦有序　　晉　傅咸

世祖昔爲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梨一株迄今三十餘年
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爲便坐
伊茲樹之僥倖蒙生生之渥惠降皇躬以斯植遂弘茂
於聖世厥茂伊何其大連尋修柯遠揚洪條悄椹布繁
枝之沃若擢密葉以垂陰蔭華宇而作涼清隆暑之難
任以厥樹之巨偉登九日於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
抱於毫芒猶帝道之將升亦累德以彌光湯躬禱於桑
林出獲雨而興商惟皇晉之基命冥於斯而發祥從皇
儲於斯館物無改於平生心則切以與思思有感於聖
明步徬徨以周覽庶髣髴於儀形

梨樹賦　　晉　潘尼

從明階以省閨詔便房以偃息觀芳樹之欝蓊茂以四
敷遵法茲而遐矚蓋象以攄情仰連色而俛睨雲想上
於清宵倚增城之飛觀掃綺牕之疏察下迨遠以極望
上扶疎而參差匪衆鳥之攸萃相風鸞之羽儀理有微
而至顯道有隱而應期豈皇晉之禎瑞兆先見而啓茲
起尋把於織毫崇萬寶於始基

蠶賦

有物於此儽儽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行之焉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所害臣思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喘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蠶賦

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先物交氣而合生皆繇斡而自周伊夫蠶之為物功巨大而弘優成天子之衮冕著后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黃作四時之單複是以皇者貴此功為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又世婦之吉者親桑於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言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繭使童男作以童女溫室飼蠶母入處陳布炕種桑和得所時清明谷雨發求桑切若細婁起止得時燥濕是候遵循儀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趺員身方腹列足雙俱昏明相推日時不居粵各役夫築室於房於房伊何在庭之東東爰曰景亦里餘陽既酌以

蠶賦 有序

唐 陸龜蒙

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蠶無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敬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用皮皮無得無衷其游熙熙藝麻緝縷官初喜寬十會四五民心乃離女桑柘之生蘭厚紹美枝枒經緯龍鸞範卉官淑益饒盡取後已嗚呼蚩蚩奪而烹鑿實病此伎桑滅機熾民不凍死

蠶賦 以斯以粒宗廟之服由此而備

荀卿賦六宮六職者公桑而已矣既卒禮於世婦乃眞薦於天子蔟箔奉與實告訓女工斯為美

茲亦奉先而是以當其令布明室時更青陽蠶事既卒
女工式藏然後衣禮服出棘牆奉蠶珍薄盈彼筐曩
蠶乎如將薦卵故敬乎有類凝霜既依於后宗獻於王
所以申誄績之勞止展威儀之孔將遂繰三盆修六服
或謂或嘱或宋或緑期有事於王公庶無勞於籽軸候
其倖而實足尚之享廟之容克備展敬之禮允釐斯蓋
夫人之畏慎王者之肅祗不然者賦有織紝之貢有
昧盛之絲海人奉氷蠶至止園容將絲緒聚蓋先覺之
服可成祭祀之儀可輯可以宣其珍美可以揚其福襲
何必桑壇而世姊斯復蚕館而夫人乃入僧來者既殫
恒日不暇給蓋欲輸於勤苦表我敬恭厚禮奉於先祖

躬勤勤乃農功使三宮之有序斯百代之攸崇是以獻
蘭之道治國之要詩取蟋於三推明至誠於九廟

春時作蘭賦

明 沈朝煥

皐澤之石千蘭之苗西陵春令爰作爾宅或降於原蝦
蕊五色有文微行既彼柔桑以飼以浴數此蘭鄉既命
繼於元氣赤幼連於場頻以為雌螭以為雄二十七
日從老得紅儀候至之室窗温護以佐閨横楔止之簡
發蓋義以山紫爾其敬吻龍鏡固於中函管絲吐忽若
油而宗戰玄黄於傲向蔽白氣於前鈴其絲蟲也如蚊
妃之導霧其鮮潔也若蚊人之杵氷周阯以綢蔽第以
給或蔟或窗一縱一横機工異色而裹乃文章管而

逶精憑唇吻以默運不手足而自營若乃縛張類散質
素比雪繁繁累實之就樹霏霏琅琳之吐屑容妻獻如
癡之祥喬仙將入穴之紐蜘蛛腹果以無功螳蜋頻臂
其若折垂空作花匪墨入穴匪卵累殼匪巢架機摘天
孫之雲章擅前民之明哲亂曰蹢躅于若蜎委蛻于若
蟬譬彼化人以禪自纏内其身而自經綸以為世者
亦莫不然胡巧而祉其蠹而天入機出機爾何知焉聊
以益吾釣緡之嫋嫋而貢於丘園之義哉

素絲賦 以白素特賢為韻

唐 張良器

羽雖白貴然而輕玉雖白堅然而貞未若素絲之為用
以轉化而為名匪則克以居禮實柔立而有成其正也
可以如絪之直其順也可以繞指而榮故能紛以隨時
浩然養素禪流水則轉其研染絵色則不容其汚動
必隨人寸無恒度其來也何所自園容而出茲廢賦也
何也白盼而盲之倚于別也牡慎氏之來實乎澶
器徒為墨子之悲佰于旅之望美非庶士之可持不願
充婁婦之緯不願託宓女之絲因弄杼以成韻庶補袞
而當時代若於五采我則大白以受質代若厥壹居我
則衆濮以為匹非異俗而格累將矯世而捨實夫其公
弱素質長信超風贈以生易之束量以素絲之總蓋取
諸自微之著積小成功君無謂我細若蚕之可織則假乎以成勞如實之一

無不給物無不濟彼服卉佩蘭衣荷帶蕙念章絲之無
日傷考槃之失計今將作潔白以修身詠羔羊而取娘
儵黃絹之可比希管蒭而無替

素絲賦 以貞素特賞積功為弼

唐喬潭

色之眞者尚乎白質之細者珍乎絲眞則貞而潔矣細
則積而多之故君子輔德是務清以自持將經綸以濟
物先組織以修詞惟絲之故不倦乎素組以飾馬言好
善而不忘紀之在羊時退公之有度始也重繭事終婦
功促季月候庚風爰求柔桑寧止於十畝既登分蔀乃
布於三宮至若三盆既繰八月成績方勤水練爰去地
尺晝曝於日昃太陽之光華夜懸諸井滿厚載之靈液
於是典綠贍臨臬氏引繹引之於手如皓鶴之飛承之
以筐若凝霜之積既而嬪婦化理經緯縱橫當軒兮斡
蜘之織弄杼兮軋軋之聲映羅袖而增麗度金梭而轉
明每知白以自守亦含章而可貞夫以白能受采文匪
勝質故公孫兆於從微墨翟悲其患失青爲譬兮非擬
朱爲絕兮未匹珍盤恥越鄉而來獨蔀屋自圖而出唯
彼黃黃之喻無愧皎皎之實乃續曰絲之素兮貞且吉
人之質兮清且一若見用於當時寧七襄於終日

織賦

漢王逸

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
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嶽之洪樟結靈根於磐
石託九層於巖傍性脩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對良儀鳳
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奮
騶黃絹之可比希管蒭而無替

織機賦

吳楊泉

伊百工之爲伎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
之設張立匡郭之制度如城隅之圖方應萬機以布錯
實變態之有章是以孟秋之月首飭敎庶物工民呈材取
彼梓梠斲修牧名匠騁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
理同規矩畫法圖事作容好無不殖事無不供於是乎
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姦清織女揚暈美乎如芒麗
姿妍雅動有令光足開蹈躡乎習檻匡節奏相應五聲
激揚濁者舍宮清者應商和順成柔慷慨成剛屈伸舒
縮沈浮抑揚開以厭間闔以高梁進以懸魚退以俠疆
氣變相應陰感乎陽俛俛不及進卻頡頏事物之宜法

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布賦 有序

明 徐獻忠

邑人以布縷爲業農畝之困藉以稍濟然其爲生甚疲苦非若他郡邑蠶繰桑苧之業力少利倍者可同語也然天下所共衣被而詳其衷者甚寡於是核其事告諸觀風者作布賦

客有至吳下邑覽織婦之布素歎舟物之流暢牧鳥麥之末計落閨房之長息迺喟然而歎曰美哉布也是固一匹可以愧盈心不得千金之償約者歟何齊者之逐逐而拾者之董董也下邑之士曰羅紈繡文素綠錦綾縠有靡紜之毛毳齊鴻素之潔白賤靡綺之浮華傷貝錦之徒飾孺夫匹婦可濟其乏缺通都大邑與千乘之富相埒豈虛言哉曰于何不傷其勞而徒羨其美不稽其私而徒誇其會于亦欲聞其勞且病乎若乃織杼相軋手挽足蹙且舖且絜吐核張弓挂弦弦急聲噎牽絛絡車咿啞錯雜借光於霄繼夜於日心急忘寐力疲歌發余暈空寒漏水寂溢婦子宣閨老稱畢力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蔡婦卷袖妖姬解珮含秋入機凝寒弄杼流蘇綰綜一伏一起踏躡相次上下不已終苦

接筵恐減手羣位匡聲揚宮徵長夜淒然得尺望咫寒雞哇嗄解軸投市方是時也母問諮而不暇投抒妻迎夫而怡忘坐起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織婦抱凍龜于不顧匠夫懷饑夸走長路持蓊蓊者以入市恐精麤之不中數飾粉傅脂護持風露摩肩膏以授人騰口說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賈師以如父幸而入選如脫重負坐守風塵平明返顧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婦辭機而望遠子幸蒙而恕饑先潔釜而待米旋汲水而候炊語少待以相慰既久竚而始歸夫嬰女以捐弟云攘攘者在途索子錢而不釋併布母以如孤夫狼攫虎噉肉寒骨解無一語之抗聲猶三嘯而稱怪握兩手以授之猝空拳而呑炊雖卒歲之民從完不信而不台是豈但一婦織而衣十人殆所謂一室肥而衆瘠者也客曰若是病乎曰未也海上之民土薄水鹵其蚕易遷桑柘腹者未知其秫駕翁衣者徒夫長袖夫廣儲豐積出白農夫之耕一絲寸縷皆從匹婦之手然而蔭綠告成置若不聞詩挈名豐於牛何有是固天下之同風惟江南爲甚敦睦鍾之他秫從升塗泥之末路計十是以手不停機而終歲無衣窮年佐食而不瞻其口容曰何言之過也滄海變遷化爲陵陸禹土塗泥蔭注深渌秉桑芃芃滿家彌谷貧攜白墮富樹華屋婚媾靡靡徒侶簇簇顧今日之江南殆海內之樂國雖有布縷之征亦豈

加於穀粟何徒抱杞人之憂損名都之望乎曰否否不然恒歲之運水毀木饑消長相代前建後除陽九陰七厄命皇祇今昔庚申火仇馮夷亢令燥金天漢飛灰槁土沃焦赤地坼龜鮮既蔡蓂之莫采亦木棉之變衰枝無垂菽絮竽歲儳傾箕腐負采掇支離寡夫擁腫哲婦鳴枝火鼠脫鬣蟄大夏之全產省公儀之百室偏陽不燮於城雉匪廬借緣於飛瀑亦何以應之客曰嗟哉下邑之民若是病乎曰未也工以習勝巧自技生僞末路之靡淫變素樸為華英始力作以勛農終綺麗以耀名競良王之巧思幻化國之神能於是飄絮若蓮刻縷若髮積歲成匹累織敵紈廣倍乎東海之二尺裁齊乎別渚之五虹鑒以圜鳳繞以飛龍綴金章以錯綠變裡草之鮮紅爛太霞之朝采奪景烏之晶瑩袨已浮乎龍水綃何羨乎鮫宮蓋其技巧始於度海之黃姬彰聞出自樂閼之鉅公忘萬家之膏腴邀一日之歡悰傳觀內近遂入公宮一匹遂抵於千緡照筐始達於重瞳民已窮而益偏霜既結而氷從嗚呼嗟乎蒭蕘竹杖天馬蒲萄俱西國而開越鷰窮異說而馳臆胸啓皇武之遠略罪臣思其暮落寒灰尚戀夫冬烘竟殘挑著令改不暖坐首蠲茲役邺我隕仆尚衣之絺繡有章進御之浮靡不取免徭征之巨累思息肩而就卧雖紅紗之網運尚存而貂璫之督課稍安客乃瞿然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不知民之病苦若是也九月授衣猶以為晚終歲作勞祁寒不免吾又何敢袖手以向人徒負暄而思暖

通直散騎常侍兼侍講學士臣王安石等奉

甘泉宮賦

漢 劉 歆

軼陵陰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迴天門而風翔踰黃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為居乘亳谿而為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閶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為之東序綠石闕之天梯桂木雜而成行芳脂塗之依依翡翠孔雀飛而翔翔鳳凰止而集栖甘醴涌於中庭子敖清流之湯湯黃龍遊而蜿蟺兮神龜沈於玉泥誰

許 干 蘭

宮殿崔嵬比相連雲起波瀾生布濘山高穹砌阻既瞰紫淵深林蒲草滿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芡蔣蘆瀺灂章鞠木蘜松柞棫女貞烏啄桃李棗榛

許昌宮賦

魏 楊 修

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崔嵬飛棟列以山峙長塗邈以委蛇見榮禮之交錯觀陽烏之承阿轉神獵以相因若流風之揚波末無小而不舉林麓隱而不華誌采色而發越瑋巧飾之繁多雙棨承枌丹梁端直明牕列布綺井制疑其陰則有望舒凉室義和温房隆冬御飾盛夏重宋同一字之誤致其暑於陰陽修櫚蔭於階砌

榮綠柿于昌文蒼綺發組華翠生光丹草周砌蓋木成

北齊 邢 劭

新宮賦

擬二儀而構路寢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廈之恥恥而於千之秩秩益西京之足侈故東都之所二而其欲也

則環請承詔漫陸莊嵯峨崔嵬巖參差若密雲之
乍舉似鵬翼之中垂布菱花之與蓮蒂咸反植而倒施
若承露而將轉似含風而欲披土成龜蔽木化蛟螭布
紅紫之融泄閒朱黃之赫曦歇往顧而猶動鳥將棲而
中疲朱神水怪海若山祇千變萬化殊形異宜陰梁北
注陽馬南施百楹列倚千檻代支或據險而形固或居
安而勢危

上陽宮賦

唐 賈 登

天子卜惟洛食受於河圖開上陽之別館取大壯之規
模爾其則以三秦當乎四衛沓雲構而承天擎露盤而
洗日俯馳道而將幸臨御溝而對出疑海上之仙家似
河邊之織室昔者禹明南面十月迎冬暑亦以
迎春鏤章霞布環衛星陳集諸侯則朝乎萬國張廣樂
則和乎千人得橫汾於即事將燕鎬而為鄰既而大駕
斯去華宮不御閉玉戶而蔽春掩金壺而罷曙見芳草
之空續看桂花之獨落人多望幸之誠地惜離宮之處
別有客陽下客東曾餘風辭宮北部對閶南宮賦甘泉
於此日希客為於揚雄

望春宮賦以春望都料為韻

唐 閻 名

青門之左今層宮嶸峋資睿覽以臨下得嘉名於望春
故在東以就乎陽位當出震必俟於良辰乃發惠和式
遵夫月令無勞散跡自表於時巡其初也度弘規法大
壯標上苑而開流偃蓋而承輪漸漢陸莊嵯峨崔嵬巖參差若密雲之
乍舉似鵬翼之中垂布菱花之與蓮蒂咸反植而倒施
若承露而將轉似含風而欲披土成龜蔽木化蛟螭布
紅紫之融泄閒朱黃之赫曦歇往顧而猶動鳥將棲而
中疲朱神水怪海若山祇千變萬化殊形異宜陰梁北
注陽馬南施百楹列倚千檻代支或據險而形固或居
安而勢危

上陽宮賦

唐 賈 登

天子卜惟洛食受於河圖開上陽之別館取大壯之規
模爾其則以三秦當乎四衛沓雲構而承天擎露盤而
洗日俯馳道而將幸臨御溝而對出疑海上之仙家似
河邊之織室昔者禹明南面十月迎冬暑亦以
迎春鏤章霞布環衛星陳集諸侯則朝乎萬國張廣樂
則和乎千人得橫汾於即事將燕鎬而為鄰既而大駕
斯去華宮不御閉玉戶而蔽春掩金壺而罷曙見芳草
之空續看桂花之獨落人多望幸之誠地惜離宮之處
別有客陽下客東曾餘風辭宮北部對閶南宮賦甘泉
於此日希客為於揚雄

望春宮賦以春望都料為韻

唐 閻 名

青門之左今層宮嶸峋資睿覽以臨下得嘉名於望春
故在東以就乎陽位當出震必俟於良辰乃發惠和式
遵夫月令無勞散跡自表於時巡其初也度弘規法大
壯標上苑而開流偃蓋而承輪漸漢陸莊嵯峨崔嵬巖參差若密雲之
乍舉似鵬翼之中垂布菱花之與蓮蒂咸反植而倒施
若承露而將轉似含風而欲披土成龜蔽木化蛟螭布
紅紫之融泄閒朱黃之赫曦歇往顧而猶動鳥將棲而
中疲朱神水怪海若山祇千變萬化殊形異宜陰梁北
注陽馬南施百楹列倚千檻代支或據險而形固或居
安而勢危

上陽宮賦

唐 賈 登

天子卜惟洛食受於河圖開上陽之別館取大壯之規
模爾其則以三秦當乎四衛沓雲構而承天擎露盤而
洗日俯馳道而將幸臨御溝而對出疑海上之仙家似
河邊之織室昔者禹明南面十月迎冬暑亦以
迎春鏤章霞布環衛星陳集諸侯則朝乎萬國張廣樂
則和乎千人得橫汾於即事將燕鎬而為鄰既而大駕
斯去華宮不御閉玉戶而蔽春掩金壺而罷曙見芳草
之空續看桂花之獨落人多望幸之誠地惜離宮之處
別有客陽下客東曾餘風辭宮北部對閶南宮賦甘泉
於此日希客為於揚雄

望春宮賦以春望都料為韻

唐 閻 名

青門之左今層宮嶸峋資睿覽以臨下得嘉名於望春
故在東以就乎陽位當出震必俟於良辰乃發惠和式
遵夫月令無勞散跡自表於時巡其初也度弘規法大

之遊想車音將騁長門之賦矧夫閣有朝元之美稱殿有長生之嘉名霞駮丹檻雲攢繡楹極可以名通仙之降止安皇祥之永貞是以仰碧落而同傾濯盛沸之泉每想金輿之度踐蓂青之草還思玉輦之行雖託質於別館常寄心於穆清戀戀悠悠矚望步磴道以寂歷眄廣庭以寥曠竹花雜吐如含待鳳之誠雲氣繞井若睹從龍之狀彼玉山既遠金闕仍賒未若浮游近縣如在仙家俄天邑之孔遒自神都而不遠雖館稱五柞殿美九華喻之於此曾何以加惜乎神光未矚曠此佳境徒企想以怦怦復悵慕而耿耿閉玉樹於深谷銷金鏞於秀岑君乎君乎胡不

出宸居而來寺

晴望長春宮賦 以題為韻

鹿梁 洽

雲收野迥兮日極千里空淨川長兮纖埃不起視河外之離宮信禁中之特美飛重樓之杳秀繚長垣而層趾詳巨制與宏模固一君而萬祀振秦晉之襟帶據山河之表裏諒神功之所營匪靈光之能擬逸矣轡及乎崚嶒對華山之鬲屓抜重閣之殷肱文物著明則可久制度豐敞則不騫不崩來蘇之詠已作觀風之道斯弘遠樹遙晴莊長虹而欲飲祥煙不散俟吾君之復登宮闕多奇變盡豐施倚萬拱以扁柯洞千門而陸離玲瓏玉樹則偏澄霽色連蜷則卧入新陰題

以曜殿詩報德以久言及之以軌物則不高不界當今取貢去華匪儉匪奢撙節三代先定四選豫順以從御六龍而戾止聲明自溢奄九有而為家且夫書稱材材易稱大壯自昔棟宇之作未有茲宮之狀夫長者仁壽之宗符春者發生之所向伊嘉名之可偉乃動植之攸尚客有學古之流乃含毫而

一望

上陽宮望幸賦

唐 謝觀

宮闕崇崇榮榮帶洛河之上龍臨天地之中儼百司以環拱流百川兮會同曷君王之未顧屹樓臺而鎮空或斑白里人或前後近侍記周公之營制思紫泥而日日將來仰玉輅而年年未至從使慕宮向曙千門洞開謁臣心以西望希天聽之東迴見紅輪之漸晚又翠華之不來及夫王漏報更蟾輝永夜皆傾耳以聞屬恐飛詔之潛下徒玉冕之屢虧尚金龍之未駕是必左右獻書殷肱啓謀以為王者一德合居上游以為金城千里能制諸侯殊不知四海無虞五兵藏戰與殷周而抗節豈秦漢之能及在仁義而事修奚險固之是急且夫中岳為內四岳為藩此則前控伊闕右開轘轅乃文公立圭之地是成王定鼎之原寧勞百二之勢足居九五之尊所以乾乾屬望總電心而於是人之

念未垂迎祭之
宮垣況復伊洛王畿諸函近地往復無勞人之役遷迤
有行宮之備冀我王之臨兮示天下爲家之意

乾清宮賦　明　黃佐

丕紓維明帝曌鴻德適寧寨區烈祖受之宅離作都秉
辟軒以震承握隆熙之昌符文皇振業依黔蠢而真辰
稽緣運啓穹圉此天居粵乾清之秘宮總玄黃之噴薄
何富媲之蘊靈竣定鼎而後獲洎龜謀之襲契法太紫
以營度蓋以疏明淪聰儲神習體軼煩怕而清冲漠者
也稽諸遠古合宮總期黃虞之初仁營而成周路寢之
所儀九筵五雉於皇拓之既普而深亦麗且弼亟維宴

嫉日盈在兹秋澍霄霓之中於以敉陟降而崇緝熙建
休號以詒燕謀蓋亦已百有餘葺矣迺詢淦劇茂之歲
赤熛章怒鷙攸孔震結構邊涌氛祲徹昊豈稊人之嫁
雪將第舊而布新詔司空而僝工走羣靈而驅八神劇
石則無閒不周之喙揄材則荊揚帆義之阻輓修繕則
山善鶡敖伐輪囷則雲閣邪許騁駢磕淫與揮
汗爲瀑雙日成景陶埴鍛扃之扇莫不臚分其曹伍於
是乎揆日晷驗星文陳圭臬絜廣輪宗伯獻模林衡效
勤藝謦鼓岳鎛徒篫雩獷人司壁匠慶揮斤約築削屢
予來以趣役者虎躍而蹇葬既乃考工畯計以萬雕摩
維精貢輪飾奧炯然陽化爍爾陰洋奪臭巧於大鈞雖

鬼神其猶譯故其爲狀也豐融曼衍受衍獨業崢嶸縵縵莫
莫檽深交嬰邊穹窿以閎壯亘研磷而清冥歆欽赫以
崴磈檢廣衷而奔停岩蔕壯於天漢紛攢羅而混成瓌
殊倣儗不可殫形悅今忽今攫膠葛騰九閒接耀魄之
威神鬱紕璣而綜高明羌跰躚以輻蹙魂悚悚其若驚
爾乃登泰階之三重遵軌塗之般盤曲鈎陳縱橫以匡衛
閣道駮騫而延扃仰而瞻之若燭龍之蜿蟺引扶光而
曠若木頻而履之若巨鼇之昌負運九垓而苞百谷圖
殷般以離立珠熲黃以相燭孟網縕之元氣文何有乎
豔豔彼曾城與縣圃昔傳聞而今驟矚其上則脈稜
高標金爵翹翹琉璃鱗鱗剞劂宛轉而象鎮見出沒扶

福屹華表以崇甸始莊嵐撥乎千劫舊矛翔而阿雷奮
絕景而翻碧琴其下則釦砌琢礎右平左嶽承以峻
基庶以夷石盤以蛟螭塗以朱漆碧若崑崙鎮眞南極
前步舒綾磴即即其中則縣艎房植駝駝層覆梅梁
獨宇幕井承扁樽檻樹林修枝曲校飛杭等柱支撐環
句題鄂衡旋以霓紘傍天矯以砌開
遵沛艾以赴嘆上歡麗以互經下莽歙而騰湊玉繩倚
捉於奧窔流光燠朗於交牖轉櫨度闕蜼略鴻溶綢戶
翠錢金鋪瑣應五采爭勝流烟走虹璧門洞開璀璨玲
瓏流蘇縣瑙招搖從風文鏡曲瓊燈燈雍雍麗采夜光
之飾與灝氣而相通決蕩蕩以冥冥忽眇眇而冥濛采

五城而張六幕終紛員而莫窮其外則輦路纚連綠垣
周迴複道遐阪達於平臺玄厲黃硬間以玫瑰菟葱
蒨垂楊大櫻永巷連甍是為總街乃額二門業業將將
日耀月華左右相望蕃儀望舒駐轡而驟重關逾延開
闔陰陽試舉其名則維百福與千祥杳騁驚以奔霧隱
重櫚而舉天梁東望文華蒼龍守閨上憲攝提析木之
津啓梧山之碧鏤暗芬丘之寶輪冊府申觀圖書萃珍
扈閣館昱煇蜺均西望武英金虎環陛象彼黃鵠衡
石積膚牙璋祿旅森動靈鷹萬室蘭磨轂葉急旋垣
之外周廬宿衛於前則華蓋謹身翊於奉天實應太一
文昌太微三光之廷帝車運徙合契軒轅鶉火高照燁

燁在焉垂拱中宸恭恭冕旒矩位正立桴星曜發女抗虹扶棟製異閶闔四榮雲譎
萬楹菱抒玉舵金釭鵬翥鳳翔朱綠我宸極以為內主若
乃仁壽清寧閒安永承顏豁千黃祇俾彼玄閒彼昭德興
泰長春百花諸宇則又儲靡曼而列幽閒衛風颺乎闕
幕散蔑蔑之微蘭紅繡繢與織杼儀河鼓之天孫函筱
筱以晞日珩璜戛戛乎珊珊爰設六尚以掌九室冠袍鞾
鞞其儀有似彤彤煌煌伊建斯弼敘燕寢之條紀恒授
環而戒遒銘槃鑑以昭警司箴微於密勿爾迺暖殿弘
啟青軒形墀帳設甲乙翠被終梔霍落簾櫳晷晝晏思
循除而架有筑有笙盥頂重檠琴牙列苑方亭曲榭獸

鈴賦陵歷夫欽安仁智乃瞰百子之池游艦灩漪汎淡
連漪鴛鳧翔鵠頡頏栖遲梔芭蕉與芙蓉靈園莽乎萋
蓑監宮鶴立以企幸睨虯幢而瞬龍旗黃衣有徒灑埽
供事儀文壁綬以及樞駟監局之號二十有四銀璫珥
貂時維閻寺挈壺之設於彼外閤蓮燈刻漏貯水運機
偶神按候與天弗違鵁鶄洽鵲樓黎旭熹微鼓登析應雞
人呼旦蠢飛而會盈燎輝而色辦天子乃駕鸞蓋鉦鯨
鐘清黃道出紫宮端門載啓執法當中左掖右掖星共
雲從羽林森森而就次旄頭髣髴苦其蒙茸自三能而遠
即位莫不矢心於重瞳明庭景昃王未遑食庶采既膻
乃選宮而定息猶糾度乎天刑夕惕厲乎秦職守琬琰

之尋章鋪鴻藻而立極奘茲宮之成也聖神宰興時維
綴旒信帝心之簡在用建德而彰景休皇輿發迹乎鄧
甸鳴玉鸞之啾啾歌新平以考室非鬼神而孰謀軫民
役之勞疚仰先后之詒厥蓋矢敖款執執如也於是
帝幕肅縣緹帷宿設雲旗呵蘇登降詘折龍趨虎視達
曙近密枝趨奇妙規矩相叶神移天運俞哉匠哲冥牢
籠乎宇宙提三辰而可撫山川瑣尾而在下九野啓啓
而昭晰威靈旁魄而四塞規萬世而安洪業乃念宣廟
圖揭盛風稼穡艱難景觸心融乃念敬考調元習靜光
祚思賢永言顯聖是以服閒邪之炯戒體慎獨之徽言
追往初之選蠲築得一之自然曰出王與游行恒對越

乎昊天昧奕兢兢而織愛蓋冥心乎禹翼之先於是乎
革執政尚仁厚興禮樂韜甲冑振幽滯揚側陋杏九扈
禮三壽乃郊上玄以昭在宥聲從海流澤與霖究覆露
入於亮采猶閶闔闢而敦茂慶霄披而嘉穀穎顯於疐之
純祐猶嗛其休烈慙謂小康庶去奇衰以謹怠荒郅
大駭而則道論丹書而自彊攬日月以爲明揣雲漢以
手奉清絃六合而爲網誖曰瀕奧區黑曠貔麗神
靈今睢睢盱盱迄漠漠遑遑廣廷今蓋益蔽於聆天障
日紛萬情今維皇建極維聖存誡劇天經今葬約腦韋
桑六龍昭受休嘉億斯齡今

漢宮春曉賦有序　明　徐世溥

孝武皇帝既感于虛上林之言元光四年春晨游後宮
意動趣駕召司馬相如爲賦相如進曰臣鄙人未覩宮
中之實所稱雲夢上林徒意爲之且夫子虛烏有又何
足爲天子道乎必不獲謝昧死請得縱觀宮中於是上
詔宦者導從相如著籍得縱觀宮中三日既罷賜洗沐
傳舍召相如入對盡觀宮館臺榭奇麗禽獸萬品珍寶
所積陛下又弗泄也相如因上疏諫以爲靡麗過制
宜節以儉上善其言賜金百斤其詞曰

夫何春暉之窈窕兮人被陵泉以殊姿兮
草木蕃而蒙新趨遑遑以入宮兮歷阿閣而詎尋庭遠
近其同芳兮善翻翻以窺襟搖壁墻之參差兮羌執辨
其笙琴閼彼燕趙之嫮麗兮徂四序於閒深維風雨之
增欷兮既頹思於柔袖曰明月其猶可懷兮竊獨悲樂
夫旭日之初臨始昭貌以睨媚兮若含笑而流波繼躑
躅以少進兮遑嬉顏而逾和遑愔愔而狎人兮鑒旖旎
之垂羅射綢戶以返照兮路階趙而生霞灼未央之崔
嵬兮駭婁騎虹以駕梁鬱杪詣與發越兮琳犀肥而虛
翔靖披香以紹藍若兮金鋪艷何煌煌千門之寶甃
兮青熒下上而連光睹先晞西盤之漢露兮涖在陰而
右陽於是鵾雞罷舞交鶩變聲鋒傳長信鐘殷承明周

多行罰秘異高私乃有是決出於三五爲當或俯接檻
或眺靈宵福裾防署論袖跑觀故匿畫羊罷倍年隔葉
今相招同有望而期造惜慕履以擇瞹遵徵行而容與
漾宗竹之流聽忽爲莞爾倩頰橫春許柔豔醫華醫鏡
清氣宜人乃賦香秋有鳧鴈振鷺暴羽孔雀賓暘
馴禽或合風答成行志調饑之倆倆分綽解素以相羊
當日之狂梅洮之餘肅趨長樂溫室棗梁雕檐開曙燠
若神居白髮嚴鵲煙蛾侍梳帳盤相列諸殿端閨盡開
昭陽待掩見庭烽之遠壇知和鑾之流宴場愔悅以自
憐哀芳煙之未散若乃絃桐統撞劍管繁興新語競奏
閒關嚶交嚶妻若離鳥分應霜汀鷺若鳳翥分雲中鳴書

若徵風潛木挾響吟諧若雨閒屨凌雜松聲謂之者莫
不洗濯淸涼淘沙怦忻故能使曉日爲之緩午而浮雲
不生也或倣徉以巧笑或憂憂而綢繆或莊凝以正色
或惜煞而指撫莫不音度旋日停波之曲影野荏襟杏
梁之宇細腰飄理鉛妝萬千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強爲
樂之多方今論鼓得而備數也亂曰盛年深宮掩寂寞
今晚晚秦榆去人遠分春回鮮草如夢覺今萬戶箏諠
天漏地門之閒閒而方劉芳顏以蘇立郁穹崇而爲紛
冠百王而垂勳燭萬系而騰文零惚恍以洞豁呼歆巖
而旁分又比夫崑山之天柱嘉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構
予寅遊若夢予寐綴句聯以綠短課綺

嵯嵽疑粲宇宙之光神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
背汾黃河限欵清洛太行卻立通谷前導遠則標熊耳
以作羽翼龍門以開關點翠彩於鳴荒洞清陰乎羣山
及乎垣雲卷舒忽出作沒萬頃伊倚日薄月霤霆之
所伭乾擊金龍之暗蜕挂天珠之確砑
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模
臺樹物以奔赴城闕欽崟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葩
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概華蓋以儵落仰太微
之參差擁以禁扃橫以武庫獻房心以開壑賭少陽而
舉指扶轂制酌夏步雜以代宮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
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弗居九共寔協晉度紫以

雲布梅日道通風路鳥語而花香以列
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若乎碧落之堂又乎漢華
之室錦闥雲啟駁皇綺戶文砌承宸而密舍住氣之
氛苞吐王室之榮律九室而定五閨應縣
象緯定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蔵猋納五服之貢受萬
邦之籍張龍旗與虹旌建黃鉞而正方
奉主謁獻琛幣陳列侯於北疊跡乃深道臨修案盛
真三牲薦五俎其於曲宴太祝正辭庶官稱誠鼓大武
之隱韶張鈞天之鏗鏘孤竹合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
九成羣神來享嘒明庭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
祀宜寘也然後臨辟雍陽為庶造化為宰饗
元氣酌太和千里鼓舞百姓歌於斯之時雲出雨霈

恩鴻溶于澤汪濊四海歸今八荒會暖昧乎區寓斡閩
乎閨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屬懼人
未安乃日極於天耳下於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
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敖倉啟
玉沈珠單宮頹牆使山澤無閒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
后親於郊桑葉未干反本人和今時康建翠華今姜姜
鳴王鑾之鉞鉞莊於昇平之國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
今瑞穰穰迴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修封岱宗
而祀后土今捲栗陸而包陶唐遂邈崆峒之道禮汾水
之陽渴飲流潛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
不言而有合物無爲而自動致羲明南面高居北辰屬天
下之同軌率海內以嚴禋想靈臺以應物考明堂以臨
衆水奉海此眞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
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興靈臺建始蘇及章華非
享祀與嚴配徙捲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況瑤
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敦煌圉矣遠作辭曰穹崇明
堂倚天開今龍翔鴻漾構瓊材今惟甍埃溟遨崔嵬今
周流辟雍茂雲雷今抗脊三化坂鎮八極今迈九垓四門啓今萬國來考休徵今進賢
才懿皇后而作圖寫千祀今悠哉

明堂賦

劉允恭

大哉乾象紫微運上帝之宮謁矣神與丹陛拜聖人之
宇肇觀文而聽政宜配天而宗祀理和化以感靈
圖而立矩度七室以重憲分口室而通輔合宮之典鬱
乎軒丘重屋之儀崇於夏禹曰殷成於五帝繼周道於
千古統正朝之相循起皇王之理武大禮興而三靈洽
至道融而萬物親其在國乎惟聖踐極配永登樞決生
成於大冶銷品彙於洪鑪貫星象而調七政列山川而
宅三都開洛陽之寶籍受河閃之祖圖總變龍於國庠
集鵷鶵於天衢包壯業於玄頊籠景化於黃虞功既成
矣道既貞矣答后土之嘉祉望仙閭之
秀出瞻月觀之宏峙鏤紅玉以圖芳黃龍遶而高杞道
不言而有合物無爲而自致羲明南面高居北辰屬天
下之同軌率海內以嚴禋想靈臺以應物考明堂以臨
人協和萬寓懷云百神降心啓靈衍永言典謀故實
表至德於吹萬起宏規於太一欣作之於有範作成之
於不日工旅在廷人皆樂慮訪于與於前跡揆公玉之
遠芳順春秋之左右法天地之圓方成八風而統刑德
觀四序而候炎涼跨東西而作匈奄二七以疏疆下臨
星南傍控煙霜鶉陛於層墀宛虹蜕於遊梁崑山之
玉漢鏗鏘曾何
豈時則敬具今敦百工故萬姓時類之典似集郊禋之
禮爰底衣冠於庭誠禮樂崇於景令三陽再啓百辟
來朝立埏垠集旌旆施雲旗遵恩畢被元氣斯調睿九賓
之王帛舞六代之成節漢祀以感靈煙雲扶以煌煌

煌焉粤自開闢未有若斯之壯觀者矣逮乎王道昭貢三才遠乎聖模周流九垓鴻名齊於大昊茂實光乎帝魁決擇山於西露通庶品於風雷盛矣美矣皇哉唐哉

明堂賦

唐 任華

粤若稽古巨唐千霊累聖二葉重光思文烈以宗祀象天地之圓方考景刻以建明堂作南端之標準徵北極之鉤繩盖時物以精神珠而高萬遊鵷翥仰層盤以遠翔星辰出納於疏牖虹蜺榮帶於軒廊達而望之若秩秩而察之若業業轉益陵昊蒼蒼崢嶸乘吐日生高岡近而察之若秩秩而察之若業業轉益陵昊蒼蒼崢嶸以岑立漫漫拔而翼張其昊秘也赴專愚懇霊仙琴瑞肅肅以生風重檐同流以蔵景鼓釜嵷嵷以象雲爰干行極列庶楹以寶宵宵明爽日月來往於昭明以望階階陛蟠委而分據樂檻磊落以相望實造化之盛則非翰墨之所詳吾君正冠冕垂衣裳以臨宸極百揆時序萬國咸寧於是乎張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以和神合德於陰陽中正存於太室而尊德於總章之說統之於理順天時以月明及七政以齊七政以璇璣之於理順天時以月明及七政以璇璣之於理順天時以月明及七政以璇璣之於理順天時以月明及

靈順陰陽之開闔左个右个分以序之宜以筵以几
度以室室之際觀乎萬國來朝威儀抑抑聖乃負斧扆
而南向以布政百僚端冕弁而北面以陳禮是知人以
君爲心君以人爲體宴會之節以明於尊卑慶賜之儀
以旌於孝悌原夫宅中而起氣天而作遐眠嵩少俯枕
伊洛巍巍煌煌厥高不可乎加度擊龍機以拗璇亘虹
梁而各落綷以綺幕施以丹朱四闥以四氣而開八牖
以八風斯鄭祥風布影對寶檻以交輝皎日悲光曜金
牀而璀錯於是陳三獻之禮奏九成之樂申儀於辟雍
崇業於太學甄古今之至理該治襲之踈敦既而順斗
極運天開皇思昔矣貴賤以頒東門之外以朝乎九岡

南門之下將享於八室正德是弘惠風斯布禁屋區節
制度重三台之任乃申命於中階寵五霸之功道投鉞
於東戶夫明堂者明帝之德體天爲狀必資闡化以章
程豈獨弘規而取壯出庶物而庇仰包宇宙而爲量惟
先聖之是則信百代之可尚

宋 范仲淹

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於巳之方廣
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
宮之中央昭莊麗於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宏
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
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壺羅德襲穴以革悚宇以
植徽太古之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上宮室斯美將崇
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
明以考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廟焉而四達殿鼕焉而中
時禮以都而儉必表之以茅敎以青而流故環之以水
璧二帝之遺壺合五府而祭矣夫遠天而作遥眠嵩少俯枕
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畢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
受命革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
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幷包於五室室幷正於五方
面明堂而背北室左青陽而右總章既然太室嚴乎中
黃都微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宮惟一厥室
惟九開閤其三十六戶疏達兮七十二牖上而天

履復茫下而神孚近郊之宮實三而至天之宇高而
弗傾八方象其幅幬之笠象其蓋圓之柱列箱而相望環林兮蔥
蔚而周阿超遥乎承天之柱列箱而相望環林兮蔥
蔚而周阿超遥乎承天之柱列箱而相望環林兮蔥
以有嚴議去象而必藏示都城之景鎮期人神之樂庶
左有辟雍天子學宮環籍告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
三壽以昭天下之孝設三之以勤諸侯之風右有靈臺
庶民子來若正於神明通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淮
默默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而無咎此三雍之大者
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遵夏之正天子升青陽
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時序有司奉行度出必均歷象

以明布農事於萬真以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作木禁
黃九之稱兵惟倉廩今賑天之窮惟幣帛今禮郊之英
無隱不彰無滯不享蒙蕩蕩之至仁是瀕顓之醇精此
明堂之奉也萬物為之榮又若炎以繼天曦以永日始
於仲呂之管復於清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普夫太
室鈞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漾定心
貫相業正攸宿進俎豆之吉鏗羅簨簴之輪園六樂咸
在統美乎列皇八風相曇同和乎大鈞下無上歌昭德
詠仁非常之祭駿奔者萬國莫大之孝壤壤者兆民於
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園頌曰
明堂崇之明王之禮以成之繹以歌之光天之下教
以化之若夫元祠會同羣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闕晰
晰乎宣慈之登帝時待旦而久天人先乎宣曙
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寶名之有尊爵龍馬負扆而立
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爵龍馬負扆而立
齊齊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秦九宿序其名級中階
之前三公北面東門之外九采參焉作階之東諸侯以
西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
青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景長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
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氾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
南門之外則有裘渠越棠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
外則有肅慎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尚於是旋旋於進
鏘鏘肅肅觀觀明明蓋取諸離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
郊也我則取文之賜方其南也我明恢夏之純損益其

位定禮樂之道板雅詔以奏文鐘以徇皆望雲而就日
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況夫晨光赫
曦天顏帶違冕紱于霞集玉帛今川歸盛乎王庭之聲
明燭乎天象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聚而在共
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臣載揚風雅訪儁良議窮寡人易幽而賡
載拜於下行典禮於以盛名器於以休宗社署聖法於
盆賢易側而遺野於以盛名器於以休宗社署聖法於
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德兆
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
以還智者閒閒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忘
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若然有

逾遠之歎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
三王豈襲禮而治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奧行明堂之
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業同天地
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
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
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
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闡是則帝道不施胡取
乎恐詆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
居之日敬日息息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敬之何也兆
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
巍之弗違通玫玫於雞鳴惟至平之休代思皐財於吾

極東升煙於伐旃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
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諧侯入朝思助祭之
職豈上聖之謀而愚臣之慮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
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瑋
斟酌乎二王疑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
明堂之妙道極異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
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明堂賦

九祝 著

有大人先生問于以明堂之制者子趨而進拱而對曰
所維明堂王者之宮屋自黃帝合宮肇名堯曰衢室舜
曰總章世室重屋建於夏商周制乃行分室

疏證列定度位於以朝諸侯於以享上帝於以宣皇風於以順四氣雖帝王之文質不同而名數之損益各異然要其終則皆天于布政之宮而非辟王遊逸之地也爾其經初經畫之始命共工以鳩材詔哲匠使運智爰度圖陽審曲面勢倣紫宮之陰陽值心宿之所麗上圓象天下方法地洞四方以疏門則三台以列陛其戶則三十有六其牖則七十有二若夫東西南北之修廣則七筵九筵之異制采緣不琢所以昭其儉丹雘不御所以戒其侈方其朱鳥中見仲春是殷羣黎咸啓勾萌方新天子乃御於青陽統和天人發號施令布政行仁流賚始之大化與萬物而為春若其孟季之月則有左右个焉

宮之分陳及乎大火既中仲夏斯正南董所被品物咸亨天子乃御於明堂以布夏政與阜民之歡發解慍之氷應陰陽之始爭及乃睿慎以怡性亦互開其左右以分處乎季孟至若虛正秋仲天高日清蕭瑟乃登天子乃御於總章以秩西成或巡狩以省斂或詳察以修刑嘉民氣之既衰相與處于升平乃閟明堂之右个為其左以為孟月之室啓玄堂之左為其右以為季月之室及乎日短星昴殷於仲冬民事咸畢歲功告終天子乃御於玄堂允蘿百工計來歲之圖會收藏之富豐喜一陽之來復運元氣於無窮若其孟季之月亦分處乎左右之宮惟土王於戊己斯中意亦太室門閭備

千中氣乃出居於門中斯則明堂之制之見乎月令者如此而周公朝會之制則有異焉而有同也厥後漢武事文質不同而名數之損益各異然要其終則皆天于布政之宮而非辟王遊逸之地也爾其經初經畫之始命共工以鳩材詔哲匠使運智爰度圖陽審曲面勢倣紫宮之陰陽值心宿之所麗上圓象天下方法地洞四方以疏門則三台以列陛其戶則三十有六其牖則七十有二若夫東西南北之修廣則七筵九筵之異制采緣不琢所以昭其儉丹雘不御所以戒其侈方其朱鳥中見仲春是殷羣黎咸啓勾萌方新天子乃御於青陽統和天人發號施令布政行仁流賚始之大化與萬物而為春若其孟季之月則有左右个焉

於赫皇元卓書司分文治章興于一之元亨堂

王者之宮今制作有待在皇上之躬今亟觀厥成吾與于歌三雍今

明堂賦 有序

元 邵憲祖

明堂之設也自黃帝至於三代雖制異名殊皆所以崇祭祀朝諸侯養老校朔也降自後世諸儒講此是彼非竟不終作惟漢武帝尊武后享萬靈一時先王之事無聞焉故設為答問極衆人之所炫耀折之以孔孟之歸其歸曰涉無公與侯處先生遊於廣漠之野想於無極之表脩之庭洪無公曰子來遊歟之哀之

式孔顏陶寫古今塗黃點丹然而一物不知儒者所恥
百王繩繩代殊事異崇以明堂殷以大禮緣飾乎文章
嘉美乎祥瑞奕奕皇皇天人禘祀子聞其制而知其說
乎先生曰未也涉無公曰三代以前遐哉邈乎其文不
可得而徵也吾將語子以漢唐之制詡子以宏麗之規
恢子之心胷發子之志意子樂聞乎先生曰唯唯夫漢
唐之興也虎視關右龍位洛京序九族之敦睦致萬國
之攸寧煥文物之昭回將隆厎乎太平卜明堂於少陽
環紫宮而作京嚮文明而已遠臨淑氣於郊坰豐宏模
而大起規億載而莫傾瞻彼蓬宇嘉問晶熒崔嵬山立
熠煒日升吁可畏也崑崙堀崛而通天辟雍流既而繞

覓門延九階堂中五室玉葉設仮而負青扆晻曖煬而
塗皆斐文藻渺於八方晨光炯晃於四壁飛櫚軒翥以
承霤疏柱汨越而鎮楹雜角矯翠崇墉繚繡階級周迴
而等凡聖殿堂嚴而祀蒼璧燐炯五色赫煇炳煽方
徘徊於五閒儼煌煌而崇秩游洋洋而發發堂堂蚴蟉
馴拳乎虬龍嵯峩旒旌乎鸞鳳忽蔽虧而曖眇茲靈寄
而寀彰夾牖玲瓏而助明複道嫂娟而韜光重屋四阿
高臺兩旁燔燔電繞翼翼張披靈觀乎其中示天下
以不藏若乃巨扁紛題異制繁詭三三相重六九相比
青陽總章洞達融泄玄堂太室幽隱昭屓勢合形離高
褰遠題仍層厓而增盤簸通卷而繼繼四魚玄闥戶外

不閉闕焜耀而熒延嶷赤白而星麗應三統齊節氣則
九州法天紀修短各宜小大殊製柱植挺卓櫨楹周迴
級拱楣比重幹指疑飛柳鳥踊大梧貫鍤方衡勒分陽
馬承隈天梁偃蹇而虹舉芝栭繞獵而雲堆枅櫨紛糾
以承榱建領縷布而宗飄萬象灰冷通天傑出立木如
林增構如蜜珠龍斜礙於魁壘戶牖吞吐乎日月庭筵
廣均房戶齊一視聽閑居出入忘衛乃靈亦之所鑒臨
人神之所昭集也天子乃命法駕乘鸞輅地蒼虬扶白
虎昭亮冕諧律呂聿來明堂之宇爰祀五帝配享祖宗
澄心清魂齋莊肅雍維牛維羊毫溝醢酏飯釿餟潔粢
盛以六一獻奠俎五官進熟神之格思繽紛其來撫璿

璣而下視降玉軟之神威帥雲陽閶而陰閉翕赫精儲
而思垂介景福於帝躬錫嘉穀於蒸黎騰清霄於窅霍
闇乎莫知其所之爾迺進鳩玉爵史老析圭爵於侯辟
招延儒紳術士直容與乎義塗安居乎仁宅然後發
德號於庶邦播惠澤於四海歷列辟而論功文羣臣而
課最鑾夷慕商而來庭嚴然與道而自艾開六合之元
享時九有於熙泰迺致天階平秩坤維眞位三靈流應
二氣蠲瘕麒麟逐其圖神爵來其樹醴泉發其滋甘露
零其珠諸福之物莫不畢至於是乎鴻生鉅儒鏞張揚
厲吐氣成文矢詞激句賦頌振聲歌謠接響赫赫孔陽
昭昭靡替凡此盛事照曜青史皇元龍興君明臣良子

何不搜闕與故訪寫漢唐舊本設辭摛藻連章獻策朝廷之上無與大禮而振皇綱伏處先生听然灭口僕鄙人也游心道義不諳衆偽考索墳典研精詩書方陋漢唐之阨僻而子為我言之乎且子不務古學徒訟繁儀奢言侈靡昧冥是非訐高亡以駭俗雖紛紛芸奚為惟明堂之穆穆爰廱與於太古黃帝合宮之號虞舜總章之目夏崇世室商奚重屋揭明堂於周邦昭文物之郁郁雖有一殿五宮之列九筵七筵之異複道重屋之殊八尺三尺之紀然而享上帝以崇禮朝諸侯以定儀春三老以敦孝頒月令以順時同仁政之所出光聖世之丕基是以尼父之數曾圖冠冕而迭居者數世榮日之

惡堯天之聖成王幼冲周公輔政棟宇非殊有德則隆與無德則不競是以孟軻居齊宣王與問則答之以王者之堂教之以行王者之政是以文質不必計析其制度今古不必符契於典章大禮豈徒玉帛之陳設大樂豈徒鐘鼓之鏗鏘要必施仁政於海宇襲芳躅於帝王實用聞聞喋喋議論紛攘徒勝泥於增損孰得而究其短長方今盛明紹紀昇仁侔三王德邁五帝齊唐廟出納獻替皇風被於四海禮樂光乎后裔今子乃欲後漢虐之為陳之帝王之世使後世好名之人殫財竭力以禍天下必子之言夫涉無公避席改容悅忽踧踖謹受明教服之無斁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宮殿

德陽殿賦 漢 李尤

開三階而參會銓金銀於兩楹入青陽而窺總章歷戶牖之所經連璧組之洞浸雜刻文之婉延爾迺周閤迴廬亞峻樓臨門未閱蔽蔽嵯峨築雲青瑣禁門扉扉冀冀華蟲詭異密采玲瓏蘭林以匹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蘜茂以蓁蓁鴻臺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曰混龍編連以嶺高未周嚴而雙立高門啟於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走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盼東西周立影彩之錦綅何爲乎晻曖以月照丹柱欱起而雲施夔蟠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雲窗以爭媒鴻爝煌以煙閨疑蕭條而清冷動滿庭以成雷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曖曖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瑞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出入宵漏漏而晻暖旋室嫕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幽邈以開宴東序重深而奧秘乾曜以曌曌以勿罔屬鏤斡以藻澤魂悚悚其驚斯心惘惘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根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事以須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靈光殿賦有序 漢 王延壽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遠因雷僖基兆而營高遵漢中徵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廢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狀模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而歎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吳斯頌僖歌其路旻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須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發跡五代之英精符天鑒以元享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於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巃嵸崔嵬巍嶵崒嵂可畏乎其駭人也若夫僊僊豐豐博敞洞轇轕兮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環璅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堀坱乎青雲鬱埳圠以增竑前繚綾而龍鱗汨碓碭以璀璨赫煒煒而燭坤狀若猨猴之銜鉤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嶐峻嶭而雙立高門啟於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走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盼東西周立影彩之錦綅何爲乎晻曖以月照丹柱欱起而雲施夔蟠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雲窗以爭媒鴻爝煌以煙閨疑蕭條而清冷動滿庭以成雷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曖曖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瑞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出入宵漏漏而晻暖旋室嫕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幽邈以開宴東序重深而奧秘乾曜以曌曌以勿罔屬鏤斡以藻澤魂悚悚其驚斯心惘惘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根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事以須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楹棼侵霞栱枅相扶浮柱岌嶪以星懸漂亮亮而枝柱飛

梁僧寔以虹指揚蓬涯而勝溪層檻碟俛以岌峨曲枡要約而環句芝栭撗羅以戰香枝穿枳而斜據傍夭矯以潰出互動糾而捔負下弗蔚以璀錯上崎巉而重注遠代雜集支離分赴縱橫駢駢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藥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窊窠垂珠雲葉棁龍楣彫鏤飛禽走獸以梁倚仡奮虎攫拏以相據孌以時衡蜼蛇蠖蚓蜿蜒朱鳥舒翼以翔遨騰蛇延壽而宜子孫筍虡賁趚遠視白鹿子兒於樹側猴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蝯蚖以斬斬卻負載而蹲蹠睒首目以瞪盼徙跼傍徨仰欱欷悲鳴雅思而相對佐歎悲以鵾吹翬頸而聯雌悲芝之於危處憯鞏處而舍悼神仙岳所於祠間王女閨妃而下視忽瞟眇以警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而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樸略厥狀睢盱煥詡可觀廣軒冕以廣永業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靈延漸臺臨沚層曲九成蜕然特立的爵殊形高徑等蓋仰看天庭俯摩

蘇礎環璞瑋合光晷今窮奇極偽累盛遠則襲陰陽之自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今

景福殿賦

何晏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昭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於帝皇遵重熙而累盛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庶事既庶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於許昌望祀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孝民耕桑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蕪大雨時行三事九司宏儒碩生相與庶乎海暑之伊蕩而應性命之所平惟峴趙之不靜藉征行之未寧

乃昌言曰昔在蕭公豈於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
莫不以爲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
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
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庾圖讖之所莊荀德義其如
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玄幹既駕輕裘斯御乃
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
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
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
堂堂疏流柱之汩越肅塊鄂之鏘鏘飛檻翼以軒翥反
宇轙以高驤流羽毛之蔵棼垂環璧之琳琅參旗九旒
從風翻揚皓皓旰旰丹彩煌煌故其華表則鎬鎬鑠鑠

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其奥秘則翳薆昧昧髣髴
退縈若幽星之纏連也既梴拮而棧巇又宏壿以豐敞
兼包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蒲朱霞而耀天丈迫
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旋環以壯麗紛葳蕤其
難分此其大較也若乃高甍崔嵬飛宇承宬鬱鬱雲
隨雲融泄鳥企山峙若翬斯若翼峨峨蓁蓁罔識所屆雖
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眙睎也爾乃開南端之豁
達張衡廣之輪奐鏗華鐘杭其高懸悍獸伏以儷陳體洪
剛之猛毅聲訇礚以驚人其若震發有遲狄鍊質輸菌坐高門
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若夫庭槐楓柀宸綴以萬年
綷以紫榛戚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尚秋

之不譽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朝觀夕覽何與書紳若乃階除連延蘭曼雲征檻檻丕張鉤錯矩成楯類騰蛇榱似鴻英如蜺之蟠如虬之偃玄軒交登光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昭達我之來庭陰堂北方軒九戶右个清宴西東其宇連以永亭安昌臨圖遂及百子後宮攸處處之斯何寤寐淑女思齊徽音孝求多祜其祜伊何宜爾子孫克明克哲克聰克敏永錫難老兆民賴止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經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二六對陳殿冀相當辟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譬諭政刑將以行令豈

惟娛情鎮以崇臺實曰永始複閣重闈狎征是俟京庾之儲無物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爾乃建凌雲之層盤凌虛洞之靈沼清露瀼瀼漾水浩浩樹以嘉木植以芳草悠悠玄魚瀎瀎白鳥沈浮翻翔樂我皇道若乃刻鏤神仙玉女岐成靈芝五采發色騰茂延年寿如金石與天無極於是大開北門以延眾賓命馳騁之良森列於長楊之東西馳騁乎其中弋玄鶴下建鵠連駕鵝雙鴻羅鴈出入隨時往來鴻絡繹雲布列鱗萃乎其中於是事窮物極回車而還相與集乎仁義之囿遊乎六藝之林馳騁乎道德之塗休息乎無為之宇翱翔乎純樸之業周流乎太和之域優柔乎寬閑之宅上以承天之寵下以保百姓之福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慕義莫不抗志而企及遂使海外肅清四夷賓服東越徐閩北定遼碣南震北發西包大夏東過黑水前指西王母後宿蚩尤之旁徼幽都之北垠舟車所載人迹所及�graphic_ref_1 莫不賓從

奮之靈宮將何以千修薦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然而聖上猶孜孜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遁之聚禮及人情於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蒼龍虯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圓靈芝生於丘園總神靈之既祐集華夏之至歡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

景福殿賦

魏 韋誕

瞻大夏之穹崇結增構而高驤修棟迪以虹指飛甍竦而厲翔櫨楣駢逼以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伏應龍於反宇乘流蘇以翱揚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蔽楹負極飛櫨承欒桁梧綺錯綜樛飾攢芙蓉倒植藻井懸川望舒涼室義和溫房玄冬則暖炎夏則凉總寒暑於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狄說貌殊姿列於應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館燦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號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步雕輦以逍遥時容與於蘭庭又有教坊講肄才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唫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以動物超世俗以獨絶然後御龍舟翳翠蓋吳姬褰歌越女鼓枻詠采菱之清謳奏淥水之繁會

景福殿賦

晉 夏侯惠

周步堂寫東西廂明綠色光明燦爛流延素壁暉潛赫真倩練爾乃察其奇巧觀其微形嶽峯紆曲盤牙敧傾或夭矯而雲起或詰屈而環縈泉本附枝以連注欒栱倚亞而相經若乃仰觀綺牕周覽芰荷流采的曒微秀發華纖塵藏於順風揚波合光內燿婀娜紛葩曾檻外周棟梠內附或因勢以連接或邪詰以盤構於是乎飛閣連延馳道四周高樓承雲列觀若乎抱朝霞之華精漱醴泉之清流

華林清暑殿賦

何尚之

遥望旦之虹梁列雕刻之華漪戸扇十餘青軒丹墀若乃臭室曲房深沈冥密於是乎名姝如易備紛然雜悉動微物而風生踐椒塗而芳溢韜還成宴暫淫累日却倚危石前臨清谷終始蓊森激清引蜀洞泉灌於階陛遠風生於檻曲暑鮮殷而不炎氣方清而含育哀鳥暖暮悲猴晚雪芝被崖仙華露沿

華林清暑殿賦

宋 劉義恭

清梁暑之清宮仰高甍之兩岑列奇梧以蔽日樹長楊以結陰體泉湧於椒室迅波經於蘭庭叢芳芝以爭馥合百草以競馨飾丹壤以和壁加疏楯以連城至於朱明在運鬱夕暑晨寒堂涼結清觀風凉覽芬寫之靈緯

啓聖情以寤神豈宣曲之妄擬焉甘泉之足陳

殿賦

梁 蕭統

觀華暟之美者莫若高殿之麗也高殿博敞華色照明內備雜藻外發珍象延眶觀之欣然俯仰閒檻參差棟宇齊翼交黃既具鮮麗亦發棣棠散節若山若谷或象翔鳥或擬森竹藻梲鮮華而梁色山節珍形而駢目旅視刑則委累嵯峨雕丹文於簷際鏤華形以列羅若乃日照珠簾彪炳灼爍輕風吹幌乍揚乍薄接長棟之耿簷垂溜於四隅建廊廡於左右造金墀於前廡奏高雅於玉楹且散志於琴書

含元殿賦 自序

唐 李華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爲宗然詭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自兹已降代有詞傑譜於聲頌而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地形詢卜筮考以農隙工以子來庶人獻山林之幹太史占日月之吉鉏班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冀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慷慨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呆伐之勤至於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略而不云其體狗矣至若陰陽悠舒之變宜於壯麗棟宇繩墨之間鄰於政教豈前修不逮將俟聖德而啓臣心軌極思慮作含元殿賦陋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智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其辭曰

維皇高祖穆端命於玄宮萬有千載鍾景祚於鴻業建北宮之尊嚴上取法於天帝乃圖正殿之逈居規崇山而定制信神明幽贊而人謀襲契不然何前王曠此之雄麗也先是大司空帥其屬執度而相之曰美哉川原鶩乎其大哉亘坤靈兮配乾剛神順乾而爲龍舒廣衍兮走犀山紛却面而朝宗陵正陽之奕奕鬱佳氣之葱葱蓋昊天之作而皇祇授元聖獲以遠新宮也乃審於龜筮叶從太卜以告神人咸同皇曰欽哉是將宜於朕躬因以鴻稱合元建名易乾坤之說曰含弘光大又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爲尊特巍巍乎上京則命徵般石之匠下前楹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

崔嵬襟一紘於千木翔大壯於四阿神踏而顛摧勢動連崖拉風砰雷倒勁梢於窮谷斬巨柢於昭回時也山祇效靈波神作氣爲桴爲栿羽疊鱗差朝沈江漢夕出河渭雲奔山積橫交積於作宮之地於是農事既收靈臺勿亟子來而趨海成忘勞而獻力乃張爲廣度考正極星郛伯是經國工研精刻盤圖以爲壯太階積五而正重因博厚而順高明築陵天之四牆四旁既列太階如截下上相嵬悍視沈沈其始也星鉦電交於萬堵霜鎩水解於千尋擁材爲山攢幹如林乃占日月之吉以成帝室雄梁勁於中楹承榱簷飛重

擔以切霞炯素壁以留日神標峻摘鬼疊層榴高牙迭
作尋尺相持木從繩而後正棟撰宇而不危陛墄水級
丸數鱗差蕩晶景而升降欵睒暘以交輝聳大廈之奇
傑勢將頓而復飛爰詔有司練日推時徵考室於周詩
會公卿以落之丕赫哉如倚如跂若會若離森修達以
宵徵悅業駭而巖巍謂衝隧激海兮凝淵淪以無底奔
雷觸山兮掉巇萼而傾敧石鮫拖首於堂廡狀出雲而
撐髻嵩高之制靈丘上盤郁斗極之光耀邇天漢之波
瀾察鑿枘之吞吐吸山叢而水猶建升龍之大旆邈不
至於階端崢嶸扇顛下視南山照燭無間七耀迴環歐
欵赫以突兀摠閎弘以蓄撥捧帝座於三辰銜天衢於
九達進而仰之寥龍首而張鳳翼迟而瞻之反樹顛而
睪雲未蔽兮義巍巨鼇戴仙山而出滄波劃乎煌煌燭
龍拆穹穴而臨北方排層城而鄰帝居豁閶闔而面蒼
蒼左翊鸞而右棲鳳翹兩闕而為翼環阿閣以周舞象
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之鴻洞啓重閨之明艷趙堂塗而
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上聖之欽明爰聽政而崇德去
雕幾與金玉紕漢京之文飾熾丹矱於崚嶒抗重霄而
競色若乃紫微晨曒彤墀夜明雲薄萬栱風交四楹冬
止其陽則釋裘而燠夏休其奧則捐絺以清旅飄風而
振響葉墜露而成聲懸檻斂湊疎柱棊列複檻曾級高
廻景藪鱗日翳而眾連曜天開而中絕形持神而欲離

足懷步而將跌盼昭訓之崇崇瞵光範之揭揭其南則
丹鳳啓塗遐矚荊吳千扇開閉陰陽睢盱容鼎九扃方
駕五車示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望仙闕於吳維
建福啟於坤隅偃朱旗而蔡玄甲屯仡仡之驍夫其後
則深閨祕殿曼宇疎楹瑞木交陰玄墀砥平鮮風歷庶
凌霞飄英蔭藹武闈增華穆清玉墀內融則嘉蔵豐備
太陽臨照而天下文明古有六寢御並一人今也三朝
繇古是因布大命於宣政澹玄心於紫宸羲和弭節於
通乾望舒停景於觀象密勿旒扆臣人是仰左黃閣而
右紫微命伊臯以為長其下則鵷冠魚服良家大族鷹
禁非宜金吾領之其前則置兩石以恤刑張三侯以與
武告善之旌登聞之鼓節晷漏於鍾律架危樓之筍簴
以備內外之差以正東西之序天光亮於紫庭倒景入
於朱戶騰祥雲之鬱鬱映旭日之葱蘢清渠導於元氣
王樹生於景風夷坦數里徙徊無窮羅千乘與萬騎會
不得半乎其中厥初經營天下既又文物未周孤其壯
麗蓋重於施勞非不懷也乃眷睿孫睿孫開元萬物晏
清而大和揜書契之所論既克廣於崇構聲明備而益
尊蓋聖皇之孝也輝煒變化乎動搖乾坤其東於是弘
文敎而開館對日華之清閟蓋左學之遺制協前王之
講德其西於是延載筆之良史俯月華之峻扉集賢人
於別殿朝命婦於中閨王風闡而成化陰敎備而不虧

加以詠周詩而厚敦睦徧而敦敘因合族而來宴置
更衣之豐宇至於殿內諸曹則左右有扃通軒並廡物
有恒司供無廢舉又有銀璫玳貊寺人卷伯奉宣出納
之令更踐宮中之役熊羆之旅董以龍武矛戟森森材
官羽林聲破丘山氣聾飛沈爪抉千鈞踠踶百尋克壯
皇威協比其心其外則校人掌馬天駟在閑以備順遊
放牧其間望我鑾和陟彼高山猶慮宸章或道國容未
備乃立掌慝之司館通事之吏職在達下情於上天儆
王言於有位陳通太極躋指龍池重門內注複道潛移
幽峻書以相屬光形融以煒煒懸象著明帝座維三皇
居設位俯察仰參冀室正中游宮次南乃起含元其容

茫茫總而言之如山之壽則曰蓬萊如日之昇則曰大
明自茲而北燕遊所經達於苑囿不可殫名周廬更呵
匝以環衛南端百仞上極霄際却視數奎經淪廣深繚
以層城墆爲重陰至若時雨膏田九農擾暢雲歸山穴
儻以昭曠白日麗於宮隅混晶光而益壯於是風師斂
威纖塵不升穎絕搖芒葉無翻稜自中徂外鏡洗川澄
弦直閒閒井畫溝塍靡迤泰山陂陀漢陵知稼穡之艱
難見皇王之慶與及乎玄冥戒寒海神飛雪瑤城粉野
琪樹森列玉宇璇階雲門露闕天華爽霽明日朝徹赤
旌降庭朱柱豔月仰白帝而金精開披河宮而銀燭發
其或蠻夷不至帝用興戎降元帥於天上發神謀於禁

中皇靈震耀殄厥渠凶矯矯武臣此焉獻功操俘虜以
陳器械恢莫大之威容爾乃時殷仲冬日正南至上公
奉羣辟后在位一人壽昌萬國承賜式燕以樂欣欣具
醉乃撞宮懸咏碣天地及乎獻歲元辰東風發春懸法
象魏與人惟新儼文物於王庭兼九伐而宿陳威儀之
嚴嶽森森振振若太一披紺緅而俯百神既而咸造勿褻
會朝清明璿柄指寅寂閑發扃皇帝御袞龍之法服佩
蒼璧之純精執鎮珪導朱紘降輦登階微聞玉聲於是
典禮之官贊王就位南面穆然至若旬侯采衛要荒閩
貊輸其方貢罔不來格統以千官六卿二伯司儀敘進
象胥傳譯肅肅委皮乾乾真璧設以庭燎天烘地赫雷

鼓殷殷朱干玉戚神簫如生熊羆瞪敵危昂敔向歙爛
歘翕金根玉輅太常少伯火列門旂霜交陛戟乃進元
元以觀禮現億兆之增增合金吾南首麾之以肱遞舉援
而聳仰齊履企而冠騰太史來告卿雲勃興瀰豐澤於
生人荅上玄之休徵申命司寇緩刑寀卿降德秩山川
而照晉老周雨露而均邦國華戎竭歡喜氣闐塞揭金
雞於太清炷晨光於正色庶欣之聲不踰辰而富四域
當斯時也驅周驟漢於廊廡煥爛王臨於朝天地貞觀靈
宮嶷嶷上下交贊蓋所以法乾道而遵帝度豈惟安體
而明威者哉夫瑤臺之美不可以刑萬國土階之陋不
可以儀天下奢不遜而儉固允執中於大位洪範曰皇

達其有極富哉上聖之宏議也許歌楚室頌美梁宮諸侯之事也雲夢甘泉宴談景福辟王之志也論諸侯曷若以戴天子嘉辟王曷若以尊聖人烈烈盛唐祖武宗文五帝報德六王慙勤而政本乎慈用過乎儉夫蒼生所奉者惟君所愛者惟親寧有君親宅體於畢室而臣子得安其身乎故有熊明庭帝姚總期從人欲也天垂定星易有大壯君人法焉聖朝猶斥其華而憑其質今為是殿也惟鐵石丹素無加飾焉身居玄眇心與萬姓同畎畝之勞以是臨衆何衆不賓以是享神何神不若其天德敷錐欲宮崑崙而館不周城八極而隍四海猶未足儲鴻醇而俯丕耀豈成鎬一京之所在策四瀆之

前歲敕懷鉛之小臣俾雠書於禁中正百代之遺文由是循環天造耳目日新敢頌成功告於神明無媿斯干之什式昭聖德之容頌曰帝作合元合元言萃若日觀明為天門太階三層遠法崑崙鎮茲秦野揭以周原烈文祖宗永錫孝孫有虔於以施令奄甸萬姓受天休命歌之頌之管磬宜之穆穆皇君壽考無期既成斯文客有勸之上者對曰前王之宏祥瑞乃聖朝之細事今休徵已厭於聰明頌聲亦飫於天意夫私歌竊抃乃臣子之常志又焉足以薦聞哉客曰不然今至尊明發不寐永懷先皇周文之孝也允恭克讓光溢海內堯帝之謙也自即位已來上下之休嘉臣人之詠歌歌

於睿斨則固辭頌於宗廟則無數令吾子之文昭乎累聖之耿光美於大君之孝德可進而退宜言而默使雅頌之音卷而不舒猶坦蕩其胷臆無乃過歟為人之下者有可達乎君親雖瀆於死亦冒行之況宗廟或啓其心乎臣等嘗閱遷善之規願附升歌之末

明光殿粉壁賦以上春早朝伏

唐 樊 鑄

粉潔白兮壁宏壯白者取潤色於明光壯者取雄居於君上成圬人之手澤起漢皇之心匠凝雪彩耀冰狀扈於旋居際謂分照於此日之君冠劒朝時欲和光於為鑒之相兹殿攸起不無所因寧在於白亦以象真守靜含虛上以鄰貞明於千年之主保純不污下以範恬澹於

萬國之臣煥北極而開瓊室激南風而生玉座房柱低檐失蟾暉於午夜御柳垂砌惹絮色於三春則知粉壁之道齊乎玄造達上下而明通晝夜之果果日昃之後慰天勤而暝運夙興之時副聖恩而曙早信可大而可久實永堅而永好慈夫禁雖一宇畫飾不至驕挺盡以莫變洞開華而自昭可使楚客具瞻蓋持練而稱獻荊人仰止恥懷寶而來朝豈止光動玉戶氣射金屋秋露懷慙冬霜自伏蛾眉夜侍意瑤臺之已升玉顏曉臨若瑞雲之相逐而已哉觀夫陰匝皎晶迴環廣袤濃閨交翕浮華相透處高莫蔽通四目之數求含明必竟受百官之草奏雖奢儉不失精研克構終表可小桂物

爲棟杌汰茅茨爲陛陋用固有責飾形居安撫極
抱素常寧色不衰眞久已生於虛白白能受采冀一及
於丹青噫漢皇立則未足爲模我聖作範實謂殊塗象
爲壁兮則搜材於豫章之器代其粉也則聚賢於堅白
之徒以張皇之儀爲光明之殿以照耀四海爲粉壁之
隅故錯薪從楚安輪以蒲是得超於金馬希便維於白
駒

鴻慶宮三聖殿賦 有序 宋 劉攽

臣伏見陛下追述祖考崇奉明祀新作三聖殿以昭孝
明功於天下臣以文學中第太常試官秘書目觀盛事
不敢以鄙薄自絀輒作古賦一篇歌詠盛德昔蔡光景
福之作世稱其美麗然其所謂壯大不出乎雕刻畫繪
文彩之煌煌而已又盛道工人之巧民力之衆材木之
多金玉之偉臣以謂聖王有作則必智者獻其巧壯者
輸其力山林不敢愛其材府庫之聚皆所供億也是物
理之常不足以奏大臣竊陋之若夫天命靡興之際
聖王受受之符非敏智通達未有能究知其始終者固
難爲寡見淺聞者道也臣竊大之是以略所陋而張所
大不敢仰希風人雅頌之列庶幾有其志云爾

蓋上帝之所選建明聖命以天位者乃所以享德而報
功未有德盛於前功播於後而其子孫寂寥千載無聲
者也賢哲所談六籍之云德莫著於有虞功莫隆於五
帝平水土夏加以家天法已敝是敎是食肇商興周
暨載累百皐陶大理五刑以明於其苗裔乃興於唐若
夫董鳥耀以攸司秦庶民之鮮食焚山烈澤害服妖息
鳥獸蕃若草木允殖固伯益之力焉天叙以位俾秦繼
周於其子孫誣祖不絕去火即水叛禮尚刑法以慘急
然終秉六國一天下而不知變於初二世以斃非天不
相厥虞之後乃其否德得罪於祖而斷棄也惟伯益之
功未報是以天命復集於趙氏焉五代喪德九土分裂
海水橫流民用墊溺鳥獸昌熾黔首失職滔滔衮衮蓋
若洪流之未闢於是太祖乘火而帝繼益之功天胙吉
土曰惟商丘是爲孛火大辰之居亦曰明堂布政之由
出潛離隱或躍在淵以有九有百度正焉卉禍載亂出
民塗炭風指日合天地正觀制英吳蜀楚趄折冀懾威
懷仁奔走失氣偃強者執服柔從者加賜太宗承之眞
宗成之登封降禪矢直砥平龍旂鸞輅乘三五而儻儻彼
漢魏之瑣瑣曾何比京夫伯益始掌火而厎績而宋以
火帝興於火德天之報施豈不昭昭可推而類也哉且
夫積功以凝命而創業固物以胙土由土以建號樂以
反初禮不忘其本是故作於原廟建之別都三聖鼎列
大廈以居以答景貺以昭成功俾子孫知厥所由億兆
仰德而不窮也厥後烈風雷雨震曜儆戒於下溢
炎流燒天于烝於大異反已正德伏念七年乃其有得

曰天以德訓予而以威震予依類託喻予敢不信夫政不變不足以化新禮不修不足以化民天之示人若曰政禮之敝雖祖宗之爲猶當勿憚乎改更於是詔三事飭九卿和布於舊載損載益以答天誡以舉聖職夫旣天行而日白矣乃復闕宮奬夫神衷三后在天對越上穹誕之營之不日成之闕偉奇麗宮寢之勿踰也清閒宵密鬼神之所都也絜百圍而置楹兮度千仞以架棟擇一木於萬章兮顧餘羨者猶衆般倕稷人之倚獻巧而林立兮莫不心競而費用亘長廊其如城兮闢重門其似洞欒栱槩其如星兮侏儒屹其承重如鞏斯飛如鳥斯革兮誠可慄其將動闇陰房之密靜兮雖六月其必寒闢陽榮之故麗兮蓋中夜而已旦陟廣除而徑上兮每百尺而一級歷青珉之瑩滑兮曾不得而側立顧風雨之在下兮足以避夫燥濕良非人力之所爲兮宜鬼神之攸集於是使夫設色之工後素之巧想像形容圖寫必效夫其龍顏日角天質之顯昂兮臣乃今知真人之異表於是駕鑾輅登玉虯千乘萬騎雲動而景附兮憩生平之豫游旂常繽紛以蔽翳兮鐘鼓軒轉而管發而嘯啾雜魚龍之奇技兮蜿蜒曼延於道周百神紛而並迎兮出閶闔而御夫龍舟爾乃川后靜波屏翳息風軸艫相銜若複道之延屬兮亘千里而相通百工備官而夙設兮耀夫誰呼而秦功惟吉行之五十兮餘日力而靡窮旣屈旣止威儀若初以幸夫壽宮乃即前楹以修祀事威神如在望之可畏殫金玉以備用罄飛潛以爲味惟帳筵簟之安肆凡杖筆研之儲倚靡一物之蓋闕兮所以廣孝思而盡心志守臣侍祠罔不肸飾旣事而旋闕而莫覩列仙之儒偓佺之倫迎神頌祇於其側若夫祝融重黎相土閼伯固已喜動乎魄情見乎色讚清蹕而晞盛德也龍龍大哉不可得而記已且夫天命之不忘人主之大寶也祖宗之有繼子孫之勿替也並聖王所以繼統垂業超商邁周卿嗣錫羨貽厥孫謀使萬有千歲得以希風而承流也遂作頌曰崇崇商丘大火主子曰宋之興道是配兮建邦設都以有九土兮有皇上帝明德輔兮伯益之功邁不可忘兮三聖承承有烈光兮奕奕寢廟神翔翔兮千膏萬年尚無疆兮

慈寧殿賦 有序

宋 王仲言

臣聞乾天稱父坤地稱母天地至大必言之以父母者人之照宜日中之豐體堯舜憲古明王以治天下發爲號令典誥廟謨宸斷親仁善鄰開物成務者莫不以孝爲首臣聞孔子謂曾參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仰惟陛下曩者以皇太后屢從未還願

見之心致軫宵旰四方兆民延頸指日以冀來音久矣
斯焉天人交孚鄰邦修睦橐弓箙矢息師偃革櫜宇之
間遂臻安堵恭奉騶駕言歸關庭凡在動植孰不手舞
足蹈鼛鼓鷹鸞適觀古初曩無前比臣伏以老氏三寶
以慈爲首乾元之道萬國咸寧洪惟慈寧之殿合爲嘉
名超軼前世致安之道錄是以始形勢制作煥乎其有
文章儀刑萬邦風化莅薄無所不及若堯之光被四表
舜之烝烝盲海濡蒼生者行見於今日甚盛烈也臣生長
當世叢陶漸摩德義之久目覩心欣不能自已思欲頌
良圖協恭式化成規誠開金石感動遠邇以彰聖治莫
大之慶而昭述臣美者有日矣輒因殿之名以推原萬

一至於辭意淺陋言語膚率不能扶奇摘異以爲偉不
惟不能亦有所不敢也臣謹昧死再拜而作賦焉
臣恭惟皇帝之嗣位十六載也奄宇區清四方底平受
上天之眷命紹洪基於大明通安遠至措刑寢兵人熙
熙兮春臺物蕃蕃兮由庚六服承德衆心成城所以復
爽德之揮而迺周邦之衡先是騶駕從狩鄠國克享天
心威有一德式遹來歸惟動九域乃命羣工擇基之隆
偪祥之勝坼建閟安之上宮列辟肅然而臨職百執蹈
然而效忠爰即行闕以成厥功於是上高擬天下蟠法
地削甘泉之繁縟屏合元之侈麗於太極之宸模就坤
靈之寶勢乃取龍筐協從乃稽萬物萬物無異帝

意而動作之形容也既而四周凌天而莫言力聞參空
而伶雲閃百常兮屋十尋宇宙使兮一隅偏闢旅楹岫綺對砌應霞磁影擁序庫金碧煌煌神鼈
展吻而咂呀文虎蹙踘而奮攫不字騙蒸鈎黃玫瑰琳琅寶珠象拱列星間梁樑
十紅枰櫨上承柱石下當勝雙猊兮盤礎刻熊兕兮伏
相其陰也顏九嵕之封辰其南也若千仞之屬翔或倒
文木京徵社或薦孤桐於嶧陽鳥栖橫截綢繆文相第
梓枕吳梅復積種耕兮綠章蓋天下之奇於盡羽棻而
蘭猿夫然未足以比其制未足以形其雄駭鸞龍從飛
雲梁空出入乎日月吸呼乎雨風開重軒兮梁王鱗萬

爰今薛龍高下疑直左右翼從西入東九金碑琛鉉乎
寫三山之景坐移羣玉之峰喜洩洩今樂融融入如遇
今出如逢映斗杓而瞳曨抱天漢于春容觀其巨鎮在
南長江在東前擁後顧盤錯窪隆占皇圖之爽爽鬱佳
氣之葱葱天海相際造化淏瀁雕題貫胷大舶銅鞮羣
憧轂斗今航浮索挽皆馳驅而致恭采肅慎之楛矢職
貢於潛之山鳳凰南北之巔巖巖無有遐遠睦如鉛恒四海安
若覆盂九有基如太華於是有客相謂曰子聞今日之
盛事歟曰然唯唯為竟辭神人以和運絡五帝狄不語歌
但無為而已矣於戲養以云何豈若我皇躬勤儉之貞
恢隆平之時約已以奉太母之訓致美以化羣歎之為

端一心而應感作衆興之時暗燭方冊照溢詩書哉
旦客聞歷代之制乎上階之畢不免乎險固雖稼之飾
不免乎騎奢曾夸壺先而但遠土木之巧魏稱景福而
從為制作之華侈游觀之是云矣文辭之足誇又豈若
我皇綏定邦家以成孝道允紹羲媧哉且上棟下宇聖
人所取也至德要道聖人之孝也作於楚室能修洋宮
諸侯之功也安其論諸侯曷若言聖道與其言雄壯曷
若言聖德明明我宋得天下之統盛哉祖宗膺器之重
跨二百年休祥無量下之所奉者惟君上之所承者惟
親當君事九重之實而親安萬乘之尊蓋匹夫之孝曾
閨所難不足以言性誠感不與今豐隆崇於雙闕
大饗天下之養崇於後為

重也已斯而合既夫而得然後爲喜之至也曠古所無
一旦在已漢唐所恨自我而得凡是數者兼而有之不
特爲四方之賀又將爲萬世之光寵也今是殿也不奢
不陋不高不卑合禮之界與天下齊以是爲固筆於鼎
龜以是爲寶保若山鎭磐石八荒而爲城開溟渤而爲
池倚圓天而爲蓋立棟梁於四維亦有宜乎於是再
拜而歌曰蒼蒼高旻覆下民今與物爲春澤無垠兮一
人孝至通帝意今金石可開不可移今上下合契定大
議今法駕大駟言還歸今勳以慈寧爲殿名今厥功昔
成百室盈兮居之克安若石磐于四方瞻視化益寬今
天人合應助其證今光啓中興祖武緜今紹復大匡法

堯舜兮旋澤曲軫會然順兮孝道克全鑒上天兮壽祿
萬年其永延兮聖人孝兮感人深責成賢輔兮脩功克
忱廣殿軒軒兮巨廈深沈晨昏之養兮萬乘親臨財聲
物阜兮寫於董琴百姓克愛兮諧侯克欽亘萬國兮得
其歡心宮殿之制已陳之矣天子之孝既備述矣四方
之心見於斯矣曰歟予碎其言卑矣欲昭聖孝永無極
矣日月爲宇天爲里矣

皇極殿賦 有序 明 徐顯卿

粵若不祖高皇父命作京營金陵而定鼎殿曰奉天追
成祖文皇北建行宮仍揭前額厥後因以定都歷七聖
而未之或改蓋言慶流治總尊合宮各殊名號漢世

東西兩都宮殿之分爲二殿曰皇極標建極中極以更謹身華
蓋而左右二順則以會極歸極題焉蓋取洪範五居中
宮曰皇極惟皇建極惟臣會歸之義也大哉皇言於斯
爲至矣然時方恭默西宮未遑暇臨欽惟我皇踐祚始
於斯殿朝萬國而蒞四海焉惟皇天錫我皇以皇極之
統惟皇考貽我皇以皇極之基天人景從後先光裕猗
歟郁哉昔在帝皇創制殿宇巨工必有詩頌以聲歌其
盛周之靈臺尚矣魯之明堂乃若何晏之賦景福
從紀魏闕之壯麗適以昭侈麗於無度目魯恭位居東
藩乃靈光見於王逸所贊述若顧愷擬天子又奚法焉
賦曰
惟皇御曆於方體國重閎明堂創號皇極詔云規矱之
壯麗僉曰名義之周敦矻矻碑黃壤以礼埃塘嵎青霄而
蠹植碧岑獻匝乎其周遭象緯龍躔森乎其旁逼奠
天衢之寥廓坦王道之平直其爲狀也浩浩洌洌鏘鏘
奕奕雲蘢日耀窈不知蕞牙榻額之幾千萬億其稱名
也協筮時準禹策包雒緯之奇文體洪範之奧則萬象
同羅而環繞天樞五位居中而密運乾德儼兮仰兮四
皇六帝而並誠恍兮忽兮參天兩地而作式吁其盛哉

余亦烏能管窺而蠡測第規模之弘遠博碩詞人之數演極矣茲將循名計義而商榷陳之以俟咨訪於多識蓋嘗仰而觀法於天碧落虛浮蔥翠空寥斯殿也薇垣端拱而法象中懸旋轉玉衡宰幹璣璿攝二曜以升沈齊七政而推遷三十二星屯方而列署二十八宿按度而分躔闔闢以啓扉絡勾陳而張縪茲實吳皇之垂象於是乎天極立焉俯而察理於地岳嵩蔚列瀚渤淪涎斯殿也輿圖輻湊而效法承乾元精耿耿而中貫坤幹勃勃而游連奠四維而鎮九壘控六合而扼八埏渾大堤以宅中表崑崙而居巔上接玉樓層臺之十二下該赤縣寰界之三千茲實后皇之真宅於是乎地極立

焉中而考度於人洪荒抱樸渾沌含玄秦虢大庭之世有巢無懷之先林居穴處鼂宿鵠眠惟聖作極民用始全屋廬星周闔闢鱗駢然後宅中圖大矩方規圓筆河山百二以定鼎環畿甸九一以下年總章閎而青陽啓明堂敞而重室宣三十六戶豁乎豁明七十二牖斟乎肇建今爾南離以重明巍然象北極而中天茲實皇王之垂圖於是乎人極立焉茲三極者實皇極之所以取則也爾獨不觀梓人之引繩而糾室也五材並蓄百役兼并棬題棍招楅楊梧桁條梁短桷棊戟飛甍壁礎玉碣文瑠金楹鑾栱天蟜而斗栱機檻錯落以星明惟屋極居棟隆而儼獨重深然昭君象而崢嶸是故易有太極而不宰栱玄默而無爲象天極也行中采齊節應琳

聊秉介珪以步武鳴佩玉而登銜廓厚德以載物持鎮靜以居方法地極也正身示範端軌率物肅閶閨以風化基重郛畿而樹表式首肇修乎人紀尊敷敘乎天秩立人極也無思無爲惟默惟玄運動靜以閫闢幹樞紐而轉旋凝精於冲漠之庭遊神於象帝之先太極也靈無閑門丹府融融閶四門而洞達闢八牖以疏瓏窗空中之徹閣恍象外之玄宮疑心極也審工師之未木採大匠之斲輪遵練梁以負鼎任柱石而秉鈞獨總攬乎洪綱爰出納乎絲綸隆棟極也承土天之陰陽恢皇謨而作極敬用五事又用三德宣八政以勤民察庶徵而省惕致審於雨暘寒燠尤重於師祀貨食所以法洪

範而敷皇極也至若玉漏聲達庭燎輝煌皎月光而入尸鬷雞鳴而未央聆車馬之璘璘勤宵旰而遑遑時未朝而居中極也羣工方退萬機暫逸覽封章以延納進嘉猷而採擇佇委蛇之餘閒受啓沃之茂益時退朝而居建極也仰瞻紫扉俯視彤墀省三權之昭戚顧虛器而持盈苟一未之內盍將大廈而顛傾樂若累卵兢若履冰覩丹銘而思保極也時臨青陽日拱紫宸因天時以出治順月令而敷仁惠澤流於鰥寡懷保普於齊民用斂時而錫極也遵道遵路是訓是式蕩蕩而無偏無側民無淫朋人無比德庶民化而協極也五侯九伯六服羣辟罔不會同成來王職履玉墀以趨蹌仰耿光而觀覩欽呼嵩嶽奠獻玉帛萬邦朝而會極也南漸丹崖北垓紫漠東濱扶桑西厎大磧雕題窮髮之邦貫胷穿耳之國航海梯山譯象重譯稽首闕下各執方物四夷來王而歸極也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莫莫産於階除蓂莆生於庭堠卿雲爛煨以繞殿甘露霏微而綴當珍禾嘉穀列室而停貯野蠶八蘭當軒而疊奏和氣協於上下而治道厎於極也嗟乎古昔臨御之君物極則反勢極則傾滿極則洩盍極則盈泰極者否形治極者亂萌歡樂極者悲來修靡極者始不渝而蕩乎難名丕纘二祖之光祚克享累世之盛成其諸追天皇地皇泰皇而

相與於參乾極坤極人極而獨持權衡者歟諄曰惟皇建極作京營室效彼蒼兮嵽薛峻屼嵲當辜崖嵎以昌兮霈霑寂寥寤寐歎歎而揚兮龍翔蠖蠖鵬擾鯤鯨喻翼其張子宸居洽密穆清恭默儼垂裳予軒祁風力夔龍禹稷明且良予都俞吁咈贊襄啓廸謨則臧兮鼎固盤石浩劫罔斁祚乃光兮惟辟玉食斂福錫極壽萬康予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永無疆兮

雒肅殿賦

明 顧紹芳

於維我皇紹丕丕基至德房皇曠化陸離八方帖以安瀾九重臨其清夷然且廣恢問寢弭度長樂之儀追乎漢代之暇谷以遠追俯仰祕

殿燕息自資既洋溢以少休乃穆然而深思曰昔姬文之至德惟雝肅以自持越在宮與在廟肆臨保之靡時余冲人之不淑願援古以爲師於是肇錫新名煜爛增輝階未榜岌以高驤金書炳而雙排肅雝厥義孔佳采微言於周雅諒故人之我諧寂乎其端居甚乎其心齋顧諟常存比書紳而逾切師保如在與銘牖乎奚乖爾其祕殿之爲制也挺丹禁以宅址模紫宮而作鏡重軒虹騫以相屬層閣鳳舉而如競崇臺珍宇接構連甍寶砌瓊牓霞流綺映遠而望之光凌太一之垣迫而就之目眩蓬山之境是其儉不上陋奢不下病既秩且閒亦深而靚豈比夫鄭侯之所經營奚斯之所嗟詠哉於是我皇臨軒還軫鸞聲殷殷周覽厥象巃嵸千雲玉輅戾止天顏有欣於以休憩乎是中屏息乎塵紛或籌幾務或探典墳或棲神於澹泊或覃精於藝文漢主受釐陋宣室之不度唐臣雜宴嘗集賢以奚間蓋時當豐豫而曰無已太康治屬蒸隆而曰作所惟敬運大寶而無爲守中心以至正大廷廣會之時不以昭昭伸節宦官宮妾之交不以冥冥惰行從容九五朝雍衡石之勤惕庸夙宵人誦垂衣之聖此所以即宸居而渙大命者也夫盡書以敬雝雝以和蕃之而上德曼羨溢之而醇化滂沱以是天覆擎黎徧矣黃童之頌星羅萬國成案紫塞之戈躋彼六合皆爲化日靖茲渤澥永不驚波但識

太平之有象疇知帝力以云何昔在姬文道隆化洽是惟肅雝光有大業瞻寶殿之巍巍揭璇題之業業窺睿思之所存恍文德之克協彼古今遥遥其千載迺心源一旦而相接於都哉古則文王之文今惟天子之德寧敬而過毋和而極洵既詰而既明乃欽欽而翼翼比德既與文而爲兩卜曆斯過周而成億是其軼前代而高翔俟來禩而作則者歟

經進百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宮殿

建章鳳闕賦

繁欽

築雙鳳之崇闕表大路以遐達上規圜以穹隆下矩折而繩直長楹森以駢倖修桷揭以舒翼象玄圖之層樓肖華蓋之麗天當蒸暑之暖蘇步北楹而周旋鴻鵠振而不及豈歸鴈之能翔抗神鳳以甄覺似虞廷之辭辭禮六關以撫時俊高風之清涼華鐘金獸列在南庭嘉樹蒨蔓奇鳥哀鳴臺榭臨池萬種千名周欄繞道屈繞

紆紫

象魏賦　以雙闕似

宰相馬論

唐　顏真卿

曰有唐之建都兮蓋法天而立象溶重門於北極聳雙闕以南敞夾黃道而對峙干青雲之直上豈一人之是憑抑萬國之攸仰洎乎青陽肇節玉紀迴天萬戶闡扃以傳警百僚就贊而獻年道人之木鐸既徇天子之金章是懸觀乎漫發大號乎崇聖德澤如春流義若泉塞公卿翼翼而仰化黎庶欣欣而無忒自皇明而播九重由京師而降萬國美哉真盛代之聖明也爾其闕之為義合素王之史客有鄒魯之徒為之頌曰巖巖雙闕上用也叶古典布新章積非煙之鬱鬱佳氣之蒼蒼扣帝閽而翔伯玉馮而必肅于卑懷而敬攸攸增以龍峙屹中天而鳳翔伯玉馮而必肅于卑懷而敬攸攸增以龍峙屹中天

之尤合二美以成德懸千古而為儀四門穆焉少正之誅何有大道行矣仲尼之歎焉而已哉

總章右仆射 虞世南

大哉儀明神道設位觀三皇之軌物張五帝之經緯居皇極以體尊配昊平而作誥上棟下宇圖出震之垂功崑崙辟雍模大壯之成器分五行以配德合四時而導氣審圖象以規天揆方儀而法地因節候之開闔得四時之奧祕不然何以審實位之尊彰后王之貴者也夫其寶物斯方因宜制變北辰居其所眾星共北而歸之帝藉於西成誓武人於南面然後紳以眾政休茲百工草黃月季虛正昏中綴其次舍順時開閉乞言講德肆志討論宣八風而配律齊七政以同渾禹其大禮重於敬德不回見周公之負扆垂紞王之罹災設殷監於既往垂大軌於將來蓬宇九房棟唐堯之茅屋禋階十二懲夏桀之瑤臺故當勤求庶政想望英才不爾何勞諮於晏日而旋斡於飛灰既而四方流職九品陳儀禮有攸敘政無不施發聲明於風動趨劒履而星移迎歎鵷鷺兆合熊羆永恭已而南面故垂拱而為儀四門穆焉少正之誅何有大道行矣仲尼之歎焉而已哉

花萼樓賦以花萼相輝為名 唐 高蓋

開元中歲天子築宮於長安東郛有以眷夫代邸之義舊者中宮起樓臨瞰於外乃以花萼相輝為名蓋所以敦友弟之義也銀牓天題金扉御閱倚畫一國旁分萬里崇崇乎實帝城之壯觀也是時每內宴萬之士咸遊仙署馳神累日以待問於有司有司感神茲樓並命賦之小子庸敢敢同領美辭曰

惟唐六代盛德被於幽遐玄都暨丹穴掩扶海與流沙莫不推福祚之攸永極威靈之所加敦本既同夫義軒之日睦親又比乎堯禋之花聚土茸茅以表慶錫珪分瑞以聯華信可以受無窮之社而保乂我皇家者哉適命有司潛池湟繕城郭將大壯之義考方中之作繚垣牆周乎舊宮設井幹而為新閣既準繩以教以度望馳道而通禁林走建章而抵長樂攢畫栱以交映列綺牕以相薄金鋪搖吹以玲瓏珠綴含煙而錯落飾以粉繪塗之丹臒飛梁迴繞於虹光藻井倒垂乎蓮萼信神明之保護亦列仙之攸託於是乘輿乃登夫翠

華而建華旒鉤陳警蹕乎環衛命勒門使按蹕將有事乎娛遊六龍驟首以啓路八駿騰光而夾輈且肅肅以穆穆幸夫花萼之樓然後層軒四敞聖情周顧遥窺函谷之雲近識昆池之樹綠野物霽分渭北之川原青門洞開覽山東之貢賦亦以崇友悌之德勸農桑之務豈止唯臨鄠杜之郊空指邠鄜之路而已哉且壯麗雄至於華匯一馮禁掖以孤明憑垂楊而半出赫昕昕以弘啟書隱隱而靜謐非匠氏之奇工梓人之妙術孰能至於是哉歲如何其歲之首花萼樓兮對仙酒願比華封兮祝我聖君千萬壽歲如何其歲始正花萼樓兮開御營願同吉甫兮頌我聖君億載聲蓋聖人去有欲反

始仍舊而作珍林自生靈沼不竭下池塘之煙霧植梭垣之花萼鳧鷖翕習而來止樓臺嶷嶷而相錯雨日而雲起澄潭霽夕而月懸高閣肅清遥窺昆池之樹綠野物霽分渭北之川原青平樂洞複道而爲臨幸矗曾城而作振堮於是于城之隊建比飛樓橫邏迤而十丈上棱增而三休仰接天漢俯瞰皇州百廊之所迴合九逵之所夷猶總萬象之多少極一曜之環周爲棟宇之殊觀實崇高之寡仇蓋衛者之不陋亦帝王之所遊規模制度去奢維素方面曲折匠石所務浮櫚鬱律而却偃飛甍參差而前注連磴道而內屬曳軒牖之橫騖龍獸撫柱而相驚虹蜺亘薄而齊布塗椒蘭以爲馥銜明月而爲柱牓題仲將之手

頌父文考之賦六合清門天地靜謐明主垂裳賢臣屈膝樂親覽珠簾曉出言羽衛以清帳執大史之擇日點翠幕而夾迴列雲影而亮街萬騎爭馳而駢會千官畢屆而成秩宮門迭迭其右浮融泰之望巖更羅守月領大官之膳鴻雁覓司寇之律上南山松連北斗魚以鑰於樓上龍銜燭於帳口帝城縱觀而駕鳳王宮望門而俯有鼓吹更落琴笙夜久清歌齊升而切漢妙舞迭轉而垂手張廣樂以建和示至樂於蓂有天子偃伯天下高臨穆清理國以道與代作程不純儉以德德不狗奢而害盈建宮而豐其屋則遵求善作室而節其用則示閒情其孝友也著爲花萼之

號其勤人也則勝以政本之名何聖人之啓意物與道
而相幷秦作阿房而窮侈靡漢宮未央以自尊榮由是
展禮樂開塾序太學時薦列國奉舉擇仙郎爲清選之
官闕星臺爲明試之所顧無智士之知難而勞能者之
虛佇

花萼樓賦 以花萼樓賦一首幷序爲韻

唐 張 甫

粵若帝業盛惟皇家宅秦都雍枕梁通巴開別館以對
赫飾離宮而再華敘溫恭之深愛沐棠棣之榮花當其
代邸初構華池方鑿鴻鴈新來潛龍未躍磐石肹建維
城固作授車東華之門飛蓋西園之樂升降五位周環
四託維梓維匠爰謀爰度建綵樓規層閣築檻跂翼以

攢闕枝穹杈材而相搏淩蔚競雲垂業崇星錯風恬氣隱
雨霽煙廓中坐平望數香街之往來馮盤下觀盡天京
之郊郭廣丹鳳陵白鶴浮網玲瓏流光灼爍陰移翠伏
影碧潭之清泠日上金鋪照錦林之花萼帝曰惟休順
豫而遊躋攀初極眺覽還周登萬樂或歌或舞列千品
乃公乃侯莫不傾赤縣竭神州士女都集衣冠盡留悉
觀聖旨共仰皇猷掩宮扉則聞簫聲之下漢卷珠箔則
覩天人之在樓至若乃趣是求立諭政有光於聽覽事
無妨於農賦邀以迎出花容玉質綺樹紛映類仙臺之
下空天光照臨若秦樓之上日列衆臆以路扉疏重門
居旻處載笑載語萬人是察九族惟敘猶側聽於輿言
而夾室紅塵晝斂則數之疑千絳雲暮屯則望之如一

唐 敬 栝

大哉神武四三皇而作主赫矣勳華一六合而爲家莫不北苑於窮髮西極於流沙故得殊方效祥則黃銀紫
玉紫苑呈瑞則芝草仙花彼咸康與文景又安足以道
邪美夫一人有作庶品咸若以爲不壯不麗無以彰至
尊是用上棟下宇將以信景祚於是建百堵之崇墉起
九重之層閣上擊流星下臨飛鵲舉而孤標勢將飛而不却俯蘭叢之長坂對旗亭之延
郭鑒輿屬降豈窮於桂巖金牓遥開遂興名於花萼
懿哉鴻紛以光寵夫何佳氣之蔚索洎夫冰開御溝春
滿皇州青氣始霞旭日初浮皇帝乃校法服登茲樓羅

綠仗駐鳴騶周綺戶之銀鎖卷朱簾之玉鉤寇盛然
而仰敬睟容端拱而倚旒將欲居北辰而觀萬國嚮南
面而朝諸侯豈徒爰居爰處以遨以遊而已哉遵遵凌
雲崇構虹梁蟠蟄而霞起皓壁晶晃而月素亘以
遥路迤對東郭之門周以綵垣遥接上林之樹流雲衛
牖而中斷飛鳥携簪而斜度貴育之捷猶睽眙而不能
躋揚馬之才斯待從而爲之賦若乃雷雨作解乾坤得
一澤布三春歡逢五日陳簪笏之濟濟耀威儀之秩秩
皇帝乃臻夫此樓也若其旁倚鳳城却瞻龍首帝慕彩
以分布車徒紛以相軼奉帝陳百戲之樂大官進千鍾
之酒飄飄天子南面山壽德洽蒼生樂乎大有別有失

路營營穢況九情時亡未遇命也難幸參歲賦今徒延
佇懷明君今竊芳序思入仕以盡忠悵良時而誰與儔
仙門之高峯慕夫鴻鸞而爲侶

賦得樓賦 以題爲韻

唐 李 濯

聖人定天保據皇圖法乾坤之正位當河洛而建都閎
宸居於斗極立象魏於天衢明堂擬雲可以恭祖考之
配土圭測景可以驗盈縮之符蓋將以同光日月比德
唐虞以爲損之又損不可取則觀象不壯不麗安可威
我權胡乃藏匠石命班輸審曲之宜必萃明中之士載
驅建崇樓於閶下臯飛閣於城陽諒惟新以棲斯蓋仍
舊之規模固千來而悅使豈殫力以爲娛材露桐柏階

斲礎砥應龍蛇蟠以蹙宇狂獸騁以承簷員以乘許明瑞藻耀
於熙井朱鳥翥翻於符盤璇題曜銀牓而霞鋪及麗譙
而崛起疊井幹以相高月連棲壁星懸綺疏莫不功侔
造化妙盡洪纖雖洪規而霞絶皓壁晶而月舒
接閶門德陽倚少室前瞻散春光於王戶擁佳氣於
珠簾桂棟連雲象儀彩鳳翼枝擢秀影伴初蟾若乃皇
輿戾止羽衛龍趨名西園之花萼亞北里之笙竽湛堯
樽而百辟和暢激舜樂而四海歡愉窮歡浹日宴樂成
需下金屋之仙伎出瓊樓之豔妹發曼唱則衆類斯洽
激清聲則煩憂自無皇情穆然聖慮夕惕數路必達四
門廣闢撤懸損膳捐金抵璧懼侈心之南薰恐澆俗之

未革乃延直史引詞客正八音稽六籍以爲深居内視不足以觀政化是用發號施令將欲以省力役慮一物之乖所念九重而斯隔故坐衢室以觀謗登總章而側席乃命道人以勸農宣木鐸以徇路采大隗之至道示赫胥之太素樂俗安居者暢暢而鼓腹啜菽飲水者熙熙而含哺撫董風歌湛露開罪洛陽之獄望氣大庭之庫象乎帝先廟我鼎祚巍巍乎應天地之變通蕩蕩乎作皇王之軌度

吹笛樓賦以時平故事有吹笛樓基

唐 鄭瀚

路出東門當川原靜處以凝望見檻檻蕭然而起愁問於垂白荷鉏叟云是明皇吹笛樓龍吟洛水于韻如在

鳳去喬山今君不留當昔開元之時天下無事海内不問於中土寒駕常遊於北地梵公宋公之智略動必諮謀寧王薛王之忠貞出皆參侍西則秦京東則洛城八百里之歌鐘斷續五十年之寨海升平於時駐清蹕御丹楹執簫管而宸衷時悅臨曲檻而睿思俄生莫不湘絃彈泗磬休擊梵舞態止齊謳韻寂九天斂霧送芳景於瓊宇萬籟音讓嘉名於王笛既運指而有規乃霑屑而是吹林巒今殞鬱如變寒暑子須臾可移折楊柳之數聲鷹鷺前清落梅花之一曲鳥散芳枝自從弓劒有遺星霜頻度綺應蕭索以將暨巔連延而若故竟無六律繼當時紫府之清音空有一條是往日翠華之來路雖有先賢分餘懷其依稀駐寧迴予煙鬱莫追

三山迫巇在何處萬姓憂涼無見時宮商之音眇難尋雲有雨散棻楩之傾敧若此月慘風悲苟非德邁三皇化敷九有龍馭雖逝鴻名不朽則斯樓也寂寞空存安得往來霑襟而稽首

五鳳樓賦

宋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選哉邃矣予驗河圖之象敓輿地之書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之地爲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甍櫛堵我民之廬海漕山膏我田之租勢雄跨跱胡氣王吞吳莊莊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之受命應期必諫長鯨盡刳虎皮包刃鵠板搜篇陸典皆索闕政咸舖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馳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極之非制指崇垣之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爲之則法儉惟約去奢惟儉土階三尺固堯之志茅茨非翦采椽不刊漢之風木之下既況我大周民不年輯列一毫之費差足爲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庇徒倍功臺單者豐棟易而隆樣斷而簡去地百丈在天半空王鳳翼翼若鵬運風雙龍蟠首若鼇戴宮丹檐屈繞中光何晻來櫨虹植晴文始烘繡楣

焜燿彫棋玲瓏椒壁淩赫絳應景紅雙闕偶立突然如
峰平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隆而交觸靈景互而相逢
門呀洞缺若天之裂縱衆百武橫駕六轍金鋪爍人光
景明滅舞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扶其下
翦冠蓋蔽衢劒佩陸離車如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
兼轡混夷萬衆紛錯魚龍尊畢咸去來之由此競奔湊
於玉墀亶皇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庶尹乃拜
表蕃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歌永昌曰元聖明兮帝
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峙高闕兮冠百常赫宋德兮垂
無疆瞻天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
鵷且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戲馬之暇詳窺歷代

之紀乃知乎夏德之衰旋室自庇商政之壞漫宮大修
楚王章華一身何寄秦皇阿房三世而棄漢武柏梁孽
火隨熾陳后三閭義師尋至豈非乎禍生於漸欲起於
忿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醉嗜色不已必至之疾遷怒
不已必迫人祀窮兵不已必暴人嗇甘諛不已必杜忠
義溺讒不已必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
得以超避注於土木雖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爲媿不
舉君鷹恐驕朕志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冰
終日惴惴當共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羣
臣乃退咸呼萬歲

南都鐘鼓樓賦

明 王 溱

晚出虎冑步趾鉦鳴登西固而遐邇駭矎臺之崢嶸翹
然左而居震江蒸遥應乎革響傑然右而當兌蒲牢四
撼乎金聲天垂象而日月並列陽烈陰而雷霆交轟類
文王之靈臺實關姬運陋漢家之鼎室克壯我明粤自
高皇定鼎金陵文修武偃亂息治興崇八下之兵以爲
國不復用桑天下之革以示師不復靡向之蛇矛虎戟
誅奢戮楚者今命之鐘而聽至和之洋洋昔之犀皮兕
鞞驅亡逐叛者今命之鼓而成歡呼之鼛鼛百治大鎔
齊宣一牛之孰費千釘星布方叔萬橹之足勝聲聲乎
虎嘯風書鏤虡龍吟雲騰嶷擬夫禹之階設而諫言
由入固非明皇之自擊而禍亂相仍氣壓六朝震驚三
國嗟彼不振昭我音德玉樹歌華孰比天地之業和銅
雀貯伎寧知鍾鼎之垂鈇神姦自絕二豎不惑桐伐三
千長江濤卷莛扣百八寨海氣息想夫斯聲之入於王
宮也嚴一人之宵衣促六宮之侍輦官警摹簾而灑埽
禁兵歷階而旗閃斯聲之散於都城也文而百司之整
珮武而千乘之束甲高賈以之於墟趨屢農工以之懷
斤荷鎡聲聞於南與則吳楚震聞於北與則燕趙服華
夏聞而萬派只爾東朝變貊聞而羣馬不敢南牧茲皆
聞聲而想象得心而應目者也惟我聖雄與樓鼎峙音
達乎規矩準繩之號含義激夫孝弟忠信之吉士予方
晚覩層樓詡雙蚊之騰天夜夢鐘鼓作二龍之並倚一

腰百圍而騈赤一口千石而鱗紫蟠帝城而環拱廟社
拖鍾山而吸卷江水嗟不鳴之若贊俟霖霪而飛起

集靈臺賦以聖君弘道景福會昌爲韻　唐　張良器

帝夷乎人皇居明堂闢陰開陽冠通天于蔭華蓋發大
疏兮流取光肸響樂瑤池之宴集由喜玉　於壽昌降清
阿於宣室計眞經於栢梁乃因高爲臺順時謀築披鬱
入曾霸林麓鏟重岡移峻谷量其遠近以議夫土功命彼
般倕再度乎山木使人以悅無告於勞均力取材不遠
而復屹九重以初起馮一簣而始覆其爲勢也峨峨皚
皚粉壁光兮朱門開若方丈與蓬萊其爲麗也崢嶸郁
煜星柱浮兮雲櫨蕭狀靈光與景福有時鳴猿告曉眞
之翩翩神女窺牕聽聽鸞歌之嘐嘐俯瞰山丁如東榮八
川兮如帶上方向晦宴息簪心防戒乘金根回玉軨奉
父秉鉞董尤揚旆鐵木滿谿以規煌寶馬騰驤而沛艾
環鉤陳而烈武士震研閒兮鼓埃壒登夫集靈之臺謂
天帝而爲會素氣聲之樂寂寞而難分展無體之禮質
素而無文啐容綽約元化氤氳聖主湛思敬作八方之
雨清都喜氣凝爲五色之雲彼昇龍鑄鼎之後捧盤承
露之君徒琴象於前載孰能成乎此動然大造之德曰
生大君之位曰寶未有離於此而復謂之至道願獻

莘卦之壽上祝唐堯之盛欣胺爲良元首作聖用壯辭

雅之美乃經靈臺之政豈必泳咸池陵倒景脫屣乎寓
縣棲眞乎絕嶺屈中天之峻極從化人乎習靜然後居
無何之鄉去有爲之境者也於是情冥其慾德貴惟恒
可大可久不騫不崩動植屬庶維熙日宜其四溟式
晏而人和年豐

通天臺賦以洪基可作法景在下爲韻　唐　閻名

行人徘徊登秦原而遊目見漢右之荒臺清風穆其尚
在翠華歸而不迴對古情至臨高思來披芰草以遐想
覩離宮而興哀試問薪者乃秦人也云漢之興益臺之
下馳道通乎中禁周牆繞於平野經逝川而不息撫環

堵而疑眞望昔漢皇帝幸甘泉宮建目將遠築臺其中高
居於若與天通祈列仙之良止致壽聖之延洪繹繹
未半時訝振目千元氣以直上倚長空而迥出危檻岩
巖迫潛律於昆侖神之室將以接上元朝太一乘大君之
不降方總眞之實於戲邪祀之義志而可推然之十望而已欲哀壯
盛之都失想威靈其如在徒野鳥之飛來何眞人之可待且白日可以精貫
玄珠難乎力求雖層臺嶪嶪碎道周流秦時乎西面齊
宮乎上頭仰通靈之仗瞰皇州宮不死之可致詠其生
也若浮我國家立太平尚清靜儼宸居以自整絕仙臺
之望幸雖升襌祖於列宿永梁歷於倒景有唐虞之允

恭無漠武之遊騁化由其衷居慎其獨有儀可象無思不服自然爲域中之大獲天下之福等南山之不騫何高臺之是築

通天臺賦 以美事獨存爲韻 景在下焉韻

唐 任公叔

武皇起雲陽之宮致崇臺於爽壍就山谷之交會得神明之所在近瞰八極周臨四海將端冕而不二必垂衣而有待是用迴載天路高標地游依稀玄圖想像丹丘登道邈以特立通天赫其無儔託神靈於泰甸結元氣於雍丘白日旁轉青雲上浮八垓可接於咫步萬象無逃於寸眸是獻歲春衆靈咸秩天子乃舉羣祠撰吉日郊上玄禮太一風伯陪乘蓂莢尤扈蹕向甘泉以整儀屬五時而長安之萬井岐陽太華雙闕象魏之形秦嶺終南遥樹軒墀之屏陷煙霞而有蔥鬱齋戒而思肯奉寶位之處恭仙於光景當其宵衣行曙暘谷未開鈞陳匝乎營衛天漢列以昭回燿火周起神光迴來暨三山之遍登當仰斯臺端露高躅神祇嬉嬉喜氣周旋慶雲迴復各安闕於滄海降王母於黃屋樹翠玉以青葱草靈芝以芬馥上結綵幟高居耳目斯覽物以懷柔非取樂於幽獨覩乎層構陵空形勢作雄風起而纖埃不致雨過而瀑溜潛通其載惟厚其覆惟洪所以大啓於皇祚豈徒峻極於蒼穹是以振帶休徵感運純嘏儻茅茨而是陋堯何高乎光宅天下

會歌童之曲節似臣之風雅立極人望叶靈王者將大漢之可追願侍祠於臺下

通天臺賦 以美事獨存爲韻 景在下焉韻

唐 楊 系

伊昔炎漢功高化洪榮華土之豐阜築通天而且崇初一簣以發地終百尋以隱空構之以榱梓飾之以丹紅浮彩外燦流光內融赫兮炬兮今獨出煙雲之表壯矣麗矣迴標天地之中柏梁不同井幹非匹勢岌嶷以山峙體瞳曨而景軼中遂官寇入之者當晝而居昏上跂嶙峋登之者先曙而觀日倨佺於是乎宴處安期於是乎嘯遨月上壁而旁飛雲緣梯而下出槩槩彩彩靈仙兮所在若瑤臺之雲駁寇盤之倒影乃言曰共遊若瑤臺之雲駁寇盤之倒影乃言曰甘泉以沈浮於是孝武皇帝紿祚卯膺登眺遠騁高揖八極俯窺萬井端軒橋之可以臨萬國可以遊九垓凡厥層構莫先斯臺窺地底以豁險壯天門以崔嵬謂四夷不遵將拓跡以開統見百神咸在則祈禳而環奏既玉女之下視復金烏之上迴旋而宴[illegible]文駁彬郁且日陛下承天啓聖丰膺多福排玉戶以入玉堂殿金鋪於金屋亦可以上憂宗社下恤惸獨何必極於臺榭恣歡娛於耳目將乘奔而獨擅紹長途而中宿至矣哉斯言也我皇德循楷式帝錫純嘏儻茅茨而是陋堯何高乎光宅天下

我天子德廣虞夏業偉高曾辰羲之心攸克觀風之禮必登故臺之用也斯建臺之名也是弘然後度材比德畚而不盈與功僝役儉而不陋萬物是集百工是湊從繩司矩運斤以斲爰以山立揭焉雲構豈不謂鴻休叶贊玄德時雍錯綵之典不華經始之道克從闢以九戶聳以千重接祥光於温液納瑞氣於巃峰觀乎大廈耽耽飛簷穆穆殊形詭制羣品異族或霞駁而電開或龍蟠而獸伏浩飾彰盛洞文潛蓄既藻井以垂珠亦丹墀而布玉晴天反照垂蠙於雕梁霽色澄明桂蟾光於重屋混合玄麗蕊萼特起入窈窕兮不知其所以及夫西成罷務北陸將寒霜封原隰雲蔽峯巒金輿斯御綠仗初攢軍修心以攸往必風俗之所觀設教陳詩事必彰於禮備承天統物政本在於人安至如庭宴董薰衣冠宴宗其樂將萬其儀用八奏舍石兮匪厌匪徐命鼓琴兮載擊載鼗既而若登仙景若夢神功度宏觀兮其外動變態乎其中傍眺六合遠視八風吐元和而納純懿詠仁洽而歌道豐則魏之所造漢之所崇伊制作而靡及豈古今而遞同客有觀乎順動審彼始終因厥設兮受慶宜永永兮無窮

唐范榮

測景臺賦

大聖崇業萬象潛通據河洛之要創造化之功建以黃

壤亘以紫宮石轄伊陽左逾軹萬銀臺比而可擬瀛壺方而詎同掩扶桑於日域包蓬萊於海濛式均霜露之氣以分天地之中於是仰玄穹之文俯黃壤之理下壓坤德上羅乾緯乘形象物既不假於銀衡司刻探玄何必遡於銅史其細也難究其妙也若此斯豈光陰而若易從且夫聖不可測道實兼致天地與能幽靈必契寰括衆巧網羅羣藝自然而來曙能比計今來古往時移遞替滋歲月以成朽覺風塵之斬異人有代今俗沒地有形兮無制零落空階莓苔古砌頹牆遶迴但覺蕭條高臯荒涼寒城無睹樂聖遠而難企感吾徒而流涕猗歟周系望冀極君少臣政流言更逼自陝下洛其儀不成公歎其化人盍其力惠而不費功成事息欽聖德之攸爲豈賦音之能識

測景臺賦 以說在天中論畫刻爲韻

唐開名

既彼古臺揆日爰設載徵經始之旨將測運行之節天地之心可見風雨之交既別玉律匪先土圭是揭以徵陰陽之短長以察寒暑之晷轍不然者焉可以酌其數於高空建天中而有藏詳厥周典詢諸日官以寒暑爲候以陰陽爲端且俯接神州迴當萬嶺憑累土之增構運孤標之直影矧因高以垂範異尋虛而捕景分至有度知王者之迎長盈縮不憚念志士之思永嚮嬗霄聲昭明有融丸層一駛萬寓攸同敢宣精力示下表無私

而得中況復主相於臺日生於海當星象以委照必潛
霞而賦彩兩童之辨猶惑太史之占斯在上千里而是
馳下十畧而未改暖矣悠也久也玄之又玄昇大明而
赫矣顧崇址而歸然是以分北陸識南驟審以作程定
此乃會朔幕土中以舉正因芸而仰辨均天唯彼玄德
我后是則晉觀端景知立表於天中潛測末光思勞躬
於日昃至若視朔與紀書雲立規浮箭司辰且於室內
建木滅影或在天垂豈比夫茲臺之特立平四氣而正
兩儀

烏臺賦

士有利於爲漸者親乎冥臺降太液通蓬萊風威四警
爾乃方地也流雲而冏秀右對崇而分開提綱必理舉
綱必存門凌晨而多出斟乃門而烏來在良表正殖亞
繩回作以丕寒凄其凝矣時爲摶拏吁可畏哉嚴城夲
寂寬臺蹙壁直狀臨而自迫明偽迹投而遷劃故座有暴
去門無益夜理從撥而庭逾事雖繁而人簡及夫貪吏
無厭豪宄不戢酷奮黔谷共成桎械致中典之淪否令
下人之剔摩百城相訹而自若五兵又安而不怪是司
也故以務遠聲哇長喟奉絲綸以遐察騰錦車而遥屆
則跋扈顏阻強桑志德望駑馬而踧踖仰繡衣而下拜
是知上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盼而朝班已肅推彈而邦
度增嚴庶究厥能請循其始實則秦皇乳漢起或掌

方書或稱柱史柰何以忠貞把鉞構陳以剛直蒙戮上
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紀虞詡之人方側目暴
脅之名秦直指皆王秀珠明庶驎視既幹時而助化
亦圖國而遠恥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理庶
纘玉葉蓋臣惟哲法省飆劉臺兼員薛昂涼階宇奮迅
霜雪欣獨坐而情雄邈羣司而位絕稠人廣衆望影而
魂慓寒堂若雄視形而膽折豈徒以聳動察案遂迴朝
列信吾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平樂觀賦

乃設平樂之顯觀章松璋之奇珍習棻武以慕建厥不
羈之選都徒觀平樂之制鬱蓋莫以離婁薪巖巖其峯
嶺紛雲影以盤紆瞰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廈
巢而鷾次承宕冀之甍樓過洞房之轉闥歷金環之莖
鋪南切洛濱北陵倉山龜池決蒲果林榛榛天馬沛艾
氣尾布分爾乃大和隆平萬國畢清殊方重譯絶域造
庭四表交會抱珍遠并雜還歸誼集於春正觀屈奇之
神怪顯逸才之捷武百僚於時各命所主方曲既設祕
戲連敘迺遥俯仰節以鞉鼓戲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
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
羽吞刀吐火燕濯烏跱陵高履索踊躍旋舞飛丸跳劒
滂渭回授色渝隈一跗肩相受有仙駕雀共形蚴蚓騎
驢馳射狐兔驚走倏忽巨人戲蒲爲糯禽鹿六馭白象

朱首魚龍曼延喂蜒山阜龜蝸蟾蜍挈琴鼓缶

東觀賦

漢 李尤

敷華實於雍堂集幹質於東觀東觀之藝孳孳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綵樹之成行歷東歷之城坐庇蔽芾之甘棠前望雲臺後臨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直坊賦有序

梁 蕭子範

余以天監六年爲洗馬十七年復直中舍之坊感恩懷舊慨然而作

歲惟奄茂清明送風承思從官自府遊宮佇吾生之多幸遭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寥闊對長庭之蕪永門幽而相抗迴出象外信非人間隙駟不遠而空還七聖同遊罷還藁野萬國以會自是塗山

出而重門宴啓晉陽而向靜庶曉刻而坐朝聽鳴鐘而自警飽生風於蟄蟄終罕曜於陽景顧留連於九思恒慈勤於三省於時也春果餘英夏條垂實殷宵隆而起陰魄運臺而負日倚高牆之遲遲觀層雁之翬律寫學宮於洛都模畫堂於漢室臺榭千名仙靈間出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七十五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官府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宮殿

朝元閣賦以高坑山頂升覽者全篇

唐 孫翊仁

神之本也以朝爲大乾之德也以元爲高合二美以制閣陛萬人今不勞何哉彼朝元之爲狀厥高因於巖壁發業今初謂湧於山巔崔嵬竚又謂居於天上崇崇之勢博敞宏壯斜窺渭北笑玉樹而徒空俯對終南與金闕而相抗迴出象外信非人間隙駟不遠而空還七聖同遊罷還藁野萬國以會自是塗山

元而言冬啓景六合青辺告爲行幸於溫泉羽旆騎羅亡高頂帝乃降蹕考休徵天之動日之升馳繚垣以豎罔森開閶闔而趨凌兢視達如通臨高可憑於以旁眺於以迴覽想前規實在方朝之深知闕上鳳巢表帝軒之聖感昔秦皇學道漢主長生祈年既築望仙復營人能勞比事亦無成豈比夫向背山澤密通王城池八水而下臨無地留重慶今上摩太清至若早霜啓色積雪初晴共大山之日觀比天台之赤城信我后之攸處吳神仙之混并陸乎登高作賦士上何晚題陸雲之閣吾道應行薦揚子之文其事不遠

唐 閻名

皇帝於蠶山之上起仙閣於神皋得凌雲之體勢彰考室之舫勢冠千峰而迴出群百尺之鋪高蓋取惟清惟淨而藉乎以遊以遨千碧霄而宏壯依絶頂而高抗仰之者目眩心驚俯之者與逸神王納煙霞於袖裏看日月於掌上改山爲會昌之號建福無疆題閣取朝元之名升天有望徒觀其出地表俯人寰飛重簷之日下疊千拱於雲間金鋪燭耀玉碣苔斑蓮井雕梁之彩錯綺牕綃網戶之虛閒屹然下臨千仞亭亭遠對黃山若乃初旭澄霽則勢能祇迴早雲初照如赤城在天台之峰積雪未消若銀臺處蓬萊之頂每歲農務隙事與聖人之玉敎是動金梯是凌限三休而爰至歷重檻而

寧息高王乘下泰山之八水慕重切起境冀不之五代以人心爲心則遇物多感以貞元爲趣則放情玄覽豈不由登此而存所誠處此而無所營方抗陰而進物覺山空而益清七聖不迷勝軒轅襄野之遊像萬蠻畢集若夏禹塗山之會戊昔周日之中天擅美秦代之阿房著名既煩費於徭役復荒淫於性情豈與夫險不恃分高不倾襲塵絶步虛白生光一人之息偃歷千載而論遠者同日而言哉

唐 錢 起

朝元閣賦 以龍蛇蟄書高出蒼翠之間爲韻

上將愜帝宇壯神皋新景山之松用而有節感子來之衆役不告勞成仙閣之弘敞配紫極之崇高先是徵規模宏大壯紅始聖謨責成梓匠當桂戶而入水悠遠植玉階而千巖相抗升陽烏於赤霄之表樓玉兔於翠微之上可以吞月闕歷崑閬盛矣哉亦神明之化也不可得而稱狀觀乎俭以示德高即因山虹梁天近丹陛雲還漢武求仙望蓬萊於海上吾君有道致方士於人間厥構既崇其寧惟永正色深沉於木末浮光嶙亂於山頂如鞏斯飛獨出於顥農務暇霜氣澄天門闢龍輅升俯人煙於萬井小雲樹於五陵天臨宇宙日照鑾蒸是時也靈仙響集品物交感冏高載著於人風有象寧遺於睿覽聖人垂化稽古上清彼會昌之構宇得朝元之美名不奪稽地知庶心胥悅高標靈阜表聖壽長享禮敢比我君居高而致遠

初日見朝元閣賦 以龍蛇蟄書高出蒼翠之間爲韻

唐 郭 遵

祈豐之路今朝元有歸客見初陽於東嶺照層閣於南陌惟閣也憑高不倾惟日也臨下有赫既曈曚而延燭曷埃塵之能隔陽烏之翼羣若駐禁林羲和之轡今若駐頃高峯蒼蒼之質纔辨杲杲之光稍臨發璇題之麗色開玉戶之宿陰浮輝外融峻勢無不呈其壯引曜中朗遥宇無以閟其深於原之表揭雲之杪映朱盤以充融凝粉堆而晶皎司晨而見異星樓之麗霄質明乃光殊

日觀之生曉陽彩舒文昭然可分晞拂層之夜霧辦出棟之朝雲類列仙降真祥光鮮羣疑大君臨御瑞氣氤氳清旭之初起非反照之猶曛日惟至麗閻亦蓋高綠莫大之標洪纖矣比委無私之照巨細何逃是以詭狀摩天殊姿詳悉欒蚪欲動謂起蟄於春光井道倒披若爭開於夏日的皪交映岩巒上軟不殊南榮之明矣獨東方之出閶之時矣于彼高岡之麗矣于彼朝陽據厚載於泰壁賦氣於穹蒼豈比嵩岱之山侯燭龍銜耀鵷鸞之觀俟金波寫光執若列皇都之次鎮王畿之位近白日之貞明總雒宮之蒼翠祥雲不散意往仙如存耀景每臨試望幸可冀因徘徊而寓目遂含毫而

寫意

石渠閣賦

元 劉 性

維漢七世厚澤深仁乾坤清兮璧玉宇宙郁乎陽春宜文運之益昌照洽而彬彬自鄴侯之入閣收圖籍於先秦藏以石渠之圜綺以金匱之珍異孔壁之斷壞汲冢之怪神斯石渠之爲閣彰萬代之斯文想其深居跂翼層構飛翬攀斗栖兮欲近俯過鳥之下飛雲擁寒蟾而金莖影轉風遶簷露而玉漏聲遲金馬立于重門鴻鵠鳴兮高枝渭水素以縈練泰山翠而浮眉閒人間之風日近天上之璧奎極目于千里心曠于神怡並天祿以岩巍隔未央之景思肅以禁禦之清嚴誠於講論而相宜有若夏侯之家學梁丘之經師莫不欽承聖詔環列經帷博習乎四聖之易深考乎六義之詩與禮明帝王之盛禮樂傳三代之遺窮春秋之微旨訂三傳之是非披竹帛而舒卷追簡策而論思於以傳往聖之至教於以廣大漢之弘規考文則極其辨博析理則造其精微始參差以異序卒燭燭而同歸斯石渠之建閣同漢德之巍巍嗟惟炎漢文運方張或天資明達而詩書安事或躬行清靜而禮樂未遑達世宗之統一始六經之表章於皇中宗文明之祥通經書之大義既綜核於權綱百工之伎藝咸精其能而詞賦之末學各書其長矧五經之行世與日月兮齊光宜甘露之明詔極皇猷之昭彰彼觀象之殷勤之于宮告語于向惟九流之枝量徒藝文之是章豈經術之精詳惟白虎與東觀恍萃美而傳芳洪惟盛世登宗俊良經籍藏於祕府禮樂具乎太常見五經之行世蹈風化於虞唐而故經之閣如石渠者與天地同其久長矣

石渠閣賦

元 吳 浩

皇道於穆人文載熙觀炎德之神聖宣重光於九圍繄石渠之清邃俯飛閣之崔嵬基蔚翰林其雲起萃儒雅其日躋羌朋來而簪盍究廣大於精微若稽厥初赤帝肇造皇井應符貢文斯兆攬明都之壯觀宮未央其居要於是度新宇而北面處高明而密宥瞰中宸於天表播

休烈而垂後其始創也鄭侯貲畫般匠騁能梗栟程奇
杞梓掄精運乾規而坤矩紛畫構而夕營嘉千來而翕
赴乃不日而獻成乃其棼橑馮虛芝栭凌飋層構百尋
峯薿岩轟渤解蓬萊之峻涉中天積翠之高標決雲漢
以爲章干翼瑤光而上招徠爾其湛露流津醴泉吐液
御氣淵涵沛恩洋溢導導源於委注疏靈派以潛出炯
水碧以靜波鑒瑤瓊於磐石行滯逮之芳潤散熙明之
渥澤若乃宅居奕壇成美奧輪寶篋儲珍輿圖闕文存
帝道於方策志皇綱於典墳炳虹氣以夜輝耀神光於
旭曙磐夫七葉繼體紀年甘露朔陳常於時夏度意章
而稽古吐絲綸之渙汗命討論於掌故徵義圖於旌盂

揆周雅於齊愚敦與禮於由豈兩聖誤於夏傳考高赤
之專門發洙泗之歸趣蓋先導洽昔延攀於東海梁丘
淵綜始擅聲於少府叢大雅之弘達時言言而語語暢
思風於智臆流言泉於肺腑別同異於錙銖計淺深於
商汝決肯綮於硎刀析盤錯於柯斧或初乖而後合或
始違而終取知一貫之同歸慨多岐之失據恢表章之
要道靈潤獻於海宇煥文明以飾治來會極於王路斯
則石渠之令制漢道之昭著者也蓋惟地隆居要道在
昭時奎祥曜晶離照揚輝宇宙啓斯文之運烝黎均爾
德之歸所以統聖緒於先烈計皇極於明時登八夫於
仁壽縣億代之洪禧維今泰道上昭聖明御天睿和高

道寥其益遠古訓晦而弗彰誠余心之痛悼中抑鬱而慨慷受命羣儒講經石渠事業同而代異句律考而談虛理何隱而不索辭何疑而不析於是傳道弟子衰衣之徒捧詔踴躍裁冠曳裾府府于于雅雅魚魚陟斯閣而遠覽虎游心乎邃古之初或侃侃而論難或揚揚而發舒或昭灼於獨見或漂泊於衆貽尋墜緒而莫考守訛畫而莫勘口欲味而不合心徒醉而如愚誠無以副聖明之訪將何以敷奏於承明之廬然則漢諸儒之講經果有益於後來乎先生曰敢其事亦云勤矣既而請於先生曰石渠之事則弟子欣聞命矣抑漢諸儒之講經果有益於後來乎先生曰吁子來前折楊不奏於黃鐘之側嫫母不入於西施之

室堂堂春秋語於太昊災異之見夏侯尚書愍於洪範五行之變詩不本情性而論五際易不原太極而拘卜筮禮經大本之不講無當造律之異議不拘之以箋傳則潛之以識緯此則漢儒說經之癖前後一律非特無以誨上意且徒以惑來世也方今聖皇御極天下文明庶廟所師泉愛稷契山林所學周張朱程吾子抱豹變之文炙如或知兩其何以素當今之所欲聞客拜手稽首而歌曰五雲爛于大明之宮帝學睿哲于允執厥中經筵肅穆今大道易公望閶闔而稽首今雲冉冉以從龍

麒麟閣賦

元 楊維楨

昔西京之翼翼今觀宮闕之穹窿鬱雲雨以上出今見傑閣之棲空層霞隔乎光景之北今翼未央之東肇鄭侯之經始今繼武皇之重規復衛角之奇獸今遠被號為麒麟甘露之不承曩尊于之偏強今今匈匈而來庭呼萬歲而稱臣今實雪恥於白登余何修而至此于實賴余之股肱既崇爵以報功今復審象以度之儼洋洋乎在上今聲具瞻之在茲來遠人之快覩于曾不啻鳳麟之與景星後余生以尚論今將某某以指訐若博陸之稱首今胡獨氏而不名寵之以殊禮今迺冠屨之自陵何末路之少恩于顧寡妻之弟刑倖金城之老臣于實漢家之表虎當平龍額之論功今追平嬰之智武而魏絳乎其有聲于並諫誤以膏世何毅者之不弘于或合弘而不毅陽城宗國之良于建平比功於朱虛少府得乎易學今倡以箠而幸之太傅貞而不撓于失保躬之明哲寰穹盧之老使于紛獨有此婷節嗟丹青之所畫今何以視吾于卿何所序之特卑于曾未論其殿陛自屬國之見薄于吾以悲氏之不情曰黃于與朱尹今又遺棄夫丹青傷靈修之誶伯今實未盡于典刑嗚呼我思古之明良于寫聖經之畫工文謨武烈去之千載今猶若見其聲容建書之以新常于銘之以景鐘歎忠信之已薄今重論矣之追頌今敢三代其同

風粉墨忽其蕭瑟今曹歲月之去幾何恩失於保終今
名先閥而已毀迨永平之追迹于繼雲臺之峻增天策
之懷功于元煙閣之凌巍或椒房之掩美于或逆德之
齊名紛籍森夫芳穢于羌有玷今丹青鳴呼麒麟燕麥
今銷駝粟荊曰臺曰閣今雲烟咸冥吾將求亮天功於
二十二人之目今耿不沒之寒星

凌煙閣賦 有序 元 岑士貴

序云貞觀十七年二月詔圖畫趙公長孫無忌等二十
四人於凌煙閣寇劒崢嶸照耀金碧朝野傳誦瞻望踴
躍惟此閣深列禁禦傑出青霄萬幾之暇游矚所憩四
年之春突厥既平上昊召上與貴臣及諸王妃主置酒

於斯殺闕為劇極數而罷豈特圖家盛事實為凌煙之
寵蓋十有四年矣今則繪畫殷肱煥爛昭列與甘露之
麒麟永平之雲臺相輝前後而功名之盛抑又過之臣
不敏序綴鴛行贅揚之私實過常情敢拜手稽首而獻
賦曰

皇家之竹室也象詩云矣莫陰嶓陽紫閣當前疊水流
長指周漢之故址想山澤而為疆合元蔽於前宣政時
於後弘文立於左集賢立於右千室蜚萬磴鼇負呼
吸八紘籠絡九有觀凌煙之特出勢上摩於蒼旻映景
星之煒爛護卿雲之繽紛動清漢之波瀾留落照之餘
曛秦山遠遠欲散而猶屬八川洄洑合而忘分窮遠

睇而莫及草蔽芭之孔殷視其峻楯徵雲飛櫚宿霧翠
白輝日丹紅濕露尋尺不遺於先畫高卑允合於良度
煥銀牓之粤輝映瑤階之列素雄梁萬鈞修楠千尋望
之杳杳即之沉沉周覽而日景旋步而宵已深陋簡
室之非並挾芝館而忘臨擅玉綦之崇高凌金臺而蕭
森神堯倦勤曆數在秦出少陽而南面薄四海而帝臣
彼突厥之倔強屢跳擲於邊庭逮漠南之一歸始匍匐
而歸仁聿彰大孝雪我宿忿喜動上皇天語無隱謂白
登之莫報何渭橋之足憤爾乃命酒正飲膳夫臨馴龍
膾鱸魚召我元后曷不樂旨乘輿雲來貴臣于于列茅
土之子姓分湯邑之妃主共慶斯辰其從如雨乃登是

閣仰睿天宇洞開御樂鼓而舞迭起為壽龍襄鳳舉
萬歲如雷天下父父美鴻聲之克永偉盛觀而無古茲
凌煙所以重於帝宸而不敢以褻處也獻陵既成神昭
於天陟降是惠遺咏棠茇觀游之敢忘懷創業之乾
乾敢和洪治孝宣有盛烈功配麟以為世瞻至於東都
六合雲宮曰興曰起文武奉才惟武德之御天閱四方
之法式來前代之雲風遠佐平之時難功豈遜於蕭曹
德或希於魏邑備股肱與耳目寫圖畫以相燦上以慰
九重之恩下以傳萬世之贊綺與趙公用匪椒房贊成
大計轉危而昌是謂羣賢遺烈煌煌惟房與杜潛龍之
素從容雅道同翊王度閒閒梁棨以永終譽鄭公秉直

金石爲文鑑亡言在日星昭垂英衛褒鄂氣酣百戰風
驅電掃用平九縣元王國族襄公帝親兩鄙宋慶鄧盧
渝宇曰邳曰胡曰莒曰陳屈突烈士永興儒臣惟茲二
十有四人文足以經緯邦家武足以戡定禍亂勁節雄
風高姿直幹古今相較軼於兩漢彼甘露之圖繪博陸
徒以擁立爲首永平之追寫高密徒以先從爲冠豈若
有唐明良相會足以扶元化而彰維翰也噫明君立極
制作有義崇德報功豈曰無意俾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故必得夫才德出羣之士而後可與食天祿而共天位
后不食惟后非賢不乂鶴乘軒而來怨鵝在梁而與刺
懷治功而弗替思創業之孔勤知守成之匪易惟賢非
之徒趨事赴功者每懷寵及安得不覩之而內省宜想
像而取法亦模倣而自厲使致治而隆平而常若貞觀
君臣之歎豈惟愛寵佩之陸離棟宇之嵯峩以作一時
之觀美也頌曰帝式九圍義帥雲飛既作霖雨萬物熙
熙聖不自伐表裏精微曰匪我德惟秉化機六子五行
叢集參差二十四氣循環相依功成罔覺萬世巍巍我
我進賢論業衮衮未窠然卄青雷電孔威巨璞萬鎰不數
珠璣五鼎玉鉉不問采薇明良慶會古今云希邦家億
年宴居愈輝凡百君子德音莫違覩此秉勸永仰柔徽

凌煙閣賦有序

元 孟 泌

序云人君創一代之業必有一代之臣爲之佐命故能
伊昔太宗之肇造區宇也素徐林立後人雲從建不基
於恩尺受大命於災容乃召洽之鮮克故卄青映日以炳煥
圖拉思以示衆實工業之攸隆是知既久文堂德而載功
像閣凌煙而崢嶸乃俾以像乃圖其形揭其衣冠表其
姓名對卄楹以皎潔照藻井以鮮明獲居是列何其有
榮厥夫於於長孫無忌於於杜賓泰瓊益廿四人者蓋
同心而戮力致恭而效誠或玩卄而盡節或先後以時
行或奔走以承命或徵伐以合生惟文武之羣材莫不
盍在於經營故能場妖氛於四達睹上業於八紘革殘
隋於委靡爲大唐之澄清及夫四方無虞萬國來庭道
行化美治洽德馨況德貴之大與乃有國之常經若凌

煙之不作於太宗之心其能有寧乎嗚呼噫嘻帝王盛事接武傳聲彼西漢之麒麟既著明於甘露而東漢之雲臺又發揮於永平俱不若茲閣光耀前后其誰能與之抗衡也哉

凌煙閣賦 有序

元 方君玉

序云有翰林主人問於稽古愚生曰昔李唐之盛諸圖輔臣於凌煙之閣者凡若干人皆功名之士也子實於鄉而來於京有志於是乎子曷爲我悉數之生曰先儒有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動於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公何不以道德者責我而乃以功名者望於今乎鍇然長者命我愚請悉賦其目而後以道

德之士復焉其辭曰

昔在太宗唐君推賢紀元貞觀十有七年乃寀輔臣圖形凌煙有崇其閣巍哉引天麒麟不足以侔其大雲臺不足以齊其肩雖斬茅土之制豈儷歌舞之妍秦府之士濠洲之仙超詔良工俾以貌傳乃曰無忌勤勞女宦計定宗廟斥土於邊則王孝恭爲我近屬破敵夷陵西循巴蜀玄齡如晦惟幄運籌爾爲大克定九州徵爾忠臣繩愆糾過勤行仁義謨言如在曰靖曰勣善汝戰功或降簫鉞或俘世充定襄奮銳磧北稱雄有臣蕭瑀勤草疾風世南議論爲儒宗秦瓊盧戰突然先鋒出入行陣維屈突通公謹副封論最攸同黎陽高麗汝亮

戮力谷渾高昌君集殊績被德順德攻會志玄儉紹知節弘基開山女勳女業崎嶇兵間爵酬兩勞位稱爾德分茅胙土享有封國君臣一體元首股肱予知以心予見以形圖汝於是昕夕斯登聚精會神鳳凰景星予匪兩極爾無或矜尚弼於予永觀厥成嗚呼君臣相得之歡斯其盛歟至如趙國河間不以外戚近親而有嫌尤足見其宅心公正其視霍公之不名者爲失君臣之體而焉援以椒房不與者不能以天下爲公其可與斯並軌哉迨夫永徽致祭大中續圖固皆太宗有以啓之而輝取青史矣夫何停昏仆碑貽譏於後邪謀怨望卒禍其身蓋以假仁義之君馭志功名之臣故致治之卑而

濟於富貴者殆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矣若夫唐史所載止二十三人而呂温作贊以爲二十有四乃點侯張而不稱又進士廉以居其次喋喋小夫其何以當褒貶之筆而窺春秋之藩籬蓋亦不足議也方今龍飛在御君明臣良有若稷契者出而上擬於唐虞以役於二十有二人惠天功之目是則所謂道德之士曾何貞觀之所得而比量哉抑圖形凌煙之閣孰與求形傅巖之野而登之廟堂者乎綸音渙發慮科目不足以盡多士申命有司訪求遺逸耕雲之夫釣月之叟孰不歡欣鼓舞於敗垣破屋之下思出爲邦家立太平之基而致君爲堯舜躋世於雍熙先生何不此之問而顧

有取於凌煙功名之臯主人笑曰子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宣文閣賦

元 汪克寬

鑾極立兮時雍四海一人兮卓書同作神京於燕薊貫北辰乎天中款聖皇之御極煥離明以當空復至元之盛治繩神武而丕隆淳風汪穆膏澤涵洪文餘烜赫乎扶桑崦嵫之域仁聲駭沓乎濮鉛祝栗之封既馬乾符昭陳坤珍聿錫文德誕敷皇圖廣闢建傑閣乎中霄屹大明之西北揭宣文之嘉名示弘模於萬億爾乃準水臬恢鴻基公輸獻巧匠石殫思陶人運其埏埴玉工效其雕裁瑑章松柏前千尋之夭矯金璧銀鏤致萬里之瓌奇斧斤振鉞鉤之韻鏘斲極精緻之宜四方子來經之營之羌不日而告成儼崔嵬而巍觀夫岩壑崢嶸物瓌譎構複榱而重櫨超希世而特出麗不踰奢儉不及質璇題翠璧煎綵綾而龍鱗蛟吻踞鴛奐舉飛而跂翼綺疏鏤列錢之玲瓏藻井粲芰荷之繪飾玉璫壁英灌漫而凌亂隧珠明月照耀而怳忽瓊戶耀乎尹之璀錯金鋪譬連環之複疊棁嶧崒而星懸楹衡縱而斗折枝掌枝梧而斜據芝楣攢羅而戴香曲折要紹而環句層檻礫傞而交葉文龍縟猗橫飛虹之梁棟雙蜺蟠礎脅擊天之柱石朱榴詰曲而縈迴鉛砌晶瑩而煒燁腰垣流丹以周繚翠柏摻枝而行立於是聖皇駕玉輅

張龍旂展乎國容雍乎皇儀望舒陪夫左馭屏翳導夫前馳鳴和鸞之鏗鏘服衮龍之威怡列儒紳而進諮對黼經幄之弘規帝幕高懸天顏孔悅陸離御斯閣以問道開庶之嚴威舒細帙之蟫蠹擴六籍之精微詠仁咀義聆天語於羲昊言溫氣和陳古道於皋夔理詞臣之忠藎恢聖學之緝熙內府頒奇珍於翠釜上方瀉甘醴於玉卮和氣春融起天庭之黃色文星環拱映帝座之清輝想夫聖躬聽講之餘臨眺徙倚接羲娥之耿光納宵曙於無際東望則延春之閣崔嵬峥嶸橫絕天半宿遨觴飫殺西瞰玉德秘殿縞曜月朗渺太液之輕漪涵天光而混養北瞻則萬歲之山巢巖皆峥嶸洞谷嵚草木蒼鬱

南睇象魏崔嵬朱闕憑敖流黃閶闔與休哉卓彼斯閣擴古昌儀紹之戶牖華鴻碩以謹處稽典墳於蝌蚪以廣睿覽之明極乎有載之垓埏廓聖德之恢遠乎無垠之宇宙思昔石渠天祿徒以貯簡編之籍柏麒麟麥煙孤以圖羽翼之英雄曷若聖皇之制作宣人文於萬代致文治於無窮彼弘文館聚四部之異博白虎觀辨五經之異同又烏足與聖世而比隆也哉乃舞蹈而歌之曰於穆聖皇聰明今雲漢昭回昭萬方乎嘉惠北人臻叢唐今傑閣中天討寇章乎鴈路章逢侍帝旁兮畫典訓研籍倉艹治功彌隆追虞唐今人文宣朗貽億萬世而

奎文閣賦 有序

明 李東陽

閣望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籍在大成殿之前杏壇之南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國朝置衍聖公府其扁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朝廷有事於廟則禮送香幣庋於閣中以俟行事弘治己未廟災而閣存工既就緒殿廡閣麗皆加於舊按察僉事黃君繡謂閣獨弗稱欲搬而新之衆議譁然以爲故物不可廢黃執之益力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實主之閣成高八丈有奇略與殿等棟宇相埒金碧交映向之瞻者始翕然歸之稱全功焉東陽奉敕祭告乃登於茲閣欲賦其事未暇也徐公方屬都閫而致者日益富徐公使告於予曰閣不可負也乃爲賦之

徐幹曰分既宮宋高閣于虛空兮之右今山之東極縣兮分千徵龍門之先秦帝超鴻濛表日觀今來天風忽秋今分始霽見參星今正中初從倚今欄前暫徘徊于戶外殿庭今蕪蔓與荒閨今相對亭碑蠹于林立壇屋隨于和蓋昔金源今始搆幾歲序于更代歎軒楹于未煖紛充棟于浮溢及輸與于品成論冠裳于成聚覽舊跡今無餘撫孤根于一檜時吁嗟乎庶麗今娉婷彼齊雲今落星張望于往營或箕斂于兒京夫豈若觀羣牘于故

紙購書數百卷付行聖公門韶今與諸孫世守之四方畫都閫而致者日益富徐公使告於予曰閣不可負也乃爲賦之

徐幹曰分既宮宋高閣于虛空兮之右今山之東極縣兮分千徵龍門之先秦帝超鴻濛表日觀今來天風忽秋今分始霽見參星今正中初從倚今欄前暫徘徊于戶外殿庭今蕪蔓與荒閨今相對亭碑蠹于林立壇屋隨于和蓋昔金源今始搆幾歲序于更代歎軒楹于未煖紛充棟于浮溢及輸與于品成論冠裳于成聚覽舊跡今無餘撫孤根于一檜時吁嗟乎庶麗今娉婷彼齊雲今落星張望于往營或箕斂于兒京夫豈若觀羣牘于故

宅前與則今遺紅宛蜥斗今孔壁恍金絲今魯聲感春秋于絕筆憶詩禮今趨庭存奇文于籍史脫虐飲于秦坑屬神鬼于呵護閱山川于精英乃有韋編于竹簡石室今深藤汗牛充棟于不可以數計又奚問于何名幽并于青兗涉宮牆今在眼前景行今高山每爲懸于不淺金書于玉簡幸吾生今未晚遡秋霄于愈決恨夏日今猶短仰聖道于彌高思古風于漸遠閱千載于一時曾一慨于不滿睠逸篇于可攀尚頹波于在挽噫噓戲蓋有地于傑有人賢有象于國有寶下厚土于上高昊戴俯景今離虛紛博典冊于窮皇墳庶夕陽于求朝聞豈徒析蟲魚于隱義辨豕亥今疑眞請兩粟于天幸降文藪乎高敞勢不可以極蓋閣之名于並列宿而俱存

文淵閣賦

明 顧清

昔我文皇之紹萬方也稽往古遵舊章揆衆維提要綱曰六典之分鉦倣於周禮而百揆之總實自於虞唐或合而分或均而証蓋不可無樞機之總疇咨之良也乃眷斯頑荼垣之隅乃崇傑閣翼彼宸居錫文淵之嘉號涅槃燈之頓備識論恩於九重贊元化於中樞雖官曹之未彰實名體之隆如此其大略也若乃其地則日華之右丹鳳之東重門側啓複磴中通長廡後帶而龍矯

之無窮今

金馬門賦有序

元 陳 植

按漢書注未央宮四門金馬門其一也漢武帝得大宛馬鑄像立魯班門因改金馬或曰東門京作相馬法所鑄也公孫弘待詔金馬門在建元二年伐宛之事乃在元狩之後非因宛馬明矣然愚意武帝好馬安知非得宛馬而使京鑄之邪馬史好奇又安知其不追書之邪乃本得大宛馬作金馬門賦其辭曰

玉闕浩于凱歌昆明涪兮息波寧駒踢月以西入金馬倚空而嵯峨緊武皇之銳志奮拔山而誓河懷汗血於萬里涉溟渤而揮戈偉丰毛之神異鼓天鐫之至和鍊中貴傳宣東朝暘對日庋器而徐運步金扉而綴退其或金根庶止王輦幸臨略等級於堂陛咨失得於古今每先遍而陳善亦薦時而獻箴或都而俞或吁而咈言皆可書動鮮有愆則建閣以太累朝之盛節也嗚呼漢興金馬賢俊雲蒸啓學館士詮厥途取技於雕蟲由無卑而高騰能影於銅鋪鑄駿光浮於瓊戶天文重名垂于風池之崇酌元氣以運四時敷王言而令庶正宜乎萬事於此理易化於此成而陶冶乎其中者又可問於須臾乎是拜手稽首歌陳其榮而系之以歌歌曰五雲蔥蘢黃閣崇兮東壁流照光燦空兮維帝伊佐志浹道同兮政於此成民物盛兮有隆自今垂

殿後之護非迫旋乎左驂之捋通衿詣之嚴凝冠天梁之規煜宜夫擅藻藻之清華爲諸賢之待詔若乃禁扃靖密列署岩嵓八駿戒馭羣龍滿朝聘翠華於雙闕遣鑾輿於九宵佩寶紛芊瑩瑀瑤琚楚辭之所篤之詩緝紳儒彥曰從曰陪公孫大延之詩相如詞賦之材主父鼎食之雄辯少孺曼倩之詼諧或朝奏而暮召或徒步而鼎台朝夕乎論思之底捴揚乎盛德之陪鯡望之與更生亦相繼於後來咸屍騶乎長途之驟而下視乎伏櫪之駑吁不榮矣哉然而武皇好賢固形於跡弛之思與況駕之論而多欲之害不免誇於天馬之歌與喪踶之綺雉麒麟天祿盛著於

圖書之府而射熊羆士乃見於列宇之數不其欲賢之入而閉之門冀士之至而寒之路邪翔襲德之良不尚於天人三策之老而繞指之柔徒取於曲學阿世之倚則吾於助也數子其又何尤也昔駿骨之市燕昭有金臺之崇千里之却文帝惜露臺之費且范蠡之金尚失報功之誼子期之金亦款知音之意而世方慕乎漢世待詔之跡榮乎漢世之官於是感冶氏命炎官象天地之爲之工乾鳥榮河之景於是感冶氏命炎官象天地之爲之工乾鳥榮河之景於是感冶氏命炎官象天地之爲之工乾鳥榮河之景於是感冶氏命炎官象天地之爲

時也吾意天馬之在人間不爲龍劒之遁深淵則飛入乎天門之空霄安得起相如之輩扶東方之徒而與訪金門之道跡也哉

金馬門賦

元 鄒 迺

太白之精房宿之英光芒相射妙合而凝方其麗水沉星燄洲碎月霞影初分電光乍驚摩尼炯炯不足擬其容丹砂的的不足喻其色若乃海若獻瑞馮夷效祥不沙而水自澄不汰而石自揚碎秋菊而有聲屑天柱而無香錦鱗璀璨橘柚煜煌匪鍊乎鉛汞之仙無藉乎火劑之良爰篋而筐爰襲而藏泣鬼母於秋郊挽白帝於西方偕來貢於九牧雜三品於荊揚於時火德方殷炎

風乍扇適榮河之孕瑞溯西以來獻觀其產異產嗟嗟可而水有警步迹而意態誰可備也既無圖駿之工孰寫榮河之景於是感冶氏命炎官象天地之爲之工乾鳥榮河之景於是感冶氏命炎官象天地之爲之工乾鳥榮河之景於是感冶氏命炎官象天地之爲

象坤闢則象乾將相於此乎出入政令於此乎布宣蓋
所以關天下之邪來天下之賢者也是宜嚴安上書徐
樂陳策給事乎其間待詔乎其側此時人所以貴金馬
之登而慕金馬之客也吾嘗歷長安訪陳迹至未央之
墟而重爲金馬惜也是何江都老仲舒之賢淮陽擴汲
黯之直而待詔是門者嚴徐之輩啓邊塞之功受倚之
倫談神仙之術遂使海上之童不返塞北之血塗地何
三人之未悟致萬姓之憔悴想金馬於是時恨不爲猾
鷹之當戶觸數子而遠去不然當爲金鉤之仙膺清淚
之連連向非衷由天啓膺悔自蓋下輪臺之詔爲留民
之計則是馬也得不如晉宮之銅駝流落荊棘之阿如

唐宮之石馬凄涼一之下又安得返吾灞水之鮪
吾月氏之野裁方今禮以爲門仁以爲宅區全之全而
取夫良金之質非馬之馬而取夫良驥之德又況拔沙
掾金有大冶之精執策臨馬有伯樂之明吾將利吾之
金策吾之驥由乎禮門而未見知於擾龍氏也

金馬門賦

元 馮翼翁

未央巖巖石渠崔嵬外有廣署東門洞開軼雲煙於紆
鄉與日月而徘徊當關級文石之玉啓鑰譬銅環之雷
卻長夏而無暑納祥颸而不埃鄰方壺於蓬島通閶闔
於蕭臺乃有東門之子伯樂是師恢良馬之不忘恒時
人之未知鑄嚴道首山之產效渥洼瑶水之姿或鬼智

而鳳臆或虎脊而龍肩筋之貫亭竹耳之批
勢雁塊以如躍意氣風而欲馳備倜儻之殊狀詣明廷
而獻之詔立署門之外實爲索駿之儀此金馬所以得
名而待詔者往往於斯也嗟夫燕昭重駿名馬四來漢
皇好士麇至奇才妙相求而相應累孰挽而孰推凡靈
能之卓犖及抱負之瑋瓌顛簸蔬而釋屬或棄草而遺
萊或誕量之宏達或見開之博該或恤民於寬裕或寓
諫於詼諧英氣炳長虹之吐當中取列宿之排濟濟令
儀燦曙色之霞舉洋洋崇論動天顏之雷回置金馬之
名署待玉音於九垓所可知者嚴安徐樂之輩方朔公
孫之倫後來多士數不能枚遠尻睢而屬背項者蓋莫

非人品之龍文忘其位高許詡可爲民生之益孰可爲
獻納乎赤墀侍暇日暢筆札之樂於焉步容與自怡
倘紅乎廈屋衛仰乎宏規雪步趾奇琰琬權奇敲銅聲
於鼓腹明敏於霜蹄且嘗試嗟哉蓋與立仗
不鳴者無異徒勞而不食之何爲及躬自省余才不羈
幸得試天門之步驟非復如鹽坂之低垂金石之心誓
堅守於素飾大馬之報之豈忠於盛時故自出入是門
之從即有功名建立之基哉呼令馬待詔千古奇逢第
人心所未懌若公孫曲學而取容欽惟聖代四海文同
奉章炳煜璧府寄寵招延人傑徵禮備宗上金陵而步

玉堂者德行稱孔門之譔文章推學海之龍以正學爲
澤潤生民之本使天下由禮門義路之中顒顒嘉靖皞
曠時雍皆金馬得人之盛又何以簡今日之高風

金馬門賦

元 劉夢龍

玉關遠城蔥嶺遐陬景星垂耀靈虬委蛻鉦爲神物駕
風驅馳繫漢武之御極抶英睿之聖資慕龍駒之超逸
想天驥之權奇馳神思於異域欲奇獸之來歸於是詔
巧匠鑒良視鍛麗水之金瑤鼓赤熛之炎輝範儀容於
纖妙像形體於臺麓置班門之要劇若立仗而不嘶惟
茲門之改觀緣金馬而名題吾想夫金馬之門也守匪
虎豹立有駒駿鑄鼠光浮於朱戶應瞳影射於銅鋪月

殿逸輝與銅仙而更弔天閑浮福地榮水之出圖皆簉
跡塤而時不啓獸環燕譽而神若降陽烏散景形
於蕉闈素蟾西陟映騰影於觚稜過雨而疑其指磨之
色因風而想其鏗鏘之聲蓋驊騮千君表之過非迫旋
乎左驂之導就宛夫陰陽闔闢之機莫覩乎牝牡驪黃
之妙是宜薛訢之揭想白虎之長渠而千金之臺
屬王之館有不足以儷美而聯芳歟通有傳通頌士經
濟鴻儒主父表書之懇款相如獻賦之豐腴策對大庭
有公孫之第一諫陳天象應方制之六符朝奏暮召曰
嗟曰於戲於茲而待詔倖冠冕之紛如懷忠誠之滿腹
俟朝覲而宣敷暨九重之既喝領論旨於堂廡鴈行

以前進敘先後而相望對龍墀而稽首得共挹夫清光
吐忠義之肝膽荷嘉納於君王期盡心以補闕將比隆
於虞唐此西漢金馬之門所以彌久而流芳也嗟夫士
之賢良馬之千里馬之奔踶士之跅弛待詔金馬之門
蓋有金臺之意門由馬而愈彰馬賴賢而益美然馬之
相以形固可鍛鍊而爲擬士之相以心孰能窺其涯涘
惜武皇有好馬之癖而無識士之智故齊人之多詐或
台鼎之是位以不根之持論乃俳優之是嬖若驥足而
匪良亦何殊於下駟也彼其鄧都銅雀聲伎是貯洛陽
銅駝荊棘何易較得失於當年亦榮然而在是也嗚呼
龍門懸水風池伊邇僅借地以飛翔回視乎金馬而風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宮殿

辭雍賦

漢 李尤

太學既崇三宮既章靈臺司天君曜彌光大室宗祀布政國陽辟雍嚴嚴規矩圓方階序牖閨雙觀四張流水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高八極所要夷戎蠻羌皆來稽式湯湯造舟爲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羣后卿士莫不咸集揖讓鱗次差池雜還延忠信之純一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羣卿大夫博士加休庶位稱壽上觴獻南岳畢其儀容可觀淳樸斯返所謂深其流者濬其源茂其末者固其本矣哉辟雍之敎也大辟雍之敎也遠可同乎不窮不崩豈俾夫損之又損

辟雍賦

元 楊宗瑞

聖元誕膺天命德洽仁浹三陲晏然萬國臣妾神聖代作武功赫然天啓宅皇乘龍御天登三邁五聲後光前敍五福以錫庶民播仁風而煦八紘挺厚生而樂士賢違物而寶賢乃尚文德韜武功一制度作辟雍聲教被乎遐迩詮選軼乎時彦其爲制也壁月印海洄風舞游方宅乾于中崎長虹經今四垂簷序秩于奥翰簷翬翔今翼飛三秀于殿砌五瑞石鼓于庭闕八戶闖闖于乾坤九五儼然今坐奉鼓鐘頌其於樂振鐸宣其教辭亂斐于滋碧俯青萍于中抵治文魚于遊藏肅威鳳于來儀乃有髦士碩儒成集於茲馴民喻于德藥朋來況今總紛冠蓋于後先賢裾佩竹于陸離建嘉猷于二典鼓瑟琴于六律其二若今仍周旋武于答襲含咀縉

天之龍欵嗑明月之珠是皆素丘圖之貢而來賓上國之輝者也至若萬乘戾止六龍馳馭日表淵穆天頒沖邃自王歌奔千官肅慤以祀以饗禮嚴物備飲食三老釋莫素王洞洞屬屬濟濟蹌蹌耄倪仰聽而咨嗟億兆嚮風而樂康在津宮而宴樂陋魯侯而不嵩圖椅門而觀聽視漢世其敦昌乃進諸生論經史研治否推今古色笑以敷匪狎匪怒聖敬日躋恩渥時澍頌聲媲夫韶夏慚德薄夫湯武於是益窮致治爰發德音誕告多方簡擢士林思臻霖雨之佐以協宵旰之心集天下之英林執行藝於京國鴈奮于南溟驛騶宅兮冀北捐膺拊心揮霍吐虹來游來歌載歌載辟雍歌曰環璧水于作

辟雍賦

元 王沂

辟雍建文治于啓津風進多士于泰至公繄令德于垂無窮恢弘庠序之制作兮準前成均之遺跡因非後世之所可擬倫于宣與唐虞成周而等隆不然何以表皇元萬億年太平之成功

辟雍賦

伊辟雍之權輿于選哉遹乎歌篇京之雅詩于記王制之遺言靈臺作于羑明堂于同符據坤靈之體勢分昊層霄之亭崇高基屹其麗鴻兮棟宇磔碗而離疏庳丹漆而不御于惟儉質焉是圖規矩應乎天地兮包元氣之緼如圓海縈流兮湯湯蔭環林于扶疎洋洋于玄魚躍躍于白鳥戲周于泮深樂我兮皇道鼓鼗于多

士縉紳于森森或法天或新邑或鎬京或洛陽或魯或齊或梁或宋或燕或吳或秦或楚或蜀或閩或滇或粵或江或浙或河或洛或關或隴或朔或漠或遐或邇或古或今述今瞻昭光于岩巖君曾不于華臨於是召祝宮以具儀協吉日兮辰良建翠華于旂旄龍馳飛龍之勝黙分欽欽三老分雲集乃幸幸若宮伯夷于相儀后夔于爲工典樂于維擬貢鼓于維鏞擊磬陳以砰磕合雅而投頌乃養三老事五更張大侯制五正縉熙以之而宣揚皇風由是而流行同文王之有聲陋漢明之橫經蓋崇儒而尚德豈飾治而樂成原善首之所自宜六合之成享也乃有兒齒台背之叟相與吹口於榮辟雍天子之宮文教誕敷四方攸同文軌攸伊何洋洋如清風肅來欽宮庭觀厥成臣拜稽首天子之功

辟雍賦

元 歐陽玄

皇風肇啓宇人文盛開京師崇天下之本圖萬年之計才粵若稽古爰自蒼姬始號辟雍歷代聲名之盛本大訓行邁之宮其規劃於文武其度講於周公節觀者於四面真流水以環中若乃逶迤半如璧之象茲乃辟止而不泥文瀾溢而不蕩內好通半如璧之象茲乃辟雍之初所以名狀也或在雲霄或在鎬京靈臺者爲文王所建鎬京者爲武王所營蓋乃辟雍之初非一地而同一名也或習射分觀德或養老于與孝匯九有之俊毫執蠻方之則儆茲乃辟雍之初非一事而同一教也述其建設爲矩矱問冠冕尺講事君之敬制注視立

已之端新則辟雍之
隆師祀嘗以勝校几以
儀鬮閭啾啾仰奚奚簡
斯則辟雍之養士天下之名流有客聞之曰子於成周
之制誦之詳矣於異代亦有所徵子浙觀炎劉治盛繼
世臨雍再拜化及四裔要荒萬里就學遣賢鼓鐘於論
以億萬計於斯時也辟雍亦可謂盛矣愚曰未然子徒
慕先漢之遺風若未覩今日之文治我國家聲教之所
暨也東踰若木之日津西探崦嵫之月窮南窮火雲之
陬北陰冰天之涯文軌同弦頌之風四被視冀兆
海爲一辟雍而同宇爲一序序於是在天則應壁府圖

書之祥在地則產孔窮金芝之瑞藏曲阜之牲祀簠簋
龍之首歲乃擢成均之師申嘗監之制三年而科詔頒
文治增日星乎贍世之條風霆乎多士之氣將見自今
以始於漢之德萬尚敦與今日同年而語哉大抵惟聖
人能盡君師之藏惟吾道能並天地而存惟養賢爲額
俊享帝之大務誰建學爲化民成俗之大原曉此辟雍
此乎本想圖頒爲今日之賦者續古之頌被之和聲叶
之永言前以光八百年之成周後以開萬億載之皇元

元 汪克寬

泮宮賦

予幼好此奇服竿希前哲而進修曰侯邦之有學竿蓋
泮宮而來遊行所獨往奇覽竿羌於此乎久留煥奎壁

何足以揄揚於頌聲制禮樂以陶吾民于囿將軼成康之太平歌曰猗歟洋宮意於鄒薛今庶幾續周雅之遺編

孔廟賦 有序

元 陶安

至正四年朝議以六事課守令增興學之目遴銓時望爲民師帥由是西河高侯子明以才被選明年守太平始祇事朝服謁先聖廟惟時殿庭弗甚廠門偏從祀位置未合禮度而規制隘狹緐繪昏翳懼弗稱國家致崇極之意乃建議改作徵學田積逋購材鳩工躬自董督指畫匠石常臨視終日靡憚勞悴躬祇贊役冬無陰寒遂復開廣基址大其興建宇塑像嚴華王宮之制其勢

侔乎京師之學矣自從祀諸賢各依理郡善政存施而是舉尤偉特筆焉斯文盛事蓋圖畫屢改不負委任視黃霸教化潁川文翁建學於蜀同一轍焉昔者洋水之詩頌美魯僖翔茲新廟落成宜有贊述訛誤孔廟賦用紀成績昭示無窮雖不敢追媲作者亦古詩之流也賦曰

天昌文運地獻靈基篤生素王之與居開清廟之弘規法紫宮乎北極抗陽位乎南離美成功於不日重報本於罔時蓋廓乎千古之偏陋聳一都之瑰奇者也瞻惟姑孰開振江東濯流揚沫泗之波洋林藹鄒魯之風況當車書之既同校庠之是崇煥經籍其牖民麗日月於虛空詔大成之微稱御垂範之玄功匪夫華構無雄如

於梓匠運巨木於林衡矢剞劂於公輸協良卜吉定方辨陽授全模雲而翔曷足以尊帝王之師表準道德之宗工夫何墁丹無微玩歲因仍廢不遹鮮蝕衆綱塵駁矩度失猶位序無攸奠丹虹逝兮梁木壞金爵去兮空觚稜針詩于旁承岌兮難勝目爲駭視心爲惕競荀非神物之呵衛明靈之倚憑亦將靡然而撓頹然而陵矣物因蠹而加飾事遇終而始成洵美高侯受命天子灑御墨於金屏頒宸恩於玉璽剖符內京守土南紀振榮光於兩蕃撫淳俗於千里肇當莅政之期首嚴告至之禮乃盥東葉乃服深崇堂廡之隘荒省疲懷而不已於是會僚屬詢賢儒考羣策恢雄圖緒帑久虛要成無備發號屬邑勤徵歲適富若川委捷若神輸協良卜吉定方辨陽授全模

之庙設麗牲之碑存侯乃妥靈毅奔有赫宣尼負扆宅
尊申申天天有燕居之儀閒閒侃侃若在朝之容建華
旒以垂纊端大圭而印顯享以上丁衣冠肅恭遵俎既
旅罍罚斟崇載鐘鼓虡業維樅以琴瑟閒以笙鏞
上公配食侑道得宗列速肖之羣賢秩諸儒其追並像
設孔嚴威儀俱盛絢采色之彰施爛紘璋其輝映彼蘭
陵之牲惡莽大夫之符命宜同削於舒雾魏江都之醇
正侔榮濼之毓靈指無極於冥徑豫禹而頗洛禹而孟
閒挺邵張庸奴馬鄭我徵文之紹統參休光於先聖咸
脩祀乎明庭啓衆心之虔敬爾其綏垣四周登波半璧
杏壇筑翠芹泉森碧吟蒼虹於橋門曳文綃於衛敦登

其堂者洗聞金石絲竹之音臨其門者洞見高山流水
之節文風振乎草木彩澤被乎井邑音山與而鼓舞采
江迴而蕩滿乾坤交泰而絪縕氓庶環觀而悅懌若是
者豈非侯之力邪乃有乃定共治方領圖袂自賓階升
周旋就位捧手而問曰方今明主御極登三邁五思皇
多士日夙夜于厥文袁章六經迪跡於漢武群名文物充
溢叢宇務蕃義之育才孳孳世於隆古家塾黨庠之相
望春誦夏絃之舉故建官以開教豐廊而具羞先生
云是今之所毛處庫帛乎部邑于成在廟而清謳巍乎
大成之祉殿令嚴報本於文宣民后皇之嘉惠于詔徽
稱以立宗祓郤偏之微言于盛德之形容總條貫於
金玉于會衆旨之始終是曰大成

文曰之乎若于況於以而爾耳與歟哉

元 陶安

嘉名而有自兮俾制[illegible]于王宮大江之南曰姑孰兮面蒼翠之三峰溪流繚乎城邑兮鴻洙泗之遺風湛清波之半璧兮循橋門而泛泛蔚喬蔭於文楸兮發秀色於蒼芹歲冉冉其屢更兮晏昏今恐佳期之不吾遇苟作興之有俟兮亦何恨乎遲慕思美人而忽見兮羌邂逅於南土駕五馬之翩翩兮載雲旌而容與指洋水以弭節兮寘將覲夫靈宇東階今肅升前芳蘅兮薦誠華屋塵兮豪龍髓中庭淒兮綠草生瞻觀者兮忘情獨佞人兮靡寧謂天地之廓大兮惟聖道其服參帝乘龍以撫運兮儒化周洽於朔南宜崇儲以宅尊兮天豈爲之所堪歲月遒而益圮兮將

承宣之哉擒萃紳以詢于牧新制而經營協志辰以遵主兮命存人俊茲能揆良材於邸衣兮肇巨石於庭扁百工績紛以雲集兮隱斤斧之轟轟心以贊承兮曾不日而告成隆殿嵎共山起兮象紫微之法宮旅檻檻立而洞異兮飛梁駕乎長虹朱欒采楯翼其如翬兮仰之高而測崇佇乎不可階而升兮夫何茂業而從龍揆木蘭而擢幸兮煥玉題與金鋪鏤蒼珉以爲礎寬平於赤墀兮納光景於綺疏碧參差其萬瓦兮躍龍鱗於天衢其勢出類而拔萃兮蓋將與造物而爲徒溫埃風兮排雲翥特立兮無鞏于元氣兮細縕類太和兮萃於一身赫奕兮輝煌猶場場

今文章傑雲蒸而波瀾兮象神化之無方具陰陽之闔闢兮與日月其齊光晨燎設兮獻着醻妥神居兮啓瑤戶皇刻刻兮揚靈幸云覽兮來御蒲上公兮列侑被赤紱兮白天而下心浥鬱而未舒兮睹焉不能舍也位門廡以協制兮建雄宏之廈也圭冕秩於東西兮超道德之遠芳五采彰施於五色兮繡繪於衣裳列星布乎朱扉兮明昭昭其未央士之詵詵有所瞻兮徽素王之洋洋重曰森秋紛其多故兮傷周綱之久陵嘉尼山之毓靈兮胡唐虞之弗與環遠鄉以旋鐸兮喚與人千我聆詰祥辭於魯邸兮浣浪浪其忘英忽零明王不作孰若兮今歸閩教於遺經闢世道之昭隆平兮示人主之儀刑惟

熙刊之累洽兮踰漢唐而駸三代茂帝德之如天兮鼓皇風於無外建人柱以爲標準兮敦若夫子事功之尤大生民以來未有斯盛兮亦何啻乎羣山之宗岱宜悉心以與學兮知化原之有在牡觀乎江表兮伊斯文之有賴事畢兮功深具璽兮爲乎長虹朱欒采楯翼其如翬兮仰之高而測崇佇乎不可階而升兮夫何茂業而從龍揆木蘭而擢幸兮煥玉題與金鋪鏤蒼珉以爲礎寬平於赤墀兮納光景於綺疏碧參差其萬瓦兮躍龍鱗於天衢其勢出類而拔萃兮蓋將與造物而爲徒溫埃風兮排雲翥特立兮無鞏于元氣兮細縕類太和兮萃於一身赫奕兮輝煌猶場場

集大成于新廟奕奕揭鴻名兮厥高造天變崢嶸兮龍章當陽徽穆清兮邦之貞侯所登兮億載文運日月其明兮

粵經閣賦有序

宋 丁 梓

實慶旃蒙作噩余月之次日泝江老圃丁椿舟泊湘陰
橋首江下層閣與吳賢之邦人乃知邑大夫林公新建
於環庠且扁曰尊經少焉乘風一登俯視楚國山水於
雲霄之上真可以小魯小天下而無望洋之歎矣然則
公之惠邑士不其厚乎退而作賦以獻辭曰

伊南湘之故土跨重湖之上形眇山明而水秀號人傑
而地靈厥有學宮頫視滄溟新傑閣以揖漢揭巨扁以
尊經閣有梯雲攀檻而登眺斯閣且曰四望一空如遊
洞庭頫於六籍而何須遂以尊經而爲名哉彼豈知閣
造化於八卦恢至道於四代詩歌近以志言禮樂是所
謂大又有一聖操賞罰於筆削以示萬世爲賊之大戒

宜後世之所仰遵伊羣言何得而泪壞也迺有異端邪
說諸子百家無父無君之學論起入佛入老之路太差
飽杲日於燈火亂大呂於淫哇甚而荀楊之徒亦有純
疵之誇況夫專門家學而不知同歸之道時文於唐而
詭爲詩儒之偏混亂歧亡者不得其真往溺既倒者莫
東莫昭嗟聖經之不尊也久矣此先聖所以在川上而
歎也於是闢土地使土師杞梓楩楠于畢集樽罍俎俶
分各宜雄虹長亘如翬斯飛窮江天於萬里莽湖山於
一幾復踰汨羅之浸前望碧灣之溪引領羣岫者山名
白鶴厥柱石流者洲號鸛汀渚錯蒲林木依稀則何
懷於岳陽之記又何媲於黃鶴之詩人謂先生寄登覽

可觀則無不利豈徒稱善者五舉正者四誠有國之恒規而擇賢之盛事曩者天下無虞謁胡生變動搖我區域幸賴我方面救獎者權必反常以合道靖難者武故訓人以知戰於是大閱禮行大射義息司馬無祭侯之事梓人罷梭鵠之職蓋弛張之道因時而沿革之宜可識方今寰海謐如以無事射堂寥然而獨存綵侯不張而遠國來屬貢士不習而嵐德必敦故夫五帝殊儀三王異禮咸登太和與至理莫不雍雍而濟濟是知崇樂非鐘鼓之器立德爲正鵠之體也鄒生乘日選乎璧池達弓矢之妙旨偉棟宇之宏規儻斯道而可復庶當見擇之刑儀

玄武館賦

晉　張協

爾乃地勢克敞既膏且腴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實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玄武是曰石渠於是崇墉四亞豐屋詭譎圖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皓旰華楹四垂接棟連阿峥嶸參差朱戶金鋪幽闥祕閨於是高樓特起竦峙岩巒飛觀四注上聳浮雷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風陽扉南啓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秋牕右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夾路蒴蔚如林洪幹十圍修枝百尋

遊華林園賦

宋　裴子野

諒無庸於殿省且棲遲而不事譬龍鳥與池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時乘一上以蕩志正殿則華光弘規而擇賢之盛事曩者天下無虞謁胡生變動搖我區域幸賴我方面救獎者權必反常以合道靖難者武故訓人以知戰於是大閱禮行大射義息司馬無祭侯之事梓人罷梭鵠之職蓋弛張之道因時而沿革之宜可識方今寰海謐如以無事射堂寥然而獨存綵侯不張而遠國來屬貢士不習而嵐德必敦故夫五帝殊儀三王異禮咸登太和與至理莫不雍雍而濟濟是知崇樂非鐘鼓之器立德爲正鵠之體也鄒生乘日選乎璧池達弓矢之妙旨偉棟宇之宏規儻斯道而可復庶當見擇之刑儀

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時乘一上以蕩志正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乘出禁門奕葉於焉臨觀律絕塵霧而上征乘雲霞而蔽日經增城而斜趣有室龍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風而自擾難壁立積峻實溜閑干草石苔蘚駁葉叢攢既而登望徙倚臨遠馮空廣觀逖聽靡有不通

雲堂賦

陳　江總

覽黃圖之棟宇規紫宸於太清何面勢之膠葛信不日之經營仰一時之壯麗跨萬古之威靈吐鰓石之奇色混高堂之舊名若乃三階八戶百棋千楹瑩以玉琇飾以金英綠芰懸插紅蓼倒生於時木葉聲寒壺人唱靜

承露盤虛相風照迴天子乃下輦開宴出豫娛神文懸日月思草風塵是附鳳之多幸媲屠龍之不真

靈圃賦　以仁及禽獸爲韻

唐　徐元弼

代間泰籞地仍周舊升皇部之近域有文王之古圃遙紫林麓之表遠抱川原之秀沼莫辨於窮流臺靡遺於層構往往歸鳥依依嬉獸逸時之慶雖鍾思古之懷亦

已心白鳥不驚匪觀於物非熊已兆矣事於從禽嗟乎遺址全存餘風可挹想千古之踪未昧歎三代之英不及循欲恣寓臨淹佇立徙若似麗乎煙水邐迤半臨於井邑見魚躍想坎窞於泉流聞鹿鳴訪陂池於原隰竟以陰壑蕭條荒榛寂寥無人試問有路迺樵悵望風炬之景沉吟黍稷之苗今國家以崇古爲心宗周是繼且欲脩休社降嘉惠園苑貢靈囿之規宮室擬靈臺之制是以愛物之誠溥好生之德均仁政潛施於上苑之內靈德已播於率土之濱然簡弋遊於暇日班匏詞於賤臣稽制度於盛王百里猶小嗣風流於前古千載爲鄰

九成宮東臺山池賦有序

唐王頊

九成宮東臺地接閒曠面山臨水兩其松檟抗碧磴金石千聲雲霞萬色侍郎張公駐思沉鬱永懷棲遲仙波成止水之源拳石儼千霄之狀維流波覆簣衛荇人栽而布葉攢花妙同天繪僕因暇日陪奉清宴敢拙南畝之才聊敘東山之事云爾

辭曰

若夫金臺妙境王著仙居酌丹墀之曉暇候青禁之宵餘驟沖情於月道飛峻賞於煙墟指山楹而思逸懷水鏡而神虛既而仰瞻巖嶠傍窺堂墜複嶂煙迴攢溪霧錯偉所用之兼濟想神宮之可作規墅歎於盤龍憲飛泉於桂鶴覆簣而營巖磴浮杯而環洲學采拳石於溪畔移花轉崑墟之夢岫藍玉蒂花轉崑墟之夢岫藍玉而虹驚滿涵珠而星落美仁智之同歸信高深之縱托雨真危峯扁影曲者留賓高松偃鶴清篠吟鶯枝蘭丘而結佩照蓮服而披冠激坳堂於別澈引膚寸於危巒若乃嶺橫雞秀波連鳳液花鳥榮紅蘋魚藻碧綠衣玄衽顏鮮翠額在林藪而同驩望江湖而奇適每至景沉西萼月下東濱峰深夜久潭靜秋新荷抽水蓋蘚引山苔雪芝獻液露菊傾津嗣南商之逸與有東孚之遊寓保林泉而肆賞混管絃而同虛何灌纓之有地如攀桂之無因

集賢院山池賦

奉手羣賢之林有山其秀有池其深幽流洽淳蒼翠嵌岑千門下隔三殿旁臨引形疏之佳氣涵碧樹之清陰遶餘芳草遊泳仙禽對石渠之鉛粉會金馬之衣簪宛雲霞而在目眇江海而爲心何扁舟之獨往何倒影之遠尋恨我魏閣浩爾長吟山池之陰可以清吾襟山池之陰可以狎吾侶凉風忽起白雲時舉步苔岸之周流藉松渠之積沮漚矣鳥興清暑乃登玉磬撫金渚圖書載暇纓弁以序此焉遊處於茲宴語發菱花而不能歸禁桂枝而久延竹日落池上雲無處所爾其秋風既起秋興爰至見藤篠之幽娟弄石泉之明媚禁林餘

雨增曲當之華清物昭暗煙借遥巖之積翠是以洗雲
煩想優游雅思嗟乎山中人兮猶未識池上蛟兮焉可
得顧蘭芳與菊滋從此賞兮無極

太平公主山池賦　唐宋之問

粤若公主誕生皇家太平徵郡國以選號叶時雍之美
名孕靈娥之秀彩輝婺女之亭精虹美電燭蘭香玉清
稟金后之玄訓係列聖之聰明厥綺羅與絲竹愛瑶池
及赤城搆儔山兮既畢伴造化之神衛其爲狀也攢怪
石而岑崟其爲異也含清氣而蕭瑟列海岸而爭分水
亭而對出其東則峰崖刻劃洞穴蒙迴乍若風飄雨
灑兮移鷺島又似波沉浪息兮見蓮菜圖萬壑於積石

匪干嶺於天台制門揭起兮陡峻少室貴生兮劉阮
成秀絶蓮華之覆高掌獨立窈窕神女之感陽臺爾其
樵溪釣浦茅堂蓮閣祕僊洞之瑶書隱山家之場藿煙
岑水涯繚繞遂翠蓮瑶蕚的皪紛披映江潭而爛爛
浮海上而鱗鱗迺之衆與衛鶴吾人之所爲向背重
複參差反覆譬衆龍含青吐紅陽崖奪景陰壑生風
奇獸花石新花滋蔓向若天長地久兮苔蘚合古往今
來兮林澗空始燕桑而開徑訪靈藥乎其中其西則翠
屏薪巖山路詰曲高閣翔雲丹巖吐綠惚兮恍涉弱水
兮至崑崙杳兮宜乘龍梁兮向巴蜀壯岷嶓兮連屬鬱
氛氳兮斷續巖虛兮谷峻藏清兮蓄韻合珠兮蘊玉衆

彩兮明闇芳卉兮蓊蓄白日兮遐急氣浮兮雲鬱深泉活
活兮鳴石萬籟有清兮莫發羅八方之奇獸聚六合之
珍會別有複道三襲平臺四注跨渚兮交林蒸雲兮起
露爲盤水兮映虹接文虹橋兮彩鷁舟山池成兮帝子遊
謌一望兮消人憂召七賢集五侯裨浦曲席巖幽鳴玉
佩兮登階列金觴兮獻酬未窮到而極覽忽雲散而風
流於是乎上客既旋重扃嚴閉榜童巖而齊發綵女分
而爲衛牽水葉兮張水嬉摘山花兮詠山圻燕姬荆豔
兮仁所稱鳳舞鸞歌兮儛欲飛拔煙弄月兮宵未歸桂
枝清露兮濕羅衣爰爰清齊夜旋玉鄣隱隱崇朝趨
帝宮銀鑪會習煙生露集終節續紛揚光吐文行軒即

水去馬鳴雲鈴鏘翼翼兮馳舟鶩超超遥遥兮白紫氣
寔極兮恣掌情勤兮幽賞戀宸宸兮出入憶幽山兮來
往採朱芝兮山之側步蘭庭兮候顏色緊綠蘋兮于澗
濯宜室家兮叶佩好能而貞心内潔淑則遠傳詠芰者
聞之而必勸興流者聞之而棄俗況乃王孫貴公隨優幸
寵房之琴瑟驅碧落之風塵賓屈宋於珠履引鄒枚於
武筵秋蕙飛兮散紅樹春苔生兮霞綠泉春秋寒暑兮歲
歲榮林紛沼沚兮日芳鮮吾君永保南山壽
車騎往來千萬年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七十七

經筵日講官起居舍人兼修國史兼侍講學士知制誥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增

宮殿

民瘼賦有序

宋 李 廣

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嶽告成命小臣廣恭請作古賦以進臣俯伏惴慄學術荒陋不足以奉詔正衣冠屏息竊誦宸製如日月照映至於經營終始與其命名之意義備載奎文使執筆之臣徒震汗縮伏辭其不能雖然臣之榮遇千載一時敢不祇若休命於是虛心滌慮載拜稽首而獻賦焉其辭曰

偉茲嶽之宏厚兮固磐基於坤軸跨穹隆之高深兮俯萬象於林麓一氣肇其吐吞兮割陰陽於晦昱信天造而地設兮行聖心之神欲相美利於艮維兮膺儀載之假福允定命以匝休兮累洽于周洞源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固帝祚之無疆緊汲都之是宅阻周原之匪臧識體國之有制擬形勢而辨方伊岡陵與阜屬翼慶瑞于鼇長仰黃扉之非心融至道以垂業即崇山之奧區醫瞶聾其蒼蒼紛川澤之沮洳限江湖之渺茫顏曾城于丹丘仍飈馭之來翔鳴遠鶴於晝寂嘯巴猿於夜央露煙霞之超絕殆未逸乎塵莊時萬機之餘暇頓六轡以高驤逸天步之輟跡怡聖情而弗忘俾飛雲以川詠均草木之有光紆宸翰之揮灑兮若龍蛇之飛翔

岡洞仙真遁而高息蓂籙丹以服餌生身體之羽翼闢瓊津與清渺望龍江而西東何茂修之夾植中演漾而溶溶覩山莊之派別引回溪而曲通挹飛岑於秀發倚矗雲之崇崇虛蕭閒之蓬宇貯亳檜於厥中延勝筠之宿澗發五蓋之游棻無雜卉以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檜陰之依還出高陽之酒亭奉千鍾之湛露傾葵藿於堯齡欲洗觴芝神宅耳嶽瓊之泠泠度金霞而矯首介亭屹其上征鴈羊腸於九折升雲棧而心驚有排衙之巨石間珍木之敷榮爲巉奧妙之絕巘類簫臺之玉京宜帝真之下隨復電擊而雷鳴鑿神光之燭澧譬環珮之琮琤合天人之無間本至上之精誠路遠迤而東轉經

極目之蕭森下來禽之茂顏收合徹之華林始於真於
磴杪終攬秀於軒陰啓龍吟之虛堂面紫石之高壁分
竹爾於向背滿不老之泉液爰掬雲之翔鱗若騰躍於
天池瑜萬松之峻嶺設兩門而荻峙若湛龍之瀑布與
蟠秀而東馳鬱練光以容與仰奇峯而參錯剔梅蘆之
二渚結雲浪與浮陽俄就夷而絶險復淵澄而沼方池
名鳳以號硯乃餘皮之洋洋既流碧之霞錯又環山之
翼張嚴宏堂之三秀奉九華之玉真振白雲之巳遠追
音徵之尚存壯阿閣以棄鳳揖萬木之蔚春何連將之
颯爽仰拱霄之是鄰覩書館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極
驚蛇而走虺知草聖之縱橫臨清流而喜賦鄙秋風之

淫聲獨崑雲兮承嵐相若竟而抗衡彼會真之高館總
霍王之清儀琴桂之盈萬常沐雨而披烟儻冰姿於
夢綠非取媚而爭妍驗白花之噴薄銀漢於九天方
巢雲之入望亘黃果之縣連登絳霄以游目聳萬壽之
南山滿馬乾之垂實注爲池於石間企雖雖之峻亭詔
絶塵而可警欣無言之西岡紫丹華之秀蕊羅玉芝與
雲桂重南塘之非凡下丁香之密逕有門植之松杉望
禾麻于菽麥春稱大古萬形千狀不可得而備舉也而又
匪間作明秀之傑閣時梅蕤及春華偃霜風之老檜跋
鳳翼之敲幹蔭檀欒之芸館露凝思之雅堂備上台之
珍文若星燦而霞竟臣蓋閱赤縣神州之說方壺員嶠

之言既不周之具載亦同紀於鼇岑定洪荒之無考宣
始置而勿論第山川於時苗效于長之飛鶩登代山宗而
作貺書歷井於天門瞻觀光之日觀流鳥繹之駭奔維
祝融之巨鎮紫蓋之奇峰沿赤城而霞起滴丸嶷之
翠氛觀羅浮與鴈蕩渺乎盧阜之橫空陟嵩高之峻極有
二室之重結森戟戟之太華若秀色之可餐資天平於
林慮睇王屋之仙壇何諸山之環異均賦美於一端豈
若茲嶽神模聖作總衆德而大備富千巖竒萬壑何小
臣之榮觀忽承詔而驚舍華門之圭竇詣釣天之廣
樂驚蓬心與萬目蕩智次之頃濁欲無窮其勝槩徒喙
息乎林薄蜂房櫛比秩閑聯也埏蟻往來觀市人也營

訢如貢汲流也布算縱橫仵陌阡也累塊積鼓雄層
臺也翔飛鼓聚談論剖也其體宇崇宏日月也其用浩
博變化也塵野有以也雲落海而承宇既崛起
以首萃今又盤互而深阻迹而望之則或抗戾以分瞬
或附從而靈伍或跂然而仰或俛然而俯或相躡踞或
相牽牙迫而視之則或如羅虎或如虎或若會同之
再見或若之環培或引援而維持或參差而翅翮
或名三奇或號大古萬形千狀不可得而備舉也而又
瘦石蹲陣嵯峨巉巖靈壁之秀發於淮之北太湖之異
來自江之南伏犀抱劍紫金之峰凌雲透月瓊玉之巖
遂根擊而固結成聲琴之嵐拉湘永之丹橘列洞庭

之黃柑盈待風之棹舟簑笠相望以森萃青綸紫鳥出沒其間虹梁並亘旅檻有開嘉玉鳥之輝潤晞雲檻之嗣雄臨飛陸之揭蓼森平波之江鶴青翰投文竿却龍舟而弗御規橋而處安得玄珠於赤水仰神聖之在宥推無爲於象先擴充仁之天覆且帝澤之旁流復上昭而下漏宜乎絶瑞殊祥駢至迭輳潛生沼之丹魚萃育藪之皓獸神爵棲其林麒麟臻其圃屈軼茂而莫莢滋紫脫華而朱英何動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聞積水成淵而蛟龍生積土成山而風雨興皆物理之自然豈人力之所能蓋嘗觀雲氣之霧霧時出沒

而相仍作宴息之潤澤蓋五嶽之半天而雲雨之所興也故能抱虛壁之層層舉芝山之靈草而復敷遊賜以寄情或周覽以觀物得視聽之所及而不能得聽何神用之莫測使民氣之無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靈臺民樂其有徵武王之居鎬京物不失其性豈若左太華而右褒斜爲長楊之詩南毋水而北紫淵爲上林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堯訪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周穆賓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是皆篤要妙而有輕天下之心殊於造化則茲嶽之與圖共所也而況水浮陸走是天助神相凡動之眷來有和雲謠之唱蓋翠華之遠遊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擴廣愛之選想曾何遠於九重邃蓬瀛之清賞

有名山祝融紫蓋周洛爲址九向九背西有大華二峰而天柱嘯谷横其北渭川北其山以限天駟大河朔漢仰其若亹中則當而與天柱據帶河洛屏翰京國復見茲於中都竹前此而未設且山嶽之大天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完人爲而既分定具陰陽播之大鈞孰爲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令以一人之尊大於華夏制萬物而役使羣衆皇成此民而道濟天下夫惟不動心伴於造化則茲嶽之與圖共所也而況水浮陸走是天助神相凡動之眷來萬物之孳上故遠再覽而歲六周星萬壑千巖芳菲丹青之寫圖障也容曰嶽有五兹令益其一在於五行數

則差失主人曰客不問五行在天乃六氣君火以名相
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超次矧此有形創於神智生生
不窮悠遠之義然則五嶽視三公之官只嶽爲多男之
地乃其宜也夫何擬議客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嶽之外
矣吾聞乎嶽之說矣獨有未詳試知其中蓋葉鍰十二
皇居九重深嚴秘奥內外莫通願子陳其次第庶幾因
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以藂舉其細則莫能縷
數唯乘輿有時臨幸雖山嶽亦類於庭廡請先陳其巖
谷岡巒之體勢後狀其樓觀池臺之處所皆聖作而神
述盡宏規而僊矩夫民者八卦之列位嶽者衆山之總
名高爲峰則秀拔拱爲岫則崢嶸露色晚靜風光曉凝

翠靄而直上俯瞰而下臨不鑒陰欣欣其榮唯特立於
諸峰之右者乃主千壽照之以南極之星所謂山者如
此淺若龍鱗深若雲霄鎮煙霞於杳冥留風雨於昏晝
或累矩而可入或捫扇而可叩石磊磊以巖巖木森森
而蓊秀間則流澗交灑可卜以陰晴之候所謂巖者如
此雨山之間氣聚其中乎上則安若襄楫北於下則覆
若簷楹珍叢幽芳古木長藤籠絡蔽蔚高低相層鳥啼
花發則春容澹蕩霜降木脫則石角崚嶒所謂巖者如
此兩山之間泉流暗通或重羅以暎晝或偃草而進風
泉本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羅以暎晝或偃草而進風裏
長春之翠蓮挺堅節之霜松負晨曦之照耀露朝霧以
空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
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
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
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
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
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
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
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
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
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
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
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
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
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望
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上
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壁
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大
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迢
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迢
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裹
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延
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數藂復地形之
延裹迢迢大壁上望亘若

之湧冰輪齋心嘗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真見飄飄
之仙馭隨梟梟之青芬視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蒼碧之
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迴廊如璧月之環坐復晴曦
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發寶書之祕藏徐遠砌而散步
閱於策而寓興花雖芳而晝寂鳥雖啼而人靜倣隱士
之山堂取逸人之三徑其榜曰書館豈蓬戶陳編之可
並者也亭有勝筠周以美竹何禁籞之寶檻逈藍田之
叢玉已交夏而近砌復扶疎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聽
風聲之斷續遊塵不到清意自生目蒼雲之翳翳面霜
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長青宛襟對爽因以貺名且
館曰蕭閒深庭逈宇來萬籟之清風無九夏之劇暑棲

寫屋之寶玩備宸章之毫翰前橫江練修列山莊或遠
或近而上漢或笑碣石而爲羊超然燕處真道遙自適
之鄉雜花爭妍紅紫相鮮或引緣而爲茸或彌望而成
川錦繡照空而明煥風露散晚而香傳肅然行列若羽
林之萬騎參差點綴如宮女之三千四時之候參差不
齊異席珍之雜紛蔚以成蹊斯臨林華之苑見鏤
王之珍館至若山莊竹籬藍蔓菊蘩睨紅筠之其茂夾
修逕而高出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梢之蔽日
韓李擬盦各旭方而爭名故扶晨散綺洞煥秀圖隨所
寫而不一晴波融怡是爲鴨池望風中之飛練接雲際
之蕃昌此以壯天文之攄耀秀是知真人膺運非特役巨
靈而驅五丁自生民以來蓋未之有客悅然聞所未聞

下崇觀讀書以高飛翫詩以遠遊唯恩波之可泳豈陸陽之所遲練以幽芳蓼綠華堂
何工師之潛作見奇姿之異常鄰江梅之尚紅陋蠟梅
之太黃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薑鑪清遠之香恍聖情而
冥寐蒙天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閶珠戶而啟文牕
然而如此之類安能悉紀若夢遊仙驂騑而已客曰子
之所陳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皆得主人曰人間天
下飛潛動植率在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已
奚累言於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夸大兩京三都之緣
飾顧難狀於言辭徒充塞於胷臆客曰始置是事請質

之不敢何可以意測思慮之不至敢可以強知望壺
中之不容何可以意測思慮之不至敢可以強知望壺
中之不容何可以意測思慮之不至敢可以強知望壺
中之不容

於是鼓舞歡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

登瀛洲賦　元　蒲紹簡

按唐武德四年秦王開天策上將府關舒宮西延文學之士以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字館學士分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秦王朝謁公事之暇引見討論經籍夜分乃寢或仍設宴賜以盡歡又各賜金寶衣物之贊號十八學士得與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今秋

聖天子命以爲題謹再拜獻賦曰

紛帝令辰平籙極崎兮不驚八紘揮手氣豁呑塵觀今重明開天策羣上府表羣蓋世之元勳翠旌而前迹挽銀漢而洗兵曠文館於宸居偏館於神京坤珍萃于華壤淵靈降乎天聲於是秦鮮肖翼之彥行鴈振鷺之英咸游泳於瑤池徵翔翮於明廷觀其房以謀周杜以斷成褚姚之博學孔陸之窮經兩薛起河東之俊二李著關姓之貞敬宗按於民曹志寧級於郎星少雲臺之十哲多元愷之二朋分六子以並直各三番而遞更登以清都之幽邃給以天廚之奇珍贊以褚亮之珠玉繪以立本之丹青杳風日之不到隔仙凡於幾塵此世俗之所景慕而瀛州所以得名也是洲也環以學海之波資以羣玉之峰芝田花島之參差靈舟異石之蒨蔥圖書門棨之秘經史紬金匱之封振振公子之麟灌灌人中之龍薤容偓佺之丰儀漏落喬晉之心胷以至仁爲却老之方乘浩氣爲沖舉之功講論即吐納之妙揖讓爲屈伸之容清談霏乎玉柄長嘯吐乎長虹是皆來仙山於寓外而不知瀛洲之在人世羌馳情於虛無而不知人僊之爲貴也當大明之麗空布天網於無際跨黃樓之寫目折須臾望蓬萊於咫尺恐願刀圭之我分期凡骨之早蛻

登瀛洲賦　元　湯原

睹神彩於東方望神山兮海丘步仙洲之鼎峙阻弱水之西流海渺渺兮一碧塵汩汩兮九州以爲人世邪野馬不見其馳驟以爲天宇邪鵬背屹立乎虛浮仙光繽紛其悲雪瑤草綠蓼而明秋翁星星兮仙語風肅肅其冥搜蓂員蓂之微茫兮天香謐乎玉室接方壺之縹緲兮瑞霞明乎絳櫻綠衣之子瑤琴倚蒼虬控白鶴把青牛約瑤母以商略挾子晉以夷猶羣喬松兮此處羣俛仰兮此留斯清虛之士所謂瀛洲者而異

乎吾之所聞焉盖嘗神遊太和之世闢道鴻濛之先想
夫麟於辟苑御龍馬於羲淵而後知聖人之語常而不
語怪有國家者貴賢而不貴仙昔有唐之肇基偉泰王
之獨賢武功既以戡定禍亂之世文治所以粉飾太平
之年於是考石渠之故典訪文學之遺跡爰立館於宮
西貯游夏之儔匹若乃房玄齡之運籌惟幄杜如晦之
中心如一飛白之褒則處世南之可尚披香之諫則蘇
世長之忠赤姚思廉之事君臨難不苟于志寧之居憂
見者歎息又有蘇勗清亮李玄道之篤雅古今薛元
明孔頴達顏相時之討論乎典籍於是翠衣寇處
鎖環珮而夜直若乃語立本以繪其像命褚亮以誉其

德雖一時之盛典豈流芳於史冊想夫當時之引也詮
叢蘭於楚畹遊野鶴於雞羣縈于若蘇曰顏曰薛曰于曰虞果孰哲而孰
若瑞世之卿雲飄千若驚龍之夭矯秤乎若美玉之奇
珍蓋十有八人之在選也莫不智吞乎雲夢學貫乎天
人納羣生於運量挹元氣於沖襟皆足以翩翩乎當世
混色乎皇文奈何敬宗之超擢終微疵於等倫豈識鑒
之未遠抑心蘊之難明斯白圭之小玷不能無遺恨於
後人方今明明在朝濟濟在位尚倒滄海而搜珠貝畦
六合而蓺黍稷生方劇切於修齊治平之道而無慕
于廣寒清虛之府方溺泳乎古今天人之學而無愛乎
福叟麒麟之腊其瀛洲之匯選惟先生之進取展鵬鵬

生之贊參之立本之圖若河汾之高弟或亡國之俘孰
若蔡若蓋若子若蘇曰顏曰薛曰于曰虞果孰哲而孰
否曾某賢而某愚味遠猷與辰告僅執筆而操觚尚論
當時王石砥秩謂房杜有廊廟之器而伍之以世長之
述節謂孔陸有文學之美而祿之以敬宗之奸諛分番
而良智不聞所謀之何道參伍暇日夫何有於嘉謨比
晉陽之湯武之遘詖玄武於管蔡之誅秦王之憨德雖
多矜子之責有餘夫以布衣而圭窦其儔輩實而承
明共廬脫略公卿誇耀里閭固一時之浮榮非百世之
宏模遽瀛洲以爲喻猶隔污水而論方壺也厥今道闔
義軒治軼唐虞環四海以爲瀛莫九州以爲區家崇孔

孟人法程朱道山學者宜庶珍之士居鼎鉉者幸列仙之儒彼且陋洪度而不友耶喬松之與徒又何有唐之我污敖今子歌鹿鳴而來也寧致吾君於唐虞三代乎將期斯世於貞觀開元乎寧學顏子之學乎將與孔陸二子比肩乎寧志伊尹之志乎將與房杜諸公周旋乎寧入孝出弟佩仁服義以乾乾乎將棄雲飲露長往不來以自全乎夫并蘊不可以語海小年實異於大年神仙非儒者之所尚而功名亦道德之一偏瀛洲之事吾既無取乎彼矣前之所云子淵先生乃淳乎韜跡拜且謝曰遇各有時士各有志時而污隆志有同異遠且大者既命之矣自今以往卿下不負於所學上不負於聖世

瀛洲真賦

明 張霧

夏哉遹乎白玉之堂紫薇之府金井涌醴泉以洗穢石蜡負赤文而開戶于焉休息于乃亦沼而亦臺不作觀游于哉非圖而非畫其龜告卜其來有亭奕奕爰在堂左檻以曲檻攏以疎簾匝以華池激以清泉鄰鮮濯戟其容與石龍噴沫而蜿蜒簇簇相分寫立而雪上古藤于側結而雲旋翻紅葉于玉砌映碧苔于階今朱軒華隨意而鋪綠花不語而解妍挪報春于檻之畔啼鳥求友于樹之顛物固會心而自遠于地亦迎絕而非偏夫誰錫之嘉名乃以比於瀛洲之間也若夫不藏而露乎天閑地貞穹矣不丹而赤今風景駭矣金門玉堂富弘壺矣圖書千秋盈石室矣潛文綠字簡帙縱橫琴吹歌鹿舍石矣斯固三山之幻不足夢鯨川之渺不足盼漢泉觀其末歆唐弘文而衙宿也若乃奧室之區虛乎清虛大人所以滌性焉陰陽之樞宅於正則神明所以運物焉蓋聖祖樞金鏡灌文明於中和執粹精芭盥承玉鑄金成祖羅其躔宿章后攀其金綸英皇訢其雲構世廟勒其徽篆惟列聖之儲材於不貲子乃以畢集此亭也於是著作之彥圖籍之備息六月棲一枝博觀以物茂對以時朝市咀宦海之味冠佩亭山澤之朕謝刀記而陰陽蒂蝕其

白脫飛流而得喪蒂平其觀告卑息藏于未石蓄造化于魚濫觴宅宅露霑后后其厚物也如泉源之不竭希希夷夷雅雅魚魚其觀世也頹然照之不疲此之謂得易之髓味道之腴欲罷而忘言獨解而自知者與是以東陽和東於四朝文達卷還而好忠長沙遵晦而冷變新都定東而鉏先文襄部武而揆奇永嘉造膝以鞠躬華亭安值而體志荊川發寇而程功夫惟二祖八宗浸潤滋植而不有今乃以獨尸於瀛洲而自遠于移移有美亭于義身于帝居超氣埃兮凌郁思君子于穆穆有美亭于義新又歌曰有美我兮亭之側何以報之于恬愉焉則一念維營于四海充塞上有高穹于下有高穹并可汲于

亦可食此享不朽竽與皇明受福而無極

賜同遊西苑賦有序

明 費宏

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秋八月望後二日聖駕出遊西苑遣司禮監官韋霦召臣宏與臣時從至無逸殿皇上御東翼室賜見論以暇豫同遊之意遂命徧觀殿宇亭榭臣得伏誦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所作農家忙律詩及皇上所題幽風圖長句與左右二碑再賜入見論以盡心匡輔有見必陳拳拳以薦進賢才民生邊事爲急又謂每歲奉慈宮出遊西海但行路祭之禮爲弗敬命臣等詣北閘口相地立祠賜對久之命賜酒餼既辭而出又傳命令霦導臣等至清馥殿一遊因得徧觀翠芬錦芬二亭及花卉松竹乃至北閘口玉亭相立屋祀神之地折北過還循宮西垣徐步而跖臣頃年家居側聞無逸創殿幽風構亭仰見皇上留意詩書知小民依於稼穡而欲恤其艱難一遊一豫惟省耕省斂是務以勤居逸朝夕不忘所以屏嗜慾奮精神而延長聖壽固在於此所以施仁政結民心而鞏固皇祚亦在於此誠萬世太平之基宗社生靈之幸也顧遠在山林末由覩覩其盛今蒙恩復用入朝未幾遂得被同遊之寵懷快覩之願實千載一時之遇何其幸哉謹撰賦一首鋪張其事蓋皇上之謙恭接下仁惠愛民比隆堯舜高出近代臣總史事當傳萬世自不能已於言也其

辭曰

由禁門而西出兮望岌業之新宮煥金牓之門懸兮上輝映於層空殿錄書之無逸兮亭寫詩之豳風本堯簒之攸昌兮發至理於周公惟王業之草昧兮率肇迹於農功知民依在稼穡兮必軫念夫鰥窮仰吾皇之明哲兮踰堯舜之希蹤豈成王之可望兮乃自抑而謙冲取周公之訓戒兮獨閔閔於村農當八珍之前列兮念民腹之未充躬三推於帝藉兮敢卑而橫縱斂嘉穀於秋穫兮需御廚之常供昭后以親蠶兮欲稍習於女紅繅柔絲以成帛兮備祭服之紘縫以乃勤而處逸兮惟慎始而圖終屬秋氣之平分兮日未晨而方中忽鑾輿之時邁兮乘御天之飛龍環太液而周游兮庶柳陰之垂虹召微臣而同樂兮曳委佩而景從前臨座而造膝兮聽玉音之雍雍論締構之初意兮令寓目於西東荷慰諭之拳拳兮勉匡輔而輸忠又縱觀於別殿兮步徙倚而從容把芳樹之芬郁兮賞錦檻之芳叢念微臣之於此兮實千載之奇逢媿天恩之難報兮其何以仰副乎寤寐祈雨暘之時若兮慶歲事之屢豐庶皇心寧而聖體健兮荷百福之攸同瞻前星之輝輝兮協吉夢之熊羆歷年邁夏而益周兮豈但媲盛於三宗

大廈賦 以君子用心若斯乎

唐 彭殷賢

段觀遠古邈聽前聞北辰居正南面爲君莫不茅茨土

階以恭儉而爲度上棟下宇避燥濕以爲文聲芳訏謨乎五典德廣兆映於三墳迫乎纘戎天秩啓迪人羣以爲百堵仄陋不足以光先正九筵迫狹不足以垂景動於是資奧區而寫城闕憑大壯而列宮梦杞梓庇匠於李稗林衡儛木於毫分既而工用其法人來以子蠻鼓逢逢版築儗儗離婁督繩以爲度般輸削墨而爲矱侔造化以制作越埃塏而資始珠網滴瀝而露垂丹刻耀飛而霞起危簷矗以露齗高閣立而雲倚遠而望之莫測其端倪迫而察之但驚其峻崎仰鵠鵠之不逮豈燕雀之能擬於是發禮以養之勵樂以樂之可謂休以令聞垂之億稚者也既而馮陳就閒是遊是縱笑語卒獲聲色攸重邀觀則環拜興舞命賞則夾道羅從以爲一生之歌斯笑斯千載之善禧善頌豈知海縣則天下所有帝王則黔黎攸共固惟不節之嗟蓋不知其所用也豈與夫明主君臨邊鄙靜謐儉以足用貴在無佚尚菲陋卑宮室爲無爲以自保事無事以終日故得國家載寧帑藏充實福祚乃於萬斯永子孫則百而逢吉屢降衰矜之詔頻優耆老之秩斯可謂皇哉唐哉皇哉而天地長久何三五之能匹也

唐 郝名遠

大廈賦 以君子用言爲領

皆者天地氤氳洪氣始分穴居野處獸聚鳥羣達乎聖人演卦垂文上棟下宇庇廡之在君爰制廣厦克崇崇勳崛起黃道孤橫翠氛歸乎五典德廣兆映於三墳迫乎纘戎天秩啓迪人羣以爲百堵仄陋不足以光先正九筵迫狹不足以垂景動於是資奧區而寫城闕憑大壯而列宮梦杞梓庇匠於李稗林衡儛木於毫分既而工用其法人來以子蠻鼓逢逢版築儗儗離婁督繩以爲度般輸削墨而爲矱侔造化以制作越埃塏而資始珠網滴瀝而露垂丹刻耀飛而霞起危簷矗以露齗高閣立而雲倚遠而望之莫測其端倪迫而察之但驚其峻崎仰鵠鵠之不逮豈燕雀之能擬於是發禮以養之勵樂以樂之可謂休以令聞垂之億稚者也既而馮陳就閒是遊是縱笑語卒獲梁棟蟠蛟蜻於上楹方井圓泉旋芙蓉於倒水壯而且麗豐不踰軌輪焉奠美矣盛矣懿其梁棟之任固非斗筲之子夫成大海者百川所歸講明堂者多材是共亦猶一人出於百寮從爰建殷肱而作輔宙其無而有室之用張公獻禱吳子作頌蓋亦美上古之淳朴防後代之驕逸皇矣上帝臨下有秩六合清晏八荒夷謐方祈抑末敦本斲雕歸質異茅茨而立宇惡其飾以取卑宮之名削土階而度堂起其厚而崇破觚之實猶且明數泥隱寤寐英魂燕坐閒而相賀鸞鳳來而應律思與羣公卿士衆官庶邑議經濟之法度籌安危之得失優哉游哉日慎一日斯乃國家之盛事嗟難得而賦述獨有閒逸林野洗心蓬蒿想芳桂以淹留撫寒松而未出希薦之於大廈保柱石之終吉

階賦

唐 樊晦

昔在軒后棟宇惟新纂諧大壯輯及萬人修宮室以齊列起趨戶而相因然後橫高階於左右次危級之相遞上嵯峨而山起下前劣而龍鱗生莫莫於堯日舞干戚於舜辰亦可以望聖帝升降覩享頤賓若乃憶趙妃之嬌妒窮漢武之寵慈昭陽特起麗飾繁縟梁纏藻繡丹綠砌鉛黃金砌閶白玉使宮女而攢望聊優游以自足下朱履而影亂參差度羅衣而香飛斷續亦有珍物旁秀瑰奇四獨珊瑚碧樹弄晴風明月隨珠耀初旭及夫陳后長信獨遭棄捐塵駁紫蘚庭鋪綠錢望金屋而魂絕對玉階而愁連至其戰國云亂七雄相踵秦兵大起圖郢郭而已合趙楚同會運籌策而未官嗟兩君之不決歎毛公之獨賢塵高階而直上挺長劒而無前豈不以斯階之見陟光厥事而能全既而衆狀叢開奇勢難纂或干天而上峻或盤空而不斷望之則意況升之則步緩對謝庭而王樹中榮臨兔園而芳蕤上滿觀臺殿之要者實莫過於茲階美崢嶸之壯麗故作賦以述懷

柱礎賦

唐 王諲

稽古太初穴處巢居則大壯之垂象上棟下宇成其室廬造於中葉僭奢違道未衣綴緝土被文藻列磚甃於棬檻施長虹於樑梲謂柱柱之不堅施柱礎以俾其壽

經進日講官起居注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序

目錄終

室宇

狹室賦

歷甲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自得余館之隘秋良弱敗而極微闢寥庑以延外鼎室則户以捐檻接柜而交援當祝融之御節藏朱明之隆暑崇臺廣榭若乃重簷實天藏耀莫燄沸騰鬱溜奔激白黿馬之流芳器用爲之浮漂彼庶貧而不怨嗟生民之攸難匪廣厦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

晉 潘 岳

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其時歎

居不必陋食不求簞豈獨蓬蒿可永而陰棟招惠寒必膏粱非美而飲疏以養酸俎可以充性不極欲以析龍肝清室可以避暑不列冰而興夏寒於時融火炎炎鴈猶共趨南義織暑夕陽傍照爾乃登通扉關櫺幌綃幕褰閒堂啟微飈凌閨而直激清氣乘虛以曲蕩温房悄以無作固當危於可否奢其適莫聞窓誰驚其心居陋以安其體揚文以見其志且貴不如賤善亦同惡貴則但益憂勞喜乃未離貪著徒憐顯得之禍虛纏愛慾之縛前事既忘後車焉誡僕來未久有感或去可以無作固當危於可否奢其適莫聞窓誰驚其心居陋寧改其樂蓋老氏稱德所貴先慈孔門之道士以貫之於常則有尤出厥屈伸乘運行用隨時說無去無取涉虛趣心階靜緣室惟生白人則思玄厭百慮之勞止歸一途之元然暖乎巧智盲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成貪兆役二見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貴而不衰性何煩而不夭每揚源而追末必志多而獲少玉帳瓊宮固眷於豐茅門金穴恃滿於隆榮與慾而俱戲事隨憂而不窮陷誉爲之桎梏留健羨之池籠心元是幻法本皆空莫不因無證實假異生同魚何知而樂水蛇何意而憐風大哉默識守此玄通願瞻天下還如夢中

唐 魏 歸仁

張校書作虛室賦以示予文旨清峻玄義深遠予味之有感聊爲宴居賦以和之其詞曰

氣序忽諸日月其除夏晝炎歊秋至凉初地僻而人物自少庭閎乃室宇成虛窈爾無悟蕭然宴居覽聖賢於上古窺得失於前書或智之不足或愚而有餘諒千變而萬化尤難得而備疏若夫名因行立身由才致官要則誇議斯起譽高必謗歊自至所以君子逃名達人避位養性以安其體揚文以見其志且貴不如賤善亦同惡貴則但益憂勞喜乃未離貪著徒憐顯得之禍虛纏愛慾之縛前事既忘後車焉誡僕來未久有感或去可以無作固當危於可否奢其適莫聞窓誰驚其心居陋寧改其樂蓋老氏稱德所貴先慈孔門之道士以貫之於常則有尤出厥屈伸乘運行用隨時說無去無取

亦何慮何思

宋 郭祥正

石室賦

瑞成之北徑五六里有巖室兮洞開其上則七山建斗司天喉舌其下則淵泉不流停碧一杯寖之則肌髮冰酌之則煩心厥四旁則石乳玲瓏中敞圓蓋窅窅萬丈無窮其崖孰納忘兮嗟肺腑之已露孰止戈兮來兵伏而相挨儼衛士之行列肅廷臣之序排紛披披于蒂萼粲樕樕兮條枝安而不可動者爲梁爲棟奉而不可止者爲虎爲豺龜蹋首兮屏息蚪奮鯖兮搏雷怪怪奇奇兮千變萬態愈眩愈久莫測其端兮悵惚驚猜何人境之附近而仙宇之秘異如此者哉蓬萊方丈瀛洲設雜揔昷兮窈窕春潰風于昭回或命佳客或寫幽懷考二李之勳策皆一時之逸才援玉琴以寫詠歎夕陽之易頹方謝事以言反眷茲室以徘徊雲慨容兮決莽鳥送音兮悲哀況百年之將盡邈夫萬里奚復來

宋 晁補之

是是堂賦有序

是是堂彭城劉子義仲之所作也劉子讀古人書則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處今行已則欲就有道而正焉如荀子所謂是是非非謂之智者以名其堂而居之而南陽晁子補之聞而疑之曰劉子果於自信果於不信人也哉夫理無常是事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爲非而劉子獨曰是誰使取正使天下舉以爲是而劉子獨

使之正女後飛電使衛屬兮前奔霆使抗旌王良御以踶躒兮河鼓隱其砰磷涉橫潢而擢淹兮借斗而轟轟九虬蜿以承綏兮六鳳翼而繽紛載格澤而雜厲兮嬉撥捐旬始而遺櫂謳無朋吾孤往兮騰光景之所經俯六合以周流兮觀一氣之所作也劉子讀古人書則曰兮問默處所休屯茫東西之無軌兮洶而與言兮若不見而不聞將下車而從之子則竦身而遐征忽寂寞而莫質兮形欺魄而獨存神黮暗而鼓浮兮涕淫竟而雷揕聞佺喬之達者兮將與議夫本根靳于保已而不失兮何足與論此之至神鵬南徙而終息兮彼安知夫天地譬井蛙之跳榦于吾亦安知其

執智謂道非物之外今盡反求諸世間判得失之兩塗
今一智者之足明世溷濁而智鮮今新得鹿而國爭曰
吾不知孰是今據有鹿而偶分待黃帝以占夢今曠百
世而莫尋雖人跡之所至今如第北之衣皮閩中國之
有蟲今咀葉飽而吐絲化草木之所染今煥五色而陸
離所不睨而憧怳今咸莫信而我非饗香以爲朽今視
素以爲黑有謎疾而慮易今意是者之反疾衆謂西施
美子何高舉而深潛魚熊掌以爲羞今帶蜘蛆之所甘
物各驚其所知今孰爲是而正女蹇多知而博辯今盍
質諸魯之君子曰經禮三百今曲禮三千非堯舜禹湯
之適今爲他道而勿傳守株以待冤今卒不可得從女

以決疑于而增余之惑規吾觚以轉圜今如二兒之千
國權謀既不用今仁義又見賊哀失時而翹跱今改度
誠不能陳瓊茅以潔中今懇神龜以占朝從而莫違
今吾安所行女意王倪蒲衍子不知今蓋缺昧蒼於同
是違一世何不可今山澤又多龍蛇深林杳以無人今
雨雪其來加前夔魖後虎豹今猵狖笑而施施石嶙
嶙嶼以增波今路阻蹇以委蛇結幽蘭以獨立今歲
將莫而增晞懷同心之離居今悵猶豫而狐疑必趣廓
若此而後可今雖濟百世何足以嬉譬鄙夫之硜硜今
經溝瀆其誰與懷古人之兼善今吾不忍抱吾之所獨
五官異用今物各派吾之一以聞聞性今一非有異回

呈降衷於下民今夥性其常猗於穆而難名今生生之
良翕衆美而具存今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況今豈
外鑠繁中藏年華逝而寖長子紛事物之交相非元聖
之生知今惟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今橫流始夫
溫簡底以動今不北乃厥初之或戕既志帥之莫御氣
決驟以難翔六情放而曷禦百骸弛而孰強自青陽而
逮於暨黃坂以芒芒悵翼然於中道盡反求於厥初厥
初如何夫豈遠歎彼劒劒以向井我惻隱之奉如驗端
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塞而聰如謎而途知睨視
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子既知其然今子惟以遂
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子惟不息以終之子視今毋流

于聽今毋從于言今毋易于動今以躬惟自反今於理
茲日新今不窮遠充實而輝光信天質之本同極神存
而過化亘萬古以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而頗氏
之于所以爲道學之宗也歟吾友石君築室湘城伊抗
志之甚遠揭華榜以惟新命下交今勿固演妙理以旁
陳探上古之眇微得斯說於遺經謂匪迂而匪異試隱
几而一聽然則茲其爲遂初也又豈孫興公所能望洋
而瞠塵者乎

朝山堂賦

宋 晁公遡

吾行半天下今閱重岨乎西南之坤北有萬夫莫開之
劒閣今東有崄過百牢之慶門外瞰六詔作屏今中貫
三巴而爲垣瑞碧鈎連莫知其深今儼羣峯之拱列
迓祖屬而趍望今高厳遮乎日星臨以白帝之神秀今
誠衆山之所尊有美一人肯顧此万今謂柱下史之耳
孫高四海以視營今時樹羽江濱屹三峽之鎮其穹然
今翼山四面而駿奔啓物色分留之秘今欲所遇之畢
陳擇勝會以還縁紲之飛觀今麾老氣九州之傾觀萬
川猶知宗海今雖九土莫得而埋則羣峰之起伏縣延
今至是而亦必有所臣矣興感於此義今蹇頹堂而
正名憎負固之非無意乎髮有時或上衝乎冠巾惟漢
中興已受天命乎而成家乃欲爭帝而亡新吾直欲鏟
赤甲白鹽之疊嶂今洗蒼藤翠木之幽昏恐此復其偶
然今網繆牖戸以逆淵海乎之下民讙五更之鼓角兮
聲悲壯即殘夜之山月今屢空明諒身雖去國萬里今
心未嘗一日忘君嗟乎名堂之意高矣爲慨然而賦之
尚庶幾起九原於東屯瀼西之詩人也

壓波堂賦

宋 楊萬里

陳晞顔作堂洮湖之上榜以壓波命其友誠齋野客廬
陵楊某賦之其辭曰

敦復先生宅於洮湖曰與湖居猶以湖爲陳乃堂其
涯去湖寸餘蓋城虎牢以逼鄭晉退三舍而于玉不止
者歟一夕波歌鏡底生月忽失洮湖之所在但見萬頃
之平雪先生欣然曰吾又將載吾堂於扁舟對越江妃
之貝闕我芰我裳我葛我巾筆牀茶竈瓦盆藤簟左簡
齋之詩右退之之文舟人之權一從而先生諷然若秋
空之孤雲矣先生方獨酌濁酒悲吟苦語攬鬢蓼之霜
搜象外之句管城子皆先生環玦而攻之麾之未去也有
風颯如有瀾烟如舟人曰浪將作矣夫子其歸乎先生
未及答也小波屋如大波山如龜魚陸梁蛟龍唯肝馮
夷擊鼓而會戰川后駕車而疾驅眇一葦之浮沒眩秋
毫之有無舟人大恐相顧無色先生投袂而起仰天而
歎曰吾與洮湖定交久矣而未嘗識此奇觀也子慶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見其心請改事湖庶幾歲晚
之斷金

惟安堂賦

子鮑子爲己之學經世之資投刃成風儒先吏師作爲新堂銘防暮遷惟安是名命陳子賦之陳子曰世有至愉佚在己而非物士有真富貴非金朱之謂蓋是心也以道寧以物殤寧之存殤之喪孰能名仕版而志漁樵之往還身官箴而思滄州之浩蕩等聲利於桁楊視遠廬於霸王悗然乎進爲悠然乎去歸羌卷舒之無心豈出處之異岐繁鹿門之裘翁若方伯之子浣偕子耕而妻薪寧嶼寒而飽餒曰遺安之是計終長往而不悔彼陶翁之不屈爲無食而暫出賦歸來而投簪徑反關而客謝審吾身之易安顧何賴於紳笏惟子鮑子超然高

驤仁宅之爲居今匪義塗吾無行玩名理以自怡今謹邊幅而爲防鼓吹乎溫吟介甲乎其溫良固時顯晦偕道翱翔遠初可尋嗚呼不遠由外無擇又不屑靡旬之遐藏雲脫岫以陰合水反壑而鏡清異屈子今衆皆醉如徐公今世無常夫何往而不安顧紫紫於斯堂惟歷聘而轍環曾仲尼之暖席當去容而焉留孟子應幾於齊國矧火暮之肆虐仰嗣聖之旰食死徙蓋幾何人而焦勞冀乎生息行于學以撫時吾固知可以寧奔逸而植僵踣俾橫目之同安今喜氣亦形於玉色是謂推己以及物心泰而固哀與夫斬吾之安而土苴一世嘗於道孰爲失得邪子鮑子

侵削而就花蔵和買無慮十萬緡今曾無一錢之償權酤之利幸奪於有力今財賦淺以荒涼兼幷之弊蔵於大族今編戶餒於糟糠茲又越中之巨害今姑略言其大綱若夫民事之在天下今固不足以知其詳有一言以盡之竹曰生之而不傷擇守令去姦賊慎勿擾今如牧羊茲哨敢之懷懷今願入告於天王

清清堂賦

宋 王休

清清堂清清然人踪今市井風景今林泉空庭弟養鶴翩翩好鳥飛山前靚几弟張琴雍雍雅調來湖邊山隴勾連今明秀湖波停蓄今清漣白露乘風今隨茵蕭青蘿縣樹今牽茶煙公門沉沉今晝靜里閒熙熙今春妍

客至今嘉話客去今陳編清清堂清甚矣玉壺水金井水氷無渣水無滓堂上之人當若此堂下之人見底裏七稱慈令張清令日堂名良有以我來弔古天茫茫一曲清歌白鳥起朝望清清而行暮望清清而止吟耳嘗聽松竹聲幽襟不著塵埃氣道義苟非彼千馳今焉視苞苴永絕於四知今何畏仰希孤竹之風俯嘗氷蘗之味祇恐清太過而固中不以人弗知而自棄嗟夫山川不改棟宇常更品類不一好尚殊情匪人則然物亦有徵屋皇非竹實不食鴟鴞見腐鼠而爭秋蟬吸林杪之露蒼蠅集砧几之腥欲知清濁兩途之肯綮實分乎公私一念之初萌嗚呼日月皎皎于今悠悠誰爲清

流今誰爲濁流公許在人乎何思何譬濁流貽斯堂之羞今清流垂斯堂之休

賓月堂賦

宋 林景熙

南厨萬葉君堂於山之陽野蔌盈俎春醪在觴索居無朋欲飲誰相依有客自天東駕五雲而來冰佩金裘氷委玉質初流光於簷楹忽散彩於庭閫不由介賓竟造几席主人見而異之曰噫嘻此佳賓也揖與同坐清寒襲肌於是撥觴與俎把流瀣以爲醴攜斗柄而酌之匪良裸而投瓊意烱烱以相依主人謂賓曰古稱孟嘗三千珠履勢交何常合敗如市生死翟門喜怒廢里太行之山盤渦之水陶潛所以息交劉峻因而埽軌乃若高

照萬古渺視九寓不翻覆於雲雨豈遷變於燠寒對之可以增璧眸之碧即之可以洞寸心之丹若子者子所樂賓恨相見之晚也賓再再促膝若復於主曰當今非但主擇賓賓亦擇主尼父所三不主衛莊宗元亦容辱於王伾閻閻設兩入膜何爲黃金之臺徒觀美五花之館空遺音閻閻以至於今閱人多矣知愚好醜悖澆戚繆代奇度情況有遺照乃若持玉斧今拔河漢以爲文斫丹桂今祛層陰而絕塵斯靈府中自具廣寒清虛也而不然者豈予所屑賓峨眉秋影昔白之賓今賓子乎南樓夜色昔亮之賓今賓子乎主人聞賓言再拜謝顧影復自笑曰當闔天地間萬物之逆旅往過來續寓

形幾何吾方援援焉身自爲賓又安能賓夫賓也雖然是當有耿耿者留天地間萬古唯道不朽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聚倖所以著則誰實主之夫豈以有限之形而欲結無窮之文哉古來既夭殺咄嗟斗轉河低賓不答去亦不辭第見斜光回薄林鳥驚棲主人舉手招賓賓已在西山之西

棘堂賦

元 袁 桷

昔嘗疑夫漆園之叟學幻而逃虛詢蠹魚之疏考風土之書莫之敢圖余游上京有客北窮大金山西歷夫蘭南踰雕題東趄三韓觀滄溟而言茫茫禹跡子所履者誠然乎冬裘夏葛寒暑之運環也今也日臨中街觀飛

水震毚集於噩稻菽於壤載斗挼漸承露凝霜子安覩而靡猜駭聞忽見知奚第乎齊諧吾先教夫九州著而言之屢熟之稻南州是專十丈之蓮擎峰所傳柘化石以錫貢樟生庭而爲州梅梁分以鎮妖祥莉肇乎維舟杞犬吠而質變侯人形以割技華乎雒常瑞於皇圖冀英屈軼盛於堯世木流產子以成國樹古眩精而爲魅松分秦王之封柏禮蜀相之祠若是則復何疑焉在昔大帝窮源嵬荂見北源之鷁視之若雪即之如雲得其遺羽大尋不能以論是蓄物者非寫言也耶維老彭之遺裔握六氣以自馴挈茲盈居其名爲春二儀絪縕周流無垠則以自儀道公私至淳吸兮若醴旋兮若輸肅兮

似法照今如春行乎六合而不蹈則所謂八千者吾猶以爲歲年之稊米也容揖而去遂爲之賦

喜友堂賦

元 袁 桷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攜挈東西竄奔三歲而歸蒿萊沒垣有季黍纍纍亦倦於行顧瞻嗟傷潸然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親鳥巢於林獸穴於荒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乃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龜食其舊除荒疏穢以户以牖先生左庇其季在右雍雍于于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

歎揚袪振弁粲齒舒顏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囚者喜釁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聚蕞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圃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爲人化虛作家驚逆痛定未遑其他恂恂骨肉感歎咨嗟遂圜圜於一室告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有原放象舜寬爲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丁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邸急語唐宮飛鍰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爲警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墳先生之身雖窮不

偶我覩其私爾足兩手食不待奢分饗併餐衣不待華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屋坐諷聯席昔也斯墟風棲露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燐走今也斯堂圖畫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伸於閭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畝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笑言醞此醇醴登如春温凡登斯堂與飲斯醴顧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爲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衆客酢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酢衆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耕寔堂賦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寔其說曰吾畴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蹇躓於勢利之途數驚而多惡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爲且夫望雲展翼野鶴慢以爲禮吾得以寔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系時而不自爲吾得以寔吾心思豈與夫搖脣觸罟詭足詔機駕戴笑之亭薙敧謗之祈豐憧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邪客戴某聞而歎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羣有徼稼於器而菽粟不分冰耕露蘇水種火耘彼田者或秋乎勤晴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而君之何鬼躬哭眠或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鶩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宮於吳楚縣所既知而不知若可以類與彭蠡之渚震澤之區田其濱者饒於壤而疏震其上者瞰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雍于于豈非以寔以寬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渠糞山而畬弓掊寸墾歲無豐儲蓋用寬者不勞而嘗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疆道德畦畛禮義播治羣籍陛崇列藝豈弟閭望以爲嘉穀優游篤老以爲樂歲方欲發慶膺洽春秋邇無都之不恤遠無之之不周耆年勝客以來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慝息

甫拔後扶嚴民日進迎猫虎也雅素時飭亭曰仁也清儉和之本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實蠹焉而伸莫予吐蓋藏兮而寇莫余儕不競不寧不芳厥土亦不穢予宇蕭墻牖戶以保百世之風而物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以爲益敗壞與望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吝客媿恥於其鄉嗇平先生道益堂想見郊曲閭風而遞酢交好薰德而稱良人懷閭里之訓家牧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惠寄祇降康門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跨竈之多獲奏鼠壤之餘糧何足之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祥麗天東作胥動

先生方清齋啓閤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爲賢於張老之頌

黃山堂賦

元 陳 櫟

維大好之山水昔專美於新安大好中之尤者孰有大於黃山峙古歙之西北高戛日而摩天四千仞之蒼翠峻極之絶顛下無底之深潭既白懸於布水亦紅盤於砂泉信山靈之都會嘗此煉乎神丹精之所既成盈而勢阻木無雕幾文弗蜂標名之各異事稽跡而猶存曰容成與浮丘更昭揭夫軒轅奇名六六之內此鼎立而爲三黃帝二仙以書游宜姓山以黃而永傳欲識山之眞面目奚必親履夫嶸巖凡宦遊於此邦惟閒眺而選觀擇郡治之勝地搆高堂之數間納遠翠於軒楹數天際之煙鬟俯千而俛仰若再生於雲端自清濁之既判何山不出於人寰執以此山當三皇之世來神聖之時攀緑皇而帝與王羲文質曉戶玲瓏坐必虛左席必設重其前則晴嵐蒼靄晻晻晨新安之古郡欲醇古而弗誼鮮嚚訟之瑕筆多發業其儒冠以靜重而淑之將卧治今非難惟字民之良牧又觀風之大賢登斯堂而送目見太古之山如見太古之人焉彼蓋公之明黃老猶難堂見舍於曹參何如黃山之在望常若挹黃帝與羣仙法黃山之作鎭仁心靜而常淳涵法黃山之興雲仁覃霈而蘇惸餘儀刑之靜對送萬古以無言存古意於胸中心見山而常安噫嘻降古而今時固變之返今而古理所固然蓄望黃山而無悵於黃帝坐見太古淳風之挽還

王山草堂賦

元 趙 麟

東山之邦崑山之陽有碩其人於焉徜徉夫以青雲卓絶之姿野飯溪之趣芥千金於水心謝尺璧而自回脫屣軒冕游情空古於是即山巖之深潭既白懸精之所既成盈而勢阻木無雕幾文弗彼土搆堂維仞茸草彌宇蓋將追草玄於西蜀鞅流花於南杜者也觀其盤桓榮延陸離發宣審端卜地而吉叶天蓍弗納於危棟材奚擇於修榱故南軒之如於以凝善類之彙進對西疇之桔於以知稼穡之艱難模素

淳厚次第聯翩視高實之煙若異一區之旋乎煌乎譚於襲衣而尚文錦蕞蕞乎八音盈耳而調朱紘其外則重扉洞開棲巢旁通吐納赤黃檢映蒼紅其內則綦潛文質曉戶玲瓏坐必虛左席必設重其前則晴嵐蒼靄晻晻晨新安之古郡欲醇古而弗誼鮮嚚訟之瑕筆多發業其儒冠以靜重而淑之將卧治今非難惟字民之良牧又觀風之大賢登斯堂而送目見太古之山如見太古之人焉彼蓋公之明黃老猶難堂見舍於曹參何如黃山之在望常若挹黃帝與羣仙法黃山之作鎭仁心靜而常淳涵法黃山之興雲仁覃霈而蘇惸餘儀刑之靜對送萬古以無言存古意於胸中心見山而常安噫嘻降古而今時固變之返今而古

奇層巒疊嶺引泉汲古靈液心冷玩好時出有列羞等
商尊周彝秦鐘漢鼎雖遠速於後靡實奉奇於博敏玉
堂金馬彼軒冕以何爲流水桃花豈武陵之路永又有
牙籤玉軸左圖右書峨弁垂紳前踪後起語必無愧歌
必康衢一詠一觴談辨喧呼胥樸星斗咳唾明珠鼓焦
尾而悲別鶴披芸香而落蠹魚於是尚陶匏徵觀觥醴
酒設珍饈俱方圖一局決勝成圍左右八籌更拾投壺
節以辭人之鼓浮以太白之觥賓醉踹躅主笑胡盧方
且進海錯如山蔬摘芳卉咀蓴菰雜大塊睥睨庸奴
閱春秋於朝夕寄雲月於江湖醒則橘斗夢則華胥其
視蓬瑤遺簪之樂孰若傲物忘世之娛此草堂之佳絶

蓋希世之奠如直南華老仙之曠達又豈碧山學士所
可比作也哉賦未已客有進者曰子徒知椅梧於草堂
之麗而不知鈎摘於玉山之名者也今主人之結草成
廬卜山爲鄰也上非求捷徑於終南下非探至寶於崑
岡固將韞美深藏種學韜光文彩內克閎麥外彰猶玉
之在山而澤潤犀芳者乎溫醇堅樸縝密和樂示人弗
衒守已強礪猶玉之在璞而不事雕琢者乎璧絶無瑕
清越有聲器成範積價重連城猶萬鎰雖貴必有恃於
玉人者乎是則草堂之勝固擅乎玉山之清而玉山之
名又繫乎草堂之英也子其知乎哉賦者曰唯唯於是
圍松葉之餘煙漏管節之墜露把玉山之清趣寫草堂

石湖賦

二友堂賦 有序

元 汪克寬

余友張文王卿先董明善先生四世孫也伯仲三人刻
苦自樹不墜先業構堂植松竹梅扁曰二友其兄介玉
愛松弟仲玉愛竹皆以儒術就吏祿而文玉癖於詩以
梅自娛訓導鄉校有年矣都太守嘗辟爲司會不就士
輩咸異之昨日與登斯堂徵余爲之賦

承先祖之嘉惠宅雉堞之東隅構榭禮之開牖列軒檻
之敞虛植松梅與茂竹象康樓之鼎居儼清賞之朋從
篤高誼之友于時三會而笑傲翛又樂夫潘輿繫屬操
之不易歷歲晏而與俱彼美大夫蒼髯倒接走趙龍而

之故人祛大暑而辞易姑備用於簡牘畫刀筆於篆刻行登進於玉堂俾編修於史策若乃風霜高潔陰谷嚴凝委花萎蔣茂草荏寒曜既芳華之寞寞驚晝氣之稜稜唯三世之榮茂侍強項而守貞棄後凋之健德歆末景之三盼宜高人之景行爰尚友而怡情於是萬貨告成三餘多暇拆合黃之滿篋泛新綠之盈罍偉昆季之擅藻蘇胥燕坐乎堂下始嘗草而介壽祝喬松之純祉春一枝兮班班日三竿兮灩灩綰久交於無射樂天倫之開雅喧市道之澆漓或朝逢而夕合詎同氣如仇讐剖連枝於中野始強笑而追逐倏荷石而鄰瓦暗清河之高風盡顏恩而面赭乃從而歌曰蒼松欝彭欝交蔡陰兮義

竹叢生如相親兮中有橫斜局先春半夜寒冬立霰尚人竹志士取友惇天倫兮紅紫不爭微塵兮又歌曰高堂軒奧屹華構兮雁序詵詵三五之夜兮歲晏怡愉騶永久兮齊秦慈君介眉壽兮節設堅貞世鮮有兮抽思作賦貽不朽兮

翠屏堂賦

元 陳時中

滴天巨之華滋液蒼井之雲英漱金井之春漿消浮玉之寒冰泛若花而東走溢餘英以北征倒何道兮翠管浸若波兮玉繩此玉湖之碧瀾所以映天地而澄清也若其玉宇無塵金飆不驚湛湛兮皺紋機之穀漪漪兮拖水簟之綃疏瑠之影點點鷺兮雲母之屏

湯流華以分綠跳文鰩以吞青挹之以輕氣乍疑太液之雨露又疑秋翠之春生妙徐凝之筆不足以圖其彷彿琢謝公之句未足以狀其儀形乃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削清風以為梁研明月以為柱架白雲以為屨疏輕煙以為袒宿碧嵐之白面滄浪之勢作堂洲潛之間乘黃山川之會魚鱗招碧兎之參差鷺首戴蓮壺之鼎屨佳氣晨夕于軒墀波光左右于窓戶恍若身在乎水晶之宮又若神游乎清都之府是乃心怡日暢神清氣舒智吞雲夢量吸五湖蹋崑探璧倒海搜琛談霏雨露筆吐虹霓譚碧澗而飲芳潤而研靡晨窮珠璣之萬斛夕哦瓊瑰之八斗使清聲流碧

所築也今更深密存先德大懼先志之不白于其賦之
其詞曰
紛吾車而鳳駕渺九軌其何之歲冉冉而不留況秋露
之夕兹弭節蒼梧之野醴酒峴山之碑羌往迹之莫余
追也靈龜誥予以改行江妃要我以既渡濯予舟而五
霞鴛陽侯之初怒洄不可以徑過也於是睎雷峰哦石
唐嶺跨五花巖跪羣羊心夢夢其如醒散清飆於流燭
訊厥考之初搆市紛來而擊轂神默默以昇予閱歲年
而抱獨爾則雞犬桃源父老素服石屋無扉塗雲霞足
朝雪溪兮濯襟夕晞髮乎溪之涔抽玄鑰兮參同餐神
氣兮丹林園寘山分雙門帳白雲兮南墅傲萬物之虛

舟從翻翻乎天衛曖夫雲山之奇造物所吝訪雷澤之
平葬惘專車之後觀弔衣冠於江左之年問風流於王
謝之舊想其尺煙寸雲質留供紅蓼蠟屐之所到人不
得擅而有也雖欲分樵爨之夕陽占漁榔之明月慮有
德色矣斷林火青顏垣雨黑睎徯鶴其何人載英風於
上國爾乃意行莊馬之吟足重下車之揖心舒體怯目
靜神逸向之幽安絕觀屈辱於牙籌金埒之家者得不
歔欷而迎排青而立也於是撫其圖而為之詞曰山之
南兮有堂歛丹井兮伯陽菊之潭兮可觴溪之雪兮可
湘是焉羣山之圍兮以翔乎先友兮落星食舊德兮炊
香荁焉其兮田蕪筆秀兮見偃歲將莫兮無梁豈無人

今康莊

三節堂賦

元 危 素

稽受氏於高堂兮莫傑輦之攸居際神元之興運兮肆
強暴而攘除偉令子之儆儻兮從世皇以平吳匪徒戮
力於戰陳兮陳征討之訏謨信直道以迮時兮輶潛魏
於蕃禹屠羣盜之交熾兮集草間而嘯呼跼險嶮以弄
兵兮值陛梁之兇渠矢赤心而奮關兮凜英烈而莫渝
俄勢窮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恰海霧之陰翳兮臨
山鬼而乘孤嗟良配之蔑居兮歷三紀而有餘撫青鏡
以含悲兮收涕洟於衣裾哀孤惸於幼稚兮念生我之
勞劬罔無父之何怙兮賴蒸母之壎扶嬰疾疢以莫瘳
兮吾豈愛於肌膚割股肉以和藥兮欣沉痼之獲蘇世
驚歎乎忠義兮作人紀之良模表三節以詠歌兮峙堂
構於東湖保遺器以積藏兮矧是襲乎詩書惟延祐之
后皇兮恩寵羅於大儒友趾美於高科兮羌譽芬之滿
家振羽鈐於天朝兮流四海之名譽匪顯榮之足夸兮
拯黎庶於泥塗雖余文之靡敢揭潛德以張鋪信天
道之孔昭兮式原本於爽初

東山草堂賦

明 李東陽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將歸於故園涉泱漭經巑岏塢瓦
磔茨蕭管葺草堂之舊構落衡門之幽闕於時洞庭無
波萬里一碧飛鳥倒影下映千尺長林落木響應川谷

高山大壑俯仰寥廓嗟五十年在吾生之歸來寄一慨於今昨乃進子姓而吾之曰吾今而得返於斯也蓋方舉甲第登郎曹北窮幽薊之坡南盡楚粵之郊盡省凝目闌臺麗宵高居迴瞰遠絕塵囂而或江颿夜發星軺晨鶩水宿風餐冰行雪度呀豺虎之噬人莽荊榛之窘步驚突黔之靡定寧足胝而不顧念王事之鞅掌憂歲華之遲暮眉鬢寫為之垂素幸吾堂之尚存恍風景之莫展領鬚為之數千里之外望斯堂而歸歟且今如故孰謂三紀之餘數千里之外望斯堂而歸歟且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規模吾父締其經營之名勝猶荊衡之幽奇人與地而俱靈事隨年而屢移吾嘗植松為林種竹成岑穹引涅霞上蔽風雨傷俗駕之宿滯

慨山靈之無主覽物象於羣動慕乾坤於一丸時偏得今暫息聊斯堂容與欣壯往之相從若有感乎斯語於是散髮曳杖載歌載謳歌朝出暮還左挈右摩天壤之間此樂孰多人生適意無如吾卿其他客有過者見而問之曰子非治河之中丞乎非行邊之貳卿乎胡不軒蓋是旛而布韋是嬰也居士不對客亦就退如有歌聲出於戶外者其辭曰吾山今在東吾堂今在中吾不歸今將安從又曰少而行兮老則歸服今夜荷衣今吾故吾今何是非人不吾識今天吾知聲未竟客行已遠不能悉聽也賦而識之以告知者

後東山草堂賦

明 李東陽

東山居士耳自京師而歸也乾清坤夷風恬日熙山將水迫懷欣鶴唳感萬類之成遂嗟行樂之及時卸驚騶於阡海解故縶於天羈爾其雨過湖平涼生秋杪心送馳波皆決飛鳥稅駕乎九達之衢振衣乎千仞之表俛雲開而霧散豁塵夢之初曉覽宇宙之無窮遠吾生之未老非遯跡以遺世聊閉關而却埽客有剝棗之聲徹於戶內者居士曰于其往哉客曰曩昔之歲過門而問閭歌而去者也乃與之坐而語曰子之不相聞者九年於是矣茲者惠然過我其有謂也邪客曰昔子之來之韋裳布裘以木石為屋與漁樵者遊爾往我還爾歌我謌自君之出矣未錦食肉馳馬高蓋朱丹其轂奔走屬

吏紆制苟服絕我跡於雲泥貴爾音於金玉吾志之足之可樂庶前盟之有渝云爾居士曰噫虛盤景化何心哉當夫事劇嶺海志移山林鬱炎埃之勃鬱歷遠道之崎嶇鉄身有所不敢潔口有所不得矜詔使眷至天威戴臨書凌簡於筆劄紀於呻吟固欲趨嚴裝以赴名向國門而拜簡兒乎顧運惟之密命承倒席之虛襟責負山重恩固治深思趙宣之假寐惜陶侃之分陰已而抱號弓之往恨聽鼙鼓之新音閱寒暄之代謝懷止足之規德體血氣之既衰為富貴之所淫諒今之不能為昔猶昔之不得為今也客憮然久之曰吾儕細人朝饔夕飧而不極其源以徼幾為能以

于子爲難寧獨知大冀不調大玉不琢招之而莫致其來徵之而不見其濁此賢者之不可測也信斯言之則然達爲之歌曰楚之水今荆山望佳人子不還翩然今歸來躡岩嵓今弄滄波世間兮何物吾之樂兮吾天又歌曰桂棟兮蘭房君歸來兮此堂山可殿兮水可航彼胡爲兮久天一方歸來歸來今樂不可以極願從子兮徜徉居士莞爾而笑曰今日何日故吾今吾出我處我天乎人乎呼我者應以爲馬愛人者必及其烏疑我何深見我何粗獨斯堂之在山終不改於厥初不與世而推遷不隨時而毀譽匪是物之有恒吾何恃而歸歟於是舉酒屬客客亦大噱嵓雲軒開江月將落逍遥象外

俯仰磅礴居士達觀靜慧蓋將後天下而樂也

明

明山草堂賦

何景明

峙司農之要衝緬山扃以遐賜嗟信美而弗居於是委棄之貯儲齊斯民之蓑瘠有嬖其堂扁曰種德方寸之地是爲阡陌俾餘緜之若根見芃芃其允植收所穫於百年譬有秋於力穡者也爾其載芟載作圖爲善畊使使無民疇厥功曷成或耘或耔圖爲善藝使無嘉種厥生曷冀必大田之既戒復鎡基之待時始東作而可與羌未報其能施然而或水旱之相仍或螟螣之蕃滋孤終歲之勤動乃求餔而得飢孰若此德根於性天匪有假於外求第反躬而自全苟哀培之日厚藹生意之勃然顧後裔以無虞恒豐腴而有年想其時之以仁播之以義易以禮樂壅以孝弟振聲華以若苗懷忠信其如穗

後於何時聊考槃以詠歌分處而不疑歌曰漢之南兮湘之曲山有楓兮江有竹構蓀檐兮葺荷屋息茂樹兮臨崇阿肆游衍兮遑有他嗟哉馳馬兮憂患孔多

種德堂賦 有序

明

倪謙

吏部考功郎中永豐彭先生嘗出其曾祖雪崖先生種德堂卷示謙知雪崖系出宋御史中丞公之後以醫活人子及孫世其業至先生昆季發身科第列職中外先生家嗣公鼎貳縣東莞犀從盛而且賢君子謂爲種德之報也縉紳大夫著爲文辭述之備矣先生不以謙爲不敏特命賦之不敢以無陋辭謹製斯賦以復賦曰

永豐之邑廬西之虞有隱君子雪崖先生之居爲宋御

樂之貯儲齊斯民之蓑瘠有嬖其堂扁曰種德方寸之地是爲阡陌俾餘緜之若根見芃芃其允植收所穫於百年譬有秋於力穡者也爾其載芟載作圖爲善畊使使無民疇厥功曷成或耘或耔圖爲善藝使無嘉種厥生曷冀必大田之既戒復鎡基之待時始東作而可與羌未報其能施然而或水旱之相仍或螟螣之蕃滋孤終歲之勤動乃求餔而得飢孰若此德根於性天匪有假於外求第反躬而自全苟哀培之日厚藹生意之勃然顧後裔以無虞恒豐腴而有年想其時之以仁播之以義易以禮樂壅以孝弟振聲華以若苗懷忠信其如穗

以謙遜爲溝洫來淵泉之善類以明決爲鍬鈷去稂莠之私僞豈助長以戕生惟直養於浩氣豈心違而日休順所天而無媿普衆志以終身諒食報於來世猗歟先生古賢爲儔靈蹟以上征澤津津而下流有孝子而不匱更孫枝之好修擅家學以專門克紹述於箕裘遠曾玄而益大信復始於公侯彼曾者何合浦雙珠伯天曹以考功仲王門而曳裾擢科第以聯芳歌中外之美譽彼玄者何藍田羣玉長佐邑以哦松季待價而韞匱皆懷瑾以抱瑜方以俟而以濟緊此德以既苗嘉育播以相承卬天道其不爽宜後葉之迭興昔三槐之陰連與五桂之芳勝由本固而末茂寔異代以同徵爰引長

而弗替將蔓延而曷勝把前哲之高風悵九京其莫作過遺範之可師允有開於後覺胡愚黔之蚩蚩致牛山之濯濯既無穢以就荒神何望於能蓑念揄揚於世美託文辭而永垂紛篇章以有述槩瑯琊之陸離槩陶旗之寂寞敢剚陳於鼎彝揭臺端之靚緻寄仰止之遐思

明 歸有光

氷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占堪輿於邑中兮雄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構氷崖之草堂既命名之符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茲山之秀麗兮日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疑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扎幽選以自將少

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荒涼蓍梧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徬徨卒氛氳以自蹇兮仰天路之翱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追鈇鉞之嚴誅兮即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聖明乘父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不顧兮嗟今飄然來即乎故鄉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以衣錦爲榮終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夸父之逐日兮今孰知暘谷之桑桑夫清涼吾覽斯堂之名兮灑然如御泠風之飄颺夫北風之廬詣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猶思乎禍裳蔽鼎臑之盈望兮志不去乎稽嵇閱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豪然氷容之英標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氣之長朝文命而夕飲氷乎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強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蘿補堂賦有序

蘿補堂者從吾董翁所自名其居也祈余賦之詞曰

蓋訪簡之元峙渺蔽潮之澄湧孤城值其秀爽而隱居於其陽嘗上覆泥塗周環恒雨暘之淋炙缺苫蓋於東齋主人仰空太息曰狡兔三窟鷓鴣一枝咸克樂外侮而圖享居則吾將幹前蠹燕後昆顧無所庇吾廬乎爰踏踏其構思又盤礴其殫慮衷若天啓謀與神會繁櫚木之長蘿方下蒙而上延依依徙贅於宵弇我則病

夫不完爾乃解自樹杪援之蘿端補此罅隙紆彼糾纏意社少陵之詠巧奪蝸皇之權老榦繁諸撓棟密蔓勻於疎條縈幸枝盤旋以重復修條縷絡而黃綠初薔森今以扶疎久蒙密今陰沉旁翳參差紛敷上盤紆今擁閒逶晴今駭龍首而奮鬣迫視今儼黃琮之間峇玉春萬芳悉可方杞菊夏布清陰弗讓修竹冬雪積而玉蛟結蟠秋風振而水紋斷續晨則雲表之露下零宵而書藥之鋏上燭殆造化有意蘇茲堂之秀滌世氛之俗者也客有造堂下而進說曰上棟下宇中古盛制子獨矯情罔顧仍廢夫瑣瑣數椽革而創之曾不費于下箸之需潤筆之賻也主人瞿然而笑適然而興顧謂客曰昔

嘗議斯役矣圖厥新恐彰先恆而蔑容修葺以故罹蹈前愆而貽後累又嘗博觀今昔之變矣既耽巨厦巍巍崇宮拔地千尺在天半空計其壯麗悠永將與金石者同亡何勞窮理復化爲塵蒙而已矣而此堂特借蘿以補茅任造化之經營役陰陽以雕刻潛德培其本餘澤潤其標吾聚族處於中也寒露不吾漫赫日不吾驕雷電不吾震撼風雨不吾飄鼠容與委蛇其樂陶陶矧其易故增新我財不靡巧構密架人力不勞惟歷歲之愈久則維持之益牢蓋造物者報其功而斯堂方就圮也而子得無以吾論爲過高乎方將結陋巷爲芳鄰追巢居於太古味道德之腴押詩酒之侶摽俗子而出諸户

高卧環視藐富兒之土木起起鼠壤蟻垤無足數也言未既客笑曰命之矣遂巡而退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室宇

白雪樓賦 以謝起題名 雪裏曲高和寡

唐 王 棨

余嘗自雍南遊經過郢州此地曾歌乎白雪後人因創其朱樓觀夫逸逸山峙奕奕雲浮屹臨江岸之旁將其麗曲傑起郡城之上得以消憂是何棟閣晴霞簷侵虛碧旁瞻目盡於千里俯仰嘉名於郢客其為狀也嵯嵯隆制於庾公此日登臨仰止心愁於百尺何年結構取宏崇攢燦煙過空勢聳晴虹橫曉梁橫曉虹偉殊規之罕及猶清唱之難同試問鄉生豈似梁王之館如延益于何愁春圃之宮莫不高與調作妙將難比龍鱗霧以轉麗帶微霜而增美浮雲齊處疊檻檻之幾重明月照時引笙歌而四起斯則虛涼無西顥敢難名天未秋而氣爽景當夏以寒生風觸琴楹雜鳥蘭之響煙分井邑依微聞下里之聲豈樓之高也有翠有紅或瓊或玉豈若表此名地彰斯妙曲況復楚山入座黛千點而暮青漢水橫簷帶一條而春綠亦足以認彼清暢憑茲麗譙檐臺之高時鉄煙閣之孤標似繼餘聲謝朓開吟於暇日疑遺妙響劉琨長嘯於清宵有旨哉每見名賢如聞宛雅賢宏模之特秀知屬和之彌寡人或詩黃鶴奇落

星子云俱弟如也

黃樓賦有序

宋 蘇 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徧勾艾完室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寨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于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顛踣相藉流轉而東注于淮泗而巨野適當其衝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壓以黃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數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壖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湫而不進環孤城以爲海舞魚龍於墉堞之迅發震聲鼓之驚駭誠蟻穴闕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樓流梯於喬木遺枯蛙於水裔聽潭淵之秦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閒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當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縱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皋衍其如席桑麻蔚乎芾芾畫阡陌之縱橫分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偉之峰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翬飛相重激水既平沙蒼浮空騁洲萊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煙雲雲霧對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擘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湯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

達道介常歛今焉所酌崇飾何歸引退時於天際微雲似
盡帶斜陽於水濱既而閱謝守之詩蒼苔滿石覺獨孤
之又芳塵在壁杳花含露念昔我之來時菊蕊迎霜乃
今余之暇日歲云豐稔民之悅遠思命儔今嘯侶聊登
樓今自適

望京樓賦　宋　田　錫

餘杭上游古曰嚴州入松院今何處七里瀨今清秋歸
去來乎酒風土之異宜畏濕日云暮兮焉印綬之縻留危樓
乃登京師是望天遠而閭閻來風海闊而蓬萊架浪雲
成宮闕似瞻丹禁之間吾豈匏瓜久戀滄江之上雖況
蘭橈游泳乎子陵之灘沙蟲有毒又懼險乎鳴淵雖擧

雲梯登眺乎烏龍之嶺山嵐霽人惡齊升乎紫霄詩不
云乎式微書亦畏乎懷歸灌纓今南澗之水盈磕今北
山之薇蔡藿載傾雖見小人之意樞機一發豈知君子
之幾然何所不適孤懷自惜欲將體物之辭留向他山
之石登高必賦美海水之朝宗徒歌曰誰望長安今見
日始念來乎冀馭蒼蒼令余言今白露為霜安得乘彼
白雲歸乎帝鄉

秀錦樓賦　有序　宋　方　岳

直寶謨閣汪侯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間從
賓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山川而樂之喟然曰吾先世
郡人也今吾適守於是其得籍自比於晝錦之榮乎乃
作秀錦之樓樸成大會賓客落之而使其民方岳賦之
其辭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遡碧漢之紺寒峯朝嵐與夕靄兮秀
色變其可餐挹浮丘之欲仙兮撫玉蜍以盤桓曰山川
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幾何時其此去兮窈空老於
汀花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嗟皇畀予以左竹
兮豈錦衣之晝行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聞其欲凝睫
童丱其子姓兮耄老予之父兄羌昵之以兄語兮肯自
詑於新硎索里嘗之我與兮散佩猜於春耕嘻無事其
可了兮寄吾筆於鷗盟偉飛樓之聳翠兮納風煙於簷
楹洗古彝之娟碧兮與晻欸其幽情激妙彈與豪吹兮

落孤嘯於青冥回紵忽其翔舞兮紛不暇於一色紫陽
在以西轉兮倚謫仙而自矜北黃山其六六兮軒后軼
而上征歸問政之高峙兮逗春霧於花屏飄吾袂以輕
舉兮訊許矗於雲軒紹崇蘭以為佩兮激明月以成纓
受山氣之朝夾兮載鴛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指
素娥而將升森林影以扶踈兮聽吾尊於江山曰堯民
其恩矣吾何心於鑄頑鹿柴援則駭逝兮魚自樂於
深潛審左餐而右粥兮桁楊卧而晝閒來弁翁以相依
兮長卢采其蓁蓁吾與客而樂此兮觀枌社而皆春公
在襄而喜兮民歌陟而遨嬉就有筆其如椽兮梯青
壁而劖之醴練江以為壽兮取玉冕以為卮起祝公其

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淮海樓賦 有序

宋 陳造

師相郭公即楊州南城爲淮海樓偕客落成高郵陳造在焉命之賦其辭曰

娛暇日以登覽兮若斯樓之巨麗瞑簷影於空闊兮循雕欄而徙倚目定睇而猶眩兮足佇立而竦猨樓浮霧於朱甍兮遐羲馭於平楚來禽去鴈却略跕跲而挨去兮霧霏暮奏翁鬱而在下凌迴漢而搴飛雲兮騫鵬翼之垂天頫萬井而數計兮把峰磴之橫前吳封楚甸間列疊出而自獻兮納納未愬明霞斷煙對海門之堤崎兮眇孚玉之一拳演江流之橫景兮衣帶之紆餘脩蟒

之蜿延瞻莽蒼大四向而無際兮莊席而共遊武昌戴登南樓想元規之遺踵泪典午之消流紹慨仲宣登樓有作顧臨眺之信美終回遑而靡樂孰知夫寧爲觀遊徒振屩而障塵每解顏而借羞揮旌纛而少弭肅賓僚之濟濟匪晉公之儀曹外郎陳思之程楊應劉畸獲偕此晤面勢之隆崛瞰山川而顧指表桑麻中甍宇揭舒畫軸兮對主賓之燕喜借胡牀於末席容霜毛之客子僭祇麈而分惠殿羣英而薦醴浩逸興之飄

蕭豁幽懷而憑虛倚北戶以微睇儼衆杪之微塵蔽色笑於犀麈陪簪簉詠於晨晡斬依劉之羈栖曾愴惻之不無訊休戚於今昔詎劣優之錙銖夫此衆君子之所以摯援遏逢之厚幸顧餘涯之丐予者也先勝集之超然寧飫宴之云訂究樂事之攸寫倚儃佪而鮮繼進牘命賦合辭一喙此吾筆而長吟颯天風之搖袂

閒月樓賦

宋 陳造

休予暇兮銷憂緣空闊兮躡飛浮小萬象以孤凌聊從倚兮茲樓主人敬客玉其醴而瑤舟忽霜月之來傍欄角兮窺簾鉤嫦客衣而不去疑印人而有求偕皓魄以可攬宜致辭而見酬挈吾所疑舉其維斗曰厥分天

地則有此月乘空明鏡寥泬零流灑噴玉雪知廣寒兮幾何曾珠宮而貝闕塊僊子之幽獨儼童顏而紺髮是邪非邪肇爲此說藥曰丹成兮孰所嚙如桂枝飄香兮何許根槃玉斧兮何用修妖蟇子胡此穴寒可禦兮倚衡可昇兮似語珠何賴兮壞成之累潮何待兮隆殺之絕不中兮徒自圓兮復缺桑所恨而頓虧誰所役而遺天世同嘗此請究終始主人長笑避席而起酌酒謖客子太多事萬古今明知生兮客子彼高閣於起戚此日圓於生死一歡乘興且用慰喜若夫南浦結恨幽閨疑淚窮簷漏屋之瑣屋孰若茲樓之尺咫微之弦與之晦煙霏之陰噎風雨之扶唐孰若聽香之如洗偕

良會於今夕嗟百年今有幾風雨計茫昧之傳聞兮惟悅於非是吾肯則豐吾洞甚旨茹可置興亡於度外冥身世於一時客曰遑長喟大哈迭勸更酢挹瓶注罍溢月姊於座陽啐桂影於瑤杯誦楚騷廣吳飲信辭山之欲頹於明上寒雞催義馭昇輧車回冒軟紅之黃塵悅市聲之隱雷

壽台樓賦有序

宋 王象祖

倉使寶謨葉公再造台邦之明年作危樓於舊括蒼之上仰考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星長久爲民之意無窮也又明年紹定己卯五月丁亥與賓彥落之郡人王象祖與焉賦曰

偉天台之宅圖兮聚神秀於山川環千岑而拱揖兮會三江之蜿蜒即長虹之霞采兮覃蒼龍之雲煙通滄溟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遺風作而南溢兮潢潦湊而西滙駭聞見於恍忽兮忘運掉於不戒冀其虛而類其窶兮禱崇墉如難瀕帝哀民而求其欲兮欲莫如舊之求令赤子而普父母兮奪磁石於橫流孰宜先而尚敏于孰可後而遲留兼保養於內外于合二急而交修修舊維於加倍兮倡新緣於危樓嗟洪濤之懷襄兮更二百載而再遭素人事於不謀兮委天數於有考使知及而仁守兮何千齡之不可保瞻昊天之靡遠兮彼昭晰者何是非上台之主壽兮豈不福乎此城指寫蒼而上引兮光下屬而發揮元時於高里兮安反側於常經襄人物之興錯兮今萬壑之順序曷陵谷之變遷兮有既平之水土兮人而後行兮成而不自足兮恭泰階之軌度噫變化之難諶兮嘉剝復之有常娛賓於鐏豆兮易勞逸於弛張放吾目於萬有兮收吾耳於宮商駢拇之士女兮同其樂於未央驚吾土之有此兮爭日星之煒煌齊彭城於丹丘兮美哲人之相望媲登高之匪才兮鋪威德爲難詳

橫翠樓賦有序

元 劉因

金臺推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爲最也其西北有峯望之巍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山也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市井之間爲一時之偉觀者雍水也水之上又多攲亭臺榭之麗而宏麗偕出俯瞰閭閻騁懷莽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槩者橫翠樓也樓之上弦壁指麾觴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者樓之主人也主人鶴於斯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揣摩而空敦乎几案間故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茫茫巨浸混涵天地呼吸萬壑蒸霞逸峻拔巍巍然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高光雲開日出雨雪虹消巖壑空濛若揮嵐樓簾露露

然有可喜而詠之者朝來之爽氣山霏霜露既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鷺飛微微螺髻隱隱蛾眉者天寒而望遠也日上壁而乘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簾拄笏把酒而觴者翠屏之曉對也朝暾夕陰煙容雨態如萬物供四時而無窮也由是而觀之主人氣象翛然神韻磊落靈臺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述作已備主人復以文命僕僕輒不自揆拾人之滯穗句人之殘炙亦爲之賦辭曰

所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部雄冠中州星分箕尾州別冀幽控鷹門之右塞引雞距之清流倚太行之宕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日冥冥林巒失色巖壑潛形或風雨驟至旦然又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奔聲使人魂飛膽落悚懼心折骨驚倀然失視悵然忘形恍惚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止秋容天光接塞水影涵空浮一天之顯氣快千里之雄風使人飛邁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而眾嶽皆有可挹日月而萬靈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雲傲積空之素霧猗列整之青嵐訪攢峰之翠岌窮島嶼之縈迴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發

胸次之瑰奇餘中襟之蓄大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岫晚翠青圖畫於軒牖列雲屏供詩情於晚翠青圖畫於軒牖列雲屏供詩情於滄浪來登斯樓則日得佳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杪天地於一粒隨造化而翱翔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香焉如千里毫芒然後嚢囊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天下俱忘者矣

白雲樓賦

元 張養浩

吁其高哉茲樓之有如此今括萬象於宏敞飛四阿於鴻冥初疑陽侯海底鼉出一老蜃噴雲噓霧扶與五色

古月升東溟　元　陳　樵

八詠樓賦

融火謝梧葉飛碧雲暮靈雨睇鳥有客卿目送歸鴻相羊依遲悼夕陰望崦嵫送日車招月妃於時天策焞焞明河澄徹烏夜啼珊燭滅沆瀣生丹露泱風夾飛音絶倨蘿蕪動巾箑微雲解金波發露井飛霜陰渠沃雪凍樹連花封條屬葉瓊并盈牀玉塵生機於是解羽衣被須捷發妍唱歌皓月傷令德之未崇怨急景之凌奪

晉庾先生過而吒之曰風月無際而各得之所謂庶人之風月也極目之樓迴華之觀在城東偏玄暢之樓出其西南背梁涉宋不知紀年南樓黃鶴聯鑣方駕黃樓白雪並驅爭先登斯樓以騁望長風浩其吹衣瓊壁霜寒丹霞霞蔽重簷羅櫚楣巖巍相怒拱走柱浮棟飛榮燦燁淫梁梲嘻西榮隱乎琳房東榮昭其梁麗開在其北際奢舍出於西垂户朱殷竿初日升瓦積翠今蘚露晞飛雲繫乎檐牙芳塵屬乎棟題清樾以爲簾薄遠林以爲累恩與觀同榮非譙而麗顧風物之清新瞰市列之闐闐維有庶人之風月將無以客之也客卿曰室則盛矣美矣彼何以爲容室之地邪曰城樓所屬

之其視開元為何似也客卿曰滕子之春華雲章之清
既非所以崇德也請言其餘曰石室碉井謝君之域赤
誦之宮盖金華玉實庭乎北際鼎湖太鶴出於南中董
方成趙廣信之屋宅又參錯其西東羣仙羽會暧如芙
蓉虛步震起振衣為風目留為風氣使飛龍青骨綠髓
元氣為六天為羽八極為門馭車馳羽輪游汗漫從
列真接神不死之庭鍊形三丘之樊丹砂鼎竈荊棒棄
沒關雞走狗莫知其堰而光燄寫發金華朱殷碧雞迺
晨疇昔之夜吾嘗登斯樓以北顧赫為如燊躍為如金
大如車輪焜耀輪囷得其毫髮則無以隨襄陽之決於
兜首治齊侯之襟於庭門亦無處乎泡臺之陘者也于
能從我而求之乎客卿曰金石之壽不得一會多君
于學無不殖業之不脩其何能國邪胥靡先生色喜而
言曰昔者晉在中葉謝公在位來寇未輟謖然仁風與
扇俱南歷宋玉梁沈侯修之以俾後賢至於我朝與廊
廟之風混乎為一浩乎如川鎔有智者亦莫能辨蓋東
海之先民慕季子之風績故尊堯之忠烈崇臺則之今謝公之風不泯
司諫得之而其遺風餘烈憲臺則之今謝公之風不泯
而益不落而殖抑外寇之力邪客亦聞之乎吾也客卿
乃蹶然而作周旋亘志陪顏山溪蹈故老之緒言昭前
修之風軌蓋沈侯方盡瘁於東陽而憑玉已摧帶而傷

已今歷年八百金釵石盡戒市皆非而謝公扇上之風
至今不墜自沈侯以下有賢大夫繼之也不然則庶人
憔悴雖有風月烏得而食之今天下之言曰江山不惡
胡不勝衣彼徒知東陽以風月而消瘦又烏知庶民以
以風月而瘐肥也哉遂稱歌曰明月為燭兮吳越千里
夫何解帶繫磚兮言不及帝抑君臣憔悴未嘗相謂邪
宮中故帶不以示約欲誰示邪吁嗟乎黎庶之肥東陽
之瘦梁王消瘦天下之肥也舍東陽而相國則侯之肥
瘠未若是而已邪於是胥靡先生起而為亂曰飛觀
肆凡城東隅兮蘭堂豐屋交綺疏兮綉衣金節玉唾壺
兮渠黃紫燕由駏之車兮飛蓋注齋風清途兮瑣綴華綏
兮綵雲在柳兮日

照君移兮蓂化歷玉炊暨卧兮吳趨兮長
吏著白兮疲民熙詠詩簡寡兮圜空虛水雲在柳兮日
在簷風乎大澤兮歌書虞

東陽縣學牌訣 并引

元 陳 樵

於維古聖參天貳地蒸蒸之人文軌物垂世粵自漢魏以
降神明無位秉筆程能向明而治莫不畴咨古訓含仁
蹈義用能光集聖猷四王六帝於是自立辟雍於上京
疏洋水於侯邦東膠西序右學下庠敬以禮合德以樂
章上規勳華下準夏商承先王之鉅典揚聖哲之耿光
於是萬分景附聲教風翔或石室講肄或廣崇黌宇慶
曆已來制詳化普應詔作宮周於率土論學士之雲從

偉縉紳之鱗聚曳方履兮秋秋寇切雲兮踽踽夏弦秋
吹春于冬羽惟吳箏之下邑宴金華之東鄒惟文儒之
至盛汎絃歌之盈耳煌煌學廬歲時肆祀矯華榜之高
張煥彤扉之洞啓黃閣凝旒幹軒列綵庭廡廣具修講堂
雄峙飛閣中起紅采相宣則有羣書漆版汗簡華緘積
縹囊與緗帙瑤編鼓六籍之芳風回百氏之
驚瀾下臨萬井夾巷迴阡鬱層樓之天矯兮獨孤峙於
西偏顧東隅之蒼蔚兮豐草之芊芊偉邦人之經始
兮結斯樓之疏敞規模藥對棟宇聯若黃鵠舉翮兮
矯將飛而未安款與廢之屢遷兮乃旁屬於齋宮登茲
樓以相羊兮愛結構之豐隆詩華楹之參差兮儼曼宇
之形融浮柱礙雜六相踈來蔓峰以騰空散綵霧於
瑣牕撫彤雲於綺櫳俯市列之閭閻兮見陵壑之蔥蘢
復盱衡而四顧兮想前列之清風瞰滄碧之蘭林兮攬
三丘之雲松飛峯連嶂翠碧成叢既仲文之才藻兮顧
沈身於懿德猶棲棲於末路兮臨青冥而鍛翼仰興宗
之遺烈兮嘉幼公之殊績想昭諫之隱居兮思玄英之
遜迹發詞圓之春華播風流於全石哀相國之東歸兮
忽山林之改色慕張生之絕塵兮採瑤蕊於山側俯察
仰觀感今懷昔故凡胸耕掌錄之徒負素挾書之侶或
奔走在廟進旅退旅芹茅在篋體薦在俎棒匪真華灌
樽藁瓠或張侯樓鵠觀德是務睽瞽歌射夫獻舞揖

遜周旋升降有文武書衍矣飲事賓有主詩歌合典獻
酬明序歡冕既脫笙鼗既去志煩思亂於焉遊處或登
高之能賦花歌詩以陳志攄翰墨之餘波兮發高藻之
遺麗樂文學之領秀兮來衆士之蚤番吸吳越之清風
激燕趙之悲歌洗心飾視光英朗練迺顧坐客起而爲
亂亂曰華讌中天靚以清兮琢桂爲户文錦楹兮名畫
引翼翠蟠騰兮下顧萬瓦玄玉瑛兮抽琴命操朱絲鳴
兮劍光落袂香蘭繚兮婆娑藝圃夫何營兮張義爲幕
理爲繒兮

冠軍樓賦有序

元 郝經

甲統元年庚申夏六月奉命使宋道出宿州秦路森雨
未高作晏途馬稽留時炎平野歌侯之弟明有於是一日
置燕於冠軍樓在城北隅西瞰平之盡得東南之勝乃
爲賦之其辭曰

庶伏苦雨沴氣中人壞垣毀屋沒烏滑輪蒸翹鬱攸路
路不伸予乃斷羈思振氣解藏天倪騁樓倚將超超乎
遺往而淪淪乎法后爲引領而延佇快遊觀而馳睨王
室公子今羈列侯立馬却坐起予勝遊越黃屋之坂而
登冠軍之婁清風脩脩火雲四收別入一天曠如三秋
閶宇高視覺九州之外復有九州欲中天而上征削塵
莫與隱憂謟汗漫以爲友翥旁薄乎希闊
徜徉乎燕休既而飭豆粢列歌吹疊發涼入翠紬怨生

華胥有馮虛子遊而訪之敬忭素商簡書迎出一編曰是吾舊所構覽輝樓狀也始吾家世濱海五湖之所灌注三泖之所縈紆蓋澤國也而九峰截立寔峙左墟中有鳳凰山者連峰參差其形翔翔其來徐徐其笑而起也若騭首而騫雲漢其蜿而伏也若斂翼而飲清渠蓋仙靈詭異之所窟宅昔仁智之所居于嘗構樓其巔誦讀三餘涼靜脩之有資矢終焉以不渝忽歲月之云改遂勝之久孤迺撤故材移構城隅因丘陵以削成蔭梧竹以扶踈我登嘯兮谷應我觴酌兮月呼望風凰於雲際悅羽儀於天衢協瑞圖之自天應昌期以鋪舒今蹈琦金馬之門屏息承明之廬簪時神游焉而形不獲俱愧初服之寖志無拔圖以自娛維吾子雅好玄默其亦以爲何如獨復于迺笑而應之曰吾子誠無忘其初抑亦惡外膠思爲千仞之翔覽其德輝而上下乎蓋閎曲士之游也恒汲於物之內達人之游也恒游於物之外夫苟游物之外則日月焉其吾傳舍乾坤焉其吾逆旅志有所之川谷不能爲之限道有所合風氣不能爲之殊故曰無內無外見道之大無新無迹凝道之精無定無滯守道之宅物我一而吾之性定矣且人之出處有三而吾于何擇焉彼有角機巧以捷出顧形勢以趨進以于于盃浮塵于忽不知其入於無我之門而忘其故居也

晨熹模賦

明星而淳

莽塵野之四紆天眞冥而未起樹承雲以雜襲暫風霾之多軌接箕潁於茲徑見蒼標之孤崎枕清流而倘庭柯今伊美人之幽居遺斯心以長往舒高眺而躊躇日隱隱其升皋慘孤煙之映墟瞻逍遙以自畢遂初服於所思慨嘉招之昌豫翫賓擢手而衆征委出處於大順匪丘園之獨娶候平陂之不常復惆悵予焉之年齒齒而長逝候河清其幾時鴻翔空今千里仰浮雲而賦歸節循蕙路以衔衔反琴書之舊樓惟茲樓之遠隱實遠途之所由忽殊岐於涇渭瞻衡宇而願留謂松菊之久蕪猶依依而候舟彼滄海之多士今吾曾何異於滄海之一區豈如凡吟以自足覽斯道之悠悠風沙回眷而蔽天

崇茲落今稟秋昏故景勝而實淵今紛虎蹲一作一偶仰以迴眺譬鳥道之全翱吾既投吾之塵網思容與乎茲樓去孤懷以從子終歲暮今偃休

嘉禾樓賦 有序

盧 柟

嘉禾樓者明有司所張公之所作也樓在滑之西門上瑯徧巨麗蓋邑億觀落成時有獻嘉禾同莖而殊穎凡數十百本云是樓西或所產異矣夫符瑞應德斯至故昔之治化隆者芝生庭木連理黃龍翔於治風鳳凰集於閭麒麟遊於圃張公宰邑三秊政和民裕道路以歌樓成而嘉禾至亦何怪與三國時吳會稽嘉禾生改年嘉禾夫是樓以嘉禾名蓋亦古人造物託始之義云爾乃

援筆鎪思作嘉禾樓賦其辭曰

粵若稽古維明蜀有大人先生崛起命世撫厖鴻而凌厲今紹曠廷之奇芬擊清歷以遠遊今眩滄游而搏崑翫倩劬閑揖崆峒絕轅轅指燕京振羽天衢馳聲中夏億萬襆陽游刃白馬迺導廟略規九野履境隍雷駭而風行緬天險之莫階今倬西門之陸營觀櫓叨惏之混坊今萬夫仂關曾何足以當兵吾恐公輸之捷巧今豈施帶之易勍於是羣僚闡議小史獻謀髦倪逞察昭玆昫噱以相與成乎神明之襘擬厚坤以特峙今象雲氣之構天採參旗以葆垣今綰東壁而軼三淵埒帝神之異區今洵瑰瑋而琳琦鄧大夫日帶千將而跋四維今

闓冀略而簡閱兮偉躩躩以芳敭以駢田離樊而分砧多天矯風馳而龍翻穹應搖物而莫禦兮穆今野清而石之崩芽今又似予巨鰲載員嶠促迴川於是屬輿乃路天城陰今而印華蓋師屬觀今遊客盤蟠灌灌而排金扉簷宵窗以陰處盱起星流以電延今鋟獸琐而殫凌藐而增慨睨脅閱以冥眺今盼北南之軋埃徒驩驩之态态今藹憧憧而洋溢恣軼軒以流覽今紛旖旎而殊狀爾迺萬檻攢旋碾連扶飛泉虹繞浮杜雲征芝楯落磊礧穹檻傑儻拉鉅儇樓枝樽糾會窺天鬷而結綺踏今翠玉樹之

千尋垂蔭井之芙蕖今
岳今巖巒鬱嵂峪嵸而
汩湧舟乎龍鱗虎豹猱
螭龍躩跼於畏壑今
赤松伺王若士鳶肩羨
柳而曼睞凌虛險以相
品類奇英千變萬化窮
天之觀突以凌雲之臺
貴首之倫仗鉞幢陳視
彈訐蓋王公設險以守
是天地烟烟煴煴紛紛
霞之燉燉流清雲之詩
於豕韋之墜今汤決滲
平天臺之樊被天衍之
而兩穗今藻莖荷芳苞
老半散蘂關跋伤遲以
女之照灼今施黛彩之
泉陂陁若連霖而新霽
琅玕青葵翡翠黼黻朝
徊息負蠽說說殷殷其
鼓僻於桑中今遊女採
和以警御今紡青龍而
霞之燉燉流清雲之詩
於豕韋之墜今汤決滲
平天臺之樊被天衍之
而兩穗今藻莖荷芳苞
老半散蘂關跋伤遲以
女之照灼今施黛彩之
泉陂陁若連霖而新霽
琅玕青葵翡翠黼黻朝
徊息負蠽說說殷殷其
鼓僻於桑中今遊女採
累蹙今蓁園匪之峻蒐曾城瑤
莫見若蓀具葉不足與炊今
為樊跼赤豹之姬公今濟陽
期而結桑霞千祀之今美子
孔良今軒陰陽而觀判巨靈
相柳俛頓鼻而承閶路挾
羽林捘夏后山川之嶮嶢
阻於鴈門今孟門曾不得
今祺魏闕而嶵峋而乃娶
廟貌之所歌勤威稜之
龍升穴北駭蛭咆波熊左
天子六龍駕於馭雲輜
狩帝閽今天門開旍不周
御猶芳子綿之餘穠穠
作風之今雷聲為聲今
命工師之復關留垣築層臺於
通嘉樂也觀風宣令余有貴焉
余觀民之暇日今顧徧歷以旁
揚於中洲絕芳蓀以徑渡今

以極目兮詣心曠而神周南引越水北控吳丘天目西峙渤海東流倚嘉城之特障兀巨浸以中浮若乃滿灑長汀蘼蕪遠游露零楊離雜芳杜蔣蘅當煙迷漫若雨或夢澤而與齊或湘江之可侶此則煙雨之大觀而秀水之嘉麗者也嗟茲樓之傾圮兮余勵志乎修明鳩材工以經始兮迺彌月而垂成俯長流以疊石兮敞層臺以列覿遂反顧以遊盼兮更煥采其彌章余豈縱此娛樂兮效前修以踵芳將棄故而易新兮挺既摧之屋梁植申椒與菌桂兮夷蒺蔾之非良驅鶩鳥於新止兮俾鴻鵠其翱翔更欲鼈鱉夜遊波濤晝息嘉魚出遊祥是下集觀采蓮兮舉袂聽漁歌以擊節茲則衆美之同

娛兮予一人之獨悼酌曰登茲樓兮日不足玩明月兮餐霞遊拾鮮蓀兮折瑞芝可以療饑兮聊逍遲息來茲蓐兮酒先言兮皆瓊琪余將歸此兮起疾俾煙雨兮偏郊畦賢才輩出兮協聖期登茲樓兮心熙熙

宋 晁公遡

登樓賦

晁子居於硤中已閱西山之可遊益武信之美盡在西山而西山之美無如茲樓已卯之冬歸自益州始及西山之下而休焉霜露既降天高氣清山川開除氛霧不興乃從主人問茲樓而登焉四山蒼蒼其峙如屏江流茫然如帶縈城一目千里野曠川平主人樂之顧客而喜將以是爲東皋每登之而必賦也晁子曰富麗便美流連光景非今之所爲詩乎世方吹竽伐鼓其門在於三風不爨於室如曰山林之樂可以忘歸藻繪巖壑與之光輝往告市朝殆以爲欺曾未加意嗤點隨之主人亦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古者十五國之詩乎皆酒酣而未闌時勞賓而壽主辯者縱談豪者起舞試爲之歌蟋蟀則宴游者無荒而有度也爲之歌既醉則五福可致而六極可去也爲之歌七月則有事於農者誠三時之先務也爲之歌碩鼠則牧養吾父兄子弟者感動而知懼也爲之歌二南則美哉乎如周召之親覩也於是至而樂之登而賦之其十五國之所詠皆足以託吾意之所寓凡其鄉人孰不願主人之日遊而喜茲樓之有補也

明 劉鳳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八十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輯

室宇

汝州薛家竹亭賦

唐 王泠然

梁嶺多士開來久笑出伊洛以南遊登嵩岘以顧視信乎精華實息恢怪森起惟萬户與千門咸帶山而傍水幾甸殷壯閭閻密通當天象之西郊近皇居之百里其人和而賢俊其地厚而淳美則吾先文王行化之始烈祖成王定鼎於此宜其蕃我良能誕生君子世序雖遠英靈不窮其氣溫潤其光雄橫古今而特秀者惟我薛公卜宅後於文北亮舊業於河東大其禮崇成器清明在躬官非稱才吾不謂之仕宦人非充己吾不謂之交遊處未全隱和而莫同且欲藏器而待時其中其竹也初栽尚少未所以竹一叢蒼然物外榮自其中其竹也初栽尚少未長仍小籬以喬木環高曲沿邊水以浚浸編長櫚而護遠向日森森當風娟娟動節逸其寒燠繁枝失其昏曉跋萱歷歷傍見人交葉重重上蔭鳥其亭也溪左巖右虛空地平村非難得功則易成一門四柱石礎松椽泥合椒氣瓦覆苔青篷容小榻更設短屏後陳酒器前開藥經薛公謂予曰自造此亭未有茲客跪而應曰自從爲客亦見此亭既而物且迴好多能新造亭間坐卧

清尸閒而向林門下往來翠陰合而無草萊行路使勿伐命家僮使數婦遊于見而忘歸居人對而遺老余何為者累載搜追學應成癖走則非狂宇宙至寬顧立錐而無地公卿未識久彈鋏而辭鄉一見竹亭之美竟嗟歎而成章

還珠亭賦

唐 令狐楚

物之多兮珠為珍通其貨而濟乎人纔玻少以晶耀俄錯彩以璘玢遂無厭之心去之他境歸克儉之政還乎舊津由是觀德孰云無神相彼南州昔無廉吏富其潤屋貪以敗類孤漢王析圭之恩奪蒼梧易守之利盈源既啓真質斯免從于舊而不瑕諒天時兮有自孟君來止惠政施欲不欲之欲為無為之為不召其珠珠無淚而至不移其俗如影之隨爾其狀也袞星彩遠瑤月燦燦離離與波遷遷乍入潭心時依浦口驚泉客之初泣疑馮冤之始訟依於仁里夫亦何言富彼貪夫神之所否沙下兮泥閭韜光兮自閟映百華之皎皎雜魚目之飄飄豈比皇帝之使用象立珠乃得簡生之詭秦主荊玉斯還由是於潤洲蒨增輕岸草水容益媚澤氣弭矜川寇效珍地寧愛寶隨見既符乎龍躍劇全非係乎蚌老豈惟彰太守之深仁所以表天子之至道觀夫采耀外流英華內合飾君之履兮豈不可照君之車兮豈不堪循未遷於江浦空留於江浦空留之錄與

前賢之良終思入朝以膺偃願得書紳而厲貪於淮明時不貴異物徒飾表者招累而握珍者難屈是珍也居下流而委棄歷終歲而增懷望高鑒兮閣投幸餘光之洗沸

秋香亭賦 有序

宋 范仲淹

提點屯田郎中公就使居之北澤高而亭背孤獻面橫江植芳以為好命曰秋香亭呼賓醑酒以落之僕賦而侑焉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祿使於南國兮鑒全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綠迴山有嵐而屏矗一朝寓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

前賢之良終思入朝以膺偃願得書紳而厲貪於淮明時不貴異物徒飾表者招累而握珍者難屈是珍也居下流而委棄歷終歲而增懷望高鑒兮閣投幸餘光之洗沸

秋香亭賦 有序

宋 范仲淹

提點屯田郎中公就使居之北澤高而亭背孤獻面橫江植芳以為好命曰秋香亭呼賓醑酒以落之僕賦而侑焉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祿使於南國兮鑒全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綠迴山有嵐而屏矗一朝寓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

蘋有翠皆歌無紅可掇獨有佳菊帶冶芳天采采亭際可以卒歲吉全行之勤芷蕙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減簡黃露溥溥以見滋霜書書而歌遊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孤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歌而餉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實我來緩泛遲歌如坐春臺歌曰良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酡顏望飛鴻兮曾不知吾曹者將與為兮宜室宜家白雲之間閒又歌曰夫物之不可歌而辜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覆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無不可兮一道遙遙

休亭賦

吾友蕭公餉濟父往有聲場屋間數不利於有司歸教子弟以宦學而老於清江之上開田以爲歲鑿池灌園以爲遠豆兒時藝木今慤其陰獨立無鄰自行其意築亭高原以望玉筍諸山川其所以斎心服形者名之曰休亭乞余言銘之將遊居寢飯其下梁韋黃庭堅爲作

休亭賦

盤礴一氣萬物並馳西風木葉無有靜時壞蠹在心必拔其枝時事與黃間同機世智與太行同巇飲羽於市門之下血刃於風波之上至於行盡而不休夫如是奚其不喪故曰衆人休乎得所欲士休乎成名君子休乎萬物之祖曩命聖人休乎物莫之間吾友濟父居今而好古不與不

取亦莫予教侮將強學以見聖人而休乎萬物之祖曩游於世也獻璞玉而取刖雖生矣而得踦騎色未鉏而物駭機心未見而鷗驚撫四方者德矣乃歸休於此亭崔嵬於峽水之上游睎髮於舞雩之喬木彼王筍之隱君子惠我以生芻一束是謂不蓄而篤從無適而吉卜

放目亭賦有序

宋黃庭堅

走馬承受丁君作亭於其解東北吾友宋楙宗以爲盡表裏江山之勝名其亭曰放目而默江居士爲之賦

放心者逐指而喪背放口者招尤而速累自作訟訟自增憒憒登高臨遠唯放目可以無悔防心以守國之械防口以挈孰之智以此放目焉方丈尋常而見萬里之

舒陳儀甫官於魏覽觀公園廢城之堞墾其土作亭堞上名曰拔棒新木枝爲梁柱管蒯衣之目踰四垣矚五里外進客而語曰樂哉此亭客曰微主人言之固願有謁也今夫山居者遺世遠舉煙霞之府靡厲之顛翠微之頹穹石曲蹊上正宛中如堂如防猱獲之所處首更奔星高出雲霧足蹈太虛下見雷雨邊乎杳冥一攬九土此人以登邑門之埤蹤步趨趄若絆若縈若見陸禪

遊意無所至於平原素衍林麥之上漫漫漠漠茂有堆阜下澤之卓短敝輿爾晝日勞午出汗霑背此人適逸少庇宿茅廣不容略急而頓息負相攜僅得忽如飛翔延頸顧慕矣若過平時室處矇矓環堵窮年不出四壁爲伍周以閭閈城以隅戶如彼井谷潛逃之鮒衛從北商適在蹏步仰而視之不識天宇此人出城而望見桑麻綠野猶將樂之況乃矗乎巍巍蒙城之陴出屋之色前無蔽虧俯首而窺哉大明不求晦處內慕外各以其不足所過生貴薙門之枝悲者驚心鍾儀見繫尚猶南音主人殆優遊窮居者耶不然何以謾然於此而志意卓溢也嘗與主人周覽五嶽岱嵩衡霍亞廬九疑白鹽赤甲青城峩嵋蔵莫深林攀援桂枝結軟羨門高黯方駕未須安期委區中之踽踽涼涼大上之無涯則

主人樂此邪嘗又與主人服纖離騷耳夸父前乘魯陽奉轡超人跡馳萬里以觀乎八紘九野孤竹北戶與西王母日下之地扶桑月窟紫淵丹水大章所步盧敖所履殊方怪物奇譜之志焜煌譎誰經目而記則主人樂此邪嘗又與主人觀乎京洛神州宋魏兩都未央建章天子之居前殿武庫金闕玉除東華耀靈西華望舒複道氤氳飛閣棊布千官鏘鏘劒佩以趨朝會而出冠蓋布途富貴潤奴隸衣食仁里閭則主人樂此邪嘗又與主人校術孫吳抗枝頗牧左象弧右魚服韓厥中御州綽爲右馮軾而寓目以觀三軍之斬伐擊刺琅琅礴礴風起雲會北登燕然蹋錄長塞西屠石堡飲馬瀚海下臨胡越遷川原極望曰太息語客思見侯經始之意

麒麟圖形贖死胄代則主人樂此邪嘗又與主人出咸陽經上蔡過郜鄴桑中大堤石城之間士女祖會倡樂止客盃酒相索吹竽鼓瑟鳴箏擊筑六博蹋鞠宛珠之簪傾瓊之琲羅裾從風衆曲入耳人生得意亦何能已則主人樂此邪主人油然而笑曰人壽幾何而時易失細猶不累巨安可必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吾非以狹騶廣以儉笑侈也狹易治儉易供此吾所以樂也窮秋九月孤狸出穴宇宙隆冽時亦登吾亭而支頤藂棘之分披朱實之離離秋風鳴枝久而不去羣竅盡奏若歌若歗起左作右時亦杖藜隱几而聽之寂寥今無爲淡乎熙熙似遺已離物而不知飛鴻滅

舍今猶爲池之千畝惟守之居面巖背阻邇閣之遺
址今聲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幾何今牛羊牧而宇顛
非境勝之爲難今善擇勝之爲難嘗試觀夫其園千章
之楸合抱之楊立而成阡蹉歷下之名蔕望南山之屏
顏脩幹大枝出櫚造天藐祖岫之蔽虧乍髣髴其雲煙
思儁人之樓居尚輕舉而高騫盍駕言其北游登斯渚
而盤桓岡巒忽其翔舞秋陽眇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瞬
收城郭乎環堵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芰縈衿
荃杜蘅衆物居之浩若煙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
會晉觀漁其雕鳴榜回合方舟順涯鱠鯉炙乎深塘分
鴻鵠起於中洲復有荏舫蘭桂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

西徂東織餱投環徽鼓空客顧而嬉傾盃倒鐘明月
出於訣嶺夕陽眇其微紅天歌歌而益高夜寥寥其方
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兮願
乘茬乎星津期韓終與偓佺兮采芝芙乎瑤圃庶忘老
而遺死兮路漫漫其修阻於是酒酣太息中座語客曰
自昔太公奄有此土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攘狄尊周方
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淄邊樂中具五民秋田
青丘實圃海濱而薛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
其彊孰與比哉觀華不注竭其孤巇虎牙榮立芙蓉菌
名尚想三周追奔執轡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質於
蕭同尚何私乎紀顱而齊自是亦不競矣夸奪勢窮雖

彊安在專以日遷而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
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聽無故去何必悲此齊侯
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嘻也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
趣舍有感而歎欷豈不重惑也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
託生理於曰方固朝秦而暮楚定胥無必於一笑尚何知
乎千古於是客驩然喜再拜與觴而酌客曰凡主人言理
實易求而我曠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
主人如漢孔公主人亦驩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
言曰詩圖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乎不
樂再拜洗觴而酬客各然大笑而作

風雩亭賦 宋 張栻

嶽麓書院之南有眉丘焉於登覽焉曠建安劉公命作
亭其上以爲肄射遊息之地廣漢張某名以風雩又繫
以辭
春風山之回漢有詩誦之一宮巒青林今對起背絶壁
之空窪獨樵歌之往來妥憩而卻視舍眾景之本宗想洙泗之脩竹森偃蹇之喬松山靡靡
以亭圖谷窈窈而雲迴翼今前張擁千麾今後從
帶招江之浮淥直遡流今橫空何地靈之久閟昉經始
乎今公旣憑宇之宏開列關振義表遠取於無窮之風昔
信兹山之有逢予挹名而語素洙泗之有聖師之有問答跽陳其

所哀獨點也之操志與二三子今不同方舍瑟而鏗然
諒其樂之素充味所陳之紓餘夫何有於事功蓋不忘
而不助示何始而何終於萬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
覺唐虞之遺烈儼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
之是崇嗟學于今念此週千載以希踪欲希踪今奈何
盍務勉乎敬恭審操舍今斯須渠戕懼今冥蒙防物變
之外誘遏氣習之內訌浸私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
斯昔人之妙旨可實得於予躬循點也之所造極顏氏
之深功登斯亭而有感期用力於無窮

風雩亭賦有序

元 陳 櫟

判縣先生創風雩亭弘齋曹先生記之至矣盡矣然昔
張宣公嘗雩嘉辭之餘意猶有可言者里晚學陳櫟敢
發宣公未盡言之蘊而賦之

雲屋旭公風雩有亭實世琴鶴其風最清不比焉以為
足上洙泗水之曾慕彼舞雩之風適樂意之春容觀點
也之所懷與三子今不同龍見而雩壇墟聿崇爰有茂
樹鬱蔚可蒙嘗春和氣風景恬融見天理之流行欲無
莽乎其中風來自天風之者人淡蕩適至偶披其襟風
此春風宇宙吾心宜聖師之所與獨喟然其賞音點也
雖狂其心不泯春風無窮千古常新坐風雩以乘風諒
何古今何今大儒先生椽筆作記窮深發微已詣其至
今復賦之毋乃或贅辭不厭明敢獻所疑點之見處深

之筆翔踪攀下臨領[illegible]
老蒼深萬壑之泰聲宇千巖之秋光朝霞暝霏扶踈微
茫望山河之故墟弔草木之餘社夏后萬國之朝句踐
百戰之野與亡俛慨猶有存者至於流觴泛雪高人之
舊事浣紗采蓮游女之遺跡鄴溪山之如畫尚髣髴其
可識前故老以問訊興慨歎於時昔是爲游覽之大略
而蓬萊觀風之所得雖然士固多感而況於對景以懷
古撫事而凝情往往使人魂斷意折靡洎而歌不平故
麗則麗矣而未擅乎登臨之勝也若夫浩蕩軒豁孤高
伶俜騰駕碧寥指麾倉溟滄茫憂端於眇莽挹顥氣於空
明飄飄焉有遠韻跨鯨之意慕莫如望海之新亭嘗試
登茲而望焉沃野既盡遥見東極送萬折之傾注鑿寒
光之迸射浸地軸以上浮盪天容而一色珠輝具芒矗
鍊橫霓快宇宙之清寬恢百年之偏仄當其三星曉橫
萬境俱寂浴日未動景光先敷皮鱗鱗而躍金天晃晃
而羊青顛輪騰上東方皆白煙消塵作樓鳥振翼俯羣
動而分起奇一笑於迎覩永我暇日薦其將夕餞斜暉
於孤嶂候佳月於悠遠沉沉上下杳無處所驚玉池之
破碎裂銀盤而吞吐忽窓雲而湧霧獻霜影於庭宇夜
色凌空初聞鐘鼓簫鼙至而不辭詩徵成而起舞又若
清生海門萬里一息長光如線濤頭千尺方鐵馬之橫
浪倏銀山之崩坼氣平怒霽水面如席吳帆越檣飛上

空碧此亦天下之偉觀然拘束及乎目力燕香春容俗
客莫階仰高遊肩徒倚徘徊明威丹宮綵雲時一山之不隔其爲公而飛來連招汗
漫之勝游下睨車之逸轍屬紫宵之妙質侑玉笙之清
禮勤歌舞以壽仙伯以多祉恍風雨之皆散但驚
塵之四起悟真靈之不隔而何有乎弱水之三萬里也
憶昔之居此者多矣曾鷹眄於經營遠山靈之效奇發
遺址於叢荊殫妙巧於天藏超埃壒而上征極觀聽之
所接遠香眇而難名嗟此崇之無央與來者而同登決
皆盈胸雪其塵纓且安知前日之蒼煙白露斷莫而荒
荊者哉顧客子之所能道蓋管中之一班惟覽者之
吾將觀焉

定水寺記

宋 陳 造

日得會記景於慈湖心神釋浩如乘翰而後知蓋亭
之仙意而凌虛御風之無羣主人瞿然而起曰有是哉
子高子特度脩治鬼負照奇骨修如譬而愛客如色故
築亭寄興此若蓄而歌不時因後來之增想修而陳辭而其泓渟兮鏡揭
浩渺兮大虛之如空慧蔚藍之無涯泰蛙吹以
分部桑木摩兮合鳥奏揚暉兮連娟紅倒影兮芳菲目
謀心愜把觀四時晦明雲煙紛披江靄生衛之綠
綿別綺枉睹之因依眄多景之偃蹇隱几者默焉袖手

領攬而無遺固可以動楚客之清吟抵陶觴而一揮況
夫挺萬壑之傾欹覆千巖之遠媚然笑棄媚靚妝與
醉態或玉頰而氷肌無乃飛瓊姑射之娣姒倩侶儷香
叢藍不招說而陪隨彼翔翠怠於蘭茗點屬玉於淪荷
皓鶴側頸於凉渚鷁鵝偵影於鯉鮪烏鷺窺簷而許語
意而拂袂而差池則皆怡然莫逆相晤忘機者也至其
樵歌之斷續漁笛之嗚咿款乃之無窮聲答箸之有安
棲塵外之適子其可私若乃悟直鉤之妙意飫筆間之
新得儻有至樂鷗無驚飛則又有以超然乎芸芸之表
豈獨詩可賦而酒可斟老子將為予飽述放而醉真醇何
必云汗漫而與期

波光亭賦

宋 陳造

汾王後身今阜老僊笑譚功名師友簡編手冲丹而活
固身長戚之讒虞處節門臨憤慨已捐默仆振盡前古
所傳有亭屹立城闉右偏抗洛池之清泚變蒼霧而高
寫面勢之孤危落榮之躍達在公之設張經畫繪太倉
之稊米已度越於後先想盡之每臨宛笙鶴之雲輧
實從娉娉笑歌婷婷娟娟之列仙子也荷其泛游也似無
深意于菜荇其泛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遠迹也似見
淑景之香江鏡靚妝於明鸞我有而我案與之周旋佳月上兮
山川春秋冬夏信非我有而我案與之周旋佳月上兮
陽氷啟微風動兮婣娟連撫物而得之應世之心池月
之湛寂緯武有文風漪之自然推此用之躋世五三軼

魚計亭後賦

宋 真德秀

王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累已有
笠蓑天擷魚計以名亭約祖風於圖田居一日飲
客於斯亭之上超方羊以自得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
將夕而紅酣沿無風而綠淨烟倫魚之成羣陽寒波而
游泳若空行而無依活天水之一鏡俄初月之沈鈎倏
深晉于菜荇其泛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遠迹也似見
幾而知警先生昕然心曠和怡詔小宇之雄篇駭稼軒
之英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情何計之為子固非魚
安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為有計邪子將試子之
欺謂魚為無計邪吾亦笑于之癡孟亦忘而俱適可

也抑嘗即莊生之言而試思乎學自太古邈浮風滒勇者角力以幸勝巧者詐能而衒奇苟一鄙之可樂決性命而爭之謂謀身之先藏巫反蹈乎危機偉南華之著論將警愚而覺迷富貴人所嗜則媿之腐鼠紛華人所羨則況之文螺爲利而鬬則爭地之蝸以智而死則刳腸之龜獨魚之自適其適若忘情於得喪故大則逝鯤化於天池小則戲儵游於濠上蓋其爲物也從容夷猶逍遥閒放靜則以蘋藻爲室廬動則視江湖爲尋丈不借潤於噓濡而相忘於流沛任公何所投其鉤豫且何所施其網此其所以爲得也彼區區之蝘蜓方且娛瞽安於股鼠饕微腥於砧几又烏可同域而議哉嗟利欲之誘人甚香餌之餌魚彼活鮮之何知循或咥而全軀人回靈於萬類通昧苟而蒙冒所得之幾何甘顛冥於畏塗此累基危擅之喻宇所以慨然而長吁也曉我生之無庸幸脫世之羈鞿付萬事於浮雲獨觀魚以終日誠作計之甚左羞身閒而心逸於是客憮然自失曰先生之言是矣僕何足以問其萬一乃相與酌飲浩歌不知烏輸之東出

草亭賦　元　馬祖常

長清先生被召供奉翰林之明年構亭於所居之前扁名曰草亭謂其友夷門之客曰古者能賦可謂大夫客盍賦斯亭以見志哉且無盈辭以奏無曲辭以競無奏

辭以飾而亦無寓辭以病也遂爲賦曰都邑雄雄有亭欹中廣可丈而高如廣縱赤堊外塗而白茅上崇者非先生之草亭邪于蓋得簷酒賦詩於其下矣弱篠小草蔓菁乎其左苗也丹鷁碧麥窈窕乎其右擢也壺箭博局琴几盡圖皮而設也筆簡研石書帙劒器布且列也秩然其有截也憺乎其能潔也冠簪肅肅佩玉在躬簟豆晏晏言笑有容朋合悅也登降步趨衣帶委如姬孔與輿諷言徐徐自整攝也是則游息之殖學燕閒之脩業者固可徵於前哲也夫至乃若其居三作室點堊丹漆華目鏤心文彩差參回廊曲房翱翔步瑣飛閣虛堂擊鼓吹笙此固侯王之所當而非下士之所可常俄有一人歌於坐旁其歌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有美君子不恤其私焜燁古辭作室叢叢謂誰之宗今又歌曰爰有人于好偏和詩之宗千室之東緊古今以濡暢道之條今而執與居

擬劉孝賦　元　袁桷

英英惟祥織流成章雙峰嶽峙紫芝榮煌峙立澄水玄言飛霜爰有化鶴之叟迅翮珍館舒風盤霄歸而歌曰茲山兮沃膏陽霖兮夕潺吾還兮不崇朝將何爲乎道遥昔之命儔者與極而意已盡卧游膏肓者不千里而接軫去若隙駛留若柯寄情不及親豈我輩之謂邪彼標輪圄爰行爰涉彼桂扶踈以翳蔭其嘉

牧羊者去其害植橙今結實布滿今鱗萃我亭今圍圍
孫並曾今陳無寒獨余不留目凝睇今屢延芳菲
今在林誓將築今奉所欽卜龜今於庭諏言楊靈徙蓍
今吳狄返真今思冥學道者天完遠老者齡延期以養
榮息以固形到意柏槁者吾猶懼之善盈而戒之場冢
豈累有所羨而自表者邪道本於無名擬之而笑成鈞
深者泉如珠在淵遇風為猗歟流為川彼判伊何原遠
不遷則面企之於亘斯年

胡氏鐵心亭賦

元 陳樵

太白主人居東海之上玄虛先生過而問之曰丈人目
視雲漢志傾金石亭梁無華溫恒約款獨標榦於當年
守貞愛而不易矯矯今強懷夕引木今三而食不暴人
倫之時表謂黃金百而非貴托雲霞之石交空萬流於
海內思欲起伯夷於九原與下陵子並世夫伯夷之徒
固常有於天下矣子亦有覩於彼者乎於欲仕而從之
敢攘袂而橫議也主人慨然曰先生言之其人為何先
生不答撫琴而歌曰若有人兮山之垂安明節兮久而
不衰顧飾巾兮以祖共寒窶而求之芳蕤兮雅道非夫
人兮誰歸王人來遣從巫陽而筮之亟陽敬策而言曰
曳雪兮霏雲編衣兮縹裾修木兮非溫草上兮非伸溫
伯雪子之朋從龍姑射山之神君托雅故於君子何頭
白兮如新稜稜兮陶樽眇眇兮觴言恭中之旨兮鬼厭

荷月隨珠璫解兮之佩芳撫爐中之綠煙彌日信宿載抱載咮若孟公在座爲之震起杜史在周莫不嚴事樂君子之得師蓋高世之風軌舉觴實而爲主人壽乃稱歌曰世俯仰兮取容非前哲之所期君委懷兮崇德毋表合乎內違斂春華於茂實負王鼎於丹梁願和能於百度安明節於當時王人聞之又稱歌曰洛有花兮江有蓮閱桃李兮有令顏懼明德之未崇日卑馳兮莫予翻蘅蕪襲子襟夜光生子冠潔情條兮行葉終與花兮令周旋

春先亭賦

元 陳櫟

溪山種德與梅俱深亭扁春先延佇清吟吟不足而酣賞照疎影以頻斟陋茅亭兮僦曹娥蘭亭兮山陰有善繼之賢孫念大父之手植等見此而敬恭忍等之於若蔣冀紅龍之有實取白章之無色儼若面乎公槐匪直同於卿棘一枝具一乾坤陽動根於大極慨彼有唐幾昧履霜覩肖蓮花惟愛六郎豈知爰梅臨風一嘆廣平一賦不忘昔嘉辛方廿五秀發華滋見已卓然挺特不疑偕立苔花厭厭醉夜笑彼江總何哉僕射尚此孤根陽回凝閟偶點宮額豈屑街髻見魏徵兮嫵媚郎兮德音温恭宜曉角之悲壯任吹笛於高樓當高齋之索笑異成陝之不言仁權輿於微酸認生意之存存王堂何喜竹籬何怒貫縈悼於一視恬窮達而默悟玉質兮盼

春日遲

倩遠違兮篤燕日遲遲兮千迴朝旭檐兮百遍晉作相於開元搜杞梓與徵枚鼎和儀而調鼐實兩京之震起杜史在周莫不嚴事樂君子之得師蓋高世之風軌舉觴實而爲主人壽乃贊化調元燠寒時若梅詔使和而歌默窺瑞宴而奏託儼如斯梅隆冬不凋力能幹乎造化香不隨乎變衰象本方槁横枝獨姍早占魁於春揆規忘司令之執權特立萬物之表覺在羣蒙之先嗟襲美之與元與賦豔葩之啾喧豈若公之賦梅大音希聲而鳴自然之天刻之屏間妙擅奇絶廊廟之姿豈淹巖穴振七葉之貂蟬將主知之早結觀我尚之如斯不媿文貞公之節既增光於大父尤景行乎先哲恩後山兮神遊而喜之曰子孫德與萬物氣吐實與梅兮同素相時來兮則爲輔皇圖兮鞏

園

詠碧亭賦

元 劉詵

碧青原之崔嵬維文學之異區首忠節之駐蹕後賢哲之步趨振文德於昭代深化雨於函蒲於康陽之宮猶之數仞袵道義之通衢嗟遊息其何所往意地方之宛委南之斤山用建亭而象諸江山寫於一觀宜乎詠於風雩也嗚呼千載而上聖門此亭載而下我亭此作剖洙泗之蕃籬通淵源於濂洛雖與處其何常初無問於今昨蓋將示天下之廣居振士林之數墨而豈眺遠之娛觀美之託也哉且其風和景曠萬物吐韜勃鬱蓊森生機畢露則青春

之將蘇也亦有貝朋與子偕行單衿初試微涼乍生則
我服之既成也章甫收裁衣裳楚楚來遊來歌笑笑爰
語何啻完者五六童子六七其侶也鷺潛決決可濯可
湘溫乎沂水之淨也螺蜂蒼蒼可息可藏鬱乎雩林之
盛也於以濯我纓於以陶我性吟風弄月之徐步隨柳
傍花之意與登斯亭以玄覽尚髣髴於見聖悟往點之
雍容本胸次之昭瑩豈世異而事殊固合轍而同徑彼
醉夢之紛拏何莫踐於斯境於是撫事興懷因名致慨
亭夕陽而愈悲亭山陰而安在連昌之宮徵半歌北苑
之沉香速壞華亭之唳鶴不聞湖亭之蓴魚何怪是皆
逞富貴於一時擅風流於當代縱情肆欲歡雖盛以奚

爲猶多爾耆志能得而食治曾不若此亭置於望海伊
邇足以樂日用之經常婦人欲於淨盞如天埋之流
行等氣象於兒寧儻聖賢之可歸庶努力於日進亂曰
詠歸之樂著於經今世遠人亡示以亭今我造斯亭詠
而歸今希聖希賢始其庶幾今

詠歸亭賦

明 王 禕

夫何若人之耿介于志與俗其背馳絕紛華之外驚今
壹冲澹以自怡守忠信以佩服今被道義之光輝豈修
稹之徒事今將聖賢以爲師瞻笠澤之沃野今實若人
之所居豈藏修之無所今有夏屋之景渠廓開田以聘

圃今俯平川而結廬木參以繞舍今水湯湯而循除
爰有亭其新構今謝雕甍與綺疏既琴瑟之在前今亦
左圖而右書來良朋於遠方今形於焉而樂娛揭亭名
曰詠歸今示聖門以爲徒仰聖門之多賢今各員材而
器異藝能之孔多今由則勇而尚義彼願試於爲國
今蓋同科於政事赤循循以誘讓今嘗遠齊以通使彼
小相之願爲今亦量能以自許述三子之所志今狗功
名而規規何點爾之曠達子獨從容以無爲謂我服之
既成今屬莫春之芳期集冠者及童子今各沂水之戲
嬉逐風涼乎舞雩今同詠歌而乃歸唯所志之若斯今
斯脫略乎物累弗合已以從人苟始春融而蟬蜕伴氣

衆於毫芥今同化工乎天地宜有契於聖心今亟歎賞
而與嘅念去今踰千載今歟此志之能承何若人之取
介今乃成基以作興亦見道其庶幾今匪惟飾乎修名
維突麥之絕響今長詠歌於茲亭日遲遲以載陽今雲
油油以成雨鳥和鳴以在樹今魚羣躍以在渚任衆情
之變化今嘉萬慮之樂所無物我之各適今聊安居而
遠慮彼世俗之溷陋今固利名爲網羅衆羣超以競進
今紛遑遑其謂何苟返求乎初服于亦所得之已多余

張張之無類今誓蹈道之弗頗徵若人吾誰與依于願
從遊以靡他

水亭賦

太原王公好水亭客有美而賦之者曰伊彼冀野參井攸分旁啓漫疆峙島嶼圍槃泰清浮三淵氛緼擊律霞駁綺紛對暾蔽霜合陰吐陽若鬼若神迴毓岑靈挺休哲耀芳英考隱閒石撫幽泉野麦構水亭汾堤之下傍引湲瀾上蔭菀柳亭泓汳淵紆惟密偶石戶壤父此焉託處若迺春陽告謝朱夏騁逵炎厲敫烈爐爍燻暴羽蓋鳴翠騎祥鸞驚翻乃先駈爾其珍怪琇美杳其阿瑤草翕艷蒙其蘋麟角馴擾遊其後龍鯉出沒涌其前於是召鴻生延鮐叟陳樂方命樽酒錢鏗辟穀以蟬蛻羨門服氣以蚴虯玄鶴二八降乃天隔延頸長鳴飛翻迕擾雲光茂霞彩回與紛紛輪輾合遝杳冥於是

爲鳴鵠之歌曰良仙衣兮何翩翩來廣漠兮華房軒豸天老兮歷萬年又歌曰涉流澌兮緝荷亭覽日月兮東西生鳴鶴且舞兮希泰齡嘉至德之昭曠應皇運以來臻眞珍璧於清壇薦馨香以禱誠介茲景福懇如岡陵

明 章綱

眞賞亭賦

眞賞主人落亭之成以酒屬客曰余家於西南渺天一涯陸陸眄水浮至於吳中覽山川之勝多矣益下三峽睇巫陽歷九江眄廬阜就天竺之玲瓏瞰海門之吞吐清輝秀色饜飫胸臆自以爲取之無禁初未嘗喜其有獲也竭來賁簿書期會羈執糾纏平時心目酌式獻是語主人曰唯宇宙初基則猶此山由來賢達名欲跻攀山盤石而終古人何樂而駐顏惟虛名而有

託庶信史之不刪昔叔子有是言吾感焉而深清幸登
臨之足慰豈藥飾之爲艱願宇民之餘暇將載酒而往
還寓高情於百檻充和氣於兩間吾乘醉而起舞其倒
俄蹈青雲而叩帝閽

中解山亭賦

明 張鳳翼

繄南山之嶔嶔兮勢岑嵓而孤凸跨牛斗與鳳岑兮瞰
狄閿洞庭稱奇愛對以萋迷兮路紛紜而曲折隱蘚道
與虎穴兮伏蚪宮與虎穴有王翁者借月谷於神丁伏
山靈而有作羅荊棘於崇阿引梗楠於巨壑爾乃匠氏
運斤工倕執鑿以陟以繩以栝以度以墁以完以丹以
堊以奧以輪以成以落啓樂壽之幽齋敞高明之燕閣

覽沸潰以舞蒼砌衛雲而蒼蒼睥列乎東之亭洞乎
乎蚖紿稠下之煙震指望中之城郭當芙蓉和景明
萬壑成亭花芳菲而吐豔柳嫋娜以含情燕呢喃而弄
語寫晛晛以流聲羌馮高而舒嘯試一顧以神清迴若
黃雀流黃蒼龍屈紀梅雨初晴麥雲漸起時則有碧蕪
紅菱汀蘅澤芷塊磊磊以寒峭蘇草萊而萬履屐豁
其井常匪蠶之足通至於清商入候大火西流荷香
暗褪蕭蕭新抽閒金風於白帝把玉露於丹丘指征鴻
而笑傲撫籬菊以勇猶壯登臨則菜萸滿握供頓倒則
醪醁盈甌何其快哉泊夫陰氣嚴凝玄冥轉軸色淡千
封煙寒萬木聽月下之樵歌於雪中之璧服旋烹陶穀

之茶漸飽東方之牖此固八節同觴四難並淑誠今日
之閑亭陋當年之金谷愧予無仲宣之才亦得傍雲軒
而仰干把酒登高汎臺對楚聊摘短韻於言旋用紀盛
遊於伊俶

明月榭賦

明 屠隆

陵俊秀世標古躅今標韻朗暢才美鬱沉理光前哲退
栖中林載弧雲而抱影指冥鴻以驗心窺遊魚於清泚
舒鳳喙於碧岑時而行遊洽然御風揚驅江上螺屐山
中或采琦芝或拾古松東深林屋之洞南臨大王之峰
發響摩蒼煙送歌凌飛漈歸來掩關獨立巖莫乃菜高
閤之蒼蒼明芳樹而延明月不户而牖豁焉蕭瞻峰巒

酒而孤嘯又如平沙莽屯空雲凍咽江光低斂人跡杳絶林開鳥驚萬里如揭明月在天下瞑殘雪維彼幽人登覽超越披鶴氅攝龍泾吸瀛氣收淒清羨妲娥之耐絶冷思泛黃鵠於瑤京若乃履蓁來薤苔破佳賓零落朗月宵陸解衣盤礴歌吹答和琴某則松風蕩爽鳴琴徵之英靈飛揚則四海相蕩況寂則六合為冥其臨文則上蒐九天下窮九淵思奔岡衆岳拔雲煙試登高而望遠羅宸襟已而成篇時在晚唐高臺既傾曲池亦平楚

舞雪歲吳歌露零愁兵絲之異苑愛野鳥下而我與鳴念繁華其何益覽若為臺之表尚貞抱朴見素秉理來往千秋一瞬大地一寧苟暫共欣何物不妄樂哉茲丘悠悠天壤朝暾非不嘉夕月尤足賞於是為之歌歌曰川原澄分雲氣銷瑤臺明兮見皓圖擬紅蘭於長谷寫朱絃於山泉復歌曰昨日登臺兮衆草柔今日登臺兮風颼颼良夜一何短明月一何遒登臺既有酒君不樂兮空憂

歷代賦彙卷第八十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八十一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室宇

超然臺賦 有序

宋 蘇 軾

子瞻既通守徐杭三年不得代以論之在嶺南北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蝗除蝻埋迹捕盜賊廢刑饑饉日不遑給暮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隘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敝曰此將何以名之敝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之樂在朝者知林藪之樂在廟堂之高而不知江湖之遠在江湖者知漁樵之樂在山林而不知廟堂之貴夫貴與樂未嘗相及也而臺則豈之所非之場宇沉於榮辱之海覺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況暫寓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能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觀於子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踏高臺之表空今溢晨景之絜鮮幸氣時之收斂今悲明友之嶮開舒煙鬱以延望今放遠目於山川既會而其玉筆公青黛共如泉素絲竹之管怨今聲鼓越石助歌下仰望而不聞今微風過而收大勞陟降之紛仁善周乎人間倚野檻以長嘯

今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今寄無盡於雲煙前
陵阜之洶湧今後平野之漫漫喬木蔚其蓁蓁今與亡
忽乎滿前悵故國於天末今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
莫及予落日耿其久誕嗟人生之漂搖今寄流拂於海
濡苟所遇而皆得今違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今
每自予於曲全中宵寢而失故予有驚悼而流瀾誠達
觀之無不可今又何有於憂患顧逝宮之迫隘今常勤
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今感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
猶未足今挾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予酌疑瑩而
踟躕馬躑躅而號鳴今左右莫而不能莚各雲散於城
邑今但清夜之晛聞惟所往而樂易今此其所以為超

然者耶

超然臺賦

宋 文同

方仲春之盍盍今覽草木之菲菲胡怫鬱於余懷予悵
獨處而無依陟危謀以騁望今丘阜莊麥而參差窮莽
蒼以極視今但浮陽之輝輝忽揚厲以晦昧今灑氣霾
於四塞蹟余心之所行今欲圖其安之況念神以遐
驚今控穴窓而上馳闖曖以涉洞今摧寃莊而掉
雲旗委委蛇蛇以夭矯予從宛虹之委蛇曳采旄以役朱
鳳今駕瓊軒而驅羣蜺涉積漠以出沒今歷大暗而蔽
虧指萬里以一息今俯九州而下窺有美一人予在東
方去日久今不能忘褰裳而濯今岌而長服忠信今被文

章中皦皦予外現浪蘭焉採今杜焉掇今奉珪璋戢光耀今私芬芳寶世用今斯卷藏遊物外予肆猖狂余將從之今遥相望回羊角今指龍肮轉嵎夷予蹴扶桑倚泰山今耶徜徉下超然今拜其旁願有罰今遇非常勿掉頭今告以詳使余脫羈紲而飛翔今違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今糧已而釋然予出有累之場余復儻儻今來歸故鄉

超然臺賦有序

或有疑於超然曰古之所謂至樂者安能自名其所以然邪今夫鳥之能飛獸之能馳與夫人之耳目手足視聽動作自外而觀之者豈不為以大樂乎然鳥獸與人未嘗以為樂也古之有道者其樂亦然又安能自名其所以然邪彼方自以為超然而樂之則是其心未免夫有累也客有應之曰吾豈以子之言非邪吾方有所較而後知超然者之賢也子視世之賤丈夫奔走勞役守塵壤握銖鎰嗜之而不知厭而超然者方遠引絕去榮觀萬物視世之所樂不動其心則可不謂賢邪今夫世之富人日能其金玉而樂之是未能富也忘其所有而安之是真能富矣夫惟有之是以貴其能忘之使其無有則於何所忘邪子以謂將忘超然為真超然則其初必有樂乎超而後忘可能也子以謂樂夫世之樂者乎然則子亦安知夫名超然者果非能至樂者也賦曰

登高臺之茂哉今瞰四顧而無窮環廣山於左右今瞰

大海於其東蓋望堧之喧翠兮揖天半之清風身飄飄而欲舉兮招飛鵷與翔鴻萃丘原之茫茫兮弔韓侯之武功提千乘之富強兮忽百脉而稱雄忽千年而何有兮哀墟廟之榛蓬有物必歸於盡兮吾知此理之何恃惟廢興之相召兮要必以衰而後止彼變化之無窮兮嗟其偶在之幾何聊微樂於吾世兮又安知其他或有疑夫超然者曰豈其知道而未純曰彼天下之至樂兮又安能自名其所以然惟樂而不知所以樂兮此其所以為樂之全彼超然而獨得兮是猶存物我於其間客有復之者曰子知至樂之無名兮是未知世之所可惡世方奔走於物外兮蓋或至死而不顧眇如醯雞之舞

覽兮又似乎有遇之集方衆皆旁視而笑兮彼獨守而不之去較此樂於超然兮固孰賢而孰愚何善惡之足較兮固天淵之異區道不可以直至兮終冥合乎自然子又安知夫名超然者果不能造至樂之淵乎

元 袁 桷

九華畫賦

昆元之峰號為仙關霍青騅紅嶔峯相扶下垂清溪百尺涵萬象於混沌歌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翠之老人千南征共萬里友魚鼈與蛟頓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致文直二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遣公子之東歸寫此懷於一掌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元 袁 桷

蓬萊閣賦 有序

末 王十朋

紹中自古號嘉山水而蓬萊閣實為之冠昔元微之作知宅詩世稱絕倡之代張公伯玉三章膾炙人口好事

者從而和之獨未聞有賦之者十朋筮仕之初辱為萊客乃者中秋之夕與同僚會飲於玄閣覽湖山之勝說月於葦苴間即席賦詩諸公皆和既而念之閣不可以常登一詩不足以盡意遂從而賦焉

王子游會稽客蓮幕登卧龍之山踞巨鼇之閣秀閱千巖流觀萬壑縱遠目於夷州暢幽懷於寥廓於時天高氣肅秋色平分簪盍良朋把酒論文俯仰湖山懷古傷今登高賦詩以寫我心周覽城闉鱗鱗萬户龍吐戒珠龜伏東武三峰鼎峙列障屏布卅木龍蔥煙霧吐棟宇崢嶸舟車旁午壯百雉之巍垣鎮六州而開府東望稽山思禹之功喬松鬱乎故陵丹青儀於祠宮歲幷書於鬼穴流盡雪於無心物尚目春王之立方銘石以頌德騎顏色以招賀時公之不及徒腥風之已播西望夕陽之目斷亭隈王謝之風流今遺址第見乎古木之號鴉前賢鑑湖滿目雪水嘉馬侯之偉績恭賀監之高跡祠荒今過訪麗澤之故址第見乎古木之號鴉前賢鑑湖滿目雪水嘉馬侯之偉績恭賀監之高跡祠荒今過訪舟與舟風檝往來乎鷗宅今竹黃花無幾徒有漁舟與舟風檝往來乎鷗鷺之鄉歎乃乎煙波之裏仰瞻高閣俯視州宅緬懷高才面無時之屏障家終日之棲屋長湖山之儻於几席之上惜斯人之安在哉言未畢客有指斯閣而謂予曰子亦知夫閣之所以得名者乎蓋始於元和才子也以玉皇案吏之尊維旌麾於千里也蓮萃陶弼水三萬里以筆力坐移於是也亦名有自從事有筆胸中有萬頃之湖具一代之奇偉也詩草一出遂能發秦望之精神增鑑湖之風采簡亭絶倡亘古今而莫擬也子亦詩夫才子之傳否乎始問訊其從何而來集乎彼而至於此也才子之才固足以起吾子數百年之聲慕才子之所以獲侍玉皇者亦吾子之所喜攻而深恥也夫何惜之有乎於是引客之手揚袂而起言契予心諾唯唯有是故有是哉斯人也而至於斯也尚忍言之哉俄而鼓角作於人間明月出於林端妙三弄之梅花

闌十分之銀盤酌一觴而徑醉雲忽興點級青天漸山川之萬象龍若有如乎嬋娟倚危檻而感慨覺興盡而思旋矣於是相與嘅茗於清白之堂文盛於清白之泉閱唐宋之題名終夕為之慨然嗚呼噫嘻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其無出乎范文正公之賢

悠然閣賦

元 馬祖常

舍毛毳之落落兮覩寒鄉之無跡會冥冥之遐思兮契萬品之依職從大化而同象兮超遠世德之圖形聿道逢和容與兮洞乎游乎太清是有當於吾衷乎表吾廬以自肆騁余馬於析薄兮崇吾屋乎江汜揭高蹈於古道兮又曷之以簪笏曰予

未有知今何私意之髣髴懿夫于之悠然乎殆及于乎
空谷

對鷗閣賦有序　明　李東陽

對鷗閣者侍講學士鏡川楊先生繼父志而作也揚之
隱故有閣家從而閉亦廢先生之父梅讀公從祖父避
地而歸漸後故宅嘗遊川上誦李嘉祐南風不用蒲葵
扇紗帽閒眠對水鷗之句蓋其志欲復益閣至先生而
成焉東陽從先生官翰林獲觀所自為記又從其弟府
丞維貞編修維立及其子員外郎志仁聞益閣始末為
詳乃作賦曰

鏡川先生之作對鷗閣也閣扉其陽設牖於陰乾藩坤
雖山帶水襟遠則雷峰天井石筏木皐翊宸金荻翠巖
雪實天童育王驃騎車廢四明中空五馬崔走句餘武
陵之墟聖公隱仙之居左盤右紆莫詳其餘近則金碧
珠潭芝山桃浦北渡南塘蓴湖蓮港六港兩川十洲三
嶼花迷學士之橋竹暗尚書之墅奇蹤麗蹟不可縷數
於是啓扉而入則飛籟灑地鳴琅戛空鱗瓦動目瑩簷
挾風上下鷗翥東西冥濛藏虛納秀後與川通開牖而
眺則屏圍畫張澄練秋碧長林落日倒影千尺平田一
綠與望俱極若乃岸芷洲蘭灘蓼汀蘋杞柳檉楸而落
蔭渠荷的歷而敷芬鳧鷖雙鶩成羣翥跕以如
墮翺洋洋而若馴時有白鷗西來載汎載旋揚以

雪舞忽浩蕩而雲浮先生方對客高詠覽物旁接獨宿
留以延佇若娶情於彼鷗客有在席者起而問曰何為
其若是也先生曰噫此吾先君子之志也試為子言之
我居揚隱自宋及元傑構連甍有閣翛然圖版受肇家
徙外遷鞠彼蓬蒿為荒園一日磴星落下沈清淵先君
子嘗慨焉於此矣復芸栖之故地創梅讀之新軒歌越
里之雅調誦唐人之遺篇將拂蒲葵而小憩岸紗帽而
閒眠時度隙景志薪重泉彼鷗何心以歲以年予乃晨
興暮思左相右度木叢蔚榮石疊犖确十稔交閱七楹
並落幸往志之粗償恨九原之莫作今我與子神游丘
壑放意觴酌孰樂厥憂執享其樂暗羣鷗之在目增一

感於茲閣客乃俯而歎曰嗚呼起廢殊地悲歡異時數
雖天定業乃人為有始必復無終孰帶杼先生實勤童子
何知然嘗聞之矣談史絕筆運書儻成祐不作相旦終
台衛故周貴述事孔稱揚名先公官不及再命業不過
一經存弓裘之舊物敢堂構之銘情今先生身歷霄漢
步登蓮瀛文播海宇望隆公卿圖將脩五鳳於天閣庇
萬廈於蒼生彼美今一閣恐足以書盡先生之經營也哉
若夫志遂功成名完身退行藏有時俯仰奚累知倦鳥
之終還念開鷗之可對眷斯時之未晚非此閣其焉賴
蓋亦有詒盛業於諸孫播清風於百代者矣先生曰我
其圖之于盍為我賦之於時簪纓並輝子弟成侍左京

兆右太史趙郎宮列貢士紘誦間作既籌交駿客既醉散鷗亦翔止先生獨居廓思方將合萬物而一視也

清虛子此君軒賦有序　宋　楊萬里

吾友清虛子家有竹軒命曰此君誠齋某爲賦之客有問於清虛子曰昔者子猷愛竹宇之曰君謂此君一日之不可無古之知竹者未有若子猷之勤者歟清虛子曰子猷可謂愛竹矣知竹則未也古之知竹者其惟吾夫子乎蓋嘗聞之夫子適衛公孫青僕于在淇園有風動竹聞蕃瑟檀欒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頗謂青曰人不肉則瘠不竹則俗汝知之乎其詩曰瞻彼淇澳菉竹如簀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吾乃今知竹之所以

清武公之所以盛也蓋君子於竹比德焉汝視其節棄然而孤也所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者歟汝視其貌頎然而臞也所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者歟汝視其中洞然而虛也所謂回也其庶乎屢空有若無者歟故古之知竹者其惟夫子乎子猷非知竹者也客曰甚哉清虛子之言似夫子也敢賀此君從陳蔡者皆不及門君何脩何飾乃得於四子而同席顧堅晚節於歲寒以無忘夫子之德

拙軒賦　金　趙秉文

寬撫移刺公築室於私第榜之曰以告閒閒居士曰余有拙病似愚而強矯矯亢亢踽踽涼涼人皆喜圖已獨喜方將遠東溟扁舟泛太行將游人怒中傷神醫不能療著蓍不能詳且于以爲何如可愈而慶也居士曰拙者自拙吾不知其長或善宜而九卿或白首而潛郎以俗觀之有寐有良以道觀之孰吾孰汝於黃梁神龜曳尾大勝劍閣漢陰抱甕爲知決湯蜂以蜜而割蚌以珠而戕鋤桓山之石豈若鶉衣之負朝陽蟾上蔡之犬何如羊裘之釣滄浪天道茫茫何有何亡老龜不爛禍延梧桑魯酒味薄邯鄲被殃吉凶無狀智不能量鄙夫自私蚤處禪福達人大觀物我兩忘終心浩然與道翱翔言未既公笑曰余病良已謝夫子之愈

膏肓也

榕軒賦　元　袁桷

南粵之區溫風夏摩積炎吹雲流金爲波少負老息盼茲庭柯愛有弱木攀緣嘉生連理纏結附枝膏凝蔭旋萬牛廣容專城千柱承宇百尋散空虛爲莫爭希賢同風長樂少砍如何知類爲欲生於一暖寄豐壤而數葉詎擁腫以丐全眇顏庶之沿浴厥類茲黔其名曰榕東魯先生見而笑之曰目與常形嫫母以爲能耳與常聲折揚以爲清美醜相乘孰究其生春茲連蜷棄諸同辭簪者翻之斷者蓄之論者絕莫與之爭吾何行焉樂彼以曖曖極而歌歌曰木之說

說匪委他今本之變妻匪婆娑兮巧爲彼矢名爲彼戈
徂來維松新甫維楣奈何奈何容有踵門而言曰讓物
產者必以良舍所用而求無用將安所向先生曰多謀
者神泣多才者形傷維彼阻窮百虐備嘗蔚然以修充
然以光四海立賢勿云其方窮髮之北殆將駭兮榕兮
榕兮吾以爲楣兮

素軒賦 有序

元 秦 楠

太原白无咎徵名字于易復以素名軒寔維其祥乞賦
陳都秦楠賦曰
維太初之混茫兮涉昭質其孰分二儀迭其交媾兮肇
清濁而成文翕九垓其同風兮佩鈞矩以播分迺爲黃

唐之仁聲兮極藹靚之成憲忘與質其相深兮若姬
而莫變亘終古之同軌兮成後來者之過眡徵載籍於
竹簡兮淳風鬱然以未墜闕太和之淪胥兮希潔已以
自致三熏沐而揚靈兮儼前聖之遺旨悟宣尼之自箴
今野告之以不樂曰丹漆不文兮白玉不琢質不可以
受飾兮道不可以雜斁厚靜止兮弗居其華惟無色而
自色兮物莫能與之加爰錫名以表勵兮雖顛越其靡
他凜世垢之洪涊分靳旁說以冀直聊演言以清淨兮
戒日盲於五色墨諄諄以兼愛兮悲梵如其何益冕朱
裹而外玄兮衆襲而不祕淡玄酒之無和兮酪盡誠
而越席顏執仁以不違兮烈虛室之內煥商起于而舉

陽兮慨絜矜夫行吟澤畔之士顦顇枯槁以終其身
拾沐浴以孤注兮兆有知夫孝子乘結駟以奉容兮終
內執而殞愧車美澤而可鑑兮曷栖栖夫靡止彼馬師
之食藝兮亦能遺玄黃而洞理羌若人之好修子姑芳
澤之日恣將乘飛廉以上征兮揚古帝之正則惘惘歎
歎而殞貞兮固丹府之介特膏盤盂以參倚兮慮夫龜
之不食揭嘉名於户册兮振白首以莫忘申以辭曰茫
茫重玄物之先兮剛柔相摩文以宣兮反初復眞德乃
全兮履素莫踰吾將以無愆兮

靜軒賦 有序

元 戴表元

東平閻公名某居靜軒劉源戴表元爲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杜之
能安於足而不能安於飢窮之水火於是教之以學默
又絕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愛憎之荆棘於是教
之以息交則不能墾穴而棲巢教之以寡求則不能餐
松而飲流故秘叟以慕仙僊生揚卿以忤物招咎喑鷹
先盲梟未逮朽梁影者馳而愈有鳴而溢多逃聲者馳
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固然子不觀於空洞渺沒滄溟
之淵方其決陰谷瀉層巔經蒼莽而始激觸槩紆而彌
喧迨至乎鉅海則沉沉湛湛人莫測其虧全又不覩陰
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挽後者誰推但見河漢鳥飛而
冤沒草木實落而花開人之營營與識俱生機步而馳

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趨雖賢愚共同清惟夫大靜之士得智遺智居名避名用能脫外物若蟬蛻塵世好爲孩嬰時然後出不得已而處則山出不得已於出則山挺而岳動時然後處風收而霆息時然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夫與硜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斝溫喜問有閱蘇門而習嘯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語諸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逢萊而訪海市也

可竹軒賦有序　元　戴表元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既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劉原乃爲設客主人問答之詞以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瑯琊黃門厭歷兵革頡頏世紛捐家勳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東土譬之一壺之波流然而傚車代鼓弛擔捶轅等館處之不繼閱蒼箭以消憂此其達生幾於柳下爰世近于莊周者也今子襲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傚晛徐晷倦府內息出無蕭朱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役浮毫迂穎沿典迴籀油油乎頹元氣盈華春盛而方敷脩脩乎材堅負良兵朝餐而待擊雖傚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謂凡案之龍階除之飾或可有而可無非王人之所溺王子聞而歎曰於乎嗟乎是何傷乎蓋

本先人之遺講匪東鄰而問焉之相疎厭春雪臘雨曉晴蒲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攜琴掌壺醒則行歌高山吾陽薛則臥游無懷華胥竹當艱兩而笑色勃而吁當此之時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客主相酬顧然忘言但見脩脩之涼月若迫顧乎前軒

縮軒賦　元　戴表元

戴子既爲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唔然而歎曰戴子將隱乎抑將以爲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于曰不然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有爲於時以光宗姻起門祚退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

稚七暑而一葛十晡而九糜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乎內怵惕而人莫之知支隙巢以窟伏聊憩德而逃虛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爲畏而何暇於隱何以爲德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押於郊豈不知夫郊之獲爲飽腹哉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震千斛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身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利業以圖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逐危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匿遊之而欲以常盛之名

揭乎必超之衡此豈從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終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燄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曆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揭揭而病今之凝凝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參也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陋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懷貞士之操身漏閭民之征一以子爲儲胥亦或以爲夫一以子爲羈雌亦或以爲雄熙熙乎蚩蚩乎無譽無譏人不得以銛子之銜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桔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擊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察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

古之黔婁萊無賢黔婁賢而死不余萊萊無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而圖之縮於貧者廉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者百世不忘故今登于之軒嘉子之誼將問略乎隘夫曲士之節而盪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哉于聞其言始而感然若無所容既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約而身之窮也

雪軒賦 有序

元 蒲道源

延祐四年余與牛君楚臣同官於翰林國史院始獲相識君京師人宰相知其賢而有文以白衣辟用授國史院編修官未幾求去余私謂從君游者檢閱宋文郁曰

第語牛先生云今司文柄者徒欲得君之賢以爲此職非責以朝夕奔走期會姑少留得俸金以給饘粥可乎文郁以告君曰萬之意甚厚然吾以早衰不能勉強非不樂此職也但食人之食而不事其事吾不爲也遂決辭令閒之采有規其言蓋余承之國學君使人持雪軒卷求余序引余寫思君之取義於雪其必有深意焉今試以君平昔觀之則夫雪之皓然一色皎而不污者庸非君之潔乎其掩藏寢寐而集忽爾而釋與時變化者庸非君之出處乎若夫爲來年之瑞則君之孜孜講學以善及人者可知矣至如天施繽紛匪雕匪刻作止跡密飛舞之態而其文章之

妙天機所到非有意而為之者似焉宜君之以雪名軒而識者亦以為然也向所謂賢而有文與其翻然而去不以窮達累其心者於茲而益信噫君子樂道人之善而欲播於歌詠者觀此有以識其大凡云既以為之序又從而賦之

牛君楚臣以雪名軒太常陳子悉著於篇而又徵文於余也余採取陳子之所棄者以為言方其玄冥用事白晝將夕嚴風乍止同雲塗集天花散墜彌望如二龍然而入吾之戶忽爾而縞吾之室余乃掩關退處整坏其居蕭蕭騷騷鳴吾竹牖之紙皎皎潔潔映吾案几之書悅虛白之漸生涉俗慮之絕無當此時也或倚圍蒲以

聽其聲或攀梅梧以觀其色神魂灑然而昭蘇肝膽以之而瑩澈如生乎鴻濛之世與虙羲之態隔如獨立萬物之表蛻垢氛而超遐此伯夷采薇於西山求仁而有得而顏子躬四勿之訓已私之盡克之時也歟噫微斯人而與言嚥茗飲以沖默

明 方孝孺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澗之軒構憩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麗乎涼牕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媛律乍起和風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班班之鴻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貞而端莊其夏也南薰解釋丹鳳來儀香馥馥兮重重而翠園笙簧琤乎節奏珮

玉鳴乎參差眡佳麗以褒施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岡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句至若色侵書帙涼溢芳尊日穿漏以嘒金水環迴而激銀坐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裀或彈棊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鼎賡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辭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乎羣陰駭履霜兮冰將至摧枯拉朽兮焉逃棄杭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施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窺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閭

彼將聽晨雞而拜夙陛此獨咀明霞而扣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俗魚鼈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煙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詞曰

清清兮歲寒之心溫溫兮琅玕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俟正命乎履薄臨深君子處兮傷今慨古古人汨汨兮誰爭于所蔬一器兮酒一鐏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粗糲松花飯兮荷葉衣瞶兩耳兮違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明 王守仁

思歸軒賦

陽明子之官於虔也辟之後喬木蘚然退食而望若處
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搆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
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沒沒於徼纓
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蒼蒼焉而色焦焦焉
雖其心之固篤篤也而不免於呶呶焉嘵嘵焉亦奚爲
乎槁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爲乎哉且長谷之迫迫也
窮林之寥寥也而耕焉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
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恬神養性以遊
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風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
思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
歟吾嘗之小子其往且簡侹侹然若彗之無與偕也非

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
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爲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
若是爲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
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
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
始爲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
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歎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
而暇以他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爲其次也吾
資爲又其次也吾幾爲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歸兮
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親日衰兮胡不然兮日思子
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若有人兮衡門之下蘭渚之濱體貌質野意象清真植
叢菊兮千株撫孤桐兮五絃朝詠結廬詩暮誦歸來篇
蓋慕陶靖節之爲人也遺世絕俗自稱爲葛天氏民爾
其傲睨江湖逶迤岡阪倚秋旻而長嘯驚落葉之方短
裁衣紆徐其却立芒屩逍遙其未反登西丘而左顧陟
東皋而右盼時宿留以延佇忽南山之在眼詹秋色兮
將夕思美人兮何極瞻孤雲兮歸來與飛鳥兮俱息慨
宸華之遐暮及草木之蕭瑟寄緬懷於太古聊一感於
山色方其新巖嵴兮如削如却弛張廓翕如拱如揖飄
陽兮如驟僊霧兮如立倏欻歘兮既定渺不知其所入

當子之始也倏倏皇皇心志交馳四顧徬徨不暇走
超俛仰之間萬景畢羅披襟一笑傾蓋如故神之既交
冥冥一塵不干彼此忘形太虛寥寥何物非假隨
所寓託物無不可蓋於是乎不知山之爲山我之爲我也
夫物有化機相爲終始情感氣應誰之所使出於自然
乃見真爾銘終之短囑通足以馨吾之日筮簪之聒雜
適足以聵吾之耳故達人之放浪獨鍾情於山水而樂
水者之動盪又不如樂山者之靜而止也嗚呼南山之
閒閒兮緊我之樂我之樂不可以言傳南山之默默兮緊我之
樂不可以意識彼逆旅之相遭豈若若其求索惟物我
之無間始忘情於聲色盍反觀乎吾身決天地之充塞

彼南山兮何事僅乃留中之一物

皆山軒賦

明 陳 璉

二儀氣凝有濁有清濁結爲山殊勢異形肉過九有外極四瀛維姬轍不得而窮焉蔵不能盡名惟泰之山雄冠淮右蜿蜒磅礴儲精毓秀連拔者爲峰爲巒爲嶽爲峯爲嶺爲岡坡陁者爲陵爲阜或翔如鸞或伏如獸或鋭如圭或圓如冒或側如弁或凹如臼錯落出而姿妍紫煙消而容瘦奇形異態執得而究至若空洞而腹稜層而節石結而骨泉流而脈或伐而採或斬而馳或斷而接其環於除者幾二百餘里不超錦屏張而玉筍列此皆山之大凡也爰有君子系出楚陵家傳詩禮世襲簪纓弱齡擢芳於筆藪蓄勳業於胸臆言遠疏泉石遂蘿薜嘗庭森玉樹砌長芝蘭新而過而琅玕滴幽花落而莓苔斑方文牕之洞啓對疊巘之巉岏空翠飛來几上白雲棲於簷端或拄頰以迎爽氣或援簾而縱觀或彈琴而招瑞鶴或吹簫而引祥鸞高情喜予冲曠雅志樂乎蕭閒著屐嗤乎靈運攜妓鄙乎謝安若夫萬壑響今號風千峰靜今過雨景物佳今可人地位高今如許列詩書今前楹陳圖史今東序撫孤松今盤桓歌小山今容與哉

而賦顧乃於景之標不亦陋且迂耶予夢既覺恍然如失因述所聞用書軒壁於歲神哉於戲異哉

歲寒軒賦

陳　璉

猗歟美哉歲寒之爲軒也去戎衛而匪遥陸公扁之伊通攸宇臨街崇基猶砥文牕洞開遠見百里雖創建之高明軼於制而靡侈每肆遊暢足暢幽情羣山獻秀或蒼或青奇形異狀不可得而名惟松與栢近乎簷楹根蟠厚地樹蔭空庭於是外設細簾内施巢几薝蔔搏山劒懸秋水蓄鄴侯之書講郤穀之禮延賦詠之馮儒遠酣歌之妖妓凡古今之名物亦無求而弗備想夫軒居整飭松栢蒼森陽烏轉影綠雲布陰苔錦滿地市塵不

侵巢湓海之孤鶴來炎州之珍禽度清風於萬壑激鳴籟於喬林於斯時也正宜投壺雅歌擊節長吟或鼓曽點之瑟或操伯牙之琴神境適愜萬慮消沈然則此皆尋常之樂未足以表歲寒之心也至若萬木號寒窮陰閉塞臘雪飛璃山川改色郊野斷樵牧之蹤江湖絶舍鳥之迹百卉以之而摧殘萬葉以之而變易惟松栢之森然翠盈盈而欲滴於斯時也寄傲軒中或倚或徙醉飛觴而飲羊羔坐清談而揮麈尾效斯立之吟哦慕田鸞之服餌因有感於流光復細推於物理何草木之易零惟松栢之獨美想其爲物也受正氣於天地稟精華於陰陽故能挺生奇質異乎衆芳排九霄之風雲傲巖

冬之雪霜恬晚節以自高孰有用於明堂豈聖人嘗取以比君子之德而君子亦假歲寒名軒以徜徉者邪詩曰嚴冬厲今萬物閉今雪霰紛紛山川寂寥今侔仰六合浩無垠于維茲嘉植節操堅貞今共守歲寒以盤桓今

江月軒賦

明　陳　勳

石大夫嘗以清秋之夕與客登金陵諸山以望江潛露橫波于如練冤秋毫兮可數瑶臺爲望兮爲鼓江妃歌兮素娥舞聊一尊兮容與獨悵思乎繄何迢迢兮乃在乎定水之由虹崖之阿若有屋兮巖之間被青桂兮垂女蘿壁龍從以轟立兮流琤琮其在下虹采雙兮繚之

參差兮車馬潔亭兮石坎瀹汩兮龍山盤渦嘖沓兮不知其裁萬轉兮波光迴而淵清出没兮鳧鷖浴息兮飛鶩素鱗兮紫蘭舟艤橫而網集倚漁笛於風湍忽東山之翠嶺瞻望舒兮南端馮夷舞於波上捧明珠兮登玉盤於是空水相鮮表彩浮溢委鑒乎羅幌汎灩乎湘帆觳霜鐘兮初宵絃鳴琴兮橫膝既而朋好集親懿展羽觴曾飛玉爵終韓歌淚水兮思長抱露華兮香遠斯固已婆娑景偃仰窮年爰馳騁之靡息夢故蹊兮依然客曰昔賢不嘗感夫水與月乎惟觀乎物之外也悟彼蕞之不盡知適我其爲窮今吾未能泝峽浮川過子之軒而問焉而當其適則無之而非水與月者何必一

為方今而不識汝之大圓

聽鶴軒賦 有序

明 倪謙

予友郭君彥理舊在南京嘗持聽鶴軒卷索予為賦予時偕計北上迫於試期不獲送所請今從親至京復出此卷示予展視則已為華胄勳衛公所先姑亦效顰於末非故與之角貴不爽舊約焉耳其辭曰

弭余節於滄洲今陪羣仙以遨遊聆天風之下上今落清響於高秋靜余武以延佇今愛餘音之斷續覺塵耳之頓豁今瀚寒泉於一掬悅聲莫之禮極今錚珮玉其琳琅疑釣天之廣樂今律協應於宮商道逢余之故友今序汾陽之世譜爰候耳以告余今斯乃胎禽之送語

曰子嘗奏此兮儀真素之芳容吾于之見賞兮親能得夫子心之所同嗤粉黛其駢列兮紛掊爭而擊築拂梁塵以過行雲兮遏盡心而蕩目嘅風雅於中古兮曾一聲之莫遺引圓吭以振羽兮若大音之正希繁生物之有聲兮形氣軋以相成繁噪者亂吾慮兮哀怨者傷我情惟伯越之與鶴黃兮肆頰舌其無餘憐燕鴈之來往兮歎棄從之不可與居彼雞渠之急難兮羌不可道也罹鵾鷄以曉曉兮又靦顏而莫之好也豈若吾之仙客兮出青旧之世族形歷世以屢變兮壽千齡而不足養圓顱之渥丹兮曳裳衣之玄綠飲瑤池之玉液兮啄玄圃之瑤草席威鼓之遺慶兮策南征之故勳匪子

旨而莫敭兮豈士衡而得聞夜警露以長鳴兮旦冲霄而厲翼訪浦老於孤山兮夢坡仙於赤壁心孚契以蘭臭兮結新盟於歲寒時與逸而起舞兮發發尾之清彈徵塵馬於交廓兮駭窻雞之辟易諒知音其既親兮願療此煙霞之痼疾予聞已以歐生兮嘉物理之善窮昔孔聖之耳順兮貴聲入而心通彼鳴皋而聞於天兮固無微而不灼在陰而子和兮信可慶於好爵時聞閭其尺咫兮宜排雲以上呼跨黃樓之六翮兮斫蟾窟之桂株待寒蛩之起笪兮露斷然之頭角笙鶴鶯之清班兮接鳳凰於阿閣斯時也余將與子共逝樂於靈園兮重

聽夫白鳥之關關

歷代賦彙卷八十一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八十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庶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室宇

至樂齋賦有序　宋　王十朋

予讀歐陽詩有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之句因採其語以名齋又從而賦之

寸與客坐於書齋之內客仰而顧俯而笑曰子知天下之樂乎散於事物之萬端會於窮達之兩途然皆有窮焉吾言而子聽諸高卑馳馬腰金曳組前者呵後者衛士之得志於當時者之樂也然有時而厭焉前日朝廷

之士扁舟去而煙浪深也枕流欹石吟風嘯月採於山緡於泉士之無求於世者之樂也然有時而改焉前日山林之士蔥帳空而徒鶴驚也予曰子之言皆外物之樂也樂故有窮烏知天下有所謂無窮之至樂哉一簞食一瓢飲顏回之樂也宅一區田一廛揚雄之樂也是固無心於軒冕亦不放志於山林得乎內而樂乎道也吾今游心於一齋之內適意乎黃卷之中師顏回友揚雄遊於斯息於斯天下之至樂也又烏得而能窮

山齋賦有序　宋　鄭剛中

觀如居士榜所寓為山齋有叟超其下仰而笑以名何謂是翁號書生頃嘗履玉階之方寸奉天威於咫尺非山中之人今者囚窶正木偶困漂南冠而縶非愛山之縣非居山之地名時前有謝亭長之閣右乃見督郵之何謂趨而出追問之不告觀如感而賦曰

予世居金華赤松之下深林豐草曠野平岡奧而爽動而藏初環翠以通幽鑿嵌巖於近府忽數峯之拔起入寒翠於穹蒼蓋初平叱石之處孝標讀書之鄉雖雲可耕也類子真之谷口而盤之樂今亦李愿之太行矣有桑有麻有梨有栗吾非耕而倪倪則灌而揩揩或無餌而釣寒溪或帶經而鋤晚日不知芰製之異乎簪裾不知編茅而類乎營窟桃飛花而送春雪擁門而入室所以鹿豕不驚鳥鳥相得蓋是山中之一物欺吾者曰為

儒要當藉扁作賦可以得官不收手而遣人燒屋何為守枯槁而違長安也脫如豹隱豈霧中許久猶未成乎一斑也盍亦舍蝸飛之控地觀鵬翼之垂天乎聞而甘之炙背食芹誠忘其陋不謂沐猴之已冠也奈何草茅之性終在煙霞之癖不瘥服勞而力已朽願息而中愈頹雖候與伯鸞且特而憂悲睨視此心無一日不在乎山間果以滄浪不濯之身負斂澤難藏之垢大不足以槃魄魁之祥小不足以汙豺虎之口風靜雷收天高地厚爰葺此居使韜百醜蓬蒿今隱前松筠今敲後湖光今蕩左江聲今注右賓客難過於高軒書記不通乎下走蒸菊蓁蘚崎嶇蔽榮蓋蠻獠洞丁之所雜糅罪戾者

居之不妨戴陰思於柴門晝扃隅坐一牕度秋林之策策如臨萬壑聽風雨之冥冥堦庸神之滯回對孤嬰之餘清盥瓶罌而小汲雜茶薌以同烹問迷途於貝葉窺奧義於義經是皆追省愆尤收名魂魄處陰休影之地洒心修行之庭彼何曼也謂吾小齋為無寔而名殊不知憂幽之病既定於中州縣在旁何落吾事不須笏以拄頰自披襟乎爽氣故園之夢不生稚子之迎且置惟松楸之悲或感動於造化則首丘而死尚有望於終焉之計

學林賦有序

宋楊萬里

吾友胡英彥取班孟堅序傳之卒章與黃豫章求盡牕下之意命其亭房曰學林誠齋野客楊萬里為之賦之其辭曰

學林先生宇宙一室書冊永日江聲山影排戶而願交詩膾書癡牢閟而不出客有念其幽獨者闖然詣之仰瞻其玄露之中則垢以銖兩計也俯視其烏皮之几則埃以分寸量也客竟若不得然者而問先生曰子奚若是哉蔬膾之為饗埃垢之為鄉世與子忘乎子與世忘邪先生塊然若不聞者徐顧客曰子可與談乎俄掀眉而奮袖桼玉齒之有光源以開闔波以帝皇幽以天緯焯以人綱脞以虞初之破碎以東家之文章初松風而澗水忽王聲而金簧客為而自失曰吾然也病子吾

今也敬子子殆近於道者邪不然何癡於今而黠於古歟何膩於貌而腴於文歟何埃其几而不埃其心歟何埃其中而不垢其德歟子殆近於道者也雖然子之幽且遐者吾不能以問子子亦不能以告我也願問其膚而已吾聞楹右有鄉不明不植也玉石有琢不友不益也今子也十趾之下無百里之塗兩耳之實無單辭之獲則子也既絕學乎諒直矣不幾於不羽而翔書園不臞而超聖域哉此吾之所以不哀而不得也先生曰非竹實林惟書為林今吾百聖之與居窗書之與曹蓋終日揖遜其間之不暇子猶病吾虛空之逃邪客聞而悟出而喜謂其人曰吾有聞矣吾有聞矣其人曰子為聞此客曰吾聞之學林之實學林之枝學林之葉學林之華學林之根學林之實學林之枝學林之葉學林之華學林之根

德之父聞之叔皮之子

新齋賦有序

元元好問

予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厭飫若有所得以為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為新齋且為賦以自警其辭曰

新之為說也在仝曰從草在木曰從斤丘陵為山而惡乎予盍履霜堅冰而致於馴猶之於人則脅詹有一焉之漸狂聖由念否之分唯夫寄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之為神衍陳述以息觀時之事之良勤失於歲於俯

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誤洋洋善誘循循出處語默之所
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穀有一日之歸仁動
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曾出
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倀北轅以適楚將疇問而知
津葑虛名以自夸適以增禎而益罣我卜我居於浙之
濱方處陰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蓋嘗論之生而知困
而學固等級之不躐憤則啓悱則發亦愚智之所均奮
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已以進童子可以遊聖門
顧年歲之未暮豈終老乎凡民已焉哉孰糟粕之弗醇
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人安知
温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他日不爲日新又新日日新
之新乎

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得王氏
之敗屋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君爲之補罅漏治蕪穢
蓋十日而後可居葦門圭竇故事畢舉取君子素其位
而行之義名曰行齋而乞文於予予以爲士之貧至於
君極矣無禄以爲養無田以爲食無僮僕爲之負販無
子弟爲之奔走無好事者爲之謀緩急而助薄少率資
無旬日計泰然以閉户讀書爲業不以爲失次而以爲
當然不以爲怨不以爲憂而又且以爲樂也然則不謂
之無媿其名也而可乎遂爲賦云

賦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鶴與鳧無益短長力有可求勝
天不祥福不盈睫一敗莫償莫難養心操存舍亡出入
無時今莫知其鄉飽飢有時而激分怒殆搴虎之跗殃
我思古人動靜有方靜以養虛剛以作彊辱以處汙愚
以退藏屹中立而不倚遹橫潰而獨障直鈞磻溪之魚
秃節單于之羊有漆身以爲厲有披髮而爲狂仕汙世
而執翳徇殊俗而解裳太阿存兼善之達緼袍有不求
之藏唯夫長劒大冠以揖讓人主之前者若固有故木
食澗飲雖至於勞筋骨而餓體膚者爲無傷古有之居
不隱者志不廣身不抑者志不揚士固有遯世而不復
見然愈捐而愈彰南山蒼蒼北風雨霜有蘭不凋俟春
而芳僊哉造物又將發吾子之

餘閒齋賦

曷不觀夫農夫之治田春畊夏耘耘耘耔耔思慮苗若不及候其陰晴謹其涼熱食不滿一目不承
晚稽事告成以祀以享入此室處曰余將有養休其四
肢里閭熙熙熏鼠迎陽茲其爲一歲之隙得以自怡者
歟古之志士範圍天地之初冥搜密等心如淵珠據會
以集要積神以合虛冬爐夏葛謝而勿居逮其蓄極以
通若屑計龜卜物莫能沮燕居申申欲不踰矩倚門而
歌聲裂金石恢乎其有容順化而有得蓋其勤者若此
則其終也乃以豫佚惟昔賢之肥遯屹乎其頹波青林

扶踈擢茎瓊柯味道以觀淡乎不顧闚世推移飲茲無何養其粹精不激不阿有客仰止摭其嘉名以處以息慨然而言曰悲濁垢之駢臻御吾輪今焉窮慾逐日以遁死異惜陰之度功厥今金馬公車履焉接踵承色以求焉疲焉冗退食以休濯其靈根藏真養恬疏清滌煩庸式庸似著於門顏維四民之有制實士農之居先惰於初者躓於後斃於智者罹於艱歸休乎君援琴而歌曰羣動今夜息貿貿今吾徒焉猶志不能以自適書今在庋竿今在席復吾初今以無忒

息齋賦

元 袁桷

慨太素之日朗服仁義者亦幾乎外馳百幻眩晃衆愛糾縻側身於積薪之上試命於累卵之危髮盡化而齒將終竟不得要領以自待端木之智工於言結馳之德色索其中誠鈐然也吏遷之足老於行悲憤之書不能以全其生也東門之悔華亭之悲是猶碎穀而大輻搖泉而止焉何其遷也古之至人止於其所不止休於其所不休競競惕惕是皆未得其當若然者其必有自息之方夫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世故之岐多人事之機深生乎下都今又安能超寒以絶塵維李侯之靜好謁鄒魯之淳風不求異乎人默息以底於鴻濛振纓而超篤領如棼上下雜糅否臧混淪一息而求之何異解牛之鉏刃眇目於毫分也退居申申圖書領實不喜不愠寂然含珍吾有以知其息之外陳者矣夫天地之理動靜濟焉偏一而用則爲五行之沴人身之氣如車軸空而不流則爲疾癘爲末廢若侯者其何以爲息之體而余以爲外陳者豈侯之意與他年成功而歸睎髮於彭咸洗耳於箕潁味乾健之旨以極君子之理吾不知侯之所爲息者其信然耶其寓言耶

息齋賦有序

元 戴表元

劉丘李仲實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華士風度蕭然異時嘗以息名齋屬刻原氣于賦之賦曰

劉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誦逍遥之篇跨鳥蒙杭青雲同遊星辰動握天鈞蓋其道術既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翫大化之所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躬曰何行而非家雖寓語而能容噫嘻乎子獨不觀之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爲漚則波然而起不知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以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而木窾之鳴未欲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於水漚

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蒙寐則有
誤飲食於田獵惑錢財於糞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
鳴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
北其轅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轅人有常言貧
者欲富富者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
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攖若是不既息
乎而山中之鳥或以暗烹潛居淵觀或走而驚彼猶未
逃乎實與名邪故有南華憒恍之齋西方奇說之倫捐
有說幻梯空談眞凡皆客所未喻吾將叩之其人一

元載表元

東平徐公書燕居之齋曰容容刻源載表元嘗過之問
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壁不可焉者耶公曰不然因擬
其意作容容齋賦久不即就而公歸東平懷感舊話不
敢貢言乃爲賦曰

大智逃小智仇機鳴殺金萬類一丘厥有黃髮眞逸青
雲雋遊偃駕於希夷之林濯纓於清泠之流笑衆雛之
相役弛然示之以無求始其昂頭瞠目驕面怒腹咸呼
嗥以思逞如不盈其所欲既靜竢以自休亦遼巡而心
伏故力敵者攻勢兼者雄才十百者不強而從量千萬
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釜容於庾舉而投之太倉不知
其有洞容於谷湖容於瀆輸而寫之滄海不知其足豐
狐之擇燥乾鵲之違風知陵阿叢薄之功而不知託氣

於太空海鵬息以六月澤龍神於勺水翛翛乎知太空
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
周公端扆日容千士仲尼閒居容七十子當其垂紳端
委拳拳曲踧前俞後唯而不爲之喜及乎危疑轉徙詩
鴟鴞歌荒兕風披雨圮亦無所毀第汎汎而容之遺簪
墜履竢遵勝篋或聞風披靡或承流迤邐不知其幾蓋
何必家陳烏擢之賓人雒軒車之華而誰不曰我當趨
明堂而遊闕里彼有託一時之喜事誇四海之龍門修
公孫之華館開文舉之芳樽唾面教忍佩韋矯溫所謂
撮富於聯珠之室衒明於炊桑之曒吁嗟乎獲容於人
則幸爾烏足以盡彼我之所存

元載表元

寄安齋賦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徒
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徵貪讓安於不屈內
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爲衣冠鐘鼓
徉然辱之以泥塗袒裼而不知其爲泥塗袒裼故能除
藩去蔽剖觚破鎋動如大鵬飛扶搖振迅寄跡於八荒靜
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
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而生楚襲之徒聞老翁
之風而自失也

木齋賦有序

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羣木之間謂

元虞集

之木齋余愛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

夫何磈礧以峯嵂兮據積水而鬱盤有摸擒與藻章兮髣髴松柏之丸丸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呦呦之鳴鹿濯余纓於滄浪兮沐余髮乎飛瀑余潔清以有待兮歎望之而彌高結余駿以弗馳兮氣躁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芬兮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已兮退自脩乎茲室

元 危 素

存存齋賦

繄太極之混淪兮生化之本根維二氣之闔闢兮暢萬物之滋蕃羌易道之廣大兮備吾身於乾坤極知崇以效天兮循禮卑而法地體成性之存存兮由道義之不匱信弛張之靡忒兮亦柔剛之相濟偉鄒孟之崛起兮

分當戰國之兵爭悼民心之流蕩兮獨皇極而敷明謂君子之善存兮異羽毛之頖冥彼鬼瑣之紛紛兮遂梏亡於外誘湛明鏡之當臺兮竟皆蒙於塵垢蔚嘉穀之罹生兮胡雜糅於穢莠懷谷縣之苗裔兮蚤奮迹於滕邦柄水壺之交映兮辨白堊之無雙說玄理於簡冊兮驅長才於海江爰校書於史館兮持憲度於臺閣善和變於羣情兮或閒閒而謂謂沛大旱之甘霖兮蘇八紘之毒蠹退休沐而齋居兮撫易衆而觀天盥存存之不息兮契洙泗之心傳維首路之迪悠兮矣白首而不遷攬旌輈於虎林兮卻傾蓋於京關瞻雲霄之軒翥兮莫策驥於驚岁藐貞白於歲晏兮追往打於前哲樂几筵

之深清兮陳左圖而右書殖芳木之蓊余

夫何磈礧以峯嵂兮據積水而鬱盤有摸擒與藻章兮髣髴松柏之丸丸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呦呦之鳴鹿濯余纓於滄浪兮沐余髮乎飛瀑余潔清以有待兮歎望之而彌高結余駿以弗馳兮氣躁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芬兮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已兮退自脩乎茲室

明 豐道生

真賞齋賦有序

夫人所以參列兩間優游沒齒莫不應務彰性接物萌情適體求充妄時感興固有乘風雲以騁志附龍鳳以效能或載筆於禹閣或假戟於虎闈又有華轂日擊錦帳雲連蛾眉擁於後先鷺羽忘其冬夏又有取殺出繫執戮鑽李朽貫不忘虞躬滿篋惟圖裕後衆之所趨區以別矣捨厥心賞何者爲真錫山東沙華子貞孝之胄藝文之英倣僧皁榮之隱弘廬瑰瑋之器等動業於浮雲視侈富如土苴羨購齋居惟窆圖典六經之籍諸儒之論歷代之史百氏之言周秦漢魏之書晉宋元之繪圖已盈几溢奩兼牖壁棟至於摹鑑所注神情所鍾性命可輕頭目同寶則有鍾元常書蒙於塵垢蔚嘉穀之藏也王右軍袁生帖祐陵之所眷題也顏魯公劉中使帖及朱巨川誥宣和之所識也王方慶通天進帖金翰之所揭跋也其與汝南季海道德楷法矜於海岳子山步虛康樂二贊草聖傳於季真右丞輞川圖珍聲萬代恕先雪江卷寶著前朝君謨留精於數牘魯直擅美於五書高宗居九重而臨寫奪真忠穆樞大節而辭札更雅米兵部瀟湘景若就楚江閒次平積雪圖頓忘三伏松年九老院體一空馬磵四梅家法成具超承旨

書入一王之室諸圖鼓盛唐之風邵菴蚊賦具體虞
彥敬雲山同趣襄陽叔明青卞隱居小幀元鎮惠山春
霽等幅黑黃漠漠之表鍾銷倡和之音又若堙山大篆
鴻都石經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黃絹換鵝古
題具在于敬植賦全本僅存淳化祖刻朱書見元祐之
傳太清蒯墓墨彩乃大觀之舊暨乎劉氏史通玉臺新
詠則南唐之初梓也聶崇義三禮圖俞言等五經圖說
堅辭總管黃文獻等稱之子舉都事自奮功名文獻復
乃北宋之精帙也荀悅前漢紀袁宏後漢紀嘉史久遺
許嵩建康錄陸游南唐書載紀攸罕宋批周禮五采如
新古註九經南雍多闕蘇子容儀象法要西梅於諸子
張彥遠名畫記鑒收於子昂胡臺岳氏左傳建安黃善

夫史記六臣註文選郭知達集註杜工部詩曹西疇序
次李翰林集五百家註韓柳文劉賓客集白氏長慶集
歐陽家藏集三蘇全集王臨川集管子韓非三國志鮑
參軍集花間集雲溪友議詩話總龜經鉏堂雜志金石
略寶晉山林拾遺東觀餘論唐名畫錄五代名畫補宋
名畫評閻亭考皆傳自宋元遠有端緒牙籤錦笈以爲
藏天祿河圖而比畫鳧以太史李文正公八分題扁曰
眞賞齋眞則心目俱洞賞則神境雙融翰林文公爲圖
爲銘昭其趣也昔張彥遠弱年鳩集畫夜精勤或嗤其
爲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生貨衣減糲篤好成癖
以千乘爲輕以一瓢爲適炎元章每得一書既窮其趣
輒以良日手自背洗容拱而後示屢濯而後展諦觀之
際迅雷不聞與夫禧中令鑒定若視黑白黃長睿辨證
不漏毫髮揆茲雅抱千載同符斯東沙于所以淹留歲
時而忘憂樂眇萬物而無累超四海而特行者乎華之
先晉孝于國史有傳下逮有宋將仕公克振其家趙文
敏表其墓監視公以善化俗文安銘其墓德珍處士
堅辭總管黃文獻等稱之子舉都事自奮功名文獻復
誌之厥配陳節婦堂有名公不一之書其孤棲碧翁軒
有文儒相繼之作貞固翁歸行家禮著於文同之傳源
長翁封殷活親顏於傅芳之集以烈婦名者翁室鄒忠
公之裔也以存思詠者翁子守德孫廷元之孝也南坡
君遜業以成其義則翁太宰呂宗伯鄒司成之言可考
錢碩人備德以相其夫則王特進吳文端文衡山之筆
有徵東沙子之先姓呂亦有衛育之筆誌矣凡此高文
鉅册照映齋中則又華氏寶玉大弓于姓世守當傳無
窮以爲衛鑑匪特翫好之供者倚嗟茂哉東沙子夏字
曰中甫余交其八傳垂三紀知其志乎古不同乎今也
爰作賦曰
有清華公子謁乎素履山人曰蓋聞九陔倚杵十形冰
堤跣丸往來絢琰紫帶二氣通共良能五行備其靈粹
山川通其竅液動植紛其恢詭於是乎人也稟至貴以
含生超衆靈以成性萬色歸乎善視萬聲攝乎善聽皂

既別乎芳嗅味亦甄乎邪正紛能言以能行乃時動而
時靜其所以役其心思充其口體者蓋隨感以有觸或
無涯而求騁聖王有作以道裁成勸之以爵賞董之以
威刑民知向違咸樂其生嬴劉而降暨我皇明治忽迭
易曆數幾更神帝嘉靖弘厥昇平農服於野商踵於塗
工竭其巧兵寢於隅當是時也有志之士固有應六符
法三光撫玉麟飲黃封撫華夏燮陰陽晒蕭魏而弗高
睨伊旦而與伉復有元勳世胄倚蹊托肺丹書帶嘯乎
河山金貂趙跗乎禁衛爾乃相天時占星紀閒阡陌制
耒耜耕耨以時刈穫必倍若千若億爲倉爲積或擅丹
穴或儲紫貝量富以谷開門成市沉腦金牆文繡被地

玄妻素城弄王采瓊之傍便娟巧麗羣眉睇目取捷乎
左右晁魚龍而舞杯枝詠明月而歌百歲鐘鼓管籥箜篌簫
等之音鏗鞳乎晝夜喧闐乎閭里所以快耳目而娛心
志者亦足以稱豪於一時而不遂汶汶於斯世者也吾
閶錫山有東沙子者儻倖人也粵其上世義熙維賀始
居慧山華里稱孝宋遷隆亭原泉則肇夷逃而華振芾
孔耀錢塘洋洋喬木累累節義之傳詩禮之教簪紱蟬
聯簡王滋茂迺東沙子靡諳厥好蕭然一番自樂其道
胡於斯際匪則匪傚上之不聞出才智佑明時以芥拾
乎青紫下之不聞友豪俠置等色以酣樂乎桑榆中又
不屑廣田宅殖貨賄以貽於乎裔胄其於世也若或脫
之其於古也若或糾之自在幼壯至於艾矣頹然泊然
不易厥守意其性爾殊乎抑無見乎聲利之徼歟蒙疑
無涯而求騁聖王有作以道裁成勸之以爵賞董之以
威刑民知向違咸樂其生嬴劉而降暨我皇明治忽迭
易曆數幾更神帝嘉靖弘厥昇平農服於野商踵於塗
工竭其巧兵寢於隅當是時也有志之士固有應六符
法三光撫玉麟飲黃封撫華夏燮陰陽晒蕭魏而弗高
睨伊旦而與伉復有元勳世胄倚蹊托肺丹書帶嘯乎
河山金貂趙跗乎禁衛爾乃相天時占星紀閒阡陌制
耒耜耕耨以時刈穫必倍若千若億爲倉爲積或擅丹
穴或儲紫貝量富以谷開門成市沉腦金牆文繡被地

玄妻素城弄王采瓊之傍便娟巧麗羣眉睇目取捷乎
左右晁魚龍而舞杯枝詠明月而歌百歲鐘鼓管籥箜篌簫
等之音鏗鞳乎晝夜喧闐乎閭里所以快耳目而娛心
志者亦足以稱豪於一時而不遂汶汶於斯世者也吾
閶錫山有東沙子者儻倖人也粵其上世義熙維賀始
居慧山華里稱孝宋遷隆亭原泉則肇夷逃而華振芾
孔耀錢塘洋洋喬木累累節義之傳詩禮之教簪紱蟬
聯簡王滋茂迺東沙子靡諳厥好蕭然一番自樂其道
胡於斯際匪則匪傚上之不聞出才智佑明時以芥拾
乎青紫下之不聞友豪俠置等色以酣樂乎桑榆中又
不屑廣田宅殖貨賄以貽於乎裔胄其於世也若或脫
之其於古也若或糾之自在幼壯至於艾矣頹然泊然
不易厥守意其性爾殊乎抑無見乎聲利之徼歟蒙疑
無涯而求騁聖王有作以道裁成勸之以爵賞董之以
威刑民知向違咸樂其生嬴劉而降暨我皇明治忽迭
易曆數幾更神帝嘉靖弘厥昇平農服於野商踵於塗
工竭其巧兵寢於隅當是時也有志之士固有應六符
法三光撫玉麟飲黃封撫華夏燮陰陽晒蕭魏而弗高
睨伊旦而與伉復有元勳世胄倚蹊托肺丹書帶嘯乎
河山金貂趙跗乎禁衛爾乃相天時占星紀閒阡陌制
耒耜耕耨以時刈穫必倍若千若億爲倉爲積或擅丹
穴或儲紫貝量富以谷開門成市沉腦金牆文繡被地

玄妻素城弄王采瓊之傍便娟巧麗羣眉睇目取捷乎
左右晁魚龍而舞杯枝詠明月而歌百歲鐘鼓管籥箜篌簫
等之音鏗鞳乎晝夜喧闐乎閭里所以快耳目而娛心
志者亦足以稱豪於一時而不遂汶汶於斯世者也吾
閶錫山有東沙子者儻倖人也粵其上世義熙維賀始
居慧山華里稱孝宋遷隆亭原泉則肇夷逃而華振芾
孔耀錢塘洋洋喬木累累節義之傳詩禮之教簪紱蟬
聯簡王滋茂迺東沙子靡諳厥好蕭然一番自樂其道
胡於斯際匪則匪傚上之不聞出才智佑明時以芥拾
乎青紫下之不聞友豪俠置等色以酣樂乎桑榆中又
不屑廣田宅殖貨賄以貽於乎裔胄其於世也若或脫
之其於古也若或糾之自在幼壯至於艾矣頹然泊然
不易厥守意其性爾殊乎抑無見乎聲利之徼歟蒙疑
無涯而求騁聖王有作以道裁成勸之以爵賞董之以
威刑民知向違咸樂其生嬴劉而降暨我皇明治忽迭
易曆數幾更神帝嘉靖弘厥昇平農服於野商踵於塗
工竭其巧兵寢於隅當是時也有志之士固有應六符
法三光撫玉麟飲黃封撫華夏燮陰陽晒蕭魏而弗高
睨伊旦而與伉復有元勳世胄倚蹊托肺丹書帶嘯乎
河山金貂趙跗乎禁衛爾乃相天時占星紀閒阡陌制
耒耜耕耨以時刈穫必倍若千若億爲倉爲積或擅丹
穴或儲紫貝量富以谷開門成市沉腦金牆文繡被地

玄妻素城弄王采瓊之傍便娟巧麗羣眉睇目取捷乎
左右晁魚龍而舞杯枝詠明月而歌百歲鐘鼓管籥箜篌簫
等之音鏗鞳乎晝夜喧闐乎閭里所以快耳目而娛心
志者亦足以稱豪於一時而不遂汶汶於斯世者也吾
閶錫山有東沙子者儻倖人也粵其上世義熙維賀始
居慧山華里稱孝宋遷隆亭原泉則肇夷逃而華振芾
孔耀錢塘洋洋喬木累累節義之傳詩禮之教簪紱蟬
聯簡王滋茂迺東沙子靡諳厥好蕭然一番自樂其道
胡於斯際匪則匪傚上之不聞出才智佑明時以芥拾
乎青紫下之不聞友豪俠置等色以酣樂乎桑榆中又
不屑廣田宅殖貨賄以貽於乎裔胄其於世也若或脫

其奇詐管商顯其功利申韓忍於刻核屈宋陳其諷刺賈董敷其治策馬楊逞其詭麗遒固儗於春秋潘陸方於江海燕許誇其手筆李杜稱其雄偉王孟詠其幽雅儲韋味其清冽韓柳宗其典則曾蘇羨其汪沛以至岐黃之濟世雲摩之似是百家之殊途九流之異派靡不辨其瑕瑜導其肯綮飫其膏腴曠其脊髓既填胸兮通理及援毫而吐思乍雲蒸而霞縟或川流以山峙發朝芳之芬馥謝夕叢之雕瘁軒乎蟉騰而獸駭翩兮鶴舞而鴻跂明揚文武經緯之略微闡天命性情之蹟上敷帝王修治之範下述閭閻貼危之獘搜羅匯漏傾瀉無滯準古繩今規人矩世舉而措之固將翩薇乎皇猷而

康齋乎品彙者也若乃結金盟啓蘭室含志方營通衢濟屑苗柔藍赤交以淡成言以忘得二泉師友乎希範乃忘年乎膠漆南濠眺樂於園書友同趣乎米薛逕野忠直振時而健羨乎壽席南原廉介絕俗而劇談乎日夕衛山耆德而文重乎釣石東郭同門而追宗於歙實瓦屋高簡而萬里致泰同之益媿吾英爽而舊京賞蘭亭之蹟石亭留夜坐之圖林屋灑雞鳴之墨資五嶽之麗藻契巖石之閒邇樂何王之雄俊取月泉之空寂拊與切磋其功講習其業文會輔仁威儀是攝猶以爲未足也白巖先生敦龐植性希叔旦之碩膚儕孔明之水鏡庶稚圭之與我齊芳正陽明夫子心學希聖

超訓詁於關閩悟存養於曾孟播直聲於善感邁成功於李晟間氣之所鍾人望之所凝英才之所樂育曲木之所就正於焉鼓篋而行泛舟東競摳衣必慎執經求證學究淵源道廓蹊徑通於帝變達於義命此其志豈故爲我以自私曾無與乎天下之利病者哉嗟乎貂鼓聲微吐握人遑顏異遭三卞和刖再寧人事之弗臧將天命之有在是故伯樂恩深令伯情至元卿嗤指曹休垂涕臧循倉皇以無寢司馬徘徊而不對此東沙子之所以傷乎內也務光抱石魯連蹈海文舉樽空侯芭席敝乎期賦於庶音希範思乎絕塵此東沙子之所以感乎外也夫庶務前棼則清虛弗來七情中擾則衰白馳致易不云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天下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君子知命亦審其進退而胡物之競矣爾乃閒故址開三徑建新齋問幽境琅破平柏亭挺朱牖明素壁爭松關達芝房迴縣李書泉水名梧陰垂砌荷香滿庭大湖靈壁英山武康錦川之石霞湧浪積鳥接獸蹲蛟旋魚躍菌秀英坼若醉若舞若戲若哀暮登紫虎參旋紆縞紛員今庭實龍鱗之松瓔珞之柏彌勒之竹合歡之橘丹桂青桐玉蘭木筆碧桃紅梅海棠朱槿紫薇黃薇末麗杜若茶蘼瑞香水仙天竹宜男午葵桃黃紅蕤或蔭修除或森門陳櫺倪發觀在吹肹狻猊的皪蔆

楸芬萃凝甘露分清鼮敵炎暉兮延皓月巢鶺鴒兮
遊文魚嘒寒蟬兮吟悽蓂東沙子於是埽絶煩囂獨怡
岑靜巷無車馬之音庭鮮標裾之影置軒轅之彘几拭
殷侯之金鼎熙旃欄之珍香俯汝官之陶皿滌端州之
紫硯列點蒼之秀屏佩不衆之漢熊握如脂之古印被
錄衣之翩翩啓清宴之縵縵昔者周穆巡狩至於壇山
吉日癸巳觀題石之間琴張劒拔虎跳龍盤通古卧車而
心悟中祐禽壁而跋存雖贊皇之未泯繄古意之邈然
茲僅見乎齋中蓋唐宋之所傳漢世隆儒六經是訂邕
立典賜八分稱聖武定遷鄴而半沉貞觀寶墨而獨進
翊蓬萊之幕本亦亡滅而莫問幸百許之遺文諒列驅

之墓並銘石之指望昔元常幽深絶世古雅無方恨敬
仁之俱逝訶宣和之瑣藏爲賢表乎季直纂要紀乎士
行煥貞淳之寶印遠照乘之夜光草書之極晉惟逸少
至聖大成形神俱妙彼王著之摹刻徒肉醢之遺誚咨
衆生之眞墨徵八體之冕耀矧祐陵之金題觀孤鳳之
縹緲方處臣墜文獻仍孫廓摸鎧影郢人運斤信得門
而窺奧豈虎賁之旁導始金輪之扉序終僊翁之見珍
況複習之手澤幸青氈之得人初學詩贊編聯庾謝綠
箋古色仙蹤疇亞疇覽衆今遊遙絢春林今布漠想投
跡於虛空殆爭工乎造化閟神龍而流芳載書語而增
價偉哉會公忠誠川流正凝紳鋒行超纂箱慰濊磁之

既平凜英風之發秀燦碧殿兮宜墨駭龍蛇兮奔驟歷
七君之品題實詩帖之領袖矯然季海楷法稱雄怒猊
渴驥父王祖鍾張老彭之玄訓準樂毅之奇疑燭玄真
之丹機縑貫素兮金龍延之證其第一原功詭其難能
乃若高人摩詰身畫師家韜川之幽勝寫詩景之瑰
奇山盤紆兮挾霧林蹇嵯而藏暉水揚穀而渺渺雪霰
紛以霏霏斯景玄之攸錄乃天府之所詔狂仙忠恕尤
妙書法委羽宜而肥遜狀江行之雪景賢聖兮霞深
波瀾點兮斯滑倉坎廩于擁鍉身凌競兮凝杜紛倡和
之琳琅允誇詡之昭韜五季晉亡君談掌與世方宗其
楷法妙實在乎真行詠山堂之秀句陳子發之五情啓

評事而論道示新記乎崢嶸統二八之並美在五子之
題名元豐獨文豫章獨步受行藉於清臣習顛草於懷
素依波稱其神偉諸庶資其頓悟尺牘未其好妾舊遊
發其豪趣晛煎蔡而追隨軼蘇米而不顧思陵南渡繼
體道君當念戈之倥傯乃留意於斯文忽神遊兮天上
遥手追乎右軍皎翔鶩之舞鏡邈羣雁之凌雲奉華拜
乎嘉錫享貞品其入神元暉克肖構堂海岳行書賞於
光堯戲墨貴於京洛思襄陽之舊遊顧蕭湘之是貌謫
晴雨之變幻縱天真之揮霍象內則晦翁屢題畫表則
子言斯度次乎畫院髣髴李唐兼承直之家傳殆出藍
之擅長當阜陵之幸丑漏猶雪於迴岡展隨盼而忽瞑

墨深黑而流光恍三伏之金失棗瑠璃之對應魏國王孫神仙玉倚灑翰齊乎王鍾繪事超乎韓李經賦宛其神傳山水怡然天解塞翁讓其三百暮江望其千里洗晚宋之衰蘭爲來世之模楷至於淳化祖刻則廷珪墨色之古銀錠棗木之紋披老硃書之辨趙公姓印之文落明向暗雜劒還虧較之師旦子明之刻次莊希白之臨烏鎮福清之勒武岡東庫之分精粗洞別不可得而並論焉小楷諸帖則樂毅元刻之真翊贊初鐫之勝黃庭遺字之精洛神全賦之冥尺璧斯陳懸黎孤映與夫虞之破邪歐之白鹿心經借之陰符度人柳之尊勝清淨金生玉潤成可得而纏稱焉益遊藝以依仁寧說物而徇欲欲沉筆兮吸朝霞沫威池兮浴暘谷乘野馬兮遊泰初珪由衷兮謁茶佶量古今於一瞬覽宇宙於主寶心磊磊兮坐忘行踽踽兮背俗聊栢遲以容與每遇意而自足所謂蟠然蟬蛻浮遊塵垢之外離人而立於獨者非邪言未既公子憮然而歎遊山人曰歙歙斯風乃爰崑義涓涓斯蓄乃漏江河神明既啓靈藏則那公子居矣吾將授子以皓天之歌歌曰皓天明明森成性兮遠亡徇物歌知正兮福輕乎羽舉孰先兮霧重乎地避孰全兮息交絕荐閒齋中兮厥心冥冥若虛空兮左圖右書瞰煙雲兮日月逝矣公子聞之渙然頹泚下席而拜起而稱曰鄙人頗蒙溺乎荒俗之趣未聞

大道之旨者也幸夫子迪我若發矇矣願卒業爲弟子乃賡之以中丘之歌歌曰相彼中丘勃岸壞兮行潦橫集又莽霜兮脂車結駟天解塞翁讓其三百暮江望其千里洗無累之人迴絕代兮弟子釋疑眞賞奏兮大夫能賦照中前兮琢琅玕齋俾無斁兮

歌玉齋賦有序

明 鄧雲霄

余憶家食時彈琴齋頭入吾室者明月清風與吾盟者海鷗漁父服食求仙意氣雲舉兮十年浪出一官無成頭顱可知拙宦自厭思欲抱犢故山唾棄雞肋追敘昔日聊抒感懷敢告山靈訂言此賦夫小園見子山之高閒居識安仁之逸余雖無陋遠遜古人至若適志自喻其旨則一揆之猶帶經而鋤義氣也

天鏡先生抗心雲際盡排冥筌與道合契褫黃庭於山齋尋服食以忘世其爲居也幽蹤鄧谷僻若蘇門羅浮北戶勾扃東都絕塵堤以示素剖蕃籬以全眞階列忘憂之草壁植無絃之琴支牀有龜應門有鶴鹿爲衛花兔供簪石梅雲閣畫無倦啄松醪初蔗香積廚清更檢囊中秘法得教王之眞經刀圭入口骨換身輕因以教王頓齋招邀仙侶忽踵寒兒堪然獨處問奇之屨常滿等十時而一遇於是和光子怪其迂誕過而問焉歷宋阻步頓屨坐窮溪度竹迷石失左偶遇山童按煙掣鎖主人方卧無爲之牀醉聲王之漿傲羲皇對蒙莊

滄於枕窾化蝶同翔和光于暇風疾呼再拜而請曰吾聞通人不滯於物茅廬波流與世汨沒追歡窮年駸奢舉日封檀鋼山家藏金穴食有鳴鐘之饌馳必鋪錢之埒適志澤體靡不愉悅今子癯形陋室枯坐空山食淡攻苦期覓大還徒自濡涎蝸角浪稱脫屣人間成丹幾時雙賁虛斑且子溪無神濛之泉居類愚公之谷窺之止存四壁量之不滿十笏葅菜當鮭嚥嚥於腹何取斯義而名漱玉主人若醒未醒似聽非聽偃仰欠伸徐徐出定目招客曰子其來而不見瑞圖之鷹西湖之秫其光湛湛甘美如酷又不見昌城之蕊長洲之英噴為膏液醉入遠濛寶屑曾霏金掌鳳一万久閟珠庭豈止辟邪滅蠱用以和羹濕貢之於于闐非獻之於蔡鞠種不由於羊公藏竟異於張伯蓋泰山關而五色現丹水澄而五味發余錄以軒轅之鼎承以優曇之盂一漱而黃芽長再漱而白虹舒截肪蒸栗其味焉如故陋齋或笑於田父而瓊漿已重夫五都子徒慕洛陽名園道南大宅仿笑童之訢麗鄙晏嬰之狹窄安知高明鬼瞰盛滿神殃鳥散梁家池館狐哈霍氏門牆沉酣狂藥寢息柔鄉歌聲未歇弔者在堂嗜之如烏喙之腐鼠嫉若同糞土之蛄蜣豈若煖眠鍛竈過跡擊坯巢父之巢出入壺公之壺往來雜不驚羅蟬欣得驛楞以不材全身桂以餘香自斃吾且棲遲茅屋嘯詠雲窩三徑之蒿蓬滿一瓢之樂已多足戒路於亡羊心捐情夫害馬愧北山之移文恥終南而索價有溪不以釣璜惟漱玉而休暇彼王喬與于晉時騎鶴而來下悠悠人世却火易灰蟄蛄吟松安見樹芝成雲蓂矣子盍歸來於是和光子聞之驚若鷇居顏色沮喪却步反走趨階而降主人開簾明月正上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右春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室宇

寄老庵賦

宋 黃庭堅

生乎人茲兮見冥之人萬物一家兮參宇宙而無鄰案據可以爲澤兮賢蓍然獨奈何俯仰以是乎吾獨立而不陳新彼族庖之技癢兮伐大航以營巧風悲郢人之宰木兮顧無所用吾斤浩浩汗汗兮黃川日夜流吾誰與親乎行天下以寔丹無地以受人之徼纓故遁世而不避世盤磚於蝸牛之宮紆行於羊豕之隧社稷以爲樽兮舉海門以爲藏籥豆於無味之味從初于以辛歲儻然以寓其不得已是謂無累之累何用窮山幽谷爲獨安往而非寄寄吾老於蓍筮發蒙高位之疾顛春秋以旅力去矣奉牘祿而彫年寄吾老於孫息厭羣讙之磬磬眷火宅之無安寧執枯而俱焦寄吾老於友朋未朱平生之言人壽不能金石忽相望於鬼伯之門伊漢上之龐禪空諸有以爲宅沈貨泉以棄貴聊生涯於緯竹維衡岳之懶叟獨全玉其言音踈燒木以燠寒投鼻涕而無寸陰相彼兒童寓於柏松自千青雲束縛舍前主人不承澤蠖蟻爲宮薪者斧爲賓主禍同無意以爲智維此意而天申從人以嬉寡婦之笑高明之

前望建業之都却顧項王之亭龍宮河其旁山立漫漫而徂征東則思唐眞相二劉相望乎殿寢中關西注脩廊間從遊兮於焉相羊沉燎著飲樂未渠央西則諸落之前三井天出幽宏白浪明晦如一旁輸有斛上庇有室解衣入遊百疾爲失北則瓦梁之河陰陵之澤水瀁之所集會魚鼈之所充斥茭蓬藋毛髮之富被及鄰國其入居也則閉關却埽反聽收視內外既進與物自會湛乎若玉淵之澄杉然如槁木之廢其游也其居也無所適而非道者世矣足以識之哉雖然先生方爲侍從之臣充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從二三子於寄老之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老乞身天

子憫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於國門之外酒闌升車望寄老而歸鮮焉則僕也亦將負杖屨而從之矣

坐進庵賦

宋 晁補之

有物於此無采無柱圓廣六尺非囷非窌粟米之宅上蒙藁秸下履飯甑塗堤晦外中腹純白平時鼠竄俯仰不迫主人惜學敢謁之客客曰此夫外丘阜而內穴谷者歟上荷笠而下湊輻者歟首枝撐而身純束者歟有登降而無作實者歟混沌既死竅鑿乃張牖則有曰户則有吭構巢營窟太古所藏周旋無間病於德方邑都莫賢原野引良者歟維然可以五人羣居宇宙有餘不可以八口次且勃谿是謂廡麻

一大庵賦

元 戴表元

宅佐師與水晶宮道人游道人問其居曰無居既而有居問其名曰吾之居姑為一大庵焉而無以為之名庵之大若何曰吾之菴以鴻濛混沌為盤緣崑崙蓬萊為枕花羲和光景為路開山川烟雲為聯絡春秋花木為遊觀江湖魚鳥為賓客出無扃鑰入無住著聚無守束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曰異哉菴乎吾無以名之名之一大菴宅佐師歸而言於劉翁劉翁曰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觀於南崖之鴟鳶東海之鶴乎夫南崖之鴟鳶朝闕林廁暮伺田雀投危抵隙窮虛瞰卮極終日之經營寄一飽於擊搏彼其區區之志自無望於騰天池而冲雲霓東海之鶴則不然神清氣迥欲鮮味薄蔚森元爽摧擘卓削飢餐流俗之繪畫用不免可以游溟茫誇冲漠而名猶登於飛仙之蒋勒若是者皆累也今宅佐師日誦先民之言以潛西竺之學既自以面玄荼妙除煩去縛棄世緣如蛇蛻擅天和於龜息固當捐志名實消融知覺據道德為安楷法無何之空宅泊復忘無敦有詩宏眩博前騖後羣東覽西略遠者聞之徵笑取若更命翁亦侯之籍籍者乎於是宅佐師聞之欣然振襟而作

復庵賦

元 袁桷

楊子之衙千流交趨敞帆雲疑炎敷雷噓塵奔瓦聚擁闔踢衝土行隱勾深未廣舍百技眩裹千賈獻妹美有倦游之叟卜龜食吉講茲庵麻不斲不礱茹玉芝而三咽膏玄髮以若漆與客瞰空鶩而言曰今夫所謂歸老者其名鮮鮮其行爰爰脫機於韁盧之吻息影於菟裘之顛造者絕屐奉者謝饋嘗似屋以歎感極以悽悽極而海黯峰嵓之吳雒揚滄浪而莫曠若是者吾矣以為歸世有習靜之士逃聲於無形遊害於有名山鬼獨嘯

悲徒淩茫捨耳疾盲脫焉如驚是焉知天地之性故砭
磏之理不能以獨運悕者舒者疾者徐者足以窮萬物
之真維昔此邦大表東南前江右山朝煙夕嵐憑高而
望則去者如昔爭者如練杳者如線蔽者如獻日出而
作違崗燒空交蘆舞風土臺崔嵬野田豐草昔之荒煙
蔓草悅不知其處所寄遺踪於白鳥問秋風於賓鴻夫
覩萬不同恒惟其機今吾乞身於末老寄此土而食於
斯也素書滿牀旨酒在卮鄰熙社恬于頁孫衹不腊不
葦不啟不廉視昔歸全而索隱者相去越希靜者動之
根息於外者其內若狹川流徂東龍逝為雲日沉於淵
朝升為暖其本元元其生芸芸同于盛乎覩無俞乎又

何懷仁王乎

蕉庵賦

元 陳 樵

蕉庵主人挾冊晃閑自稱伯父英詞玉潤高標鳳著恐
白雲之寒絕望青冥而徘徊徙步泥金日遠青陽色故出處
交其懷窮達千其慶夕見周公旦延曹父夢與時移道
隨心普屬荷屋於雞獨築宮錦於龍具書輪未滅雞棘
在御忽視馮予靈山值瑤臺之真侶登金堂而蔭玉室
今賢瓊林與球樹覺而若失求之達暗於是封植歲陰
鳥窓官府銀榜高懸綠字當戶琴樽命客基翠交午主
人指華務而謂客曰此所謂魯之莞宮而覇谷之在劉
氏也而豈蕉庵之謂哉彼蕉葢者猥衆生之流亞僊

然於天地之間而古今莫之知者也以為無有則吾涉
其地矣曰吾舊遊則子於我乎求之蓋其在方外也北
倚瓊樓南屬長離西接白華中臨翠水東望碧霞下連
金地秦人鞭石而望洋謝城入海而增嚬合歧車與羽
輪三萬里而波弱水者自我始也若然者果非夢也耶
吾不得而知之矣吾將約飛瓊以復來期芳卿之押至
夕吾逆乎殊庭旦歸休乎宇內優哉游哉期以卒歲而
人則曰庶幾佳境之可致也吾何以榮利為哉吁嗟乎
羣仙之居今瓊壁連楹浮陰張日與子之室為二為一
乎綺疏蘭術金堂玉室列仙之屬也子能曳裾彈鋏以
終其身乎華房曲密竹書堆瑟攻苦而受辛又安知其身

非所以安其心乎嗚呼未諳外未若未諳已也安其身
又不若修其身也奈何蓽石窗忘擣藥攻苦而受辛
邪天下之佳境不若是也蓋出入生死八極神遊者方
外之佳境而鄒魯則異升由之堂入孔之室者知之非
尊榮氣大之謂也嗚呼及肩之牆今吾窺數仞之門今
吾何負牆而立者霧涌雲移莫知其中之何似爰出
二物白犬丹雞皆河以蓄爾子境上有進無已先入其
境者必相為言之

虛庵賦

明 薛 瑄

觀堪輿之秉喬子恒噬炎而吸寒漠空洞而容納兮神
化繼出而源源昆貴之微兮公生人物於兩間何此

氣之雜糅兮異明昧與強屏物援援而並進兮慨中虛之委填雖暫空而還塞兮又何以納夫清言聖覽茲蔽濁兮脅豪告之幽玄上呀然之澤水兮下安安之崇山中閒以永澤兮澤下浸以瀇漾靚咸虛之受益兮知中私之可利有君子之好古兮質清明而粹完窺羲皇而求索兮仰姬孔以援襲擊佳名以爰錫兮寫虛庵而頤頤闢混沌以爲室兮鏟太素以爲閑列冲瀉而爲榻兮銷恬靜而爲荒幕天宇之廓落兮鏡止水之澄瀾延皓月以爲友兮抱虛明之圓圓撫瑤琴而寫中素兮清風去而徐還步流迎而徙倚兮悟達人之大觀飲太和而療渴兮味道腴以充餐佩文史之瑞琭兮服禮義之

之衣冠不先物而門前植兮恒同德而平寬理無做而不蘊兮善無入而不安知靜存而動出兮合大化之循環宇此度之益敦兮諒感通之何難顧余質之中室兮慕夫人之閒閑願相從於廣宇兮長依倚而盤桓

明 李 侙

有竹居賦 有序

長洲尤侗南氏結廬於萬竹中名曰有竹居予爲賦之曰

夫何窈窕以閟寂兮曰嫩人之所居有貫箭之萬挺于羌環列於階除四時候其代謝兮鎮蒼翠而弗易外動直以中虛兮實有類夫君子之德彼衛武之好脩于猗歟美於聲詩矧夫人暗北窗而忘之聽脩

脩之鳴玉兮濯清風之瀟瀟吹參差以相和兮庶鳳之來下攜嘉賓以嘯詠兮載壺觴以追觀眾賢畢於塵俗予曾惡識夫此歡跋予馬兮今東泉渺予望兮南國悵佳期之遲暮兮路迢迢以難即心有曠百世而相感予又何必在於故知迹非從于於此居兮結廬實之交期

明 俞允文

王屏山居賦

夫何蒐蹤蹄戴而棄儷兮從孤秀於平皋播玕琪之燦炳以遺照兮聳脩屏而建標面文嶺之崔巍兮帶二谿之瀠洄森靜會之菁蔥兮抽虛明之圓圓撫瑤琴而寫中素兮寄餘音於流泉潛鱗躍而上交記蒯緱於偏舟兮亦抗奇於近郊伊昏旦之攸止兮肆倘羊而遐遊

窮壁於軒檻豈敢路於芒閬兮恒同德而平寬理無做而不蘊之要曲兮獨延覽以遠近山川以錯峙兮象貢論之洞庭俟氛嵐之晨豁兮羌近失乎荼蓼蒙蒙其飄墮兮聽鳴禽之嚶嚶而璀璨送余度於秋昔兮翫升陽於春初風以九閒順冲志於興墳兮想於喧囂激乳竇之積收兮四壤之以爲膏循四序以爲則兮混萬次而不沈固忘已而自遁兮匪遠人而後高匿引谷而遐與兮度遥塞於飛鴻眇眇眞飛鴻而冷冷兮瑶瑟景於寥寥苟步洪而反紆兮固將有者之所嘆涼伊人之潛形兮道悠永逝於重幽民心跡

而齊同今選自然之至要耶揚翰而宣詞今庶揚蘷而
靡彫

東武館賦

晉 潘尼

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
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慶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胥宇
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於爽塏乃投迹於里仁前則行
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浹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
茂林遐蔭彌望遠覽混濛萬流俱響曉霧晨晴鳥聲若
乃晉流旁注飛梁脈散芙蓉映蕃靈芝蔽岸於是逍遙
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旋彈娛志蕩心指不空縱綸不苟
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庶人獻新春醴九醞

嘉豆百薦賢士以淹流乍往乍旋

三山館賦 有序

明 湯顯祖

孟陵本豫章之才子慕匡仙之舊廬結架山頭遠迹栗里之人白雪恒操丹風再暢
親每聚遠公之笑自號栗里之名嶽柱北斗以崔巍鎮南條于嘉其志包宇宙爲賦所居
美景圖之洪州築江陽之煙波沃藻積霧沈峰橫雲矯嶂
之廣趣爾其日月影射林暴珠寒香鑪翠屬竹影之全書自然樹杪之錢船無
怠物死強梁人生弱喪空迷門水之中不住靈山之上
如何孟陵先我遊遨箭顏如畫意氣真豪河山不礙風
雲自高書盈唐迅賦滿皇棻鶚筆比崢嶸岸雙遠發匡

舍以朴押日盤礴於其間或吟其句或手其編坐芳根
以對奕籍蒼苔而肆箕踞折瑣玕以吟嘯彷彿汎湘浦而
入洪園也一日舍之主人遊樂之僕隔几而息夢一瓌
特君子長身秀眉青衿翠帶俯而揖拱而立曰天下之
物可愛者多矣何獨於竹而見渭乎將謂其色堪翫則
蕙蓀者執若紛黛之奸皆其靡宜聽則鉦鼓者執若管
絃之繁急清標之芬豈勝靡靡之聲稚筍之味寧似肥
鮮之適乃棄彼而不御顧於竹而致懌子之意其亦有
所擇乎否邪主人曰不然吾之愛夫竹以其有德也彼
其羣而不黨直而不境虛乎有容潔以自高淡而閒
足以遂其性霜雪嚴寒不能變其操此于歲所以一日

不可無而七賢六逸直於是乎遊遨也若乃節莖穠膚
盤治哇淫鏗可悅情而快目適足喪志而蠹心畴似此
君之冷淡與之交歲久而彌深哉君子曰于於竹可
謂真能愛矣既知愛之慎勿害之彼元之也與之何仇
忍刳其腹以莖黃冠之樓此子陵也與之何疵竟葺其
文以繫孤江之釣此子猷之為尚箕園田之為高箕囷
材而見取抑豈此君之所宜于尚戒於斯可也主人矍
然曰天之生物必資於用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使伶倫
之有求亦不一往泰九成而來儀風乎於是君子軒然
大笑而汝忘機俊風雪之破壁化為龍而奮飛遂遂遂
以驚寤但見翠華之尚衣

雪巢賦 有序

宋 楊萬里

天台林君景思之廬宇以雪巢尤延之為作記廬陵楊
某復賦其辭曰

赤城兮霞外天台兮雲表有美兮先生相宅兮木杪厭
人寰兮喧卑薄帝門兮罥杖蓽林壑公與兮蝸廬福小陸彼
縣崖天紳之涯奇峰日擁怪松宵排飛上萬仞之顛旁
無一寸之階我營我巢維條伊枚命黃鵠而銜枝驅玄
鶴而曳柴谷辛夷以為柱刈山桂以為棟蘭橑椒其芬
芳荷蓋茷其不動將旁招樵夫朋盍溪友以落之且有
士其善頌矣夜半風作頓撼林濤天駭地怖山跳海躍
已而寂然四無人聲黯天黑而月落忽八牖之夜明恍

身置於氷谷羌訝景其寒生宋後喧喙飢烏獨鳴先生
風興而視之但見千里一編羣山失碧若鋪玉如以萬舞
疑天範之六出皓皓的的繽繽籍籍蓋拊雪十丈乾沒
吾巢而無人斯矣先生坐巢活問曰巢成雪至雪與巢會
式在我室天珠我屏空無一埃點我勝集纍自今匪仙
客安勿入匪語大哉水漿與雪汁飲冤賢於
羣會大書其楣曰雪巢楣容子出諸大門之外

薤窩賦

宋 方岳

秋崖人飯牛而耕雪緒煮茗而煙以此與山相周旋者
亦有年矣詢通鑒而上陟雲之巔則有若蒼虯龍之
蟠吾後青玉案之界吾前琴高者環而不玦流高者弓

而不弦秋崖人顧而笑曰噫嘻天其以吾蛻鶴骨之寒而仙乎抑亦知吾隘蚓殼之凡而遄乎不然將遂泯沒其胷中之耿耿者而彼無傳乎我之勞於生也久矣雖閱宇宙於一瞬吾猶厭其贅也又奚以徘徊乎人間之世洪恩於區中之緣乃營斯丘自成一川所謂如蠆作

蘚則桓司馬之石也與列伯倫之鍤均之為雍門之一笑也吾烏知其孰賢蓋自神農始方不能以無疾老聃獨壽不能以無死于奈何其還延昔于之鏖也物也其胶躍不如春蟲翼鳴不如秋蟬造物之所以予之者則然也今予之蒭也化矣安知不經緯而有用於世藺蔽而為章於天人之精靈往來變化於大塊而無窮者是不可得而致詰也行矣勉旃影未及對月沉於淵起而視之不見其處惟吾在焉

江西道院賦有序

宋 黃庭堅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辯者不能自解免也惟筠為州獨不囂於訟故筠州太守號為守江西道院然與南康廬陵宜春三郡並蒙惡聲元祐八年武陵柳侯子儀守筠之明年樂其俗之嫩使為政者不勤乃新燕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國風且為高安之父老雪恥焉秋九月遣使來告成於雙井永思堂於是為之賦其辭曰

句吳之區維斗所直半入於楚終蝕於越有秦伯虞仲季子之風故處士有巖穴之雍容有屈原宋玉枚皋之筆故文章有江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好勇故其民樂鬬而輕死江漢之俗多機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雄郡異而縣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若乃高安之城隊章之

吭者深舂耕之夫賣私鬪之刀劒以爲牛羞淫祠之樽俎以養親雖承平百年而露滲漉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雖然有一於此堂密有芙蓉而未聞處士之節岑蔚有於菟而不見墨客之文豈其龜藏而自畏蹊屈而不伸者邪公試酌樽中之泉謝山川之神爲予問之

石峽書院賦有序　宋　方回

歙睦兩郡之方氏皆東漢賢良真應仙翁之後墓在淳邑廟前歙亦多有而此邑本歙之東鄉宗兄府判寺簿君玉於仙翁墓旁近爲石峽書院以叔同志回守郡七年始獲以勸耕來與謁奠謹成古賦一首求歙併呈峻峯尚書諸公

歷故鄣之遺區今浙桐江而西上二百餘跳以淪駭兮萬峰間其清朗把寒碧以濯纓兮晞空青而停棨維遺淳之古邑兮割歙封之東壤昔固嘗君於斯兮猶民稱而土廣予家於紫陽之下兮蓋此邦之來長鉏視之若芒梓兮愧曹微於善狀七閩歲曷不歸兮駭童顛而槁項賴多士之嫉俗兮重感途之坦蕩循阡陌以勸耕兮嘉農畔之阿讓僊深衣與大冠兮芬于行之鞅掌曰肄業於精舍兮新石峽之增爽領袖者誰予同姓兮又同登於虎榜樂經綸其莫究兮聊私淑乎吾黨　吾宗之蟬嫣兮即古初而遐想方雷氏之繞軒后兮實行姓之攸叙佐宣而善將參召南於雅什兮坊至姬周而昌大兮

欽仰拯危洞之故實兮謂升俊而奚疑詠其猶之克壯伯牙之師于春兮絃山水之幽響遊西都之九卿兮宇君實而名賞紛蜎起以鉏新兮有平陵之相望成敗不可以論人兮一時之儔儻緬眞應之仙翁兮知鴛鴦其焉往彼金椀之出人間兮孰不樵牧於煙莽與釣壇屹其東西兮此佳城歸乎無恙羣雲仍之晉綏兮謹歲時而來饗隱鸕鷀原者曰干兮守雒山者曰亮保土守以綏靜兮擅詩名而高尚皆賢良之苗裔兮匪郡秉之私獎予君王父之好修予鼓斯文而爲倡昆季儼其連璧兮蔚彼蘭之超放出千雲必爲霖兮寧遑處而孤抗肯斯堂於傍近兮奉聖賢之遺像聚學徒而在正兮成講齋於爾丈俾捷松而繩某兮契予衷之今詎弄斤於般匠招朱于之槽柏兮實有聞於時景情之動責乎省察兮性之靜在乎存養未發固無所偏倚兮發則欲各有攸當致知以進其識兮居敬以除其妄知鳥翼之必雙兮如車輪之兩日用飲食無非道兮勿馳情於悠忙一念一處之間兮聖狂於克罔嗤近世所以不古兮胥名場之罡網若堂之壞人心兮競區區之得喪鷹夜生于而取火兮幼常視於無睹以干譴爲始教兮終身其奚尤或者惡其然兮斯革弊而翰祖無所爲而爲堅兮訪聲乃心於希聖今槃厥躬於陋巷顏曾箪何必仕兮勝齊魯之卿相或

塾居而受書兮或野芟而租秩君子睹益以潤身兮小人給夫一餉化鈷鉧而牛犢兮息鉛策之鶡蚌奉盃酒以介眉壽兮豈太平之無象襲吏徵而弗子蚬兮言及茲而泚顙予固將引而去之兮曙敢卜鄰於思曠

碧峰書院賦

明 胡居仁

雲山青青澗泉泠泠考槃之所碩人之情賴陳君之好義曰創始以經營與吾心之有合來此以落其成喜進修之多士遠負笈而執經悅藏修之有此期學力而日增慨吾德之踈薄憂聖道以難明歎真儒之去遠催功利而日興訓註繁而理昧孰能免乎冥行歎吾同類兮立志毋輕主敬存其心兮今日虛與靈窮理致其知兮今日

詳以精反躬踐其實兮今日篤志以誠德業致其盛兮庶不虛此生此峰增其輝兮今得人而名

幽庭賦

梁 沈炯

窈幽庭之閒趣具春物之芳華轉洞房而引景偃飛閣而藏霞築山川於戶牖帶林苑於東家草纖纖而垂綠樹騷騷而落花於是春人清歌趙女鼓箎嗟光景之遲暮詠塵飛之楚宿願留精於君子豈舍妾於嬌淑於是歷級循檐散步從容攬芳袖之飄颻顧蘭房而雪起而長謠曰故年花落今復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繙繁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月庭賦

元 陳樵

月庭主人既世遺榮放情遠跡衣薜荔兮抱明月以長嘯有遠遊子悼容華之易遷總名逝之飛轡歎芳塵之幕起兮獨申旦而不寐東蘭燭以命客慕西園之夜遊按翹袖之盤舞徵河漢之名謳陳葆階開翠幄銀花火合綠桂光流驚鬢華之絕艷疑曜靈之罷馭未旦忘昏嘗苦曙故雖清曛之麗天兮寧庵謝而弗顧也於是月庭主人過而遠遊子曰吾聞桑雲在御則靡靡無改共光當盡則丹良斂迹伊皓月之明回兮托玄夜而顯質玻羣陰之宗兮流公曉於日窟細柳分榮瓊池增色麗朔則著象於中夕景已缺而玉兔蘇光實將盈而素蟾散曜扶天閶以西流磔地垠而東適方今若木收華金桂初芳清夜之虛明泛寒光於遠眺煌煌燭燭其猶熒娟紛紛其綸皓旰璚藏芙蓉之曙色羅林失簾箔之珍玄圃隱燭銀之燦攬海蛤以非奇豈明苔之足較又況乎蘭燼之爭華螢炬之窮妙也今吾子就寒影於溫牖蔽明曛於翠幬是猶忘白日正中款陽燭於窈奧也不識子所以玩兮遊之乎遠遊子曰僕少好紛華願抱清風摶以麻觀政謝發矇於是歷級循檐散步從容攬芳袖以銀鋪兮易蘭房為雪英英兮若流永之回宇飲桂户以銀鋪兮宮遠門象帛在綱成琛紫綠幛兮丹露寒翡翠帷兮碧霜重照錢既于愛王階之趨奕顧環墀兮徘瓊壁之中荃金虎之曜質蕙蔽我乎旋臺之上期我乎鶴寢之

今織瑤光之耿耿警曙其華藻今亘碧藍之弟頃若
鹿苑之揚輝今繞清揚而玉映俯孤域而遥睇今飛棲
觀之離離若威姬之牒臺今極椒風之蘼蕪又若銷白
銀以爲閑今望蓬萊於海澄影棲擊鉦光隨履綦寒生
貝帶色動微莊逕目郊原百卉萋被輕容於平楚鋪
白詩於蘭池水參竹清英飄飄之木但雜陰竹
楊倣家藏王樹尸列打打雜
之沾衣愛雲籟之夜生今若望龍之參星遥冷然而笑
浩然而歌歌曰明月獨獨穿雲無妄照君藍玉
衛銀浦共閨千良辰急景促照無蔥纖華玉夜瑚珊歌
長衣袂風露繁遠遊子閨之又舞歌曰珠璧維明光一

宣今鳳膏蘭燭非至質今歡盈消長清光不滅今飛龍
衛燭未若蒸月今清夜漫漫長歌能絶室啟收銀龍揭
揮瑤琴操白雪河傾月落餘歌未歇

茅茨賦

唐 朱桃椎

若夫處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遁之流乃以開居爲
樂故孔子達士仍遭築溺之譏叔夜高人遥被孫登之
笑況復尋山說水散志娛神隱卧茅茨之間志想青雲
之外遥世上之無爲亦處物之高致若乃覩余廬室終
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迴出蔽日崩剝而通風簷則摧
頹而寫日是時開居暗思景媚青春逃斯澗谷委此心
神制野黎而作杖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爲責不以

珠玉爲珍風前引嘯月下高眠庭惟三逕琴置一絃故
誕池臺之上逍遥巖谷之間逍遥竹無所記志意今還
自樂枕明月而彈琴對清風而綏詠望首上之青松聽
雲間之白鶴用山水而爲心乾華飲而取樂谷裏偏覺
鳥聲高高岑鳥音相謂見許毛衣亂鈴聽其聲韻
宛如[illegible]人每至同枝共宿
蜂人[illegible]水夫庭草長階
人交我意不欲功名之功名立也不須高德知世事盡
徒勞未會昔時三萬古無所歸身殞一杯

林霏賦 有序

王炎

致政胡丈思成燕居之所扁以林霏摹寫其景寄於詩

裏盡詞其詩復索畫令人心志倘然廠薄塵垢因成
古賦一首其詞曰

倚蒼灣之北濱草閣開之萬家獨德人之結廬却市囂
而無諠關樓觀之淨是細江山之幽遐疑老仙之一壺
藏物色之青佳招鳥與忘機湛方塘之淺綠衛以竹
石之森然紛八蓮之亭亭之温淑馨香木其參天蓊清陰而
覆屋地白而不染觀空翠而可餐酌蔓藤之釀玉彈
素琴之無絃晞飛鳥之冥冥樂處之超然王人爲誰
盤湖居士方時義平實在中土之陸沈達一龍
之浮波非無意於著書可閒雖乎甘棠莊之徐步張使蔣於翁述
犯州塵於淮浦回老眼

而內觀笑浮名之絆身遂逝勝石下居以頤神而保其
忌于美之流花暮樂天之雪林葛洪謁者陪鴞杖而春
容謝勢利者望龍門而遊遊乃相與箕踞曰此非持已
之術而矯俗之汙者歟有卷舒之道而無悔吝之疵者
默眇外物於參跋而貴吾身於騶珠者歟倘徉塵垢之
外而與裔赦爲徒者歟居士聞之尚扃然笑曰斯言過
矣吾何有於是其歸來若差吳於關明其止足尚庶幾
於跡傅既娶妾而即安亦道塞無累客乃槩括其辭
以命管城薄寫林霏之住趣

宋張耒

蕉窗賦

張子被謫客居高安陋屋數椽織蘆爲牖疎弱陋拙不

能苟完蓋風雨之不蔽夜穿窗之易干上雖栖之蕭瑟
下徇窗之空寬先生安貧一艾度寒曾胠篋之不即何
藩籬之足言款鎖於宮聲出於垣中空然而無有使望
意云云定故吾守此廬其固比夫河山若夫朝暘不
山云云珠玉可謂及夫衛門雀鳥
就夜止落葉之離離其下
夾壞門云云先生梁狀夜起之聲碩四隅
閒跃歌之云云宮欲第萬瓦連碧云云王府下俯塗青
何嘗知淮夷之陋俗窮年卒歲不異鄉也哉

蕉窗賦

宋趙秉文

出國門而南驚今並盧水而西馳杭房山之東麓兮面

慕頃之蒼陂得孤亭之爽塏兮納萬象而君之月娟娟
而照席兮風飄飄而吹衣悵今夕之何夕兮得二友之
追隨於是主詫客曰自有天地有此江河如我與君與
人往還向者與子仰看山俯聽泉明月侍右清風侍前
侯何啻於萬户貰不貴於一錢但恐造物者之怪多取
不憂他人之我先若乃夜方半夜既寂流光發水素彩
沉璧玉虹騰舞金波的皪披蘭之芷紛紅蘅碧送漁舟
於天末飄簫笛於日夕洗耳盥目清魂涼魄忽然不知
風乘我而我乘風客爲主而主爲客也且子以爲其樂
何如也雖然世有污隆物有成毀向也向也今也今也
亭今也把何變化之無常而人事之不可恃也客曰自

俗觀之有代有謝自道觀之無成無毀君亦知夫物死
當時無心乎自有觀成則有成自未有觀成則成亦壞
矣自今觀昔則昔昔以來望今則今亦昔矣由是觀之
方成方虧方生方死無始無終此猶有心於去來現在也若
其無心則無此矣且夫水不與風期風來而水波山不
與月期月出而山白廓知夫性空真風性空真風是尚
有極那吠即萬慮有盡所以聲者無盡也色者無盡也主人喜曰今而後知乾坤一亭萬
物一窗吾廬尚無恙也

東皋賦

元虞集

出東郭以騁望得遠遊之方皋窈窕脩筠之舍盤桓嘉

樹之高秀野綠綿長景翠壽界暗暗以分萱列蕤離乎
周遭汎崇蘭於舊畹晚蕨幽澗之新毛蓊魚樂今天光雲
影之動盪虎豹蔚今山輝川媚之黃陶結幽居以靜好
不窺圖以爲遊武視明星而弋鴈或罾朋酒而忘羨其
有素故展於軒冕託志譬於歌騷者乎于嗟惟赫泰稷
在畿眇故封今江海悵王孫子不歸載耘載穫載
衣忽十世其孰達逝三君而奮飛奉賢書以造廷並策
名於常旂鸞翔鳳翥其有禪位精之既倫遽啟翩
於熹微於穆季侯知德者稀中口有廬今種瓜北山無
蹊于采薇悄悄憩思於蕭舍今鳴依慨膚士
之不億懼俯仰之多違侃侃廣文特起無傳內有明賢

之助外賢表忠之酬二親高年一身百諜煦煦陽春英
英凉秋屢專席於名郡常曳裾於諸侯簪詠不閒於絲
竹旨甘頻及於交游積累之勤日福景道婉婉子孫食
德不渝嗟予少時迎於名門揮絃飛鴈垂綸遊鯤老至
不知車懸身存夕草載露黯然銷魂訊故老於本隅索
履跡於崖根秀娟今既長懋名蒼蒼今彌尊執辭世於
醉鄉樂舒嘯於丘園晨光粲其盈庭鶴鳴聞於九天泰
稷既豐華實載繁組三衣冠古而又文東皋之人其昔
之桃原也耶

野莊賦有序

明 劉三吾

予進士通判長沙王侯師魯錄尹衡氏投紋龍門得今

觀鋌艾畢是稼穡渴三時之辛勤畜一日之燕賀斯雖
豚之有社亦人情所共適此則野莊人平居所藉手以
之力及其鳴騶入谷鶴唳長林劇文舉負疾力辭蒙恩見許還
家教乎龍門講道擬乎鄒魯恨孔突之未黔由及門之
房杜雖繫貌於禮曹恒馳情於莊所此則野莊人前後
所異乎出處之故備與上壽四時杯酌綵衣翔躋堂庭
酬酢母見于今怡愉子喜母今選齡永
慶彊今勿藥則是莊之居本以奉母而始作五人兄弟
乎居雁行壎篪迭奏怡怡翔翔聞起居今安所具甘旨
今上堂願友于今勿替心今榮慶則是莊之居又
以友乎兄弟而不可忘抑人知侯之野莊其畊以田而
不知侯之墅莊其畊以書也當河汾之授徒紛衿佩之
雲集閱歲春之青倏徵役之所入類此田之所收豈
野莊之能敵自徼登於仕塗已筆秉之久歌幸心田之
克治無草茅之交塞種之以經訓之苗畬既之以伊洛
之道脈耘之以克己之工夫敬之以道德之充實始循
序而升堂終窠造而入室則義理純熙之餘皆芻卷悅
口之適斯固吾性分中之墅莊人心內之安宅也又何
羨乎淵明栗里所在之高風陰氏門生焉莊之故迹也
哉爲之歌曰野莊兮龍門樂此所兮玉河分宅幽兮勢
廣宜爾居兮與爾田壤伏臘乎有餘上奉萱閨兮下
友于野之莊兮既久別墨之莊兮亦以歌志不遂兮奈
何白髮倚門兮山之阿安得解組綬兮如渭明賢哉當
爲侯乎續歸來篇

茅屋賦

明 魏學洢

閩閩之北酒帝之西有扉盍高蚤吟鳥啼蘿逕蒨地詰
屈旁踈臥板橋而如帶葭搓木以扶疎緊小樓之容膝
卜素心而做居愛綠綺之好懷青藜於古初可風可
月我圖我書每訢訢其欲笑吐幽葩而自攄入披亂兮
黃庭出搴芳兮蘇芷忽落英之盈襄驚茅屋之麗靡引
蓬壺之細流亦既濊而弭洛紙疏以長眺無女牆而
獨喜抱艮辰之奇懷送行雲而如駛爾乃三復隰桑適
閩叩門或鼓荻秋之瑟或攜棋磐之綸既風輕而煙暖
兼芋菽之不貧瀹溪毛而嘗藿余美之嫓媛奏兵秋之蹲蹲徵音而自遠導樂踰以
相循於是衡門之下當人倘佯敗瓦頹壁蘭香荳芳斜
陽小鳥過林蒼蒼觸目權賞便娟翱翔若夫拒霜零亂
楓林稟紅蕖愔自喝切切草蟲則乃放柴關浙歸濛上
高丘瞰長空秋昊曠兮次寥寥影雲兮無窮懷湘江之
潺湲駕洞庭之秋風思眇眇以遐舉覺天地之瀛瀛時
禹石瀨腹堅百井實折日暖蔣限龍衣剩雪手枕殘帙
鶏衣百結短褐無風酒酣耳熱又胡羨乎寒江之濱濛
寒山之蹊嶼漁樵容與莊總圭竇水敲岸斜
聽曉氷之響乃呀空谷之答窃落霞孤鶩枯木寒鴉春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四

經筵講官起居注官日講官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等奉

目錄

宮室

吳王夏臺賦　枚乘

倚竹檀梁夾池水旋兔園芝鹿遠臨廣衍故行於崑崙之墟芗分有似乎西山西山陰陽慘舒揚塵埃蛇龍奏林木蓊遊風踴焉虛谷應焉紛紛紜紜騰踊亂雲板葉聲散柯條糾紛絡谷沙石涸波沸日車駭駭今連連轔轔音發緒今菲菲閒閒援歐鴟雞疑疑詩繼哀鳴若乃附巢比翼之傳於列樹也攜攜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山鵲野鳩白鷺鵾鵾鵾鵾鵾守狗戴勝翡翠鴟鴞梟穴藪澤臨谷聲音相聞喙尾雜屬翱翔翬翟交頸接翼上下翻飛至徐飛翡翠往來賓水散漫合疾紛紛若塵挨之聞白雲霧之乎莫殫先之子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鶬鶊生熟分之迭子相與雜遝而往歌焉鼓而援北陽躍之意未發清淫之聲忽不出口蓋頸起破以紅條若雪高冠扁焉長劒閒焉左旋右轉之狀淫淫放放若西王復其所久頭錫從音從容安步翔佯周旋馬俛仰鈞時烹熬炮炙和熟歡到莫樂而不會遠及春秋錯詩

遠神方路芳温往来便娟盼顧已而歌曰春陽生兮萋
萋不才子兮心哀見佳容兮不能結衆英飢長望兮
何

池後園詩

齊　謝朓

積芳兮遥亦幽閒兮翠竹上蕪蕪以蔭景下田田兮被
谷左蔥畹兮滿望右芙蓉兮夾目山霞起而創成水積
明心經復於是故星翻之鵲鏑雲翬之鶴步翻
以升降對王堂之宴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感
藉宴私而遊行時容語而逍遥南乃日夜榭夕照夕
陽孤蟬以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商清陰起兮池
館凉陳衆設兮佩玉瑱紛蘭籍兮咀桂漿仰微塵兮美
無度奉英載兮式如瀍籍高文兮清晝讀舍毫兮握芳
則觀事兮爲富乃薛聖兮知方

思悲王冤國賦　有序

梁　江　淹

或言古賦兮者僕曰何爲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爲
古賦以畜牧牧之製言
昔山子敬兮象水碣石朝日晨霞兮乾紅望仰望
六龍兮數千尺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丈奔
磴兮蓁卉駁若點綴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丈奔
水激集聲冥翠集喬澤吐吸跳波走泥激赤而起
深長谿灌連注無時息鳥青樹生菜彌望成林亦有
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菜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

郁交布原滿隰平於是金塘演綠竹被坂紛綠青翠
近而復遠白沙如積雪者焉碧石如圖塊者焉水鳥鴛
鴦鸂鶒雜鷹上飛衡陽下宿江漢十十五五忽合忽復
散乃有綺雲之館穎霞之臺其興足以棄國釋位遺死
忘歸也若夫墨翟商瞿之倫學無師術才參道眞方駕
連軫於治之濱乃射宿餌鮒商鷹鵝鶂青黏黃粱臘鼈
截鼇臑純柘漿窮嬉極娛雲翹翔翻翔煙翔左覽蒼梧右睨
鄧林崩石梧岸前芳藏陰逮至山頂丹壁四平雲木夾
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眺流星既投冠而棄劒亦抗
魏而盪雲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映朱華未
希卒逢郡郭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麗攢連映日綺裳

下見錦衣上出於復宇禮令人意失遂謡曰碧玉作椀
銀爲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報歌曰美人不見紫錦衾
黃泉應至何所荼妃固別曰見上容今心歷亂送短詩
今懷長歎中人望今蠶既饑踐蹀暮今思夜半

小□賦

周　庾　信

若大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
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稽康鍛竈既煥而
猶居豈必邊開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幃青琐西漢王
根之宅余有數畝敞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
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
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菜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

惰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庾則男甥不別蝸角蠅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排徊聊同蟄坏桐閒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杕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敲側八丈縱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窻行敬斜兮得路蟬有聲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簀覆地有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

著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椎李奠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陰逍遥於日夏於柏簪雖有門而長閉賞無水而恒沉三春負鉏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葉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驚予加以寒暑異令乘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藨石厭山精而照鏡屋動莊爲之吟幾行魏顥之命薄晚聞閭老幼相攜薤頭王霸之子稚髻染鴻之妻燋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旱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則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玄武

副位歲應詔詣京許云年夏冷奧宮校書郎遂請告歸覲於江南八月過嵇湖次於新安東南十數里舊居在焉時歲益遒制裝益理喬木蒼然三徑莫辨訪鄰老而已亡眄庭柯以悵然感物候之所鍾可勝歎邪夫懷舊之志在昔所不免聖如尼父遠若莊叟且有歸歟之歎悵然之思予遂艾存乎胷中喜懼形於膝下富江海之遐阻念歸來而不得思潘園板與之樂詠野巾車之遊願言莫展一食三歎至是當秋日蕭索征途浩渺棟宇摧落曾不得乎少留心之憂傷又加於他日一等遂作賦紀事以過舊園命篇其歎曰

白露既成夫清秋爰駕言而東遵漫征路之悠悠且予

發乎新安歷函關之舊丘灌叢森以相屬披一徑而可
求閭里巷之罕人辨原田而莫由堂除既缺衛宇亦祈
樹蕨户而稍稍水衛隄而活活駭獸羣起頡牆四達識
舊井於庭隅弔重蘿於木末既循省而顧慕愈辛酸而
慘怛何經迫而求所安激予衷而不可遏也昔予生之
三歲值勃虜之衝奔徙竄廬於華縣蒙郊廓於氛昏皇
遊蜀川帝出朔原尸逐繯二考九又屯俄四逆之篤凶
扇煙炭而蕪黎元予既幼稚心業慮性命之所存始
竄跡於許都又逃刃於亭門之汀水之湯湯掉淮波之
翻翻荷闔詩之前訓迫馳役而不敢言載涸河以徑度
越諸趙而休止在長洲與蘭陵亦一閭而三徙蝭蝭兮

秋風瀟瀟兮春江傷吾心其何已皇八葉之御極亦既
安此寰中孚底績其來歸真獨夢猶未通洎大亟之二
七六龍忽其上升嗣元聖之統天敦太和於恭慈建皇
極以成化啓公卓以遜能于篮遇觀之六四書拔迹於
雲霄試言於內殿俾典校乎秘書聆聖賢之休風仰
墳籍之長圖與世道而遊息實人倫之憲矩史正直以
終始遠卷舒於嘿語辰甘點而不去莊頤神以遐舉諒
修己之異宜各弘道而得所矧徵生之庸拙胡可嫂夫
出處眇江湖之漂蕩慶田里於草萊苟將愜乎予思孰
辨夫懷安之於懷土伊吾土之所安迺陋狹而在斯實
舊德之師儉庶後昆以易持始也桑柘接遠疏果芳滋

彼茅軒與甕牖亦寒煨之攸宜
而亂離二十載而一本紛蕪藏而莫治駐周覽而未已
又旋北於江滸曾是追感於平生不悲傷而涕凍抑
聞夫仲長之圖面流水而覽平原遭世緒之湮濁竟初
懷之罕存又聞夫郭泰之德不遠鄙貞不絶俗當爵羅
之周布竟淳白而不辱何天宇之交泰蹇予生之屏獨
退無庇跡之所進靡代耕之祿牧以出谷慮將歸之或速
於前蹈日婉娩而命駕恨盤桓以徙倚今遲歸有時藻吾素
吾斯志夫喬木亂曰所居而安易之序今歷聘懷歸孔
之意今粤予肅承遵其著今最註舊邦紛世故于林井
殘足翕赤去今蓬廢居業忸而慙倩今遲歸有時藻吾素

今

中園賦

宋 晏 殊

在昔公儀身居鼎鈇今家食之鳥厚序芳蔬之薦薛粵
有仲子堅辭廩祿幸奢醴於中野薤百畦而是卜植二
音之高矩謁千齡之信筴維顯晚之非偽諒謨歟而可
復豈不以崇高宅乎富貴榮欲移乎厥谷四民謹舊德
之業百乘鄙盜臣之富義利貴於交取者庶幾其茂育斯有位
代工而治兮戒在貪競什伯人使兮徒煩信兮使其
之良訓乃羣倫之所屬天地閉兮賢隱罝網張兮獸伏
南火之焚石惡東鼠之毀積甘田廬以昏作苞實靜
而擇福哉員于歎兮終朱塵勞易蓍久衰兮亟鄙是辱

斯遯世之攸處詎紛華之可溷卷子生今曷為幸親道
乎盛時進寬大台之責退有上農之資求中道於先民
樂鴻鈞於聖期寫垣屋於家僻敞林巒於蔵齡朝青閭
以風退飭而驂分湖錦蒙遊遊飭而宴飭而宴好約手
連潘或摘芳而翫雞食閭粟以勿踐或摘芳而翫雞食閭粟以勿踐
詠堯年而不知琴風薰以解慍田雨滂兮及私爾乃壇
杏蒙金蹊桃街碧李雜紅綠秦分丹白梨詮大谷之種
梅駢含華之飾鳥勃旁趺來禽外植櫻胡品粹而形別
棠棣名同而實析大楪朱柿兮駢發榛棗安榴兮間拆
楩楠以督烈蒙采枳棋以甘芳見蒲蕨援蘘與於林際架

蒟蒻於石阿況大雷蓼蘇薑澤芹自南楚蒜來
自成蘇荏紫蓁夏芃葬封代葙苗荷襦
玉志合昏花思杜衡亭亭襄荷藥合并行龍出門芳
故生兵籍權影蒸宿槿合昏四御綺錯五山星歐衰衰
落蕊黍蓂初妍護臺香珍綠蕙蘭而味亂聚崖室以蜂喧與夫猶
李馬鈴深淫溪蓀荔芸傑凍飲荏合溫莫房入佩蘇首
登發蘇蒸成帷昔郭在垣得遺除湯酸漿治煩昔蒲感
於百陰寄慮明於大災而不死虎梁蓼生而
自懸氣苗牛脣之夥難腸烏喙之繁紅蠶細膚丹房碧
延武山經之號著或藥錄之名傳至夫松脂被徑梧楸
蔭新江蕉凝綠海柏渾圓石安蕾薪荻老蒸蠶蘚筠
之東美垂溪柳之三眠或後時而秀出或總翠以相先
蒙蓋駢滋翻飛扶疏九夏正寒五鳴而民聚戴
鳶與蠶織之候方秋起新耘之務當陸成而趨鵜云止
就蔡秀而倉庚始囀伯勞驚於平寒盍旦哉乎將曙晨
風不繫而遥雀榮木無聲而食蠹鶴介立以擅澤鳥羣
噉而反哺鷗亟陋於荊棘鸛無營於鐘鼓順時律以弄
吭樂天和而命侶燕溫溫以交賀鵲脩脩而吉語既置

罘而不設在增巢而可俯談王道於樵子接歡歌於壤
父墾井之蔬刳決清渠而灌畦以潭力智設
樑而盡慮感不刊於夏畦各無爲於莽茹夫翦品藁
之蒙茂識元苗之所存觀百嘉之攘儉明四序之無愆
動植爰潛今得宜乃悅雨暘寒燠于叶度而蕃且復喻
名花於君子與瑤草於王孫采宋臣之秋實歌上瑞之
盛年賞旨蓄而御冬相衆芳而綠顏至若虞客幸臨良
辰是設載場危俎爰宴豆豢小牢之名諒北釀花
之酎或效以當扇或唐弓而右敬酒舉之次之設博
塞標籌之俯識一笑兮相歡千金而易一言盡以
謔思極朋情而下盡之路分遊場歡暢琴分賓石舞
長袖分相屬命歌語分遞奏無取次公之狂不遺樽棄

之舊春晚晚今氣佳臨高臺今淑華夏恢台今日永陰
茂林今脩迴涼月皎今鐘漏寂翔霞飛今玉宇夐鄰丹
府以懋忽悅雲龜而繙性茲所謂祛魯相之介節略於
陵之獨行郤圉夫之利今取彼開適荷王圉之寵今遂
夫游泳禽記歎以思篤歌安林而薄聘徜徉乎大小之
隱放曠乎遺隨之命庶樂窘於嘉遁契哲人之養正

宋 王 炎

水西風光賦 有序

隆興癸未冬龍圖閣待制呂公來守新安覽其山川而
樂之後八年治圃於城西南隅榜其樓曰水西風光門
下客王炎賦之附於衆作之末其辭曰

古歙爲郡山水奇秀兼優往往在窟宅於其中號居江左
之瑰出則佐六州之王下望天子之灰席登者英於廟
堂胥中之策十未用其五六恐奈何留意於山水之風
光

十州之右至於水西之勝猶又每甲於一州挾以彼雲
之巖峰遶以漾沙之寒流昔賢之詩伯鸞鱠魚而來
遊至今墨客騷人無不劇談其高風而漁翁樵老亦能
尋訪其遺迹人與景而俱勝首尾三百餘年而不可再
得那知神嵇夫子之卜居而氣象反高乎嚮昔豈非人
物爲之山川爲實故風光益滿於天下然大半落莫而
無聞苟有情而獲傳歷千載而不朽有白傅而知香山
回叔子而知峴首流花寄聲於工部醉吟之篇輞川託
跡於右丞丹青之手況如我公三朝廟廊之壽俊六世
軒裳之故家紓紫乎文石鳴玉乎金華一旦丐閒引身
而退優晚於燈塵之表抽手於功名之外遂令水西之

聲稱日於今而益大我懷亭長歷坎之隔予結大蔑寓
目於几席之末緬想其臨高眺遠凡可以悅耳目而娛
心志者一皆領略而無遺公舊爲伯於此邦留去思於
千里父老見童見公而喜故雖山靈與夫神孚欲回巧
而獻技攬波光空翠六寘農奮爲之開闔雲煙沙鳥於
旦莫晦明之際款然如坐蓬萊方丈而下視人間之世
態曲几以久伸撫修竹而倚逸欲謫仙放浪而一來非
可同日議也矣已則猶有大公望之事乎處則釣渭水
之璜出則佐六州之王万望天子之灰席登者英於廟
堂胥中之策十未用其五六恐奈何留意於山水之風
光

水月圖後賦 有序

宋 方 岳

吟嘯翁誌其畫曰水月圖而貽之以寄秋崖方某使題
於其後予獨不能詩而秋崖之詩又不可無也乃臥天曰壁其皆空鏡顏實之
寂寞絕環響之龍聚一毛之外是人不通蓋其固如此
而人何有於手揮目送摩蒼穹吟嘯翁間而酒之曰
子獨不見吾之水月圖乎餐虎嚥以赤赤與造物而糧
春少長定則不浮以雲不波以風此吾心之水月不可
得而雪者也吾惟寫之以碧玉調醉之以琉璃鐘薜花
乎其展盛松吹乎其茶容與乎清嘯歌陵朧則亦可
以下視九垓之塵埃夫豈但憔風之可笛

而釣煙之可蓬安得與子共此幽飛白雨半朗
紅落醉墨之汗漫鄒文響其丁東矣雪門水龍雪容
然則是不可得而圖也已吾之胷中子能起而
從吾遊乎亦聊以知吾與宗之之工秋崖人
听然笑曰吾家蓬萊真境而爺方騎鯨魚跨蟠蛟
而與飛仙以遨遊而莫之我同則夫之二物者豈無清暉雄邁高容圖耒必如秋崖之
人今穹窆遐密若將終焉禹久矣寘吾身於亡何有之鄉
等斯世於大槐安之宮

南園賦

宋 楊簡

光風今淨明林塘今翠深雲開今不動景妙今莫尋春
和融凝今非浮而非沉萬化迭秦今豈去晨而來今不
知吾足之所如往今不覺吾口之自吟百草千木子散
蒼然之珠琳紛禽鳥之飛鳴今盡成韶濩之音樂忘傚
以自生今孰定其所始究其所終微覺其略如萬象今
森羅雜錯於此水之上明鑑之中纖洪短脩畢陳互映
今有不可脫窮之容而登光芒然今曾莫省其聚散矧
復判其西東厥沉今匪昇厥高今豈窮其墜兮轉今
非積其忽焉以遁遂至於無今詔空其刻予可言而不
可語惟可弄明月兮歌青風不宰白雲今愈思愈窮古
之人何以命之曰中庸

遊西園賦

金 趙秉文

九月令辰皆酔超子獨遊西園蓋故苑囿葉之地於時
天高氣清風物凄厲草綠禾黃山明水落紅萬而脫節若
乃幕扁簡簷楹桷之曲池荒石之間中子能起而
物是而人非何昔榮而今悴觀此而登高臺俯清泚天落
鏡中水涵空際物無留影之心水無滓空之意心與境
忘境融神會先生一笑而作沙歸鳥於天外

明 王 鏊

家宇場公作園於京口日行徘徊其間明其初志云蘇曰
際明時願莫之遂予為作賦以明歲莫予安歸今聊稅駕
我家於滇今遠雲山之回繫馳歲莫予安歸今聊稅駕
予江干稍葺茅以為宇兮又繚石以為垣羌藝蕙之百
本兮忽觀竹之千竿初予與子心約今遊樂於此乎盤
桓何皇恩之會赫今益百身其稻秀聞既授鉞於閫外
今節制通乎三邊旋特衡於廟堂今坐進退乎百官誓
捐軀而不悔今顧初心其猶自憐恨松筠之無主今恐
猿鶴之多怨彼山巔之難定今伊自古而則然追國恩

明 祝允明

不遂年以平遠依靈丘以肥遁王侯而尚事聊消搖
今無悶則有洞阿之間虛廣之前開彼善壤綠之長垣
令流水以成池象洞天而為山文漾迂迴以午達寬石
波陁而成安嘉樹井立名鳴梢竹軒枕豐薇縣密

四字有接蠶之範比歲有連新之實梧柏杉松栟櫚梧
桐文梓美漆高椅茂格椶榕光於星田之得植於月宜
桃李今成溝牡丹分專業海宜今孔雀藥分翡紅約
清遶之香巢鶯曲塘之金客幣以貿行錦水洪莫不
陸陳亡廢水立蘇寫千姿而不可得而極諸其形容
也至於桃香梅李棗柿梨栗蕪菁菱芡榛榧橙橘合桃
枇杷龍眼崖蜜鳧茨鴨脚鳧頭湖目菰筍疏晚箬簣豐
實爾其百喙歌春孤蟬吟秋貴語蹙籠之吉了巧囀碧
吳多名苑而蒔其特優蝮夫辟疆專聲習氏遠稱金谷
積麗雜植揭清董廢園以儒振陶日涉而趣成展也獨
樂允矣莫京掌人於此將蓂歲而抗衡者邪況方之自
南火誰攸莫類陽而明象文以頭鉦圉勢以就築亦可
以物而取諸遠矣於是庋圖帙著筆硯張琴筑展壺箭
流必嚢韓觴燕陳凡諸廊宇見如易貴于而有喜如詩
樂衣下俟若之于兵陽明哉士安土為君子儒其文
顯耶吾高爾作遠民傳

南園賦 有序

明 唐 寅

葉君徙初家包山之陽辟園數弓藝樹卉木築堂面之
春日戴和萬彙條暢鳥鳴草怒怡然相對殆有忘世之
想今家宰太原公既勤之成益美復命余賦之其辭曰

伊人卜室於園之南君子面明和樂且湛乾品物之喜
怒鑒流形之吐含極中星之揆則廢黃道之討探薰風
入絃詘黃鍾以共語鈞天在春齊鳥展以盤躚春日熙
熙好鳥關關樂陽舒於厚地效仁道於高山賦盤桓以
適志詠歸來以怡顏珥紛都梁宴具蘅蓀曲蹊長徑芳
非營蝶蓬蓬而飛蕪喃喃而對萬卉千葩流紅濕翠
春風窺桃杏之麗華秋霜感蓼蕓之憔悴鞅儛楚倡坡
秩別穗寒菘露芥辛夷椒梓味各因其時藝各從其類
主者誰氏其弁伊蒼有嚴來賓各執令儀攀條翦葉於
徑於溝數棠棣有鬱棣之華視杖杜有淒淒之枝屏風
匝西步障遠迤重簷映樹曲檻臨池錯綺羅於竹木間
歌舞於林臣布流黃以為席浮大白以罰詩由是數為
樂之及時感斯鄉之吾放長謌華門之章不羨王門之
步逍遥寤言從容望晤對壘於北里之產鄰牆於辟疆
之願功名忘世外之機風月有山間之助隔絕氛埃清
虛窻戶即此可娛無心他慕故因地以自稱聊引言以
為賦

明 劉 鳳

晚後園賦

伊斥壤之脩羨歷遲直之廣虛度周除以廓落依康梁
之相禁衢九達之雍雍抗崇陛之經廬儼即列以炳煥
總浩廣而登隃縱環衛以中貫成被帶之強腴垂沃衍
而閒閑面萌達之翠逕筵茂澤以埃滯陽娗景而華蓼

鬱駭舉以玉石燦磳於高岨慴蹴溜蕩以磕觸灑以蓊趾場楚棘之蹏語下繚繞而為
晻之狀涂敷麌濘以滑頭却立而瞿瞿滋渭稅以卓踢胃功璨之芳芙渟渥
浦而左掾踐峴塊而摭斫何輕勤以翔淫留夔遽而
不可肆援幽交之空窈窕廣明月而鮮次點玄黝與青
琅雜衝襄之宗綴非一磷而礫旭班璘之費續忽聚
積甕縕裁若鉞覩合璧龍而交徙出洞穴之中割巨鎬
伏軨紛超騰以順游捎蒼龍而爲徒剌牢戾以劾決合
沓佛仿而類方壺雲軒蓂以聚爽陸渙淫鬻而垂輸業
鳴實之琤琮谿頷施靡而未殊菴衡皋以被望糅芯薜
之麋無王匊淦以碧色東風婁豐而曜曜苞布寫之方
契以覆刻灼朱草之蒨旋芬芳生以蔓延影菻綠節
而籍紫起玫瑰於木淺莊英觸蔣以雜纏蕊蕾而在
其間光照爾而綺麗屈連方之珍本復標麗於奇逵交
錯綜跡以敬厲譬修業倚而掃日暢盈抱之偉幹錯琅
琅之玉質芳徽淵以稽枝葉連卷而出實光洛雜襲之
菲華之精剛在而匹溫安榴桂桐青竹之李間以烏楳
赤葉曼曼之桑繩被經蕃以殊種文杏夭矯於廡橘藥
以孤風之嘉名遠隱天而傳淳乳萬年之喬柯豈五沃
之所蔡而無殖素奉答遐以有芬華以修之述扶疏不
秀長而茂涓蓋職是之故於此居投垂設之寒泉亦云

祈幕範睦之異彩緣陵陛之宴衍感天倩而蓂莢吐丘
芙以覆刻灼朱草之蒨旋芬芳生以蔓延影菻綠節
而籍紫起玫瑰於木淺莊英觸蔣以雜纏蕊蕾而在
其間光照爾而綺麗屈連方之珍本復標麗於奇逵交
錯綜跡以敬厲譬修業倚而掃日暢盈抱之偉幹錯琅
琅之玉質芳徽淵以稽枝葉連卷而出實光洛雜襲之
菲華之精剛在而匹溫安榴桂桐青竹之李間以烏楳
赤葉曼曼之桑繩被經蕃以殊種文杏夭矯於廡橘藥
以孤風之嘉名遠隱天而傳淳乳萬年之喬柯豈五沃
之所蔡而無殖素奉答遐以有芬華以修之述扶疏不
秀長而茂涓蓋職是之故於此居投垂設之寒泉亦云

背冬涉春而決決惟椒桮之直上而無依又焉忻羨於
檀擅連翩肆其譻譻青躍相屬於彼梟陽帶平圃之閒
館白雲薄乎鹿場落莫風蓋以高寄步簣薄而臨絕阬
圃珍怪而絕草思馳騖之高狂妄志條覽以夷蕩亂書
琴之大原眺下時以休暢訊峻業孰遠之可述迴肅肅
之泠泠恨獨相羊而未畢

已有園賦

鄭魯

鄭昔余有茲園兮首宣迺而漫章中罹疾而獲請兮遠
蕪穢而復台鄉幽人之過我兮謂益豈應於無名名余
園曰已有兮欤老而休憩也臺之微具兮到香芰
以爲區堆卉木之整華兮紛色異而氣殊既素積以編

力今還唐虞之舊俗朝余綠九畹之蘭今夕紉夫相之蕙蓀苟衆服之屑余同今芳采擷其奚懈余陟夢野之臺兮望辰極乎帝鄉高大椿之冏兮忽塵宇之相忘安余分之遇兮求余心之所好苟沒世其有稱兮奚外身而有校松柏森其蒙蒙兮篁竹比而苦節衛檻閘以東下兮狗坂陀而周折查篠出而曠虛兮臨明池之可鑑於清漣兮騰鳧魚之待餌睨蹕轂之安巢兮鳴禽競而將于江蘺侈夫朱英于蚊安榴之素萼旦月桂之長春兮倏舜華之間落坐碧梧之琼陰兮隕佳粒於市易披蓋莊而襲荃兮服冠棠其無歎琛章勁焉峻達兮芬茲務於千齋杉檜楩枝相樛兮若求友於後彫善飛潛之得時兮悅草木之向榮遑聖哲之在上兮宣萬類之咸成惟中林之宜憂兮進大暑而迅免夫何霑夜之悼遊兮適非遐而若遠念煙霄之朋舊兮渺漫謂其難即眷林丘之親故兮繼朝暮而相及人生恒亦有涯兮嗟世事之莫塵往者幸於免咎兮來者可委於余分亂曰謂余衣之既渝製芰荷而重庆兮謂余歲之可幸資杞菊之充盈兮冀形遠而神冏余茲賴以永齡兮荀松喬之不余訌從王孰以迥凌兮

遊遍園賦 明 穆文熙

余舍東有園一區帶城下自爲儒時與拱辰石君分席共業爲銘硯之所後相繼登第去比余既解考功郎歸稍稍作池館壘山石裒集詞翰日棲遲其間乃未幾而拱辰倦於太僕亦謝病歸歸則無日不晤於此晤則習於幽事而委命順理怡情養性庶幾有道達之風余固據莊生逍遥篇爲賦紀之拱辰覽之謂與樂志論唐子西語相軒輊也遂刻置臺端其辭曰

伊余性之好僻兮開別圃於城隅築垣牆以周衛分誅白茅以爲廬蒔花竹以迺徐兮種菱芰以盈池縣桔槔於金井兮時自挽而灌蔬掊隱以名吾洞雲鶴以號吾堂臺則有讀書遲鳥東山倚谿若梧之琼陰兮隕佳粒於市易披蓋莊而襲荃兮服冠棠其無歎琛章勁焉峻達兮芬茲務於千齋杉檜楩枝相樛兮若求友於後彫善飛潛之得時兮悅草木之向榮遑聖哲之在上兮宣萬類之咸成惟中林之宜憂兮進大暑而迅免夫何霑夜之悼遊兮適非遐而若遠念煙霄之朋舊兮渺漫謂其難即眷林丘之親故兮繼朝暮而相及人生恒亦有涯兮嗟世事之莫塵往者幸於免咎兮來者可委於余分亂曰謂余衣之既渝製芰荷而重庆兮謂余歲之可幸資杞菊之充盈兮冀形遠而神冏余茲賴以永齡兮荀松喬之不余訌從王孰以迥凌兮

蒼花亭則有牡丹芰荷松菊止觀悉斜帶清溪儼山家之行藏時其條風有時紅蕤繽紛朱明協候綠葉垂雲秋至而蘸甸歲終冬至而居奇郁芬景緣時至與隨賞殷爾其偕友良朋契若蘭童鶯寇草履褐衣等襟相與臨花鳥亭則有芳亭嶼白日說青冥觀儛游鵷鳥鳴數飛花寒苓芙蓉池水盪浮萍指點奇石較計陰晴雪霞圍座歌層臺蹴踘廣鵝鳥不驚而或投博賭勝角其取嘉緑歌層臺蹴踘廣庭鳴琴深洞放鶴高哉已而復自緑醅飯者青籍時復有野客彈士畫史騷流詩談白雪圖觀丹丘譜探武陵加林茗針日有文事之起于了無俗務之交酬燕坐兮其跡文章科頭羲和兮御頓玄

冕兮影留遠遠于蝶夢擾擾于浮溫方爽兮隨分託住
兮堪蓋若夫五嶽三江勝地無垠梁苑金谷樂事紛紜
金張之家炙手可熱許史之門吐氣成雲子雲著書而
諫莽相如作賦而得金穀下巢鳴而千人辯折座閒塵
動而百夫生吹古匪不有吾匪不聞第以靜躁不同趣
舍有方或同南北廣運或狹陋以自藏苟所志之得適
何遠邇之能妨吾故遵內華之遺訓於以逍遥乎此鄉
雖微眇其何妨吾黨撫莊樹兮城陽誓從子兮逍遥安所
於是拱辰聞之踊躍歌曰遵天地兮遠塵紛世事兮風
旗紛蓊蔚兮吾與遊兮園有碣石鬱蚪
問兮盈虛歌既余復爲之亂曰惟余之志子與偉兮惟
余之園于與遊兮園有水澤被芙蓉兮園有碣石鬱蚪
龍兮火山焚不能爲之燕詹崖氷不能爲之梨巨雀
於條支脫蒼鷹於繫絏與子共逍遥於一世尚期不愧
於往哲

會芳園賦有序　明　俞允文

中書舍人胡顯尚書忠安公之孫也遵榮寨中遵志世
表度山相土營置茲園採隱究奇飾朴兩逝雜事殊巖
穴而遵在後盤爰延詞英並述歌詠伊予不敏輒撰斯
章其辭曰

有逸世之公子仰遵人之遠規追仲長之顧言求應璩
之所書靡希榮於軺闕務清曠於丘墟爾乃發精誠於
宵寐遵解組而巖棲控郊岡之頓阻究川阜之靈奇按

爽堤之綿邈前檐莽之疎藝共遠襟而近帶或前背而
後超選自然之妙有爰結構而爲娛延憲論之高蹈勤
藻鬣之英辭研陰陽之變化浩損益之所窮鉛露雪於
滇泉引晴鴈於水區隨虹景於埏境遠天地之廣墟爰
有玉洞春暖碧桃雪寒澗芳敷翠竹檀欒蓁分隱而
蔭綠花爰場而流丹或濯足於清泉或晞髮於青崗或
淪復有泉通古甃湛明月之虛朗芝秀菟園象宮闕之
崔巍凌仙閣兮霞杪峙層樓兮山限既援華兮側徑亦
更殿兮重階咸托勝以標名並靈峯而起臺此皆殊制
而異所固饒樂之所必該匪尤物以與累鑒幽清而自
款彼面城而近市亦理隔而情疎至如憔悴窮嵐之曲

處遥危賢之拙又篁蒿而蓋緣即墾坏而處菜詢福分
以獨往徙危形而自影顧益固之信美惟節朴之兩遂
豈修觀而後情高滋味亭爲珠世順所便以宴息燕鴻
遥而容志或與歌而容與或懷往以悠裔每在物而必
恒奚修名之足禮詎度安以永年誠不知其所至竊權
庶乎未簡庶以經夫逸記

會於福地記　明　唐　寅

閩山上性泉府元勳王節愛霄而建金符爽世而分位
定高踪於蹄闕務清曠於丘墟爾乃發精誠於
居會於武分玉琳之暇九州勢拓廣書鐫帶礪之文館
儒墨備之佳客衛組虎貔之琴軍戴賦卜居當清谿之

曲列陳文戟倚赤山之氣拆定星於北陸察景一於前
黃簜粉敘金借靈光於幾女移山雙海假福地於亦君
竹苞矣而秩秩木向榮而欣欣由今以往千萬年之盛
成無環朱提堂其武鉦飯後載刀白蓉桌其五侯鯖
雜雜素女窺月中之影白裕歷歷青龍伏天上之羣麗
抗萬金名齊百千貯四姓之良家延諸姑與伯姊鳴扉
迴廊探縣曲水行行細石相依抱柱之雷蠢蠢高牆
海馬鏡凌波之履婉孌無名機織合軌賦成洛水陳王
盡八斗之才夢出巫山楚帝為二豆之碧瑚坪以胭脂
竹隊玉樹以芙蓉為惹瑤池流蘭庭於九春於木分
輝流光於千里香合麝腐痕勻額髮九華妝簪玉纖楚

國之衛蘭八寶鏡臺耀武家之桃李映陽光而獨照
擬輕塵而四起習成雅步風細細而無聲學得宮妝月
亭亭而不倚麗鈌西施貴過鄧夏冠南都之顏色充中
庭之器萬連環不絕明珠度寸扶桑宮裏有天竹之佳
芳草天涯無王孫之解然得定家於廣寒織雲錦於靈漢
常山琵琶歌之行谷量雲黃之韵綺幕圍分春盃長
夜鈿盒啟分宵燈獨旦別有沙堤曲通珣岸黃金建百
尺之臺白玉作九成之觀屏裁雲母隔閡風而不疎梁
鏤雙合長朝陽而早斷珠璣錯三千之履紫綠垂七十
之褥寒若富春樂夜郎年河陽之花似霰宜城之酒如
泉公子王孫對之意惑

女和夜月之篇寶葉映恭履而雅步銀花逐笑靨而同
圓麗色難許萬樹過牆之杏韶光獨占一枝出水之蓮
四坐吐芬無非狎客兩行垂淚共號神仙風裏擊衣接
金星而燦爛月中試管倚玉樓而婵娟青鳥黃鳥盡是
瑤池之侶仗大羣小羣無非月宮之可憐單衫素生仁
之杏于點翠拖腰殼之綢抹約完璧眼留青於低首
金釵宛轉而發紅於近前一笑傾城今再傾國胡然而
帝也胡然天樂句雕香舞衣裁綸步搖擁翠蕤裙却火
之珠充耳以黃聽絡澄泥之實萬壽在梁永錫難老金
玉滿堂惟勞是保北門文學衛題萬鳳上苑英華使稱
花鳥秋千院落日五丈而花陰燈火樓臺月三更而

人寂寂燦影內堂鎖琴別名淫聞館於波心飛重闕於
木杪沐池分北闕之祈張救鏡白山之清曉后曲圖
屏高低霞蔽蜘蛛織三更之雨蘿無詠一庭之草珠簾
以珊瑚作釣翠張以芙蓉為葆左思解賦錄蔚以十年
監宗健步尋源於三島神仙多戲造化無私海中之地
可紐空裏之天紅萬里石塔貫八埏之波紺三重銀
戶入九曲之庭尼父歎借地嘉福分基東園頌昧蚌之
魂吳市流珠芍藥之伊英視朱月而長榮乘清風而忘
踏舞於八月飛鳧駭於三危
漢帝登仙空餘八公之跡淮王好士漫著三山之詞仰
看銀漏停玉馬對之意惑

淵於踐步潭聖凡之二岐況復主人實爲國華令客三
千之田氏吉天尺五之韋家北角領留都之鎮十年閒
塵從之衙忘形下士莊生之鴻鵠投身事王令子之龍
蛇泰萬異先言高秉珠出治而特營王戲防而無報
明哲作文之生水二直道之在寡不枝不求何所用
而不成書善盡美所無器之可加海鷗鈴清頭折枝之
句撫絃奏閒蕪詩指之花是歌是龍碧玉破瓜神鶯作
駕垣娥離二八之月靈鵲成橋天狩下七夕之車釵珮
相磨笙歌遞出展侍從於學商則黃花於千頭桃葉渡
頭問圖扇之新聲梅根浦上邀長猫之行客悠悠萬事
付半紙之埃塵默默故情託一莖之朱碧盡將台麗之

叢轉託高明之宅後二前居依南少室樹號長春酒名
千日猶二十之人對比四仙之居福地不殊談笑則
一借三韓之兵書江海之生四座成詠漢殿分香到葉
爲題鄭公借衙高隱之淵荻傾鉛華而書述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八十五

欽差講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吳士功等奉

旨編纂

器用

度賦

唐　高　適

昔在太始原於物初天地草昧建皇王以爲宰模自
理非賢臣而勿居歷雲官與鳥職奉不敢而無書無不
敎稽之輕重考度量之盈虛物以極神記數以明
象積分而成寸引尺而爲丈列際偶而陽奇法天三而
地兩準之竟萬其如非學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隨物而
應苑不失乎其至妙也多少不能以藏數其至微也長
短不能以隱情易而無感簡而無窮節之以禮其儀不
忒聖人道退以觀象君子方圓而取則成百王之規矩
爲萬代之繩墨欽若伯禹堅敬爲王道濟天下爰敎大
章授足兢廣行地無疆彼旦之難則用度之可量四時
以日月爲明萬國以君王作大同衡律而一軌量海內
子而天下泰居日中而成市觀異方而器會在商賈之
所資生尺度而爲最夫遠以神御理無不盡度之爲物也資遠以
而無偏速斯往矣吾不知所以然

嘉量賦　以公物無私後量之爲稱

唐　敬　括

作之嘉量其義惟深嘉者以善爲節量者用平其心窮

微於子穀之數酌憲於黃鍾之音蓋取諸象爰範於金
亦既成止其儀可覩堅外可程虛中受益功格於衡鏡
實同乎珪錫以分多少寧患乎不均以立信仁抑行之
無斁然美其方能立矩界其可踰出入罔愆包含式乎
徇公滅私乃爲而勿有納新吐故亦用當其無理將神
而共契跡與道而相符且器守乎謙人惟厥操人非器
罔主器非人奚等不謹則詐僞生端無方則羨溢爲耗
職是司者胡顏相冒由此言旃不其至然外乎則棄斛
乃旁穿既因物以進退亦與時而慈遷施於政而四方
仰則毗乎理而百代猶傳誠可美而可尚願斯爲而取
焉異乎大小區分高卑奇偶始增撮而就合卒聚升而

成斗隨求而獲進獲退順動而何先何後洎乎職與都
尉計起弘羊洽平糴而作典布均斛而有方常平由是
以實大國因之用強豈比天有斗而酒漿不挹山有谷
而牛馬空量然而當春秋分之期爲晝夜至之時於以
較矣於以用之實萬人之所欲敢望闕於有司

衡賦 以儀止表一世 重其內斜

唐 闕 名

狻聖人之垂象伊茲衡之可觀材徑挺以端直星連綿
而珠貫惟用也貶庶不能以多少愆性平也輕重不能
以詐僞干故得萬人所以慮里物或紛競可以定泰累
之圭撮利其分毫可以觀低昂之容止執中以告無或
不喜則夫衡之爲物其用甚大四方正而域中平七政

齊而天下泰動而無欲任之故絕私益而無妨行之固
不害然能思無不踐應倉舒刻舟之深淺問無不知表
張重度骨之威儀若乃均其神道彫其事業聖人因之
以平施邊鄙賴之而不怯豈欲決其差謬明其有無小
人取之以作則君子見之而文子則有王臣蹇蹇宰職
秩秩洞鑒人才神兵隱質諒茲衡之攸媲故守之而勿
失儻陳乎之見知宇州縣之如一

衡賦 以同上多重其義

唐 闕 名

先王之欲齊政立信平施執中天下之利害攸同則非
衡無以達其志非衡無以成其功故後代聖人奉之而
不隊懸之而無窮遠必照乎庶物近罔欺於厥躬少多

以輕重確乎不拔敦敦識其屯亨吾當顒顒視聽直心舉措豈能朶頤騰口如冀也

平權衡賦 以審輕重分鈞 錄取明義

唐 劉禹錫

惟天垂象惟聖作程揆二氣而是分器度立五則而在審權衡上移天時應陰陽之克正下統人極俾準繩而惟平於是秦累銖差毫釐必究等度量而化通遠邇體平均而勢行宇宙當其夾鍾中律南呂戒候銅渾應節於寒暑王瀉方齊平宵晝繇是命有司而申令考前王而是遵權輕重以審則中規矩而和鈞事垂文于風傳乎千古道如砥今日周於兆人烹夫正以庸中平而立矩命其同也有虞之制克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取

故能用該仁里象合天文既左旋而右折量輕併而重分持乎周慮可爲範於秉鈞之位立信惟一將有助於執契之君不然則何以懸之而息彼姦詐正之而協於晨夜得平則正我之道今允執厥中益寡衷多衆所用乎不言而化化之有孚功莫可踰立規程周慝夫龜鏡稿鈞石寧失乎錙銖匪假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剖斗而所爭自無方今百度惟貞萬邦永則順時設教于廛不獲所同律和聲于允臻其極乎衡正而三階以平七政懋乖有符乎應天之運百工咸籍實資乎秉國之政齊而庶政不忒矣美君臣之同體宿權衡以合德宰輔之在心庶輕重之不惑

平權衡賦 以審輕重分鈞 錄取明義爲韻

唐 李宗和

王者統四時均五則彼權衡之爲準驗陰陽之不忒鈞深致遠黍累於焉靡差稱物平施器度由之斯得惟權也分其重惟衡也取其平明乎國經固懸兹以垂範掌乎天共如用茲而永貞衡任權以鈞物權資衡以作程故一人體之以清萬國萬品仰之而庶政以成當其玄鳥司分睟人欽授既量諸夕又測其晝盈虛氣等何藉於土圭日夜時分已傳於玉漏莫不同度量以應其時平權衡以叶其候苟順氣以施節實從時而不謬其功斯博其道式孚諒同均於遠近故不失於錙銖俾稱物者守之無易捨材者持之罔渝皇矣我君康哉神化萬方取則自得於均平二氣尚分無愆於晝夜不然者何以佐璿樞之斟酌調元氣以紹紹申乎舊章孰似權衡之大匡與同異所紀春秋之分啇其重輕等其規矩豈鈞銖之是待在經準而有取固將平邦國亦以敘彝倫七政懋乖有符乎應天之運百工咸籍實資乎秉國之鈞宜其平域中而齊律度貞天下而利黎人惟正直可法惟中平可均夫如是則權衡者蓋亦考茲義而是遵俾民不遠玉器惟則行之而萬象正動之而天下直一人不寧命任權者必公百府以孚在持衡者守德此蓋國之恒準教以順行詎因時以考正乃假人而後成權之垂知俯下而斯重得一以至貞忠以自勝

亶哉惟清物無偏以表德器守公而作程動必推移佐璿璣而克正靜無儀仰若泰階之既平懿夫衡之誠懸德乃是茂乘中正以不忒在亳邑而何諐衆星分列若歷歷以拱辰一樞下臨正亭亭而當晝斯斟酌之所以得名實以相副者也而其貌象取則其數可陳積而成分寸相生成乎象盈虛有準觀夫天固黃鍾以起數應玄鳥之司分爾乃七政允修五常斯觀為時德也誠金羲而木仁為器法焉乃左旋而右矩既輕重之必審雖微細而待取平之為美曲遂終作漢臣中以見稱伊尹是為殷輔茲乃衡之為道也可大權之為義也斯乎繩從則正德不可誣動不欺於累黍用有識於分銖若夫求平之至者孰中之謂乎

衡誠懸賦 以生殺惟以無私為重 得重字

唐 張賈

衡稱物以致用誠至精以作孚惟衡也表正直之有則惟誠也俾輕重之不踰是好默遷乎規矩顯微乎錙銖齊日月於七政協天地於三無且衡之德也權以相扶正之道也禮之為樞權得其款而物無不應禮歸於平而奸不可誣是知大德所感小人是憀舉輕為重彼於眚而自虧長禮而固敢衡之用也可大衡之設也無欺既有別於高下固非差於毫釐欽夫設爾而倚坦然而夷其大不讓其細不遺始執謙石益矣終忌滿而損之必盈縮而得度乃中正而自持弘於道深可均於五則邁乎信宜作詎於四時原夫衡為器之軌禮為邦之紀等物者必察其所起為政者必視其所以均則無怨是施德於人審乃不欺故曰為仁由己彼天下之至精實至人之用情衡待乎而固本權應變而定傾俾廉者之中節抑貪夫而不爭虛而受鈞石不能以為重進而就圭撮不足以為輕惟合德之為美故進退而有程我有司以守職操持羣才所奉垂正直之權衡容善敗之輕重此所以振千古之貞範副大君之垂拱者也

衡誠懸賦 以生殺惟以無私為重 得重字

唐 陳佑

衡之誠也義在乎有等懸之審也法貴其不渝先賢所以弘建作智者所以通規模俾人事之有準在權衡之合符端乎可以稽金石輕重可以分銖錄遠取諸天既齊七政不私於物亦象三無質因材而斯宣文級星而可覽臨用詳備而有識物情詐偽而何欺此良工之度木同繩墨之照歷故審其思者為衡可持端其事者於物無欺以之忖刻舟表定其主提以之明度量不失其毫釐質同述於教政時一體於有司論可大而可久必念茲而在茲苟乃忘還有無應用鄙里萬物衆原百貨

資始荀執其均平執不我以稱物則合於聖人有常乃比於君子至哉權衡功與利并成天下之務其利斯溥爲天下之式其功不輕道在乎至要理歸乎至貞提撞之間而萬人取則尋尺之內而九有致平豈不以作者之生還者之明守而勿失用之必行制度量而並設與均知而齊名揄材至精多士無墜以權衡擬升降以中正爲準奉當平施而不差仰衡誠之義重

唐 許敬宗

擇吉辰賦 以題爲韻

臣聞人靈貴損天道忌盈朱火終而炎景謝金波滿而玄陰生察遷來於四序揆迭運於三精淺智昧於成象通識詳於未萌務循虛而守約處崇高而慎傾爰製宿戒聿遵令典

唐 許敬宗

危易芸居位蔑丹楹之峻宇偶清廟之異器體虛舟之滄空鑒樸滿之迭亂彼游辭之益棄咸見亡於芳餌此貪夫之死權誠要駕於名利唯達人兮服道執溫恭兮靜志居泰山以思危騁高衢而不蹶在大明之亡覽循岳流以厲聰履克讓之貞吉尚眷正以希蒙翔羣材之小器忘氓溢而斟沖吾負乘之必寇敬循崖而飭躬由是陽諒君子畏以自牧如彼景山猶蔽疾於林麓譬諸巨海亦資王於百谷庶辭滿而常正固懷空而靡覆若乃求中軌範流慶資源懋沼於舟玉葉茂本於深根草卷花而不死木交柔以保存梅飛英而斂笑桃絢彩而無言燕迎秋兮遵序春亡息喧皆順序而行止

得妙物之玄門道雅合於斯器故保精而養魂

唐 張 鼎

鼓器賦 以器下有足之

閱天日中則昃景斯則知月宅宇缺而忌滿神道福謙而害盈聖人察兩昭之度觀萬物之情知移遷者危於不止擬貪取者敗於終成是制庶右與人作程開其可誡之途加以忘憂之名然而不滅能正能平考低昂而不失用之必行制度量而並設與均知而齊名揄材至精多士無墜以權衡擬升降以中正爲準奉當平施而不差仰衡誠之義重

唐 許敬宗

擇吉辰賦 以題爲韻

臣聞人靈貴損天道忌盈朱火終而炎景謝金波滿而玄陰生察遷來於四序揆迭運於三精淺智昧於成象通識詳於未萌務循虛而守約處崇高而慎傾爰製宿戒聿遵令典

危易芸居位蔑丹楹之峻宇偶清廟之異器體虛舟之滄空鑒樸滿之迭亂彼游辭之益棄咸見亡於芳餌此貪夫之死權誠要駕於名利唯達人兮服道執溫恭兮靜志居泰山以思危騁高衢而不蹶在大明之亡覽循岳流以厲聰履克讓之貞吉尚眷正以希蒙翔羣材之小器忘氓溢而斟沖吾負乘之必寇敬循崖而飭躬由是陽諒君子畏以自牧如彼景山猶蔽疾於林麓譬諸巨海亦資王於百谷庶辭滿而常正固懷空而靡覆若乃求中軌範流慶資源懋沼於舟玉葉茂本於深根草卷花而不死木交柔以保存梅飛英而斂笑桃絢彩而無言燕迎秋兮遵序春亡息喧皆順序而行止

鼓器賦 以器下有足之

閱天日中則昃景斯則知月宅宇缺而忌滿神道福謙而害盈聖人察兩昭之度觀萬物之情知移遷者危於不止擬貪取者敗於終成是制庶右與人作程開其可誡之途加以忘憂之名然而不滅能正能平考低昂而不失用之必行制度量而並設與均知而齊名揄材至精多士無墜以權衡擬升降以中正爲準奉當平施而不差仰衡誠之義重

唐 許敬宗

擇吉辰賦 以題爲韻

臣聞人靈貴損天道忌盈朱火終而炎景謝金波滿而玄陰生察遷來於四序揆迭運於三精淺智昧於成象通識詳於未萌務循虛而守約處崇高而慎傾爰製宿戒聿遵令典

危易芸居位蔑丹楹之峻宇偶清廟之異器體虛舟之滄空鑒樸滿之迭亂彼游辭之益棄咸見亡於芳餌此貪夫之死權誠要駕於名利唯達人兮服道執溫恭兮靜志居泰山以思危騁高衢而不蹶在大明之亡覽循岳流以厲聰履克讓之貞吉尚眷正以希蒙翔羣材之小器忘氓溢而斟沖吾負乘之必寇敬循崖而飭躬由是陽諒君子畏以自牧如彼景山猶蔽疾於林麓譬諸巨海亦資王於百谷庶辭滿而常正固懷空而靡覆若乃求中軌範流慶資源懋沼於舟玉葉茂本於深根草卷花而不死木交柔以保存梅飛英而斂笑桃絢彩而無言燕迎秋兮遵序春亡息喧皆順序而行止

得妙物之玄門道雅合於斯器故保精而養魂

唐 張 鼎

鼓器賦 以器下有足之

閱天日中則昃景斯則知月宅宇缺而忌滿神道福謙而害盈聖人察兩昭之度觀萬物之情知移遷者危於不止擬貪取者敗於終成是制庶右與人作程開其可誡之途加以忘憂之名然而不滅能正能平考低昂而不失用之必行制度量而並設與均知而齊名揄材至精多士無墜以權衡擬升降以中正爲準奉當平施而不差仰衡誠之義重

唐 許敬宗

擇吉辰賦 以題爲韻

臣聞人靈貴損天道忌盈朱火終而炎景謝金波滿而玄陰生察遷來於四序揆迭運於三精淺智昧於成象通識詳於未萌務循虛而守約處崇高而慎傾爰製宿戒聿遵令典

危易芸居位蔑丹楹之峻宇偶清廟之異器體虛舟之滄空鑒樸滿之迭亂彼游辭之益棄咸見亡於芳餌此貪夫之死權誠要駕於名利唯達人兮服道執溫恭兮靜志居泰山以思危騁高衢而不蹶在大明之亡覽循岳流以厲聰履克讓之貞吉尚眷正以希蒙翔羣材之小器忘氓溢而斟沖吾負乘之必寇敬循崖而飭躬由是陽諒君子畏以自牧如彼景山猶蔽疾於林麓譬諸巨海亦資王於百谷庶辭滿而常正固懷空而靡覆若乃求中軌範流慶資源懋沼於舟玉葉茂本於深根草卷花而不死木交柔以保存梅飛英而斂笑桃絢彩而無言燕迎秋兮遵序春亡息喧皆順序而行止

賢達以搞謙為情於是盤盂設誡几杖必紀金人貽誨於周書撲滿流規於漢史順之者福逆之者禍乃垂訓於小人厥象於君子豈苦方圓有度規矩合儀不虛不流能安能危考衆器之論最實莫先於宥卮今時異不與月并嘗高談虛論世間沖搗知盈輒而必覆故止足而何出崇上聖之設法處中庸而在兹使廉把以若貪殘改質金張可望形而謝寵許史可覬容而謝秩政廣感此而挂冠范蠡勗兹而自遠覽斯器之為美何餘物之能匹原夫出自聖者之心成乎匠人之手匪雕匪刻可大可久鄙巨敦之難盈恥卮滿而虛受寧取類於瓦杯以供寢弊不願同於金爵惟資榮紵故

又何愈輕塵翰墨豈不假於先容實有愧於覩國

雜器賦

唐 張玄覽

天陽乍中而影斜蒼兕望而新飴諒天道之常理豈人情之能消何此器之知盈任其空虛之妄其質也柔敬無假丹青之飾平而則正欹而新傾不耳不滿無窮無極夫盛衰共貫倚伏多途或始吉而終否或前榮而後枯覽興廢接蓬遠見亡吳不知戒其盈溢空有歎於姑蘇是知高而不危則治操而有求則競見握髮以存誡應實本而致命老氏貴其善

建大易崇其損庶庶幾懲忿以窒慾爾其冥豫不止悔足無咎老子之論最實莫先於宥卮孔甲錫盤而自鏡於周書撲滿流規於漢史順之者福逆之者禍乃垂訓於小人厥象於君子豈苦方圓有度規矩合儀不虛不流能安能危考衆器之論最實莫先於宥卮今時異不與月并嘗高談虛論世間沖搗知盈輒而必覆故止足而何出崇上聖之設法處中庸而在兹使廉把以若貪殘改質金張可望形而謝寵許史可覬容而謝秩政廣感此而挂冠范蠡勗兹而自遠覽斯器之為美何餘物之能匹原夫出自聖者之心成乎匠人之手匪雕匪刻可大可久鄙巨敦之難盈恥卮滿而虛受寧取類於瓦杯以供寢弊不願同於金爵惟資榮紵故

一化於陶鈞歷千載而不朽由是魯君之廟置諸戶庭左鄰東序右界西扃惟仲尼之多聖嘗弟子而為銘僕又何愈輕塵翰墨豈不假於先容實有愧於覩國

雜器賦

唐 張玄覽

天陽乍中而影斜蒼兕望而新飴諒天道之常理豈人情之能消何此器之知盈任其空虛之妄其質也柔敬無假丹青之飾平而則正欹而新傾不耳不滿無窮無極夫盛衰共貫倚伏多途或始吉而終否或前榮而後枯覽興廢接蓬遠見亡吳不知戒其盈溢空有歎於姑蘇是知高而不危則治操而有求則競見握髮以存誡應實本而致命老氏貴其善

建大易崇其損庶庶幾懲忿以窒慾爾其冥豫不止悔足無咎老子之論最實莫先於宥卮孔甲錫盤而自鏡於周書撲滿流規於漢史順之者福逆之者禍乃垂訓於小人厥象於君子豈苦方圓有度規矩合儀不虛不流能安能危考衆器之論最實莫先於宥卮今時異不與月并嘗高談虛論世間沖搗知盈輒而必覆故止足而何出崇上聖之設法處中庸而在兹使廉把以若貪殘改質金張可望形而謝寵許史可覬容而謝秩政廣感此而挂冠范蠡勗兹而自遠覽斯器之為美何餘物之能匹原夫出自聖者之心成乎匠人之手匪雕匪刻可大可久鄙巨敦之難盈恥卮滿而虛受寧取類於瓦杯以供寢弊不願同於金爵惟資榮紵故

一化於陶鈞歷千載而不朽由是魯君之廟置諸戶庭左鄰東序右界西扃惟仲尼之多聖嘗弟子而為銘僕又何愈輕塵翰墨豈不假於先容實有愧於覩國

雜器賦

唐 張玄覽

天陽乍中而影斜蒼兕望而新飴諒天道之常理豈人情之能消何此器之知盈任其空虛之妄其質也柔敬無假丹青之飾平而則正欹而新傾不耳不滿無窮無極夫盛衰共貫倚伏多途或始吉而終否或前榮而後枯覽興廢接蓬遠見亡吳不知戒其盈溢空有歎於姑蘇是知高而不危則治操而有求則競見握髮以存誡應實本而致命老氏貴其善

不遂息屢黜而何咎知任重之必及悟物盈之難久雖祚道之無形常撝之為賢相于失之為放臣觀遘物之猶在懷奮於而悲幸欲克已以復禮永報德於仁人

唐 梁元榮

撲滿賦

夫惟哲人罔有歎德凡枝攸誡謹盈見勤容過於鏡則照窮任重於才則道塞多藏必害常謹不忒茲撲滿之陶形假埏埴以為室其中混沌竅閉兮沉以默其外空蒙忽谷于炯而青藏鎔符於神論固量同於道扃謙以自守虛而能受奚初積而終散竟出無而入有乍若乎巨蚌之全滿而則剖不思乎充龍之悔盈莫能久故君

子永鑒是式允執厥中滿不可以不慕物不可以屬空雖菱實含真立制之端自表而華盈忌覆致用之數在公何益器之微賤蓋守而忘通苟利物而害已亦詩

室慾祖之有餘積之不足明達鑒之退止訓勞讓之執謙之福是積以撲滿而不已則盈而不已則危誠古

唐 韋肇

撲滿賦

夫以天覆高兮地載卑道幽玄兮不可窺日始中而還見月將盈而復虧滿而不已則盈而不已則危誠古聖之深式作來者之明規示于以倚伏教于以謙撝雖蒙昧而不敏請將心而事斯於遠求類物近方論已默

賢不患於貧窶長倩投贈窮厲於凡規苟欲全身而避
害固可翹勤而鑒斯

金石賦 唐 孫文玉

聖人患人情多而物象不一爰指南極之要因明金投
之質蓋以人心堅不有常兒則制動而無匹當金與
於大冶曾固攻鑄之功及入用於生民亦安貞之吉
原易道之所於得器度之攸宜任重而終勝者非剛莫
能致其定利轉而不息者非一無以止其隨所以適其
所適斯焉取斯在如輪如軒之時自能動挺處無親無
軋之地物莫得推美其叶範選而見辭取鍛鍊而興制
雖成形於素畚不假飾於席端常無銷鑠堪可以明確

不取法於六韜不徵令於九牧日在分於以定邦鄰萬
軒后於往國輕重王於後乘乃作和由衷為德乃
德使其守不寢保於足明日月之時惟王所
庶幾其下姑無以惡鉏復生於其道故負之而踽踽

唐 趙良器

夫君子以為人下者以其實佐鼎所以為天下貴者
以其神器君位鼎以於長鼎象國貴物造人不王統御於雷首之下合
大匠籍富宰吳國貴物造人不王統御於雷首之下合
治於靈山之陽降登以安乾坤於
是乎日月於是乎照彰六位而成功而
效行煥以龍文錯則之象用建皇極永厚基

黃蓋聖人所以享帝養賢意但爲社重以安國利以出
否納之不以其道則君失二人聽之不以其聰則雄鳴
於耳是以囊括包衆懷柔萬神若苟水火於六爻之象鍛
山川於九牧之金於是德日宣之異見萬國之心然莫
其影射金冒之玉徒論其小大觀者安識其
深淺故道歸天命無時楚子之言德自休明實賴王孫
之辨爾其法則柔之節順行藏之志乃有道則見生於
汾水之陰無道則隱沒於彭城之地可以斥棄愚可以
槃魁魅應時而動吉無不利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
謂明何明聖之至神契陰陽之至精德表先知火不然
而自沸量合光大水不汲而自盈既去故以元吉終取
新而利貞則知執度以待物正乎位體柔而進已者
宜乎享故能應皇家之至德垂不朽之鴻名

元 楊維楨

正考父鼎銘說

客有孔林于問於鐵崖先生曰人知三代尊鼎完於郊
郢以世而亦吾聖祖仲尼氏之有世鼎子先生曰
未也客曰自夏氏之明德也鑄金九鼎以象九州協
於上下以承天休榮有昏德鼎遷於周欽知吾聖人之後也而有乳丘雖祚歲於宋而祖
廟有鼎實重於遷洛而見非於義士之流者也當弗父
何之嗣國也曰既嫡而且賢輒千乘於一介竿校之弟
而勞傳及我正考父又佐戴與武宣位極人臣讓德益

虔廟有重器金耳玉鉉於是云飾實共儉以
念力供祿食之過管既僂倭而益儆走循牆而若蹊銘
斯文以不墜實貽謀於萬年有明德者必遠將叔紹之
知言吾猶惜魯人之善知而不善用使必遠之效僅見
於夾谷之歸田他日鼎大鼐之銘廟又從以寄忠憤於
魯軌之編豈非天乎先生歆然口傷哉辭能知孔鼎者
知其一而猶未知其二也余聞鼎之於易也其時義大
矣哉革既變而法立志有在也革既變而無制亂之待
也考父氏之知革也故制器立法以成乎志也館富於
是書若不足以紀余口而遠明德於後者實兄以暢上
帝也藏於宋而奉啻若不足以容一時而師於魯以

準天下百貨足以萬萬代也是其鼎也大其大而與天
同其無重其重而與地同其安也故九鼎乎百王者可
新而可如也楚子旅之所不能對也詩其名於周漢者不得以入其佐託萬于祭於山
甫亦不得以載其說也茲孔氏之世鼎若是而又何必
仲尼之當世也宋乃憙而起爲之頌曰周容績殷丼我
東土禮物既修文獻攸聚聖人七祖曰正考父傷禮之
衰遠適商武商頌既作刑詩特取惟茲有銘重鼎大呂
一命再命曰僂曰傴以餬余口亦莫余侮作冀何人覆
餗公所染指朶頤甘路錢斧繕祖之孫有達在下萬帝
王師光器於祖子小子荼學禮於烈載晞奚斯式頌於

銅博山香鑪賦　蕭統

稟至精之純質產靈嶽之幽深經倕倕之妙巧心有萬端而象鄧林之竿旰方良之巧而備衆質諒茲物之為貴固舒於東嶽匿丹曦於西崦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熒松柏之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森姬合歡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揚超公聞之見錫舅文若之留香信名嘉而品美永服玩於華堂

博山香鑪賦　陳傅宰

器象南山香傳西國丁緩巧鎔兼資匠刻鏤火埋朱蘭煙毀黑結構危峰橫羅莊樹寒夜含媛清宵吐霧制作巧妙獨稱珍淑氣氳長似春隨風本勝千釀酒散馥還如一頓人

香鑪賦　陳樵

廣宵宴於上春芳月紛其押坐錦筵舒歡引連吹飛觴微醉能留客聽飲紫覺絳蛹蚴螽英茂紛披連溫房之屈膝卷華幄之參差空翠忽其滿堂今集衆芳之菲菲若蘅蕪為芬泥狩故實又若龍腦在燔

丹螺獻甲漢壁捐椒楚房委掇奪藉蘭之茱萸暨酎花之病葉博山倚席蓋笛生寒華之幽深經倕倕之妙巧心有萬端而象鄧林之竿旰方良之巧而備衆質諒茲物之為貴固舒於東嶽匿丹曦於西崦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熒松柏之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森姬合歡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揚超公聞之見錫舅文若之留香信名嘉而品美永服玩於華堂

博山香鑪賦　陳傅宰

器象南山香傳西國丁緩巧鎔兼資匠刻鏤火埋朱蘭煙毀黑結構危峰橫羅莊樹寒夜含媛清宵吐霧制作巧妙獨稱珍淑氣氳長似春隨風本勝千釀酒散馥還如一頓人

香鑪賦　陳樵

廣宵宴於上春芳月紛其押坐錦筵舒歡引連吹飛觴微醉能留客聽飲紫覺絳蛹蚴螽英茂紛披連溫房之屈膝卷華幄之參差空翠忽其滿堂今集衆芳之菲菲若蘅蕪為芬泥狩故實又若龍腦在燔之病葉博山倚席蓋笛生寒華之幽深經倕倕之妙巧心有萬端而象鄧林之竿旰方良之巧而備衆質諒茲物之為貴固舒於東嶽匿丹曦於西崦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熒松柏之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森姬合歡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揚超公聞之見錫舅文若之留香信名嘉而品美永服玩於華堂

博山香鑪賦　陳傅宰

器象南山香傳西國丁緩巧鎔兼資匠刻鏤火埋朱蘭煙毀黑結構危峰橫羅莊樹寒夜含媛清宵吐霧制作巧妙獨稱珍淑氣氳長似春隨風本勝千釀酒散馥還如一頓人

香鑪賦　陳樵

廣宵宴於上春芳月紛其押坐錦筵舒歡引連吹飛觴微醉能留客聽飲紫覺絳蛹蚴螽英茂紛披連溫房之屈膝卷華幄之參差空翠忽其滿堂今集衆芳之菲菲若蘅蕪為芬泥狩故實又若龍腦在燔

丹螺獻甲漢壁捐椒楚房委掇奪藉蘭之茱萸暨酎花

壽于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懃于方面壁以紙而豈求歸
田而自耘幸置北於凡席未虫芳於悅盼無一往之發
烈有無窮之氣蓋非屑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參
人之芹也

和子瞻沉香山子并引　宋　蘇　軾

仲春中休于出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香
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辰閱歲六十天鑒六實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
然靜一六為之媒聰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
所眩憂患所迫少壯一往盡孤髮脫失足隕墜南海之
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色聲橫奪
入猛毅在茲懼戚則君之厥誰笑之忘諫則臣之節始而

香味並集我初不受肝爾誰貽收視內觀燕坐於日維
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拔蟄蛰
蝕膚革潤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峰秀出蕞穴如石斯
重如鐵斯澤焚之一炷香蓋通國王公所嘗不顧金帛
我方寂然日觀鼻觀不求養蘭蓀蕙素掃迎人髡裸章
甫吳越東坡謫居海南鼻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
在定雷鼓皆喪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眞雖二本實同
出得眞而喜操妄而懆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眞
非二非一無明所塵則眞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
天來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塵
實腹弱志而已何塵於官供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

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坡俱游道行

泊歌櫂歌　宋　蘇　軾

酒以養德則盛於梓樽之間歌以侑觴則發於口齒之
朝初正元吉雲彩慶慶寒泉之貞待我以之義新正及水之
清泉貞佳之義新正及水之言自必是以白歌
在可將暮雨招仙客夫髮扁舟晴欲覓乎琴吼信
履尾而不喫蛇編簡而何有俾天嘉話允藏時容有光
樽則雲飛而山峙獸乃白質而黑章物盛其容若睨睨
而視君能納諫遂号諤而昌嘉言孔用舉夫獸所以
展其威儀匪空留于野動歌之為喻
人猛毅在茲懼戚則君之厥誰笑之忘諫則臣之節始而

的之伊何淮器所棄禮殊百拜味珍千品皇恩既錫且
尚夫堪堪霜蹄君徒不回穿比夫厭厭夜飲彼美孺然
泰階之前與謀政而不設比樸滿而能全斯朝箴闕用
以旌賢將同翻翔之道幸注焉而酌焉

公得霜臥　唐　孟康朝

夫有卜童之不暇以清夜之方久垂玉潤之未窮賴全
行合高霜入室今夜何長樽合霜而禮澈霜覆證而
公先長兄勤乎王性亦何傷乎酒香夫如是尊既可賞
霜亦可觀味兼蘭桂影奪綃紈發彩於銀燭散餘光
於玉盤況東堂清敞北斗門平在公載宴慶寢相歡心
飲水乎猶熱酒飛雷兮豈冀新蓋為上台之式百辟少

宰之設九流明命充選俾士全謀五權立而羣才入鏡
三人行而一人同舟並錯薪於翹楚異攀桂之海留每
實榮乎夜隙故樽列而霜浮於時星歲遒盡地有寒泣
引颸風鳥徘徊玉兔杵上霧起鑪前香霞對樽影而霜
舍況霜妾而矜傳非兒號其能采乎自舉會心紫矩凝
然施素於晃對簟爲名比玉同貞結而能白冲而不盈
光露寢之舊席刻神鐘之遠聲豈獨坐中藏器盾上含
情著哉

明 謝肇淛

瘦梧賦

夫人之取材購奇去陳故物以異而蒙實質或匡病而
見珍一丽其五嶺之上荒谷之潛震靈延纏霓泣雨愁雲連
蜷鬱慶礧研輪因槐傷摧摧摵化羽人自甘溝中之斷
永充宸下之薪幸託際於匠石雖寸材其弟遭發取爰
度載斲載規磨光刮垢羅角蒼蝕秀體蟠屈縛紲陸離
奇峰跗突迴文委蛇既因小而成鏊落亦就巨而爲鵜
兕用登俎豆作伍尊彝君子飲之介福是紆彼樓里之
任智空負囊而蒙識乃元氒之制勝亦聰敖而見嗤曷
若局蹙於蓬蓽之側伴詞人之清藉

漢 鄒陽

几賦

高梧之雲蟠污煩寬旁生附枝玉命公翰之徒荷斧斤
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經頂俊之以歸眇者督直聲
者磨礱齊貢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斲已離奇髣髴似龍

蟠馬迴風去鶚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晉 張翰

杖賦

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貴中神性之極妙豈給口
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
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眉壽妙匠鑒乎林阿顧盼乎
晞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躊躇
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則於一尋假飾存乎首尾瑩牙爲
其篇額朗金爲其臂距

元 楊維楨

杖賦有序

余今年初度喻強年之二已有手眼昏倦而願息之心故
吏四明魏敬得銕雷杖以壽余因感而賦酒餘且命鞫
歌之以自强

伊珍木之託根今乃在倉崖之山孕祝融之火德子食
炎海之瘴欠得大椿之春秋今曾不計年之幾千絮其
長丁協八尺之度圍其大今行行寸之圜爰有至人剖
其自然不斲不削蔡全其天髑頭角子爭起鑿指甲子
全宣爭青蔡之吐氛陷邛竹之中乾臨葛陂而未化配
九節以不利空而德之若雷公斲柚青蛇之連蜕故假其威可以折
而即之若乘仙縮劒柚青蛇之連蜕故假其威可以折
衝乎外侮論其壽可以竊比乎幻仙首太師之謝疾賜
靈壽以優賢足元老之衰岑炎延年之寵頒自非高年
與碩德尊更老之衣冠若孟聲之虎士曾何足以上頒

茲珍木之自重不與鳩玉以同班苟所杖之非人固不
如隨策於魯連顧斯杖之納交道先生之解官當先生
今年之初度去杖物之期尚十有九年胡爾杖之介壽
相世步之多艱先生方登進耳猶息夜貢剪而挽前都
丈人之荷蓧招太一而吹煙或梯之以奔月或跨之以
入淵或探虬於西崑之池或摘菌於太華之巔凌
萬里於一息蔽曾翠於九關排閶闔以自許誓持危而
扶顛託六尺以不負心寸鐵以同堅益鐵靈之爲杖微
斯人其孰尊既託先生之金石長與君子周旋重爲歌
曰杖兮杖兮生也勁且良又靈且壽子神隱顯之
不常山中之人子壽而康今何日今杖以自強與爾杖

子相羊兒工莊射子莊尼遊依與同杖今靈長空明齋
道子南郭齋先與爾杖子說安且寘勿見水踏躍去
變爲干將

竹杖賦

唐 庾信

相宣武平荊州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箔門下宣武曰
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今引道乃曰嗟子老
矣鶴髮鉅皮蓮歷盛迫是江漢先生行況杖雖有
聞於十室寧參於千里寡人有仙公靈書飲角杖枝
門太公兵術未蓋養於岳之南市之海龍
於南陵先生歌以言曰中國
明於禮義陳於知人

書橫几玉塵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爾其摘芳林泊
行樂軒除間尊罍之垂帨隨上下之遊紆夫寄根江南
森森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野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
爲君座右之銘而得與綺紳瑤珮出芳房與蕙庭

烏木杖賦 有序

元 姚 燧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顙嘗析一杖遺
余詩爲貽報之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
思不償賦致邪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
生朝使大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綿者豈
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濕其水以滅之則物將
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睇面不渥赭而深黑示火色之
素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足感
乎哉史鰌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飽報矛應
於猛士配几履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甲而鏗響
思卷鐵而含蕾陋都俟之爲匠必求同於所異繞黑蛇
之髯髣喻物之變化不可與今伯足以乘雲霞而騰往
也

王冕杖賦

元 袁 桷

有璞於山紱給氤氳瑶光之精爲靈爲文謹擯以藏不
泄孔温客蜜中氛夷靜合坤淵淵其容深深其神爰有
雲夫合章揚芬飾端以儀往來無根發義寄宮有槃者
而天吉者歟任重而不希其大者歟視下而無危嬉戲
如兒蓄時而行行民以防和心自底夫康莊其形不
質於其中哉且水之赤黑不一其色者維童子猶能
知之至語其相賊也用有戴曰之老所未思維男子
之婦王實雄黃而赤雌始苦悍而雄終爲夫之所移
今其色之幽幽迺昔赤之由基走伯資於遠蠻只煬竄
而可服彼炎炮而列者歟也其煙凝爲煤必黔而緇因
以曉夫巧繪之棄船柔木製其飢久漫漫而爲黔又以
信道書坎盛之侵雜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歟
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濕其水以滅之則物將
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睇面不渥赭而深黑示火色之
素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足感
乎哉史鰌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飽報矛應
思卷鐵而含蕾陋都俟之爲匠必求同於所異繞黑蛇
之髯髣喻物之變化不可與今伯足以乘雲霞而騰往
也

王冕杖賦

元 袁 桷

有璞於山紱給氤氳瑶光之精爲靈爲文謹擯以藏不
泄孔温客蜜中氛夷靜合坤淵淵其容深深其神爰有
雲夫合章揚芬飾端以儀往來無根發義寄宮有槃者
而天吉者歟任重而不希其大者歟視下而無危嬉戲
如兒蓄時而行行民以防和心自底夫康莊其形不

孫其智若圓化而神之易知其遷以相以持是謂封頤

御定歷代賦彙卷第八十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陳元龍奉

旨編纂

器用

寶刀賦　有序　　曹　植

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其餘二枚家王自佽之賦曰

有皇漢之明后思所先而玄通采文義以揚武備以樂凶乃鐵火炎鑪鍊鐵鍛英烏獲奮椎歐治是營扇景風以激氣煎光鎰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一乃感夢而

通靈然後磨以五方之石整以中黃之壤規員景以定環矩神思而造像垂華紛之葳蕤翠采之晃曜解革水斷龍鱗輕擊浮截刀不沾污西楚之太阿寶人之俊御永天祿而是荷

天子劒賦　以上一物之名各立一解

唐　李若元

物之利者莫乎人之尊者稱乎天圖一人之所執謀四海之攸先必當耀武德靜氛煙舉之無上揮之莫前獨立而光建日月橫行而氣麾山川詣詳其功夫莫之盛惟大至寶克符元聖東序之大不足淬其鋒北斗之高乍芳遐其柄信玄功之不宰曷忘德之能競足令六合靜三光正佩服而寧中小鹿指薄而天下大定夫然

則鄱陽治掩平津賤鎮鈍銳兼純鈞欲勇不過於匹士我
威方御於兆人偶聖斯呈天地感通之謂道隆昏是去
陰陽不測之謂神豈比高祖提之而起沛始皇按之而
王秦爲斯劒之等倫哉原其始也吹氣如蘭元精爲鏌
而九土開闢鼓橐而八風克生應以六律制以五行帶
之以恒山渤海鋒之以燕紿石城故能所向無敵莫之
與京既而歲三度亦以正三統劃宇宙以玄通率乾坤
薊剌用彼蓮花發色玉貝騰文揮大野之中疾如雷電
倚長天之外上決浮雲爭能擊刺較勢繽紛所謂一夫
之勇非爲四海之君如是則犀不足割鐘不足剸緊以
聖功配茲神物我皇應昌期炎盛時不耀兵鋒鼓道德
以爲固不先武力抗仁義以爲師人神協贊遐邇清夷
真所謂天子之劒也敢纘莊生而賦之

劒賦

唐 達奚珣

代有劒兮物之至珍精鍔百鍊處匣千春含光匿耀守
靜全真溫切王之委威稽往歲呈斬蛇之銳幸在今辰
王出入兮素蜺風飄久委苛提拔而非遇期磨礱而在
重重出匣兮煜煜星流水之是投雰銓煜煜燄碧天之可倚
就云之日赤日龍泉借衛身而用光韜壽將行佩而永
保茨年倚而察乃白光略地仰而觀則紫氣射天若乃
取舍從人沉淪委質理厚地之聲有年望司空之來何
包震先記之以喻也周定王之勢不失大哉寶劒之神用等
日擊兕之名已彰決嫌之斬一拔以擊

天地而齊畢

古劒賦

元 虞 集

吳季子匏古所服兮先時利行後代重于虛世千百神
物來兮莓英上浮久乃識于哉載庚庚玉理瓦兮百化
先泯動正黑于匡視幻日臨兮人免芽楚人司金石水渺
之以恒山渤海鋒之以燕紿石城故能所向無敵莫之
兮終古不磨奇雄特兮匆匆試靈具成兮鬼目睒睒
頭鬐鬐兮鱗擬窺之自造愚于電起歷女不女貿于神
宮無人帝湛默兮季冠如山采衣翼兮長身好修又正
直兮稱是容儀有加節兮魚室珠琫雜文織兮虞於帝
修阿降陟兮提奇中遵投神試兮旋陽制陰物不忒兮
碎劒百非五兵息兮太宰不嘗完以爲德兮變窮於傳

填無極兮

歐冶子鑄劒賦

唐 閻 名

先王之御天下也與物爲公知文不足以治理故貴武
以爲雄弧矢之利以征不服劒戟之用以威遠戎傑揚
山而入貢故幸土而面風觀夫歐冶實曰良工鑄龍泉
之劒象斯漢之祠於是制良模啓洪鑪炎炭赫以震熱
大冶既而山谷其治作也煙氣成陣雲聲若雷三光動
色六氣久成歐公擊節觀勢初成玉匣新發
利可吹毛先能發冢北劒之倚莫法年倚而察乃白光
至法也比子斬牛之刀色謂良庖倒載之干虎皮以
包震先記之以喻也周定王之勢不失大哉寶劒之神用等
日擊兕之名已彰決嫌之斬一拔以擊

秦柱漢高三尺以定天下士庶得以安身王侯得以闢土是知劒也藉以防虞豈比樂云不在鐘鼓而切玉期用劉犀是逆害關靜亂善況動龍伏眼是宜則聖哲攸重棄捐不可故牛斗是衝故非神而見於下客季札一返空挂於長木汗夫欲兼和人斯恐猛士撫戈謀臣實勇是滅是滅再捋四夷懾之以寧居一人得之以垂拱是劒也古今之重是劒也荷君之寵

三二秦客相劒賦以夫子玉法說城注地為開　唐　闕　名

有懷其寶而未別候以其時而自絕始藏用而有疑終困人而一決蓋時有遇否非事有工拙願一二於擊轅之歌左右以相劒之說於越之君以五劒聞方借神以

開匣非有意於決雲旦切白王其猶況斷截蛟龍忽若無迹夫以中庸之近者亞說天下之良劒有客來越其至自秦心以通於物理鑒者遵於人倫昔也聞風而慌今為觀玉之實以天成之見明月器之因天氣得中而不易金鐵調六炁之刀雲合來鎔而無逆巽乎秋水之欲波渙乎春水之將霜陽歊陰漫霜鍔雪眷好勇者不能樂其祈衛善說者不能離其堅白滿谷之馬未可喬乎此價城之金安得賣乎此客況非景宇四流景莫原本明歐治之術焉優此名器因而有作明至貴不得無妄劒非人而何識人非劒而何相雖鈆鈦於良工皆寄寰於哲匠劒之能實以招茅士之用可以劒明拙識者原本明千幸復藏器者

以其衆征願以小人之道而進期君子之鑒惟清重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求劒如之何匪相不得純鈞之器參客所識非常人之亟域

金躍水勢鈒賦以大彩雄赫奕之雄光始　唐　白行簡

合有利用留而立則沉潛時委形於役鋒鋩於是則沉潛時委形於役鋒鋩踴躍求效用於鋒鋩於是挺奇姿奪良冶歎凡目之莫辨慴名工之或舍既翕赩紫光而修射期遊刃以割犀之在鎔尚淵淪之未窮逝紫光而修射期遊刃以割犀烘赤氣而上衝劒成形於斬馬徒觀其肩巨壑鎩利金啓敬射勢浮沉鬼氏傾耳以聽意欲治捩目以窺臨既而赫矣不常翳然有行紅霞聚於蕾於穹谷滄波跳出於

滇海風雷於是借威日月以占其光芒之揚彩白蛟美玉豈讓圓融若鍛而不堅之刀雲合來鎔如星切玉之妥劒夫騰躍在中發揚於外名若形鎔奪目我則保其堅貞君若應用衛身我則期於走大鎩為金而不離效其祥而自殊幸託託於鎩氣若效質於規模彼號巨闕出昆吾龍淵氣文鏡以稱真昔有指晉鄭孰可使其今無唯乎光彩陸離華彰灼疑狂電之乍發狀長星之不落異十日之俱流殊泉口之相鎩精靈有感不憚豐城之沉神光無方願繼延平之躍哂備物之鈞戟恥分形於

錢鑄客有仰祥金以立誠庶堅貞之有託

斬蛟奪寶劒賦 以收劒斬蛟爲韻

唐 獨孤授

昔欽飛子言越川潛佩寶劒今安流白持進孤擢以將半乃雙蛟而見追曳紐指環欲奪晶焚之氣呼風吸浪先呈夭矯之姿初其劒將移軒帆未濟嗟履險以多變歎韜鋒而自衛俄而積水怒陰雲蔽彼擊空搜霧之狀當一明一晦之際其來也皇白刃旗短袂不足以當其勢朱鬐赤鬣夾巨艦以風馳火尾金鱗拿雄銳而電逝乃言曰彼亦吳逃徒爲汝勞衛跡鵲以天暝感嵯峨而浪高徒觀夫鼎爾騰沸雷然怒號雖欲敷其口牙其刀抗爾以干舷踣若質流若膏爾能傷子之一毛既激於劒而不利於水互出沒以神鬥向崩騰而陣起舟傍奪魄求形於仿佛之咲岸側甘心挂骨於如霜之蟲及其沸鼎研匈風號雷驚驟昔如玄雲阻色騰晻而白日氣於煙景以洋洋固於雷聲是知討於生而不計於死利於劒而不利於水互出沒以神鬥向崩騰而陣起舟傍奪魄求形於仿佛之咲岸側甘心挂骨於如霜之蟲及其沸鼎研匈風號雷驚驟昔如玄雲阻色騰晻而白日鉦精須臾勇氣勵神無生掉首摧爪奮喉裂纓方須同於重蝨已支離於後蟲於是海蕩山霞川停浪肅莫不驗其類奔其茨玄黃之血陸重采之形蝕餘威而盛箔卒使劒返人安隣窮血死極甫煙雲澄江景開遙遠然鷁首光轉錯落丽龍泉影寒水彩猶鮮激金鎔之昭曜星文尚温歸寶匣以閑千嗟乎冥心者其勝如此恃力者其形若彼徒欲徵怪異壯奇詭至今人

語其風見英姿之卓爾

斬蛇劒賦 以仗劒斬蛇爲韻

唐 徐寅

磨霜礪雪于煌煌錯落伊逖鹿之英聖有斬蛇之鋒鈐蓋以麾正乾坤劃分善惡楚國之姦雄徒爾烹若窮鱗常山六首尾胡爲斷如朽索斯劒也上應君臨舒陽慘陰有其道則威若身今靈若心無其道則鈐其刃于木起有大蛇以橫路磁潛龍之舉趾於是止軟天意下量地紀視鋩鋒而何斯遣斯擊怪物而宛其死矣然後推飛爭尋是何靈貺之異天啓之始而乃振戎衣授秋水匣辭乎豐沛之邑腰入乎崤函之里日月方暝雲雷未七雄削多品一言作仗之前路蛇而戮封豕蓋將提之令諸侯而禪天子得非秦毒之奮斐作長蛇漢德之儉化爲神劒奮以儉陷蛇以劒斬道在晦而須顯事有增而必滅果聞哭白帝之亡符赤帝之昌雒行大義亦假雄鋩莫不應文龍策玉鏤金裝世亂將用時清則藏十二年今如故亡十一陣于推而剛空山春象之鮮豈銑蓮錯大澤衍珠之孔不污星光然後歷與之徵得喪冀之滅于魏之受禪之衰今晉之伏晉久起于禹承豈混煙煤之狀

斬蛇劒賦

元 楊維楨

昆吾之鋼赤堇之英火烏之色基雖之芒茲非赤帝子

之劒而開卯金氏之王者乎當殷高宗有事鬼方實有
神劒佩太上皇佩之以遊豐城之岡瞻茲神室晉示鬼
工倘其合媧皇聚祝融走風伯檄雷公星充枉矢電擊
妖虹騷騷煜煜煜煜氛氳融融是而幻佩而漢家之劒於是乎擅其雄爾乃粤砥敛白
鶴膏堂形夷蛻蜕於敖水出天矯於九重紫鉄慘澹若
煙生於火樹金環錯鍔疑血頷於驪龍掩夜光於龍泉
太阿追飛形於畫影騰空剌蛟螭於永嘉戮岡象於江
中誇俠槩於趙客試妙技於表翁登盟壇以結信賜尸
革以害忠泥切藍田之玉由關南山之斜曾何足以盡
其用而辱其銛也哉故是器也天有所必授神有所不
爭襟以百寶之櫝斂七星之鋩清神自利孚尸旁升
紫氣貫斗夜晝能明寒芒正天之唱台期真主以通靈荀
大材之一失寧戚於豐城彼白蛇之當道同已帶夫
鮑腥夫何督亢之七不能別而博浪之椎不能擊必斯
劒之一投驚鬼母之冥叱咤風雲霹靂當還洗頳塵
於九宇閉塞霧於三精四百年之基由是而昏三尺
之業於是乎成宜陳之西序與赤刀而同位藏之武庫
與黃鉞以同名填宗社之守器作重代之同榮嗚呼白
蛇兵白馬刑漢佐興漢賊成惑忠臣之疾視豈志士之
結纓誅胜前之昵昵踐殺閒之兢兢斬千里之青草落
中原之黃星悼是劒之不可詰也徒忠憤之填膺自靈
全之庶虛歸晉人之武庫訪逆閉之忘詐與等敵以同
附宜煙斂之扇天累聖人之遺履余猶喜是劒之尚靈
日徵屋而去也賦已於是復始之以辭曰寶劒歸來乎
毋上天扶正直照遠實劒歸來乎毋四方訣忠佞忠良大一統劒八
威共穹劒歸來乎毋四方訣忠佞忠良大一統劒八
荒于千萬年奉我王

漁父辭劒賦 以漁人之言取
其辭劒也

宋 言

彼于胥兮亡命江湖賴漁父于俾棹在蘆橫流而濟
矣因解劒以酬之厚意殷勤何惜千金之器高情特達
竟陳三讓之辭稽其去國無途送津獨立前臨積水之
阻後有追兵之急躊躇而鬢髮相哀願盼而漁舟可入
愛心晝展憑軾太以何慶度曰鉅海挂輕帆而已及縣
是物我言洪救陵雲於公險豎以知我顧提攜而照興
救三尺之炎炎波間雪落揣七星之凜凜掌上風生畏
乃免國與言指訖語志本無洁然以排難距可惶惶而
徇利色仁報恩誠之公子之心害義傷廉且異老夫之
意見平走令方急飢刑具陳盡索奔亡之黨先誅隱匿
之人若以酹祿為念恭榮是親則棧雨船而赴國持爾
劒以防身整櫂西歸自愛執珪之位豈論功北面拿亡切
王之珍蒹由惻隱為心親危是濟方圖散髮之樂豈假
吹毛之銛情高而俗處雖曼語罷而鳴榔忽逝連環吐
月空臨玉匣之間葉乘風漸入寒煙之際豈不以識

達精微言窮是非棄霜刃以長往幸雲壑而不歸寂寥
巖煙沉東流之渺渺清猿浦樹合落日以依依異乎義
立一朝名超萬古決雲之異默徒遐欵日之深誠不取
則知美范蠡而述魯連信哲人之可伍

延陵季子挂劒賦 唐 王 起

修修龍劒挂于桂劒於乎流光徐君之所欲明季子之
不欺予取予求皆藏心而可測一生一死終棄寶而如
遺蓋烈士孤標之節而神明幽感之時當其昔結歡娛
從容不阻孤鋒乍拔密坐之所彼春春於目擊此默默
而心苛諒他日而來思非伊人而誰與及夫歷聘上國
言旋東吳訪舊友遵墓已塗亦當開寶匣獻琉璃何問水

今不待弔荒埏竽已矣白是故龍泉而慷慨望馬鬣而
踟躕相去間歲之枝雲勿照無而在無今辰之切玉視之若
無且曰器可謀新室實欺暗解腰間之喜結仰樹杪而
延歌乃能白刃揮心猶算之煌煌懸拱木之森森
猜慕公深疑夜月而空懸晶瑩相銘嗣春冰之在林龍
已矣而不化之從寄事而欲尋解佩義廣脫琴感深
英聲以降於無窮固善價不顧其千金鳴呼劒之掷也無
而人之行也必長識去彼而取此非新君之祐我無窮
諾已之以庸庸不食言方之以璟璟向若蔑至壞協青
許重提攜於掌握輕成介於心靈則三尺之中空騰雲
而漫漫重泉之下將燭色於冥冥無言者道之弘不約

者信之大峻節卓以特立義風紛而繁會盛矣哉挂劒
之名將萬古而不昧

豐城寶劒賦 唐 達奚珣

劒之利者有豐城之寶鋑夫其始也赤山破雰溪涸洪
鑪洞啟金景騰輝雄發揮於人事乃兆朕於天作爾其
形狀也鈆霞電明秋水殺氣森映光輝四起歐冶失律
風胡愕視豈徒決浮雲絕地紀若斯而已矣爾其大遭
迴薄陵谷推遷東南地沒不知夫數千百年騰精動地

直上衝天斗牛之間夜雄雄然異金陵之浮王氣同寶
鼎之在汾川本知浮精粹剛決必備明而屈暗者君子
之時義窮而待達者丈夫之志事苟此數德華乎見棄
知我者寡大藏張公每讀書多慈感通不覺毛髮豈
劒起雷意於牀中逸手發掌星煌煌鋒枝可畏動
鮫甲虐鳴墨竽見文章掛白日分星煌煌鋒枝可畏動
人膽表裏分明照眼光黃金裝飾荷提攜兮耿
霜色豈虛命於洪造業成能於武力君其試將倚天外
不日為君清絕寰苟軍國之用在豈能雌伏於一代

豐城劒賦 茅 陸 游

在昔大唐觀氣者曰夕有異氣見於牛斗之墟時方伐
吳或曰吳未可平彼方得天獨張華之博識雅是說之
不然造孫能之徒壁氣益著而不寤於是雷煥附華之
說曰是實劒之精維大阿與能息

嶽變化於延平之川世皆以爲是矣千載之後有莊子者喟其永歎夫占天知人本以考驗治忽卜運祚之促延彼區區之二劒曾何與於上玄若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亡南遷方諒已兆於斯矣而雷煥之是惜方餘智而忸暗呼負重名位大吏倪仰羣材之門祇跋不可以茲墜而厥自謂優游以窮年夫九鼎不能保東周之存則二劒豈能救西晉之顛乎使華開大公進衆賢徙南風於長門投賈誼於羽淵則身名可以俱泰家國可以兩全彼三尺者尚何足捐乎嗟冀非所責于將酹卮酒與此以弔吾茂先也

斗間見劒氣賦

唐 王 起

彼王斗兮列千大清此寶劒兮埋於豐城逗天式瞻諒閑千以成象摩地斯祉遂燭倫而騰精若非五山錯秀六合含英則何以下協雷氏未占張公莫訪認龍淵之奇彩射斗牛之異狀或雄雄於尚楊之末或冉冉於斗杓之上含陵之王氣莫容山谷之宗氣在彼大可久乃聖乃神曜日月之遠鑒上石之深倫劒也氣氳連白猶與紫貝星焉昭晰應知軍與龍鱗下埋照以煌煌上和光於歷歷何寶鍔之隱在璇璣而必觀峰切玉處王匣以逾深氣則沈雲每雲路而相望臣合之則藏實閣然而章仰九霄而遊目知百煉之堪鍛作淺作明有扶於佳氣若離若

作惑衆人之意思上徹而既久欲旁求而未遂謂繞桓之電都不彌彰想干呂之雲亭自異殊祥可以直質不淪委照自歸乎有晉藏鋒若遊於亡吳對西揭之星望何勞於尹喜臨北走之塞相寧藉於風胡觀其出以時奇終而成象既蛟騰而久營亦瞳曨而再朗陋日中之青虹無煙潛通惚怳光而不耀宿以五期漠漠而論精詎滅昭昭而默識指東方未明知訂乎氣之聚也地不愛寶益見乎天將假之仰觀刊正之白俯叶怪兵之後利刃猶鬱青時幸偏宣精溢而作殺銀漢之流何色衛身未郎金章之綬其象也甚殊其明也則逾潰陸沉於江表結一彩於天衢凌夾月

之霞徘徊碧落透靄空之露隱映白榆永夕猶存其光未匿齊效珍之金景鄒如虹之玉色不因搓客之犯如遇雷公之感僅觀此以見求蛟龍泉今可得

唐 韋 肇

金劒出匣賦

劒者主生殺之氣匣者同陰見之心鳴於其中或幽閉以爲恨出乎其外信利用以則深覓徒飾以獨玉比之兼金對雄詘而不舉紱異氣而常況者哉故劒利於人匣固於劒蓋所以爲重傳神物而不褻亦所以表能將瑞光而亦驗其始也若耶之吳洞赤堇之山開良金既選歐冶爰來合純精而鑄鐵召太一與風雷厥功既勤曠歲月而方就厥狀斯見法陰陽之所裁於是工技之

脩金鏤爲匣制其裏也錯玳瑁與瓊瑰龜而燕譜秘龍鱗與龜甲故楚王之未試我合其章風胡之將鑒我耀其光發匣而視爛然非常眾啓蟄以吐月刃拔雲而降霜若金鼠始開橫秋水之漫漫如青天欲倚散陽彩之煌煌夫惟義也動而必吉夫惟神也行而無跡號龍泉而其善可珍指十牛而其光可射用時之際思顧盼而無窮出匣之時思佩服之無斁高擇而血流千里復讐虛發而氏不榮朝荀家蔽而未發維晏陰之莫昭且匣劒之在匣蓄銳而誰元劒之出匣罷利而能斷亦將於鉛鈍於鉛鈍決浮雲於天漢或提攜之未及尚埋論而可數須進用於張華如見知於

雷煥

昆吾切玉劒賦 以利刃割玉如泥爲韻

劒者金之利器王者寶之至堅韜百鍊之形理倚天而入用斷十徑之質信如泥而莫全蓋以淬礪呈彩磨礱發鮮開匣實之舸爾切遠城而爛然原其周穆西征戎王獻至刃決雲以增價鈍開蓮以逾利明星耀色固已直於千金白玉雖堅總可當於一試於是搜韞匱示精鋼謀劃割揮鋒鉅舉連環而動月掌盈尺以凝霜投刃皆虛無害然之異響應機立斷俄果若以分光映日惟明搖容轉滯乍毀方以旁達色堅而中絕仰鋒亂起初每謂如花飛應手今聞終有氣於水裂固可以鄒牛

千之氣徵昆吾鑄之俯截鷹用無改清真莫偶銷白虹以影碎耀青蛇而色秋豁暗文閃狗庭中而電轉熒熒屑落翻掌下以星流素彩交光清文耀質既衛身之可保豈化龍而血必色絕溫潤光開綠密形錯落以肩寒彩璀璨而皆溢是知器有異而神符物至精而用殊向若鍛非良治寶匠昆吾則安能克走戎之獻斷祇鼯之徒僧愚英准必提攜而可以時逢現玦圓蓂載之如無嘉乎斧礪乃之功剖溫其之潤剸犀莫比其銛鈍斬馬難齊於利刃夫如是知鍛鍊之至待切瑳與而可信

玉劒賦 以夫之利刃切玉如泥爲韻

唐 王 起

彼神劒乎出昆吾之溪既成形而若水遂切玉以如泥

玉則貞堅誠詘詰而難入劒惟鈷利將陵頹而莫齊是以從心剖判應手提攜入水蒼之文作同夫庠水破雞冠之赤且異乎割雞當其琬琰外來琳舉華離而不磷用之不匱以蘇乎密地出匣而宜利遊恢恢之刃瑕不掩瑜剖研研之形刃有餘地是知不貪其寶不愛其資苟作礪而斯合將若現而可遺異匱之毀焉斯爲過矣同斗之撞也於以碎之琛彼瓊華煥如繢切匪流血亟爲害將凝肪而必截觸可磨之玷片片冰開縱不鈍之鋒重重瓦裂應機則斷投刃皆虛可以斷珪瓚可以判瑁琚雄雄兮化龍之後琛琛兮抵鵲之餘苟在鎔之金不慙於歐冶則指環之璧何愛於相如溫潤作分陸離交燭於以慰良治之至於以定食夫之慾想鉏鋙而蘇奕六金律刃而安煌五玉是知斯劒之用也故之無下直之無前以制鐘之聲作移水碧以擊柱之勢時入山玄星文每臨夫認石虹氣若斷於晴天然則千將所營風胡所尚或剸犀稱利或截鴻所進未若周王切玉之

刃

制質無聲賦 以劒在鞘不露鋒芒爲題 唐閻名

劒挺鉛鋒列重器何百錬之堅劒向千鈞而效試制於有質若無質以通玄中乎有聲若無聲而動棄則知淬磨歲久雄稜霜利不然焉能之耗獸之形以中開使發籟之聲而靜閟想振拉以輕奮宜鏗鏘而應刃忽投剛以泯入狀體柔而理順遠使風胡延視喜見其鋒子野聾聽莫聞其爲韻爾乃理將神契跡與道俱透茲堅重忌若虛無於是觀其用而駭矣取其類而比夫當破堅之時方切玉而則異詭絕響之後狀決雲而匪殊是以知其獲揮割之效微翹翹之處勿以全石之固尚謂合胡宜其暗彰發揮靜應懷抵礙勿以金石之堅可遺異匱之毀焉斯爲過凌厲冰結於直遒之始泉默於旁通之際莫知所觸故寂兮寥兮不輕其鋒信無疑無滯於戲亦猶道之肥者往無不通藝之至者物無不合苟鋭於求用必開張而盡納載原斯器夫莫與歸當耿介以發鉞若感通而應神所以願於重而宣利千於大以求伸果然剸音而不錚爲異銛穿而無摩可珍則剸文犀矣可以擬議輕白羽曷足以等倫故君子貴其十斮之刃也可以比德於吾人

太阿如秋水賦 以如秋水容色爲韻 唐賈餗

黯然若秋水者楚王有太阿之鋒窮其原則三尺成狀窺其底如百尺無疏可以照鬚鬢形容涵空而表裏泓澄詎私憂喜腸氣而風雲慘澹如隱蛟龍原其極良冶之功出洪鑪之冥鑠薄燭增駭風胡愕視千里萬里之斜漢耿耿兮倚八月九月之洞庭沉沉相似深淺難測精光不死磨趄磁疑穿石之泉淬落溪如貫河之水氣晶熒而不息質瑩徹而黯比流影躍金精之上遲洗皆

空凉磕鳴玉匣之中波濤不起韜映無匿埃塵不居澄曉峽黯清景俯視則孤光溢目橫窺而一帶澄虛旁臨挾刃之徒疑開別派近映腰金之士似躍游魚比練之流奚匹容舟之所寧如其文也流而無極其清也揜之不得短長如任器之狀蕩漾有乳科之則似無雲之漢廣霜雪紛紜朝翔倒僊其形如落木之江湖深沉其色龍泉非偶巨闕徑挺其形如驚疑恍惚以吉兆其光也欲縱欲橫搖人目睛如水奧日如水觀星斗氣夕隕芙蓉始生玄猿號夜白虹臨盟遠乃指日永誓負氣乘覓為人報仇不言其誰乃道遇王孫雍容禮部黃金綬白玉捉壺整顧遙揖流盼相呼雖叢中之同服實所用之殊流遠解晉鄭於紛若埽後函發金泥馳峻坂深踩刺虎豹斷鯨鯢出入房閭

明　宋存標

舞劍賦

寶氣初聚漢為精英奇人樊賁錫以嘉名治石昆吾洞如水精發金萬虛湛若畫明孔周得寶於殷帝穆王受獻於闕庭楚有風胡之鑑越有薛燭之評量城識雄之谷匠治陶陰之形英製甚詳余莫得而悉也徒觀其成器也則材分輕重質斬柔剛從庚革事合景吐商吹氣如絲斷金不傷雪練行氣魚皮為房既出幽而入冥小去徙小合貞星文繞其外質氣雲發其內英固夜揮手雨日漠亦晝捨夫樸棺俄風雷之作致日月之潛驚命獨賦其磊砢性恒處夫不平其光炫然石露生煙其聲劃然製管破弦蛟龍甲偃犀兕革穿無凶復隱無強復堅於是有徬徨失職市悖無聊悼懷明主抱憤終

宵志欲報而氣弱器未舉而神猛乃投身伏伍效節義寮結然諾於宿昔冀舒憤於未市朝壯士信其哀誠神物為之怒起相顧而嘯雄商爰已晞指示驻上感盛舞深變煩夫流水神已往而不留節既揆吳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客廣霜雪紛紜翱翔倒僊其形如落木之江湖深沉其色龍泉非偶巨闕徑挺其形如驚疑恍惚以吉兆其光也欲縱欲橫搖人目睛如水奧日如水觀星斗氣夕隕芙蓉始生玄猿號夜白虹臨盟遠乃指日永誓負氣乘覓為人報仇不言其誰乃道遇王孫雍容禮部黃金綬白玉捉壺整顧遙揖流盼相呼雖叢中之同服實所用之殊流遠解晉鄭於紛若埽後函發金泥馳峻坂深踩刺虎豹斷鯨鯢出入房閭拔斬荻蒸比仗夫於庖暑等斷人於砧雖神鋒一發血已如湧既頭行於絕寒自尸暴千中衢頓使韓國烈士起而刑人白肩無窟已首鴟夷杖血相視張目同瞋是亦可以報九原之宿憤行六合之冗倫乃回光藏影翻如去豹隱能龍蹲於其處方其宰割節秩完蒸黃鑪炭赤豹隱能龍蹲於其處方其宰割節秩完蒸黃鑪炭赤已如湧既頭行於絕寒自尸暴千中衢頓使韓國烈士起而刑人白肩無窟已首鴟夷杖血相視張目同瞋是亦可以報九原之宿憤行六合之冗倫乃回光藏影翻如去豹隱能龍蹲於其處方其宰割節秩完蒸黃鑪炭赤

咸宜哉。

鏡賦

順陰位於西齋採秋金之利精曉視融以致左介政治而是營晦日月之光烈儀庶象乎曜靈之用永若朝陽不昕不迎應物無方不有不[illegible]詳何實錄於良史遠矣有寒盼清揚而自鑑競崇妙飾而忘形其必春春榮之衆情曜王顏之有寒盼清揚而自鑑競崇妙飾而忘形其必以相輝若乃雲髻亂於首額蛾翠侖於色設有之於斯器分孰厥貌之能飾與暗藏而同昧乎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口省而自慎既見前而虛後則祇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鑒則以此而洗心暗目視之有瑕則稽訓於倫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在

劉緩

照鏡賦

夜暮已過曉鐘將絕思外明來惟前影滅荊王欲起作妾意還前簷上慢內閣除關開屏易器去簟難板搔頭欲語故于學巢者是就水盆中光映詐箱衿之猶調笑殘妝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牖而取鏡臺本王宮氏姓溫有後銘文宜于孫四面回風若流水勾擢匝匝似城門分明似無疑影前頭可愛近來顏色不須紅即時好看猶約黛世間一箇北姊娥曾經王女照屢被仙人磨鑄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

鏡賦

順陰位於西齋採秋金之利精曉視融以致左介政治而是營晦日月之光烈儀庶象乎曜靈之用永若朝陽不昕不迎應物無方不有不[illegible]詳何實錄於良史遠矣有寒盼清揚而自鑑競崇妙飾而忘形其必春春榮之衆情曜王顏之有寒盼清揚而自鑑競崇妙飾而忘形其必以相輝若乃雲髻亂於首額蛾翠侖於色設有之於斯器分孰厥貌之能飾與暗藏而同昧乎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口省而自慎既見前而虛後則祇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鑒則以此而洗心暗目視之有瑕則稽訓於倫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在

照鏡賦

夜暮已過曉鐘將絕思外明來惟前影滅荊王欲起作妾意還前簷上慢內閣除關開屏易器去簟難板搔頭欲語故于學巢者是就水盆中光映詐箱衿之猶調笑殘妝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牖而取鏡臺本王宮氏姓溫有後銘文宜于孫四面回風若流水勾擢匝匝似城門分明似無疑影前頭可愛近來顏色不須紅即時好看猶約黛世間一箇北姊娥曾經王女照屢被仙人磨鑄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

鏡賦

順陰位於西齋採秋金之利精曉視融以致左介政治而是營晦日月之光烈儀庶象乎曜靈之用永若朝陽不昕不迎應物無方不有不[illegible]詳何實錄於良史遠矣有寒盼清揚而自鑑競崇妙飾而忘形其必春春榮之衆情曜王顏之有寒盼清揚而自鑑競崇妙飾而忘形其必以相輝若乃雲髻亂於首額蛾翠侖於色設有之於斯器分孰厥貌之能飾與暗藏而同昧乎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口省而自慎既見前而虛後則祇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鑒則以此而洗心暗目視之有瑕則稽訓於倫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在

照鏡賦

劉緩

夜暮已過曉鐘將絕思外明來惟前影滅荊王欲起作妾意還前簷上慢內閣除關開屏易器去簟難板搔頭欲語故于學巢者是就水盆中光映詐箱衿之猶調笑殘妝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牖而取鏡臺本王宮氏姓溫有後銘文宜于孫四面回風若流水勾擢匝匝似城門分明似無疑影前頭可愛近來顏色不須紅即時好看猶約黛世間一箇北姊娥曾經王女照屢被仙人磨鑄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

金薄漢秋日實菜文銀鏡月華如練應物非是畏鈆槧

鏡賦

傅玄

天河潛沒日將升起燕喙裏始開戶風新聞尸房朝不見眼早風吹面臨桁進帳裏始開戶風新聞尸房朝不見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查衫就箱迫而著紉宮中月落統臺銀帶本山鐶宮朱纓餘眷夢層上星稀黃中月落統臺銀帶本山鐶宮能橫却月巧注迴風龍垂匣外愚衒花中鏡乃照臨照心難逢難值鏡五色之貓新千年之古字山銘看而獨自海鳥見不知月出照日則壁上菱和甲煎漬遺香留晉晉暮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愚婦生暫設妝奩還抽紉扇蔽學生清晏啓今世賢啓故略于於襟頭執飲梁於紛絮頂新罷照著衣還從妝處看平猶制飛花磚于次第須安朱闈錦踏黛蕪油檀脂取將歸暫看弦繫熟知緣級衫正身長裙斜假襟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

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

唐趙自勵

天下之美風猷崇五日重千秋歡心達於四海聖澤均於九州是日也天子以載誕普辰同漢武待蘭之殿登高臨政則聖文花萼之樓臯乃御龍袞拱洪休申景命於萬方寓恩賜以錫於百辟公侯僉其攸矣生光炯爾明發色同於六青由池之引照或戴深

比太陽之圓明不盈不閟若爾千品勛爾萬官欽哉明
主之錫訓爾爲臣之難乎平者必正體靜者必安水清
則鑒於表正則影揚居燥是而不變是之謂可久無小
大而虛受是之謂内寬可以融心者堅白可以接異者
鴛鸞擬於鏡之在匣明伏不染於是羣公卿士咸
啓仙曆寶曰天人此日以明鏡者無所私其照對
明鏡者無所隱其質並陳力以效能各呈才而獻術莫
不再拜稽首奉承天子之休備有德於成一

金鏡賦 有序 唐 崔 膺

鏡之鑒也雲不能蔽風不能搖虛待物物莫之撓有
同君子執恒德不惑於變故志而賦焉

太陰之精流爲金英聰擢山谷待人啓明在鏡未幹因
和得聲良工懷擇銷鎔專誠我非工不能成器工非我
無以發名於是考斗建候天清波上飛鼓日中鑄成磨
洗既畢澄瑩秋日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晴空天地
洞然無象左中虛而不窮涵爲寒暑指爲飛電任在公
以無私不容不見鬼無遁形潛魔變蝕
氣靈者冥向陽鳥而棲發照金波而水冷或青春曉霽
莊於黃庭照耀承雷皓景延晝作見紅顏之外透忽驚
粉壁之中漏待物以虛無大不受煙蘿遥列於階前青
翠倒寫於堂後或夜懸高門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爲
一規分月而成雙玄壞躍影於藻井妲娥飛豔於前牖

有時深房倚在暗壁隔簾惟之垂掩靄雲山而入隙方
高臨以思玄見寒天之凝碧若乃窮陰歲暮風沙號怒
雲掩七曜而光絶波揚百川而影滅宇宙晦冥我獨皎
潔羣物蕩搖不撓澄澈時清則動日月而揚輝天昏則
與氣霧而迴別人仰之若斯於是羣公卿士咸會
伊惟仲秋日在鶉午我皇帝出震開嚴誕膺紫微祥光
夜合佳氣晨飛聖人作而萬物覩圖先天而天不違是
以禮容之盛六葉交映或軒天以設軌或司時而布令
乃啓新節獻金鍼刑于四海加於百姓虛以受物則萬
象必涵全以平心而九流惟正當其時也天宮感里公

侯卿士各蔽其明用作知己鑑大小而疎致必規圓而
相似且夫考工善與匠人有作或鑄或鎔是磨是削
以爲龍鏤以成鵲初臨玉座遽透鸞影而將飛末對金
掩裊花而不著從觀其用之則滿舍之則虛固無私於
物類非取鑒以爲如爾其提握見重光芒未歇若清潭
之無比類瑶池之有月如以題古字陰盤龍無藏菲薄
無汚農映空而天地且寬照走而山河更重豈獨淋
莊於黃庭照耀承雷皓景延晝作見紅顏之外透忽驚
粉壁之中漏待物以虛無大不受煙蘿遥列於階前青
翠倒寫於堂後或夜懸高門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爲
一規分月而成雙玄壞躍影於藻井妲娥飛豔於前牖

於見贈竊自比於臨池儻先容之可致庶斯焉而取斯

古鏡賦以明達古今理

唐 何 據

此鏡何代良工鑄成四規是效百錬弱輕載水比麗止水停清時開寶匣以啟山精時飛荷於柱擎疑有疲於將迎所以圖象必盡過態必呈天地不藏毫髮不形悅孤鸞之舞影愁垂淚之表情曉挂玉堂時助晴陽之照夜流金鵲不讓太陰之明夫其月曙開奩憑昏啓閨目短自見因君以達髮亂未理待我將窮曩者久積氛霧半沾沙土嬉埋影澀痕深賢聚其性不耗其器不窳何造化之寄物歷春秋之萬古幸得懷鉛再治負局斯臨盤龍發彩玄冤生陰匣筒見賞緇塵不侵鑒窮高遠光燭幽暗而必徹此藏器而無淹集琬琰之賓寫形乍合鵠

獨澄沉翠幻於未辰嘉音人之遠音何異荊山璧玉豈城識劬勞英彫品韜麗平氷鎖而不臨近日而陽燧無欲向人而玄鑒若乃秦樓對月魏乘臨珠共照而卓中轉麗雙明而臺上不孤持衡在人鈴署重其誰思元元不法掌握通於有無夫其創物斯妙成規作典茎臺自圓異而鑒無深淺素得金以詮與夏亡玉而國寶論矣不至作戒示於後昆溝而不流比水通於上善國工是作端形是託將審已於寸心察衆人之所惡

先賢錄金鏡之英照實之芳猷秘鏡之瑩質今至明藏諸土中雖沉埋而勿恨引於地表終錯落而皆呈將竭工巧為燦堅以通幽為用以利物為精豈惟盤龍而耀彩儀鶴而增榮若乃金玉方潛珠璣未出或山藪而埋照或土石而混質連城之價莫聞照乘之光滅失錙銖和之欲獻或色猶深雖隨侯之見求我藏猶密然後玉匣啓銀鈎注用物而不將不迎隨人而無固無必乃夜入懸山立之氣作透菱花之際璞由是而成琢金因之而作礪是知鏡能融朗寶莫沉潛彼照暗而必徹此藏器而無淹集琬琰之賓寫形乍合鵠

唐 王 起

金鏡精寶并珠秀華臺稱理之樹鈞垂蓋苔之花映若無實德則有慙洞碧其何階莫清虛其絕底寫舞鸞於清沼懸龍怒鮮於清卮南王懸而玩之東方朔見而稱曰此瑾瑜之采碱之英負陰而內景氷澈面陽而外景花明鉛于忘其中有象杳竽冥其中有精爾乃遘妖開之伏女陶清爽之芳時爭捧鶯匣臨乎鳳墀既

翻輪而隱耀又飛花以生姿如玉之明如雪之皎庶望
壁以星落薄乘鹿而霜翩掃高凌深緣隙入奧乍滅復
而在空遂迷失其所造徒美夫不根不蒂鹿鹿煌煌若
漢皇重媛解仙佩洛川神女戲回瑞似珠水之皎皎日
月之相望芒角潛圓而未周在無手捧之不得
極虛為有兮庶乎不盡虛而不盈虛南王曰旨哉大夫之體物也

太原進鐵鏡賦 唐 喬 琳

晉人用鐵于從革無方其或五金同鑄百鍊為鋼雕鐫
而雲龍動色磨瑩而水雪生光爛成形於寶鏡期將達
於明王故有徵候居守方物底貢擇使而天驥共飛登
車而海月相送妍媸之鑒已久肝膽願呈者衆鏡之既

明星衢是亨列照而三光共霽凝輝而四海俱清應人
無疲知道不虛受處已不厚見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
朗提攜俱仰旁窺而山澤入懷俯視而雲霄在掌鑑周
時而委照不俟物以呈象圓規可瞭處順之物攸先勁
質無虧特盈之道彌張星容周進而歌曰金之精兮象
寶所參鏡之明兮今辜參所合清至堂兮氣埃不雜明至
察兮鬼類相慙幸奉臺之一鑒與飛鵲而圖南

盤刀為鏡賦 唐 崔 護

惟刀鏡之異名共堅剛以為質慈靈仙之手澤得微妙
之心術鉛鋒始拔乍盤屈以規圓朗鑒俄成駭掃拭而
光溢則知通變之祕變化之神實希夷而有德寧積習

而可琢瞥然而電影初散煥爾而菱花已新用不假物
力非因人可以矯而揉可以引而伸欻應手以從革攘
舍光而足珍霜刃既催水光乃見自金環而耀彩入寶
匣而增絢道高樂氏鄒賁酒而飛術過壺公輕投杖
而龍變諒成形於顧指豈勤力於鑄鍊在劑剖之則遺
將妍媸而必辨仙術斯遠人情匪量雖五金動質百鍊
純鋼或卷舒而在意信玄妙之無方利用無虧同切玉
於周后明輝既就齊照膽於秦王軼前志而稱奇著幽
經以標異始摯而雄鉅若失屢照而清光不匿觀神迹
之昭彰識靈訣之奧祕是將手以為炭心以為鑪既可
引而可屈亦何有而何無考乎誠與玄而契稽乎理為
道之俱異哉術亦無訛將本之於神化法不可傳徒仰
之於列仙雖改其狀不淪其質敢苦英毛羽翫夫色必
而月圓昔也為刀則屠兒之可怒今也作鏡如鑒照之
無偏偏或收於一割與夢影而舊遷

山雞舞鏡賦 唐 皇甫湜

有珍禽于在南土金碧其容質啟英毛羽翫夫色必
自整以呈形愛其儀故乃見舞從喬壑貢舟滙未
識歡歡之狀徒觀采采之姿是詢孤子爰發此思知照
水而自寬尚且心于愛矣僻對鏡而言舞不勞歌以送
之於是懸出雕籠成綺翼若繢翠彩如織瞥然
影起乍驚喋以多姿欻兩形分遂蹁躚而可則苞七步

之節奏備八佾之程式俄俯仰乍逶迤透雪彩而妥逸洞銀華而色新錦曉雙星因疑其若合花毛兩向未知其孰親視月中兔形自隱窺臺上鵲影慙隊目自遺百戲忘餐奚顧八珍對百鍊而流睇翻五色而交飛異巴渝而折旋類夏采而行綴揚金距非知善鬬所爲轉朱身庶與來儀相挾方激昂而匪懈將俛仰而增銳誰云不苟之儀式表能勤之繼映朱光而影耀射金景而私照兩邊而分寸不差一體而纖毫必肖類鳳因簫感晒鶴爲琴名豈假爲冠於漢然仰我威容不同似木於齊方稱乎觀妙宜其駕回於綺殿雪落於青瑣雖自好而則然必假鑒而獲可變態盡其妍不曲折擬諸形容

幸無私於一照庶餘光而可從

山雞舞鏡賦 唐 趙骅韡

雉開美錦鏡隱蟠龍乾則虎炳于五雲之狀鏡則清澄于止水之容是得比形鼓舞偶影相從歛躃初臨向月翻驚顧眄芰花而疊足重質貌既異成儀可觀進退雅符於節奏曲折冥契於規矩投身宛轉若乘蕭韶之音矯翼連翩似合桑林之舞形其動矣影亦隨之類壎篪之並得同律呂之相追故人之視焉知分形之有別禽之悅也謂一龍之無疑不馳心於綠水自結念於丹墀豈比夫在仙都而思曉入雅頌而興詩著敬徒觀夫雞不倦臨鏡無疲照觀其形而屢舞

經歷官講官起居注官臣 等恭奉

目編綱

器用

竹扇賦 班固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於實翼杳篠裁生於水澤疾風時時紛蕭飄飄其羽況靈龍以為扇揚之與風宜收之以清晷彼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圖方來風壻避暑靜夜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賴功力壽考康寧累萬億

羽扇賦 閔鴻

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鴈之嘉容產九華之中澤遵雍喈之天趨表高義於太易著詩人之雅章頼茲翮以內飛曜羽儀於外揚於是招宋玉而問諸侯何笑諸侯曰昔者炎赫宣威同溫隆於雲漢威嗟於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激清流蔭玄雲運輕歊以容與激清風於自然披翰飛而入懷飄飄之纖紛眾坐術以怡懌成俯節以翱翔而九事以風鴻游芳田而長詠詠棘心之所歎於是暑氣雲消獻歡風興感之者悵望於芙羽惟千載乎一箭委曲體以周旋故使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翔迴清風盈室動靜隨時嘉對越遷劃翻亦奚飛景曜日同儔素於疑霜豈振鷺之足比

晉傅咸

羽扇賦有序

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製已廣風於飛翮翩翩其羽況靈龍以為扇揚之與風宜收之以清晷彼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圖方來風

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貢賦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清諸侯曰善宋王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晧曜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屑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辭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宋暑於一掌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杪

白羽扇賦 有序

唐 張九齡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勅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九齡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曰

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修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指動譽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預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盡盡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九華扇賦 有序

晉 曹 植

昔我先君常侍侍中華蓋植帝帝謂尚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銘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綠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林形五離而九折蔑蔑解而綾分效蚪龍之蜿蜒法虹霓之氤氳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譬惠

風之微寒時氣清以方厲紛紜動乎綺紈

扇賦

晉 張 載

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潔翫初於清宵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漢仰連景於朝日雙趾翅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僕世公子飲僕蹕遊物獨出樂此天曲飛蒲氏之修幡管子令之纖徼弋翔冥之鴈雛連玉于之白鶴載輕翼以高翥清風於動翮若乃搜奇選妙絶色寡雙鵠質皦鮮玄的點縫修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爲儀詩美素絲之容是以停之如棲鵠揮之如驚鴻飄纓繡於軒悅發暉曜於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爲方五明起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扇賦

晉 潘 尼

夫器有持紐用有疎密安衆以方爲體五明以圓爲質或記形於竹素或取圖於勝漆方圓應於規矩制度由於運量始頭用於蒐蘆終表奇於上國

月賦

晉 傅 咸

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苟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折中熱融融以太甚執蒸蒸之可任汗珠隕以外流氣鬱結而內沉庶凱風之自南滌清暢而吝襟怨微颸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指輕扇之弱手變動而慍心心取慍於卷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候王是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

恩之可固終靡敝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淒淒白露爲霜體斂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温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一方

晉 江逌

扇賦

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嶠育庶族於雲蔓散宗傳於具區色非一彩或素或玄肥手理暢瓊澤冰鮮載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於一掌引長風乎宵襟蕩煩垢於體外流妙氣於中心

唐 田鶴

扇賦

若夫暑氣繚繚炎光赫然毒衛心而氣盡汗匝背而珠遠是日何貴茲扇爲先匠者呈巧所重惟素縑飛翰而寫玗規曉月以成圓葉陵意出花逕情妍飾金翠而作彩紋縢漆以期堅爾乃題竹流譽贈葵稱美雄見重於人臣未承恩於天子曷若充歲貢隨筐篚比德進賢齊芳虞帷徙倚君側徘徊宮裏揮徐涼來動搖風起遶陽氣而不息遇重陰而暫止心素何所欲常恐歲月馳珠簾秋氣肅衣氣萬羅幌曉風吹中道恩既歇素捐誰見知

元 劉詵

扇賦

劉子坐於山齋於時四月近晦暖暑而雨陰雲伏興風氣襲宇牆頹壁潰浪浪微曙下重箔而猶清進袂衣而復御顧視前日之扇投委四壁黯然無色若敗軍之士卷甲而狼籍也若已放之木經嚴霜而於邑也於是曙然而顧客曰是何暄涼之速而疎戚之聚寵賤之殊而妍醜之異豈非其無自拔之標而軒輕俯仰皆爲夫人之是制此班姬有感於絕恩而東陽長歌於座悟也客曰夫理有乘除時有興替瞻是物之無情果何識於斯世誠於彼以未變直吾心之異視蓋其爲物也非有他技一主於肅不以時改不以人更故其閑寵辱徹升黜玩世而不矜也久矣且夫京風八月庭樹始衰風慘書而中人宵晝而侵帷鷹橫空而唳怨蛩入戶而吟悲斯固見疏而遺棄矣而又閒寒成冬天地窮闇林狂號於枯梢野婁絕於行跡屠

冰裂而氷厲牖雪編以爲壁罷裘褐而暖席翠鳥巢於深屋而吹生超女捲袖而不飾也若搖落之木經嚴霜而於邑也於是曙然而顧客曰是何暄涼之速而疎戚之聚寵賤之異豈非其無自拔之標而軒輕俯仰皆爲夫人之是制此班姬有感於絕恩而東陽長歌於座悟也客曰夫理有乘除時有興替瞻是物之無情果何識於斯世誠於彼以未變直吾心之異視蓋其爲物也非有他技一主於肅不以時改不以人更故其閑寵辱徹升黜玩世而不矜也久矣且夫京風八月庭樹始衰風慘晝而中人宵晝而侵帷鷹橫空而唳怨蛩入戶而吟悲斯固見疏而遺棄矣而又閒寒成冬天地窮闇林狂號於枯梢野婁絕於行跡屠

爲喜此其爲德豈不近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見數
微於三仕三已者邪嗟夫此世之人進退睢睢常非時
而攻鑽揆秋宇之蟬乘飛朝乘勢而炎手集權門之輕肥
暮失勢而熱中抱戚而足悲曾不悟於時命徒寤寐
而神疲故夫天地之間有大寒暑殷才零落於麥蓬周
士廢居於瓜土利有得喪之異趣功有成敗之殊塗耕
有豐儉藝有棄取李廣數奇於侯封顏駟不遭於好武
邵平晚託於青門翁子早歌於樵路慨大化之不齊難
強邀而逆拒雖悠悠之異心亦嘉觀於所處苟吾初之
不變固可俟於千古奈何隕獲勿持顛沛失據彼小人
今何足責顧君子之是懼豈性物之最靈曾無情之爲

愈言未既長歌振室舒顏日笑而起曰
偉哉客之言也書以爲賦

扇上綠畫賦

東江淹

臨淄之雅女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傅畫明之綠
虹各陽之伎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
山之金紃青生戟楯之陽雌黃出幡冢之陰丹石發王
屋之阿名翫挺青蛉之峯粉則南陽鉛華墨則上黨松
心山人斬巖鬱嵂崎嶔駁龍所不遠至鴛鳳
未之前尋乃雜族以爲此扇爲君翳素女與玉琴玉琴
兮散聲素女子弄情昊天兮舒緜慕雲兮含嶺隰中晚
子露始滴地上凝兮月又明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

促織子始鳴秋蚊子戴飛識往芟之就罷知蘭葉之行
衰願解佩而捐玦指黃墟而先歸重曰碧臺寂子無人
蔓丹草與朱塵度俄然如一代紅半景若九春命幸得
爲綠扇兮出入玉帶與綺紳

畫桐華鳳扇賦 并序

唐李德裕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雲禽五色小
於玄鳥來集桐華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煙飛而散不知
其所往有名工績於素扇以賚雅子余因作小賦書於
扇上

桐始華兮綠江暉桑鮮葩子泡清露樹嗤嗤子霞舒鳥
爛爛兮星布佞嘉桐兮貞且茹當春暮子英蕤豈鴆

雛子珍族之棲託毛羽擬彼鳳兮
灩鮮潭之奇鳥之容當欲吸子玉液有嘉歡而不啄
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愛相非人間之可翻浪華落
而春歸忽回散而川寂悵丹穴之何遠想瑤池而已隔
爰有巧工甚其麗容宛宛若餐珠於芳蕊飄飄兮疑
振翠於光風感班姬之素扇宜皎潔兮如霜亦有美人
增華點綃佳伺蟬而輕舉女秉雲而徙盼未若續玄鳥
於珍簟動涼風於羅幕非欲發長秋之清香掩短歌之
孫嬪庶王女之提攜列皇姬之文藻乃爲歌曰東風晚
兮芳節闕敷紫華兮綠若滿芙斯鳥子翔鴻鸞具體徵
子容色丹彼飛翔於雷漢此藻繪於冰紈雖清秋之已

至常愛玩而忘餐

翟扇賦 以輝列崇般明照初日爲韻

唐 郭 遵

前王之立制也取象於明鑒森然如六翮之布煥乎分五彩之輝其位也夾輔於皇極其用也咫尺於天威故歷代奉之而不替我后行之而不違若夫朝彥晨趨天仗宿設分鴛鷺而式斜儼貔貅而成列視容具瞻誠意咸竭司儀克仰之以取則對數必侯之以爲節禮斯恭敬斯崇倏傳詔而初合知大君之居中俄承命而復啓見天顏之在空謂儀鳳於煙閣若飛龍於霞宮列丹楹之左右分玉扆於西東爛今方照其朝景颯然如度其薰風光彩絢練羽儀廣殿接鈞天以成形洎憩兆而咸

見高其中也如奉聖日於崇扆散而行也似扇皇風於寓縣當合朝之滿盈闕疑旒於穆清無謂其求進也所以應時而至待命而行無謂其速退也示不敢敢人之望掩君之明既進退而有則在行止而何情且蔚其文寧以自燿布其彩非其競照象舜目於羣階異總干於周廟映皇居間列綺疏來若鮮華去如翼舒指北辰之期可久侍南面不替其初故先君而出待朝而畢令儀不爽其疾徐舒布不獲其陳密前掩瑞氣傍臨旭日永效用於君前屈盡其紉質矣

雉尾扇賦 有序

唐 裴 振

客有爲雉尾扇要予作賦予亦感於心遂命紙筆其詞

曰

于嗟名器今誰喪爾躬于漢名器节我愛其尾何不作於三噗乃見傷於一矢當是時也垂於六夫不值仁心於獨子彫骨肉於忍豆藉羽毛於俗情雖蒙玩於翠翹無復刷其丹背今屬聖人布命王庭克理解羅者之目塊工倕之指我欲請造物復爾之生許虞人追爾之死且王者三驅爾供庖廚王后六衣爾爲光輝爾毛既美爾膚既肥爲爲廟之用招謀賢之機誠不顧笑籠之晉習又安得林藪之飛飛當昔五步一啄十步一飲迸地而遊擇木而寢固將保羣雌以比翼豈知遭鳴鶴之碎錦已矣哉彼鶴何辜其厥將刳乃願掉於泥塗彼雞何知方論其肥乃自斷於郊犧至如千人操萬人歌不如休於桃林之阿復有青絲絡黃金裝不如放於華山之陽身死命絕魂銷曬亡永別儔侶長辭故鄉雖復氛氳綺席窈窕紅妝問以羽翠盛以筐箱百常之臺刻月九華之扇裁霜獨不及暮年之澤睠昔日之山梁悲夫

六宮扇賦 以七軍書之司下慎高職

唐 陸 遵

扇有異體六角其九雉實功而是崇非好奇而不求故須假於羣工之類假手於札家之流伊彼妍矣碑販是以鏤竹於蒼山之陽采錢於越人之市柄一條而有象形六折而難擬翳果日規模莫成搖清風綺紈不已遠少遇諸濡翰而書兩行而露垂花散五字而龍盤鳳

居絕筆以投高價是就觀之者雲集售之者輻湊騰踴乎六體之先彈壓乎九華之右既而厥價載殷厥智載閎賈之者但慙於老婦當之者寧忘於右軍且乎非扇之所題扇實乎之所藉一自以貯六塵一自以防朱夏何握提之見投而亭芒之忽忘既盡揣之妙亦長懸之之價是知物不自貴惟人貴之向使松煙不染翠管不持則是扇也入晉廬而陋賤彼老姥也同班妾之見遺又安得用六角之善獲五銖之貴哉嗟乎小因大而事罔不行美加醜而用無不可故扇待書而色貴人假扇以財影姥曰右軍惠而好我

元 趙孟頫

紈扇賦

炎暑時至陽烏赫怒飛金石爲流白汗沾衣候吹緘條延爽南扉玉柷徙設桃笙安施旁皇躑躅不知所爲於是裂輕紈剪冰製圓扇兮如月光搖惋袖凉生毛髮起遐想於青蒻引清聽於天末蕭然襟帶晏其締葛醒人肌骨炎歊如脫須臾或離由腸爲熱殆造物者欲解民之一惑假人力以爲之不然豈天時之可奪也復有題詩欣賞圖畫奇絕清塵以寄恨物仁風而言別或畫乘鸞之女或誤成蠅之筆白羽摧祓而自媿蒲葵比方而知劣及乎商氣應候民爰玉露降于百草金風生兮桂枝羅衣重拂秋蘭復芬芬蓋冷照寒螢暗啼葉捐篋笥綢繆網絲班姬彤管道之怨江淹賦客舂之詩嗟夫用

舍有時出處有宜惟人亦爾於物奚能彼徂炎之御冬豈當暑而亦悲苟行藏之任道願俟時乎安之伊聖賢其不可見兮之二人又何知

綠扇賦 有序

明 楊愼

江文通有綠扇賦前尾卿決誤外復多夏日枕病稍爲補正

青陽謝兮朱明臨度槐景兮陰梅霖日車亭午風柯不吟綠絳在御輕羽重尋或藷葵兮紈素又紫紺兮綠沉空青生牋管之陽雌黃出蜀家之陰金膏詰河伯之渚碧髓挺青蛉之岑竹泰湘妃之淚紙摛蔡倫之砧合爲綠扇賦君琅琊琴琅琴兮青琴知音兮賞音解明星兮蔽之髣合暗捧西子之心銷徨愁兮片玉悅一笑兮千金怨益隆之蘇蘇忘道景之駸駸願鼓幽蘭兮白雪情寄山高兮水深

白扇賦 有序

明 徐獻忠

客有遺予白團扇者曰願乞一言終身誦之因援語於侍史綴爲小賦

伊蒼蒼之箭竹家湘山之前集工巧之末技裁合歡之雙瞳渺胎仙之冲漢修羽翮之迴轉皎柱月之夜流鵲蘭堂之秋面訂風軒而結晴覺清氣之盡捲方是炎威促息暍心糾纏警暑風之清佳謝水汗之如瀉冰盤入谷禮并出坎欣坐歡

之可逃揆陰山之不遠禁衣帶之狂叫春禮文之淫行
來故人而容與何酷吏之不前若乃金德吹噓桐井葉
戰動明河之涼思括霜砧之夕處當是時也班女攬無
捐之悲桓公與搖落之感固歲序之異宜致懷袖之聚
散顧斯扇之向其曾操舍之不笑嗚呼噫嘻有恒懷於
魯叟達節守於曹詡誠寔心之聖眩察貞士之幽芳隨
卷舒而操素賤浮情之易涼悵斯人而不寐思比迹以
徜徉韜清風於篋笥曰舍之而則藏

明 楊循吉

摺扇賦

當溽暑之蒸鬱風淡蕩而汗流鉅四海之遍爾在江南
而爲尤況城郭之過俚復塵土之飛詩思清風以如渥
畏重綿而若仇於斯時也吾無廣堂大廈高亭曲榭披
襟尚阻散髮未暇興維水鏡之懸心繫冰壺之挂荷陰
點點而遙隔重湖竹影蓄蓄而遠連僧舍使吾局束乎
放逸之懷偃蹇乎登高之狀恨八溟而猶阻嗟六合其
非曠於時則有祛炎雅製却暑芳姿昔日之班婕所詠
往年之逸少留行欽之不盈於把圖也有中乎規出袂
而輕颺自動揣膚而涼颸允宜觀其時茵裁客素藤張
而削牙釘而爲鍵紫檀檛檛而杖胎無
浪宝珠圍圍而蒂垂如旋風乃寒韻來歙熾威士酷偏
宜掌握之揣豈用僮奴之撲兼鄰座而颼颼及旁實而
簌簌快哉何爽甚矣其無然而先生方且撫髀三歎仰

屋長吁吾適於此有熙者乎蓋三遷多重鎧之甲士而
四野足赤背之農夫也

筍賦

唐 王子先

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辨方位垂衣裳制絲手板整手
維綱莫不明有德著才民法天地體陰陽欲其表行見
能則外文而內質取其前讓後敬則上圓而下方筍之
時義遠矣大矣蓋何列其深規郭璞辨其微旨請原爲
用之本特申建造之始採文竹拔象齒爰謀爰相載考
載擬華院功錯英明卓峙煥霞綴流景殊相遞發奇
文秀起五嶽備焉四瀆呈止上及君帝下及庶士或魚
腹而表其章或玉班以申其美故能朱紫不奪尊卑咸

理詭夫植性端平文理中正閒瑣弁而雪白對華纓而
冰淨出入必書俛仰惟欽其在守廟即指而請享其在
朝廷即端而受命豈不用舍隨時物莫之令雖冠冕之
冥韜敬之師走有備於朝儀歌與茲而同德

擊蛇笏賦

元 郝 經

孔公原曾孔子之裔孫也仕宋祥符間嘗以笏擊秋蛇
其事其節則有臨川之誌徂來之銘王偁之傳在其笏
則藏於今張文彥遠經晚進曲學固不足贅於諸公之
末然義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謹賦而廣之

昔仲尼之得政也兵裔夷尸蘇完蔽甲出大都北魯宴
而齊沮上道之端乎是乎啓奈之何天不假命遽行而

遺止其餘威遺烈鉞於筆而鉄於禮誅十二公之亂臣二百四十二年之賊子靡之以大經東之以大法莫敢遺彝倫而擾天紀孰意其草鼠狂而不散逋靈絺而不殄蟠結乎大塊之阿回鎖乎九原之底乃卵狠而孕戾不矜矜而爲亂輒張愚而掩嫉代謝屈信閱越千祀以及於宋化妖蛇而陞起窟宅乎廟堂馮附乎神鬼蜿蜿蜒蜒蜼鬼趙頰伸腹倡春呀口修嗤呈露怪狀閉目奪視修大澤之運動常山之勢愚吏蚩眠崩角蹶趾醲酒血牲匍匐祈祀若新羞盛國而無知之民共稱符瑞往亟顛覛踊躍驚喜講爲神龍因緣爲市若賊撓竊而嗜利之士爭爲役使妖聲異聞鼓舌鼎

耳前記唱和謹叩叩以是十里莫之敢拒莫之敢止聖君賢佐務而前山之銳俊發勤鋒卒起若亡房之踞秦始奮勞而擊敢打身弛伏死於心毒猛於虎狼若太尉之擊朱龍於是悉民雨解義士風靡大于是嘉用爲御史司國之直以圖於理而諫爭宮之姦行遵主之詩道節特禄凜乎高嶽于時白日雲高而山靜是仲尼之以直道治魯子孫得萬世如欠者不屈不撓拔邪樹正實事求是無時而已也則是笏也與誅卯刃修經兵戟人戈叩原壤扶墮三都錙異時而同跡仲尼爲不死矣嗚呼叔世而下蛇龍混蟄春雷瘖而不鳴直道憤而不植已利乃而爲圜又枉

尋而直尺誣誦誕僞異態百出有蕩俗惑衆乘高而爲妖若茲穴廟之蛇有巧發毒伺中人而不可測若含沙之蟲者有之笏也無之人也孰爲之擊也

屏風賦

漢 劉安

惟茲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爲喬木孤生陋弱畏金強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飄孤危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樸樕然常無緣悲愁酸毒天啓我心遭遇微祿中郎緝理收拾捐樸大匠攻之刻雕削斲表錐梨剥心質貞慤等化器類庇蔭尊屋列在左右近君頭足賴蒙欣喜其恩弘篤何恩施過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爲枯木

篆賦

智者創物有以而爲篆之爲同閭王孫華館映錦屏以綺綺戶之煥煌瓊鈎上而客女誤珠影垂而楚妃數蓋私宴之樂飾異在公之違觀玉於因依華省隱映長廊文輝朱紱接影金章隔至人之清鏡紐仙署之餘香禁管肅肅引於廣心悲舒任城警夕引華月之宵光旦昧成實終然允臧豈備物而致用亦道同於君子貴明無隔好引前於廣心悲舒任時足明誠於行已組織成象合若夏之文縕約若結得老莊之理豈徒然哉莫貴矣矣原夫青青柔苑猗猗淇澳冒雪停霜是稱修竹紆匠人之巧思列家卿之華屋

甘剖節而離根奉榮光而再穆則有製長笛成洞簫器
同握玩聲引風感徒擅名於昔日豈齊美於今朝

斑竹簾賦

宋 田錫

湘水素深修篁翠陰因善巧之凝睇可爲簾而運心金
刃光翻拂霜筠而玄餅朱絲織就鬬黛點以文侵雖曰
皇英帝子揮灑珠淚赤秋露之曉滋復春霖之幕漬故
錦章異狀由造化之自然綺錯奇文入良工之經緯或
疊若連錢或濃如濕煙或黯若陣雲之起或暴如滴水
之圓疎密增華漏月光而未卷斑若畫腦花影以初
懸尤宜寶軸分輝玉鈎加飾垂莊翻虹綬之彩飛領動
金鸞之翼彼海鰕之蠙誰能貴之神麟之毫安足多之

編明珠者妄美淮翠而分別未若我鬱金之堂椒塗
秘室取守節以持操貴以文而勝質連番香砌透燭影
於洞房高挂曲瓊延曙光於綺席矧乎金猊肹驚雲蚪
欲升闥繁華於戚里閃芳菲於五陵若玳瑁以妝成前
曬繡輾想瀟湘而意遠後從玉乘美哉琅玕之用貴豪
所共悅珍華之外飾致貞芳之可重也因而歌之曰碧
鮮有文露點煙痕簾者廉也感人思重華之德援毫頌
南風之薰

席賦

唐 閻名

彼美嘉席施於高堂廣狹有準卷舒匪常承以彩薦貯
之牙牀玉几嬋娟而上列寶屏邐迤而外張狎高賢以

透窗染薰鑪以流香瞰金牕以隔影擎珠箔而凝芳洎
乎禮義多則畢高異行或主或賓洽賓歡於北院東嚮西
嚮取上於南方南方何有是奇是酒或因食而即前或
屬盧而盡後彼固若是不亦如斯公順時以革易乃任
人以推移不正不坐道通於最儀寒温暑清自有其先
規所以置固夏設席乃冬施仍敬以揖讓成君子之
攸宜管寧別居且申情於分割曾子避坐將有敏於謙
揭若夫行之於俗蘭房之曲有美一人容顏如玉摳長
裙而來就斂雙着而下暘憐織綴而留心賞華新而不
足沒朝啓鏡入夜燒燭每回眠而取暖加以羅衾怨孤
坐而多寒增之錦褥則有務學之子安貧順理潔酒檣

琴瑟以設史官記焉若乃秦階而虛侯出陳子之
幽扃某敬公之重美鮑愔愔而待賓當彈冠而入仕詩
言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斯言良認矣

清簟賦

唐 仲子陵

創物者必正其名以清命簟惟斯清雙入巧作連心
織成始葱蘢而扈卷終絢綵而砥平本其初則王爾運
心班匠寓目吳豁赤刖楚澤寒竹皓鮮水截素膚編裂
斷此枝間略其溝節然後角軟手匠妙意文理橫生波
瀾洧至雕龍綺錯切玉鮮次濯冰沖而泉開分霜勁而
雪地信通才之云欲非吾人之所爲於是時校徂暑天
旋太陽山成澗石泉若探湯有美一人于明時節求暑

蒲兮珍簟長如薛荔之空靡意荃蘭之虛芳若乃買以兼金承以純錦思因人之共弊庶君子之安寢出北入彼俱處芳蘭之室上據下承必兼芬若之枕況乃虛館方晝華堂且空高梧閃景窗簟生風散文茵與綺席虛翠幕及朱櫳惟珍簟之在御望美人之來同美人之遲予隔修路對珍簟兮日已暮賜延悅之虛深卧層雲之空度帶餘霞而斂綺映片月而舒素皓列宿之清光披青天之薄霧於時輕箑屏用微綃罷服霜簡自妻冰壺增肅清風忽至福之庶寧炎氣四除忘庶徵之時燠且物有小而喻大事有淺而用深道之將行我則開而當暑道之將廢我則卷而在陰是謂清簟之理願為君子之心

唐 獨孤及 校

清簟賦

楚竹斑娟英柔碧鮮折其膚以為簟侯方暑而登筵信服物之妙麗何巧心之纏綿故匠士意其用也清以目焉有若粉署仙郎翰林高價義均黔漆官則同舍獲五花之珍簟當三伏之炎夏以為身之所安願與友而共藉嘉貺允屬其人如王發織而冰氣驚客入座而波文滿目在一物之足貴亦兼金而匪欲親於體有寢處之同觀適於時念卷舒之齊翫矧夫畏日赫赫蒸雲爍石高館沉沉西池林芳華交映軒宇靜深爾乃娛坐閒張聊心清引微颸涼迴夕陰可以愈燠矣可以蕩煩襟

賦明水而註屏委輕扇而自仁幸君之弗拭表君之休息簟之下之展芳參覆錦之夜飾貞可比操文用表德彼俱處芳蘭之室上據下承必兼芬若之枕況乃虛館入芙蓉之幕燠以相鮮照瓊樹之姿粲其增色亦有別號行唐是稱流黃紋織錦象疑霜承以羅綺薦於玉牀肅蔥龍之翠幄取寒座之洞房君不至而碧鮮迴美人獨居今清晝偏長維筑冬安而異質亦云蠲暑而致涼物則周用時然幷在遇陽之夕陳於殿以發華油陰之興韜於筒而祕彩懼流扇而弗暗同素席之見待儻無忘於遺簪為君舍情而不改

晉 張 等

瓊材枕賦

有卓爾之珠瓊超乎異之遐絕且其材色也如芰之黃其為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萄之蔓延或如兔絲之頗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或似鷺鶴之徑逝或類鴻鸞之交頸紛雲與而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效鷺鷥之交頸紛雲與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炯朗灼儵煇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彩不可殫形制為方枕四角正端會級密固絕際無間形妍體法既麗且閒高畧得適辟堅不屑朱碧之飾助不煩錐鋒之鐫鏤無丹漆之彤朱圓觚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與璠璵也矣梓遂巡不敢

與並相思庶幾晞風於末列神龍之姿衆鮮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粲李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茲瓌既剖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莫與混并織微無加而美嗤春榮

菊花枕賦

宋 田錫

粲粲佳人虹綾珠綴采采芳菊霜薤月庭暉彩日以微燥逗輕風而益馨晝帕閒寢珍盤久停書閣閒讀錦囊之藥鑪香靜燕披瑤檢之仙經味甘而豈獨嗣疾品貴而仍堪續齡於是翦紅綃而用貯金蕊代粟枕而笑寘銀屏誰羨陳宮帶黃金以加飾庸思漢邸祕鴻寶以稱靈當乎夜啊玉蟬漏催銀箭拂芳塵於象榻展餘

霞之綺薦蘭燈背壁慘寒啟之九華珠箔垂軒桂繁星之一片於是挨菊枕以安體憐菊香之入面當夕寐而神寧迨晨興而思健或松醪醒而心頓析醒或春病療而自無餘睡益知靈效雖琉珀以奚珍自悅幽芳豈堪瑚之足羨昔也畔紫菊與白菊和煙容與露芳咸見采於玉指惜徒況於金鬲巧思潛得重繞有方錦文緣飾以增麗彩線猶縫而漏香價抛槐實名喻葱房月幌斜開恨西牕之欲曉書帷未徹順東首以延祥魯國回賢誰念曲肱之樂孝園吏傲空懷化蝶之鄉每至蘭堂風異寶篋朝啟輕游繪於芙蓉勝琢雕之琬琰香在童髮等留雙臉致元首之康哉美磬德兮難祂

竹如意賦 以詞家語入經義人為題

唐 蘇子華

嗟夫約物之製智不可限利用則深論工太簡彼如意之在御得幽賞之餘裕雕飾非駭目之珍雅麗乃指掌之綿絲柄玉質爪首冰素洛嘉論之要端導指綴之弘度原其性也堅而貞度其體也堅而輕倚鮮膚而煙潤掉皓腕而風生并堂問手琴瑟入座偏乎簪纓荷親仁之重顏承在握之深情羣公人之居既徙乎高節如君子之義因錫以嘉名工以盡智明乎所為樂貴聲和禮存體易唯此物之開素通達人之深義不擊實樹而爭豪豈埋金陵而自累衆婿彩而求益我全真以自適點珠翠之華庭宜幽棲之煙策雖小曲而受用終大正而

不易動息合舒散之情掃拭滅風塵之蹤信而可久直而不朽每發四座之先不起一人之後亮無心以應物寧劾事而我有撞本歸造化之工死節順操持之手嗟乎在野之年亭亭碧鮮江空中之墜露婦石上之輕煙行巧思以就規愜心而靜便永以暢君之肌骨永以奉君之周旋亦有居守之巨感時之倫分御服而恩甚擊壺而命述胡一泰因歌之於古人

竹如意賦 以詞家語入經義人為題

唐 李德裕

博哉匠人之心窮地之產覩如意之形製實用周而事簡惟竹也何慕實存乎貞柴伊徐蕩之既斂持斧斤而方頒擇其平節稽此有裕之以火首之曲也中鈞裁

之以金本之長也合度蒲練冰削雜襍以布靡加雕飾之勞卒獲提攜之遇被以嘉名允臻厥成匪求榮觀自愜幽情彼用玉之爲寶我則不謝其貞彼用鐵以爲固我則利在乎輕指事明義此焉攸寄執之者安劇之者智巾几周用丘園其賁外青中素合二妙於陰陽尚質貴誠符兩儀之簡易乃林棲沖寂室處虛白翟義寔之黨遠道流之客發輿滌玄選鈞獨素必資振擊以臂聽常假指麾而就適則知好塵尾者將害物以嬰咎執象笏者徒徇祿而何有用惻於心亦勞於手既因時而能遷在理順而體便素質或輕於流俗貞姿或重於高賢故貞其形則示屈而表伸致其用則物疎而道親豈節歌於烈士可投贈夫幽人願如君意以靡極與雲壽而爲鄰

即席探得麈尾賦　唐　陸龜蒙

謝文靖桓宣武王東亭郗北府相與叩易論玄驅令駕古散入神明之賾中稽道德之祖理窮未窮詞源漸吐文上人者浮圖其形左擁竹杖右提山銘於焉就席元若潛聽俄而鑒缺風行道遥義立不足稱異才能跂及公等盍瞬當仁盻云俯拾上人乃撝艾柄而精奕捉麈柄以揮揮天機發而萬物張大壑開而百川入於戲世路敲斜藏訛匿瑕陽矜莊而靜默暗奔競而喧譁貞襟枳棘奧旨泥沙雖然絶代清談客致此聊同王謝家

麈尾賦

野有牡麈令罹虞人於廣原其身已殺其肉已燔其脅之勞卒獲提攜之遇被以嘉名允臻厥成匪求榮觀自愜幽情彼用玉之爲寶我則不謝其貞彼用鐵以爲固我則利在乎輕指事明義此焉攸寄執之者安劇之者智巾几周用丘園其賁外青中素合二妙於陰陽尚質貴誠符兩儀之簡易乃林棲沖寂室處虛白翟義寔之黨遠道流之客發輿滌玄選鈞獨素必資振擊以臂聽常假指麾而就適則知好塵尾者將害物以嬰咎執象笏者徒徇祿而何有用惻於心亦勞於手既因時而能遷在理順而體便素質或輕於流俗貞姿或重於高賢故貞其形則示屈而表伸致其用則物疎而道親豈節歌於烈士可投贈夫幽人願如君意以靡極與雲壽而爲鄰

宋　梅堯臣

眼明彙賦　有序

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彙囷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爲此賦

梁簡文帝

爾乃裁芸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翦輕羅之翼雜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逼明金亂雜細寶交陳義同厭勝欣此節新擬椒花於歲首學夭桃於暮春

唐　高郢

律筒賦

碧鮮之竹採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捷下彼高鳥紛如墜葉徒觀夫抱樸見素旨遠謀深不煩筋角不飾碧金直道而行故外端其體當無有用故內空其心於是步郊原窺林樾律凝其影運一氣以潛通箭戢其芒出數尋而勁發鏃如繫電羽若奔月我命庶而精誠彼不虞而殞越亦如毛生權顏初晦跡以躊躇周氏銜枚竟收功於倏忽煙桓霞宿擇木排空

莫不洞胷裂眥奪嚱喪魄朝在林泉之上夕登桴俎之中足使掇蟑失妙彈雀非工滿令熟黃間之弩厥尹賤綠沉之弓有士過之嚱然歎曰律者氣之管法之名竹者材之勁性之貞兼此而用之匪亨向也材人不錄虞氏不營混樗散而長蕤何罷用之能成孔父云舍之則藏用之則行信不虛矣

籌奩賦

宋 田錫

籌可運以經國奩爲器兮因人謀緘藏之在已若智術以居身巾箱是寄刀筆相親美方圓之合度詢啓閉以何因待用乎嘉謀之士相從乎善計之臣與夫玉藏於積笏揩於紳實匪秘鋒鋩之利錦裹包珠貝之珍彼但

拘於告使我實沒十年無論當乎寵渥無事干戈不試放動重華之享國大臨庭堅之就位政寡聚謀兵無計利籌則斂之而弗用奩亦閉之而靡動如晦迹而無營比卷懷而自奉亦猶伍負在越士會居隨隱呂望於朝歌匿留侯於下邳雖有謀而弗用雖有志而何施所以五曹九章之位無得而闕若天地草昧風雲交會劉邦項籍之圖霸晉文齊桓之伐罪役智勞積趣利達害籌則虎躍而龍攄奩亦罄中而起外如志士之變通敢逢時而懈怠亦猶陳平背楚兮歸漢箕子去商兮事周呂蒙拔於行陣管子釋於俘囚既有謀而可衛既有智乎堪爲所以二首六身之文可得而見余謂奩則人也人則奩也文王拘於羑里奩於聖也伊尹耕於有莘奩於賢也韓信忍辱奩於勇也晉宣詐病奩於明也籌也者固躬之寄智奩也者周身之外防宜乎入將軍之社席升真宰之中堂得進退屈伸之理有弛張斂散之方斂之則天地品彙之數寂然無覩施之則陰陽造化之情煥然而明龍靈蛟神局於勺水千兵萬馬隱以嚴城風雨動之而變化號令發之而縱橫可以比罄奩用籌則善謀嘉畫因事而生

鎮座石獅子賦 以今日良宴會爲韻

唐 閻隨侯

有西域之奇獸顯嘉名於古今因匠石之著象非虞羅之所擒若乃良牧見悅觀者同欽以可重而作鎮將制猛以示心仁而能馴似悅君子之德獸用不擾無假虞人之箴爾其拂拭爲容剖斷成質臨玉簟而雙麗向雕楹而對出形勢雄壯似生入戶之風浮彩輕明欲奪臨軒之日用之則進舍之則藏信賢智之堪擬豈飛走之可當幸茲爲玩設彼華堂祝之者寢來毓毓對之者容自銷銷俯以瑠璃之砌安以琱瑑之牀芳座豔綺羅之色錦衣染蘭麝之香光耀銅武彩映銀章威懾百城寨惟見之而增懼坐鎮千里伏猛無梦於武張有足不攫若知其豢擾有齒不噬更表於循良豈比夫昔者作貢從來於遠幸蒙處之羅薦承榮靡倦一爲席上之珍幾對高堂之宴棄置爲從於取舍光價幸生乎顧盼觀乎

府庭之内莫之爲最其情也無欲於中其質也見生於外既狎人之不恐亦與物而何害願承前拂之思長表衣冠之會

歷代賦彙卷第八十七